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

(5)

虎牙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五）

虎 牙

管筱明 译

第一部 堂路易·佩雷纳

一 达德尼昂¹、波尔多斯 和基督山

下午四点半，巴黎警察，总监德斯马利翁还没有回办公室。他的私人秘书把一叠批注过的信件和报告放在写字台上，按铃叫人。接待员从正门进来了。

秘书对接待员说：

“总监先生今天下午五点召见几位先生。这是名单。你把他们引到单间候见室，不要让他们彼此交谈，然后把他们的名片送给我。”

接待员听完吩咐，走出去了。秘书朝侧门走去，准备回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大门又开了，一个人闯进来，靠在一把椅子背上，身子还在东摇西晃。秘书吃了一惊。

“哦，是你，韦罗？”秘书问，“出了什么事？你怎么了？”韦罗是一个便衣警察，身材高大，肩宽背厚，满面红光，眼下显然受了惊吓，变得一脸苍白，失去了往日的红润。“秘书先生，没什么事。”

秘书说：“你脸色可不好啊……铁青……又一头虚汗……”韦罗擦掉额上的汗，镇定下来说：

“我是累了些……这几天忙坏了……总监交办的一件案子，我费了不少劲……可是，我觉得情况很怪……”

“喝点东西提提神吧？”

韦罗说：“不要，我只是口渴。”

“来杯水？”

韦罗说：“不……不要……”

“那么……”

“我想……我想……”

他眼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声音似乎十分慌乱，突然把话停了下来，过一会又问：

“总监不在吗？”

“不在。他大约五点钟回来。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

“对……我知道……非常重要，我就是他召来的。我想先同他会面。我很想见他。”

秘书打量他一眼，说：“你怎么啦？这么激动！事情真的这样要紧吗？”

“是的，十分要紧，同一个月前那件罪案有关……案没有完，今天晚上还要发生两起谋杀。我们必须阻止……是的，今晚假如不采取必要措施，谋杀是不能避免的。”

“韦罗，你坐下说吧。”

¹ 法国小说《三剑客》中的主人公。——译注

法国小说《三剑客》中的主人公。——译注

“啊，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真想不到……”

“韦罗，你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总监先生一定会授予你全权处理这件案子。”

“是的……显然……但是，我不知为什么，总担心见不到他了，所以写了个报告给他，所有情况都在这里了。这样更保险。”他取出一个黄色大信封，交给秘书。又说：

“喏，还有一个小盒子，也放在桌上，里面的东西，可以补充说明我的报告。”

“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自己不拿着呢？”

韦罗说：“我很害怕……有人监视我……想把我干掉，这个秘密只有让第二人知道，我才放心。”

“韦罗，不要怕，总监先生就要回来了。我劝你还是去诊所看看，喝点活血提神的東西。”

韦罗听了有些犹豫，又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站起身出去了。秘书把那封信放在总监桌上厚厚的卷宗里，然后从侧门回到他的办公室。

他刚关上门，前厅的门忽然又开了。韦罗回到屋里，咕哝着说：

“秘书先生，我觉得还是告诉你更好……”

他一脸惨白，牙齿打战，见屋里没人，就想去他办公室，但是，他突然一阵头晕，就倒在一把椅子上，休息了几分钟。他觉得浑身没有一丝气力，有气无力地呻吟道：

“我到底怎么了？……又中了毒吗？唉，我怕……”他伸手到写字台上取了一支铅笔和记事簿，开始草草地写了几个字，忽然又停住，结结巴巴说：

“不，不用费事了，总监先生会读我的信的……我到底怎么啦？啊，我怕……”

猛地，他站起来，说道：

“秘书先生，必须……必须……今夜……什么也阻止不了……”

他像个木头人似的，由自己的意志支撑着，一小步一小步朝秘书办公室门口移去。没走多远，他又摇晃起来，不得不又坐下来。他十分恐惧，声音哑了，叫喊也听不见。他四下张望，想按小铃，但眼前像蒙了一层黑纱，什么也看不见。他跪下来，像瞎子一样摸索着，爬到墙边。这是板壁，他顺着摸去，可是脑子里一塌糊涂，记不起房间的位置了，本想去左边秘书办公室，却朝右边爬，摸到屏风后面一扇门，用力把门打开。这是总监办公室的盥洗间。他跌进去以后，断断续续地喊道：“救命呀……救命呀……”他以为是在秘书办公室，又哼着说：“今夜！谋杀……今夜！你们会看到……齿痕……可怕啊……好难呀……我中毒了……救命啊！救命！”

声音停了。接着他像在恶梦中发出梦呓似地又说了好几遍：“牙齿……白森森的牙齿……合上了！”

接下来，声音更弱了，一串含糊不清的声音从他苍白的嘴唇间流露出来。他张了几下嘴，像是老头子老太婆翕动着嘴，没完没了地咀嚼。渐渐地，他的头耷在胸前，发出两声叹息，身子一阵战抖，接着就一动不动了。

于是他开始了临终的喘息，节奏均匀，十分轻微，有时他的本能似乎作出努力，想恢复那颤悠悠的呼吸，并在他无神的眼睛里投进一束意识的光亮，可终究枉然。

五点差十分，警察总监回到办公室。他在这个令人尊敬的岗位上已有几

年了。他五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一脸精明神气。他穿着一身灰西装，绑一副白色腿套，一条领带在胸前飘摆，从装束上看不像个警官。他作风正派、坦率、朴实、善良。总长按铃叫秘书。秘书进来了。

“我召见的客人都来了吗？”他问。

“都来了，总监先生。我已请他们在几间会客室中分别候见。”

“其实他们彼此碰见也没什么不便。不过……这样更好。我想，美国大使不会亲自来吧？”

“是的，没有亲自来，总监先生。”

“你有他们的名片吗？”

“喏。”

总监接过名片念道：

阿齐伯德·布里特，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勒佩蒂依，公证人；

胡安·卡塞雷斯，秘鲁驻法国公使馆专员；

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退役少校。

第五张名片，只印着姓名，职衔和地址全都没有：

堂路易·佩雷纳

“啊，我很想见见他。”总监说，“我对他很感兴趣。你看过外籍军团的报告吗？”

“看过，总监先生。我承认，我也对他感兴趣。”

“多么勇敢的人啊！对吧？简直是疯子，英勇的疯子。他的战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亚森·罗平’……他们对他多贴心，多佩服呀！……亚森·罗平死了多久了？”

“战前两年，总监先生。有人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一所小木屋的灰烬下面，发现了他和克塞巴赫夫人的尸体。调查证实，他先把那邪恶的女人掐死，然后放火烧房，自己也跟着悬梁自尽了。后来的调查证明那女人确实有罪。”

“只有那该死的人才配得上那样的结局。说实话，我宁愿不与他交手……瞧，说到哪儿啦？莫宁顿遗产案的材料，你准备好了吗？”

“放在您写字台上，总监先生。”

“哦，我忘了……韦罗来了吗？”

“来了，现在可能在诊所看病。”

“什么病？”

“他样子十分难看。”

“怎么？说说看……”

秘书把与韦罗见面的经过说了一遍。

“你说他有一封信留给我？信在哪里？”德斯马利翁先生有些担心地说。

“在卷宗里，总监先生。”

“真怪……这一切真怪。韦罗是第一流的便衣侦探，向来稳重，他这么害怕，事情一定严重。你去找他来。我先看材料。”秘书立即去找，五六分

钟后惊慌地跑回来说没有找到。“更奇怪的是，接待员看见他从这里出去，差不多立刻又折回来，以后没有再出去。”

“可能是经过这儿上你那里去了。”

秘书说：“上我办公室？总监先生！”

“那就搞不明白了……”

“是啊……韦罗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隔壁，那就是出去了。可能是接待员有一会儿不当心，没见到。”

“显然是这样。他或许是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去了，一会儿就要回来的。再说，一开始也用不着他在场。”德斯马利翁先生看看表。

“五点十分了。请告诉接待员领那几位先生进来吧……啊，不过……”

他犹豫了一会，翻着卷宗，找出韦罗留下的信。这是个黄色大信封，一角印着“新桥咖啡店”的字样。

秘书提醒说：“总监先生，您先看看信吧。既然韦罗不在，他刚才又反复嘱咐，我认为这件事很紧急。”

“对，也许你说得有理。”

总监拿把尖刀把信挑开。

“啊！怎么搞的！”他惊叫道。

“怎么啦，总监先生？”

“这有什么？……你看，一张白纸，折了四折……什么字也没写。”

“可韦罗告诉我，这个案件的情况，他知道的都写在里面了。”

“他是告诉你了，可是你看见了，信纸上一字没有……真的，我要是不了解他，会以为他在开玩笑……”

“总监先生，这是疏忽，最多也是疏忽。”

总监说：“是的，是疏忽。但事关两条人命，韦罗不会这样疏忽，因为他确实对你说了今夜将发生两起谋杀案，对吧？”

“是的，总监先生。今夜，而且极恐怖，他是这么说的。”总监背着手，在室内踱了几圈，忽然在一张小桌旁站住了。问：“这是什么？这给我的小盒子？‘面交警察总监德斯马利翁先生……出事时拆开。’”

秘书说：“哦，我忘了，这也是韦罗要转交您的。据说里面有重要东西，是那封信的补充。”

总监忍不住微微一笑，说：“怎么，信还需要补充说明？尽管还没出事我们也打开看看吧。”

总监一面说，一面剪断小绳，打开包装纸，只见里面包着一个小纸盒，一个药房用的纸盒，又旧又脏。

他揭开盒盖。

里面衬着几层棉花，也是脏兮兮的。中间放着半块巧克力。“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总监奇怪地说。

他拿起这块巧克力细细打量，才明白这有点发软的巧克力的特殊之处和韦罗保存它的缘故。这块巧克力上下都有明显的齿痕。咬入有两三毫米深，形状和齿宽各不相同，上齿四个，下齿五个，各不相混。德斯马利翁先生低头沉思，在屋里踱了几分钟，喃喃道：“真怪。这个谜，我一定要解开……这张白纸，这些齿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他不愿在这个谜上耽搁太久。反正谜底迟早要解开的，既然韦罗就在警察总署，或就在附近。于是他吩咐秘书：“那几位先生，不能让他们

久候了。你叫人请他们进来吧。韦罗若是赶回来了，你立刻通报，我马上见他。除此之外，其他事不要以任何借口来打扰了。”

两分钟后，接待员引进来四个人。第一个是公证人勒佩蒂依，他身体肥大，一张红脸，蓄着颊髯，戴着眼镜。接着是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阿齐伯德·布里特、秘鲁公使馆专员卡塞雷斯。这三位都是熟人。总监先生同他们寒暄几句，然后上前一步，欢迎退役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他是许伊阿战斗的英雄，光荣负伤，被迫提早退役。总监说了几句话，赞扬他在摩洛哥的所作所为。

门又开了。

“堂路易·佩雷纳，对吧？”总监向来人伸出手去。这人中等身材，身体偏瘦，胸前挂着一枚军功章和荣誉团的勋章，面容、眼神和举止神态都很年轻，看上去只显得四十岁左右，但眼角额头上有些皱纹，表明他已四十好几了。

他行了一个礼。

“是的，总监先生。”

伯爵看见他，叫道：

“是你，佩雷纳！你还活着？”

“啊！少校！见到你，真高兴。”

“你还活着！我离开摩洛哥时，没听到你的音讯，大家以为你已经死了。”

“我只是被俘了。”

“做那帮人的囚徒，还不和死一样。”

“不完全一样，少校。到处都可以逃走……证明……”总监不由得生出好感，仔细端详了一会他的面孔，只见他面含微笑，两眼坦诚、坚毅，古铜色的皮肤，显然是晒多了太阳的结果。

总监请客人在他写字台周围坐下，自己也坐下，说：“诸位，我请大家来这里，你们也许感到突然和神秘……我同你们谈话的方式，你们也会感到诧异。但是，你们要是信任我，就会发现，事情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另外，我也尽可能简要。”他把秘书准备的卷宗翻开，一面说，一面看那些批注。

“一八七一年战争的前几年，有三姐妹，三个孤女，老大叫艾尔默利娜，二十二岁；老二叫伊丽莎白，二十岁；小的叫阿尔芒德·罗素，十八岁。她们同一个叫维克托的表弟住在圣泰田。维克托年轻几岁。”

“老大艾尔默利娜第一个离开圣泰田，跟一个姓莫宁顿的英国人到了伦敦，嫁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柯斯莫。一家人生活贫困，有时日子相当困窘。艾尔默利娜几次给妹妹写信求助，但始终得不到回音，以后就断了联系。一八七五年前后，莫宁顿夫妇离开英国去美国。五年以后，居然成为富翁。一八八三年，莫宁顿先生死了，他的妻子则继续经营他留下的资产。她有投机奇才，赚了很大一笔钱。一九〇五年，她去世。留给儿子四亿元钱。”这个数字给客人们留下了印象。总监看见堂路易·佩雷纳同伯爵互递眼色，就问：

“你们认识柯斯莫·莫宁顿，对吧？”

伯爵说：“是的，总监先生，佩雷纳和我在摩洛哥打仗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总监说：“的确，柯斯莫·莫宁顿早年开始周游世界。据说他是学医的，有时也看看病，医术不错，当然不收诊费。他起先住在埃及，后来迁到阿尔

及利亚和摩洛哥。一九一四年底回到美国，支持协约国。他在去年停战后来到了巴黎住下。四个星期前，死于一场极其意外的事故。”

美国大使馆秘书说：“这事报上登了，我们使馆也得到了通知。是因为打针失误死的吧？”

总监说：“是的。他患了流感，在床上躺了一个冬天。按照医生的嘱咐，自己注射甘油磷酸盐。有一次注射，忽略了消毒，伤口很快感染，没有几小时就死了。”

总监说到这里，转身问公证人：

“勒佩蒂依先生，我简要讲的这些情况，合乎事实吗？”公证人说：“总监先生，完全合乎。”

总监又说：

“第二天上午，勒佩蒂依先生来到这里，把柯斯莫·莫宁顿的遗嘱给我看。他为什么来，你们读了这份文件就明白了。”他动手找这份遗嘱。勒佩蒂依先生接口说：

“我说明几句，总监先生不反对吧？莫宁顿生前，我只见过一次。他请我到他的房里，把一份刚写完的遗嘱交给我。这时他刚患流感。他告诉我，他正在寻找他的亲戚。病好后，还要认真寻找。可是一场事故使他还没有达到目的，就去世了。”总监找出一个已经拆开的信封，里面装着两张纸。他抽出一张大的，展开来说：

“这就是遗嘱。请大家仔细听。我叫柯斯莫·莫宁顿，是休伯特·莫宁顿和艾尔默利娜·罗素的婚生子，是一个取得美国籍的公民。我把一半财产留给接纳我的美国，举办符合我所写说明的慈善事业。将由勒佩蒂依公证人转交美国大使馆。“余下大约两亿元，包括在巴黎、伦敦各银行的存款，已开出清单，存在勒佩蒂依的事务所。为了纪念敬爱的母亲，这一份财产传给姨妈伊丽莎白·罗素或她的直系后人。如果再无后人，便传给堂舅维克托·罗素或者他的直系后人。

“如果还未找到罗素家三姐妹和她们堂弟的后人就去世了，那就请我的朋友堂路易·佩雷纳尽力寻找。我在欧洲的这部分财产，请他做遗嘱执行人，并请他做我的代表，处理我死后或因我死亡而引起的一切事情，只要有利于扩大我的名声，完成我的遗愿就行。兹赠给一百万元，以预先酬谢他的服务，并感谢他的两次救命之恩。”

总监停顿了一会。堂路易嗫嚅道：

“可怜的柯斯莫……我执行他的遗嘱，并不必要收这么一大笔钱。”

总监继续往下念：“倘若我死后三个月，堂路易·佩雷纳和勒佩蒂依的寻找工作没有结果，罗素家族始终没有任何后人出来接受遗产，这两亿元全部归我的朋友堂路易·佩雷纳所有，以后不论什么人要求继承都无效。我深知堂路易的为人，知道他会把这份财产用于他在摩洛哥帐篷里热情地告诉我的高尚目的和伟大计划。”

总监念到这里，又停顿一下，抬眼看着堂路易。堂路易无动于衷，也不出声，神情镇定，不过睫毛上闪着泪光。伯爵说：“佩雷纳，祝贺你。”

“我敢发誓，如果这事取决于我，我一定能找到罗素家族的后嗣。少校，我提醒你注意，这笔遗产是附有条件的。”

“我了解你，相信你做得到。”少校说。

总监问堂路易：“不管怎样，这附有条件的遗产……你不会拒绝吧？”

“不，不拒绝。”佩雷纳笑着说，“有些事情是不能拒绝的。”总监说：“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遗嘱最后有一条：“如果我的朋友佩雷纳出于某种原因拒绝这份遗产，或者他在继承之日之前死了，就请美国大使先生和警察总监先生用这笔财产在巴黎办一所大学，专招美国的学生和艺术家入学。无论如何，总监先生可以预先提取三十万元，作为他手下警务人员的津贴。”总监折好这份遗嘱，从信封中抽出另一张纸，说：“遗嘱有一个附件，是莫宁顿先生随后写给勒佩蒂依公证人的一封信，对遗嘱的几处地方，作了更明确的解释。”

兹请勒佩蒂依公证人在我死后次日，当着警察总监的面开读我的遗嘱。务请总监保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请总监召集勒佩蒂依、佩雷纳和美国大使馆的一位要员到他办公室。宣读遗嘱以后，请把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交给我的朋友、遗产继承人佩雷纳，但请查明其身份和证件。查验身份一事，请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负责。少校曾经在摩洛哥当过他的长官，因伤过早退役。出生地的查验，请秘鲁公使馆职员负责，因为堂路易虽然保留了西班牙国籍，却是在秘鲁出生的。

此外，我要求找到罗素家族继承人两天以后，在勒佩蒂依公证人事务所向他们宣读我的遗嘱。

最后，这是我对于财产分配以及分配方式的意愿——在第一次会议六十天以后，九十天以内，由警察总监再次召集同一些人在他办公室开会，依照条款指定遗产继承人，但必须是在继承人本人到会的情况下方可指定。如前所述，届时如果仍无罗素家和维克托家的后嗣前来承受遗产，堂路易·佩雷纳即被确定为继承人。

总监念完，把两份文件放回信套，说道：

“诸位先生，这就是柯斯莫·莫宁顿的遗嘱。也是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原因。等会有第六个人会来这里。他是我们警署的侦探。我让他对罗素家族作个初步调查。他将把调查结果向大家报告。现在，我们来按死者的遗嘱办事。应我的要求，佩雷纳在两个星期前把证件寄给了我，经过我亲自查验，一点不错。至于出生地，我已请秘鲁公使收集更准确的资料。”

秘鲁公使馆专员卡塞雷斯说：

“敝国公使已将这件事委托我办理。这件事并不难办。堂路易·佩雷纳出生于西班牙古老世家，三十年前移居秘鲁，但仍保留欧洲的产业。我曾在美国见到他父亲。他父亲说起这个独生子十分喜爱。他父亲去世的消息，是我们公使馆在五年前通知他的。这就是当时寄往摩洛哥那封信的底子。”

“那封信的原件在这里，是堂路易·佩雷纳寄给我的。”总监说，“您呢，少校？佩雷纳在摩洛哥外籍军团当兵的时候，曾在您指挥下打过仗，您还认识他吗？”

少校说：“认识。”

“不会弄错吧？”

“决不可能弄错。而且我没有半点犹疑。”

总监笑起来说：

“您认识佩雷纳，那个功勋卓著，被战友们称为亚森·罗平的佩雷纳？”

“对，总监先生，就是这个人。他的伙伴称他为亚森·罗平，我们当头的却称他为英雄。我们常说，他像达德尼昂一样勇敢，像波尔多斯一样强壮。”

总监仍然笑着说：“像基督山一样神秘。这是外籍军团第四团的报告里

说的。报告当然不必在这里全文照念。我只指出一点，佩雷纳在两年中功绩卓著，得了军功章和荣誉团勋章，七次通令嘉奖。我只是随便念念。”

堂路易表示反对：“总监先生，我求求您，都是些平凡小事，毫无意思……”

总监说：“很有意思。大家到这里来，不单要听那份遗嘱，而且要监督执行遗嘱中唯一能立即执行的交付一百万元那一条。遗产继承人的来历，大家都需要知道，所以我要继续说……”

“那么，总监先生，”佩雷纳一边说，一边起身朝门口走，“请允许我……”

“向后转！……停步！……立正！”少校开玩笑似地发令。他把堂路易拉回办公室中央，让他坐下。

“总监先生，我请求您饶了我这位老战友，他确实面子薄，人家要是当他面表彰他的功绩，他很不好意思。再说，那份报告在这儿，各人可以拿了看。若是从前，我不了解他，我会赞成夸奖他。我戎马一生，还从未见过能与他相比的士兵。虽然我手下有许多勇敢的小伙子，一些奋不顾身的好汉，为了一点乐趣，一个玩笑，为了让别人吃惊，就可以冒险，把命都可以送掉。可他们没有一个赶得上佩雷纳。我们称他为达德尼昂、波尔多斯·布希。他完全可以与传说中现实中最有名的英雄相提并论。我亲眼看见他办一些事情。我不愿在此叙述，否则人家会以为我是吹牛。那些事情办得那样妙，我今天尽管十分冷静、清醒，也忍不住要问自己，是不是确实亲眼见到的。有一天，在塞塔，我们被敌人追击……”

“少校，您再说一句，”堂路易不高兴地说道，“我就出去，这次可不是说着玩的。真的，您真有办法顾全我的面子。”

“亲爱的佩雷纳，”伯爵说，“我总是跟您说，您有种种优点，只是有一点不足，就是：您不是法国人。”

“少校，我总是回答您，我母亲是法国人，我也有法国人的血统。再说，从气质和情感上讲，我也是法国人。有些事情，只有法国人才能干成。”

两人又一次亲热地握手。

总监说：“好吧，我不表他的功绩就是了。这报告也不念了。论理，我还得说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一五年夏天你中了四十个柏柏尔人的埋伏，被俘虏，直到上月才回到外籍军团？”

“对，总监先生。五年契约期早就满了，我就退伍了。”

“柯斯莫·莫宁顿先生立遗嘱的时候，你已经失踪了四年，他怎么会在遗嘱里指定你为继承人呢？”

“我们经常通信。”

“嗯？”

“是的，我早把准备出逃，并且回巴黎的消息告诉他了。”

“你们用什么方法通信？……你在那里又怎么可能……？”堂路易笑而不语。

“这一次，该叫你基督山了。”总监说，“神秘的基督山……”

“总监先生，您要愿意，就称我基督山吧。至于我被俘，逃走，简言之，我在战时整个人生的秘密，确实相当不寻常，或许哪天会有机会跟大家讲的，请大家相信我。”

大家静默了一会。总监再次打量这与众不同的人，似乎还有许多事情没弄清楚，便忍不住问道：

“我还要问……你的伙伴为什么叫你亚森·罗平呢？只是表示你勇敢，精力充沛吗？”

“这倒是另有原因的，总监先生。我曾经根据一些表面上不可理解的细节，破过一件奇怪的窃案。”

“这么说，你有破案的本事。”

“是的，总监先生，我在非洲用过几次。那时亚森·罗平刚死，大家都在议论，所以给我取了这个绰号。”

总监问：“那是桩大案吗？”

“相当大的。失主就是柯斯莫·莫宁顿。那时他住在奥兰省，我们的交往就是那时开始的。”

又是一阵沉默。堂路易补充道：

“可怜的柯斯莫！……就是这个案子使他信服我那点侦探的小本事。他老是对我说：‘佩雷纳，我要是被人谋杀了，你要向我发誓，要追出凶手。’他脑子里一直有个顽念，就是自己将死于非命。”警察总监说道：“可他的预感没有道理呀。柯斯莫·莫宁顿并不是被人谋杀的啊？”

堂路易说：“总监先生，那您就错了。”

总监吓了一跳，忙问：

“什么？您说什么？柯斯莫·莫宁顿……”

“我说他并不是如人们所认为的，是打针失误致死的，而是如他自己所担心的，死于非命。”

“可是，先生，您这样说没有根据。”

“总监先生，我是根据事实的。”

“莫非您知道什么隐情？当时在场？”

“上个月我并不在场。老实说，即使我到了巴黎，因为不常看报纸，我也不会知道他去世的事。是总监先生您刚才说起我才知道的。”

“先生，既是这样，您能知道的，也就是我知道的这些呀！您得相信医生的诊断啊！”

“很抱歉，我觉得医生的诊断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可是，先生，您究竟有什么权利这么说话？您有证据？”

“有。”

“是什么？”

“您自己的话，总监先生。”

“我自己的话？”

“总监先生，就是那几句话。您先说莫宁顿行医，医术很高明，后来却说，他自己注射一种针剂，不小心引发炎症，几小时后就死了。”

“对，我说了这些话。”

“那么，总监先生，我敢肯定，像柯斯莫·莫宁顿那种替人看病，医术高明的医生，给自己打针，不可能不仔细作消炎杀菌处理的。我看过柯斯莫工作，知道他是怎么给人治疗的。”

“那么……？”

“那医生就出具了死亡证。一般医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都是这样干的。”

“所以，您的看法……”

佩雷纳转身向公证人：

“勒佩蒂依先生，您被请到莫宁顿先生病床前时，没看到什么异常情况吗？”

“没有。莫宁顿先生已经弥留了。”

佩雷纳说：“无论怎样不得法，一针打下去，引起这样快的后果，这已经够奇怪了。他没有什么痛苦吗？”

“没有……或不如说有……我想起来了，他脸上有褐斑。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时没有的。”

“褐斑？那就证实我的假设了。柯斯莫·莫宁顿是被人毒死的。”

“怎样下的毒呢？”

佩雷纳说：“在甘油磷酸盐安瓿里，或者病人使用的针管里，一定放了什么东西。”

“可医生是怎么看的呢？”总监补充道。

佩雷纳又问勒佩蒂依先生：

“勒佩蒂依先生，你没有请医生注意那些褐斑吗？”

“请过的，但他根本不重视。”

“是他的保健医生吗？”

“不是，他的保健医生皮若医生，是我的朋友，就是他介绍我去作莫宁顿的公证人的。皮若病了。我在病床前看到的，肯定是街区的一个医生。”

总监翻出死亡证说：“他的姓名地址，这里都有。贝拉瓦纳医生，阿斯托路十四号。”

“快去找他，把他领来。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别耽搁。”又对堂路易·佩雷纳说：“韦罗一小时前来过这里，很不舒服，惊慌不安，说有人监视他，又说要向我报告重要情况，是关于莫宁顿案件的。还说今晚要发生双重谋杀案，是柯斯莫·莫宁顿被害一案的余波，让警察出面阻止。”

“你说他身体很不舒服？”

“是的，是不舒服，而且很奇怪的是，他的脑子也受了打击。他出于谨慎，给我留下一份报告，但这报告竟是一张白纸。喏，这是信纸和信封。另外还有一个纸盒，里面装着一块巧克力，上面有齿痕。”

“总监先生，那两件东西，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不过它们不会告诉您任何情况的。”

“或许……”

堂路易把那纸盒和黄信封仔细看了好一会儿。那信封上印着“新桥咖啡馆”几个字。大家都等他说话，以为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但他只说：

“信封上和纸盒上的字迹不同。信封上的较模糊，有点颤抖，一定是模仿的。”

“这表明……这信封不是您那位部下写的，总监先生。我推测，这位侦探在新桥咖啡馆桌上写报告，封好后，一不留心，被人家掉了包，信封写的是同一个地址，里面却是一张白纸。”总监说：“纯粹是假设！”

“也许是的。但有几条可以肯定，总监先生，就是您那位侦探的预感是有根据的，他已经被人严密地盯上了，他对莫宁顿遗产的调查妨碍了犯罪活动，因此他有极大的危险。”

“啊！啊！”

“必须救他，总监先生。从会议一开始，我就相信，我们碰上了一桩已经开始的犯罪活动。但愿为时还不太晚，您的侦探还没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啊！亲爱的先生，”总监叫道，“您这么肯定，我很佩服，但这并不等于说，您的担心得到了证实。韦罗回来，就最能说明问题。”

“韦罗不会回来了。”

总监说：“为什么这么说？”

“他早已回来了。接待员看见他回来的。”

“接待员一时看走了眼。要是您没有别的证据，表明这人……”

“我有，总监先生。韦罗回来了……在这留下了……在这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几乎认不出来的字母。您的秘书没有看见他写，我也是刚才看见的。这不是他已经回来的证据吗？而且是有力的证据。”总监显得困惑。大家也都惶惶不安。这时秘书回来了，说谁也没见到韦罗。大家更是担心起来。

堂路易说：“总监先生，请您叫接待员来问问。”接待员一进来，佩雷纳不等总监开口，先问道：“你确实看见韦罗第二次走进这间屋子吗？”

“是的。”

“没有再出去？”

“是的。”

“您就没有走过神吗？”

“一秒也没有。”

堂路易叫道：

“总监先生，你有本年度的医生名录吗？”

总监找出一本医生名录，翻了一会，说：

“名录上没有贝拉瓦纳医生，阿斯托路十四号没有医生居住。”警察总监说完这几句话，大家沉默了好久。美国使馆秘书、秘鲁公使馆专员十分关注地听着这番谈话。少校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他觉得佩雷纳不可能出错。

总监承认道：

“显然……显然……情况搅在一起……不如说模糊不清……那褐斑……那个医生……这个案件应该仔细调查一下。”他似乎不由自主地询问堂路易·佩雷纳道：

“大概，在您看来，谋杀……与莫宁顿先生的遗嘱可能有关？”

“总监先生，这我不知道。也许应该假设有人知道了遗嘱的内容？”

“我认为不可能。您认为这可能吗，勒佩蒂依先生。因为莫宁顿先生似乎做事是很谨慎的。”

“你的事务所也不可能泄密吗？”

“谁泄密呢？只有一个人经手这份遗嘱，再说也只有我掌握保险柜的钥匙。每天晚上我亲自把重要文件锁在保险柜里的。”

“你的保险柜不会被人撬开吗？你的事务所失窃过吗？”

“没有。”

“你是上午去见柯斯莫·莫宁顿的吧？”

“星期五上午。”

“从上午到晚上你把遗嘱放进保险柜以前，那份遗嘱放在什么地方？”

“大约放在写字台抽屉里。”

“有人开过你的抽屉吗？”

勒佩蒂依显得惊住了，答不出话来。

“怎么？”佩雷纳又问。

“怎么！……是的……我想起……是有点不对头……那天，那个星期

五。”

“您能肯定吗？”

“对。”

“那天我吃了午饭回来，看见抽屉没有锁上，就把它锁上了，当时没起疑，也没怎么在意，今天才明白……才明白……”这样，堂路易·佩雷纳的假设就逐步得到了证实，确实，他是凭几个疑点作的假设的，可是首先他凭的是一种直觉，一种洞察力，他没有经历这些事件，却能巧妙地把这些事件串接起来，在他身上，这种直觉和洞察力真是叫人惊异。

总监说：“先生，您得承认，您的诊断，多少带点偶然性，我们很快就可以用更客观的事实来检验您的假设。我派了一个部下去调查此事……现在他应该在这儿了。”

公证人问：“是调查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吗？”

“首先是调查继承人。两天以前，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搜集到许多材料，甚至了解……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今天曾对我的秘书说，一个月前发生了一起暗杀案。柯斯莫·莫宁顿先生不是刚好死了一个月吗？……”

他说着果断地按了铃。

他的秘书立刻跑进来。

“韦罗呢？”

“还没有回来。”

“先生，您很清楚，韦罗要是在这里，我们自然知道！”

“他在这里。总监先生。”

“什么？”

“总监先生，请原谅我的固执，我是说，一个人进来了又没有出去，当然还在这里。”

“难道他躲起来了么？”总监越来越生气了。“不，也许昏过去了，病了……或者死了。”

“那么他在哪里呢？”

“就在那个屏风后面。”

“屏风后面并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扇门。”

“什么门？”

“洗手间的门。”

“好！总监先生，韦罗昏昏沉沉，以为是从您的办公室进您秘书的办公室，谁知进了那间洗手间。”

总监立即奔到门边，正要开门，又退了回来。是害怕吗？是想摆脱这令人吃惊地、如此自信地发号施令，就像操纵了事件本身一样的人的影响？

总监说：“我真不能相信……”

“总监先生，请记住，韦罗的情报也许可救两条人命。耽误一分钟就少了一分钟。”

总监耸耸肩膀。可是佩雷纳的神气让他信服了。他推开门。他没动，也没叫，只是嘎嚅道：

“啊！这是真的吗？”

借着从窗户毛玻璃上透进来的黯淡日光，大伙儿看到洗手间地上躺着一个人。

“ 侦探……韦罗侦探…… ” 接待员奔过去叫道。他在秘书帮助下，扶起韦罗，放在办公室一把扶手椅上。韦罗还活着，只是心跳微弱，几乎听不到。嘴角流出一线涎水。两眼无神。但脸上有几块肌肉还在抽搐，也许是一种至死不泯的意志的作用吧。

堂路易低声说：

“ 总监先生，您看……褐斑…… ”

在场的人都觉得恐慌，有的按铃唤人，有的开门叫人来救。“ 医生！…… ” 总监吩咐道，“ 快请医生……还有教士……不能让他…… ”

堂路易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 没有用了， ” 他说，“ 不如尽量利用这最后的几分钟……总监先生，您允许吗？…… ”

他朝垂死的人俯下身，把那摇摇晃晃的头靠在椅背上，十分温柔地问：

“ 韦罗，是总监在和您说话哩。我们想知道今夜会发生什么事。您听见了吗，韦罗？要是听见了，就闭上眼睛。 ” 韦罗的眼皮果然合上了。可这是不是偶然的呢？堂路易继续问：“ 我们知道，您已经找到了罗素姐妹的后人，就是这后人中的两个人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第二次谋杀就要在今夜发生。可我们不知道这几个继承人的姓名，他们肯定不姓罗素。您得告诉我们。请听我说：您在记事簿上写了三个字母，像是 Fau……我没弄错吧？这不是一个姓名的开头呢？后面是什么字母呢？……是 b？还是 c？ ”

可是侦探苍白的脸上，没有丝毫表示。他的头重重地垂到胸前，发出两声粗重的喘息，紧接着全身一颤，就不动了。他死了。

二 濒危的人

这悲惨的一幕这么快就过去了。在场的人都不寒而栗，好一会儿都没定下神来。公证人划了个十字，跪下来祷告。总监喃喃说道：“可怜的韦罗……一个诚实正派的人，克尽职守……他不去看病，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说出秘密……谁知道呢？他要是去看病，也许还有救呢……可怜的韦罗……唉……”

堂路易问：“他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总监道：“有一妻三子。”

堂路易说：“让我来负担他们的生活吧。”

这时，有人领来一个医生。总监命令把尸体移到隔壁房间。佩雷纳把医生拉到一旁，说：

“韦罗无疑是中毒死的。您查看他手腕，会发现一个针眼，周围有烧的痕迹。”

“是在那儿刺的吗？”

“是的。是用别针或笔尖刺的。但刺得不怎么厉害。因为他过了几小时才死。”

勤杂人员这时把尸体移走了。室内只剩下总监请来的五位客人。

美国使馆秘书和秘鲁使馆专员觉得留下来起不了作用，便向佩雷纳说了几句恭维话，告辞走了。

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同老部下亲热地握过手，也回去了。公证人和佩雷纳讲好交付遗产的日期，正要离开，总监急急忙忙走进来，说：

“啊！堂路易·佩雷纳，您还没有走……太好了！……我想起一件事。您刚才说，在记事簿上认出三个字母，果真是 Fau 吗？”

“总监先生，我认为是的。您看，这不是 F、a、u 三个字母吗？您看 F 是大写，我想这是一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的确……的确……说来奇怪，这些字母，正好是……来，我们来验证验证。”

他匆匆在桌子角上那叠信件中翻寻着。那是他回来时秘书交给他的。

“啊，找到了。”他抽出一封，看了看里面的署名，叫道：“找到了，就是这封……我想是这封……署名是 Fauville……第一个音节不是 Fau 吗……瞧，就 Fauville 一个姓，再也没有名字了……一定是匆忙之中赶写的……没有日期和地址……手抖得厉害……”

他大声念起来：

总监先生：我和我儿子有生命危险。死神正向我们大步走来。他们威胁我们的阴谋，我今夜，至迟明早就可得到证据。请允许我明早送给您。我需要保护。请予援助。

致敬！

Fauville (弗维尔)

“没有别的名字吗？”佩雷纳问，“头衔也没有？”

“没有了。不过错不了。韦罗侦探的话，同这封信绝望的求救显然是一回事。这弗维尔父子，就是他说的今夜将被谋杀的人。可怕的是姓弗维尔的人太多了，很难及时找到。”

“怎么！总监先生，我们无论如何得……”

“当然，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我要我的手下都去找。可是，现在还没有一丝线索哩。”

堂路易嚷道：“真可怕，眼看那两人就要被人谋杀，我们却不能去救他！总监先生，我求您。请您亲手处理这个案子。一则由于柯斯莫·莫宁顿的意愿，您从一开始就卷了进来，二则由于您的权威和经验，您可以加快破案的进程。”

“这要由保安局……检察院来决定……”总监说。“当然，总监先生。不过，您不认为，在有些时候，只有长官才有行动的资格？请原谅我的固执……”

他话没说完，总监的私人秘书就拿着一张名片闯了进来。“总监先生，这个人一定要见您……我拿不准……”总监接过名片一看，立即惊喜地叫出来。

“瞧，先生，”他对佩雷纳喊道。

只见名片上印着：

伊波利特·弗维尔

工程师

黎谢大道十四号乙

“瞧，”总监道，“机遇硬要把这个案子的线索塞到我手里。这一来，先生，我就如您所愿，不得不管这案子了。再说，事件在朝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发展。这个弗维尔先生要是罗素家那些继承人中的一个，事情就简单多了。”

“不管怎样，总监先生，”公证人说，“我得提醒您，遗嘱上有一条规定，只能在四十八小时以后开读遗嘱。因此，还不能让弗维尔先生……”

办公室的门刚刚打开一条缝，一个男子就把接待员推开，猛然闯了进来。

他语无伦次地说：

“侦探……韦罗侦探！死了，是不是？刚才有人告诉我……”

“是的，先生，他死了。”

“唉！太晚了！我来得太晚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他骤然往地下一跪，两手合在一起，抽泣起来：“哼！那帮混蛋！无赖！”

他头发全掉光了，额头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下巴神经质地抽搐着，牵着两只耳垂也跟着扯一扯的。这人大约五十上下，脸色苍白，两颊凹陷，一副病恹恹的模样，两只眼睛里滚着泪水。总监对他说：

“先生，您指的是谁？是杀害韦罗侦探的人？您能说出他们是谁吗？能引导我们调查吗？”

伊波利特·弗维尔摇摇头。

“不能。不能。现在，调查也没用了……我的证据还不够……不能，说实在的，不能。”

他已经站了起来，对总监表示歉意：

“总监先生，我白白地来打扰您……可是我想知道……我本希望韦罗侦探幸免于难，……他的证词加上我的证据，是十分要紧的。也许，他已经通知您了……？”

“没有。他只说今晚……今夜……”

伊波利特·弗维尔一跳。

“今晚？！那么，时间已经到了……不，不，不可能，他们还不可能冲着我干什么事……他们还没准备好。”

“可是韦罗侦探肯定，今夜会发生两起谋杀。”

“不会，总监先生……在这一点上，他弄错了……我清楚这事，我……最早明天晚上。我们设下埋伏，捉住他们……啊！那帮坏蛋……”

堂路易走近他，问：

“您姨母叫艾尔默利娜·罗素，对吗？”

“对。艾尔默利娜·罗素。她已经去世了。”

“她是圣泰田人吗？”

“是啊……您为什么问这些事？……”

“总监先生明天会告诉您的……还有一句话要问。”他揭开韦罗留下的纸盒。

“这块巧克力对您有什么意义吗？这些齿痕……？”

“哼！”工程师叫了一声，声音很低沉……“真卑鄙！……侦探是在哪儿找到的？”

他有些支持不住，身子晃了几下，但很快就站直了，跌跌撞撞地向门口走去。

“我走了，总监先生，我走了。明天早上，我向您说出……我会抓到所有证据……司法机关会保护我……我是病人，不错，可终归我要活！……我有权活下去……我儿子也一样……我们要活下去……哼！那帮坏蛋……”

他像个醉汉似的冲了出去。

总监立即站起来。

“我让人去他周围了解情况……监护他的住所。我已经打电话给保安局。我在等一个信得过的人来。”

堂路易表示：

“总监先生，我向您请求，请给我在您指挥下侦破这个案子的权力。柯斯莫·莫宁顿的遗嘱使我义不容辞，我要承担这个任务，同时，请恕我冒昧，也给了我这个权利。弗维尔先生的对手极为狡猾，极为猖狂。我今晚坚决要求守在他家，守在他身边。”总监有些犹豫。他当然想得到，堂路易·佩雷纳与遗产案的关系。莫宁顿的继承人要是一个也找不到，或者，至少不拦在他与几亿元遗产之间，那么他就能得到巨额遗产。他要保护伊波利特·弗维尔的奇怪的意愿，能说是出于高尚的感激之情，出于崇高的友谊与道义吗？

总监注视着这张坚毅的脸，这两只又聪慧，又机灵，又庄重，又和善，还带有几丝嘲弄意味的眼睛。当然，从这眼睛里看不出他心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可它们望着你，是那样真诚、坦率。过了好一会，他唤秘书进来。

“保安局派人来了吗？”

“对，总监先生。马泽鲁队长来了。”

“让人领他进来。”

他转向佩雷纳：

“马泽鲁队长是我们最优秀的警察。我需要精明能干的人办事时，不是叫他就是叫那可恨的韦罗。他对您会很有帮助的。”马泽鲁队长进来了。这是个小小个子，干干瘦瘦，但很结实。他那两撇下垂的小胡子，那厚厚的眼皮，

那哭丧的眼睛，那又直又长的头发，使他看上去一副苦相。总监对他说：“马泽鲁，你大概知道，你的伙伴韦罗死了，也知道他死得十分惨。现在要紧的是为他报仇，并防止发生其他谋杀案。这位先生十分了解案情，必须了解的情况，他会向你介绍的。你好好配合他行动。明天早上来向我汇报今夜的情况。”

这就等于放手让堂路易·佩雷纳行动，完全相信他的主动精神和洞察力。堂路易躬下身子。

“总监先生，谢谢。我希望，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让您觉得后悔的。”他向总监和勒佩蒂依先生告辞，就和马泽鲁队长一起走出门去。

到了外面，他把自己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了马泽鲁。马泽鲁对这位同伴的专业素质印象很深，似乎愿意服从他的指挥。他们决定先去新桥咖啡馆。

在那里，他们了解到，韦罗侦探是店里的常客，今天早上确实写了一封长信。伙计记得很清楚，韦罗的邻座是与他差不多同时进来的，也要了信纸，并且要了两个黄信封。

“对了，”马泽鲁说，“正如您所推测的，那封信被人掉了包。”至于那邻座的特征，伙计说得很明确：那人高高的身材，稍有点驼背；蓄着栗色胡须，下部修得尖尖的；戴一副玳瑁夹鼻眼镜，由一根黑色丝带系着；拄一根乌木手杖，银质把手雕成一个天鹅头。“有了这些特征，”马泽鲁说，“警察就可以查访了。”他们正要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堂路易一把拉住同伴。“等一等。”

“什么事？”

“有人跟踪……”

“跟踪！太不客气了。是什么人跟踪？”

“没关系。我知道怎么对付。而且我喜欢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等一等。我就回来。我包您不会无聊的。您会看到那是个什么角色。”

果然，片刻之后，他带着一个高高瘦瘦、蓄着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回来了。

他给双方作介绍：

“马泽鲁先生，我的朋友。卡塞雷斯，秘鲁公使馆专员，刚才参加了总监召集的会议。正是这位卡塞雷斯，受秘鲁公使委托，收集了有关我身份的材料。”

又高兴地补充一句：

“亲爱的卡塞雷斯先生，您在找我……确实，我们一出警察总署，我就认为……”

秘鲁专员使了个眼色，指指马泽鲁队长。佩雷纳说：“请放心……马泽鲁先生不会妨碍您的！……您有什么话，尽可当他的面说……他很谨慎……再说案子的来龙去脉，他也知道。”

专员不说话了。佩雷纳让他在对面坐下。

“亲爱的卡塞雷斯先生，说吧，别绕弯子了。这种事该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说些粗鄙话我也不怕。可以少耽误多少时间呐！说吧。您要钱用，是吗？或至少，需要额外一笔开销。多少？”秘鲁人迟疑了一下，瞥了一眼马泽鲁，猛地下了决心，低沉地说道：

“五万法郎！”

“天呐！”堂路易嚷起来，“您这么贪？马泽鲁先生，您说怎样？五万

法郎，这么大一个数。尤其是……瞧，亲爱的卡塞雷斯，我们扯扯往事。几年前，您从阿尔及利亚路过，我有幸与您认识，我从别处了解了您的为人，便问您能不能为我弄一个祖籍西班牙的秘鲁人身份证，取名佩雷纳，为期三年，证件齐备，无可挑剔，祖先也确有其人，且系名门望族，您回答说‘可以’，并定下价钱：两万法郎。上星期，警察总监让我把证件寄给他，我就去拜访您，得知您受命正在调查我的出身。再说，一切证件都准备得好好的。已故的佩雷纳是祖籍西班牙的秘鲁贵族，您把他的身份证件作了适当的修改，给了我，使我有头等的身份地位。商量好我们在警察总监面前要说的话以后，我就付了您两万法郎。我们两清了。您怎么又要加码呢？”秘鲁专员毫不显得尴尬。他把两肘支在桌上，不慌不忙地说道：“先生，从前与您打交道时，我以为您是为了个人原因，才穿上外籍军团军服，掩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希望以后能够体体面面地在社会上生活。今天可不一样了。您是柯斯莫·莫宁顿的遗赠财产的承受人，明天，您就可以凭这个假名，领取一百万元，或许过上几个月，还将领到两亿元呢。”

这道理似乎打动了堂路易。不过他还是问道：“我要是不同意呢？”

“您要是不同意，我就通知公证人和警察总监，说我调查失误，堂路易·佩雷纳的身份有问题。这样一来，您一文也别想拿到，甚至还可能要被逮捕。”

“和您这位诚实正直的先生一样。”

“和我？”

“对！为了您编造的这个假身份……您完全想得到，我会把您供出来。”

专员没有答话。他的鼻子很大，似乎在两边长长的颊髯中间拉长了。

堂路易笑起来。

“好了好了，卡塞雷斯先生，别摆出这副苦相了。我不会害您的。只是您不要费心把我弄进局里去。有一些人比您还狡猾，曾想过这么做，结果一个个碰得头破血流。真的，说到诈骗别人，您这样子，不算头等高手。稍稍笨了点儿，卡塞雷斯先生，稍稍笨了点儿。好了，我的话都说明白了，对吧？缴械投降，不再对这个杰出的佩雷纳打冤枉主意了吧？很好，卡塞雷斯，很好，我会宽宏大量的，您会感到，两者中最公道的……就是人们所想得到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里昂信贷银行的支票簿。

“拿着，亲爱的朋友，这里两万法郎，是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继承人给您的。拿了支票开路，别像洛特先生的女儿似的，搔首弄姿，一步三回头吧。走吧……快点！”

专员老老实实地服从了他的命令，没有再讨价还价，收下支票，绽出笑容，说了两声谢谢，就赶快走了，果然没有回头。“无赖！……”堂路易低声骂了一句，“嗯，您觉得怎样，队长？”

马泽鲁队长圆睁双眼吃惊地看着他。

“啊，这，这！不过，先生……”

“这什么，队长？”

“啊，这，这！先生，您到底是谁？”

“我是谁？”

“对。”

“可是人家不是告诉您了吗？一个秘鲁贵族，或者，一个西班牙贵族……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堂路易·佩雷纳。”

“您是开玩笑吧！我刚刚听见……”

“堂路易·佩雷纳，从前是外籍军团战士……”

“够了，先生……”

“获得过各种军功章……荣誉勋章。”

“我再说一遍，够了，先生。我勒令您跟我到总监面前说清楚。”

“真见鬼了！让我说下去吧！……从前外籍军团的战士，从前的英雄……从前被卫生检疫所拘禁的犯人……从前的俄罗斯王子……从前安全部的长官……从前……”

“您疯了！”马泽鲁骂道，“……这段经历算什么？”

“这是真正的经历，地道的经历。您既然问我是什么人……我就一一说出来。再老一点的事还要说吗？我还有一些头衔没说呢……侯爵、子爵、公爵、大公、王子……一大串哩，整个一架哥达飞机的轰炸，怎么样？有人若说我是国王，我是畜生才会去打反口。”

马泽鲁队长用他干惯了重活的两只手抓住佩雷纳两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手腕，喝道：

“少啰嗦，对吧？我不知道您是谁，可我决不放过您。我们一起去警察总署说清楚。”

“亚历山大，别这么大叫大嚷好不好？”

那两只弱不禁风的手腕轻轻一转，就挣脱出来了，马泽鲁两只孔武有力的手反被他抓得铁紧，丝毫也不能动弹。堂路易冷笑道：“蠢东西，认不出我了？”

马泽鲁队长说不出一个字。两只眼睛睁得更大了。他努力想弄明白，可是始终瞠目结舌，搞不明白。这个声音，这开玩笑的方式，这又顽皮又放肆的行为，这讥弄的眼神，还有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这不是他的本名，是从前一个人给取的，也只有他才这么叫。这可能吗？

他张口结舌道：

“老板……老板……”

“这有什么可疑的？”

“不是……不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您死了。”

“后来呢？你以为我死了，就不能再活了吗？”马泽鲁似乎越搞越糊涂。佩雷纳把手搭在他肩上，说：“谁让你进警察总署的？”

“保安局的长官勒诺曼先生。”

“勒诺曼是谁？”

“是老板。”

“也就是亚森·罗平，对吗？”

“对。”

“那好！亚历山大，你知不知道，对亚森·罗平来说，当保安局的长官，尽管当得十分出色，还是比当堂路易·佩雷纳，当勋章获得者，当外籍军团战士，当英雄，甚至当名亡实存的人要难得多。”

马泽鲁队长默默地打量着这位同伴，接着他忧伤的眼睛一下子放出光彩，黯然的脸上顿时神采奕奕，猛地一拳击在桌子上，声音嘶哑地说：

“好吧，就算您是老板。可我要警告您，别指望我会帮您。啊！不会的，决不可能。我现在是为社会服务，我也决不违背社会的利益。我什么忙也不

会给您帮。我已经尝到了老老实实做人的滋味。我不会再去尝别的滋味了。啊！不会的，我不会再干傻事了。”佩雷纳耸耸肩。

“你真蠢，亚历山大！真的，老实人的面包没有喂胖你的智力。谁跟你说要重操旧业了？”

“可是……”

“可是什么？”

“老板，你那些小诡计小伎俩……”

“我的小诡计小伎俩！你以为我在这个案子里充当了什么角色？”

“我是说，老板……”

“告诉你，小伙子，我可什么也没插手。两个钟头以前，这个案子，我知道的不会比你多。是好上帝招呼也不打，突然送一笔遗产让我来继承。我不能违抗他的旨意，才……”

“才什么？”

“才受命为柯斯莫·莫宁顿报仇，才受命寻找他的天然继承人，保护他们，并给他们分配属于他们的两亿元。就这些。这种事，难道不是正派人的作为？”

“是的。”

“是的，不过，如果我不是作为一个正派人去办这种事……你想说的是这层意思吧？”

“老板……”

“好吧！小伙子，你要是看到我有丝毫让你反感的行为，要是在堂路易·佩雷纳的良心上看到一点污点，那你就不要犹豫，尽管揪住我的领子送到警察总署去吧。我授权你这样做。我命令你这样做。你这下满意了吧？”

“光我满意还不够，老板。”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别人呐。”

“说明白一点。”

“您要是被人逼迫呢？”

“怎样逼迫？”

“人家可能会背叛您。”

“谁？”

“我们原先的那帮伙伴……”

“早走了。我早把他们打发出法国了。”

“他们在哪儿？”

“这是我的秘密。你呢，我把你留在警察总署，需要时再叫你帮忙。你明白我是有道理的吧。”

“可要是人家发现了您的真实身份呢？”

“那又怎样？”

“会逮捕您的。”

“不可能。”

“为什么？”

“不可能逮捕我。”

“什么理由？”

“你自己刚才也说了。一个充足的理由，高级的理由，让人不能不接受

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我已经死了。”

马泽鲁似乎呆住了。佩雷纳的理由仿佛给他当头一棒。他一下看出了老板的气魄和滑稽，猛地一下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那张苦脸一扯一扯的，可笑极了。

“啊！老板，您还是老样子！……上帝啊，这真可笑！……我不是在做梦吧？我认为我不是做梦！……比原来还清醒得多。哈哈，您死了！埋了！一笔勾销了！啊！多么可笑！多么可笑！”伊波利特·弗维尔工程师住在絮谢大道上一座大公馆里，后面是一线城防工事，左边是一个花园。他让人在花园里建了一间大房子，充作工作室。这样，花园就小了，只有几棵树和栅栏边的一溜儿草地。栅栏上爬满常春藤，开了一道门，把花园与大马路隔开。

堂路易·佩雷纳和马泽鲁去了帕西警察分局。在那儿，马泽鲁按佩雷纳的指示，作了自我介绍，要求派两名警察通宵守护弗维尔工程师的住宅，凡有可疑人员企图进入，即予拘捕。警察分局长答应协助。

办完此事，堂路易和马泽鲁就在附近一带吃了晚饭。九点钟，他们来到公馆大门口。

“亚历山大，”佩雷纳叫道。

“老板？”

“你不怕吧？”

“不怕，老板。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们保护弗维尔工程师父子，就是跟一帮家伙对着干。他们除掉那父子俩，就能得到巨大的好处，所以一个个都急红了眼。你的命，我的命……如一丝轻风，微不足道……你不怕？”

“老板，”马泽鲁答道，“我不知道哪天会尝到害怕的滋味，但在一种情况下，我是永远不会尝到它的。”

“哪种情况？”

“在您身边。”

他果断地摁了门铃。

门开了，出来一个仆人。马泽鲁把名片递给他。伊波利特·弗维尔在工作室接待他们俩。桌上堆满了书本、小册子和纸张。在两个由高高的架子撑起的绘图架上，有一些草图和详图。两个玻璃橱里，陈列着一些象牙和钢铁模型。那都是工程师发明或制造的机器的模型。靠墙摆着一只宽宽的长沙发。对面是转梯，通到楼上的回廊。天花板上，吊着水晶挂灯。壁上挂着电话机。

马泽鲁报上自己的姓名职务，并介绍说他的朋友佩雷纳也是警察总监派来执行任务的。之后他就开门见山，说出此番前来的目的。警察总监德斯马利翁先生发现了一些十分严重的迹象，很是着急，等不及明天与他会见，先派手下人来指导他采取防备措施。弗维尔开始有点不悦。

“两位，我已经采取防备措施了。再则，我怕你们卷进来，反倒有害无益。”

“这话怎么讲？”

“会打草惊蛇，也妨碍我收集证据。我需要那些证据，来挫败那帮歹徒的阴谋。”

“您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不行，我不能……明天，明天上午……在这之前，不行。”

“明天太晚了吧？”堂路易·佩雷纳打断他的话。“太晚，明天？”

“韦罗侦探告诉德斯马利翁的秘书：‘今夜会发生两起谋杀案。避免不了，改变不了的。’”

“今夜？”弗维尔生气地叫道，“……我跟你们说，不会，今夜不会，我确信……我掌握了一些情况，不是吗？而你们并不知道……”

“是的，我们是不知道，”堂路易反驳道，“可是有些情况，韦罗侦探知道了，您却不清楚。您敌人的机密，他或许了解得更深。证据，就是那帮家伙对他严加防备；证据，就是一个拄乌木手杖的家伙一直监视着他；证据，就是他最终被谋杀了。”伊波利特·弗维尔的自信被打消了。佩雷纳趁机进一步劝说，终于使他服从了这比他更强的意志，虽说他还有所保留。“怎么？这么说，你们想在这里过夜？”

“正是。”

“可这真荒唐！真是白费功夫！你们把事情搞糟了，就……怎么，你们还想干什么？”

“家里住了些什么人？”

“什么人？首先，我妻子。她住二楼。”

“弗维尔夫人没有危险。”

“是的，她没事。有危险的是我，和我儿子埃德蒙。因此，八天来，我一改习惯，不在我的卧房里睡，而在这间屋子过夜。我假称要干活，要写东西，要熬夜，还需要儿子帮忙。”

“那他也睡在这儿？”

“在我们头上的一间小房子里，我叫人给他整理出来的。只有从这道室内楼梯才能上去。”

“他现在在屋里？”

“对。他睡了。”

“他多大了。”

“十六。”

“您这样换房间，是担心有人袭击？那么是谁呢？某个敌人，也住在公馆里？某个仆人？或者，是外面的人？如果是外面的，会怎么进来？我要问的就是这些。”

“明天……明天……”弗维尔固执地回答，“……明天，我会跟你们说的……”

“为什么今晚不说呢？”佩雷纳也同样固执地问。“因为我需要证据，我再说一遍……因为我只要说出来，就可能引出严重后果……我怕，是的，我怕……”确实，他浑身发抖，样子是那么可怜，那么惊惧，堂路易不再坚持了。

“好吧，”他说，“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允许我和我这位同伴在您叫得应的地方过夜，好吗？”

“随你们的便，先生。不管怎么说，这样也许更好一些。”这时，有个仆人敲门进来说：太太要出门，想见一见先生。几乎是同时，弗维尔太太进来了。

她优雅地点点头，向佩雷纳和马泽鲁致意。这女人大约三十五岁，长着两只蓝眼睛，一头波浪起伏的头发，脸蛋儿略显俗气，却很漂亮迷人，整个

人很有风韵，很招人喜欢。她里面穿一件跳舞时穿的长裙，袒露出美丽的双肩，外面罩一件镂花的丝质外套。丈夫惊讶地问：

“你今晚要出门？”

“你记得吧，欧微拉家在歌剧院他们的包厢里给我留了个位子。还是你要我看过戏后去出席艾尔辛格夫人的晚会。”

“确实……确实……”他说，“我忘了……光忙着干活！”她扣好手套，又问：

“你不来艾尔辛格夫人家与我会合吗？”

“为什么？”

“这会让他们高兴的。”

“可是我不愿意。再说，我的身体也不好，去不了。”

“我帮你解释一下。”

“对，你帮我说一声。”

她姿态优雅地扣上外套，站了一会儿没动，似乎在想什么告别的话。接着，她问：

“埃德蒙不在吗？我还以为他在帮你干活呢？”

“他累了。”

“睡了？”

“对。”

“我想亲亲他。”

“算了，你会弄醒他的。再说，你的汽车候在这儿呢。去吧，亲爱的朋友。祝你玩得开心。”

“啊！玩……”她说，“好像人家去歌剧院和晚会是为了玩似的。”

“总比你留在屋里要好。”

出现了一阵尴尬场面。看来这家庭不大和睦，丈夫身体不好，不愿去交际场合玩乐，把自己关在家里，而太太年轻好玩，在外面寻欢作乐消遣。

见丈夫不再跟她说话，妻子便俯下身子，吻了吻他的额头。接着，又向两位来客打了招呼，就走出门去了。过了一会，传来汽车马达声。车声渐渐远去。伊波利特·弗维尔立即站起来，摇铃唤人，说：“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我危险临头。我谁也没告诉，连西尔威斯特也不例外。虽说他是我的贴身仆人，服侍我多年，为人忠厚老实。”仆人进来了。

“我要睡了，西尔威斯特。给我铺床吧。”弗维尔先生说。西尔威斯特打开长沙发，铺好床单被子，便成了一张舒适的床。接着，他按主人吩咐，拿来一瓶酒、一只酒杯、一碟糕点和一盘水果。弗维尔先生啃了一块糕，接着切开一只红皮小苹果。苹果还没熟。他又拿起另外两个，摸了摸，觉得也是生的，又放回盘里，另拿起一只梨，削了皮吃起来。

“把果盘留下，”他对仆人说，“夜里要是饿，我就好……哦，我忘了，这两位先生留在这里。别告诉别人。明早我摇铃后再来。”仆人出去之前，把果盘留在桌上。佩雷纳把什么都注意到了，因而能够一丝不差地回忆起那晚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数了数，果盘里有三只梨，四只红皮小苹果。

这时弗维尔登上旋梯，循着回廊，来到儿子睡的房间。“他睡得可沉哩。”他对跟着上来的佩雷纳说。房间狭小。由一套专门的通风系统通风。因为木质百叶窗板钉死了，窗口密不透风。

“这是我去年采取的一个措施。”伊波利特·弗维尔说，“我在这间房里作电气实验，怕有人偷看。把通屋顶的出口也封死了。”他又压低声音，补充道：

“长久以来，总是有人在周围不怀好意地荡来荡去。”他们下了楼。弗维尔看看表。

“十点一刻……是睡觉的时候了。对不起，我很乏……”他们商量好，佩雷纳和马泽鲁搬两张扶手椅，坐在工作室通往前厅的过道里守卫。

直到此时，伊波利特·弗维尔一直十分兴奋，似乎能够控制自己，可是在离开他们上床之前，却突然支持不住，轻微地叫了一声。堂路易回过身，见他脸上脖子上虚汗直冒，因为惊恐和发烧而一身直抖。

“您怎么啦？”

“我怕……我怕……”他说。

“您精神太紧张了。”堂路易叫道，“我们两人都在这儿，您还怕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守在您身边，守在您床头过夜。”工程师扶着佩雷纳的肩头，猛烈摇着，脸部抽搐着，结结巴巴道：

“你们就算有十个……二十个守在我身边，您以为他们就不敢动手了吗？您听明白了吗，他们无所不能！……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已经杀害了韦罗侦探……他们会杀了我的……也会杀了我儿子……啊 那帮坏蛋！……上帝呵！怜悯怜悯我吧！……啊！多可怕呀！……我难受得很！”

他跪下来，捶着胸脯，反复叫着：

“上帝呵，怜悯怜悯我吧……我不愿死……我不愿我儿子死……怜悯我吧，我求求你……”

他又猛地站起来，领着佩雷纳来到一个玻璃柜前。那柜子下面安着铜滚轮，轻轻一推就推开了，露出嵌在墙里的小保险柜。“我的全部经历都在这里。三年来，我每天都写一段。倘若我遭遇不测，很容易查出凶手。”

他匆匆地拨动锁上的数字，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保险柜打开。

保险柜里四分之三是空的。只有一层搁板上放着一堆纸张文件，里面有一本灰色漆布本子，外面箍一圈红色橡皮筋。他抽出本子，说：

“喏……这本子……一切都记在里面。看过以后，就知道罪行的来龙去脉了……里面先记着我的怀疑，以后是我的确证……一切……一切都记了……凭这些，完全可以设计……把他们抓获……您不会忘记吧？一个灰皮本子……放在保险柜里……”他慢慢镇定下来，把玻璃柜移回原处，整理好几份文件，拧亮床头的壁灯，熄了房中央的吊灯，然后请堂路易和马泽鲁出去。堂路易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检查两扇窗子的铁护窗，注意到入口对面有一个门，便问工程师……

“这是老客户进出的门……有时我也走一走。”

“通到花园里吧？”

“对。”

“关紧了吗？”

“你们可以看看……锁紧了，还上了保安门。两枚钥匙，连同花园门的，都在钥匙串上。”

他把钥匙串和钱夹放在桌上，把手表上紧发条，也放在桌上。堂路易毫不为难，拿上钥匙就去开了锁，扯下保安门，开门走下三级台阶，来到花园，绕着狭小的花坛走了一圈。透过栅栏上覆盖的常春藤，他看到并听到两个警

察在大马路上来回走动。他检查了栅门。门锁上了。

“行。”他回到屋里，说，“一切正常。您可以放心。明天见。”

“明天见。”工程师把佩雷纳和马泽鲁送到过道里。在工作室与过道之间隔着一道双层门。其中一层填充了软料，蒙了仿皮漆布。过道另一边，挂着一幅沉甸甸的帷幔，把它与前厅隔开。

“你可以睡一睡，”佩雷纳对同伴说，“我来值班。”

“可是老板，您不认为这只是一场虚惊吗？”

“我不认为，因此我们才作防备。不过你了解韦罗侦探，你认为他是个凭空想象的人吗？”

“不是，老板。”

“那么，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那话，一定有根有据。所以我得睁大眼睛。”

“老板，我们轮班。到我值班的时刻，叫醒我。”他们坐在一起，一动不动，又稍微说了几句话，然后马泽鲁就睡着了。堂路易坐在扶手椅上不动，尖着耳朵倾听着周围的动静。公馆里一片沉寂。外面，偶尔有一辆汽车或出租马车驶过。他还听见奥特伊线上最后几班火车开过的声音。

堂路易起了几次身，走近门口。没有一点声音。毫无疑问，伊波利特·弗维尔睡着了。

“很好。”佩雷纳暗忖，“大马路那边有人看守，只能从这边进屋。没什么可担心的啦。”

凌晨两点，一辆汽车在公馆大门前停住。一个仆人大概守候在厨房和配膳房那边，赶紧跑过去开门。佩雷纳熄了过道的电灯，轻轻撩起帷幔，看见弗维尔夫人进来了，后面跟着西尔威斯特。她登上楼。楼梯间又变得黑暗了。有半个钟头，楼上传来轻轻的话声和挪动椅子的声音。接着就沉寂下来。在这静寂之中，佩雷纳觉得心里生出一种难以表达的不安。为什么？他也说不出来。可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扰人，他便嗫嚅道：

“我去看看他睡着了没有。房门应该没有闩紧。”确实，他一推门就开了。他打着手电，走近床边。伊波利特·弗维尔面朝墙壁，睡着了。

佩雷纳放心地吁出一口长气，回到过道，摇醒马泽鲁。“该你了，亚历山大。”

“没事吧，老板？”

“没有，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他睡着了。”

“您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去看了。”

“真怪，我都没听见。真的，我睡得很死。”他跟佩雷纳走进房间。佩雷纳对他说：

“你坐在这儿，别吵醒他。我打一会儿盹。”他仍然守了一会。后来就睡着了。不过，既使在睡梦中，他也留意周围的动静。

一架座钟小声地报时。每次佩雷纳都数着钟点。接下来街面苏醒了。送奶的车子过去了。早班火车拉响汽笛，隆隆驶往郊区。公馆内部也开始骚动了。

日光从护窗板缝里透进来。渐渐地，房间里亮堂起来。“我们走开吧。”马泽鲁说，“最好别叫他发现我们在房里。”

“别说话。”堂路易命令道，做了个急切的手势。“为什么？”

“会把他吵醒的。”

“您看得清清楚楚，他并没醒。”马泽鲁仍然大着嗓门说。“确实也是……也是……”堂路易喃喃道，这么大的说话声竟没把睡觉的人闹醒，他觉得有点怪。

半夜的那种恐慌，此刻又在他心里冒了出来。这回是更明确了。尽管他不愿意，也不敢弄清恐慌的原因。“老板，您怎么啦？您不舒服。哪儿不舒服？”

“没有……没有……我只是害怕。”

马泽鲁浑身一颤。

“怕什么？您说这话的口气，就和他昨晚上一样。”

“是啊……是啊……为的是同样的原因。”

“可到底为了什么？”

“难道你还不明白？……你还不明白，我在问自己……”

“……什么？”

“他是不是死了！”

“您疯了，老板！”

“不……我不知道……只不过……只不过……我觉得他死了。”

他拿着电筒，一动不动地站在床铺对面，像瘫了一样。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此时却没有勇气拿电筒照一照伊波利特·弗维尔的脸。房间里笼罩着可怕的沉默。“啊！老板，他不动……”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看出来，他一夜都没动。正是这点让我害怕。”

他鼓起勇气向前走，差不多碰到了床铺。

工程师似乎没有了呼吸。

他下决心抓住工程师的手。

那只手冰凉冰凉。

佩雷纳猛一下冷静下来。

“窗户！打开窗户！”他叫道。

当光亮涌进室内以后，他发现伊波利特·弗维尔浮肿的脸上有几块褐斑。

“啊！”他低声说，“他死了。”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马泽鲁结结巴巴地说。他们确认了这极神秘、极不可思议的事实，目瞪口呆，大惑不解，傻愣愣地站了两三分钟，十分丧气。接着，佩雷纳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跳起来，几个大步就上了楼，跑过回廊，冲到阁楼间。

伊波利特·弗维尔的儿子埃德蒙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面如土色，身子早就硬了。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马泽鲁老是念着这句话。在他的冒险生涯中，佩雷纳也许从未受过这样大的震动。他忽然觉得十分疲劳，似乎再没有力气做一个动作，提不起精神说一句话。父子俩都死了！有人在夜里杀了他们。就在几个钟头以前。尽管房子有人看守，所有出口都封死了，还是有人用可恶的针管把他们毒死了，就像毒死那美国人柯斯莫·莫宁顿一样。“真想不到！”马泽鲁还在说，“可怜的家伙，我们熬夜守护他们，尽力挽救他们，却都是白费气力！”

这话里带有几分责怪的意思。佩雷纳抓住他，坦白地说：“你说得对，

马泽鲁。我太没用了，没把事情办好。”“我也是，老板。”

“怪不得你……你……你昨天晚上才参与进来呀。”

“可是，您也是一样，老板。”

“对，我知道，我是从昨晚才进来的，而那些对手，他们早在好多星期好多星期以前就进行阴谋策划……可是，他们终究死了，被人害死了，而且是在我眼皮下，我亚森·罗平的眼皮下……事情在我眼皮下发生，我却却没有看见……什么也没看见……这可能吗？”

他扒开可怜小家伙的膀子，指着上臂一个针眼，说：“一样的针眼……显然，在做父亲的身上也可以发现……孩子似乎也没感受到痛苦。不幸的小家伙！看上去不结实……有什么关系……有一张俊秀的脸蛋……啊！那母亲该会多伤心啊！”马泽鲁十分愤怒，对那位母亲深表同情，不禁流下泪来，一边喃喃念着：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我们要替他们报仇，嗯，马泽鲁？”

“老板，您是在对谁说？那帮恶棍，我要一次又一次整他们！”

“一次就够了，马泽鲁！不过整就整个彻底！”

“哼！我发誓非这样做不可。”

“你说得对，我们发誓吧。发誓为这两个死者报仇。发誓不把杀人凶手绳之以法决不罢休。”

“我凭着灵魂的永福来起誓，老板。”

“好。”佩雷纳说，“现在我们干活吧。你立即去打电话，报告警察总署。我相信总监先生会觉得你立即报告做得对。他对这个案子极为关注。”

“要是仆人进来呢？要是弗维尔夫人……”

“在我们开门以前，谁也不会进来。而我们要等总监先生来了才开门。由他去通知弗维尔夫人，她丈夫和儿子死了。去，快打吧。”

“等一等，老板，我们忘了一件事，它肯定对我们大有帮助。”

“什么事？”

“保险柜里的灰皮小本子。弗维尔先生在上面记下了冲他而来的阴谋。”

“哦，对了！”佩雷纳叫道，“你说得有理……尤其是，他昨夜忘了拨乱数字，而且把钥匙丢在桌上。”

他们立即下楼。

“让我来。”马泽鲁说，“这种保险箱保险柜，您还是别碰为好。”他拿上那串钥匙，移开玻璃柜，急迫地插进钥匙。堂路易更是十分兴奋。这神秘案件的真相，他们就要得知了！死者将向他们交出刽子手的秘密了！

“唉呀，你真慢！”堂路易埋怨道。

马泽鲁两手伸进保险柜，在铁架上那堆纸张文件里翻。“来！马泽鲁，给我。”

“什么？”

“灰皮本子。”

“不可能，老板。”

“嗯？”

“不见了。”

堂路易低声骂了一句。工程师当他们的面放进保险柜的灰皮本子不翼而飞了！

马泽鲁摇着头。

“真想不到！这么说，那帮家伙知道有这么个本子？”

“肯定！而且还知道好多别的事。那帮家伙的底细，我们远远没有摸清。因此，不能再耽搁了。打电话吧。”

马泽鲁听从了他的吩咐。电话一打过去，总监马上就让人回话，他等会儿打过来。

马泽鲁等着。

佩雷纳在房里走来走去，仔细检查各种物件，几分钟后，过来坐到马泽鲁旁边，显得惶惶不安。他思索良久，眼光停在果盘上，喃喃说道：

“瞧，昨天晚上是四只苹果，现在剩了三只。那么他吃掉了一只？”

“的确，”马泽鲁说，“他大概吃了。”

“这就怪了，”佩雷纳道，“因为他昨晚发现苹果没熟。”他又不说话了，手肘撑在桌上，显然在用脑筋。然后，他抬起头，说出这句话来：

“罪行是在我们俩进来之前发生的。准确地说，在零点三十分发生的。”

“您怎么知道，老板？”

“杀害弗维尔先生的那个凶手，或那些凶手摸过桌上这些东西，把摆在桌上的表碰跌了。他们捡起来放回原处。可是表被撞停了。表针指着零点三十分。”

“这么说来，老板，大约凌晨两点，我们坐进来的时候，睡在我们旁边和楼上的人都已经死了。”

“对。”

“可那些魔鬼是从哪儿进来的呢？”

“是从苏舍大马路边的栅门进的花园，又从花园这张侧门进屋来的。”

“他们有钥匙？”

“是的，另配的钥匙。”

“可是外边不是有警察看守吗？”

“他们还在看守哩。他们看守啊，从这个点走到那个点，转过身又从那个点走到这个点。就没想到，人家可能趁他们转身的功夫潜入花园。是这样进来的，也是这样出去的。”马泽鲁似乎感到震惊。罪犯如此大胆，如此灵活，行动如此精确，真是匪夷所思。

“他们本事不小。”他说。

“本事不小，马泽鲁，你说他们本事不小。我预计战斗将十分激烈。真的！他们的进攻多么凶猛！”

电话铃响了。堂路易留下马泽鲁独自与总监通话，拿起那串钥匙，轻易打开了侧门的锁和插销，下到花园里，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给侦破提供方便。

和昨夜一样，透过常春藤枝叶，他看到两个警察在两盏路灯之间来回踱着。他们看不见他。再说，公馆里可能发生什么事，他们完全不感兴趣。

“这是我的重大失误。”佩雷纳寻思，“意识不到责任多么重大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委以这样的重任。”

他四处打量，终于在砾石小路上发现了一些足迹，只是太模糊，看不出是穿着什么鞋子踩的，不过证实了佩雷纳的假设：凶手是从这边潜入室内的。

突然，他高兴得一蹦。路边一株杜鹃的枝叶间，有一点红东西映入他的眼帘。

他弯下腰。

是一个苹果。那第四个苹果，果盘里少了的那一个。“很好，”他想，“伊波利特·弗维尔没有吃。准是凶手中哪个带出来的……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突然饿了……准是从手上滑落的，来不及去找。”

他捡起苹果，仔细察看。

“啊！”他浑身一颤，叫道，“这是真的吗？”他十分兴奋，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明明白白在他眼前的事实，他却怎么也接受不了。有人在这苹果——在这酸得不能吃的苹果上咬了一口，留下了齿痕。

“这是真的吗？”堂路易再次问道，“他们中的一个竟这样不谨慎，这可能吗？苹果一定是他不注意时掉的……或者天色太黑他没有找到。”

他总是认为这不可能，于是想出种种理由来解释。可是事实摆在这儿。两排牙齿，在薄薄的红皮上啃出了一个半圆，在果肉上留下了清晰的整齐的印痕。上排是清清楚楚的六颗，下排则是弯弯的一线。

“虎牙！……”佩雷纳轻声叫道，盯着这两排印痕不放。虎牙！韦罗侦探那块巧克力上面印的就是虎牙！多么出人意外的巧合！难道能假设这是偶然的吗？难道不应该认定，这只苹果和那块巧克力都被同一个人咬过？韦罗侦探把那块巧克力当作不容置疑的证据带回警察总署。

他犹豫片刻。这个证据，他要不要留下，以便开展个人的调查？或者把它扔下，让司法机关去搜查发现？他拿着这个苹果，觉得那样厌恶，那样不舒服，就把它扔下，让它滚回杜鹃的枝叶下面。他心里反复念着：

“虎牙！……猛兽的牙！”

他关上通向花园的门，插上门闩，把那串钥匙放回桌上，对马泽鲁说：

“你跟总监通过话啦？”

“对。”

“他来不来？”

“来。”

“他没有命令你打电话通知警察分局？”

“没有。”

“他是想先把一切亲眼看了再说。好哇！可是保安局呢？检察院呢？”

“他通知他们了。”

“亚历山大，你怎么啦？你好像不情愿答话似的。好吧！后来哩？你怎么这么奇怪地望着我？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好吧。你大概被这案子搅糊涂了。确实，是有点不合适……总监是不会开心的……尤其是他把这事交给我未免有些轻率；人家会要他解释我为什么在场……啊，说到这事，你最好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部承担下来，对吧？这对你只有好处。再有，你要痛痛快快地站在前面，尽可能把我遮住。尤其是——我想，你大概没有想到这细节会有什么麻烦——别说蠢话，要咬定你昨夜在过道里一秒钟也没睡。否则，责任就会落在你身上。再则……再则……我们说定了，嗯？现在我得离开了。如果总监要找我，我预计他会找的，就叫人给我打电话好了。我在波旁宫广场自己家里。再见。我参加调查并无益处。人家会认为我不宜在场。再见，伙计。”他朝过道门走去。

“等一会儿。”马泽鲁叫道。

“一会儿？可是……”

马泽鲁冲到他前面，拦住他的去路。

“是的，一会儿……我不同意您的意见。您最好耐心等到总监来。”

“不过我可不把你的意见当回事。”

“那也可能，不过您别想出门。”

“什么？嗨！亚历山大，你是不是病了？”

“别走，老板。”马泽鲁软下来，求道，“这对您有什么益处呢？总监要和您交谈交谈，也是很自然的事啊。”

“嗨！是总监要和……？好吧！小伙子，你告诉他，我不由他指挥，不属任何人指挥。就是共和国总统，就是拿破仑一世本人拦我的路……嗨，得了，啰嗦这些干什么呢？让开！”

“您别想过去！”马泽鲁伸开双臂，坚决地说。

“这真可笑，这样子。”

“您别想过去。”

“亚历山大，一直数到十。”

“您要愿意，数到一百也行。可是您别……”

“啊！你说来说去就是这一句，把我搞烦了。去你的，走开！”他揪住马泽鲁的两个肩膀，把他扭过身子一推，推得老远，碰到长沙发，一屁股坐了下去。

他打开门。

“停步！不然我开枪了！”

是马泽鲁在喝令。他已经站起来，举着枪，一副凛然不可改变的表情。

堂路易大吃一惊，站住了。他根本不把这个威胁当回事，面对着这里黑洞洞的枪口，他也毫不惊慌胆怯，只是马泽鲁，他从前的同谋，狂热的弟子，忠心耿耿的仆人，竟敢对他发出威胁，这是多大的奇迹？

他走拢去，轻轻地按着那伸直的手臂，问：

“是总监的命令，对吧？”

“是的。”马泽鲁嘟囔道。

“命令你把我留住，直到他来？”

“对。”

“还命令你，要是我表现出走的意图，就要阻止？”

“对。”

“不惜任何手段？”

“对。”

“甚至给我一枪？”

“对。”

佩雷纳思索片刻，认真地问：

“马泽鲁，如果是那样，你真会开枪？”

马泽鲁低下头，轻轻地说：

“对，老板。”

佩雷纳没有生气，反而以怜爱的目光看着他。对他来说，看到从前的伙伴如今受这种责任与纪律的意识所支配，是十分感动的。这种意识超出了一切感情。即使马泽鲁仍然保留着对主人的钦佩与敬爱，也得服从这种意识。

“我不怪你，马泽鲁。我甚至赞同你这样做。只是，你好好告诉我，总监让你留住我，是出于什么原因……”马泽鲁没有答话，但他眼里的表情是

那样痛苦，堂路易霍地一惊，顿时恍然大悟。

“不……不可能……”他叫道，“这很荒谬……他不可能这样想的……你，马泽鲁，你也认为我是罪犯？”

“啊！我，老板，我相信您，就跟相信我自己一样……您没有杀人，没有！……可是，有些事情，有些巧合，总免不了……”

“事情……巧合……”堂路易慢慢地重复道。“对……其实……你说的话是有些事实……对，这一切，凑巧与……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哩？我与柯斯莫·莫宁顿的交往，我到巴黎来听人开读遗嘱，我执意要守在这儿过夜，弗维尔两父子的死大概将使我得到好几亿……还有还有……你的总监，他有成千上万条理由！……尤其是……总之……总之……什么！我是坏蛋。”

“喂，老板……”

“叫坏蛋，伙计，脑子里好好记着，叫坏蛋……不过，亚森·罗平，那个前侠盗、那个前苦役犯、那个前什么的，随你怎么称呼，可不是坏蛋……在那方面，我是无可指责的……但堂路易·佩雷纳，这个正人君子，这个遗赠财产的承受人，等等，确实是坏蛋。不过，这事儿也办得太蠢！因为要是把我投进大牢，谁来查出杀害柯斯莫、韦罗和弗维尔两父子的凶手呢？”

“喂，老板……”

“闭嘴……听着……”

一辆汽车在大马路上停下来，接着又是一辆。显然，总监和检察院的官员到了。

堂路易抓住马泽鲁的臂膀，说：

“只有一个办法，亚历山大，就是别说你睡着了。”

“老板，这不可能。”

“蠢东西！”堂路易低声骂道，“蠢到这一步！你做老实人，真叫人倒胃口。再说，你这样做图什么？”

“老板，您将查出罪犯……”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马泽鲁也抓住佩雷纳的臂膀，仿佛绝望中抓住什么救命的东西，含泪说道：

“老板，您将查出罪犯。不为这个，您早就没事一身轻了……这是肯定的……总监对我说的……得找到一名罪犯，好向法院交待……而且今晚上就要……必须要一个……请您去查出来……”

“你真会开玩笑，亚历山大。”

“对您来说，老板，这只是个游戏。您只要愿意，就查得出来。”

“可是没有丝毫线索。傻瓜！”

“您会发现线索的……必须查出来……我恳求您，交出某个……要是把您抓了，我会很难过。尤其是，老板，您会被指控犯了谋杀罪！不……不能……我求求您了，查出凶手，交给法院……您有一整天时间查访……罗平要是有这么长时间，还能干好些事哩！”

他绞着双手，含着眼泪，语无伦次，那张可笑的脸都扭曲变了形。在主人面临危险时，他这么痛苦，这么惊慌，真叫人感动。德斯马利翁的声音已经在前厅响了起来，透过遮住过道的帷幔传进来。第三辆汽车在大马路上停下来，接着是第四辆。两辆汽车大概坐满了警察。

公馆被包围，被封锁起来。

佩雷纳不说话了。

旁边，是马泽鲁那张着急的脸，似乎在哀求他。几秒钟过去了。

接着佩雷纳郑重其事地说：

“亚历山大，仔细思考之后，我承认你对形势看得很清楚，你的担心有充分的理由。要是我在几个钟头之内，查不出杀害伊波利特·弗维尔父子俩的凶手，并把他或他们交给法院，那就该我本人，堂路易·佩雷纳，在今天，四月一号星期四晚上，去睡牢里那堆潮乎乎的稻草了。”

三 黯淡的绿松石

大约上午九点钟，警察总监走进工程师的工作室。那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双重谋杀案就发生在这里。

他甚至没有跟堂路易打招呼。倘若保安局的长官不问这个私自闯入的家伙是什么角色，检察院的人还以为他是马泽鲁的助手。总监匆匆检查了两具尸体，就让马泽鲁简要地汇报情况。接着，他回到前厅，上楼去二楼的客厅。弗维尔夫人听说他来了，赶紧出来接待。

佩雷纳一直在过道里没动，这时溜进前厅。公馆的仆人这时已经得知发生了谋杀案，都在前厅进进出出。他走下几步台阶，来到大门口。

有两个人守在门口。其中一个说：

“不准出去。”

“可是……”

“不准通行……这是命令。”

“命令？……谁下的？”

“总监本人。”

“真不巧，”佩雷纳笑着说，“我守了一夜，饿坏了。没办法去弄点东西塞塞牙缝吗？”

两个警察对视一眼。然后其中一个示意西尔威斯特过来。仆人走过去，与他交谈几句，便朝厨房与配膳房走去，从那里拿来一只羊角面包。

堂路易道了谢，心想：“好，这下探明了，我已经被禁闭了。我想知道的正是这点。不过德斯马利翁先生少了点逻辑头脑。因为他若是想把亚森·罗平扣留在这里，这几个老实巴交的警察根本不够用！如果是扣留堂路易·佩雷纳，这些警察就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既然开溜的佩雷纳先生从真佩雷纳先生那儿夺来继承好柯斯莫钱财的机会，这些家伙我当然没放在眼里。”他果然又在过道里坐下来，静候事态发展。

从工作室敞开的门口，他看见检察官正在房间里作调查。法医对两具尸体作了初步检查，立即发现了中毒的迹象，就和头天晚上在韦罗侦探尸体上发现的一模一样。接着警察抬起尸体，搬到三楼两间相连的房间。从前这是父子俩的卧室。总监这时下楼来，对检察官说：

“可怜的女人！她不愿明白……当她听懂我说的话后，身子僵直地往地上一倒，就昏过去了。你们想想，丈夫和儿子一下子就没了……可怜女人呐！”

堂路易听见了这些话。这以后，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工作室的门关上了。总监大概在外面，从花园通往大门的通道上下了些命令，因为那两个警察来到前厅，来到过道口子上，一左一右，守在帷幔两边。

“显然，”佩雷纳寻思，“我的身价并没有提高。亚历山大该会多么不安啊！多么不安啊！”

中午，西尔威斯特拿只托盘，给他送了些吃的来。饭后，又开始了漫长的、难堪的等待。

在工作室和公馆里，被午餐中断的调查重又开始了。检察官和警察在他身边来来去去，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到后来，他觉得困倦、乏味，就仰靠在扶手椅上，睡着了。马泽鲁叫醒他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了。马泽鲁领他往前走，一边低声说：

“喂！您发现他了吧？”

“谁？”

“罪犯！”

“当然发现了！”佩雷纳说，“就跟说你好一样简单。”

“啊！好极了。”马泽鲁高兴地说，丝毫没听出这句话的戏谑意味。“正如您早上说的，要是没有发现，您就完了。”堂路易进了工作室。屋里已经坐着共和国检察官、预审法官、保安局的长官、警察分局的局长和两个便衣侦探，三个穿制服的警察。

外边，絮谢大道上，响起了一片喧闹声。当警察分局长和三个警察奉总监之命，出去驱赶人群时，大家听见一个报贩扯着嘶哑的嗓子在叫卖：

“絮谢大道的双重谋杀案！韦罗侦探遽死揭秘！警察当局惊慌失措！”

接着，门又关上了。又是一片寂静。

“马泽鲁并没弄错。”堂路易想，“事情明明白白，不是‘别人’就是我。在讯问过程中，要是我不能从言语与事实中，引出一丝理智之光，从而向他们指出那神秘的凶手，他们今晚就会把我作为公众议论的材料交出去。当心点，我的好罗平！”从前，每次临近激烈的战斗，他都感到全身掠过一阵快乐的震颤。此刻，他又感觉到了。事实上，这场战斗，将是他所经历的最残酷最激烈的战斗之一。他了解总监的名望、经验，他的固执，以及亲自审理大案要案，取得突破之后再移交法官的爱好，他也清楚保安局长官的职业素质，预审法官的精明与鞭辟入里的逻辑头脑。

攻击由警察总监指挥。他直截了当地发问，毫不转弯抹角，声音稍显冷淡，对堂路易友好的声调已经消失。态度也更为僵硬，头天给堂路易留下深刻印象的友善已荡然无存。“先生，”他说，“您作为柯斯莫·莫宁顿先生的代表和普遍遗赠财产承受人，在一定的形势下，要求到这里值班过夜，而在这一夜这里发生了一起双重谋杀案。我们希望您能对昨夜的情况作出详尽的叙述。”

“总监先生，换句话说，”佩雷纳迎头痛击这次进攻，“换句话说，您根据特定的形势，准许我在此过夜，您一定愿意知道我的证词与马泽鲁队长的证词是否完全一致吧？”

“是的。”总监说。

“这就是说，您觉得我的角色可疑？”

德斯马利翁先生迟疑了一下。他的眼睛紧盯着堂路易的眼睛。显然，对方坦诚的目光给他印象很深。但他还是回答道：“先生，您不应该向我提问。”答复很明确，声调却很生硬。堂路易欠一欠身，说：

“总监先生，我服从您的命令。”

“请把您所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

于是堂路易把昨夜的情况细叙了一遍。之后，总监思索片刻，问道：

“有一点我们必须弄清楚。凌晨两点半您进了这间房，坐在弗维尔先生床边，难道没有发现丝毫表明他已死亡的迹象？”

“总监先生，没有……否则我和马泽鲁队长早就报警了。”

“通往花园的门是关的？”

“肯定是关的，因为我们早上七点不得不开门出去检查。”

“用什么开的？”

“那串钥匙。”

“那些凶手从外面进来，怎么可能打开门呢？”

“用另配的钥匙。”

“您有证据允许您作这种假设吗？”

“没有，总监先生。”

“那么，我们应该想到，门不可能从外边打开，罪犯就在屋里，直到找到相反的证据为止。”

“可是，总监先生，屋里只有我和马泽鲁队长！”出现了一阵沉默。沉默的意味不容置疑。而总监先生的话说得更加明白：

“您夜里没睡？”

“睡了。不过是一夜将尽的时候。”

“这以前，您在过道里没睡吗？”

“没有。”

“马泽鲁队长呢？”

堂路易犹豫了一下。他能够指望诚实正直的马泽鲁违心地说假话吗？

他答道：

“马泽鲁队长在扶手椅上睡着了，两个小时以后，弗维尔夫人回来时才醒。”

又是一阵沉默，显然意味着：

“因此，在马泽鲁队长睡着的两个小时里，您实际上可能开门杀害弗维尔父子。”

讯问完全按照佩雷纳预见的步骤进行。包围圈越来越紧。对手很有逻辑头脑，又精力充沛，他由衷地钦佩。“见鬼！”他暗忖，“明明是清白的，却要为自己辩护，这滋味真不好受！左右两翼都被攻破了，中央经得起攻击吗？”总监与预审法官商量几句，又开口道：

“昨晚，弗维尔先生当你们的面打开保险柜时，里面有什么东西？”

“一大堆文件纸张。其中有一个灰色漆布本子，后来不见了。”

“您没有碰那堆文件吗？”

“连保险柜都没碰。总监先生。马泽鲁队长今早大概告诉您了，为了使调查合法，他把我排斥在一边。”

“那么，您和那只保险柜没有任何接触？”

“任何接触也没有。”

总监摇摇头，望了一眼预审法官。佩雷纳若是怀疑给他设下了陷阱，只要瞧一眼马泽鲁就会得到证实：马泽鲁一脸毫无血色。总监继续问道：

“先生，您作了调查，应该由警察作的调查，因此，我要向掌握了证据的侦探提个问题。”

“总监先生，我将尽力回答。”

“是这样的。假定保险柜里有一件物品，一件首饰……领带别针上落下来的一颗钻石，而且无可争议地是从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人领带别针上落下来的，而他这一夜又是在公馆里过的，这种巧合，您怎么看呢？”

“来了，陷阱设下了。”佩雷纳暗忖，“显然，他们在保险柜里发现了什么东西，便想象是我的。好。只不过，必须假设有人把这东西是从我这儿偷去，放在保险柜里，以便陷害我，因为我根本没碰保险柜。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只是昨天晚上才卷进来，昨夜又没见什么人，人家要栽赃也没有时间。因此……”总监又问了一句，打断他的内心独白：

“您怎么看呢？”

“ 总监先生，这个人在公馆过夜，与公馆里发生的双重谋杀案，有不可否认的联系。 ”

“ 那么，至少我们有权怀疑这个人？ ”

“ 对？ ”

“ 这是您的看法？ ”

“ 一点不错。 ”

总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丝帕，摊开，两指夹起一颗小小的蓝宝石，说：

“ 这是我们在保险柜里发现的一颗绿松石。毫无疑问，它是您食指上那枚戒指上面的。 ”

堂路易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说：

“ 哼！混蛋！竟这么卑鄙！……不，我不相信…… ” 他检查戒指。那戒指中间镶嵌着一颗黯淡无光的绿松石，周围镶着一圈不整齐的小绿松石，也是那种黯淡的蓝色。中间确实少了一颗。总监手上那颗补上去一丝不差。

总监问：

“ 你有什么话说呢？ ”

“ 我说，这颗绿松石是我戒指上的；戒指是柯斯莫·莫宁顿给的，是在我第一次救了他的命以后。 ”

“ 我们意见是一致的吧？ ”

“ 是的，总监先生，我们意见一致。 ”

堂路易·佩雷纳开始在屋里踱步，边走边思索。保安局的警察赶紧守住各个门口。照此看来，他明白他的被捕是肯定无疑的了。只要总监一声令下，马泽鲁队长就不得不揪住老板的领口。堂路易又朝昔日的伙伴扫了一眼。马泽鲁匆匆做了个哀求的手势，好像在说：“ 唉呀！您怎么还不说出凶手呢？还等什么？快呀，是时候了。 ”

堂路易微微一笑。

“ 那么，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呢？ ” 总监问道，还是从讯问一开始就用的那种声调，硬装得有礼，却不露任何情绪。“ 有……有…… ”

佩雷纳抓住一把椅子背，拖转过来，一屁股坐下，说道：“ 我们聊聊吧。 ”

他是带着这种态度、这种毅然决然的动作说的，使得总监似乎有点动摇了，喃喃说道：

“ 我还不明白…… ”

“ 总监先生，您会明白的。 ”

他慢慢地、字字清晰地说道：

“ 总监先生，事情很清楚。您昨晚准许了我的要求，这就极为严肃地使您承担了责任。因此，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并且马上查出罪犯。而那名罪犯，这就是我。至于理由，您并不缺乏，比如我在现场，门在里面关上了，马泽鲁队长在罪犯动手时睡着了，还有保险柜里发现的这颗绿松石。我承认，这些理由很压人。另外，还加上这条可怕的推测，害死弗维尔父子于我有利。因为只要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不存在，我就可以拿到两亿元。好极了。我只需跟您走，去拘留所……或者…… ”

“ 或者？ ”

“ 或者，把罪犯，真正的罪犯交到您手里。 ” 总监嘲弄般地笑着，掏出怀表。

“ 我等着哩。 ”

“ 总监先生，只要您给我一切行动的自由，我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查出凶手。决不会要很多功夫。再说，我觉得，查明真相值得花费一点耐心。 ”

“ 我等着哩。 ” 总监又说一遍。

“ 马泽鲁队长，请通知仆人西尔威斯特，总监先生要召见他。 ” 看到总监示意可以，马泽鲁走了出去。

堂路易解释道：

“ 总监先生，发现这颗绿松石，在您看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物证，对我来说，却是最要紧的启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颗绿松石肯定是昨晚跌落的，滚在地毯上。因此，只有四个人可能注意到它掉了，并且捡起来，并为了陷害我这个新敌手，把它塞进了保险柜。第一个是你们的人，马泽鲁队长……他，我们就不说了。第二个死了，就是弗维尔先生……他我们也不说了。第三个，是仆人西尔威斯特。我想跟他说几句话。不用多久。 ” 的确，西尔威斯特的陈述十分简短。仆人说，他一直守在厨房里，与一个贴身女仆和另一个男佣人玩牌，直到弗维尔夫人回来他去给她开门才离开。

“ 很好。 ” 佩雷纳说，“ 还问一句。您大概在晨报上读到了韦罗侦探的死讯，并且看到了他的肖像？ ”

“ 是的。 ”

“ 您认识韦罗侦探吗？ ”

“ 不认识。 ”

“ 可是他白天很可能来过这儿。 ”

“ 我不知道。 ” 仆人答道，“ 弗维尔先生有很多客人都是在花园接待的。他亲自给他们开门。 ”

“ 您没有别的话要说吗？ ”

“ 没有。 ”

“ 请告诉弗维尔夫人，总监先生将乐意与她说一会儿话。 ” 西尔威斯特退出去了。

预审法官和共和国检察官惊讶地凑近脑袋悄声交谈。总监叫道：

“ 怎么？先生，您不会断言弗维尔夫人有什么嫌疑吧…… ”

“ 总监先生，弗维尔夫人是可能见到我的绿松石掉落的第四个人。 ”

“ 那又怎么样？没有确凿证据，有权假设一位妻子会谋害丈夫，一位母亲会毒杀儿子吗？ ”

“ 我什么也没假设，总监先生。 ”

“ 那么？ ”

堂路易没有答话。总监毫不掩饰他的气恼。不过他又说：“ 叫她来就来吧。不过您不许开口，由我来问她。您说，我该问她什么话？ ”

“ 总监先生，只要问一句：除了她丈夫，弗维尔夫人是否还认识罗素姐妹家的其他后人。 ”

“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

“ 因为，如果这后人确实存在，那就不是由我，而是由他来继承那两亿元，因而也不是我，而是他将从弗维尔父子的死亡中受益了。 ”

“ 显然……显然…… ” 总监嘬嘴道，“ ……试试这条新线索也…… ”

话未说完，弗维尔夫人进来了。尽管她哭得眼皮发红，满面泪痕，一张脸却还是秀秀气气，楚楚动人。不过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而脑子中萦绕不退的惨景使她整个漂亮的身体，整个言谈举止，都隐隐透出某种焦虑和冲

动的意味。“夫人，请坐。”总监极为尊重地说，“请原谅我又来劳烦您。可是我们时间宝贵，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尽快为您失去的两个亲人报仇。”

她那秀美的双眼又滚出了泪珠。她抽泣一声，说：“既然司法机关要找我，总监先生……”

“是的，要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您的婆婆已经过世了，对吗？”

“是的，总监先生。”

“她是圣泰田人，娘家的姓叫罗素？”

“对。”

“伊丽莎白·罗素？”

“对。”

“您丈夫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这样，伊丽莎白·罗素就没有一个后人了，对吧？”

“对。”

“好。不过伊丽莎白·罗素有两姐妹，是吗？”

“是。”

“艾尔默利娜·罗素，姐姐，移居国外，以后再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另一个，妹妹，……”

“叫阿尔芒德·罗素。就是我母亲。”

“嗯？您说什么？”

“我说我母亲当姑娘时名叫阿尔芒德·罗素，我嫁的是我表哥，伊丽莎白·罗素的儿子。”

这真是地地道道的戏剧情节。

这样，姐姐家的直系后人伊波利特·弗维尔和儿子埃德蒙一死，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就转到了妹妹阿尔芒德·罗素这一支。而这一支迄今为止一直由弗维尔夫人所代表。总监和预审法官交换了一个眼色，然后两人又本能地转身望了望堂路易·佩雷纳。他没有动。

总监又问：

“夫人，您没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总监先生。我是独生女。”

独生女！这就是说，既然丈夫和儿子都已死亡，柯斯莫·莫宁顿的两亿元遗产就百分之百，无可争议地归她，归她一个人所有了。

官员们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可怕的，残酷的念头，怎么也摆脱不了：面前这女人是埃德蒙·弗维尔的母亲呀！总监先生观察堂路易·佩雷纳的反应，只见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句话，递给总监先生。

总监渐渐恢复了头天对堂路易的友好态度，读了这张纸条，思索片刻，便向弗维尔夫人问道：

“您儿子埃德蒙多少岁了？”

“十七岁。”

“您看上去这么年轻……”

“埃德蒙不是我的亲生子，而是继子，是我丈夫头一个妻子生的。她已经死了。”

“啊！……这样，埃德蒙·弗维尔……”总监喃喃说道，话没有说完……才过两分钟，形势就完全变了。在官员们看来，弗维尔夫人不再是那个

不可指责的寡妇与母亲，而突然变成了应该盘问的女人。尽管大家对她先就抱有好感，深表同情，尽管她的美貌如此迷人，但大家不可能不寻思，这女人会不会出于某种理由，比如说，独吞那笔巨额财富的贪心，而一时发狂，杀了丈夫和继子。不管怎样，问题明摆在那儿。必须把它解答出来。总监又问：

“您见过这颗绿松石吗？”

他把宝石递过去。她接过来，拈在手上，细细打量，毫不惊慌。“没见过。”她说，“我有根绿松石项链，从未戴过。但颗粒更大，而且每一粒形状都很规则。”

“这一粒，我们是在保险柜里找到的。”总监说，“是我们一个熟人戒指上的。”

“那么，”她立即答道，“应该找到那个人。”

“他在这儿。”总监说，指指堂路易。堂路易坐在一边，弗维尔夫人进来时不曾注意到。

她见到佩雷纳，浑身一战，惊慌地叫道：

“这位先生昨晚在这儿！和我丈夫聊天……喏，和那一位一起，”她指着马泽鲁队长……“应该问问他们，看他们是为什么事来的。您知道，既然这颗绿松石是他们中一个人的，那么……”暗示十分明显，只是多么笨拙！而且加重了佩雷纳这段论据的分量：“捡起这颗绿松石的人，昨晚见到我，并想陷害我。而除了弗维尔先生和马泽鲁队长，昨晚只有两个人见到我：仆人西尔威斯特和弗维尔夫人。这一来，仆人西尔威斯特就排除在外了，是弗维尔夫人把这颗绿松石放进保险柜的。”

总监又问：

“夫人，您能把那副项链给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它和我其他的首饰，都放在我的梳妆台里。我这就去拿来。”

“您就不必亲自跑了，夫人。您的女仆知道吗？”

“知道。”

“那么，马泽鲁队长陪她去取来。”

马泽鲁出去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大家都没说话。弗维尔夫人似乎沉浸在悲痛之中。总监一直在观察她。

马泽鲁带了一个大盒子回来。里面有许多小珠宝匣子和首饰。总监找到那串项链，细细打量，果然发现上面的宝石与那颗绿松石不同，而且一颗也不缺……

不过，他分开两个小匣子，取出一个也嵌着蓝宝石的头饰时，不觉做了个意外的手势。

“这两枚钥匙，是开什么锁的？”他指着两枚钥匙问道。那两枚钥匙与通花园的侧门钥匙形状相同。

弗维尔夫人仍然十分镇定。脸上不显丝毫惊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枚钥匙被人发现使她惊慌。她只是说：“我不清楚……老早就放在这里面了……”

“马泽鲁，”总监命令道，“拿去开开这张门。”马泽鲁执行了命令。门开了。

“的确，”弗维尔夫人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是我丈夫交给我的。我有两套……”

这些话说得再从容平淡不过，好像年轻女人还没意识到那冲她而来的可怕罪名。

她这种从容沉着最叫人伤脑筋。这是绝对清白无辜的表现，还是罪犯老奸巨猾，遇事不慌呢？难道这场戏她一点也不明白，她在其中无意识地扮演主角？抑或，她觉察到那可怕的指控渐渐从四面八方逼过来，以最恐怖的危险威胁着她？不过，既然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干出这种出奇的蠢事，把这两枚钥匙保存下来呢？大家脑子里都冒出一连串的问题。总监这样问道：“凶杀案发生的时候，您不在家，对吗，夫人？”

“对。”

“您去了歌剧院？”

“是的。后来又出席一个朋友艾尔辛格夫人的晚会。”

“司机送您去的吗？”

“去歌剧院，是的。然后我就让他回车库了。晚会出来是他去接的。”

“啊！”总监道，“从歌剧院到艾尔辛格夫人家，您是怎么去的呢？”

直到这时弗维尔夫人似乎才明白，她是一场真正讯问的对象，于是她的目光和神态显得有些不安。她答道：“我叫了一辆汽车。”

“在街上？”

“在歌剧院广场。”

“那么，是十二点？”

“不，十一点半。没散场我就出来了。”

“您急于赶到朋友家？”

“对……或者，不如说……”

她突然停住了，两边面颊涨得通红，嘴唇和下巴激动得直颤。她问：

“为什么问我这些事？”

“夫人，必须问这些事。有助于我们弄清案情。我请求您回答我的问题。您是什么时候到朋友家的？”

“我不太清楚……我没注意。”

“您是径直去的吗？”

“差不多是吧。”

“怎么？差不多？”

“对……我有点头晕，就叫司机开上香榭丽舍大街……树林大道……慢慢开……然后，又回到香榭丽舍……”她的话语越来越混乱，声音越来越模糊。到后来，她头一低，不出声了。

当然，她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她供认了。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人认为，她这么虚弱并不是因为悲痛。不过她显得这么疲惫，以至于人家可以说，她觉得自己完了，就干脆放弃抗争。现在她成了案情的焦点。大家对她几乎生出几分怜悯；她如此不善于自卫，使得大家都不忍心进一步逼她。

事实上，总监先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似乎胜利来得过于容易，反使他对穷追猛打产生了顾虑。

他无意识地看了佩雷纳。

佩雷纳递给他一张纸条，说：

“这是艾尔辛格夫人的电话号码。”

总监喃喃说道：

“对……的确……可以查证……”

于是，他拿起话筒，说：

“喂……请接卢浮宫 25—04。”

电话立即接通了。他对着话筒说：

“请问是谁？……膳食总管……啊！好……艾尔辛格夫人在家吗？……不在……先生呢？也不在……不过，我想，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是德斯马利翁先生，巴黎警察总监。我想了解一点情况。弗维尔夫人昨夜是什么时候到府上的？您怎么说的？……您有把握吗？……凌晨两点？……没早一点？……什么时候离开的呢？……十分钟以后，对吗？……好……那么，到达的时刻，您没说错吧？……我极为注重这一点……那么，确实是凌晨两点？……凌晨两点……很好。谢谢您。”

当总监转过身时，发现弗维尔夫人站在他身旁，极为焦急地望着他。在场的人脑子里都冒出一个念头：眼前这个女人要末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要末是个极为出色的演员，那张脸上显出完全清白的表情。

“您想干什么？……”她气急败坏地说，“这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解释吗？”

德斯马利翁先生只是问她：

“昨夜十一点半到凌晨两点，您在干什么？”这是个可怕的问题，问到了要害。言下之意十分明白：“在凶杀案发生的这段时间里，您要是不能准确地说明您在干什么，我们就有权认定，您与您丈夫和继子的被害有关……”她明白这一点，身子晃了几晃，低声抱怨道：“这真要命……这真要命……”

总监又问一遍：

“您在干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唉！”她仍是一口抱怨的语气，“你们怎么可能相信呢？……唉！不会的……不会的……这可能吗？你们怎么可能相信呢？”

“我什么都还没有相信，哪怕是……再说，一句话，您实话实说就是了。”

她嘴唇翕动着，猛地做了个毅然决然的动作，似乎鼓起了勇气，就要说出昨夜所干的事情，可忽然一下，她又显得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含含糊糊地吐出几个音节，就往扶手椅上一倒，猛烈地抽泣起来，一边发出绝望的叫喊。

这就是招认。至少是招认她无力作出说得过去的解释，以便结束这场讯问。

警察总监走到一边，和预审法官，共和国检察官低声交谈。佩雷纳和马泽鲁队长待在一起。

马泽鲁低语道：

“我刚才是怎么跟您说的？我知道您会想出法子的！啊！您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您抓着了要害！……”

想到老板排除了谋杀的嫌疑，再也不用与他的长官争来辩去纠缠不清了，马泽鲁就开心了。他几乎像敬重老板一样尊重长官。现在，大家和好了，“彼此仍是朋友。”马泽鲁觉得快活得透不过气来。

“会把她关起来，哎？”

“不，”佩雷纳道，“还没有足够的‘把柄’，可以把她抓起来。”

“怎么？”马泽鲁生气了，低声埋怨道，“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您不要放过她。不然，她会反咬一口，攻击您的！老板，给她来一下狠的，把她了了，这样一个鬼女人！”堂路易一直在思索。他想到

从四面八方向弗维尔太太逼过来的事实，想到前所未闻的巧合。那决定性的证据，将汇集所有事实，给起诉提供基础的证据，佩雷纳拿得出来。这就是那只扔在花园灌木丛中的苹果上的牙印。对司法机关来说，这就和指纹一样有效。尤其是可以用那块巧克力上的牙印来验证苹果上的牙印。不过他犹豫不决。他焦虑而关切地打量着这个女人，又觉得怜悯，又觉得厌恶。照种种迹象看来，是她杀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他应不应该放她一马？他有没有权利扮演这伸张正义者的角色？他要是弄错了怎么办？

这时德斯马利翁先生走过来，装出跟马泽鲁说话的样子，问佩雷纳道：

“您是怎么看的？”

马泽鲁点着头。堂路易回答道：

“总监先生，我想，这女人如果是罪犯，是有权自我辩护的，可她的辩护太笨拙了，令人无法相信。”

“这就是说……？”

“就是说，她大概是某个同谋手中的工具。”

“同谋？”

“总监先生，您记得昨天她丈夫在署里是怎么叫的吧：‘啊！那帮坏蛋！……那帮坏蛋！’因此，至少有一个同谋。马泽鲁队长也许跟您汇报了，我们昨天在新桥咖啡馆了解到，韦罗侦探在那儿的时候，有一个蓄着栗色络腮胡子，拄一根银柄乌木拐棍的男人也在那里，所以……”

“所以，”总监把他的话接过去说完，“我们今天根据简单的假定，把弗维尔太太拘捕，就有可能顺藤摸瓜，抓到同谋，是吧？”佩雷纳没有答话。总监若有所思地说：

“拘捕她……拘捕她……还需要一个证据……您没有发现什么痕迹？……”

“没有，总监先生。我的调查匆匆忙忙，确实粗略。”

“可我们的调查很细。我们把这间房彻底搜了一遍。”

“总监先生，花园呢？”

“也彻底搜了。”

“也那么细？”

“也许没那样细。不过我觉得……”

“我的感觉却相反，总监先生。凶手是从花园进来的，也是从花园出去的，或许留下了什么痕迹……”

“马泽鲁，”总监吩咐道，“您再去细细地搜查一遍。”马泽鲁出去了。佩雷纳又退到一边，听见警察总监反复对预审法官说：

“唉！只要有一个证据就行了！只要一个！这女人显然是罪犯。她太让人怀疑了！……还有，柯斯莫·莫宁顿的亿万家财……可是，另一方面，您看着她，她那张漂亮脸蛋显得那么诚实，她是那么痛苦，又像是清白无辜的。”

她一直在抽泣，身子一抽一耸的，有时猛地发作，拳头攥得紧紧的。有一阵，她紧紧抓着被眼泪打湿的手帕，塞在牙间，狠命地撕着，像有些女演员那样。佩雷纳看着她那一口湿津津亮闪闪稍大了一点的白牙在细麻布后面咬合着。他想到了苹果上的牙印。他极想知道那牙印与手帕上的牙印是否同一个人的。马泽鲁进来了。总监立即朝他走过去。马泽鲁把枝叶丛中拾到的苹果拿给他看。佩雷纳马上看出，总监对马泽鲁这一出人意料的发现和解释极为重视。

在场的官员们聚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堂路易已料到的。

总监先生回到弗维尔夫人身边。

这是结尾了。

他思考了一会，看这最后一仗该怎么打，然后，他说：“太太，您还不能告诉我们，昨夜您是怎么度过的么？”她努力压住抽泣，低声道：

“能……能……我坐汽车……兜风……有时，也下来走一走……”

“这事，我们是很容易查证的，只要找来司机一问……您不告诉我们，给我们的印象……可不大好，您得抓紧时机，打消这种印象……”

“我准备把什么都……”

“好吧。犯下谋杀案的那个人，或者那帮人中的一个，在一个苹果上咬了一口，随后就丢在花园里，我们刚才找到了。为了打消对您的假设，您能不能也同样咬一口呢……”

“哦！肯定可以，”她立即答应说，“只要能让你们相信……”总监把那只盛了三个苹果的果盘递给她。她抓起一只，送到嘴边。

这是个决定性的行动。要是两个牙印相同，那就证据确凿，无可否认了。

因此，她正要咬上去时，又突然停住了，好像害怕了似的……怕踩圈套？怕有暗藏的危险，要把她断送？不管怎么样，她这份犹豫，比任何事情都对她不利。因为她若是清白的，这样犹豫就叫人不可理解，若是罪犯，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太太，您怕什么？”总监先生问。

“不怕……什么也不怕……”她哆嗦着说，“我不清楚……我什么都怕……这一切是这样可怕。”

“可是，太太，我向您保证，我们要您做的事并不要紧，我相信，这对您只有好处。那么……？”

她把手往嘴边送，抬起一点，再抬起一点，缓缓地，显得还未打定主意。确实，照事情发生的方式来看，这场面是有些庄严、悲壮，让人心情沉重。

“我要是拒绝呢？”她突然问。

“太太，您完全有权利拒绝。”总监说，“可是何必这么做呢？我相信，您的律师会第一个劝您……”

“我的律师……”她结结巴巴地说，明白了这句话的可怕含义。蓦地，她狠下决心，脸都变了形，一副生死关头豁出去的样子，举起手，张开嘴，只见两排白牙一亮，就在苹果上咬了下去。“先生，我咬了。”她说。

总监朝预审法官转过身来。

“花园里找到的那只苹果，在您那里吧？”

“在这儿，总监先生。”

总监把两只苹果拿在一起比较。

大家围过来，关切地看着，异口同声地发出一声惊呼。两只牙印相同。

相同！当然，必须等到专家鉴定之后，才能确定所有细小之处，每颗牙齿的印痕是否完全相同。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两道曲线完全相似。两只苹果上的圆弧是一样的。两只半圆形都窄窄的，稍稍偏长，带点椭圆，几乎可以叠合在一起。牙印不大。这也是弗维尔夫人的颌部特征。

在场的人不作一声。总监先生抬起头。弗维尔夫人呆若木鸡，脸色苍白，吓坏了。纵使她的表情灵活多变，她的才华非同一般，能够表达恐惧、惊愕和愤怒的情绪，也无法让大家不相信眼前这不容置疑的铁证。

两个牙印相同：同一口牙齿在两只苹果上咬出来的。总监开口了：

“太太……”

“不，不……”她一阵疯狂，大声叫道，“不……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一场恶梦……一场恶梦，难道不是吗？您不会逮捕我吧？我，我要去坐牢！可是这是可怕……我干了什么？啊！我向您发誓，您弄错了……”

她两手抱住头。

“啊！我的头要爆炸了……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可我没有杀人……我什么也不知道。是您早上把一切告诉我的……我难道察觉了吗？我可怜的男人……还有那小埃德蒙，他是那样爱我……我也那样爱他……我为什么要害死他们？您说……您说呀？我害他们总要有动机……那么……那么……您答话呀！”接着，她又爆发出一股怒气，紧握拳头，气势汹汹地冲向官员们，吼道：

“你们只是刽子手……你们无权这样折磨一个女人！啊！多可怕呀！指控我杀了人……要把我抓起来……毫无根据！啊！可恶！……你们都是刽子手！尤其是你（她对佩雷纳说），是的，是你……我很清楚……你是……敌人……啊！我明白……你有道理……你昨夜在场，你……为什么不把你抓起来？为什么不说是你，你昨夜在这里……我不在这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概不清楚，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不说是你？”最后几句话含含糊糊，勉强才可听清。她没有一丝力气了，不得不坐下来。她脑袋垂到膝盖上，又放声哭起来。佩雷纳走过去，托起她的额头，望着她泪水横流的脸，说：“两只苹果上的牙印是一样的。毫无疑问，都是您留下的。”

“不是。”她说。

“是。”他肯定道，“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头一只苹果上的牙印，也可能是您在昨夜之前留下的，也就是说，您可能是昨天咬的这只苹果……”

她结结巴巴道：

“您相信吗？……是啊，也许，我觉得，我想起来……昨天早上……”

但警察总监打断她的话：

“太太，不必说了，我刚问了西尔威斯特……是他昨天晚上八点钟去买的苹果。弗维尔先生上床时，四只苹果好好地摆在果盘里。今早八点钟，果盘里只剩了三个。因此，花园里找到的这个就是第四个，这是不容置疑的。而这第四个昨夜被人咬过了，留下的是您的牙印。”

她语无伦次地说：

“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牙印。”

“可是……”

“这不是我的牙印……我凭我灵魂的永福发誓……我发誓，如果是我的，我就去死……是的，去死……我宁愿死，也不愿坐牢……我要自杀……我要自杀……”

她的眼睛发直。她挺直身体，努力想站起来，可是刚一离座，就转了几个圈，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当大家忙着照料她时，马泽鲁向堂路易使了个眼色，低声说：“老板，快走。”

“啊！解禁了。我自由了？”

“老板，您看看那人，刚进来不到十分钟，正和总监说话的那个。您认

识他吗？”

“妈的！”佩雷纳打量那面色红润的大胖子后骂道，“妈的！是副局长韦贝。”

韦贝一直盯着他不放。

“老板，他认出您了！他一眼就认出了亚森·罗平。碰上他，您就别想伪装掩饰了。他眼睛厉害得很。您跟他玩的那些花招，您还记得吧？您问问自己，看看他会不会施加报复。”

“他报告了总监，是吗？”

“当然。总监命令手下盯住您。您要是想开溜，就把您抓起来。”

“既然如此，也没什么办法了。”

“怎么，没什么办法？只要把他们甩掉就行了，利利索索地。”

“这又有什么用？反正我得回家，而我家在哪儿大家都知道。”

“唉！发生了这样的事，您还有胆子回家？”

“那我睡哪儿？睡桥下？”

“唉，雷打的！发生了这样的案子，一定会引起议论，您已经完全彻底牵扯进去了，大伙儿会掉转枪口，攻击您的，您难道不明白吗？”

“那怎么办？”

“怎么办？丢下这事别管了。”

“那杀害柯斯莫·莫宁顿和弗维尔的凶手呢？”

“警察会管的。”

“你真蠢，亚历山大。”

“那好，您又变回亚森·罗平，那看不见逮不着的亚森·罗平，像从前一样，亲自跟他们对着干。不过，我的好上帝，您千万不要再充佩雷纳！太危险了。也不要再公然管一件与您无关的闲事了。”

“亚历山大，你真是说得好。我跟这两亿元有关，还说是闲事。要是佩雷纳不坚守岗位，两亿元就会从他眼皮下溜走。好不容易能够堂堂正正地赚几个铜板，却拿不到手，你说这气不气人。”

“可他们要是逮捕您呢？”

“不可能。我已经死了。”

“亚森·罗平是死了。可是佩雷纳活着。”

“既然他们今天没抓我，我就平安无事了。”

“这只是推迟执行罢了。从现在起到将您逮捕为止，您的住宅将被包围。您将受到日夜监视。命令十分明确。”

“那太好了！我就是夜里害怕。”

“可是，妈的！您指望什么嘛？”

“亚历山大，我什么也不指望。我只是心里有底。我相信，现在没人敢抓我。”

“韦贝会不舒服的！”

“我才没把韦贝放在眼里哩。没有命令，韦贝什么也做不了。”

“可是命令，别人会给他下的！”

“盯着我的命令，是的，会下的；可是抓我的命令，不会的。警察总监在我的事儿上卷进来太深，不得不给我撑腰。再说，还有这一点，案子这样

复杂，这样不合逻辑，你们不可能查出结果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来找我。因为除了我，没有谁能斗得过这么厉害的对手。你和韦贝都不行。你们保安局的那批同事更不行。我等着你上门来请，亚历山大。”

第二天，司法鉴定证实，两只苹果上的牙印是同一个人的，那块巧克力上的牙印也是。

另外，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来证明，昨晚一位太太走出歌剧院时叫他，叫他一直开到亨利—马丁大道尽头，在那儿下了车。而亨利—马丁大道尽头离弗维尔公馆只有五分钟路。这个司机被带到弗维尔夫人面前，一眼就认出是她。她在那一带待了一个多小时，干了些什么呢？玛丽—安娜·弗维尔被送到拘留所。当晚，她就睡在了圣拉扎尔监狱。这一天，记者开始披露一些调查的细节，如发现了牙印等。不过他们不知道是谁的牙印。这一天，两家大日报发表的文章，用的就是堂路易·佩雷纳用来表示苹果上的牙印的两个字：虎牙。这两个凶险的字让人想到这个案子残忍、凶狠，充满了兽性。

四 铁 幕

叙述亚森·罗平的生平，有时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因为他的每一次冒险经历，都部分地为公众所了解，在当时都曾引起过哄动。倘若你想阐述那不为众人所知的部分，你就不得不把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儿从头细述一遍。

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我们必须在此把那一系列凶杀案在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激起的义愤再次提起。公众一下——因为两天之后，柯斯莫·莫宁顿遗产案就在报上披露了——就获知发生了四起凶杀案。毫无疑问，是同一个凶手，杀害了柯斯莫·莫宁顿、韦罗侦探、弗维尔工程师和他儿子埃德蒙。是同一个凶手，仿佛受到命运的报复，昏头昏脑，在两只苹果和一块巧克力上各咬了一口，留下了最不容抵赖，给人印象最深刻，让公众感到案情恐怖，不寒而栗的罪证：牙印——虎牙的印痕！在这场残忍的杀戮之中，在这场昏天黑地的悲剧最凄惨的时刻，终于从黑暗中突然冒出了最怪异的形象。这是个英勇的冒险家式的人物，聪明过人，洞察力惊人，在几个钟头里，就把一部分纠缠不清的头绪解开、理清。他预感到了柯斯莫·莫宁顿的被害，预告了韦罗侦探的死亡，亲自指导调查工作，把那个一口白牙和牙印正相吻合、就像首饰上宝石和托子严丝合缝一样的邪恶女人送交司法当局。在立下这些勋绩的次日，他拿到了一张百万元的支票，最终还可能获得一笔巨额遗产。

于是亚森·罗平复活了！

因为公众并没有看错人。他们凭着神奇的直觉，早在别人对案件认真研究，认为亚森·罗平的复活确有可能之前，他们就宣布：堂路易·佩雷纳就是亚森·罗平。

“可亚森·罗平早死了呀！”怀疑者反驳道。公众回答说：

“是呀，卢森堡边境附近一座小木屋烧毁了。从还在冒烟的灰烬下发现了多洛雷·克塞巴赫的尸体，还有一具男尸，警方认定是亚森·罗平。但一切迹象表明，这是亚森·罗平制造的假相。他出于一些秘不外宣的原因，希望人们以为他死了。一切迹象也表明，警方承认他已死亡，并使之合法，唯一的理由，就是想摆脱这个永远跟他们作对的人。至于迹象，有瓦朗格莱透露的秘密，他当时已经担任行政法院院长。还有卡普里岛的神秘事件。当时德国皇帝遇到塌方，被土掩埋，被一个隐修士救了出来。照德国人的说法，那个隐修士不是别人，正是亚森·罗平。”在这件事上，怀疑者又反驳道：

“就算是吧，可是请你们读读当时的报道。十分钟后，那个隐修士从台伯河岬角顶上投入水中。”

公众回答道：

“一点不错。可是他的尸体并没有找到。而且有一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一艘船在海上航行时，在沿岸地区救起一个向它发信号的人。那艘船是开往阿尔及尔的。因此，请你们比较一下日期，并注意二者之间的巧合：那艘船到达阿尔及尔没几天，一个叫堂路易·佩雷纳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那人，在西迪—贝拉贝加入了外籍军团。”

当然，报纸引发的这方面的论战是谨慎的。大家都怕这个人。记者们在各自的文章里都作了一定的保留，避免过于明白地肯定佩雷纳就是亚森·罗平。不过关于他在外籍军团当兵那一节，关于他在摩洛哥居住那一段，他们则作了报复，尽情地写了一通。德·阿斯特里尼亚克少校说了话。别的军官，

佩雷纳的别的战友也叙述了他们目睹的他的事迹。报纸发表了有关他的奖惩记录。而那本被称为《英雄业绩》的书几乎成了名人留言簿，其中每一页都在歌颂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事迹。三月二十四日，在梅狄乌纳，副长官波来克斯罚战士佩雷纳关四天禁闭，理由是“无视命令，在晚点名之后外出，打翻了两个哨兵，第二天中午才回来，带回了在一次伏击战中阵亡的中士的尸体。”

命令公文旁边是上校的批语：“上校命令对战士佩雷纳的处罚加倍，但对他的行为予以嘉奖，向他表示祝贺与感谢。”贝尔—勒希战斗之后，法尔代小分队面对一支四百人的摩尔人保安队的进攻，被迫且战且退。战士佩雷纳要求留在一个山口掩护撤退。

“您要多少人，佩雷纳？”

“一个也不要，中尉。”

“什么？！您打算一个人掩护大家撤退？”

“中尉，要是让别人和我一道死，我死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应他的要求，大伙给他留下十几支步枪，把剩下的子弹也分了一些给他。他那一份共有六十五发子弹。

小分队安全撤离了，再没受到滋扰。第二天，大家领着援军回到山口，发现那些摩洛哥保安队只是围着山口潜伏着，不敢靠近。阵地附近有六十五具尸体躺在地上。

大家把敌人赶走了。

在山口，大家发现战士佩雷纳躺在地上。

大家以为他死了。谁知他只是睡着了！！！！

他的子弹打光了。不过六十五发子弹弹无虚发。不过最超乎民众的想象的，是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叙述的达尔德比巴战斗的经过。在大家认为这场战斗失利的时候，却解了费茨城的围，在法国引起轰动。少校承认，这样一场战斗，其实是不战而胜，而且是由佩雷纳单枪匹马赢来的！清早，那些摩洛哥人正在准备进攻时，佩雷纳抛出套马索，套住一匹正在原野上乱跑的阿拉伯马，飞身跃上，没有马鞍，没有缰绳，没有任何马具；而且他也没穿外衣，没戴军帽，没有武器，只穿了一件被风吹得鼓起的白衬衣，两手插在裤袋里，嘴上叼着烟，直朝敌人冲去！

他冲进敌人阵营，横冲直撞，在敌人营帐间表演了一系列马术动作，接着又顺着原路退回。

这次不顾性命的冲锋，叫人意想不到，让那些摩洛哥人大为骇异，他们的进攻也因此变得软弱无力，于是这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了胜利。

佩雷纳的英雄传说便是这样形成的（有多少英勇事迹可充作传说的材料啊）。它突出了他那超人的精力，不可思议的莽撞，惊人的奇想，勇于冒险的精神，身手的敏捷和冷静沉着。这样一个特别神秘的人物，很难叫人不把他当作亚森·罗平。他是亚森·罗平，但是一个崭新的亚森·罗平，一个功勋卓著、更高尚、更伟大、更理想、更纯洁的亚森·罗平。

絮谢大道双重谋杀案过去半个月之后的一天，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这个激起公众极强烈的好奇心，处处被人当作传奇人物谈论的堂路易·佩雷纳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在公馆周围走了一圈。这是一所十八世纪的房子，舒适、宽敞，坐落在巴黎郊区圣日耳曼的入口处，挨着波旁宫小广场。这是他连家具一起，从一个富裕的罗马尼亚人玛洛内斯库伯爵手里买下的。伯爵的

马匹、马车、汽车、八个仆人，甚至连女秘书勒瓦瑟小姐，他都留下了。他让勒瓦瑟小姐负责管理仆人，接待或打发访客、记者以及为公馆的豪华或为新主人的名气吸引而来的讨厌鬼或推销商。他检查过车库和马厩，穿过前院，上楼进了工作室，微微推开一扇窗户，抬头往上望。他的头上斜挂着一面镜子，能照见院子和院墙外波旁宫小广场的一边。

“唔！”他说，“这些倒楣警察还没走。都两个星期了。这样盯着我不放，我都烦了。”

他心情不好，便拿起信件来看。那些有关他个人的信他看过就撕掉，其余的，如求援信，要求见面的信，则在上面写下批语……

看过信，他摇铃叫人。

“请勒瓦瑟小姐把报纸给我送来。”

她从前给罗马尼亚伯爵当过秘书和读报员。佩雷纳让她养成习惯，给他读报上有关他的报道，每天早上向他报告有关弗维尔夫人的预审情况。

她总是穿一身黑连衣裙，身材姣美，气质优雅，很讨人喜欢。她的模样十分庄重，表情严肃，沉稳审慎，根本看不出她内心的活动。若不是那一头金发，不安分地髻曲着，衬着她的脸蛋，给那上面添上一点亮色和欢快，那她的表情就太严厉了。她的声音清亮、柔和、婉转，佩雷纳很喜欢听。不过，他对勒瓦瑟小姐的矜持有些不解，弄不清她对他，对他的生活，对报纸披露的他的神秘经历是怎么看的。

“有没有什么新消息？”他边问边浏览着文章标题：《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的意图》。

她读了有关弗维尔夫人的报道。堂路易发现：在这方面，预审没有进展。玛丽—安娜·弗维尔还是使用老办法，哭哭啼啼，不论人家问什么，不是显得十分气愤，就是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真荒唐。”他大声评论道，“没见过有人这样笨拙地为自己辩护。”

“可是，如果她确实是清白无辜的呢？”

勒瓦瑟小姐是头一次表明自己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或确切地说，对这个案子的意见。堂路易吃惊地看着她。“小姐，这么说，您认为她是清白的？”

她似乎准备回答，准备解释她的话的意思。好像在内心汹涌翻滚的情感推动下，她准备扯下平静淡漠的假面具，显出生气勃勃的面孔。可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努力，她克制住自己，只低声说道：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看法。”

“也许是吧。”他说着好奇地打量着她，“可是您有疑问……如果弗维尔夫人没有留下牙印，这疑问是可以成立的。可是您明白，那些牙印比签名，比罪犯的招供更有说服力。只要她对牙印作不出像样的解释……”

可是，不光是牙印，对别的事情，玛丽—安娜·弗维尔也没作出任何解释。另一方面，警方既没查出她的一个或几个同谋，也没查出，新桥咖啡馆的伙计给马泽鲁描绘过的那个戴玳瑁眼镜、拄乌木拐杖的家伙。那家伙的角色特别可疑。总之，整个案子仍是一团漆黑，没有照进一丝光亮。寻找罗素姐妹的日耳曼表亲维克托的工作也同样毫无着落。如果直系继承人都不在了，那么继承莫宁顿的遗产的人就是他了。

“就这些吗？”佩雷纳问道。

“不，”勒瓦瑟小姐说，“《法兰西回声报》上有篇文章……”

“与我有关？”

“我想是的，先生。文章的标题是：《为何不逮捕他？》。”

“这是针对我来的。”他笑道。

他拿起报纸，念道：

为何不逮捕他？为何要违反逻辑，使一种令正人君子大惑不解的非正常局面延续下去？这是人人都在思索的问题。我们偶然作的调查，使我们有可能确切地作出回答：亚森·罗平假死一年之后，司法当局发现，或者认为发现了亚森·罗平的真实身分。原来他名叫弗洛里亚尼，生于布卢瓦，失踪之后，在户籍簿弗洛里亚尼先生那一页上，有人批上了“已故”的字样，并且标明：“死时化名亚森·罗平。”因此，为了撕开亚森·罗平的伪装，不仅要掌握他还活着的不容否认的证据（这倒并非不可能），而且要转动最复杂的管理机器，取得行政法院的法令。

然而，行政法院院长瓦朗格莱先生似乎与警察总监意见一致，反对进行任何过于深入细致的调查，因为这样有可能引发高层人士惧怕的丑闻。要撕破亚森·罗平的伪装？重新与那该死的家伙去斗？还去冒失败与丢丑的危险？不，不行，一千个不行！

这样，便发生了这种前所未闻、无法接受、无法想象、让人气愤的事情：亚森·罗平，这个昔日的窃贼，屡教不改的惯犯，这个强盗头子，窃匪首领，今天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最可怕的活动，可以冒他人之名公开在市内居住。他为了不让人对自己的身分提出异议，指使人暗杀了四个碍事的人，又亲自收集伪证，把一个无辜妇女投入监狱；总之，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不可告人的阴谋，把莫宁顿的两亿元遗产拿到手。

以上就是丑恶的真相。把它披露出来是有益的。希望它能对事件的进展发生影响。

“至少，它会对写这篇文章的傻瓜的行为发生影响。”堂路易冷笑道。他把勒瓦瑟小姐打发走，要通了德·阿斯特里尼亚克少校的电话。

“是您吗，少校？您读了《法兰西回声报》上的那篇文章吗？”

“读了。”

“要那位先生用武器来补过，您也许很厌恶吧？”

“哦！哦！您是说决斗！”

“少校，不这样做不行啊。那帮拿笔杆子的胡说八道，把我搞恼火了。得把他们的嘴巴封住。他们那一帮人的账，就和这个家伙清算了。”

“您若执意要这样做话……”

“我坚决要这样做。”

于是谈判立即开始了。

《法兰西回声报》的社长表示，虽说那篇文章没有署名，送来的又是打字稿，而且发表时也没有经过他，他还是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当天下午三点，堂路易·佩雷纳由德·阿斯特里尼亚克少校、另一名军官和一名医生陪同，乘车离开波旁宫小广场他的公馆，来到亲王公园。后面紧跟着一辆出租汽车，里面坐满监视他的保安局警察。

在等对手到来之时，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把堂路易拉到一边：

“亲爱的佩雷纳，我也不问您什么话。人家发表的有关您的文章有多少属实？您的真名是什么？这些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您是外籍军团战士佩雷纳，这就够了。您的过去是从摩洛哥开始的。至于将来，我知道，不管会发生什么事，不管会受到什么诱惑，您的目的都是：为柯斯莫·莫宁顿报仇，保护他的继承人。只是，有一件事让我担心。”

“说吧，少校。”

“您要向我保证：不能杀他。”

“让他在床上躺两个月。”

“太久了。半个月吧。”

“遵命。”

两个对手站好位置。开第二枪时，《法兰西回声报》的社长胸脯中了一弹，倒在地上。

“啊！糟了，佩雷纳。”少校埋怨道，“您原来答应我……”

“我说话算话，少校。”

两个医生俯身观察伤者。

过一会儿站起来一个，说：

“不要紧……最多休息三星期。不过，要是再过去一厘米，就没命了。”

“是啊，可偏偏就是差了一厘米。”佩雷纳低声道。堂路易回圣日耳曼郊区，仍然被警察的汽车跟着。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特别困惑，给《法兰西回声报》那篇文章投下一道着实怪异的光。

回到公馆，他发现两只小狗在院子里。这是马车夫的狗，平时待在马厩里，很少出来。此时，它们在玩一只红线球，叼着球满院子跑，把线挂在台阶上，花坛边，到处都是。最后，线扯完了，露出里面的纸芯。堂路易正好路过，看见上面有字迹，就捡了起来，打开看。

他不禁浑身一颤，立即看出这就是《法兰西回声报》上那篇文章的底稿。文章是用蘸水笔写的，用的是格子稿纸，有划掉词句的杠杠，有添加的词句，有删掉的段落，有重写的部分。他叫来马车夫，问他：

“这个线团是从哪儿来的？”

“先生，这个线团吗？……我想，是从鞍具库里弄出来的吧……是米尔扎那鬼东西缠……”

“什么时候缠的？”

“昨晚，先生。”

“哦！昨晚……纸是从哪儿来的？”

“说实在的，先生，我不太清楚……我想找点什么来绕线团，……就从车库后面捡来这张纸。白天，公馆里的垃圾都堆在那地方，到天黑了再送到街上去。”

堂路易继续调查。他亲自出马或者请勒瓦瑟小姐出面盘问那些仆人。但什么也没问出来。不过事实是明白无误的：《法兰西回声报》上那篇文章是住在公馆里的某人，或与住在公馆里的某人有来往的人写的——捡到的草稿便是明证。

敌人在自己身边安插了内应。

可是，敌人到底是谁呢？想干什么？仅仅是要缉拿佩雷纳？整个黄昏，堂路易都心事重重，被自己身边的这个谜，尤其是被逮捕的威胁搞得烦乱不安。由于自己无所事事，他更觉得恼火。当然，他并不怕被抓，但这会使他的活动停顿下来。将近晚上十点钟，仆人来通报，说有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执意要见他。他让这人进来，发现他是马泽鲁，不过他已经乔装改扮，穿着一件旧大衣，都几乎认不出来了。他朝马泽鲁扑过去，就好像是扑一个猎物一样，使劲地摇撼他：

“你总算来了！我跟你说过，你们那帮警察，是破不了这个案子的。现在你找我来了吧？你给我坦白地说，大傻瓜！是啊……是啊……你来找我……”

啊！这件事真好笑……见鬼！我早知道你们没有胆量抓我，警察总监会让韦贝那小子不识时务的狂热冷一点的。首先，人家会逮捕用得着的人吗？算了，说这些废话干什么？上帝啊！你怎么这样一副蠢相！回我的话呀！你们怎么啦，快说呀。我给你数五下。你们的调查，你只要告诉我个大概，我就可以让你们一刀见血，捉住凶手。我拿着表，两分钟了。你说不说？”

“可是……老板……”马泽鲁傻愣愣地站着，结结巴巴道。“什么？还要我把话从你嘴里掏出来吗？说吧。我要动手了。是那个拄乌木手杖的人，对吧？是韦罗侦探遇害那天，人家在新桥咖啡馆见过的那人，对吧？”

“是的……确实。”

“你们发现了他的踪迹？”

“对。”

“那么，快告诉我呀！”

“是这样的，老板。那天不先是那个伙计注意到他。有一个喝咖啡的顾客也注意了他，而且是和他一同走出咖啡馆的。我找到了那个顾客。来到咖啡馆外面，他亲耳听见那人向一个行人打听去讷伊方向最近的地铁车站在哪儿。”

“太好了。到了讷伊，找几个人问问，就找到那家伙了吧？”

“不光查出了那家伙，还打听到了他的名字，老板。他叫于贝尔·洛蒂耶，住在鲁尔大街。只是，他早在六个月前就搬走了，留下一房家具，只带走两只箱子。”

“可是去邮局打听了吗？”

“我们去了邮局。听我们说了特征，一个邮局职员确认是他。他每过八天到十天来取一回信。信不多……一两封而已。他有好一阵没去了。”

“邮件上写着他的名字吗？”

“是几个字母和一个数字。”

“那职员能记起来吗？”

“记得。B.R.W.8。”

“就这几个。”

“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些。不过我的一个同事根据两个警察的证词，确信有一个戴玳瑁眼镜拄银柄乌木手杖的人，于双重谋杀案当晚十一点三刻左右，走出奥特伊火车站，往拉纳拉方向走去。您记得同一时刻弗维尔夫人也在那个街区，谋杀案发生在子夜之前一点儿……我断定……”

“够了，快走。”

“可……”

“快跑。”

“我们不再见面了？”

“半小时内，赶到那人的家门口。”

“哪人？”

“玛丽—安娜·弗维尔的同谋……”

“可您不知道……”

“不知道他的住址吗？可这是你刚告诉我的呀。理查德—华莱士大道八号。B.R.W.8这几个字母和数字不就是这意思吗？去吧，别呆头呆脑的了。”他把马泽鲁拨转身子，推到门外，让一个仆人领这个瞠目结舌的人出门。过了几分钟，他本人也出门了，把那些监视他的警察也拖在后边跟着走。

他钻进一幢有两个出口的楼房，让他们傻乎乎地等在外边，自己从另一个出口溜走，叫了部汽车直奔讷伊。他沿着马德里大街步行，走上理查德—华莱士大道，朝布洛涅树林的方向走。

马泽鲁在一个院子后面的三层小楼门前等他。院子两边，是邻宅的高墙深院。

“这就是八号？”

“是的，老板。可是您得跟我解释……”

“等一会，老伙计，让我喘过气来再说！”

他深深吸了几口空气。

“上帝啊！一动就不行了！”他说，“真的，我都锈蚀了……追缉这帮歹徒真有意思！怎么，你要我解释？”他挽起马泽鲁的手臂。

“听着，亚历山大，好好记住。当一个人选择几个字母作为留局待领的邮件地址时，决不会随意定几个，选的几乎总是有意义的，能让寄件人容易记起来的字母。”

“那么，这一回……？”

“这一回，马泽鲁，听你一说，我这个熟悉讷伊和布洛涅树林一带地形的人，立即就被 B.R.W. 那三个字母吸引住了，尤其是 W 那个英文字母引起我的注意。就像是幻觉似的，我的脑子里，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那三个字母所在位置，所代表的词。B 就是大道，R 和 W 就是英国人的姓名理查德和华莱士。亲爱的先生，这就是你们所不明白的原因。”

马泽鲁似乎还有一些犹疑。

“老板，您就这么相信？”

“我什么也不相信。我是寻找。我随便找一个基础建立假设……一个有可能是真的假设……我寻思……我寻思……我寻思，马泽鲁，这个小角落是个神秘的所在……这所房子……嘘……听……”

他把马泽鲁推到暗处。他们听见有声音：一扇门的吱嘎声。确实，一串脚步声穿过院子，来到大门前。外面的栅门开了。出来一个人。一盏路灯正好照亮他的脸盘。

“妈的！”马泽鲁低语道，“正是他。”

“果然，我觉得……”

“是他，老板。您看那根黑乎乎的手杖，那亮铮铮的手柄……您再看那副眼镜……还有胡子……老板，您怎么这么没眼力！”

“别出声，跟着他。”

那人穿过理查德—华莱士大道，转过拐角，上了马约大街。他走得很快，昂首挺胸，轻快地挥着手杖。他点燃一支烟吸起来。走到马约大街尽头，那人过了入市税征收站，就进了巴黎市区。环城铁路站就在附近。他朝车站走去，上了一列去奥特伊的火车。佩雷纳和马泽鲁一直跟着他。

“怪事。”马泽鲁说，“半个月前，他也是去那儿。有人就是在那儿见到他的。”

那人下了火车后，沿着旧城墙走，一刻钟工夫，就到了絮谢大道，接着马上又到了弗维尔公馆。工程师弗维尔和他儿子就是在公馆里被人谋杀的。

走到公馆对面，他登上城墙，面朝公馆正墙，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接着，又继续行路，来到米埃特，进入黑魆魆的布洛涅树林。

“动手吧，勇敢点。”堂路易加快步子，说。马泽鲁拉住他，问：

“您说什么，老板？”

“唉！扑过去，掐住他的脖子。两对一，时机再好不过了。”

“怎么！可这不行！”

“不行！你怕了！好吧，我一个人干。”

“唉！老板，您别想这样干。”

“为什么？”

“因为不能无缘无故抓人。”

“无缘无故？抓他那样一个歹徒，杀人犯，你还要什么缘什么故？”

“既然不是现行犯罪，行凶杀人，我就必须要有东西才能抓人。”

“要什么东西？”

“一张逮捕证。”

在佩雷纳听来，马泽鲁的语气是如此老实，回答的话是如此可笑，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没有逮捕证？可怜的小乖乖！好吧！你会看到我要不要逮捕证的！”

“我什么也不看。”马泽鲁叫道，紧紧拉住佩雷纳的手臂，“您不能碰那人。”

“他是你妈？”

“瞧您，老板……”

“可是，我的大老实人，”堂路易气坏了，训道，“我们要是错失良机，又上哪儿去找他呢？”

“容易得很。他会回家的。我通知警察分局长。让他们给总署打个电话。明早……”

“要是鸟飞走了怎么办？”

“我没有逮捕证。”

“我给你签一张，行吗，白痴？”

堂路易忍着不发火。他清楚地感到，他的这些理由，在马泽鲁的固执面前碰得粉碎。如果必要，这个老牛筋甚至会保护对手，而反对他的。于是他只是用教训般的口气说道：“一个糊涂虫加上你，等于两个糊涂虫。想凭那些破纸、签名、逮捕证当警察的人，都是糊涂虫。小家伙，当警察，凭的是拳头。只要发现敌人，就要上去揍。不然，你就只能揍空气。好吧，就到这儿吧，晚安。我要去睡了。事情有了结果，就打个电话告诉我。”

他回到家，因为在行动上没有自由，受制于别人的意志，或确切地说，别人的软弱，心里大为不快，十分窝火。不过，第二天一早，一觉醒来，他忽然想去看看警方是否逮着了那拄乌木手杖的家伙，尤其是想看看需不需要他协助，于是赶快穿衣。

“我要不赶去援助，他们又会被耍了的。这种仗，他们打不赢的。”

正好马泽鲁打电话来找他。他赶忙跑到二楼一个小房间。房间黑乎乎的，是前面那个房主隔出来的，只与他的工作室相连。他开亮电灯。

“是你吗，亚历山大？”

“是的，老板。我在一个酒铺里，离理查德—华莱士大道那房子不远。”

“那家伙呢？”

“鸟在巢里。不过是时候了。”

“哦！”

“是的，他箱子都准备好了，准备今天出门。”

“你怎么知道的。”

“从做家务的女佣嘴里。她刚进了他家，等会儿会给我们开门的。”

“他就一个人住？”

“对。那女佣白天给他做饭，晚上回自己家。他搬到这里以来，没有人来访，只有一个蒙面纱的女人来过三次。那女佣认不出她的模样。据女佣说，那男的是个学者，整天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

“你有逮捕证了？”

“对。我们就要动手了。”

“我就赶来。”

“不行！是副局长韦贝指挥行动。喂！您大概不知道有关弗维尔夫人的消息吧？”

“有关弗维尔夫人？”

“对，昨夜她想自杀。”

“嗯？！她想自杀？”

佩雷纳惊叫一声，几乎同时，他也听到有别人也叫了一声，就像近处传来的回声，他大为诧异。

他手握话筒，回过身来，只见勒瓦瑟小姐在他办公室里，离他只有几步远，神情紧张，面色苍白。

他们对视一眼。他正要问她，她已经走开了。“她为什么要听我打电话？”堂路易寻思，“为什么神色这样恐慌？”

马泽鲁继续说：

“她早就说过，她会想方设法自杀的。可她还少了点勇气。”佩雷纳问道：

“怎么？”

“我以后说给您听吧。有人在叫我。千万不要来，老板。”

“不行，”他明确回答，“我要来。无论如何，我来观看捕捉猎物坏不了什么大事，毕竟是我发现他的洞穴的。不过你不要担心，我不会出头露面的。”

“那您就快来，老板。我们要进攻了。”

“我就到。”

他立即挂上听筒，转过身，准备走出小房间。突然他一退，碰到最里面的墙壁。

就在他要跨过门槛时，头顶上什么东西滚动起来。他刚来得及往后一跳，一道铁幕——一块铁板就猛地从天而降，在他面前劈下。

再迟一秒钟，这巨大的铁板就把他劈死了。他手上都感到了铁板劈下时带起的飕飕冷风。他也许从没这样恐惧过。他吓得魂飞魄散，呆若木鸡，头脑里一片混乱，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朝铁板撞去。

可是他马上明白，铁板固若金汤，根本不可逾越。这是一块完整的厚铁板，不是一块块拼接的，死沉死沉，十分坚硬，因为年深月久，泛起一层暗绿的油光，这里那里，长着点点锈斑。从右到左，从上到下，铁板都嵌在窄窄的槽子里，不露一丝缝隙。他被关在里面了。他猛地发狂，使劲擂着铁板，呼唤勒瓦瑟小姐。她要是还没有离开工作室——铁板落下时她肯定没有走——应该听得见声音的。她大概已经听见了，正在往回走，她将发出警报，并且来救他。

他屏息静气，听着。什么动静也没有。无人回应。他的声音碰到天花板和几面墙壁，又弹回来。他觉得整座公馆，客厅，楼梯间，前厅，都听不到他的求救声。

可是……可是……勒瓦瑟小姐呢？“这是怎么回事？”他思忖，“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他不擂门了，也不叫喊了，又想起年轻姑娘那奇怪的态度，想起她慌乱的神色、惊恐的眼睛。他弄不明白那看不见的机关是怎么发动的，那可怕的铁板是怎么阴险地无情地朝他砸下来的。

五 拄乌木手杖的人

在理查德—华莱士大道，保安局副局长韦贝、探长昂瑟尼、马泽鲁队长、三个侦探，以及讷伊警察分局局长聚集在八号的栅栏门口。

马泽鲁注意着马德里大街。堂路易应该从这边过来。可是电话通过以后，半个钟头过去了，他还不见人影，马泽鲁开始觉得奇怪了。他再也找不到理由推迟行动了。

“该动手了。”副局长韦贝说，“女佣在一个窗户向我们示意：那家伙正在穿衣。”

“为什么不趁他出来时再捉呢？”马泽鲁提出不同意见，“只要一出手就可把他逮住。”

“要是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出口，他从那儿跑掉呢？”副局长说，“这样老奸巨猾的家伙，可得提防点。不，还是去窝里抓保险。”

“可是……”

“马泽鲁，您这是怎么啦？”副局长把他拉到一边问道，“您没见到，我们的人早已忍不住了？那家伙让他们坐立不安。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放出去，就像去捉一只猛兽。再有，等会儿总监要来，我们先得把他抓住。”

“总监会来？”

“对。他想亲自审问。这个案子搅得他吃不香睡不好。就这样吧，准备进去！准备好了吗，小伙子们？我摁铃了。”果然，铃响了。女佣跑来，打开一条门缝。

尽管有令在先，绝对保持安静，以免过早惊动对手，但大家对那家伙心存怯意，还是哗啦一下把门推开，呼地一下全涌进了院子，举枪准备射击……这时三楼有人推开一扇窗户，叫道：“出了什么事？”

副局长没有回答，带着两个警察、探长和警察分局局长冲进屋内。另有两人守在院子里，防止那人逃跑。

副局长在二楼遇上了那人。那人衣着整齐，戴着帽子走下楼来。副局长喝道：

“站住！别动！你是于贝尔·洛蒂耶？”

那人显得有些慌乱。五支手枪对着他。不过，他脸上并未露出惧色，只是问道：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来此执行法律。这是逮捕证，要逮捕你。”

“逮捕我的逮捕证？！”

“逮捕于贝尔·洛蒂耶，家住理查德—华莱士大道八号。”

“可这真荒谬！……”他说，“真叫人难以相信……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理由？……”

不容他稍作反抗，警察们便扭住他的双臂，将他带进一间大房子。里面有三张藤椅，一张扶手椅，一张堆满厚书的桌子。“坐那儿。”副局长喝道，“不许动。只要动一动，就让你好受……”

那人不再抗议。他被两个警察揪着领口。他似乎在思索，在试图理解突然逮捕他的秘密原因。他长着一张精明的脸，栗色大胡子闪着稍带棕红色的光泽。眼镜后面两只灰蓝色的眼睛不时射出凶光。他肩膀宽宽的，脖子粗壮，表明他很有气力。“给他戴上镣铐吧？”马泽鲁问副局长。

“稍等一会儿……总监到了，我听见了……您搜了他的身吗？没有武器吧？”

“没有。”

“没有什么药片、药瓶吧？没有可疑之物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

警察总监一到，就一边打量那人的面相，一边与副局长低声交谈，听他讲述捉人的经过。

“干得漂亮。”他说，“我们早就要逮他了。两个同谋都抓到了，只要他们一招供，案情就清楚了。这么说，他没有抗拒？”

“没有，总监先生。”

“还是得严加看守。”

那人一声不吭，始终是一副思索的神态，仿佛闹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当他得知新来的人是警察总监以后，便抬起了头。德斯马利翁先生问他：

“不必宣布逮捕你的原因了，对不对？”

他以尊重的语气回答：

“对不起，总监先生，正好相反，我想请您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肯定是你们警察搞错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大概，您说上一句话，就可以消除误会。我希望您能说……我要求您说……”

总监耸耸肩膀，说：

“你涉嫌参与了谋杀弗维尔工程师和他儿子埃德蒙的罪行。”

“伊波利特死了？！”

他声音低沉地反复说着，紧张得发抖：

“伊波利特死了？您说什么？这可能吗？他是怎样死的？被人谋杀？埃德蒙也一样？”

总监又耸耸肩膀。

“你称呼弗维尔先生直接叫名字，单是这一点，就可看出你与他关系很亲近。就算你没参与谋杀他的罪行，这半个月来的报纸天天有案情报道，你从那上面也应该知道了。”

“我从不读报，总监先生。”

“嗯！你还会说……”

“这可能不像实话，但确实如此。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一项大众化产品的科研上，对外面的事情毫无兴趣也无暇顾及。因此，我敢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说我这么些年来看过一张报纸。这就是我有权说不知道伊波利特·弗维尔被杀的原因。我早就与他熟识，但后来闹翻了。”

“为什么缘故？”

“家事……”

“家事！你们是亲戚？”

“对。伊波利特是我表兄。”

“你表兄？弗维尔先生是你表兄？可是……可是……弗维尔先生和他太太是伊丽莎白和阿尔芒德两姐妹的子女。两姐妹从小与一位叫维克托的德国表亲一起生活。”

“对，维克托·索弗朗，是罗素的外孙。维克托·索弗朗在外国成了家，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十五年前死了，另一个就是我。”德斯马利翁浑身一震，

情绪十分激动。这人若是讲的真话，若真是警方尚未找到的维克托的儿子，那么，他们现在逮捕的，就是美国人柯斯莫·莫宁顿的最后一个继承人，因为弗维尔先生父子已经遇害，弗维尔夫人可以说被证实犯了谋杀罪，失去了继承权。这个沉重的罪名虽然没有强加给他，却使他感到十分迷乱。那人又说道：

“ 总监先生，我这番话让您感到惊讶。也许，您会发现听信了错误的情报，害得我被捕吧。 ”

他不慌不忙地说着，彬彬有礼，声音清亮，语调优雅，似乎并没有觉察到他这番话反而证实了对他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总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只是问道：

“ 那么，你的真名是……？ ”

“ 加斯通·索弗朗。 ”

“ 那你为什么要用于贝尔·洛蒂耶这个名字呢？ ” 那人身子微微一晃，却能没逃过德斯马利翁先生那双犀利的眼睛。他弯腰撑住两条腿，两眼一个劲儿地眨着，说：“ 这与警察无关，是我个人的事。 ”

总监笑道：

“ 这理由就说不过去了。要是我问你为什么隐藏起来，为什么搬离鲁尔大街的寓所，也不留下新居的地址，为什么要到邮局去领取写着缩写字母的邮件，你也这样回答我吗？ ” “ 对，总监先生，这都是私事，只与我个人的良心有关。这方面的事，您不必盘问我。 ”

“ 你那个同谋也正是这样回答我们的。 ”

“ 我的同谋？ ”

“ 对，弗维尔夫人。 ”

“ 弗维尔夫人？ ”

加斯通·索弗朗又叫了一声，和听到工程师的死讯时一样，但显然更惊讶，更不安，脸都变了形。

“ 什么？……什么？……您说什么？玛丽—安娜……不是她，对吧？这不是真的吧？ ”

德斯马利翁先生认为不必回答。因为他装出不知道絮谢大道惨案的样子显得十分愚蠢幼稚。

加斯通·索弗朗眼神惊慌，不由自主地嗫嚅着：“ 这是真的吗？她跟我一样，也是被一种误会害了？你们也许把她逮捕了？她！她关在监狱里！ ”

他扬起攥得紧紧的拳头，似乎在威胁包围着他的不知名的敌人，威胁不但迫害他，还谋杀了伊波利特·弗维尔，又把玛丽—安娜送交司法当局的敌人。

马泽鲁和昂瑟尼探长狠狠制住他……他做了个反抗的动作，似乎想推开扭住他的人，可是转瞬间他就放弃了反抗，颓然倒在椅子上，双手掩住面孔。

“ 多么神秘的事情！ ” 他结结巴巴地说，“ 真不明白……真不明白…… ”

他不说话了。

总监对马泽鲁说：

“ 和弗维尔太太的戏一模一样。同一类角色，同样的演技。看得出他们是亲戚。 ”

“ 对他得防着点，总监先生。眼下他刚被捕，十分沮丧，可是当心他醒过来！ ”

韦贝副局长几分钟之前出去了，这时又进来了。总监问他：“都准备好了？”

“对。总监先生，我叫出租车一直开到栅门口，就停在您的汽车旁边。”

“你们有多少人？”

“八个。警察分局又派了两个人来。”

“你们搜过房子了。”

“对。再说，房子里几乎是空的。只有几件必不可少的家具。卧室里有一擦擦纸张卡片。”

“好。把他带走，加强监视。”

加斯通·索弗朗乖乖地跟着韦贝副局长和马泽鲁走了。走到门口，他转过头来：

“总监先生，既然你们要搜查，我就请你们别弄丢我卧室里的纸张卡片。那是一些摘录、笔记，是我熬了多少夜才做出来的。再有……”

“再有什么？”

“唉！总监先生，我是想说……有些事情……”他在斟酌着措辞，似乎害怕用词不当，引来不利后果。最后他猛地下了决心：

“总监先生，这里……有个地方……收了一包信，我看得比性命还宝贵。这些信的意思要是理解反了，也许会成为攻击我的武器……不过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收好……必须收好……您明白……那里面有些极为重要的文件……拜托您了……总监先生，我只拜托您一个人。”

“它们在哪儿？”

“藏信的地方很容易找到。只要登上我卧室上面的阁楼间，摁一下窗户右边的钉子……那钉子看起来无用，其实是暗箱的按钮。暗箱就在墙外，一片石板瓦下面，和檐槽并排。”他由两个警察押着，开始往外走。总监拉住他们。“等一下……马泽鲁，去阁楼间看看。把信给我取来。”马泽鲁遵命去了，过了几分钟空手回来了，他没有能开动机关。总监让昂瑟尼探长与马泽鲁带上那人一起上去，看机关怎么开动。

他本人则和韦贝副局长留在一楼，等着搜查结果并开始观看桌上堆放的书的名字。

这是一些科技书，其中有化学书籍：《有机化学》、《化学与电的关系》。书页边的空白上都写了批注。他正翻看一本的时候，忽然听到几声叫喊，赶紧想跑出去看看，还没等跨出门口，楼梯间就传来一声枪响，跟着有人疼得号叫起来。

接着又是两枪。接着是叫喊声，打斗声，又响了一枪……总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梯，身体出乎意料地敏捷，副局长紧随其后。他们跑过二楼，上了三楼：上面的楼梯要窄一些，陡一些。

刚一转弯，总监就碰到一个趑趄趑趄的人倒在他怀里：是马泽鲁，他受了伤。

阶梯上，躺着探长昂瑟尼，他已经不动了。

上面，一个小门洞里，加斯通·索弗朗面目凶狠地举着枪，乱放了第五枪。接着，他看见总监，赶忙屏息瞄准。总监看见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的脸，心想这下完了。正在这节骨眼上，他身后传来一声枪响，索弗朗手中的枪还没来得及开，就掉在地上。总监像在梦中一样，看见一个人，那救了自己的人，跨过探长的身体，把马泽鲁推到墙边，领着几个警察往上冲。总监

认出来了，他就是堂路易·佩雷纳。

堂路易迅速冲上阁楼，索弗朗往后退。一转眼就跃上窗口，从三楼往下跳去。

“他跳下去了？”总监跑上来问，“抓不到活的了？”

“总监先生，死的活的都抓不到了。您瞧，他爬起来了。这些家伙是有些惊人本领……他朝栅门跑去……只稍稍有些跛。”

“可是我的人呢？”

“嗨！他们听到枪声，都冲了进来，冲上楼梯，在照料伤员哩……”

“哼！这个恶魔，”总监低声骂道，“他这一次玩得不错。”确实，加斯通·索弗朗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阻挡。“抓住他！抓住他！”总监大喊。

沿着人行道停了两辆汽车。一辆是总监的专车，一辆是副局长叫来押送犯人的出租车。两个司机坐在座位上，一点也不清楚战斗的情况，但他们看见加斯通·索弗朗从楼上跳下来。总监的车里放了不少证物。司机随意抓起了那根乌木手杖，拿着这唯一的武器，勇敢地朝逃犯冲过去。

“抓住他！抓住他！”总监叫道。

司机与逃犯在院门口遇上了。两人交手的时间很短。索弗朗朝司机冲过去，夺过手杖，往后一抡，正打在司机脸上，手杖断为两截。他拿着手上剩的那截，夺门而逃。另一个司机和终于从屋里跑出来的三个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追赶的人离他有三十步远。有一个警察朝他放了几枪，都没有打中。

总监和副局长走下楼来，发现探长躺在二楼加斯通·索弗朗的卧床上，面色惨白。

他头上中了一弹，正在咽气。

几乎就在这时候他死了。

马泽鲁的伤不重，他一边让人包扎伤口，一边讲事情的经过：索弗朗把他们领上三楼，迅速把手伸进墙上挂在废弃不用的工作服和仆人围裙之间的一个旧挎包，掏出一支手枪，几乎顶着探长的头开了枪。探长倒下了。那杀人犯被马泽鲁抓着，使劲挣脱出来，朝他连开三枪，第三枪击中了他的肩膀。在这场警察局出动一批训练有素的警察，敌人被擒住、似乎逃生无望的战斗里，狡猾的敌人以前所未闻大胆，把两个对手带到一边，打死打伤，又把其他对手引到屋内，腾出了逃跑的通道，就这样跑掉了。

德斯马利翁先生气得脸发白，十分沮丧，咆哮道：“他耍了我们……那些信、暗箱、活动钉子……全是骗人的鬼话……啊！这强盗！”

他下到一楼，来到院子里。在大马路上，他遇到一个没追上杀人犯、气喘吁吁地走回来的警察。

“怎么样？”他焦急地问道。

“总监先生，他转到邻近一条街……那里有一辆汽车在等他……马达大概没熄火，因为一下子那家伙就坐车跑远了。”

“可是我也有汽车呀？”

“总监先生，您明白，车子发动起来要时间……”

“那辆车是租的吧？”

“对……一辆出租车……”

“我们要找到那辆车。司机看报后会来找我们的……”韦贝摇摇头说：

“总监先生，除非那司机不是一伙的。再说，就算我们找到了那辆车，

难道加斯通·索弗朗那号角色还不懂消灭痕迹么？总监先生，不会那么顺利。”

堂路易一声不响地参加了初次搜查，又留在马泽鲁身边陪了他一会儿。这时他说：“是啊，不会顺利的，尤其是明明逮住了的人都让他逃跑了。嗯，马泽鲁，昨晚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过，这家伙也确实厉害！他也不是孤家寡人，亚历山大。我敢肯定：他有一帮同谋……远的不说，我家就有……你明白吗，我家就有？！”他仔细问了索弗朗的态度和被捕时的细节，就回到自己位于波旁宫广场的公馆。

他要作的调查自然与一些奇怪的事情有关。如果说，加斯通·索弗朗在猎取柯斯莫·莫宁顿遗产过程中玩的阴谋值得他注意，那么勒瓦瑟小姐的表现同样让他惊讶。

他与马泽鲁通话时勒瓦瑟小姐那声惊叫，他是不可能忘记的，她那惊慌的面部表情他也忘不了。这不是他那句话，又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呢？他当时问马泽鲁说：“你说什么？弗维尔夫人想自杀？”事情明摆着，自杀的消息和勒瓦瑟小姐的惊慌之间，显然有一种联系，佩雷纳不能不努力探索答案。

他径直进了工作室，立即检查电话间的门洞。门洞是拱形的，约两米宽，很低矮，只挂着一幅绒布帘子。帘子几乎总是撩起来的，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帘子下边，在装饰用的葱形线脚之间，有一个活动按钮，一按，铁幕就落下来了。两个钟头以前，他就是碰上了这道铁幕。

他把铁幕收落了三四次。试验表明整套机械装置状况良好，没有外力操纵不可能自动落下。因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那姑娘想置他佩雷纳于死地呢？可是她这样做出于什么动机呢？他差不多就要摇铃唤她进来，决心问个明白。可是踌躇之后，终于没有摇铃。他从窗户里看着她缓缓地走过院子，柳腰款摆，步幅和谐。一缕阳光照亮她那满头金发。

上午余下的时间，他一直坐在沙发上吸烟……他不舒服，对自己，对事件本身都不满意。现在他在混沌中挣扎，不但没有发现一丝半缕真相的光亮，反而被搅得扑朔迷离、黑上加黑。他渴望行动，可是一旦动起来，就碰到新的障碍，让他无法实行自己的意愿，而且在这些障碍上，他看不出半点对手的个性特征。中午，他摇铃吩咐仆人送饭来。膳食总管端着托盘，走进工作室，激动地叫道：

“先生，警察总监前来拜访。”

这表明公馆上下都知道堂路易所处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嗯，”佩雷纳道，“他在哪儿？”

“下面，先生。我起初不知道……想通知勒瓦瑟小姐。可……”

“你能肯定？”

“这是他的名片，先生。”

佩雷纳接过来一看，上面果然印着：

居斯塔夫·德斯马利翁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借着头上的镜子，观察波旁宫广场的动静。有五六个人在广场上踱步。他认识他们，就是平常监视他的那些人。昨晚他把他们甩了，现在他们又来站岗了。“没有加人。”他寻思，“那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总监对我没有恶意。这正是我所料到的。我相信，我救了他的

命并不吃亏。”德斯马利翁先生走进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韦贝陪同他进来，甚至连佩雷纳应该得到的敬意也不屑于表示……

作为回答，堂路易装出没看见他的样子，只端上一把扶手椅。可是德斯马利翁先生手背在身后，在房里踱起步来，似乎要深思熟虑之后，才开口说话。

没人打破沉默。堂路易安详地等着。倏地，总监停住步子，问道：“离开理查德—华莱士大道以后，您是径直回的公馆吧，先生？”

堂路易接受了这种审问式的谈话方式，回答道：“是啊，总监先生。”

“待在工作室里？”

“待在工作室里。”

德斯马利翁先生停了停，又说：

“我是在您之后三四十分钟走的，坐汽车径直回了总署。我在那里收到了一封快信，您可以看看。您会注意到，信是九点半在交易所投邮的。”

堂路易接过快信，读到下边这些大写的句子：

谨通知您：加斯通·索弗朗逃走，与同伙佩雷纳会合。如您所知，佩雷纳就是亚森·罗平。亚森·罗平向您提供索弗朗的住址，是为了甩掉他，独吞莫宁顿的遗产。今早他们和好了。亚森·罗平告诉索弗朗一处安全的隐蔽住所。他们接头和同谋的证据很容易找到。索弗朗把他无意中带在手上的半截手杖交给亚森·罗平。您可以在佩雷纳先生工作室里找到那半截手杖，就在两个窗子之间的沙发坐垫下面。

堂路易耸耸肩。这封信十分荒谬，因为他没有离开工作室半步。他不慌不忙地把信折好，还给总监，没有附加任何评论。他打算让德斯马利翁先生完全掌握对话的主动权。总监问他：

“对这个指控，您怎么回答？”

“我不作任何回答，总监先生。”

“可它很明确，而且也容易验证。”

“很容易，总监先生。沙发就在两扇窗户之间。”德斯马利翁先生等了两三秒钟，接着走近沙发，拿起坐垫。那半截手杖赫然躺在一个坐垫下面。

堂路易忍不住做了个惊愕与气愤的动作。他压根儿也没想到会有这种奇迹。这件事弄得他措手不及，十分狼狈。不过他还是忍住了。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东西能证实这半截手杖就是加斯通·索弗朗拿在手里，无意中带出来的那半截。“另外半截在我这里。”总监说，“韦贝副局长在理查德—华莱士大道上捡起来的。喏，就是这个。”

他从大衣内袋里抽出那半截，去对这半截。

两截手杖正好对上，而且严丝合缝。

又是一阵沉默。佩雷纳有些窘困，就像那些老是被他这样折磨和欺侮的人一样。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加斯通·索弗朗是靠了什么神通，竟能在短短的二十分钟里，潜入这所房子，进入这间工作室？只有假定他在公馆里有一个同谋，事情才稍稍说得过去。“这件事推翻了我的预见。”他想，“这次我逃不掉了。我逃过了弗维尔夫人的指控，打消了绿松石的嫌疑，可是德斯马利翁先生不会同意我今天作一次类似的尝试的，加斯通·索弗朗和玛丽—安娜·弗维尔一样，也想通过把我拖进去，让我被逮捕，来把我排斥在战

斗之外。”

“喂，”总监不耐烦了，喝道，“回答呀，为你自己辩护呀！”

“不，总监先生，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

德斯马利翁先生跺着脚，抱怨道：

“既是这样……既是这样……你已经招认了……你已经……”他抓住窗户把手，就要往外推。只要吹一声哨子，警察就会冲进来，任务就完成了。

“总监先生，需要我叫您那些侦探吗？”堂路易问。德斯马利翁先生没有回答，放了窗户把手，又在房间里走起来。佩雷纳正纳闷他为什么这么犹豫时，猛一下总监又站在他前面，说：

“如果我把手杖看作无效的证，或确切地说，看作与你无关的事情，因为它毫无疑问证实了某个仆人的叛变，如果我只看重你对我们的帮助，总之，我让你自由，你觉得如何？”佩雷纳忍不住微笑起来。尽管出了手杖事件，尽管事情表面上对他不利，但在案子似乎变糟的时刻，事情还是朝着他一开始就预见到的方向。也就是他在絮谢大道调查时告诉马泽鲁的方向发展。人家还是需要他的。

“自由？”他问，“不再派人监视了？再也没有人跟踪我？”

“没有了。”

“要是新闻界继续围绕我的名字大做文章，要是有人利用一些无稽之谈、一些巧合，大造舆论，要是有人要求对我采取措施，怎么办？……”

“不会采取什么措施的。”

“那我没什么可担心的？”

“没有。”

“韦贝先生将放弃对我的成见？”

“他至少会像放弃了一样行动，对吗，韦贝？”副局长闷声闷气地咕哝几句。严格说起来，这不能算作同意。堂路易立即嚷道：

“那么，总监先生，我有把握赢得胜利，而且是按司法机关的需要和意愿。”

这样，局面就变了。经过一系列非同一般的事变，警方本身也不得不屈服于堂路易·佩雷纳的非凡素质，承认他已经干的和可能干的一切，决定支持他，向他求助，并且可以说，将领导侦破工作的大权交给了他。

这种尊敬是让人高兴的。可是这仅仅是向堂路易·佩雷纳表示的吗？难道亚森·罗平，那可怕的、桀骜不驯的亚森·罗平就无权要求自己的一份吗？难道能够认为，德斯马利翁先生心底并不承认这两个人物就是一个人？

只是警察总监的神态不容许对他的内心想法有丝毫怀疑。他向堂路易提议订一个条约，这类条约，司法机关常常不得不签订，以便达到目的。条约订立了，这方面的事就不需多说了。“你不问我什么情况吗？”总监道。

“要问的，总监先生。报上说，在倒楣的韦罗侦探口袋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那本子上记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私人帐目，开销啦，等等。哦！我忘了，还有一张女人相片……关于那张相片，我还没有得到半点情况……再说，我不认为她与案子有关，因此没把她告诉报社。喏，你瞧，就是这张。”

佩雷纳接过相片，浑身一颤。这点反应没有逃过德斯马利翁先生的眼睛。

“你认得这女人？”

“不……不……总监先生，我以为……不……只是有点相像罢了……也

许是一家人。让我再去查对一下，如果您能把相片留在这儿，让我晚上再还的话。”

“晚上再还？行。你就还给马泽鲁队长吧。另外，我要吩咐他与你商量商量，怎样侦破莫宁顿遗产案。”

这次的谈话到此结束。警察总监走了。堂路易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台阶上。

出门的时候，德斯马利翁先生回过头来，简单地说：“今早你救了我的命。要不是你，索弗朗这匪徒就……”

“嗨！总监先生，这种小事就别说了。”堂路易打断他的话。“是的，我知道，这种事你是做惯了的。不过，还是请你接受我的谢意。”

警察总监向他行了个礼，似乎是向那位货真价实的西班牙贵族，外籍军团的英雄堂路易致敬。至于韦贝，他将两手插在口袋里，像是戴了嘴套的狗一样从佩雷纳身边走过，仇恨地瞪了这个对手一眼。

“见鬼！”堂路易想，“只要有办法，这家伙是不会放过我的。”他从一个窗户看到德斯马利翁先生的汽车开走了。保安局的人马紧跟他们副局长，离开了波旁宫广场。包围撤除了。“现在，要动手了！”堂路易说，“没有人碍脚碍手。我可要甩开膀子干了。”

他把膳食总管叫来。

“给我上饭。另外，你告诉勒瓦瑟小姐，让她吃过饭就来见我。”他朝餐厅走去，上桌吃饭。德斯马利翁先生留下的那张相片，他放在旁边，侧着身子细细打量。

相片有些发白，磨旧了，就和所有在皮夹里或文件堆里抽来抽去的相片一样。不过相片中的人样子还是很清晰的。这是一个姑娘的肖像，她穿着舞会用的裙子，双肩双臂都裸露在外头，头上插着花和叶子，笑吟吟地，光彩照人。

“勒瓦瑟小姐，”他嘎嚅了几次，“真是她吗？”相片一角，有几个模糊不清的字母，他仔细辨认出“弗洛朗斯”几个字，大概是姑娘的名字。

他反复念着：

“勒瓦瑟小姐……弗洛朗斯·勒瓦瑟……她的相片是怎么夹到韦罗侦探的本子里去的呢？给这所房子的前主人、那个罗马尼亚伯爵读报的姑娘与这个案子是什么关系呢？”

他想起铁幕，想起《法兰西回声报》上那篇攻击他的文章，他在公馆里发现了文章的草稿。他尤其想到那半截手杖，那是怎么带进他工作室的呢？

他努力开动脑筋，想弄清这些事情，弄清勒瓦瑟小姐扮演的角色。他两眼紧盯着那张相片，心不在焉地注视着那漂亮的嘴巴，妩媚的微笑，优美的颈部，丰满圆润的肩膀。

门突然开了。勒瓦瑟小姐走了进来。

这时，佩雷纳倒了一杯水，送到嘴边，正准备喝。她抢上前几步，抓住他的手臂，夺过玻璃杯，砸在地毯上，摔碎了。“您喝了吗？您喝了吗？”她气急败坏地问。

他肯定地回答说：

“没有，我还没有喝。怎么啦？”

她结结巴巴道：

“那瓶里的水……那瓶里的水……”

“怎么？”

“那水里有毒。”

他一跃而起，使劲抓住姑娘的手，问道：

“有毒！您说什么？快说！您肯定有毒？”

尽管他很能控制自己，但听了这话后还是心惊胆战。他知道那帮歹徒用的毒药的效力，亲眼目睹了韦罗侦探和弗维尔父子的尸体，明白自己若是也服了毒药，决不可能免于一死。这种毒药可不会对谁好对谁坏，谁服了它都别想活。

姑娘不作声了。佩雷纳命令道：

“回答我的话！您肯定有毒？”

“不……只是我的想法……一种预感……肯定是偶然……”好像她后悔说漏了嘴，努力想作些弥补。

“哦，哦，”他嚷道，“可我还是想知道……您并不肯定这只瓶里的水有毒？”

“并不肯定……但是，它可能有……”

“可是，刚才……”

“刚才我确实是这样认为……不过，不……不……”

“要弄清楚不难。”佩雷纳说，伸手去拿水瓶。可她比他还快，一把把水瓶抓过来，砰地在桌上砸碎了。“您干什么？”他恼怒地叫道。

“我弄错了。因此，您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堂路易快步走出餐厅。他喝的水，是按照他的吩咐，从配膳室后部的滤水器取来的。配膳室在厨房过去，通往餐厅的走道尽头。

他跑到滤水器那儿，从一块搁板上取了只碗，斟了一碗水，顺着走廊，拐弯进了院子，唤小狗米尔扎过来。那只狗正在马厩那边嬉戏。

“喏，喝吧。”他把碗放在狗面前。

小狗喝了起来。

但它马上就不喝了，接着一动不动，四肢僵直，全身发硬，打了个激灵，嘶哑地哀叫了两声，转了两三个转，就倒在地上。“它死了。”佩雷纳摸摸它的头说。

勒瓦瑟小姐已经追了过来。佩雷纳转身对她吼道：“真的有毒……您知道……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她气喘吁吁的，等心跳缓了下来，才回答说：

“我看见另一条小狗在配膳室喝水，死了……去报告了司机和马车夫……他们都在马厩……然后我就跑来告诉您。”

“那么，没有什么可怀疑了。可是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说不能肯定呢？”

马车夫和司机从马厩出来了。佩雷纳拉起姑娘，说：“我有话要跟您说。去您那儿谈。”

他们走向走道的分岔口。在安装了滤水器的配膳室旁边，另有一条过道，通往三级台阶。台阶上面，是一道门。佩雷纳推开门。

这是勒瓦瑟小姐住的套间。他们进了客厅。佩雷纳把大门和客厅门都关紧。

“现在，我们好好谈一谈。”他坚决地说。

六 《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

公馆里有两座亭阁，是古代留下来的建筑，一左一右耸立在隔开正院与波旁宫广场的矮墙两边。两溜儿附属建筑，把这两个亭阁和院子深处的主建筑连在一起。

一边是车库、马厩、鞍具库，最后是作门房用的亭阁。另一边是洗衣房、厨房、配膳室和勒瓦瑟小姐住的亭阁。堂路易这是第一次进勒瓦瑟小姐的套房，虽然有些紧张和拘谨，却也感到愉悦。家具很普通，几把桃花心木的扶手椅和靠背椅，一张帝国时代毫无雕饰的写字台，一只独腿小圆桌，桌腿粗粗的，几个书架。可是窗帘布幔颜色浅淡，衬得房里明亮悦目。墙上挂着名画的复制品，是一些风景名胜的画片，如意大利的城市、西西里的庙宇……

姑娘站着。她恢复了沉着冷静，又显出那谜一般的面目。她的脸部没有一丝改变，表情是那样忧郁，因而是那样让人困惑。不过佩雷纳认为透过她的面容，能看出她激动的情绪，紧张的心理和纷扰喧动的感情，她便是再留神，也无法将它们掩饰得一丝不露。她的目光既不畏怯，也不咄咄逼人，似乎她并不怕作解释。堂路易半天没有开口。这真是怪事。他心里对这个女人有着最强烈的谴责，可是面对她时，却觉得难以启齿。他意识到这一点，不免有些气恼。他不敢指责她，也不敢明确说出心中所想之事，只是问：

“您知道今早屋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今早？”

“对，在我挂上电话的时候。”

“我知道了，是仆人们和膳食总管告诉我的。”

“在他们告诉您之前呢？”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她是说谎。她不可能不是说谎。可是她答话的声音是多么沉着！他说下去：

“我简略讲讲事情经过。我走出电话间的时候，隐藏在上部墙里的铁板突然砸下来，从我面前掠过。我发现推不动这坚不可破的障碍，就打算请一个朋友帮忙。我打电话给德·阿斯特里尼亚克少校。他立即赶来了，和膳食总管一起，把我解救出来。仆人们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先生。我那时回了房间，所以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也不知道少校来了。”

“好吧。不过，我出来以后才知道，膳食总管，还有公馆里所有的仆人，也包括您，都知道有这么一道铁幕。”

“当然知道。”

“是谁安的。”

“玛洛内斯库伯爵。我听他说，大革命时，他的曾外祖母住在这个公馆里。她丈夫那时已上了断头台。她就藏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一个月。那时候，铁幕外边还遮着一层细木护壁板，和房间里的一样。”

“大家都没有告诉我，真遗憾，因为只差一点点我就被砸死切断了。”这种可能性似乎并没有让姑娘感动。她说：

“最好检查一下机关，看看是怎么发动的。东西太旧了，运转不灵了。”

“机关运转状况极好。我看过了，心里有底。决不是偶然失灵造成的。”

“那是什么造成的呢？”

“是哪个暗藏的敌人在害我。”

“有人见到他了吗？”

“只有一个人可能见到了他。就是您。我接电话时，您正好在我的工作室里。说到弗维尔夫人时，我还听到您惊叫了一声。”

“是的，我听到她自杀的消息，十分惊骇。我很同情这个女人，不管她有罪还是无罪。”

“您就在那门洞旁，伸手就碰得到机关，害我的人不可能逃过您的眼睛。”

她垂下眼帘。也许微微有点脸红。她说：

“照我看来，我是事故之前几秒才出来的，至少应该撞见他才对，可我真的确实没见到。”

“那自然喽。”他说，“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奇怪……觉得不可能，就是铁幕砸下来的巨响，还有我的大声呼救，您都没有听见。”

“我也许出来时把工作室的门带上了，因此什么也没听见。”

“那么，我该推测，那时候有个人藏在我的工作室里，而且那个人是制造絮谢大道双重谋杀案的匪帮的同谋，因为警察总监刚才在我的沙发坐垫下面，发现了属于其中一名匪徒的半截手杖。”她显得十分吃惊。看来这件事她确实一无所知。佩雷纳走近她，盯着她的双眼，说：

“至少您得承认，这事很奇怪。”

“什么事很奇怪？”

“这冲着我来的一连串事件。昨天，我在院子里发现了那篇草稿——《法兰西回声报》上那篇文章的草稿！今天早上，先是我出门时铁板砸下来，接着是那半截手杖……接着……接着是刚才，那瓶毒水……”

她点点头，低声说：

“是啊……是啊……是有一连串的事……”

“一连串的事！”他加重语气说，“毫无疑问，我应该把它们看成是那个最无情最无耻的敌人的直接干涉。他的出场得到了证实。他的行动持续不断。他的目的显而易见。他想通过那篇匿名文章，通过那截手杖，把我拖进去，让警方逮捕我。他让铁板砸死我，或至少把我在那小房间里关几个钟头。现在，他又下毒了，阴险地、卑鄙地想毒死我。今天他往我的水里下毒，明天就会往我的食物里下毒……然后，就会动刀，动枪，或者拿绳子把我勒死……不论什么……只要能让我消失……因为他们所希望的，就是把我除掉。我是他们害怕的对手，有朝一日将发现他们的秘密，把他们想抢走的亿万金钱装进腰包。我是半路杀进来的人。在莫宁顿那笔遗产前，有我在站岗放哨。这下轮到我了。已经死了四个人。我将是第五个。加斯通·索弗朗已经作出了决定。是加斯通·索弗朗或另一个家伙在操纵整个阴谋。而在这个公馆里，在广场心脏，在我身边，就有同谋在监视我，跟踪我，在我的影子里生活。他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点下手袭击我。唉！我受够了。我想知道他是谁。我要弄清楚，我会弄清的。”

姑娘往后退了一点儿，靠在独脚小圆桌上。

他往前走了一步，一边仍然盯着她的双眼，一边在她不动声色的脸上寻找慌乱、不安的迹象。他更凶狠地又说一遍：“这个同谋，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一定要把我害死呢？”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也许并不像您以为的那样，有

什么阴谋……而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他习惯用“你”来称呼他看作敌人的人。他多想用这种口气对她说：

“美人儿，你在说谎，你在说谎。那个同谋，就是你。只有你听到我和马泽鲁通电话，只有你才可能去救加斯通·索弗朗，坐在汽车里在大马路的拐角上等他，并和他串通好，把那半截手杖带这里。美人儿，想杀我的正是你。为了我不清楚的原因。在暗中袭击我的，正是你。”

可是这番话他对她说不出口。他为自己不敢愤怒地喊出这些有根有据的事实而十分气恼，忍不住抓起她的手，使劲捏着，并且狠狠瞪着她。他的整个神态都在谴责这个女人，连最尖刻的言辞也没有这样强烈。

但他马上又控制住自己，松开捏紧的手。姑娘立即把手抽了回去。那动作里分明带着仇恨和反抗。

堂路易说道：

“好吧。我再去问问仆人。如果需要，我会把那些可疑的家伙撵走的。”

“您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她立即说，“不应该这样……我了解他们。”

她会为他们辩护？她知道这些仆人是无可指责的。她自己拒不承认事实，顽固不化，眼看要牺牲这些仆人时，突然良心发现，有了顾虑？

堂路易觉得她的目光里，有种求情的意味。可是为谁求情？为仆人，还是为她自己？

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堂路易站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想到了那张相片。他吃惊地发现相片上女人的美丽，眼前的这个女人也都有。在此之前，他对此没有注意，但现在它像一种新发现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金色的头发闪耀着他从未见过的光泽。嘴上的表情也许并不欢乐，也许有些辛酸，但仍然不失魅力。下巴的曲线，颈项的优雅，肩膀的线条，手臂撑在膝上的姿势，显得十分温娴，十分善良，十分迷人。这样的女人会是杀人凶手，会是投毒的人？

他对她说：

“您告诉过我您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不过那也不是真名吧？”

“可是，可是，是真的。”她说，“……玛尔特……”

“不对。您叫弗洛朗斯……弗洛朗斯·勒瓦瑟。”她听了一跳。

“什么？谁告诉您的？弗洛朗斯？……您怎么知道的？”

“这是您的相片。这是您的名字，差不多已看不清了。”

“啊！”她叫道，看着相片大惊失色，“这能叫人相信吗？……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告诉我，您是从哪儿拿到的？……”突然，她又叫道：

“是警察总监交给您的，是吗？对……是他……我可以肯定……我可以肯定，这张相片被作为体貌特征……他们在我……我也是……总是您……总是您……”

“请放心，”佩雷纳道，“只要在相片上稍作修改，您的模样儿就认不出来了……我负责吧……请放心……”她没有听他说，只是出神地盯着相片，喃喃说道：“我那时只有二十岁……住在意大利……上帝呀！照相那天。……还有见到相片那天，我是多么高兴啊！我那时十分美丽……那以后，就不行了……人家把我的美丽偷走了，就像偷我其他东西一样……”

接下来，她反复念着自己的名字，轻轻地，像是对另一个女人，一个不幸的女友说话一般：

“弗洛朗斯……弗洛朗斯……”

眼泪从她脸上滚滚流下。

“她不是那种杀得了人的女人……”堂路易想，“甚至也不能认为她是同谋……只是……只是……”

他从她身边走开，在房里踱起步来，从窗下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到窗下。墙上挂的意大利风景画引起了他的注意。接着他观看起书架上那些书的名字来。这是一些文学作品，法国的外国的都有，小说，剧本，道德随笔，诗集。表明了书的主人有一种实在而丰富多彩的文学修养。他看到拉辛的作品摆在但丁的旁边，爱伦·坡的作品过去是司汤达的小说，歌德和维吉尔的书之间，插着蒙田的随笔集。突然，凭着他那一见之下，便能从一堆事物中发现一些特别细节的特殊本领，他注意到那套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有一卷外观似乎与别的不同。那一卷也是红色轧花草面精装本，只是书脊有些不同，要硬挺一些，没有用旧的书的那种皱褶与裂损。

是第八卷。他一把将书抓在手里，好像有人不同意他拿似的。他没有弄错。这一卷是假的，只是个盒子，藏匿东西用的。他看见里面有些白信笺，一些颜色协调的信封，还有一些格子纸，都一般大小，似乎是从一个记事簿上撕下来的。看见这种纸，他吃了一惊，立即想起《法兰西回声报》那篇文章的草稿用纸。格子相同，大小也差不多。此外，他匆匆翻了翻这些纸，发现倒数第二页上有几行铅笔写的文字和数字，好像是匆匆作的记录。

他念道：

絮谢大道公馆

第一封信，四月十五日夜

第二封，四月二十五日夜

第三第四封，五月五日与十五日夜

第五封和爆炸，五月二十五日夜

首先，佩雷纳注意到，第一封信的日子正是今日，以后每隔十天一封信。他还注意到，这笔字与那篇文章草稿的字相同。那份草稿，他夹在一个记事簿里，就带在身上，因此，他可以拿出来对一对，看两者用的格子纸和两者的笔迹是否相同。他掏出记事簿，打开。

草稿不见了。

“他妈的！”他咬牙切齿骂道，“这事真怪！”这时他清楚地记起来，早上他和马泽鲁通话时，那记事簿还放在大衣口袋里，大衣搭在挨近电话间的一把椅子上。

而那时勒瓦瑟小姐却无缘无故在工作室里转悠。她在那儿干什么呢？

“哼！蹩脚的演员！”佩雷纳气愤地寻思，“在骗老子。又是流泪，又是装出老实模样，又是叙说动人的回忆，又是废话连篇！和玛丽—安娜·弗维尔，和加斯通·索弗朗是一路货色，一帮的；和他们一样，惯会说假话，一个小动作，声音的一点点变化，都是做戏。”

他准备戳穿她。这一次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她怕人家顺藤摸瓜，调查到她这儿来，自然不愿把文章草稿留在对手手里。他怎么光怀疑她是那帮制造莫宁顿惨案，想把他佩雷纳除掉的人的帮凶呢？难道就无权假定她是那个黑帮的头目，是凭胆量和聪明支配其他匪徒，带领他们奔向罪恶目的的人呢？因为她终究是自由的，她那些行为动作完全不受约束。她可以利用夜色，从

那些朝向波旁宫广场的窗子自由出入，也没有人会发现她外出。因此，那发生双重谋杀案之夜，她很可能和杀害伊波利特·弗维尔父子的凶手在一起，很可能参与犯罪，很可能是她亲手投的毒，是她那双捧着金发的小手，那么白皙纤细的小手投的毒。

他浑身打了个哆嗦。轻轻把那些纸放回书里，又把书插回书架。他回到姑娘身边，突然，他发现自己的在仔细打量姑娘那张脸的下部，打量她的腮部的形状！是呀，他想方设法要猜测的，正是这弯曲的腮帮子和嘴唇里面的东西。他怀着不安又好奇的心情，忍不住一个劲地盯着她的嘴部，恨不得撬开她紧闭的嘴唇看个明白，看是不是她的牙齿在那苹果上留下了齿痕。看那老虎的牙齿，猛兽的牙齿，究竟是她的，还是另一个女人的。这真是荒谬的假设，因为警方已经认定那齿痕是玛丽—安娜·弗维尔留下的。可是说一个假设荒谬，就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排斥吗？

他一时心绪烦乱起来，连自己也觉得吃惊。他怕流露出内心的想法，就立即结束了这次谈话。从姑娘身边经过时，他专横地咄咄逼人地吩咐：

“我要把公馆里的仆人统统打发走。您算好他们的工钱。他们想要补偿，您就给他们。总之让他们今天就开路。换上一批人，晚上就来上班。您负责接待。”

她没有回话。他走了出来，经过这场谈话带走的是不自在的感觉。这显示出他与弗洛朗斯的关系很不融洽。他与她之间，气氛总是沉重得很，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两人心里想的是一套，说出来的又是一套。言行更是不一。要改变这个局面，唯一合乎逻辑的办法，就是立即辞退弗洛朗斯·勒瓦瑟，难道不是吗？可是堂路易连想都没有想到这点。

回到工作室，他立即和马泽鲁通了个电话。他怕被别的房间里听到，压低声音说：

“喂，是马泽鲁吗？”

“是。”

“总监让你跟我行动吗？”

“对。”

“那好。你告诉总监，我把所有的仆人都打发走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让你负责安排人密切监视他们，以便找出索弗朗的同谋。还有一件事，要求总监准许你和我在弗维尔工程师的家里过夜。”

“什么？是絮谢大道那座公馆？”

“对。我有充分理由认为那里会发生事儿。”

“什么事？”

“我不清楚。但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我坚决要求他准许我们去。同意吗？”

“同意，老板。除非总监不准，今晚九点，我们就在絮谢大道见。”

这一天佩雷纳再没有见到勒瓦瑟小姐。他中午离开公馆，先去一间职业介绍所，挑了几个仆人，如司机、车夫、内仆、厨娘等等。

接着，他又到了一家照相馆，把勒瓦瑟小姐那张相片翻拍出来。他让技师作了些修整，并亲自动手修饰了几个地方，好让警察总监看不出相片被换过了。

他在一家饭馆吃了晚饭。

晚上九点，他到弗维尔公馆与马泽鲁会合。

自从弗维尔父子遇害以来，这座公馆就由门房看守。每个房间，每把锁上，都贴了封条。只有工作室的内门除外。警方保管那张门的钥匙，以便随时可以进行调查。

宽敞的房间里保持了原貌。不过，所有的文件纸页都被拿走或者码好了。工作台上没有留下一本书或小册子。在电灯光下，可以见到黑皮面上和桃花心木的框饰上蒙了一层灰尘。“喂，亚历山大老伙计，”他们坐下后，堂路易叫道，“你有什么感觉？再来这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不过，这一次，再也不必把门门紧锁好了。倘若今夜——四月十五日之夜真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就让它发生吧。给那帮家伙百分之百的自由。由你们定吧，先生们。”

堂路易虽然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如他所说，他一想起他未能制止的那两桩可怕的谋杀案，眼前一浮现那两具尸体，心情就格外沉重。他还无激动地想起他与弗维尔夫人那无情的对质，想起那女人的绝望表情，想起她被捕的情景。“跟我说说她的事儿。”他对马泽鲁说，“她真的想自杀？”

“是啊，”马泽鲁说，“是真的。而且是以本该使她害怕的方式：她把被单和衣服撕成一条条的，编织成绳子，上吊自尽。费了好大的劲，又是用舌节律牵引法，又是作人工呼吸，才把她救过来。眼下，据说已脱离了危险。可是还得派人守着。因为她发誓还要自杀。”

“她没有供认什么吗？”

“没有。她一直咬定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检察院的意见呢？警察总署怎么看？”

“老板，对她的看法怎么又改得了？预审已经一点一点确认了对她的指控。尤其是已经无可否认地证实，只有她才可能接触到苹果，只有她才可能在头天晚上十一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这段时间里接触到苹果。而且，苹果上不容置疑地留下了她的齿痕。您认为世上有两个人的颌部能留下完全一样的齿痕吗？”

“不……不可能。”堂路易肯定地说，一边想到了弗洛朗斯·勒瓦瑟……

“不可能，这种说法不经一驳。事实俱在，明明白白。那个齿痕可说是现行犯罪的证据，当场起获，不容抵赖。不过，那上面，有没有人做了什么手脚呢？……”

“有谁作了手脚呢，老板？”

“没有……只是一个想法，老是缠着我……再说，你也明白，那里面有那么多不正常的东西，那么多奇怪的巧合、矛盾之处，我甚至不敢轻易相信什么，怕第二天又被事实推翻。”他们低声地聊了很久，反复琢磨着案情。

将近午夜时，他们关了顶灯，说好两人轮着睡。一个又一个钟头过去了，和他们头一次来这里值夜时一样，大马路上响着那迟迟不归的马车和汽车的声音。铁路上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之后是同样的寂静。

一夜过去。

没有任何警报。没有任何事件。

拂晓，外面开始热闹起来。这时正是堂路易值班的时刻。他在房间里听到的，只是马泽鲁的呼噜声。

“我弄错了吗？”他寻思，“那卷莎士比亚里收的指令，也许是别的意思？或者是指去年几个日子发生的事情？”随着日光从半闭的百叶窗里透过来，他开始生出一丝隐隐的不安。半个月以前那一夜，也是没有半点异常之

处，可是一觉醒来，两具尸体躺在他身边。

七点钟，他叫道：

“亚历山大？”

“嗯！什么事，老板？”

“你没死吧？”

“您问什么？我死了没有？没有，老板。”

“你有把握这么说？”

“当然！您不是也好好的嘛，老板。您为什么没死呢？”

“唉！不久也会轮到我了。那帮匪徒，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他们还在屋里待了一个钟头。然后，佩雷纳打开窗户，推开百叶窗。

“嗨，亚历山大。你也许是没死。可是……”

“可是什么……”

“你脸色发青。”

马泽鲁苦笑了一下。

“真的，老板，我跟您说实话，我值班时，您睡着了，我真是提心吊胆哩。”

“你害怕？”

“一直怕到头发尖上去了。我觉得随时都会发生什么事儿。可是您呢，老板？您的气色也不好……难道，您也……”他看见堂路易的脸上显出惊讶之色，就不再说下去了。“出了什么事，老板？”

“瞧……桌子上……那封信……”

马泽鲁往桌子上瞧去。

在工作台上，果然有一封信，或确切地说，一封邮筒，封口已经顺着虚点撕开了。信封上写了地址、贴了邮票，盖了邮戳。“是你放的吗，亚历山大？”

“老板，您在开玩笑吧。您明明知道这只能是您放的。”

“这只能是我……可是，确实不是我……”“那是谁呢？……”

堂路易拿起邮筒，细细检查，发现地址和邮戳都被人刮过，看不清收信人的姓名和住址，寄发的地址和日期却十分清晰：“巴黎，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

“三个半月以前寄出的。”堂路易说。

他翻到背面。那里写有十来行字，他立即叫起来：“签的是伊波利特·弗维尔的名字！”

“是他的笔迹。”马泽鲁说，“我认识他的字。错不了。这是什么意思？伊波利特·弗维尔写的信，而且是死前三个月……”佩雷纳大声念道：

亲爱的朋友：

唉！早几日写信告诉你的事，我今日只能进一步肯定。阴谋正在加紧进行。我不清楚他们的计划，更不知道他们将如何执行。不过一切迹象表明，结局就在眼前。我在她眼里看出来。她有时望我的眼神非常奇怪啊！多么卑鄙的家伙！谁会想到她竟做得出……我真不幸，可怜的朋友。

“是伊波利特·弗维尔签的名。”佩雷纳接着说，“我向您肯定，这确实是他……今年元月四日，写给一个朋友的。我们不知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可是我发誓，我们会查出来的。这个朋友会向我们提供所有必要的证据。”

马泽鲁叹道：

“证据！等他提供证据，早就不必要了！这就是证据。弗维尔先生自己提供的证据。‘结局就在眼前。我在她眼里看出来。’她，就是他夫人，就是玛丽—安娜·弗维尔。丈夫的证词，肯定了我们所知的对她的一切指控。您说呢，老板？”

“你说得有理。”佩雷纳道，“你说得有理。这封信是关键。只是……”

“是哪个鬼东西送来的呢？昨夜我们守在这里，有谁进来过？这可能吗？因为只要进来人，我们总会听见……这就是让我惊奇的地方。”

“事实是……”

“不是吗？半个月以前发生的惨案，已经够奇怪的了。但终究我们是守在外面，案子是在这里面发生的。而昨夜我们两人是守在里面，而且就挨着这张桌子。昨夜桌上连一点纸屑都没有，今早起来却发现了这封信。”

他们仔细察看现场，没有发现半点线索。他们把公馆里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没有发现藏了什么人。再说，即使公馆里藏了人，要进这间工作室，怎么可能不引起他们注意呢？这问题没法解开。

“别再找了。”佩雷纳说，“毫无用处。这种事情总有缝隙，哪天阳光透过看不见的缝隙照进来，就会慢慢清楚的。把这封信交给总监看看。告诉他我们守夜的情况。请他准许我们四月二十五日夜里再来。那一夜又会有信送来。我倒要看看，第二封信会不会是圣灵给我们送来的。”

他们关上房门，走出公馆。

他们往右拐，朝米埃特大街走，去坐汽车。走到絮谢大道尽头，堂路易偶然转过头，望一望马路。

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超过他们。

堂路易刚好看到他那张无须的脸，那炯炯有神地盯着自己的眼睛。

“当心！”他大喊一声，猛地推了马泽鲁一把。警察队长打了个趔趄。

那人伸直手臂，举着手枪。接着一声枪响。子弹从堂路易的耳边呼啸而过。幸好他弯腰躲得快，没有伤着。“我们快追。”他说，“你没受伤吧，马泽鲁。”

“没有，老板。”

他们立即往前追，一边叫：“抓歹徒。”可是，这大清早的，空荡荡的马路上行人稀少。那人拼命蹬车，越来越快，到了奥克塔夫—弗伊耶街，一拐弯，就不见了。

“混蛋！走着瞧吧，看老子不逮着你！”堂路易骂道，放弃了追赶。

“可您不知道那是谁，老板。”

“我知道。就是他。”

“是谁？”

“那个拄乌木手杖的家伙。他剃掉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不要紧，我认出他了。正是昨天早上在理查德—华莱士大道，从他家楼梯上向我们开枪的家伙。杀死昂瑟尼探长的就是他！啊！鬼东西，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在弗维尔公馆过夜呢？难道有人跟踪，盯梢？是谁呢？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呢？又是怎样跟的呢？”马泽鲁想了想，说：

“您记得吧，老板，您昨天中午打电话给我，约好在弗维尔公馆过夜。谁知道呢？您低声说话也不管用，还是被人听去了。”堂路易没有回答。他

想到了弗洛朗斯。

这天早上，送邮件来的不是勒瓦瑟小姐。堂路易也没唤她来。他看见她好几次给新来的仆人派活。接下来，她大概回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他再也不见她露面。

下午，他吩咐备车，去絮谢大道，和马泽鲁执行总监的命令，继续在公馆里搜查。不过，他们没有什么收获。回到自己的公馆，已是下午六点。他和马泽鲁一起吃晚饭。晚上，他想去拄乌木手杖的人家里检查检查，就仍带着马泽鲁，一起坐汽车出发，吩咐司机往理查德—华莱士大道开。汽车驶过塞纳河，沿着右岸行驶。

“快一点。”他双手合成喇叭状，对新司机喊道，“我开惯了快车。”

“老板，会出车祸的。”马泽鲁说。

“没有危险。”堂路易道，“只有那些傻瓜才出车祸。”他们到了阿尔玛广场。汽车这时朝右边驶去。“笔直走。”堂路易吼道，“走特罗卡代罗街。”汽车转了过来。可是，它突然左右闪了三四下，就飞快地冲上人行道，撞在一棵大树上，翻了车。

一会儿工夫，就有十几个行人跑过来，打碎玻璃，打开车门。堂路易第一个爬出来。

“没事。我没一点事。”他说，“你呢，亚历山大？”行人帮着把马泽鲁拖出来。他有几处挫伤，有几个地方碰到了，但是没有受重伤。

只是司机从座位上冲了出去，躺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头上血流如注。

大家把他抬到一家药店。十分钟后他就断气了。马泽鲁陪送司机去了药店，头晕得很，便吃了一服活血药，又回到汽车旁。他发现两个警察在察看事故，收集证词，但老板不见了。

的确，佩雷纳走了。他跳进一辆出租车，叫司机尽快开到他家。他在广场下了车，跑进大门，穿过院子，走上了通往勒瓦瑟小姐房间的走道。

上了台阶，他敲敲门，也不等里面的人回答，就闯了进去。客厅门是开着的。弗洛朗斯出来了。

他把她推进客厅，气愤地说：

“好了。出事了。不过不是原来的仆人做的手脚。因为他们已不在公馆里，而且下午我开车出去过了。因此，是晚上六点到九点这段时间，有人潜入车库搞的破坏，把操纵杆锉掉了四分之三。”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她说，样子十分惊慌。“您完全明白。那帮匪徒的同谋绝不在新招来的仆人里面。您完全明白，这一招肯定成功。确实，它成功了，只是叫人大失所望。死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

“别这么说好不好，先生！您叫我害怕！……出了什么事？……到底怎么啦？”

“汽车翻了。司机死了。”

“啊！”她叫道，“多可怕呀！您以为是我，我可能做了……啊！死了人，多可怕！可怜的司机……”

她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她站在佩雷纳对面，隔得很近。只见她脸色变得惨白，像是昏倒似的，闭上了眼睛，身体摇摇晃晃。就在她要倒地的一刻，佩雷纳赶紧抱住她。她想挣扎出来，但是没有气力。佩雷纳扶她在一张扶手椅上躺下。她一遍又一遍地叹息：

“唉！可怜的司机……可怜的司机……”

佩雷纳一手托着姑娘的头，另一只手掏出手帕，替她擦去额上的汗水和脸上的泪水。她也许完全失去了知觉。因为她听任佩雷纳照料，没有表示半点反抗。佩雷纳也不再动了，只是紧张地盯着他眼前的这张嘴巴。平时这张嘴嫣红嫣红的，此刻则十分苍白，好像失血过多。

他轻轻地用两根指头分开她的上下唇，就像分开一朵玫瑰花的花瓣似的。她的两排牙齿显露在他眼前。

她的牙齿雪白，整齐漂亮。也许牙齿比弗维尔夫人的稍小一点，而牙床或许更宽。可是他知道什么呢？谁又能肯定它们咬东西，不会留下同样的齿痕呢？他知道，这种假设是说不过去的，是不能接受的奇迹。可是，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件都是这个姑娘有罪的证明，无不表明她是最凶狠、最残忍、最冷酷、最可怕的罪犯！她的呼吸渐趋平缓。她嘴里均匀有致地吐着气。他感到她的气息轻轻地拂过他的面颊，像幽兰的清香一般醉人。于是他忍不住再弯下身子，离她那么近那么近，以致心旌摇荡起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姑娘的头放回椅背，才从那芳唇微启的美丽面庞上收回目光。

他直起身子，走了出来。

七 有吊死鬼的谷仓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公众所知道的，就是玛丽—安娜·弗维尔企图自杀，加斯通·索弗朗被抓获又逃跑，探长昂瑟尼以身殉职，伊波利特·弗维尔的一封信被人发现。再说，公众本来就被莫宁顿遗产案吸引住了，有人执意要把堂路易与亚森·罗平混为一谈，这个神秘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引起公众的强烈兴趣，因此，光有上述这几件事，就足以煽起公众好奇心了。当然，抓住拄乌木手杖的家伙的功劳——尽管他一会儿以后又跑了——大家都记在堂路易身上。大家也知道他救了总监的命；最后他要求去絮谢大道的公馆里值夜，以极不可思议的方式收到了弗维尔工程师几个月前寄出的一封信。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公众舆论。

可是，向堂路易提出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恼人得多！四十八小时之内，他已是四次遇险。且不说那篇揭露他真实面目的匿名文章，单是人家下手谋害他，就有四次之多：电话间砸下来的铁板，水里的毒药，絮谢大道上的枪击，汽车上作的手脚。弗洛朗斯不可否认地参与了这一系列谋杀。多亏《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里那些小纸片，她与杀害伊波利特·弗维尔的凶手的关系得到了证实！现在，受害者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两个：昂瑟尼探长和汽车司机。

这谜一般的女人，究竟该怎样确定和解释她在整个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呢？

真是咄咄怪事。波旁宫广场的公馆里又恢复了生机，仿佛从未发生什么不正常的事情。每天早上，弗洛朗斯·勒瓦瑟当着堂路易的面整理好邮件，并高声朗读报上与他有关或提到莫宁顿遗产的文章。

两天之内，关于有人追着谋害他、必欲置他于死地的凶残斗争，佩雷纳一次也没有提起。他觉得他与敌人之间达成了休战协定。眼下敌人放弃了对他的攻击。他觉得平安无事，没有危险了。因此他对姑娘说话时，完全是一副淡然的神气，就好像是对随便什么人说话一样。

可是暗地里，他是多么留心观察她呀！他注意到她的面部表情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沉着。在那张脸上，在那平静的外表下，颤动着痛苦的、强烈的、难以抑制的同情心。这点，从她嘴唇的哆嗦，鼻孔的翕动就可看出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什么人？”他真想叫起来，“你想叫路上铺满死尸吗？你一定要置我于死地才达到目的吗？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经过一番思索，慢慢地对一个常常困扰他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看法，这问题就是：他在波旁宫广场这座公馆住下，与一个显然对他怀有刻骨仇恨、缠着他不放的女人也在公馆工作，这二者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今天他明白了，他买下这座公馆绝非偶然。他是接到一份打印的房产介绍之后，才动了买下这座公馆的念头。但是，这份匿名的房产介绍是谁给他寄的呢？不是弗洛朗斯又是谁呢？显然弗洛朗斯想把他吸引到身边，以便监视和动手害他。

“对了，”他想，“真相就是这样。因为我有可能继承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就直接卷入了这起案件，就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想方设法要把我除掉，像除掉另外几个人一样。对付我的就是弗洛朗斯，正是她下的黑手。一切都表明她是有罪的。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是无辜的。她的眼

睛不是很纯洁吗？她的声音不是很清白吗？她的模样不是很端庄高雅吗？……可是，这又怎么样？……这能说明问题吗？我不是见过一些女人，眼神天真得很，却无缘无故，仅仅是为了一丝快感而杀人吗？”他想起多洛雷·克塞巴赫，不觉打了个寒噤……在他的脑海里，有种什么样的神秘关系，把这两个女人连在一起呢？他曾经爱慕过其中一个，那魔鬼般的多洛雷，可是他亲自用双手把她扼死了。今天，命运又将驱使他生出同样的爱慕之情，干出同样的杀人之事吗？

弗洛朗斯离开后，他觉得如释重负，呼吸也畅快多了。可是他跑到窗口，目送她穿过院子，又守在窗边，看着她在院子里走过去又走回来。这个姑娘，她那幽兰般的气息曾在他脸上拂过。有一天早上，她对他说：

“报上说，今晚又有情况。”

“今晚？”

“对，”她指着那篇文章说，“据说，警方根据您提供的情报，声称絮谢大道的公馆，每隔十天将收到一封信。今天是四月二十五号，离上次收到信的日子正好十天。还说收到第五封信，也就是最后一封信的夜里，公馆将会被爆炸摧毁。”难道这是在向他挑战？她是不是想让他听出这层意思：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障碍有多大，《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那张纸上预告的事情，那些来历不明的信件，都会照样出现在弗维尔公馆？他死死地盯着她。她没有动弹。他答道：

“确实。是今夜。我会去那儿。什么也拦不住我。”她想要说话，却又再次压住内心涌动的情绪，把话咽了下去。这天，堂路易保持着高度警惕，午饭和晚饭都是在外边餐馆吃的。还和马泽鲁说好，让他派人严密监视波旁宫广场。下午，勒瓦瑟小姐没有离开公馆。晚上，堂路易命令马泽鲁的手下；无论任何人出公馆，都要跟踪。

十点钟，马泽鲁来到弗维尔工程师的工作室，与堂路易会合。保安局副局长韦贝和两名警察与他同来。

堂路易把马泽鲁拖到一边。

“你说实话，他们信不过我，是吧？”

“不是。只要德斯马利翁在台上，别人就不可能干任何反对您的事。不过，韦贝断言，这一切都是您一手炮制的。而且说这话的还不止他一个。”

“我这么干有什么目的呢？”

“目的就是，提供不利于玛丽—安娜·弗维尔的证据，让人给她定罪判刑。于是我就要求副局长和这两名警察亲自来看看。我们四个人一起来证明您的诚意。”

他们各就各位。

两名警察轮流值班。

这一次，仔细检查了从前弗维尔的儿子睡的小房间以后，他们把门窗都关紧，插上销子。

十一点，他们熄了顶灯。

堂路易和韦贝仅仅只合了一下眼。

一夜过去了，平平安安，没有任何异常。

可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们推开窗子，发现桌上有一封信。和前次一样，桌上有一封信！

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副局长拿起信。他奉了命令，不仅自己不读，也

不让任何人读这封信。

后来报纸登出这封信，还附上专家的鉴定，证实这封信确实是伊波利特·弗维尔的笔迹。信文如下：

我见到他了！好朋友，你明白我指的是谁，对吧？我见到他了！他在布洛涅树林的一条小径上散步，衣领翻起，帽子一直遮到耳朵上。他看见我了吗？我认为没有。天几乎都黑了。不过，虽然暮色苍茫，我还是清清楚楚地认出他来了。我认出了他那根银头乌木手杖。正是那个坏蛋，一点也错不了！

这个家伙尽管答应不来巴黎，还是来了。加斯通·索弗朗还是到巴黎来了！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是多么可怕？他来巴黎就是说他要下手了。他来巴黎，我就死定了。啊！他是我的冤家对头，他害我好苦哇！不但夺走了我的幸福，现在又要夺我的生命了。我怕。

这样说来，弗维尔工程师早已知道那个拄乌木手杖的家伙，那个加斯通·索弗朗预谋要杀他。这一点，伊波利特·弗维尔用他这份亲手写的证词，表达得清清楚楚。此外，这封信还证实了加斯通·索弗朗被捕时说的话，让人看出他们两人从前有过来往，后来断了友情，而且，加斯通·索弗朗还答应永远不来巴黎。至此，莫宁顿遗产案那一团漆黑之中，终于照进了几丝光亮。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这封信出现在弗维尔工作室的桌子上，又是个多么叫人难以相信的谜！五个人，而且是五个最精明强干的人守了一夜，却仍被人钻了空子。这一夜和四月十五日夜一样，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一封信送进门窗紧闭的房间，没有弄出半点声响，没有任何开门撬锁的痕迹，真是不可思议！

有人马上提出一个假设，说房间里有暗门，可是大家对房间四壁作了仔细检查，又把几年前按弗维尔工程师的图纸承建房子的包工头叫来询问，之后否定了这个假设。

在这件事上公众的惊愕，在此也就不必再提了。事情发生在这样的条件下，简直就像是变戏法。在公众看来，与其说这种事是有人利用人所不知的办法办成的，不如说是一个很有神通的魔术师在变戏法。

不过，这件事也证明，堂路易·佩雷纳提供的情报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四月二十五日夜里，一如四月十五日夜里，他预言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五月五日夜还会收到第三封信吗？谁也不会怀疑，因为堂路易有言在先，他说来就会来的，大家觉得他是不可能出错的。因此，到了五月五日夜，絮谢大道上聚集了大批民众。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夜里在外面游荡的人成群结队而来，打听最新消息。

警察总监本人也被这两次奇迹惊动了，想到现场看个究竟，便亲自参加了第三次夜间值勤。他带来一些侦探，分别安排在花园、过道和阁楼间守夜。他本人和韦贝副局长，马泽鲁、堂路易·佩雷纳一起守在一楼。

不过大家白等了一场。这只能怪德斯马利翁先生。尽管堂路易明确指出，他这样做毫无必要，他还是决定亮着灯过一夜，看看灯光会不会妨碍奇迹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出现什么信件。不论是魔术师玩什么把戏，还是歹徒耍什么阴谋，都需要求助于黑暗的庇护。

因此，这十天就白白耽误了，如果那恶魔般的通信人还敢继续干下去，把那神秘的第三封信送来的话。

五月十五日夜，又开始了值夜。公馆外面，聚集着同一些看热闹的人。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屏息静气，不放过任何轻微的响动。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弗维尔公馆，谁也不出声，静穆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这一次，房间里熄了灯。但是警察总监把开关抓在手上。有十次，二十次，他出其不意地把电灯开亮，可桌上什么也没有。原来是家具一声干裂的响声，或者是在场的某个人动了一动的声响，引起了他的警觉。

突然，他们一齐惊叫起来。有一种不寻常的，像是纸张磨擦的声音打破了宁静。

德斯马利翁先生已经拧亮了电灯。

他惊得一叫。

那封信不在桌上，而是在桌旁的地上，在地毯上。马泽鲁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侦探们一个个大惊失色。

德斯马利翁先生看看堂路易。他只是点点头，一声不吭。有人去检查门锁门闩。没有人动过。

这一天又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信的内容使人们对这种前所未闻的送信方式表示理解。这封信终于驱散了罩在絮谢大道双重谋杀案上的阴云。

仍是工程师的签名，日期是二月八日，地址看不清。信文如下：

亲爱的朋友：

喂，我不会像被牵到屠宰场的绵羊一样，任人宰割。我会奋起自卫，斗争到最后一分钟。啊！这是因为现在事情变了样子。现在我掌握了证据，无可抵赖的证据……我掌握了他们来往的书信！我知道他们一直相爱，就像刚开始时一样。他们想结婚，什么也阻拦不住。你明白，这是玛丽—安娜写的话：“耐心点，亲爱的加斯通，我现在越来越有勇气了。活该阻隔在我们中间的人倒楣。他早晚要被打发走的。”

好朋友，我要是在斗争中死去，你可以在玻璃橱柜后面的保险柜里找到这些信（还有我收集的所有指控那可恶女人的证据）。那时，就请你为我报仇。再见。也许，该说：永别了……

这就是第三封信的内容。伊波利特·弗维尔从坟墓深处点了他妻子的名，并指控她是罪人。他从坟墓深处给出了谜底，并说明了犯罪的原因：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相爱。当然，他们知道柯斯莫·莫宁顿立有遗嘱，因为他们是从除掉柯斯莫·莫宁顿开始入手的。为了早点得到那笔巨额遗产，他们加紧动手。不过犯罪的根源还是在于一段老感情：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相爱。

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伊波利特·弗维尔委托收信人帮他报仇。这收信人究竟是谁呢？他不是简单地直接地把信交给司法当局，而是绕了这么大的弯子，费了这么多心思。难道他是为形势所迫，必须留在暗处？

对于这些问题，玛丽—安娜以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方式作了回答，不过这与她威胁倒也一致。八天之后，她受到长时间的讯问，法官逼她回答她丈夫这位老友是谁。她拒不回答，表情冷漠麻木。晚上，回到牢房，她用收藏的一块玻璃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第二天一早，还不到八点，马泽鲁就跑来报信，把堂路易从床上叫起来。马泽鲁手上提着一只旅行袋。

堂路易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她死了吗？”他叫道。

“没有……好像又救过来了。可是有什么用？”

“怎么，怎么会没用呢？”

“当然！她还会寻短见的。她一心想的就是死。早晚有一天……”

“这次，自杀以前，她没有招认什么吗？”

“没有。她只是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句话，说她反复回想，那些神秘信件来源，得去一个叫朗热诺先生的人那儿找。她只认识她丈夫的这个朋友。这也是她丈夫唯一在任何时候都称为‘好朋友’的人。这位朗热诺先生只可能为她辩护，证明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的牺牲品。”

“那么，”堂路易说，“既然有人能够证明她无罪，她为什么还要割腕自杀呢？”

“据她自己说，证明她有罪无罪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这一生完了。她现在希望的，就是休息，就是死。”

“休息，休息，也只要一死，她才能得到休息。要是发现真相对她是一种拯救，那真相也许就有可能发现了。”

“您说什么，老板？您觉察了什么？您开始悟出来了？”

“哦！也只是觉察了一点影子罢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封信准时送来，确实很不正常，似乎给我指点迷津……”他思索片刻，又说：

“那三封信上面模糊不清的地址，拿去仔细检查了吗？”

“检查了，而且辨认出来了，收信人写的是朗热诺的名字。”

“这朗热诺住在哪儿呢？……”

“据弗维尔夫人说，住在奥尔纳的弗尔米尼村。”

“在信上辨出了弗尔米尼这几个字？”

“没有。信上写的是邻近的城市。”

“哪个城市？”

“阿朗松。”

“你要去那儿？”

“对，总监派我立即赶去。我到残老军人院去坐火车。”

“你的意思是，你坐我的汽车，和我一起走。”

“嗯？”

“小伙计，我们一起去。我需要活动活动。我觉得公馆里的空气坏得要命。”

“坏得要命？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自己明白。”

半小时以后，他们驱车行驶在去凡尔赛的公路上。佩雷纳亲自驾驶他的敞篷汽车，开得那样猛，叫马泽鲁又惊又怕，不停地念着：

“天啦，开这么……天打雷劈的！老板，您开这么猛！……您不怕翻车？……那天的事儿，您不记得了……”他们赶到阿朗松吃午饭。饭后去了中心邮局。邮局职员不认识朗热诺先生。再说，弗尔米尼村有邮政所。因为信封上盖的是阿朗松的邮戳，那就只能假设朗热诺先生是让人把他的信寄到邮局待领的。

堂路易和马泽鲁又去了弗尔米尼村，那里，邮件收发员也不认识有个叫朗热诺的人，虽说弗尔米尼只有千把居民。“去问问村长吧。”佩雷纳说。

在村公所，马泽鲁出示了身份证件，把来意向村长说明。村长点点头，说：

“朗热诺老头……我认为他……是个诚实正派人……从前在首都做生意。”

“他有个习惯，上阿朗松去取邮件，对吧？”

“正是……他每天都要走一趟。”

“他家在哪儿？”

“村尾。笔直走就是。”

“能望见那房子吗？”

“当然……只是……”

“他也许不在家？”

“肯定不在家。走了四年了，不再回来了，可怜的家伙。”

“怎么回事？”

“唉！他死了四年了。”

堂路易和马泽鲁面面相觑。

“啊！他死了……”堂路易说。

“是啊，挨了一枪。”

“您说什么？”佩雷纳叫道，“他是被人杀死的？”

“不，不是的。一开始，大家把他从他卧室的地板上抬起来时以为他是被人杀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实，他是死于事故。他在擦猎枪时，不小心走了火，打中了肚子。只不过，我们村里人还是觉得这事可疑。朗热诺老爹是个老打猎的，不至于这么粗心。”

“他有钱吗？”

“有。可正是这一点叫人捉摸不透。他死后，他那屋里没找到一文钱。”

堂路易思索了半晌，接着问：

“他有孩子吗？有没有兄弟子侄？”

“一个也没有。堂兄堂弟也没有。证明就是，他的产业——大伙儿管它叫老城堡，因为那里有一些老房子的废墟——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公共产业处把房门都贴了封条，把花园门堵住了。只等期限一过，就归公了。”

“那些好奇的人就不会进花园里走一走，看一看？”

“说实话，不行。首先围墙很高。再则……再则，老城堡在本地名声不好。总有人说到在那儿遇到了鬼魂……总之是好些让人不敢躺下睡觉的故事……不过……”

“这事就玄乎了。”堂路易与马泽鲁一走出村公所，就忍不住叫道，“弗维尔竟给一个死人写信。顺带说一句，我看那人像是被人谋杀的。”

“那几封信，一定是有人截获的。”

“显然是这样。尽管他是写给死人的，倾诉心里话，讲述他妻子的罪恶计划的。”

马泽鲁不作声了，他似乎也极为困惑。

下午，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找村里居民了解朗热诺老头的习惯，希望发现一些线索。可是他们的回答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将近六点光景，他们准备动身了，可是堂路易发现汽车没有油了，便派马泽鲁坐马车去阿朗松城郊买油，他利用这段时间去看看村尾的老城堡。

他顺着两排树篱中间的一条道路，走到一个种着椴树的圆形花圃。旁边一堵围墙中间，开了一道高大的木门。门关紧了。堂路易沿着围墙走了一圈，发现围墙不但很高，而且没有缺口。不过他借助墙边一株树的枝桠，翻过了

墙。花园里，是一片未经修剪的草坪，开满了大朵大朵无人照料的花，小路上长满杂草，右边通往一座小丘，那里拥塞着一些建筑物的废墟；左边通往一座破败不堪的房子。百叶窗都合不严了。

他朝房子这边走，看到一个花坛被不久前的雨水淋湿的泥土里，有新近踏出的足印，顿时大吃一惊。看得出来，这是女靴留下的印子，又秀气又纤小。

“有谁来过这儿？”他寻思。

稍微过去一点，在另一个花坛里，他又发现了那女人走过的痕迹。足迹朝房子对面一片连一片的小树林的方向。在树林里，他还两次见到了足印。

然后，就看不见了。

他来到了一座背靠高坡的大仓房。房子坍塌了一半。门都叫虫蛀坏了，似乎只是因为偶然的平衡才没倒。他走过去，贴着一条木板缝往里瞧。

仓房没有窗子，所有的洞眼都被草堵住了。加上已是向晚时分，里面更是若明若暗，依稀看得见堆着一只只大桶，还有拆下来的榨机、旧犁铧和各种废铜烂铁。

“那女人肯定不是来这儿。”堂路易寻思，“上别处找找看。”但他没有走开。他听见仓房里有什么声音。

他尖着耳朵去听，又没有听见什么。但他想弄个明白，就用膀子一下子顶破一块木板，闯了进去。

缺口给仓房里增加了一点亮光。他可以在木桶之间潜行。地上是一些破窗框，他脚踏上去把玻璃踩碎了。木桶一直码到靠对面墙的一块空地。

他走着。两眼慢慢适应了黑暗。不过，他额头撞上了一件相当硬的东西，看不清是什么，反正那东西摇摆起来，发出生硬的怪叫。

光线太暗了。堂路易从口袋里掏出手电，拧亮。“妈的！”他骂了一句，吓得倒退几步。

他头上吊着一具干尸！

佩雷纳马上又骂了一句。在这一具旁边，还吊了一具！这两具干尸被粗粗的绳索吊在横梁的螺栓上。头从活套里面耷拉下来。佩雷纳碰上的那具还在摆动，骨头碰撞着，发出不祥的吱嘎声。

他看见一张瘸腿的桌子，便把它搬过来，胡乱塞垫了一下，就站上去，就近仔细检查两具干尸。

衣服碎片和风干发硬的肌肉连接着每块骨头，使它们仍旧是一个整体。只不过一具干尸上缺了一条胳膊，另一具缺了一条胳膊一条腿。

即使没有什么东西碰撞，洞眼里透进来的风也将它们吹得轻微摆荡。两具干尸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又靠拢，缓慢有节奏地摆荡着。

这一幕惨景中，给他印象最深的，也许是两具干尸手上各有一个金戒指。指头上的肉干缩了，戒指显得格外宽大，由弯曲的指节像钩子一样将它们勾住。

他将两枚戒指取下来，恶心地打了个激灵。

这是两枚结婚戒指。

他仔细打量。两枚戒指内圈都刻着同一个日期和两个名字：1892年8月12日，阿尔弗雷德、维克托利娜。

“这是一对夫妇。”他寻思，“两人是双双悬梁自尽？还是被谋杀的？竟没有人发现，这可能吗？因此，是不是应该假设，他们是在朗热诺老头死

后，公共产业处封了这处产业，再也无人进来以后，吊在这儿的？”

他动脑子想：

“没有人进来？……没有人进来？……不对，我刚刚明明看见花园里有脚印。甚至就在今天，有一个女的还进来过。”他又想到那不明身分的女人，便下来了。虽说他听到了什么响动，却根本没想到她就在仓房里。他检查了几分钟，正准备出去，忽然听见左边传来一阵乒乓声，不远的地方，一些桶箍落在地上。

桶箍是从上面，从阁楼上落下来的。那上面也同样塞满了物品和工具。有一架楼梯靠在上面。他想：会不会是那女人被他的到来吓慌了，躲进了阁楼，一不留神，碰倒了一堆桶箍？堂路易把电筒立在一只大酒桶上面。电筒光把阁楼全照亮了。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看到的只是些旧犁耙、旧镐头和废置不用的长柄镰刀。他认为是野猫之类弄出的响动，不过他还是想看个究竟，就大步走到梯子跟前，爬了上去。上到天花板的时候，他又听到一阵响动，又是什么东西坍落的声音。一个人影从杂物堆中凶狠地冲出来。事情来得像闪电一样快。堂路易看见一把长柄镰刀朝他脑袋削过来，只要迟疑一秒钟，甚至十分之一秒钟，那寒光闪闪的刀片就把他的头割断了。

他刚把身子往楼梯上一躲，镰刀就呼啸着，擦着他的衣服削过去。他立即溜下楼梯。

不过他看清了。

他看到了加斯通·索弗朗那狰狞的面目。在这个拄乌木手杖的家伙身后，是弗洛朗斯·勒瓦瑟那张惊惧抽搐的脸，在电光照耀下，它显得那么苍白！

八 亚森·罗平的愤怒

他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楼上，乒乒乓乓地响了一阵，似乎那两个家伙在搬东西筑工事。

可是，在电筒光束的右边，忽然开了一个洞眼，透进了一片惨淡的光亮。他看见一条身影，接着又是一条身影弓着身子，从洞眼里钻出去，逃到了屋顶上。

他抽出手枪，朝他们开火。可是没有打中。因为他想到弗洛朗斯，手就发抖。他又开了三枪。子弹打在阁楼的铁件上。第五枪响过之后，传来一声呻吟。堂路易再次冲上楼梯。阁楼上杂乱地堆着一些杂物工具，又码着一堆堆晒干的油菜捆，使他迈不开步子。末了，他磕磕碰碰，终于走到了洞眼前。他钻出去一看，不觉一愣：原来那上面是坡顶，仓房就是靠着土坡盖的。

他信步走下土坡，经过仓房左边，来到房子正面，没有见到一个人影。他又从右边上坡，坡顶狭小，他仔细搜索了一遍。因为，他怕敌人借着暮色，又悄悄杀回来。

这时他发现了刚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这一处的围墙足有五米高。墙顶挨着土坡。加斯通·索弗朗和弗洛朗斯肯定是从这儿跑了。

墙顶相当宽，佩雷纳顺着它走下去，走到一段较低的地方，跳到一畦翻耕过的土地上。那块土地挨着一座小树林，那两个家伙大概就是从那里逃走的。他开始在林子里搜查，可是灌木丛密密匝匝，他立即发现，这样做没有结果，完全是浪费时间。于是他回到村子里，一边想着这场新战斗的波折和突变。弗洛朗斯和她的同谋又一次企图除掉他。弗洛朗斯再一次出现在这个犯罪阴谋网的中心。就在堂路易偶然得知朗热诺老头可能是被人暗杀的时候，就在他偶然走到仓库，面对着两具干尸的时候，弗洛朗斯这个杀人的凶神，作恶的精灵突然出现了：哪儿有死神经过，哪儿流了血，死了人，哪儿就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啊！可怕的女人！”他低声咒道，不寒而栗……“她长了一张那么高贵的脸，这可能吗？……还有眼睛，那庄重、纯洁，几乎是天真的美丽大眼睛，叫人难以忘怀……”

在教堂广场，饭馆前面，马泽鲁已经回来了，给油箱灌满了汽油，开亮了车灯。堂路易看见弗尔米尼村的村长穿过广场，就把他拉到一边：

“村长先生，顺便打听一件事。您听见四周乡里有没有人说过有一对夫妻失踪的事，大概有两年了吧，男叫阿尔弗雷德……”

“女的叫维克托利娜，对不对？”村长打断他的话说，“我想是听说过的。这事情当时传说纷纭。他们是阿朗松的居民，没有职业，靠一点利息生活。他们把房子卖了，得了两万法郎，就不见了。不知后来他们怎么样了，也不知那笔钱到哪儿去了……我要是记得不错的话，那对夫妇姓德代絮拉玛！……”

“谢谢，村长先生。”佩雷纳道，了解这点情况已经足够了。汽车准备好了。再过一分钟，他和马泽鲁就要朝阿朗松赶去。“去哪儿，老板？”马泽鲁问。

“去车站。我有理由相信，第一，加斯通·索弗朗今早得知弗维尔夫人昨夜说出了朗热诺老头——至于是怎样得知的，我们总有一天会清楚的，第二，他今天来朗热诺老头的领地周围和领地里面转悠，是什么动机，我们以后也会知道的。我推测他是坐火车来的，也会坐火车回去。”

佩雷纳的假设立即得到了证实。在车站，有人告诉他们，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下午两点钟从巴黎坐火车来到这里，在邻近的旅馆租了一辆轻便马车，事情办完后，他们刚才坐七点四十的快车走了。这对先生太太的特征正与索弗朗和弗洛朗斯的相符。“上路。”佩雷纳看了看时刻表，“我们晚了一个小时。也许能在芒斯赶上那两个匪徒。”

“我们会赶上的，老板。我发誓，要把他们抓起来……他和他女人，既然他们是一对。”

“确实，他们是一对。只是……”

“只是……？”

堂路易等他坐好，发动起马达，才说：

“只是，小伙计，你别吓着了那个女的。”

“为什么？”

“你知道她是谁？有没有逮捕证？”

“没有。”

“那么，还是让我们安静为好。”

“然而……”

“你再说一句，亚历山大，我就请你下车。你想抓谁就抓谁好了。”

马泽鲁不说话了。再说，车子开得那么快，他马上也没有心思还嘴了。他怕出事，一门心思观察着路上，报告有什么障碍。两边的树一闪就过去了。头上，树叶有节奏地响着，夜间出来的野兽在车灯照耀下狂奔。

马泽鲁斗胆讲一句：

“用不着开这么快，我们也可以赶在他们前面。”汽车一下又加了速。他只好闭嘴。

汽车驶过一座座村庄、一块块平原、一道道山岭。突然，黑暗之中，现出一片灯的海洋。一座大城市出现在眼前。芒斯到了。“亚历山大，你知道车站在哪儿？”

“知道，老板，向右转，然后笔直开。”

其实，他们应该往左转。他们在大街小巷拐了七八分钟以后，才打听到火车站在相反的方向。当汽车在火车站前停住时，火车一声呼啸，驶进了车站。

堂路易跳下汽车，冲进大厅，发现大门关了，就去开门。车站职员拖住他。他使劲挣脱出来，冲到月台上。火车就要开动了。有两个车厢离得老远。列车员关上了最后一个车厢的门。他攀着铜把手，一个一个车厢看过来。“先生，您的票！……您没有票！……”一个职员气急败坏地追着他喊……

堂路易继续冒着危险，跳上踏板，透过玻璃往车厢里看，推开窗前可能碍事的人，只要发现那两个罪犯，就准备冲进去。最后几节车厢，他没有发现他们。火车开动了。突然，他大叫一声。他们在那上面，两个人都在，单独在一个车厢！他看见他们了！他们在上面！弗洛朗斯躺在长椅上，头靠着加斯通·索弗朗的肩膀。索弗朗两手搂着姑娘，低头向着她！佩雷纳怒不可遏，扯开铜门，抓住门把手。

就在这时，他被怒气冲冲的职员和马泽鲁拖住，失去了平衡。马泽鲁声嘶力竭地劝道：

“老板，您发疯了，要被压死的。”

“笨蛋！”堂路易咆哮道……“是他们……放开我……”一节节车厢从

他们面前驶过。堂路易还想跳上去。可是两人死死揪住他。一些送货人也帮着拖住他。站长跑过来。火车走远了。“白痴！”他骂道，“笨蛋！一群傻瓜！你们就不能把手松了？啊！我凭上帝起誓！……”

他左手一拳打翻了铁路职员，右手一拳打倒马泽鲁，挣脱送货人和站长的拖拽，冲到行李房，跳过一堆堆行李、箱子，来到站外。

“啊！大蠢虫！”他看到马泽鲁把发动机熄了火，不禁咬牙切齿怒骂道，“只要有办法，他准干蠢事。”

堂路易白天车就开得飞快，这会儿开车，快得叫人头晕。真像一股龙卷风从芒斯郊外掠过，冲向大路。他只有一个想法，一个目的：要赶在两个罪犯之前，赶到下一站沙特尔站，要扑上车掐住索弗朗的脖子。他只想着这件事：紧紧地掐住，让弗洛朗斯·勒瓦瑟的情人在他两只铁掌之下喘不过气来。

“她的情人！……她的情人！……”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妈的！是啊，这一下，什么事情都说通了。他们两个结成伙，害那个同伙玛丽—安娜·弗维尔，让那不幸女人独自为他们一连串暴行付出代价。甚至她是他们的同谋吗？谁知道呢？谁知道这对恶魔除掉弗维尔工程师父子之后，会不会设下阴谋，除掉玛丽—安娜这拦在他们与莫宁顿遗产之间的最后一个障碍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难道一切案情都与这假设不合？难道那份日程表不是在弗洛朗斯的一本书里发现的？难道事实没有证实，信是由弗洛朗斯递送的？……但那几封信不也指控了加斯通·索弗朗？但那算什么！他反正不爱玛丽—安娜了，而弗洛朗斯……弗洛朗斯爱他……她是他的同谋、帮凶、出主意的人，她将与她一起生活，将享受他的财富……当然，她有时假装为玛丽—安娜说话……可那是做戏！或者，她想到她把情敌害到这个地步，想到那不幸女人先前的命运，而觉得内疚、惊慌！……可她爱索弗朗。她要无情地、不懈地把斗争进行下去。正是为此她才要杀我。她怕我看破案情……她憎恶我……仇恨我。”

在马达轰鸣声中，在迎面而来的树木的呼啸声中，他断断续续地嗫嚅着什么。想到那两个情男情女，如胶似漆地勾搭在一起，他就嫉恨得直叫。他要报仇。在他那狂热的脑子里，第一次隐隐出现了杀人的意愿。

“他妈的，”他突然骂道：“马达打着火了。马泽鲁！马泽鲁！”

“哎！怎么？老板，您知道我在这儿？”马泽鲁从暗处一下冒出来，大声叫道。

“混蛋！你以为随便哪个蠢虫攀上我的车，我都不知道？你坐在那儿很舒服吧？”

“受刑哩。我一身都在发抖。”

“活该。让你受点教训。你说，你是在哪儿买的汽油？”

“食品杂货店。”

“那是个奸商。汽油里掺了东西。火花塞堵塞了。”

“您能肯定？”

“你没听见吗，白痴，那打着火的声音？”

的确，汽车似乎过一阵就迟疑一下，然后又恢复正常。堂路易加大速度。下坡的时候，汽车好像直往深渊里冲。一盏前灯熄灭了。另一盏也不似平时那么亮。不过堂路易的狂热并不因此稍减。又有一阵打不上火，汽车又是一阵踌躇。接着又轰轰地响起来，似乎马达在努力尽职。接下来，是突然一下，马达熄火了，再也发动不起来。汽车恹恹无力地停在路上，抛锚了。“妈的！”

堂路易骂道，“在这儿抛了锚。唉！真是倒楣透顶！”

“别泄气，老板。会修好的。顶多是在沙特尔抓不到索弗朗吧，反正在巴黎也要把他逮住的。”

“大笨蛋！修好要一个钟头哩！再说，修好又怎么样，又会堵住的。人家卖给你的不是汽油，是渣滓！”

他们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野，除了夜空闪烁的几颗星星，再没有别的亮光。

堂路易气得直跺脚，恨不得一脚把汽车踹烂，恨不得……借用倒楣的警察队长的话，现在是该他来当“出气筒”了。堂路易揪住他的肩膀，使劲摇撼，一顿臭骂，最后，把他推倒在斜坡上，断断续续地，一会儿痛心疾首，一会儿仇恨满腔地说：“马泽鲁，你明白吗？这一切，都是她，索弗朗的同伴干的。我马上把这些告诉你，因为我怕自己改变主意……是的，我是很卑怯……可她的模样那么端庄……眼睛那么纯真。可确实是她，马泽鲁……她住在我公馆里……你记住她的姓名：弗洛朗斯·勒瓦瑟……你会逮住她的，对吗？我哩，我做不到……我一见到她就失去了勇气。……因为我从没爱过……别的女人……别的女人……没有。连一时的心血来潮……甚至也没有……过去我记得也没有！……而弗洛朗斯……得把她抓起来，马泽鲁……让我不再见她那双眼睛。……它们让我心里发烧……它们是毒药。你要不帮我的忙，我会像对待多洛雷一样杀了她……要不然她就会杀了我……要不然……唉！我现在思绪万千，心乱如麻……她爱的是另一个男人……是索弗朗……啊！那帮歹徒，他们杀了弗维尔、他儿子、朗热诺老头，还有仓库里那两个吊死的……还有柯斯莫·莫宁顿、韦罗，以及别的人……这是一群恶魔……尤其是她……你要是看见她那双眼睛……”

他声音很低，马泽鲁勉强听清楚。堵在心头的话说出来后，这个如此有精力，如此有自制力的人，仿佛一下给悲观失望击倒了。“好啦，老板，”马泽鲁站起来，说，“这都是装出来的……女人惯会耍的花招……我知道……女人都会来这一套……马泽鲁夫人……上帝呵，是的，您不在国内的时候，我结了婚。唉！马泽鲁夫人不像她应该的那样贤惠，我吃了不少苦……马泽鲁夫人……不过，老板，我会说给您听的，告诉您马泽鲁夫人是如何给我补偿的。”

他轻轻地把堂路易拉到汽车上，让他坐在后座。“老板，休息一下……夜里不太冷，披盖的东西也有……明早，碰到头一个农民，我就请他去附近城里找我们需要的东西……还有吃的。我都饿死了。事情会好好解决的……对女人好办得很……只要把她们撵走就行了……除非她们先下手为强……马泽鲁夫人就……”

堂路易大概永远都不可能知道马泽鲁夫人后来怎么样了。最猛烈的发作过后，必然引来深沉的睡眠。他几乎立即就睡着了。第二天，他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了。早上七点，马泽鲁就叫了一个骑自行车去沙特尔的人帮着办事。

到九点钟，汽车又发动了。

堂路易恢复了冷静。他对马泽鲁说：

“昨夜我说了许多傻话。我并不后悔。不，我有义务尽一切努力救出弗维尔夫人，抓住真正的罪犯。只是，这任务只应该由我一个人去完成。我跟你发誓，我决不会不尽责任的。今晚，我就要叫弗洛朗斯·勒瓦瑟在拘留所过夜。”

“老板，我帮您。”马泽鲁说，声音有点异样。“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你要是碰了她的一根头发，我就打断你的骨头。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老板。”

“因此，你给我安静待着就是。”

他的火气慢慢又上来了，把车开得飞快。马泽鲁觉得，他仿佛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汽车火流星似的驶过沙特尔、朗布耶、什弗勒兹、凡尔赛。

接着是圣克卢、布洛涅树林……

到了协和广场，汽车往王家花园开。马泽鲁问了一句：“老板，您不回家看看？”

“不。先忙最紧迫的事：让人告诉玛丽—安娜·弗维尔，罪犯查出来了，让她丢掉那轻生的念头……”

“怎么做呢？……”

“怎么做？我去见警察总监。”

“德斯马利翁先生不在，要下午才回来。”

“那我就去见预审法官。”

“他中午才去法院。现在才十一点。”

“到那儿再说吧。”

马泽鲁没有说错。法院里一个人也没有。

堂路易在附近吃了午饭。马泽鲁去保安局跑了一趟，回来找到他，领他去法院。他的激动、少见的不安没有逃过马泽鲁的眼睛。他问道：

“老板，您打定主意啦？”

“打定了。吃午饭时，我看了报纸。玛丽—安娜·弗维尔第二次自杀被送到医院后，又试图撞墙自杀。医院里没法，只得给她穿上紧身衣，不让她动。可她又绝食。我有义务救她。”

“怎么救？”

“抓获真正的罪犯。我要报告预审法官。而且，今晚，我要把弗洛朗斯·勒瓦瑟交给你们，不论是死的还是活的。”

“索弗朗呢？”

“索弗朗！晚不了多久的。不过……”

“不过……？”

“不过，我要亲手宰了他，这个土匪！”

“老板！”

“别烦我了！”

附近有些记者，是来打听案情的，认出堂路易来了。他对他们说：

“诸位，你们可以宣布，从今天起，我要为玛丽—安娜·弗维尔辩护，要全力洗清她的罪名，保护她的利益。”记者们一片哗然。难道使弗维尔夫人被捕的不正是他？收集她一大堆无可否认的罪证的不也是他？

“那些罪证，”他说，“我会把它们一个一个否定。玛丽—安娜·弗维尔是奸徒的替死鬼，牺牲品，他们设下最卑鄙的诡计陷害她。我就要把那些奸徒交给司法当局。”

“可是牙印呢？齿痕呢？”

“巧合！前所未见的巧合。不过今日看来，它们是弗维尔夫人无罪的最有力的证明。我只指出一点，玛丽—安娜·弗维尔既然有那么狡猾，谋杀了那么多人，也会同样狡猾，决不会在苹果上留下自己的齿痕。”

“可是……”

“她是无辜的！我要告诉预审法官，她是无辜的！得通知她，让她知道外面有人正在努力救她。得马上让她生出希望。不然，这不幸的女人会自杀。她要是死了，所有指控过这个无辜女人有罪的人都会难过。必须……”

这时，他停住话，双眼盯住一个稍站得远一点，一边听一边作记录的记者。

他悄悄对马泽鲁说：

“你可以去打听那家伙的名字吗？我不知在哪个鬼地方见过他。”

这时，一个接待员打开了预审法官办公室的门。预审法官见了佩雷纳的名片后，想请他立即进去谈谈。

他往前走，正要走进预审法官的办公室时，猛地转过身来，对跟着走的马泽鲁狂怒地吼道：

“是他！是索弗朗！那家伙化了装。抓住他！他刚跑了。快追！”他立即冲出去，马泽鲁、几个卫兵和一群记者都跟着他跑。他跑得飞快，不久就与后面的人拉开了距离，三分钟后，已听不到后面的脚步声了。他冲下地道的阶梯，穿过地下道。那儿有两个行人。证实说，他们碰见一个行色匆匆的人。

可是这条路追错了。等他意识到这点，转过头来寻找，时间已经耽误了。他只打听到索弗朗是从法院大道跑的，在大钟沿河马路与一个金发女子会合，那女人十分漂亮，显然是弗洛朗斯·勒瓦瑟……两人一起上了从圣米歇尔广场开往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堂路易走回一条僻静的小街。他的汽车停在那儿，请一个小家伙照看。他发动汽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圣拉扎尔火车站。在公共汽车售票亭，他打听了新线索，又开上车去追，结果也没找着，一来一去耽误了一个多钟头。他回到火车站，最后才打听到确切消息：弗洛朗斯一个人上了去波旁宫广场的公共汽车。这样看来，那姑娘大概出人意料，回到公馆了。

想到还会见到她，他就怒火直冒。他一边沿着王家大街往前开，穿过协和广场，一边咕咕哝哝地说着报复和威胁的话。他急于实施报复。他把弗洛朗斯骂了个狗血淋头，想出些话来侮辱她。那可恶的女人，伤害她，作践她，成了他的一种心理需要，一种辛酸的痛苦的需要。

到了波旁宫广场，他嘎吱一声停住车，受过训练的眼睛立即看出有五六个人在广场上值班，那种职业的气派一看即知。马泽鲁一见到他，立即一个转身，溜到大门口躲起来。他叫道：

“马泽鲁！”

马泽鲁听见点名，显得十分意外，走过来说：“到，老板！”

他的表情显得那样局促不安，堂路易觉得自己的担心越来越得到了证实。

“你带着这帮人在我公馆门口转来转去，不是冲我来的吧？”

“是这么个打算，老板！”马泽鲁尴尬地说，“您很清楚，您受欢迎得很哩。”

堂路易浑身一震，恍然大悟：马泽鲁背叛了他。这位警察队长一方面出于良心的驱使，一方面不愿看到老板为一种不祥的激情所折磨，就把弗洛朗斯·勒瓦瑟的事说了出来。他攥紧拳头，使劲压住狂怒的情绪。这真是可怕的打击，他立即感到，昨晚以来，他因嫉妒得发狂，而铸下大错，并且明白

了此事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他将失去侦破案情的领导权。“你带了逮捕证吗？”

马泽鲁结结巴巴地说：

“真是偶然，……总监回来了，碰见我……我就把那位小姐的事说了。正好有人发现那张相片……您知道，总监交给您的那张相片，弗洛朗斯·勒瓦瑟的……有人发现您在相片上作了修改。因此，我一说出弗洛朗斯的名字，总监就记起来了。”

“你带了逮捕证？”堂路易生硬地问道。

“当然带了……对不对？……少不了的……德斯马利翁先生……法官……”

要是波旁宫广场空寂无人，堂路易肯定会给马泽鲁下巴上来一个合乎技术规则的直拳，以发泄心头之恨。可惜广场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再说，马泽鲁也预见到这种可能，赔着小心，站得远远的，连声说对不起，以平息老板的怒火。“老板，这是为您好……非这样做不可……您想想，是您吩咐我这样做的：‘给我抓走这女人。我，我太卑怯了……你会逮住她的，对吧？她那双眼睛让我心里发烧……那是毒药。’您说，老板，我能不执行您的命令吗？不行，对吧？更何况韦贝副局长……”

“啊，韦贝也知道了？……”

“当然知道！既然您修改相片的事叫人家看出来了，总监就有点信不过您了……也许再过一个钟头，韦贝就会带着后援赶来。我告诉您，副局长刚刚得知：加斯通·索弗朗住在理查德—华莱士大道时，有个女人经常去他家，她一头金发，长得很漂亮，名叫弗洛朗斯。有几次，她甚至在那儿过夜。”

“你撒谎！你撒谎！”堂路易牙齿咬得咯咯响。他身上又燃起了仇恨的怒火。他曾经追捕过弗洛朗斯，可是用意却不好说出。现在，他突然一下，又希望把她绳之于法，而且这一次是有意识的。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盲目行动，轮番受着种种情感的支配，受着那狂乱的爱情折磨，那种爱情可以教你掐死你爱的人，也可以教你为救她而赴汤蹈火。有一个报贩从广场经过，叫卖午报号外。报上大字印着：堂路易·佩雷纳声称，弗维尔夫人是清白的。罪犯即将缉捕归案。

“是的，是的，”堂路易大声说，“惨剧就要结束了。弗洛朗斯将偿还她的债。活该她倒楣。”

他重新开动汽车，驶进大门。在院子里，他对迎上来的司机说：“把车掉头，别开进车库，我随时要走。”

他跳下车，叫来膳食总管问：

“勒瓦瑟小姐在吗？”

“在，先生，在她房里。”

“她昨天出去了，对吗？”

“对，先生。她收到一份电报，说是一个亲戚病了，让她去外省探望。到夜里才回来。”

“我有话要跟她说。您去请她来。我等着她。”

“在先生的工作室？”

“不，在楼上，我卧室旁边的小客厅。”

这是三楼的一个小房间，从前是太太的小客厅，自从敌人几次谋害他未遂之后，他就把它当作工作室使用。他在这儿更平安，更僻静。他把重要文

件都藏在这儿。钥匙从不离身。那钥匙是特别的，有三条槽，还有内弹簧。

马泽鲁跟着他一直走到院子里。佩雷纳知道他跟在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臂膀，拖着他往台阶走。

“一切顺利。我担心弗洛朗斯觉察到什么，不再回公馆了。大概她没想到我昨天看见她了。现在，她别想逃走了。”他们穿过前厅，上了二楼。马泽鲁搓着手说：

“老板，您这下明白了？”

“不管怎样，我的决心已定。我不想，你明白，我不想让弗维尔夫人自杀。既然只有一个办法阻止这惨事发生，就只好牺牲弗洛朗斯了。”

“不难过吗？”

“不后悔。”

“那么，您原谅我了？”

“我感谢你。”

他干脆有力地往马泽鲁下巴下面打了一拳。

马泽鲁倒在二楼楼梯上，一声不哼，失去了知觉。楼梯中间有一间放杂物的小暗室，仆人们把工具和用脏了的布品衣物收在里面。堂路易把马泽鲁搬到里面，让他背靠一只箱子坐在地上，嘴里塞上手帕，用一条餐巾勒住，又拿两条桌布捆住手脚，绑到墙上牢靠的钉子上。

这时马泽鲁苏醒了。佩雷纳对他说：

“我想，该有的你都有了……桌布……餐巾……，嘴里塞了一只梨，好抵抵饥。慢慢吃吧。吃完再睡一觉。这样，你就跟玫瑰一样红润了。”

他把马泽鲁关在里面，又看看表：

“我有一个钟头时间。好极了。”

这会儿他的打算是这样的：把弗洛朗斯叫来，痛骂一顿，历数她的卑鄙行径和罪行，让她写下供词，签字画押，等拯救玛丽—安娜的证词拿到手以后，再看怎样处置弗洛朗斯。也许把她扔在汽车后座，带到某处隐蔽的住所，把她当作人质，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也许……他并不劳神费力去预计事情会怎样发展。他所希望的，是马上作出言词激烈的说明。

他一直跑到三楼他的卧房。他把头在冷水里浸湿。他从未感到如此兴奋，从未觉得盲目的本能如此冲动过。“是她。我听见她的声音了！”他寻思，“她到了楼梯下面。终于来了！就两个人，面对面，把她骂一顿，该有多么痛快啊！”他退回楼梯口，来到小客厅门前，掏出钥匙。门开了。他发出一声惊叫。

加斯通·索弗朗在屋里。

加斯通·索弗朗叉着双手，站在这间关闭的小房间里等他。

九 索弗朗述说真相

加斯通·索弗朗！

堂路易本能地往后一退，掏出手枪，对准那匪徒。“举起手来！”他喝令道，“举起手来，否则我开枪了！”索弗朗并不显得惊慌。他扬起头，点点他放在一张桌上，一下子够不着的两把手枪，说：

“我的武器在那儿。我来这儿不是打仗的，是来找您谈谈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堂路易问道，被他这副沉着的样子激怒了，“靠一枚偷配的钥匙？你是怎么拿到钥匙的……”索弗朗不回答。堂路易猛一跺脚。

“说！快说！不然……”

可是弗洛朗斯跑来了。她从他身边走过。他也没有拉住她。她扑到加斯通·索弗朗身上，也不顾忌佩雷纳在场，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来？你不是答应我说不来的吗？……你还发了誓的……快走吧。”

索弗朗挣脱出来，强按她坐下。

“弗洛朗斯，让我干。我答应你，只是叫你放心。让我干吧。”

“不行！不行！”姑娘激烈地反对，“不行！你疯了。我不许你说一句……唉！我求求你，别试图干这种傻事。”他伸出手去，缓缓地抚摸她的额头，分开她的金发，稍稍弯下腰，反复轻轻地说：

“让我干吧，弗洛朗斯。”

她不作声了，仿佛被这温柔的声音解除了武装。他又说了一些别的话，堂路易听不清楚，不过看来她被说服了。佩雷纳站在他们对面，没有动。

他举着手，指头扣着扳机，枪口对准敌人。

当索弗朗与弗洛朗斯亲热地说话的时候，佩雷纳从头到脚打了个寒颤。指头也在挛缩。是因为什么奇迹他才没有开枪？是出于多么大的毅力他才压住了像一团怒火在他心里燃烧的嫉恨？这狗日的索弗朗竟敢当他的面抚摸弗洛朗斯的头发！他放下手臂。以后再把他们除掉吧。以后他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处置他们吧，既然他有力量处置他们，既然从此以后，任什么事情也不能让他们逃脱他的报复。

他抓起索弗朗的两把手枪，放进一个抽屉，然后走向门口，本是打算关上门的，但听到二楼有脚步声，就又走到栏杆边。上楼来的是膳食总管，他举着一只托盘。

“有什么事吗？”

“一封急信，先生，刚送来的，要交给马泽鲁先生。”

“马泽鲁先生在我这里。给我吧。别让人打搅我。”他撕开信封。信是守在公馆外边的一个侦探用铅笔匆匆写的。内容如下：

当心，队长。加斯通·索弗朗在公馆里面。据住公馆对面的两个居民说，那姑娘进去有一个半钟头了，在我们来此执行任务之前。本街区的人都知道她是公馆的女管家。后来他们看见她在她住的小楼窗口露了面。不久，小楼下面一个小矮门，大概是地下室的门打开了。显然是弗洛朗斯开的。几乎是同时，一个男人顺着围墙来到广场，匆匆钻进了地下室。根据那人的特征来看，那就是加斯通·索弗朗。因此，千万当心，队长。您只要一发警报，一发信号，我们就冲进来。

堂路易想了想，明白那匪徒是怎样进来的，怎样不受惩罚，躲在最安全的处所，逃过了追捕。他，佩雷纳，竟和不共戴天的死敌住在一起。

“好啊，”他寻思，“那家伙的事情定了……他的小姐也同样。不是我手枪的子弹，就是警察的手铐，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他甚至没有想到他的汽车停在下面，随时可以开走，也没想到弗洛朗斯会逃走。他不杀死他们两个，自有司法当局来收拾他们。这样也许更好。他把他们交给社会。让社会来惩罚这两个害群之马。

他推上门，插上销子，来到两个罪犯面前，搬了张椅子坐下，对索弗朗说：

“谈吧。”

房间狭小，彼此挨得很近，堂路易都觉得几乎碰到了他心底最厌恶的人。他们俩的座椅，相距不到一米。一张摆满书籍的条桌摆在他们与窗户之间。窗洞开在厚厚的墙上，像所有老房子一样，成了一个隐蔽的角落。

弗洛朗斯稍稍偏转了扶手椅，背着光，堂路易看不清她的面容。可是加斯通·索弗朗的脸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那张脸，越看越有气：那张脸仍然年轻，一张嘴富有表情，尽管目光冷酷无情，眼睛却显得聪慧漂亮。“怎么？开口啊！”堂路易专横地命令道，“我同意和你休战，可只是暂时的，只是说几句必说的话的时间。现在你怕了？后悔这么做了？”

那人沉着地笑了笑，说：

“我什么也不怕，也不后悔来了这儿，因为我有个明确的预感，我们能够，也应该互相理解。”

“我们互相理解？”堂路易身体一震，问道。

“为什么不呢？”

“订个条约！你我之间订个同盟条约！”

“为什么不呢？我都想过好几次了，下午在预审法庭走道里，我豁地一下想明白了。尤其是看了报纸号外您的声明，我更是丢不下这个想法了。报纸上是这样说的：

“堂路易·佩雷纳发表引起轰动的声明：弗维尔夫人是清白无辜的……”

加斯通·索弗朗从椅子上半坐起身子，打着手势，字斟句酌地说：

“全部事情都在这几个字上面：弗维尔夫人是清白无辜的。您写了这几个字，公开说了这几个字，而且是郑重其事地说的，它们是不是表达了您的想法呢？现在，您果真认为玛丽—安娜·弗维尔是清白无辜的吗？”

堂路易耸耸肩。

“嗨！上帝呵！弗维尔夫人是不是清白，我们不必讨论。现在我们要谈的不是她，而是你们，你们两个和我。有什么话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而且尽可能快点。这对你们更有好处。”

“对我们更有好处？”

堂路易叫道：

“你们忘了那篇文章的第三个小标题……我不但表示玛丽—安娜·弗维尔是无罪的，而且宣布……你念念吧：立即将罪犯逮捕归案。”

索弗朗和弗洛朗斯一起站起来，出于同一种本能的反应。“在您看来……”

罪犯是……”索弗朗问道。

“天呐！你们和我一样清楚。那就是拄乌木手杖的人。他至少不能否认杀了昂瑟尼探长。另一个是他的帮凶、同谋。两个人大概都记得暗杀我的企图：在絮谢大道枪击我，在汽车上搞破坏，害死我的司机……还有，昨天在那边，你们清楚，在那有吊死鬼的仓房，……你们记得吧，那一镰刀劈下来，差点把我的脑袋都割掉了。”

“那又怎么样？”

“哼！怎么样？你们的企图没有得逞。欠债必还。尤其是，你们傻乎乎地自投罗网。”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这意思是，人家知道弗洛朗斯，知道你在公馆里，已经把公馆包围了，并且韦贝副局长等会儿将亲自上阵。”索弗朗听到这出乎意料的恐吓，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弗洛朗斯在他身边，一脸苍白，惶恐不安，连脸都变了模样，语无伦次地说：

“啊！真可怕！……不，不，我不愿意！”

接着，她扑向堂路易：

“卑鄙家伙！卑鄙家伙！你把我们出卖了。卑鄙！啊！我知道，你什么背信弃义的事都做得出来！你在这儿，像个刽子手……啊！多么卑鄙！多么阴险！”

她歇斯底里，大吵大闹，闹得没有劲了，倒在椅子上，一手捂着脸抽泣起来。

堂路易扭过头去。奇怪的是，他没有生出半点怜悯，姑娘的眼泪，她的辱骂，都没有使他动心，就好像他从不曾爱过弗洛朗斯似的。他很幸运地解脱了。她让他产生的恐惧，泯灭了他心中的爱情。

他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又回到那两人身边，发现他们握着手，像两个走投无路的朋友，互相支持着，便突然一下涌出满腔仇恨，怒从心头起，抓着索弗朗的手臂，问道：

“要我保护你们……有什么权利？……是因为你妻子，你情妇，对不对？……”

他的声音显得局促不安。他自己也觉得这通火发得十分奇怪。在那毫无来由的盛怒里面，分明显示出他以为已经永远泯灭的情意。看到加斯通·索弗朗惊愕地看着他，他脸一红，相信这个对头看出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的目光碰上了弗洛朗斯的目光。那敌意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恨和反抗。难道她也看出来了吗？他再也不敢说一句话。他等着索弗朗的解释。

在这等待之中，他没有去想索弗朗要说出什么真相，没有去想他们将知道答案的可怕问题，没有去想将要发生的悲惨事件。他唯一想的，而且是那么激动，那么焦渴地想的。就是：他即将了解弗洛朗斯是个什么人，了解她的感情，她的过去，她对索弗朗的爱情。他感兴趣的只有这一点。

“好吧，”索弗朗说，“我就开始讲吧。命中注定的事，要来就来吧！不过，我可以跟您说吗？我现在唯一的意愿，就是让他们抓我。”

“说吧。我关了门。我愿什么时候开才开。说吧。”

“我说简短一些。”索弗朗说，“再说，我所知道的事情无足轻重。我不要求您相信它，只要求您权且把它当作真话，百分之百的真话来听。”

于是他说出下面这番话：

“原先我未见过伊波利特·弗维尔和玛丽—安娜，只不过和他们有通信联系——您知道我们是表亲；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我们在巴勒莫见了面。他们那会儿请了建筑队在絮谢大道翻盖新房，自己就去那儿过冬。我们一起生活了五个月，每天都见面。伊波利特和玛丽—安娜不是很合得来。有一晚，他们大吵了一场。玛丽—安娜伤心得直哭，被我撞见了。我被她的眼泪打动了，禁不住说出了心里话。从见头一面开始，我就爱上了玛丽—安娜……我一直爱她，越来越爱她。”

“你说谎！”堂路易忍不住叫起来，“昨天，在从阿朗松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我看见你们一对……”

加斯通·索弗朗观察弗洛朗斯的反应。她没说话，双肘支在膝上，两只拳头抵着脸。于是索弗朗不理睬堂路易的喊叫，继续说下去：

“玛丽—安娜也爱我。她向我倾吐了心声，但是要我发誓，除了纯洁的友情，永远不抱非分之想。我发了誓。于是我们过了几个星期无与伦比的幸福日子。伊波利特·弗维尔爱上了大众音乐会的一个歌女，常常长时间外出。小埃德蒙身体不好，我花了许多时间带他做体育运动。而且，在我们身边，我和他之间，有一个最好的女朋友，她真诚地给我们出主意，体贴我们，给我们包扎伤口，给我们打气，让我们快活，给我们的爱情注入高尚和热烈的活力：她就是弗洛朗斯。”

堂路易觉得心跳加快了。倒不是他不怎么相信加斯通·索弗朗的话，而是他透过这些话，希望深入到事实的核心。也许他不知不觉，受了加斯通·索弗朗的影响，他那爽直的样子，真诚的语气让他多少有些吃惊。

索弗朗又说道：

“十五年前，我哥哥拉乌尔·索弗朗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收养了一对朋友留下的一个孤女。我哥哥逝世的时候，把当时才十四岁的孩子托付给一位老保姆抚养。这位老保姆曾经带过我，后来跟我哥哥去了美洲。老保姆把孩子带回法国，交给我后，没过几天就死于一场事故。

“我把孩子带到意大利，住在朋友家里。孩子在那里学习功课，长大……成人。她想自食其力，就应聘去一个家庭教孩子。后来，我把她介绍给表亲弗维尔家。我在巴勒莫见到他们一家人时，也再次见到她。她那时是小埃德蒙的家庭教师，小家伙很喜欢她。她尤其跟玛丽—安娜·弗维尔处得来，是她的挚友。“那时，她也是我的挚友。那一段日子是那样幸福、欢乐，唉！只可惜太短暂！的确，我们的幸福，我们三人的幸福不久就蒙上了阴影，而且是那样突然，那样令人惊愕。每天晚上，我都在日记本上记下我的爱情生活，那虽是平安无事、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生活，却是那样热烈，那样灿烂辉煌！我把玛丽—安娜当作女神一样爱慕。我跪在地上写日记，喋喋不休地形容她的美貌，并且臆想出一些情景：她如何对我说出本要说的话、如何答应给我我们俩其实已自愿舍弃的快乐。

“这本日记被伊波利特·弗维尔发现了。他是怎样被意想不到的偶然性，被阴险可恶的命运驱使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发现了我的日记。

“他勃然大怒，本想立即把玛丽—安娜赶走。可是。看到妻子沉着的神态，看到她出示的表明自己清白无辜的证据，看到她坚决不同意离婚，并保证不再见我，他又镇定下来。“我离开了巴勒莫，心如槁灰。弗洛朗斯也被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与玛丽—安娜说过一句话，可是坚不可摧的

爱情仍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分开也罢，时间流逝也罢，我们的爱情都没有减弱分毫。”

他停住话头，想看看这番话在堂路易脸上引起什么反应。堂路易没作任何掩饰，他专心听着，急于知道下文。最让他觉得惊讶的，是加斯通·索弗朗那出奇的沉着，是他那平静的眼神，是他从容不迫的语气，他叙说这么一出男女间的感情纠葛，口气竟是这般平常，这般舒缓。

“他真会做戏！”堂路易心想。

他这么想的时候，又记起玛丽—安娜·弗维尔也曾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不是应该回到最初的看法，认为玛丽—安娜有罪，因为她也像索弗朗这个同谋，像弗洛朗斯一样善于做戏？或者，他应该相信，这个男人有几分正直？

“后来呢？”他问。

“后来嘛，我在中部一个城市落了脚。”

“弗维尔夫人呢？”

“她住在巴黎的新房子里。她和丈夫都不提过去那段事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是她写信告诉你的？”

“不。玛丽—安娜是个恪守本分、尽职尽责的女人，观念极为死板，从不给我写信。但弗洛朗斯应聘给您前面的房主玛洛内斯库伯爵当秘书和读报员，常常在她房里与玛丽—安娜见面。玛丽—安娜从没有一次提到我，对吧，弗洛朗斯？玛丽—安娜不可能提到我。但她的生活与灵魂却充满了爱情，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对吧，弗洛朗斯？到后来，这种远离她，另居一隅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来到了巴黎。这是我们的不幸。“这大约是一年前的事。我在鲁尔大街租了一套房子，尽量深居简出，悄悄过日子，生怕教伊波利特·弗维尔知道了，而找玛丽—安娜吵闹，扰乱她的安宁。只有弗洛朗斯一个人知道我回了巴黎，不时来看我。我很少出门，只有断黑时去布洛涅树林最偏僻的地方走一走。可是，狠下决心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有一晚，一个星期三的夜晚，大约十一点钟，我不知不觉走上了絮谢大道，从玛丽—安娜房前走过。偏偏就那么凑巧，那晚上天气温暖，夜色清朗，玛丽—安娜正好站在窗边，看见我走过，肯定认出了我。我幸福极了，两条腿直哆嗦。从此，我每逢星期三晚上就从她家经过。玛丽—安娜有她的社交生活，也要寻找消遣，她丈夫的地位也使他经常要外出应酬，但几乎每个星期三，她都留在家中，伫立在窗前，赐给我那分出乎意料的、总是那么新鲜的快乐。”

“快点说吧！”堂路易渴望知道下文，要求道，“讲快点。讲那些事实……说吧！”

因为，他突然担起心来，生怕听不到下面的解释了，他突然发现，加斯通·索弗朗的话像真话一样，钻进了他的心坎。尽管他努力抗拒，它们还是战胜了他的成见，他的理由。其实，在他交织着爱情和嫉妒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迫使他相信，眼前这个男人，这个迄今为止他视为可恶情敌的男人，这个当着弗洛朗斯的面大声宣布他爱玛丽—安娜的男人说的是真话。“快说吧，”他再次催促道，“时间宝贵。”

索弗朗摇摇头。

“不能快了。我的话，在下决心说出来之前，早就一句句斟酌过了。一句也不能少。因为您不可能在某个单个的事实上面，而只能在所有事实的联系上，在尽可能忠实的叙述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不明白……”

“因为事实隐藏在叙述里。”

“不过这个事实，是你们的无辜，对吧？”

“不对，是玛丽—安娜的无辜。”

“可我并没说她有罪！”

“可有什么用，如果您不能证明她无罪的话。”

“嗨！正是你该给我提供证据呀。”

“可我没有哇。”

“什么？”

“我是说，我要求您相信的事，我没有任何证据。”

“那么，我是不会相信的。”堂路易叫道，语气十分气恼，“不，决不会相信的！你要是拿不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到目前为止，我说的每一句，您都相信了。”索弗朗直截了当地说。

堂路易不说话了。他转过眼睛瞧瞧弗洛朗斯·勒瓦瑟，觉得她望他的眼神没有那样怨恨了，似乎她希望尽力让他接受已经给他留下的印象。

堂路易低声道：

“继续说吧。”

这两个男人的神态真是怪。一个斟词酌句，把每句话都说得简明扼要，另一个认真地听，掂量每一句话的意思。两个人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好像在冷静地寻求解决一个良心问题的办法。他们根本不注意外面发生什么事，也根本不考虑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当务之急，就是让一个人说下去，一个人听下去，不管会引起什么后果，也不管警方如何加强了包围。

“再说，我们也说到了最要紧的事情，”索弗朗严肃地说，“说明这些事情，会向你显示我们的诚意。您听起来肯定觉得新奇，可我会不折不扣地按照事实来讲。有一次，我去布洛涅树林散步时，不巧叫伊波利特·弗维尔撞见了。出于小心，我马上换了住所，搬进理查德—华莱士大道那座小房子住了下来。弗洛朗斯去那儿见过我几次。我甚至谨慎得叫她不要来看我，甚至叫她把信也不要寄到我的住处，只寄到邮局待领。这样我就完全放心了。我在完全与世隔绝，十分安全的环境里工作。我什么也不指望，也没有任何危险，任何可能的危险在威胁我们。然而，当警察总监带着手下人冲进我家逮捕我时，我才听说伊波利特·弗维尔和埃德蒙父子被杀，我心爱的玛丽—安娜被抓的消息。对我来说，借用一句最通俗又最确切的成语，这消息好似晴天霹雳。”

“不可能！”堂路易叫道，语气又变得忿急、愤怒，“不可能！事情都发生半个月了。我不信你就没有听说。”“听谁说？”

“报纸上说！更可能听这位小姐说。”堂路易指着弗洛朗斯叫道。

索弗朗口气肯定地说：

“报纸？我从不看报。怎么？不相信？每天浪费半个钟头去浏览那些报道政治蠢事和社会丑行的消息，难道是一种义务？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难道我们不能想象有只读科学杂志和小册子的人存在？这种情况确实少有，但少有并不能证明没有。”另一方面，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早上，我已通知弗洛朗斯，要出门三个星期。临到最后一刻，我改变了主意。但她并不知道，她以为我动身了，不知到了哪儿，无法把弗维尔父子被杀，玛丽—安娜被抓的消息告诉我。后来人家指控拄乌木手杖的男子有罪时，她同样也没法把人家

开始侦察我的消息告诉我。”

“哼！”堂路易叫道，“你别想抵赖，说那拄乌木手杖的人，那跟踪韦罗侦探，在新桥咖啡馆偷走他的信的……”

“那不是我。”索弗朗打断他的话。

看到堂路易耸耸肩膀，他又加重语气道：

“那绝对不是我。这里面肯定有个说不清楚的错误。我从没有去过新桥咖啡馆，我向您发誓。您必须相信这是实话，百分之百的实话。再说，我喜欢过清静日子，也不得不过清静日子，这种情况与我不理世事的生活完全相符。我再说一遍，我什么也不知道。猛一下听到那消息，恍如五雷轰顶，您明白，正是因为这点，我才产生了出乎预料的反应，出现了一反本性的精神状态，流露出最原始最野蛮的本能。您想想，先生，人家触碰了我在世上最神圣的东西：玛丽—安娜被投入了监狱！玛丽—安娜被指控犯了双重谋杀罪。我急得发疯了！我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假意与警察总监周旋，然后我推倒一切障碍，打倒昂瑟尼探长，摆脱了马泽鲁队长，从窗户跳下来。我只有一个念头：逃跑。只要得到自由，我就要救出玛丽—安娜。那些人要挡我的路？那就让他们倒楣吧。他们有什么权利，竟敢攻击一个最纯洁的女人？那天我只杀了一个人……要是撞在我手里，我会杀十个，二十个！昂瑟尼探长的性命算什么？那些倒楣鬼的性命有什么要紧？谁叫他们把玛丽—安娜关进牢房？谁叫他们拦住我，不让我去救她？”加斯通·索弗朗慢慢激动起来。他努力克制自己，脸上的肌肉都抽搐起来，终于冷静下来。可是他的声音仍然发颤，身体仍然激动得直哆嗦，没法掩饰。

他接着说下去：

“在理查德—华莱士大道，我甩掉了总监的人马，转过拐角，正以为自己完了的时候，弗洛朗斯在那儿救了我。半个月来的案情，弗洛朗斯都知道。双重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她就知道了。她给您读报，与您讨论报上的文章，她就是从报上知道的。正是在您身边，正是听着您的议论，她才得出这个看法，再说，发生的事情也让她认为，玛丽—安娜的敌人，唯一的敌人，就是您。”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因为她看到您行动，”索弗朗大声说道，“因为我和玛丽—安娜拦在您和莫宁顿遗产之间，先把玛丽—安娜，再把您除掉，对您比对任何人都重要。再有……”

“再有……”

加斯通·索弗朗犹豫一下，清楚地说道：

“再有，因为她确实知道您的真名。在她看来，亚森·罗平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一阵沉默。此时此刻，这种沉默是多么沉重！在堂路易·佩雷纳的目光注视下，弗洛朗斯脸不变色心不跳。在那张木然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内心的激动。

加斯通·索弗朗又说道：

“玛丽—安娜的朋友弗洛朗斯吓慌了，为了反对亚森·罗平才投入了战斗。为了撕开亚森·罗平的假面目，她写了，或确切他说，请人写了发表在《法兰西回声报》上的那篇文章。文章草稿，您在线团里面发现了。一天早上，她听见亚森·罗平和马泽鲁队长通电话，准备立即捉拿我。为了救我，

她冒着砸死人的危险，开动机关，放下那块铁板，把亚森·罗平关在电话间里，自己又匆忙坐汽车赶来报信，可是警察已经涌入了我家，信没报成，却及时把我救了。

“她对您的担心、仇恨，她当时都告诉了我。在摆脱追捕我的人那二十来分钟里，她匆匆地把案情大致讲了一遍，并提到了您在其中起的主要作用。我们当时就想了个反击的计策，好让警方怀疑您是此案的同谋。我让人去给警察总监送信，弗洛朗斯回到公馆，把那半截手杖藏在沙发垫子下面，这个反击没有什么力量，又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使我们直接交上了手。我也只好拼命地投入了。

“这就是我针对您的一连串企图。我潜入公馆，藏在弗洛朗斯房中，试图——我瞒着她，我向您发誓——毒死您。弗洛朗斯对这种行为极为愤慨，痛加谴责，我也许应该改弦易辙，可是，我跟您再说一遍，我已经疯了，完全疯了，觉得只有除掉您，才可能救出玛丽—安娜。因此，有一天早上，在絮谢大道，我跟上了您，朝您开了一枪。当天晚上，我又在您的汽车上动了手脚，想把您和马泽鲁队长打发掉。

“这一次，您又大难不死，逃脱了我的报复。而一个无辜者，那个司机成了您的替死鬼。弗洛朗斯听到噩耗，伤心绝望，痛不欲生，终于使我答应她的请求，不再杀人。再说，我自己也对这些暴行害怕了，老是想着死在我手里的那两条人命，不得安宁，便改变计划，只去想着怎样策划越狱，救出玛丽—安娜。“我有钱。我买通了狱卒，却没有暴露意图。我与供应商和医务所的人串通好了。我为自己弄到了司法专栏编辑的名片，每天都去法院，在预审庭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希望碰上玛丽—安娜，给她一个眼色，一个手势，或许悄悄说上几句话，鼓起她的勇气。“她的确在继续遭受折磨。您又弄出了伊波利特·弗维尔那些神秘信件，给她带来极可怕的打击。那些信是什么意思？是从哪儿弄来的？难道人家无权认定是您策划的这个阴谋吗？难道不是您把它们交给别人引起可怕的议论的吗？弗洛朗斯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地监视您。我们寻找一线光亮，寻找蛛丝马迹，好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昨天早上，弗洛朗斯发现了马泽鲁队长。她听不清马泽鲁跟您说了什么话，但无意中听到了朗热诺先生和弗尔米尼村这两个人名地名。朗热诺！她记起了伊波利特·弗维尔这个老朋友。那些信莫非是写给他的？您和马泽鲁队长坐汽车动身，难道不是去寻找他吗？

“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坐火车去阿朗松，也想去作一番调查。下了火车，我们叫了一辆汽车，到了弗尔米尼村周围，极为谨慎地找人打听事情。得知你们大概也了解到的事情，也就是朗热诺先生已死的消息之后，我们决定去他的寓所看看，就进了他的庄院，但弗洛朗斯突然发现您也在花园里。弗洛朗斯无论如何要我避开您，就拖着穿过草坪，躲到矮树林后面。不料您还是跟过来了。我们见到一座仓房，就去推门。门微微开了一条缝，我们就进去了，摸黑走到杂物堆中间，碰到一架楼梯，就爬到阁楼上躲起来。这时您进来了。

“以下的事情您都知道：您发现了两具干尸，弗洛朗斯不小心碰倒了杂物，把您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您向我们进攻，我顺手操起身边的镰刀反击，后来您开枪了，我们从天窗逃走。我们摆脱了您。可是晚上在火车上，弗洛朗斯晕过去了。我照料她的时候，发现她肩膀上中了一枪。只是擦破了皮，并不很疼，可是让她神经极为紧张。您是在芒斯车站看见我们的，对吗？您

看见我们的时候，她头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这番话说的是深藏的事实，索弗朗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颤抖。堂路易听得聚精会神，一次也没有打断。他凭着那神奇的注意力，把索弗朗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刻记在脑海里。他一边听，一边仿佛觉得，在他心里，有时浮现起另一个弗洛朗斯，一个真正的弗洛朗斯，摆脱了他的一切偏见和误解的弗洛朗斯的形象。

然而，他还是没有放弃成见。弗洛朗斯是清白的，这可能吗？不，不可能。他亲眼目睹的证据，他的理智所判断的证据，都一致反对这种论断。忽然一下，弗洛朗斯就不是原来他眼里的那个女人，那阴险、狡诈、残忍、血腥、邪恶的女人，他一时还接受不了。不，不可能。这个人很会说谎，把谎话说得很圆，使人看不出真假，分不清黑白。

他是在说谎！他是在说谎！不过，这谎言听起来多么舒服！让人多么欣慰！这个虚构出来的弗洛朗斯多么美啊！这个受命运驱使，干了她憎恶的事情，但完全与谋杀案无关的弗洛朗斯，这个问心无愧、善良、富有同情心、两眼炯炯有神、两手雪白的弗洛朗斯多么美啊！听信这番话，陶醉在这番美梦里，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加斯通·索弗朗偷偷地打量这位过去的敌人的脸色。他靠近堂路易，脸色激动，兴奋，再也不极力克制满腔激动的情绪，满腔热烈的感情。他低声说：

“您相信我的话，对吧？”

“不……不……”堂路易说，想顶住他的感染。“您必须相信。”索弗朗斩钉截铁地说，“您必须相信我的爱情的力量。我为了爱情可以做一切。玛丽—安娜是我的生命。如果她死了，我也只有一死了之！啊！今天早上，我从报上读到不幸的她割脉自杀的消息，心如刀绞！这都是您造成的，都是伊波利特那几封信造成的！啊！现在我想干的，不再是除掉您，而是想用最残忍的刑罚折磨您。可怜的玛丽—安娜，她受了多大的苦哇！您没有回来时，我和弗洛朗斯在外面转了一天，打听她的消息，先是在监狱周围，后来又去了警察总署和法院。我就是在法院，在预审庭的走廊里碰上您的。那时您对一群记者说出了玛丽—安娜·弗维尔的名字。您说她是无罪的！您说您发现了对她有利的证据！”

“啊！先生，我对您的仇恨顿时烟消云散了。转眼之间，敌人变成了同盟军，变成了人们跪着恳求援助的主宰。您真有勇气，放弃了自己的原有看法，表示要全力以赴，拯救玛丽—安娜！我的心儿怦怦直跳，因为我感到快慰，我看到了希望。我离开那儿，去与弗洛朗斯会合，大喊着告诉她：

“‘玛丽—安娜有救了！他说她是无罪的。我想见他。我要跟他说话。’

“这样，我们就来到这里。弗洛朗斯没有放松警惕，求我暂缓见您，等您干出几件事情，证明您的态度确实改变了再说。我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我决心已下。读了报上发表的您的看法，我的主意更加坚定了。无论如何，我要尽早把玛丽—安娜的命运交给您安排。一个钟头也不能耽误。我等您一回到家，就上来了。”此时的加斯通·索弗朗，已不再是开头那个冷静沉着的男人。他作了几星期的斗争，付出极大的努力，白费了许多精力，早已精疲力竭。此刻他颤抖着，一只膝抵着堂路易身旁的扶手椅，两只手攀着堂路易的臂膀，语不成声地说：

“我求求您，救救她……您有这个能力……对，您有这个能力……我在

与您作斗争当中学会了认识您……当然您的守护神保护您，躲过了我的几次攻击，但保护您的，更有一种运气。您与别的男人不同。喏！喏！一开始我疯狂地追击您，您却不杀我，单是这一事实，单是您听我讲述经过，听取我们三人都是无辜的这个令人料想不到的事实，就说明您是很了不起的了！我在等您回来，准备向您说出事实真相时，就直觉地感到了这一点！您并没有受人引导，全凭自己的理智，大声疾呼玛丽—安娜是无辜的，我看得很明白，只有您才能救她，而且只有您才能救出她。啊！我求求您，救救她吧……从现在开始，就去救她吧……不然，过不了几天，她就没命了。她是不可能过牢房里那种日子的。您明白，她想寻短见……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她……一个人想要自杀，别人能阻止得住吗？……她要是死了，那该会多可怕呀！……啊！如果司法当局一定要一个罪犯，那么他们想要什么口供，我就作什么口供好了。一切罪名我都承担，一切惩罚我都接受，只要放玛丽—安娜出来！救救她吧……我，我先前不知道……现在不知道该干什么……把她救出牢房，别让她寻短见……救救她……我求求您……”

他那张焦急得变了形的脸上，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弗洛朗斯俯着身子，也哭了起来。堂路易忽然一下觉得自己也极为焦的慌乱起来。

尽管从谈话开始以来，他就慢慢地形成一种新的看法，但可以说直到这时他才猛一下意识到。他突然发现，索弗朗的话，他毫无保留地相信了。现在，在他看来，弗洛朗斯也许并不像他原先有权认为的那样，是个可恶的女人，而是一个目光坦诚、心灵与相貌都美的女人。他突然得悉，这两个人，还有那个玛丽—安娜——他们爱她，想方设法救她，行动却是那样笨拙，他们三人都被套在一个铁圈里，凭他们自己的努力，是无法冲破的。而这个铁圈是由一只陌生的手，是他，堂路易·佩雷纳极为无情地套上去的。

“啊！”他说，“但愿还来得及！”

他百感交集，思绪如潮，各种想法猛烈地在他脑子里相汇、相撞。他确信他们无罪，他觉得快乐，又觉得恐惧，觉得失望，又觉得愤怒，他的身子摇摇晃晃。他拼命挣扎，要摆脱这极可怕的恶梦。他仿佛觉得一个警察已经把沉重的手搭上了弗洛朗斯的肩膀。“我们一起离开！一起离开！”他恐惧地一跳，叫道，“留在这里才蠢呢！”

“可是公馆叫他们包围了……”索弗朗说。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我会让他们再抓……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必须一同战斗。当然，我心里还有疑团……可是你们会打消它的。我们一起来救弗维尔夫人。”

“可是警察包围了我们，拿他们怎么办？”

“走出去就是了。”

“韦贝副局长呢？”

“他不在这儿。只要他不在，一切就由我负责。走吧，跟着我，离远一点。等我示意以后，你们才可以……”

他扯开门闩，握住门把手，正准备开门，外面有人敲门。是膳食总管。

“嗯，”他说，“为什么来打扰我？”

“先生，保安局的副局长韦贝先生来了。”

十 溃 退

当然，堂路易料到了这可怕的事情。

不过他似乎仍然显得束手无策，连声说道：

“啊！韦贝来了……韦贝来了……”

他的全部激情在这个障碍面前碰得粉碎，就像一支溃逃的军队，眼看就要逃脱了，却被一座陡峭的山峰挡住了退路。韦贝来了，这就是说，敌人的主宰、首领来了，组织敌人进攻和阻击的人来了。他的组织工作是那样周密，别指望可以逃走。既然韦贝在这儿指挥，再试图硬冲出去就是愚蠢的了。“你给他开了门？”他问膳食总管。

“先生没有吩咐我不许开门啊。”

“他一个人吗？”

“不，先生。副局长带了十个人。都留在院子里了。”

“他呢？”

“他想上二楼。他以为先生在工作室。”

“他以为我和马泽鲁先生、勒瓦瑟小姐在一起？”

“是的，先生。”

佩雷纳思索片刻，说道：

“你去告诉他，没有找到我，准备去勒瓦瑟小姐的套房找找看。也许他会跟你去的。那样就好了。”

他把门关上。

刚才震撼他的风暴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丝毫痕迹。既然必须行动，那他就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他又恢复了在关键时刻从来不缺的那分冷静。

堂路易走近弗洛朗斯。她一脸煞白，在无声地哭泣。他对她说：

“小姐，不要害怕。您只要一切听我的，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她没有回答。堂路易明白她仍不信任自己。于是他几乎快乐地想道：他会迫使她信任自己的。

“听我说，”他对索弗朗道，“无论如何，我有可能失败。万一是这样，我还有几点必须弄清楚。”

“哪几点？”索弗朗问。他依然很沉着。

于是，堂路易理清思绪，免得忘了该问的事，说了不必说的话。然后，他问：

“发生谋杀案的那天上午，有个特征像你、拄乌木手杖的人跟着韦罗侦探进了新桥咖啡馆，你那会儿在哪儿呢？”“在家里。”

“你肯定没出门？”

“绝对没有。我也绝对没去过新桥咖啡馆。我甚至从没听说过这家咖啡馆的名字。”

“好。还有一件事。你了解整个案子以后，为什么不去找警察总监或者预审法官呢？向警方自首，说出事情真相不是要简单得多吗？何必作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呢？”

“我正要这样作的时候，突然一下意识到，这场针对我的阴谋策划得太周密，仅仅说出真相恐怕是不会让司法当局信服。人家不会相信我的。我能拿出什么证据呢？什么也拿不出……而堆在我们身上，证明我们有罪的证据，我们又没法推翻……那牙印难道不表明玛丽—安娜有罪吗？另一方面，

我沉默，我逃跑，我杀死昂瑟尼探长，难道不都是罪行吗？不，为了救玛丽—安娜，我得留在外面，不能去自首。”

“可是她也可以为自己说话呀。”

“说我们的爱情吗？且不说女人生来害羞，这种事说不出口，就是说了又有什么用？反而给人家的指控提供新的依据。正好这时伊波利特·弗维尔的信一封接一封地披露出来，引起公众议论，向司法当局揭示了强加给我们的罪行的动机。这就是：我们相爱。”

“那些信，你是怎么看的？”

“我不发表意见。我们不知道弗维尔产生了嫉妒。他没有露出来。另外，他为什么信不过我们？是谁让他相信我们要杀他？他的恐惧、他的噩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都是谜。他说，他掌握了我们的书信。什么书信？”

“可是那些牙印难道真是弗维尔夫人留下的？就没有疑问吗？”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让人无法理解。”

“那一夜，从十二点到两点之间，她出了歌剧院以后干了什么，你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显然，她被人引进了圈套。可是她是怎样被人引诱的？被谁？为什么她不说出来？这些也是谜。”

“那天晚上，就是发生谋杀案的那天晚上，有人注意到你去了奥特伊火车站。你在那儿干什么？”

“我去絮谢大道上走走，从玛丽—安娜的窗下经过。你记得那天是星期三。后一个星期三我又去了，仍是不知道发生了惨案，玛丽—安娜被捕入狱，再往后一个星期三也去了，正好是您发现我的住所，并告诉了马泽鲁队长的那天晚上。”

“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莫宁顿遗产的事吗？”

“不知道。弗洛朗斯也不知道。我们有理由认为玛丽—安娜和她丈夫也不大清楚。”

“弗尔米尼村的那间仓房，你是头一次进去吧？”

“头一次。看到梁上吊着的那两具干尸，我们和您一样惊恐。”堂路易停住话头，想了一想，看还有没有事情要问。然后，他说：“我想了解的就这些。你呢，觉得需要说明的情况都说了吗？”

“都说了。”

“眼下形势严重。我们可能难得再见面。因此，你不给我出具什么确认证明吗？”

“我已经把事实告诉您了。对您这样的人，有事实就足够了。对我来说，我已经折服了。我放弃斗争，或者说，我服从您的指挥。请您救出玛丽—安娜。”

“你们三个我都要救。”佩雷纳说，“明晚第四封神秘的信又该来了。我们有必要的时间来把事情琢磨透彻，商量对策。明晚我会去那儿，凭着收集到的新的线索，我会找到证明你们三人清白的证据的。最重要的，就是出席五月二十五日的聚会。”

“我请求您，只要想着救出玛丽—安娜就行了。如果需要，把我牺牲了也成。甚至把弗洛朗斯牺牲也可以。我以她的名义我的名义恳求您，只要有一线希望能救出玛丽—安娜，把我们两人牺牲都行。”

“我要把你们三个一起救了。”堂路易又说一遍。他把门打开一条缝，

听了一下外面的动静，对房里的两个人说：“你们不要动。任何人敲门也别开，直到我回来找你们。再说，我不会去太久的。”

他带上门，又上了锁，然后下到二楼。平时，每临大战，他都觉得轻松。可是他今天却感觉不到。因为今天的赌注不是别人，是弗洛朗斯。倘若遭到失败，其后果在他看来，比死还要糟糕。从楼梯平台窗口，他看见有警察看守着院子。他数了数，有六个。他还发现韦贝副局长在他的工作室窗前监视院里的动静，并与警察保持联系。

“见鬼，”堂路易想，“他守在这儿。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不相信人。总之，去见见他再说吧。”

他穿过大客厅，走进工作室。韦贝看见他了，转过身来。两个冤家面对面地站着。

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两人开始较量。一场短兵相接、迅速完成的较量，既不可能稍作喘息，也不容丝毫分心。只须三分钟就可分清胜负。

副局长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表情。他头一次得到允许，接到命令，与这可恶的堂路易交交锋。他对这家伙怀有积怨，从未得到发泄的机会。而现在，他可以痛痛快快地享受这一乐趣了。尤其是他胜券在握，而堂路易修改弗洛朗斯·勒瓦瑟的相片，企图包庇她，已铸成大错，他就更是觉得得意。可是另一方面，韦贝没有忘记，堂路易并非他人，而是亚森·罗平，因此又有几分警惕和怯意。他显然在想：

“情况稍有不对，我就了结他。”

于是他出招了，装着开玩笑似的说道：

“在我看来，您并不像仆人说的，去了勒瓦瑟小姐的房间。”“仆人是照我的吩咐说的。我在自己卧室里，就在三楼。不过，我想把事情了结后才下来。”

“了结了？”

“了结了。弗洛朗斯·勒瓦瑟和加斯通·索弗朗都在我房里。捆住手脚，塞住嘴巴。您只消把他们带走就行了。”

“加斯通·索弗朗！”韦贝叫道，“那么，有人看见他进来了？”

“对。他就住在弗洛朗斯·勒瓦瑟这里。她是她的情人。”

“哈！哈！”副局长嘲笑道，“她的情人！”

“是啊。马泽鲁队长让人把弗洛朗斯·勒瓦瑟叫来，好避开仆人对她问一问。索弗朗预计会逮捕他的情人，竟胆敢跑来，想从我们手中把她抢回去。”

“你们把他制服了？”

“对。”

显然，副局长并不相信这一番话。他通过德斯马利翁先生和马泽鲁队长，知道堂路易喜欢弗洛朗斯。而堂路易这样的人，是不会把他喜欢的女人交出去的，即便是出于嫉妒也不会。他未免更加当心了。

“您干得漂亮。”他说，“领我去您房里看看。制服他不容易吧？”

“也不太难。我下了那匪徒的武器。不过马泽鲁拇指上挨了一刀。”

“不重吧？”

“嗨！不重。他到附近的药房上药包扎去了。”

副局长停住脚步，十分惊讶：

“怎么？马泽鲁没有和两个俘虏待在您房里？”

“我没跟您说他待在那里吧？”

“没有。可是您的仆人……”

“我的仆人弄错了。马泽鲁在您来之前几分钟出去了。”

“这就怪了。”韦贝观察堂路易说，“我手下那些人都以为他在里面。他们没有看见他出去。”

“他们没看见他出去？”堂路易装出着急的样子。反问一句，“那他去哪儿呢？他明明跟我说要去包扎一下伤口的。”副局长越来越怀疑了。显然佩雷纳是想让他去找马泽鲁，把他打发走。

“我派一个警察去找。”他说，“药房远不远？”

“就在旁边，布高涅街。再说，可以打电话去问。”

“对！可以打电话去问。”副局长嘎嚅道。

他不明白这里有什么圈套。他像一个完全不明就里的人，慢慢向电话机走去，一边挡着堂路易的路，不让他溜走。堂路易退到电话机旁，似乎是被人押着似的，一手摘下话筒，说道：

“喂……喂……萨克斯 24—09……”

他用另一只手摸着墙壁，用刚才敏捷地从桌上拿来的一把小钳子，剪断了一根电话线。

“喂……喂……24—09……是药房吗？……保安局的马泽鲁队长，在不在你们那里？嗯？什么？您说什么？这真是可怕！您能肯定吗？伤口有毒？”

副局长本能地冲过来，一把推开堂路易。堂路易碰到护壁板，正好在铁幕下方。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韦贝抓起话筒。听说马泽鲁的伤口有毒，他一下慌了神：

“喂……喂……”他对着话筒叫道，一边监视着堂路易，打手势命令他不要走开……“喂……喂！怎么搞的？我是保安局副局长韦贝……喂……马泽鲁队长……喂……说话呀，混蛋！”他猛地扔掉话筒，看着电话线，终于发现了断头。他转过头，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妈的，我上当了。”

佩雷纳站在他后面三米远的地方，懒洋洋地靠在门洞的墙裙上，左手伸到背后，摸到了机关。

他微笑着。善意地微笑着。

“别动！”他用右手示意韦贝副局长别动。

韦贝没有动。这微笑比威胁更让他觉得可怕。“别动。”堂路易又说一遍，那声音无法形容，“尤其不要担心……不会痛的。只不过是小孩子不听话，关五分钟黑屋子罢了。您准备好啦？一、二、三，好咧！”

他身子一闪，手指使劲一按机关，沉重的铁板哗啦一下落了下来，把副局长关在里面。

“两亿元失掉了。”堂路易冷笑道，“这一下蛮漂亮，只是有点贵。永别了，莫宁顿的遗产！永别了！堂路易·佩雷纳！现在，勇敢的亚森·罗平，你要是不愿遭到韦贝的报复，就赶紧走吧，而且要把门窗关好。一、二，一、二……稻草，牧草……”他一边念着，一边从里面锁上客厅通往二楼前厅的门，然后走向工作室，关上通往客厅的门。

这时，副局长拼命捶门，又大声叫喊。声音从敞开的窗户传出去，外面的人可能听见。

“您别叫了，副局长。”堂路易叫道。

他抽出手枪，开了三枪，有一枪打碎了一块玻璃。接着，他从一道实心小门走了出去，小心地锁好。现在他来到两间房间外面一条通往前厅的过道。

过道通往前厅的门十分高大。他打开门，藏在门后面。警察听见枪响和人声，一齐冲进楼内，上了楼梯。他们上到二楼，穿过前厅，可是客厅门关上了。只有一张门开着，就是过道门。过道尽头，传来副局长的呼唤。六个士兵一直冲进过道。最后一个士兵转过弯，进了工作室以后，堂路易轻轻地把门推上，关紧，像别的门一样锁好。和副局长一样，六个警察也被关在里面了。

“都成了瓮中之鳖了。”堂路易低声道，“少说要五分钟他们才能明白处境，才会去开门，去砸门出来。而五分钟后，我们早就跑远了。”

他碰到两个慌慌张张跑来的仆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膳食总管。他扔给他们两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对司机说：“快发动汽车。别让任何人靠近汽车拦我的路。我要是坐汽车出去了，每人再赏你们两千法郎。对，就像这样，别做出愣头傻脑的样子。还有两千法郎，等着你们赚哩！快去吧，两位！”他自己也不显得急躁，仍旧不慌不忙地上到三楼。迈过最后几级楼梯，他禁不住一阵狂喜，大叫道：

“胜利了！道路打通了！”

小客厅的门就在对面。

他打开门，又说了一句：

“胜利了！可是一秒钟也不能耽误。跟我来。”他走进去。

他在肚子里骂了一句。

房间里没人。

“怎么？”他张嘴结舌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走了……弗洛朗斯……”

他假设索弗朗有一枚另配的钥匙，虽说这不大可能。可是，公馆里有这么多警察把守，他们两个怎么能逃得出去呢？他看了看四周，恍然大悟。开了窗户的凹处是墙壁最低矮的部分。那段墙像一只宽大的箱子，上面包了木的窗台和窗就像箱盖。这只打开的箱子里面，看得见一段窄窄的消防梯，一直通到下面……堂路易顿时想起了一段往事，前面那个房主玛洛内斯库伯爵的祖先，就是藏在古老的府邸里，逃过了搜捕，度过了大革命的风暴。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厚墙上开出的一条通道，通往远处的一个出口。弗洛朗斯就是从这条通道进出公馆的。加斯通·索弗朗也是从这条通道安全出入。他们两人潜入他的房间，窃取他的秘密，也正是通过这条通道。

“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寻思道，“大概，还不完全信任我……”

不过，他的目光被桌上一张纸吸引了。加斯通·索弗朗在上面匆匆写了几句话：

我们试一试，看能不能跑出去，免得连累您。要是被抓住，那就活该我们倒楣。最要紧的是让您保持自由。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在这几行字下面，有弗洛朗斯写的几个字：

救救玛丽—安娜。

“啊！”他被这种情况弄得不知所措，嗫嚅道，“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们这一下分开了……”

楼下，警察在撞过道门，想出来。在门撞破之前，也许他还来得及跑到汽车上？不过，他更愿意循着弗洛朗斯和索弗朗逃走的路线，因为这使有可能找到他们，在他们遇到危险时出手援助。于是，他跨过窗台，把脚踏上梯级，爬了下去。下了二十几级，到了二楼。那里，借助电筒光，他钻进一条低矮的拱形的隧道。如他所想，隧道是开在厚墙里的，十分狭窄，仅能侧身而过。

行了三十米远，隧道转了个九十度的弯，又行了差不多远，一张翻板活门打开了，又露出一截楼梯。那两人肯定是从这儿走的。他沿着楼梯下去，发现有一道光。原来他下到一个大壁柜里。柜门开着，两道床帏也拉开了。平时想必是合着的。壁柜下面是一张床，几乎占据了整间凹室。走出凹室，来到隔壁房间，他十分惊奇地发现，这是弗洛朗斯的客厅。

这一回他明白了。出口并不秘密，因为它通到波旁宫广场，可是却很安全。弗洛朗斯就是从这里把索弗朗引进公馆里她的套房的。他穿过前厅，下了几级台阶，走到离配膳房几步远的地方，下楼梯到了公馆的地下室。晦暗之中，有一道矮门，是经过路障的唯一通道，上面开了一个小窥视孔，透出一丝亮光。他摸着了锁。终于出来了，他打开门。

“妈的！”他骂了一句，往后一跳，顺手把门一碰，锁上了。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守在出口。一见他出来，就准备扑过来。这两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拦阻了索弗朗和弗洛朗斯外逃吗？不过，如果是那样，堂路易可以见到那两个逃跑的人，既然他们走的也是这条路。

“不对。”他想，“他们跑出去以后，出口才被封锁的。不过，他妈的！轮到我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难道我要像个兔子，叫人在窝里活活逮住？”

他又登上地下室的楼梯，打算来个出其不意，从回廊潜入正院，跳上汽车，冲出门去。但他走到车库，正要进院里时，发现保安局的四名警察从关着他们的楼房里突然出来了，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嚷，还比划着。另外，他还听到大门和门房那边传来一片喧嚷。有好几个男人的声音搅成一团，大概在争吵。或许这是个机会，他可以趁乱溜出门去。他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探头张望。

他看到的情景叫他大吃一惊：

加斯通·索弗朗双手戴着手铐，被推搡着、辱骂着，逼到墙边，保安局和警察总署的人将他团团围住。

加斯通·索弗朗被抓住了！两个逃跑者与警察之间上演了一场什么样的惨剧？堂路易担心起来，心一下收紧了，把头探得更出去一些。可是他没有看见弗洛朗斯。大概，那姑娘逃脱了。这时韦贝出现在台阶上。他的话证实了堂路易的希望。韦贝气得怒不可遏。他被关在黑屋子里，遭受了失败的耻辱，自然恼羞成怒。

“啊！”他发现被抓的加斯通·索弗朗，叫道，“逮着了一个！加斯通·索弗朗！一只肥的……在哪儿逮着的？”

“波旁宫广场上。”一个侦探说，“我们看见他从地下室的门里溜出来。”

“他的同谋呢？勒瓦瑟小姐？”

“没逮着。她先出去的。”

“堂路易呢？没有让他走出公馆吧？我已经有令在先了。”

“那两人逃出去五分钟后，他也想从地下室逃出去。”

“谁告诉你的？”

“守在地下室门口的一个警察。”

“以后呢？”

“他又退回了地下室。”

韦贝快活地笑起来。

“我们会逮住他的！这一下该他倒楣了！想跟警方捣蛋的反叛分子！……帮凶！……总之！这一下要揭开他的真面目了！过来！过来！伙计们……两个人看守索弗朗。四个人守住波旁广场，拿好枪。两个人把守屋顶。其他人跟我走。搜呀，伙计们！”堂路易不等那些人冲过来。他已经了解了他们的意图，便悄悄地往后退到弗洛朗斯的房间。由于韦贝还不知道通过回廊，直接来弗洛朗斯的套房，他来得及在房里检查翻板活门的机械装置还灵不灵。他发现壁柜开在卧室凹室的床幔后面，十分隐蔽，一般人发现不了。

他钻进秘密通道，上了第一段楼梯，沿着开在墙里面的通道，爬上通往三楼小客厅的楼梯。探头进屋仔细检查以后，他发现翻板活门紧贴护壁板，做得严丝密缝，根本看不出来，于是又放心地缩回脑袋，关好活门。

过了几分钟，他听见头顶上一片喧嚷，那些人进屋搜索来了。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局势变成这样：弗洛朗斯·勒瓦瑟已经被通缉；加斯通·索弗朗进了监狱；玛丽—安娜·弗维尔在监狱里绝食。堂路易相信他们是无辜的。也只有他才可能救出他们，然而他被堵在公馆里，受到二十名警察的围捕。至于莫宁顿那笔遗产，他没有希望得到了，既然他这个受遗赠人也开始公然反抗社会了。

“好极了！”堂路易冷笑道，“这才是我所理解的生活。问题很简单，有多种方式可以说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不出家门，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暴富？一个弹尽粮绝、手下再无一兵一卒的将军，怎么可以挽回败局？长话短说，我，亚森·罗平，处于现在这个境地，又怎么可能出席明晚在絮谢大道的聚会，并据理力争，救出玛丽—安娜·弗维尔、弗洛朗斯·勒瓦瑟、加斯通·索弗朗，同时也附带救出我的好友堂路易·佩雷纳呢？”从什么地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大概他们上屋顶去搜了。他们也许会把墙壁审问一通。

堂路易伏在地上，把脸埋在臂弯里，闭上眼睛，喃喃说道：“动脑子想想吧。”

第二部 弗洛朗斯的秘密

一 救 命！

亚森·罗平后来给我讲述这一插曲时，不无得意他说了这番话：

“当时让我吃惊，是我竟能够当机立断，接受索弗朗和玛丽—安娜是无罪的说法。我就像打了个引以为荣的漂亮仗一样，十分自豪，到今天还得意呢。我向你发誓，这一点可说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无论从精神意义上说，还是从侦探业绩上说，都超出了最著名侦探的最著名的推断。

“因为，虽然反复推敲权衡，终究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使我能够重新审视案子。堆在两个囚犯身上的还是原有的那些罪名，而且是那么严重，严重到任何预审法官都会毫不犹豫地签署裁定书，严重到没有一个陪审团成员会对案情提出疑问。玛丽—安娜·弗维尔就不谈了，只要想一想牙印，就知道她的罪名是板上钉钉，毋庸置疑了。但是加斯通·索弗朗，这个维克托·索弗朗的儿子，也有权继承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的人，加斯通·索弗朗，这个拄乌木手杖，杀了昂瑟尼探长的人，他的罪名难道会和玛丽—安娜·弗维尔的不一样吗？他不是和她一样，受到谋杀的工程师的指控吗？

“可是，我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呢？为什么明摆着的事实我不接受，偏要背道而驰呢？为什么那叫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我偏偏要相信呢？那不可接受的理由，我偏偏要接受呢？”“为什么？啊！大概，这是因为真相、事实在耳边响的时候，声音格外不同吧。一边，是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事实，所有坚信无疑的看法；另一边，只是一段叙述，而且是三个罪犯之中一人的叙述，因此，从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荒谬的，都是荒唐的……然而，这却是一个诚实的声音作的叙述，一段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叙述，没有半点虚构编造，从头到尾，没有半点复杂之处，也没有半句不实之词；这是一段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结论，却因为诚实，而迫使任何公正的头脑都要重新审视已有结论的叙述。

“我相信这段叙述。”

亚森·罗平的解释并没有完。我打断他问道：“弗洛朗斯·勒瓦瑟呢？”

“弗洛朗斯·勒瓦瑟？”

“对。您还没有给她下结论。您对她有什么看法？处处都表明她有罪，不仅在您眼中是如此，因为她参与了所有谋杀您的企图，而且在司法当局眼中是如此，她常常暗中去理查德—华莱士大道，难道他们不知道？她的相片夹在韦罗侦探的本子里，难道他们不知道？还有……还有……总之……您的指控……您对事情的看法……听了索弗朗的叙说后是不是都改变了？在您看来，弗洛朗斯到底是无罪还是有罪？”

他迟疑了片刻，正要直接爽快地回答，忽然又改变了主意，说：“我愿意相信人。我必须充分相信人，即使我还会生出疑窦，即使案情的某部分仍是一片黑暗，我也必须这样，才能行动。因此，我相信她。我相信她是无罪的，我凭我的诚意行动。”在被迫躲在暗道里，不能动弹的时候，对堂路易·佩雷纳来说，所能采取的行动仅仅是不断回忆分析加斯通·索弗朗的所作所为之间的联系。他尽力回想他听说的每一个细节，尽力回味他听上去最无足轻重的语句和措辞。他一句句琢磨，一个一个措辞推敲，以便理出里面包含的实际情况。

因为实际情况就摆在那里。索弗朗已经说了，堂路易也不怀疑。整个悲惨的故事，围绕莫宁顿遗产案和絮谢大道遗产案发生的种种事件，所有能够揭穿反对玛丽—安娜·弗维尔的阴谋的情况，所有能够解释索弗朗与弗洛朗斯为何失利的情况，索弗朗的话里都提到了。只要理解了，真相就会显露出来，就像将晦涩的象征看明白了，便会悟出其中的寓意。

堂路易不止一次地走了弯路。他脑子里一冒出异议，他马上就回答自己说：

“也许是吧。我可能弄错了。再说索弗朗的话里没有任何能够指明方向的线索。也许真实情况不在这番话里。可是我现在可能从别的途径去发现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完全掌握了索弗朗所说的情况，还有那些神秘的信件按时出现所提供的线索，我为什么不应该加以利用呢？”

于是，他就像踏着人家的足迹走完一段路一样，又把索弗朗所经历的事情从头至尾回忆一遍，并把它与自己原来想象的案情作一番对照。两相对比，截然不同。可是，从这种对比本身，难道碰撞不出一火花？

“那是他说的，”他想，“这是我所想象的。这种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一边是实际情况，一边是案情显示的面貌。为什么罪犯希望让案情显示出这种面貌呢？是为了避免怀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惹上怀疑的人必然会受到损害吗？”问题一个接一个涌来。他有时信口作出回答，举出一些人名，一句接一句地说出一些话，似乎举出的正是罪犯的名字，说出的正是看不见的事实。

接着他立即又回到叙述上来，像那些小学生做作业，仔细地对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单独的小节，每一个压缩为主要成分的句子作了逻辑分析，又作语法分析。

一个又一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了。

突然，在黑暗之中，他一跳而起，掏出怀表，就着电筒光一看：十一点四十三了。

“这么说，晚上十一点四十三分，我进入了黑暗中最深的地方。”

他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他太激动，竟至于流下眼泪，好像他的神经在遭受折磨。

确实，他突然瞥见了案子可怕的真相，就像借着一道闪电的强光，看出了暗夜里的景色。

当人在黑暗中摸索，挣扎时，忽然射来几道强烈的灯光，把周围照得一片雪亮，这种感觉真是再强烈也没有了。两天来，他奔波忙碌，累得精疲力尽，又没有吃东西，早就饿了，现在经受了这么深的震动，他也不愿再想什么，立即就睡着了，或者说，钻入了睡乡，就像钻入了恢复精力的浴池一样。一觉醒来，已是早晨。虽然睡得不舒服，他还是养足了力气。想到他所作的假设，不禁打了个寒战，本能的最初反应是表示怀疑。可是，可以这样说，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怀疑，那些证据就在他的脑海里纷至沓来，立即把假设变成了坚实可信的判断。他如果挑剔这种判断，那就是发疯。案情真相只可能是这样，决不可能是别样。正如他所预感的，真相隐藏在索弗朗的叙述里。他曾经对马泽鲁说过，那些神秘信件突然出现的方式，使他抓住了发现真相的线索。他没有说错。

这是个可怕的真相。

推想出真相以后，他像韦罗侦探一样感到恐惧。当时，韦罗侦探中了毒，

极为痛苦，惊恐万分地喊道：

“啊！我怕……我怕……这场阴谋是这样狠毒！”的确，这场阴谋是这样狠毒！面对这样一桩滔天大罪，堂路易十分愕然，他觉得人的头脑想不出这样歹毒的阴谋。他又花了两个钟头，集中心思，从各方面思考分析局势。至于结局如何，他倒不太担心，既然他现在掌握了如此可怕的秘密，只须今晚逃出去，参加絮谢大道的聚会就行了。到那里，他将当着大家的面，证实罪行。

他想试试逃出去的机运，便循着暗道，来到梯子顶端，也就是说，他的小客厅处，透过翻板活门，听见有人说话。“见鬼，”他自言自语，“事情麻烦了。我只有逃出这囚笼，才能摆脱警方这批喽啰。可是两个出口，至少这一个是被堵住了。剩下那一个，还不知道怎样呢？”

他下到弗洛朗斯的套房，开动机关。

壁柜门滑开了。

他肚子饿坏了，希望找点吃的果腹，好坚守围城，不至于因为饥馑而投降。他在帷幔后面，正要从凹室绕出来，忽然听见有脚步声，立即停止了动作，只听见有人进了套房。“怎么样，马泽鲁，你昨夜是在这里过的？没有什么新情况吗？”堂路易听出是警察总监的声音。从总监的话中，他听出来，马泽鲁被人从堆放杂物的黑屋子救了出来，在隔壁那间房过的夜。幸好那壁柜门的机关很灵，没有半点声响，使堂路易得以继续偷听那两人的对话。

“没有什么新情况，总监先生。”马泽鲁回答。“这就怪了。然而这可恶的家伙总该待在某个地方，不然就是从屋顶上跑了。”

“不可能，总监先生。”又一个声音说。堂路易听出是韦贝副局长的声音。

“不可能，我们昨日搜查过了，除非他有翅膀……”

“那么，韦贝，你的意见是……”

“总监先生，我的意思是，他还藏在公馆里。这公馆是座老建筑，完全可能存在什么隐蔽的安全的小角落……”

“显然……显然……”总监先生沉吟道，堂路易从一条帷幔缝隙里，看见他在凹室门口走过去又走过来。“……显然，你说得有道理，我们将把他堵在窝里逮住。只是，这样做有没有必要呢？”

“总监先生！”

“对的，在这方面，你与我意见一致。内阁总理的看法也是这样的。亚森·罗平是过去的事了，把他翻出来是件蠢事，只会给我们自己添麻烦。不管怎么说，他变成了一个诚实的人，对我们有用，毫无危害……”

“您觉得他毫无危害，总监先生？”韦贝说，声音里分明透出恼怒。

总监先生发出一阵大笑：

“哈哈！对啊，昨天那事，打电话那事，说实话，很可笑。我跟总理说起这事时，他捧着肚子大笑……”

“真的，我可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

“也是的，不过那家伙从来没被难住过。不管可不可笑，他那胆子也够大的，竟敢在你眼皮下剪断电话线，又把你关在那张铁幕后面……顺便说一句，马泽鲁，你今天上午就把电话线接通。你留在那儿，与总署保持联系。你那两间房里搜查过了吧？”

“按您的命令办了，总监先生。一个钟头前，我和副局长一起搜索了一

遍。”

“是了，”总监先生又说，“那个弗洛朗斯·勒瓦瑟，我觉得是个叫人不放心的人物。肯定是个同谋。但是，她和索弗朗，和堂路易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得搞清这一点。这很重要。在她的书信文件里，你没发现什么线索吗？”

“没有，总监先生。”马泽鲁说，“只是一些发票，供货商的一些信函。”

“你呢，韦贝？”

“我呀，总监先生，我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他得意地说。总监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说：

“总监先生，是《莎士比亚全集》中的一卷，第八卷。您会注意到，这一卷与别的卷不同，里面是空的，其实精装壳面里面是一只盒子，收藏了一些纸页。”

“确实。那些纸页呢？”

“在这……些……这些白纸中，有三张……有一张上面列了时间表，列的正是那些神秘信件出现的日期。”

“哦！哦！”德斯马利翁先生说，“指控弗洛朗斯·勒瓦瑟的罪名就更严重了。另外，我们也清楚了：堂路易正是从这里得到这份时间表的。”

堂路易听了大吃一惊。他把这个细节完全忘了。加斯通·索弗朗也没有提到。但这个细节很重要，又很奇特。弗洛朗斯是从什么人那儿弄来这份时间表的呢？

“另外两张呢？”总监先生问。

堂路易更加留神听。他与弗洛朗斯在那间房子谈话那天，他没有注意那两张纸上写了什么东西。

“这是其中一张。”韦贝说。

德斯马利翁先生接过纸，念道：

“切记：爆炸与信互不相关，将在清晨三点发生。”他耸耸肩，说道：

“啊！是的，是堂路易预言过的爆炸。它将在第五封信出现后发生，正像这时间表上预告的。行！我们还有时间。今天以前才出现三封信。今晚将出现第四封。然后，就要把絮谢大道的公馆炸掉，好家伙，这阴谋可够歹毒的。就这张？”

“总监先生，”韦贝扬着最后那张纸，说，“请您仔细看看这张铅笔绘的图。这一个大方框里套着许多大小不同的方形长方形的框框，不正像是一幢房子的平面图吗？”

“确实，是像……”

“这是我们所处的公馆的平面图。”韦贝带着几分威严肯定道，“这是前院，这是主建筑，这边是门房小屋，这边是勒瓦瑟小姐住的小屋。一条红铅笔画的弯弯曲曲的虚线，从这里一直通到主楼。起点是一把小叉，表示我们所在的房间……或确切地说，表示凹室。这里画了一个壁炉，或不如说壁柜……开在床后，叫帷幔遮住的壁柜。”

“那么，韦贝，”德斯马利翁先生低声道，“这里标出的是从小屋到主楼的一条通道；对吧？瞧，那一头也用红铅笔画了一把小叉。”

“对呀，总监先生，是有一把小叉。标出的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等会就可以弄清了。不过这会儿，我根据一个假设，已经派了几个部下去守在三楼一间小房子里。昨天堂路易就是在那儿与弗洛朗斯·勒瓦瑟和加斯通·索弗

朗见面并勾结起来的。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堂路易·佩雷纳藏在什么地方了。”

出现一阵沉默。接着，韦贝越来越郑重地说道：

“总监先生，昨天，我受了那家伙极其无礼的冒犯。我的部下都是见证人。公馆里的仆人也都知道。再过一会儿，公众也会知道。那家伙放弗洛朗斯·勒瓦瑟逃走了。他本来也要放走加斯通·索弗朗的。那是个最危险的匪徒。总监先生，我相信，您不会拒绝我的请求，准许我直捣他的巢穴，把他抓起来……不然，总监先生，我就不得不提出辞呈。”

“你有充分理由得到支持。”总监笑着说，“总之，你昨天被关在铁幕里面，咽不下这口气。你去吧！这样，也只好叫那堂路易倒楣了。他本来……马泽鲁，电话接通以后，给我往署里打电话，报告有什么新情况。今晚，你要去絮谢大道的弗维尔公馆。别忘了第四封信要来。”

“总监先生，第四封信不会来了。”韦贝说。

“为什么？”

“因为到那时，堂路易肯定关在班房里了。”

“哦！你认为信是堂路易送的……”

堂路易没有再听下去。他轻轻地退回去，把壁柜门关上，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现在，他的藏身之处已经被人知道了！

“妈的！”他骂道，“这事办得真糟！我这下成了瓮中之鳖。”他从暗道往上走，想到另一个出口，走到半路，停住了。“何必呢？既然这个出口也被人看守着……那么，我就束手待擒？想想看……想想看……”

从下面，凹室的出口，传来了敲壁板的声音。那空洞的声音大概引起了韦贝的注意。韦贝不必像堂路易那样顾忌，似乎在撬壁板，而懒得费时间去寻找机关，危险就更加迫在眉睫。“妈的！”堂路易又骂一句，“太蠢了！怎么办呢？朝他们冲过去？……唉！可惜我今天力气不支！……”

因为没吃东西，他没有一丝力气。他两腿发抖，头脑也开始变得糊糊涂涂。

凹室里猛的一撞，逼迫他往楼上的出口跑。他一边爬梯子，一边拿电筒照着墙石和出口处的挡板。他甚至企图一肩膀顶开翻板活门，冲出去。可是上面也传来一些声响。那些人仍然守在那儿。于是，他怒不可遏，但又软弱无力，只好等副局长前来抓他。下面哗啦一响，声音顺通道一直传过来，跟着是一片喧嚷。“完了，”他想，“这下等着我的，是手铐、拘留所、牢房……真是好福气，干了这么件傻事！而玛丽—安娜·弗维尔还要自杀……弗洛朗斯……弗洛朗斯她……”

在关上电筒之前，他最后一次照了照四周。

离梯子两米远有四分之三高的地方，稍稍偏后一点，有一块大石头缩进内墙，留下一个相当大的凹洞，可以藏身。尽管这凹洞并不见得多么隐蔽，可是也有可能被人忽略。再说，堂路易也是无可选择。他熄了电筒，弯身朝那个凹洞摸过去，摸到了洞边的石沿。爬上去，缩在里面。

韦贝、马泽鲁带着警察爬上来了。已经看见了电筒的光柱。堂路易尽可能贴紧内壁，免得被电光照着。突然，发生了一件叫人吃惊的事情，他紧贴的石头忽然缓缓地动起来，好像是在一根立轴上转动似的。他仰面朝天地倒在身后一个洞里。他立即收进两条腿。石头又缓缓地合上了。不过墙上还是坍

落一些碎石子，盖住了他的小腿。

“瞧，瞧，”他冷笑道，“莫非老天这下站在善良正义一边了？”他听见马泽鲁在喊：

“没有人！走到尽头了。除非他在我们靠近时逃跑了……瞧，他可能是从梯子上面这道活门溜走的。”

韦贝回答道：

“我们爬了这么一段坡，照此看来出口一定是在三楼。那图纸上第二把叉子标出的位置，正是堂路易卧室隔壁的小客厅。这正符合我的假设。所以我派了三个人守在这上面。他如果从这里逃走，一定会被逮住。”

“我们只用敲门就行，”马泽鲁说，“听见声音，那三个人自然会打开门，放我们进去。不然，就只好破门而入了。”又响起了撬门的声音。过了一刻钟，门被撬破了，上面的人声与韦贝他们的声音会合在一起。

这期间，堂路易打量了洞穴，发现它极为狭小，很矮，仅可坐着。只能算作一截过道，确切地说，只能算作一个一米五长的坑道，当头是一个砖砌的通风孔，更为狭小。内壁也是砖砌的，缺了好些口。砌上覆盖的是一些碎石，稍有碰撞，就坍落下来，坍得满地都是。

“见鬼！”亚森·罗平想，“我可不能大动。不然，会被这些小石子活埋的。那可是个好前景。”

再说，他怕弄出声响，也不敢动。的确，他所处的地方，紧挨着两间被警察占据的房间。一间是小客厅，一间是工作室。因为他知道，小客厅下面，正是那个电话间。

于是，这又使他生出一个想法。他经过仔细思考，又想起他曾琢磨过，为什么玛洛内斯库伯爵的祖先能够在需要躲避的时期，藏在铁幕后面生活。现在他明白了，从前秘密通道与现在的电话间是连通的。通道狭窄，人无法通过，但可以通风。出于谨慎，这个通道上部的入口用一块石头遮住，万一秘密通道被人发现，这个通风道也不会被人注意。玛洛内斯库伯爵在给工作室装设护壁板时，大概把下方的出口堵住了。

因此，他就躲在厚墙之间，一心只想着逃脱警察的追捕。又过去了几个钟头。

他又饥又渴，渐渐打起瞌睡来，做了好些噩梦，他十分焦虑，无论如何想醒过来，可是他太困了，直到晚上八点才清醒过来。他觉得十分疲乏，突然可怕而又如此正确地明白形势不妙，便猛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打算离开藏身之地，出去自首。无论出去受到什么对待，都比在这儿受这份折磨，以及漫长地等待危险来临要强。

可是，他回转身来，摸到洞口，伸手一推，那石头纹丝不动。摸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使它转动的机关。他发起狠来。可他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石头还是不动。

而且，他每使一下劲，顶上的碎石就纷纷落下，空间就愈益狭小。

他猛一下压住自己的烦躁，打趣道：

“好家伙！我亚森·罗平被逼到了这步田地，竟要喊救命了！对啊，向那些警察先生求救吧……不然，我被活埋的可能性每分钟都在增大。反正是要活埋的人，我不如豁出去……”他握紧拳头。

“天打雷劈的！我自己想办法。求救？哼！不行，一千个不行！”他使出全部毅力迫使自己思考。可是他的大脑疲乏不堪，想出的也只是一堆杂乱

无章的念头，彼此间毫无联系。弗洛朗斯的模样老是在他眼前浮现。玛丽—安娜的也是如此。“今夜我得救出他们。”他寻思，“……我肯定能救出她们，因为她们不是罪犯，而且我找到了罪犯。可是我用什么办法去救她们呢？”

他想到警察总监，想到今晚在絮谢大道弗维尔工程师公馆的聚会。聚会应该开始了。可是警察把守着公馆。这么一想，他又记起了韦贝在《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中找到的那张纸。警察总监念了上面的话：

“切记：爆炸与信互不相关，将在清晨三点发生。”“对啊，”堂路易和德斯马利翁先生的想法一致，“对啊，爆炸是十天以后的事，因为才送来三封信。今夜将出现第四封。爆炸应该伴随第五封信而来，因此，应该在十天以后。”他反复念叨道：

“十天以后……伴随第五封信……对，十天以后……”突然，他惊恐得浑身一震，脑子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一个看来像是真实情况的念头：爆炸将在今夜发生！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事实，他一下子清醒过来，恢复了平时的洞察力，认为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当然，迄今为止，的确只出现了三封信，但本来是应该出现四封信的，有一封因为堂路易所了解的原因，推迟了十天出现。再说，问题不在这里。不能缠在这堆信和日期上，陷在这些杂乱无章、谁也不能断定确实可信的事情上去寻找案情的真相。不能。惟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那句话：“切记：爆炸与信互不相关。”既然爆炸的日期已经定在五月二十五日夜，那么，今天夜里三点钟，爆炸就会发生！“救命啊！救命啊！”他叫起来。

这一次，他不再犹豫了。直到刚才止，他一直鼓起勇气，留在囚笼之中，耐心等待着神奇的事件发生，以便趁机脱身；而现在，他宁愿自己冒一切危险，受一切惩罚，也要解除威胁着警察总监、韦贝、马泽鲁和他们的同伴的危险。

“救命啊！救命啊！”

再过三四个钟头，弗维尔工程师的公馆就会被炸掉。他坚信这件事会发生。尽管阻碍重重，那几封神秘的信还是准时出现，以此看来，爆炸也将在指定的时刻发生。因为这是作案人有意安排的。清晨三点，弗维尔公馆将轰隆一声，荡然无存。“救命啊！救命啊！”

他使出吃奶的力气，绝望地大喊，希望声音能够透过石头和护壁板，传到外面。

他的呼喊似乎没有引起回应。他停止叫喊，屏息静听。周围没有任何动静。一片沉寂。

这时，他极为惶恐不安，急出一身大汗。也许警察从楼上撤走，在一楼的房里过夜去了？

他发狂地抠出一块砖，使劲敲入处那块石头，希望全公馆都能听到声音。可是，这几下撞击，震得碎石纷纷落下，又迫使他躺在地上，不再动弹。

“救命啊！救命啊！”

沉寂。死一般的沉寂。

他觉得声音并没有传出去。再说，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有气无力，几乎成声嘶力竭的呻吟，还在他窒息的喉咙里就消失了。

他不作声了。仍屏心敛气，焦急地听着。周围一片死寂，像铅皮一样包着这具盛着他的石棺。仍然毫无动静。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人来，也不可能

有人来救他。

弗洛朗斯的模样和名字仍不时地在他脑海里出现。他也不时地想到玛丽—安娜。他曾答应救她。可是玛丽—安娜眼看就要饿死。而且，现在轮到他和她一样，和加斯通·索弗朗，和好些人一样，来充当这起极可怕案子的牺牲品了。

有一件事更让他慌乱。他一直让电筒亮着，以驱散黑暗的恐怖。这时电筒光倏地熄了。这时是晚上十一点。他觉得头晕，呼吸不畅。空气不足，又已经混浊。他头痛，身体极不舒服。眼前似乎老是浮现着弗洛朗斯的漂亮面孔或者玛丽—安娜那张苍白的脸。他产生了幻觉：玛丽—安娜奄奄一息，濒临死亡，弗维尔公馆一声轰响，化为灰烬，他看到警察总监和马泽鲁被炸得七零八碎，死了。

他陷入一种麻木的状态，昏昏沉沉地睡去，嘴里仍喃喃吐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

“弗洛朗斯……玛丽—安娜……玛丽—安娜……”

二 絮谢大道的爆炸

第四封神秘的信！照一家报纸的说法，那是“由魔鬼投邮魔鬼寄送”的第四封信！五月二十五日的夜晚临近时，公众那确实非同一般的激动，想必大家都记忆犹新……

那时公众的好奇心，被一些新消息推到了最高点。大家一会儿听说索弗朗被逮捕归案，一会儿又听说堂路易·佩雷纳的秘书，索弗朗的同谋弗洛朗斯·勒瓦瑟逃跑了，一会儿又听说那个堂路易·佩雷纳不明不白地失踪了。这个人物，公众出于充分的理由，坚持认为就是亚森·罗平。

警方自以为胜券在握，凶案的所有案犯几乎都已查明并被抓获，渐渐地变得不谨慎起来，于是，从这个那个记者披露的细节里，人们获知堂路易来了个大转弯，人们猜出了他对弗洛朗斯·勒瓦瑟的爱慕，以及他反叛的真实原因。看到这令人惊愕的人物投入这场新的斗争，公众激动得直哆嗦。

他将干什么？他如果想使心爱的女人摆脱追捕，并让玛丽—安娜和索弗朗恢复自由，就必须介入今夜将发生的事件，以这种那种方式参与进去，通过逮捕传递第四封信的隐秘的信使，或带去的无可否认的解释，来证明那三人是无辜的。总之，他今夜必须到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其次，有关玛丽—安娜的消息并不怎么好。她已经横下一条心，坚决要寻短见。狱方只好通过人工的办法给她输送养料。在圣拉扎尔医务所，医生们并不掩饰他们的焦虑。堂路易·佩雷纳会及时赶到吗？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爆炸的威胁。第四封信送出十天之后，弗维尔工程师的公馆将被炸为废墟。大家想到那敌人预告的事，无不按时发生，就更觉得这个威胁真正骇人听闻。虽说离爆炸的日子还有十天，至少大家是这样认为的，但事情本身被抹上了一层越来越悲惨的色彩。

因此，这天晚上，真正出现了人山人海。人们从米埃特、奥特伊两头往絮谢大道蜂拥而来。他们中不但有来自巴黎市区的，还有来自郊区的。甚至还有人从外省赶来的。节目太精彩动人了。大家争相一睹。

可是大家只能隔得老远观看，因为警察在左右两头离公馆一百米远的地方，分别设置了障碍，并把翻过公馆对面山坡的人赶到城防工事的护墙壕里。

天空阴沉沉的，布满浓云，偶尔才看得晕晕的月亮投下的几丝清晖。几道电光闪过长空。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有人唱歌。一些孩子在学动物叫。人们成群结队，或者坐在街边长椅上，或者站在人行道上，或者吃东西，或者喝饮料，但都在谈论着案情。几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公众的期待丝毫没有满足，有些人已经感到厌倦，寻思是否还是离去为好，因为索弗朗已经关进牢房，第四封信很可能不会像先前三封，从神秘的黑暗中出现了。

然而，大家还是没走：因为堂路易·佩雷纳还没来。晚上十点，警察总监、警察总署的秘书长、保安局长、保安局副局长韦贝、马泽鲁队长和两名警察聚集在弗维尔工程师遇害的大房间里。另有十五名警察守在其他房间里，二十名警察守着屋顶、正门和花园。

下午，警察把公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再次搜查了一遍。但也和前次一样，没有结果。不过他们作了决定，谁也不能睡。只要第四封信送到大房间某处地方，大家就希望知道，也一定会知道送信人是谁。在警察眼里，是不存在什么奇迹的。将近午夜，德斯马利翁先生让人给值勤的人送上咖啡。他

本人喝了两杯，而且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走上楼梯，上阁楼看看，一会儿又到前厅和候见室走上一圈。他还让人把所有的门都打开，所有的电灯都亮着，给值夜监视提供最便利的条件。对此，马泽鲁提出不同意见：

“只有熄了灯，信才会送来。总监先生，您一定记得，我们开着灯守过一次。那次信就没有送来。”

“我们再试一次吧。”德斯马利翁说。其实，不管怎样，他是怕堂路易插手。因此，他采取了许多措施，让堂路易无法介入。不过，随着夜色渐深，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本来大家都作了战斗准备，一个个劲鼓鼓的，希望有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细心听着，一个劲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将近一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表明大家紧张到了什么地步。二楼上响了一枪，接着响起一阵吆喝。一摸情况，才知道原来是两个警察巡逻，走了一圈回来，竟没有认出对方来。其中有一个朝天放了一枪报警，闹出一场虚惊。

这时，公馆外面看热闹的人少了一些。德斯马利翁把花园门打开一条缝，注意到这一点，便下令可以让他们靠近一点，但不许越过人行道边。

马泽鲁对他说：

“总监先生，幸好不是今夜发生爆炸，不然，这些无辜的人会和我们一起遭殃的。”

“十天以后也不会发生爆炸，正如今夜不会有信来了。”德斯马利翁先生耸耸肩，断言道。

末了他又补充一句：

“再说，到那一天，我会下死命令，不许他们靠近。”这时是两点十分。

两点二十五分，总监点燃一支雪茄，保安局长笑着提意见：“下一次您可不许点烟了，总监先生。不然太危险了。”

“下一次，我再也不来了，免得浪费时间。”德斯马利翁先生说，“因为我确实认为，信的故事已经结束了。”马泽鲁插嘴道：

“谁知道……？”

又过了几分钟……德斯马利翁先生坐下来。其他人也各自找了位子坐好。谁也不再说话。

突然，他们同时一跳而起，同样一副惊愕的表情。原来是响起了一阵铃声。

铃声……这可能吗？

他们立即听出铃声来自何方。

“电话。”德斯马利翁先生低声道。

他真是大吃一惊，在场的人也都惊讶极了。想不到弗维尔公馆的电话还是通的。

总监走近电话机。铃声再次响起。

他说：

“也许是署里打来的，有紧急情况。”

响起了第三声……

他摘下听筒：

“喂……您要找谁？”

对方的声音是那样遥远，那样微弱，他只能听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他大声道：

“大声点！……什么？您说什么？您是谁？”对方嘟嘟囔囔地说出几个

音节，总监似乎惊呆了……“喂！”他说，“……我不明白……请再说一遍……喂……您是谁？”

“堂路易·佩雷纳。”对方说得清楚一些了。“嗯？什么？堂路易……佩雷纳。”

他准备挂上话筒，埋怨道：

“恶作剧……这时候还开玩笑！”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粗声粗气地对着话筒说：“您究竟是谁？是堂路易·佩雷纳？”

“对。”

“你问什么？”

“几点了？”

“几点了！”

总监生气地挥了一下手，倒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确凿无疑地听出了堂路易·佩雷纳的声音。“还有呢？”他克制自己的厌恶情绪，问道，“你又在想什么花花点子了？你在哪儿？”

“在我公馆里，铁幕上边，我工作室的天花板上。”总监有点困惑，重复了一句：

“在天花板上？”

“是的。说实话，我是精疲力竭了。”

“有人会来救你的。”德斯马利翁先生说，变得开心起来。“总监先生，等会再说这事。您先回答我的问题。快……不然，我不知道能不能支持到……几点了？”

“啊！这个……”

“我请求您……”

“两点四十。”

“两点四十！”

堂路易吓了一跳，似乎出人意料地恢复了一点气力。他那有气无力的声音忽然有了生气，口气一会儿专横，一会儿失望，一会儿哀求，一会儿又充满自信，试图说服对方。他吩咐道：“总监先生，快离开……大家都要离开……离开公馆……公馆三点钟要爆炸……是的……我向您发誓……第四封信以后十天，就是今天，因为前面推迟了十天……正是今天夜里三点。您回忆回忆今早韦贝副局长搜出来的纸条上的字：‘切记：爆炸与信互不相关，将在清晨三点发生。’总监先生，今天清晨三点！啊！快点撤离，我求求您……所有人都撤离，一个也不要留……必须相信我的话……整个案子的真相我都清楚……什么事情都阻止不了爆炸发生……走吧……离开吧……啊！真可怕……我觉得您不信任我……我没有力气了……快离开吧，你们所有的人……”他还说了几句话，但德斯马利翁先生没有听清，接着通话就断了。尽管总监听到一些叫喊，他觉得这些叫喊十分遥远，似乎是隔话筒很远的声音。

他挂上话筒。

“诸位，”他微笑着说，“现在是两点四十三分。再过十七分钟，我们将被炸死。至少我们的好朋友堂路易·佩雷纳是这么肯定的。”

尽管大家用打趣来对待这个恐吓，还是感到不安。韦贝副局长问道：

“总监先生，是堂路易？”

“正是他本人。他藏在他工作室顶上的那个洞里，又饥又渴又累，似乎有些不正常了。马泽鲁，你去抓他……如果他没有耍什么新花招，那就确实窝在窝里。你有逮捕证吗？”马泽鲁走近总监，一脸苍白。

“总监先生，你说我们会被炸死？”

“是的。他的根据，是韦贝从莎士比亚那卷书里找到的那张纸。爆炸将于今夜发生。”

“清晨三点？”

“清晨三点，也就是说，过一刻钟。”

“总监先生，您不离开吗？”

“马泽鲁队长，别啰嗦了。你以为我们都要服从那位先生的怪念头的支配？”

马泽鲁有些犹豫、动摇，尽管他对总监十分尊敬，还是忍不住叫道：

“总监先生，这不是怪念头。我和他共过事，了解他的为人。他预告一件事情，一定有他的理由。”

“一些拙劣的理由。”

“不是，总监先生，”马泽鲁越来越激动，央求道，“我向您发誓，应该听他的……他说了，清晨三点……公馆将爆炸……还有几分钟……走吧，我求您，总监先生……”

“这就是说，逃走。”

“可这并不是逃走，总监先生。这只是以防万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您也是一样，总监先生……”

“够了……”

“可是，总监先生，既然堂路易说了……”

“够了！”德斯马利翁先生厉声喝道，“你要是害怕，赶紧去执行我的命令，去堂路易的公馆。”

马泽鲁脚跟一并，摆出老战士的架式，行了个军礼。“总监先生，我留在这儿。”

他原地一个转身，回到他原来在一旁的位子上。一阵沉默。德斯马利翁先生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接着，对保安局长和秘书长说：

“我想，你们同意我的意见，对吧？”

“对，总监先生。”

“不是吗？首先，这个假设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根据。其次，我们有人看守。炸弹总不至于从头顶上落下来。总得有人扔进来。怎样扔？从哪儿扔？”

“和信的来路一样。”秘书长大胆说道。

“嗯？那么您认为……？”

秘书长没有回答。德斯马利翁先生没有把话说完。他本人和别人一样，也觉得有些惶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惶恐越来越强烈，最后简直叫人忍受不了了。

清晨三点……他脑子里不断冒出这几个字。他先后看了两次表。还有十二分钟。还有十分钟。难道有人就为了实现一个可怕的然而又强有力的意愿，真的会把公馆炸掉？“真蠢！真蠢呐！”他跺脚骂道。

可是，环顾四周，他发现同伴的脸上都很紧张。他觉得自己的心也在一阵一阵紧缩。

他并不害怕。绝对不怕。别的人也一样。不过从长官到普通警察，大家都深受那个堂路易·佩雷纳的影响。他办的事情是那样不寻常，他在侦破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时是那样精明能干，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他们想到他，就像想到一个身怀绝技的奇人，一个以他勇敢的传说，才华和超人的洞察力，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那惊人的亚森·罗平的人。

是亚森·罗平叫他们逃跑。他自己被人追捕，却自投罗网，为的是向他们报警。危险迫在眉睫。再过七分钟，六分钟，公馆就会爆炸。

马泽鲁扑通一声跪下来，划着十字，低声作着祈祷。这个举动是那样感人，秘书长和保安局长都朝总监迈进一步。总监转过头去，继续踱着。不过他心中更加不安，电话里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回响。佩雷纳的威望、他热切的请求，狂热的自信，这一切都让他烦乱不安。他见过佩雷纳办事。他这样一个人的警告，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忽视不理的。“我们撤离吧。”他说。

这话说得极为平静。人们简直可以认为，听到这话的人都会把它当作对一件平常事情所作的结论。他们不慌不忙地撤出来，没有丝毫混乱，根本不像是逃跑，只像是以防万一避避危险。走到门口，大家闪在一旁，让总监先走。

“不，”总监道，“你们走前面，我跟着。”他最后离开房间，让灯继续亮着。

在前厅，他请保安局长吹哨子让警察集合，然后让他们撤出去，门房撤出来后，带上了大门。

总监走近警察，命令他们监视大道。

“叫所有人离远点。尽可能把人群推开……快点，对吧？过一刻钟，我们再回公馆。”

“总监先生，”马泽鲁低声道，“您，我希望您不要留下。”

“不，”他笑道，“我既然听了佩雷纳朋友的忠告，就应该坚持到底。”

“只差两分钟了。”

“佩雷纳朋友说的是三点，不是两点五十八分。因此……”他走过大道，登上对面的山坡，后面跟着保安局长、秘书长和马泽鲁。

“也许应该趴下。”马泽鲁坚持道。

“好，我们趴下。”总监说，情绪仍然不错，“不过，如果没有发生爆炸，我就要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我干了这样荒谬的事，没有脸活下去。”

“总监先生，会爆炸的。”马泽鲁肯定道。

“你硬是这样信任堂路易朋友吗？”

“您也同样信任，总监先生。”

他们不说话了，紧张地等待着，努力克制着心中的不安。他们按着自己的心跳，一秒一秒地计着时。时间过得真慢。哪个地方的钟敲响了三点。

“你们瞧，你们瞧，”德斯马利翁先生冷冷笑道，“什么也没发生……谢天谢地！”他的声音都变了。

又低声抱怨道：

“真蠢啊！真蠢！好像这种事可以想当然！……”更远的一座钟也敲响三点。接着，附近一家酒店楼顶上响起钟声。

但第三声还没响起来，他们就听见咔嚓一响，接着是惊天动地的爆炸，一瞬间就过去了。他们只见到一团烈焰冲天而起，浓烟滚滚，巨石断墙被猛

烈地抛向空中，又纷纷落下。这情景，就像一束巨大的烟火。然后，就完了。火山已经爆发了。“快跑！”警察总监喝道，冲向前面。“快打电话，让消防队赶来灭火。”

他抓住马泽鲁的胳膊。

“我的汽车在百米开外。你跑过去，让司机送你去堂路易公馆。你如果找到堂路易，把他救出，领到这里来。”

“我要带逮捕证吗，总监先生？”

“逮捕证？你疯了！”

“可是韦贝副局长要是……”

“韦贝不会烦我们了。我负责说服他。快去。”

马泽鲁立即完成了这道使命。他是个奉公守法、忠于职守的人，要他去逮捕堂路易，他也会立即从命。但是办这趟差使，他不但更迅速，而且也格外高兴。他不得不参与追捕老板的行动，因此总是觉得难过，甚至伤心得流泪。而这一回，他是作为助手，甚至可能是作为救命恩主到他府上的，因此心情十分愉快。下午，按照德斯马利翁先生的命令，他们停止搜索堂路易公馆，因为他看来肯定逃走了。副局长只留了三名警察看守公馆。马泽鲁在一楼一间房里找到他们。他们在轮班值夜。一问他们，都说没听见任何声响。

他独自一人上楼，穿过客厅，进了工作室。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和老板会面的情形。

一进工作室，他立即觉得心里一紧，因为，开亮电灯，一眼望去，什么也没看见。

“老板！”他叫了好几声，“老板，您在哪儿？”没人回应。

“可是，”马泽鲁寻思道，“他打了电话，说明他只可能在这儿。”确实，他隔得老远，就看见话筒被摘下了。他朝电话间走去，踢着了散落在地毯上的砖头石膏块。于是，他也开亮这间房的灯，发现头顶上，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条胳膊。天花板被捅了个窟窿，可是肩膀没有过来，看不见脑袋。

马泽鲁跳上一张椅子，摸到了那只手。手是温热的，他放下心来。

“是你吗，马泽鲁？”一个声音问道，听上去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是啊，是我。您受了伤，嗯？不严重吧？”

“没受伤。只是头昏……无力……听我说……”

“我听着哩……”

“打开我桌子左边的抽屉。你会找到……”

“什么，老板？”

“一截吃剩的巧克力。”

“可是……”

“亚历山大，去吧，我饿坏了。”

堂路易吃了巧克力，过了一会儿，又说：

“我好些了。可以等了。你去厨房给我拿点面包和水来。”确实，他的声音有精神一些了。

“我就来，老板。”

“不要直接回这儿。从弗洛朗斯·勒瓦瑟的房间上来，走那条暗道，一直到翻板活门下的那段梯子。”

他告诉马泽鲁如何转动石头，进入暗道。他原以为自己会在暗道里落个

悲惨下场的。

十分钟后，马泽鲁就按老板的指示办了。他清理好洞口，抓住老板的腿，把他拖出洞外。

“唉，说实在的，老板，”他不胜怜惜地说，“您就是这样趴着的呀！您怎样这么不爱惜自己呀！是的，我在这儿看得出，您伏在地上，掏空了前面的砖石，掏了……一米多！您肚子空空，这样干真要点勇气呢！”

堂路易回到自己的卧室，吞下两三个面包，喝了不少水，然后说道：

“老伙计，真是要不小的勇气哩。真的！当你脑子里一片模糊，念头打着转转的时候——我可不是编出来的——你这时想的，就是快点死算了。尤其是缺少空气。呼吸憋闷得很。然而我还是掏，正像你所见的，我在迷迷糊糊之中，还在掏呀掏呀，好像做噩梦似的。喏，你瞧，我的指头都掏烂了，血糊糊的。只不过，我想着爆炸的事儿，就一切都顾不上了。我要通知你们，所以我还是掏呀掏呀。多么艰难的活儿！终于，我觉得前面空了。我的手伸了出去，胳膊也出去了。可是这是在哪儿呢？真是万幸，正好在电话室上头，我立即清醒了，手在墙上摸索，触到了电话线。可是，摸到电话机可不容易，就跟驯马一样，费了半个小时才成。我的胳膊够不着，用了一根细绳子，打了个活结才把话筒钓起来，送到嘴边。其实至少离嘴巴有三十厘米。我要大声叫喊，对方才听得见。于是我声嘶力竭地叫！头一阵阵发晕！到后来，细绳子绷断了……再后来……后来，我力气耗尽了……再说，你们反正得到通知了。该你们自己想法对付了。”

他抬头望着马泽鲁，问道：

“爆炸发生了，对不对？”

似乎他相信回答只能是肯定的。

“对，老板。”

“三点整？”

“对。”

“想必德斯马利翁先生让大家撤出来了，对吧？”

“对。”

“在最后一刻？”

“在最后一刻。”

堂路易笑着说：

“我早料到他会抵触的，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认输。你在那里熬了一刻钟，可怜的马泽鲁，心里一定极为紧张吧？因为，你肯定是一听到我的报警就认定我有道理的。”

他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吃，似乎每吃下一口，就恢复了一分活力。

“饿肚子真叫人难受，让你变得糊里糊涂！我以后非得适应饿肚子不可。”

“无论如何，老板，您看上去不像饿了差不多四十八个钟头的人。”

“嗨！多亏我这副皮囊不错，还有些油水垫底。再过半小时，我就完全恢复了。我趁这段时间洗个澡，刮刮脸。”梳洗完毕，他又坐到桌前，吃了一些马泽鲁为他弄的鸡蛋和冷肉，然后，站起身，说：

“现在，上路吧！”

“但是老板，用不着这么急。睡几个钟头再走。总监会等您的。”

“你疯了！玛丽—安娜·弗维尔怎么办？”

“弗维尔太太？”

“对呀。你以为我会把她和索弗朗扔在监狱里不管？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老伙计。”

马泽鲁一边寻思：老板的脑子大概还没有完全清醒，以为像魔术师那样，挥一下棍子，就能把玛丽—安娜和索弗朗解救出狱！还不行哩！他走得远了点！一边把堂路易·佩雷纳领到总监的汽车上。此刻的佩雷纳焕然一新，精神饱满，步履矫健，气色鲜朗，仿佛才从床上下来的似的。

“总监先生接了我的电话警报，先是犹豫不决，到决定性的时刻，才听信了我的话，对我的自尊心，这真是个安慰。”他对马泽鲁说，“那些先生一见到我，惟恐避之不及，难道非要叫我拖住他们不可？！‘当心，诸位先生，有人从地狱打来电话，当心！三点钟，发生爆炸。——不会的！——会！——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证据呢？——证据？我说出来就是证据。——啊！既然你说了……’于是，三点差五分，他们撤走了。啊！我要是不谦虚……！”

他们来到絮谢大道。那里挤满了人，密密匝匝，汽车开不过去，他们只好下车。警察拦了一道绳子，不让围观者接近公馆。马泽鲁跨过绳子，带领堂路易来到对面坡上。

“老板，您在这里等着。我去报告总监。”

清晨惨淡的天空上，仍然拖曳着一团团乌云。对面，晨光熹微之中，堂路易看见了爆炸造成的破坏，比他想象的要小得多。公馆没有坍塌。只有几间房子的天花板塌落了，从洞开的窗眼里看得见尚连着的残余部分。甚至弗维尔工程师的小房子似乎也没遭多大破坏。而且，总监先生撤离时有意让电灯亮着，现在这些灯也没熄，真是怪事。花园里或者大道上堆着一些家具，周围各有士兵和警察看守。

“老板，跟我来。”马泽鲁走向堂路易身边对他说，并把他带进工程师的工作室。

有一部分地板炸坏了。左边的外墙，候见室那边的，被炸裂了。两个工人正用从附近的工地拖来的梁柱支撑天花板。不管怎么说，爆炸并没有造成破坏者预计的后果。

德斯马利翁先生在里面。昨夜守在这房里的人也都在里面。另外检察院和警察总署又来了几位要人。只有韦贝副局长刚刚离开，他不愿与冤家对头见面。

堂路易的出现引起一阵激动。总监立即迎上前来，对他说：“先生，我们深深地感谢你。你的洞察力，怎么赞誉也不过分。你救了我们的命。我和这些先生都要这么说，一点也不含糊。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了。”

“总监先生，您要谢我，有一个办法十分简单。这就是允许我把任务完成。”

“完成任务？”

“对，总监先生。昨夜我的行动才是个开头。玛丽—安娜·弗维尔和加斯通·索弗朗获释，才算完成。”

德斯马利翁先生微笑道：

“哦！哦！”

“总监先生，这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

“要求总是可以提的。只是要求还得合理。这两个人有不有罪，可不是

我一句话就可以定的。”

“当然不是由您定的。可是我如果证明他们是无辜的，您保不保护他们，就取决于您了。”

“对，只要你的证明是无可辩驳的。”

“是无可辩驳的……”

不管怎样，比起前几次，堂路易的自信给德斯马利翁先生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他说：

“我们初步作了调查。调查结果也许对你有所帮助。我们确知炸弹安放在候见厅门口，很可能放在地板下面。”

“不必讲了，总监先生。这都是些次要的细节。现在，最要紧的，是让您了解全部真相，而且，不单单是通过话语。”总监走近堂路易。官员和警察们都围住他，急不可待地注意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尽管抓了那两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离案情真相大白还是那么遥远，那么模糊。难道这一下就会真相大白了？

这时刻十分庄严，大家都屏息静气，等待堂路易说出真相。他对爆炸所作的预报，使大家认为他每言必中。这些多亏他才幸免于难的人，对他所作的断言，哪怕看上去最不像真的，也都几乎当作事实来接受。

堂路易说：

“总监先生，昨夜，您等那神秘的第四封信，可是白等了。然而一个神奇的巧合，会使我们得以目睹信是怎么送来的。到时候，您就会知道，送信的人，正是制造那几起谋杀案的人，……而且您还会知道：他究竟是谁。”他又对马泽鲁说：

“队长，请尽可能把亮光遮住。百叶窗炸掉了，把窗帘拉上，用门板堵上。总监先生，这电灯是偶然开着的吧？”

“是偶然开的。把它熄掉吧。”

“等一等……先生们，你们中哪位有电筒？或者……不，没用。有这个就行了。”

一个枝形大烛台上有一支蜡烛。他取下来，点燃。然后关了电灯。

房间里变得若明若暗。烛焰被气流吹着，摇摇晃晃。堂路易用手掌挡住气流，使烛焰稳定下来，朝桌子走过去。“我认为无须等待。”他说，“照我的预计，不出几秒钟，事实就会说话的，而且比我说的要好。”

在这几秒钟里，大家都保持静默，因此这段时间令人难以忘怀。事后，德斯马利翁先生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揶揄自己，说那时他忙乎了一夜，已经累了，又被这个场面所刺激，脑子里便想象出种种不寻常的事件，如有人侵入公馆，手持武器进行攻击，或者一些幽灵和精灵在公馆里露面。

不过他还是好奇地观察着堂路易。堂路易坐在桌子边上，头稍向后仰，两眼漫不经心地张着，正在吃一片面包和一块巧克力。他似乎饿坏了，可是吃起东西来却是不急不忙的。其他人保持着使大力时那种紧张神态。一张张脸都扭曲变了形。那关键性的时刻越是临近，他们越是想起了爆炸。墙上，烛焰投射出一个个影子。

时间似乎比堂路易说的要久，大概有三四十秒。他们觉得漫漫无期。然后，佩雷纳举起蜡烛，轻声说：

“来了。”

其实，几乎与他同时，大家都看到了……一封信从天花板上晃晃悠悠，

飘然而下，就像一片树叶从树上飘落，没有被风吹走。信从堂路易身上擦过，落到两只桌子腿之间的地板上。堂路易拾起信，递给德斯马利翁先生，说：“总监先生，这就是预告昨夜要出现的第四封信。”

三 怀着仇恨的人

德斯马利翁先生茫然不解地看看堂路易，又望望天花板。堂路易告诉他：“这不是幻影。上面没有什么人往下扔信，天花板上也没有洞。其实，道理很简单。”

“嗨！很简单！”德斯马利翁先生说。

“是的，总监先生。这一切取决于变魔术时那种被弄得过于复杂，几乎够得上快乐的体验气氛。因此，我肯定地说，事情确实很简单……但也极为可悲。马泽鲁队长，请把窗帘拉开，尽量让屋里亮堂一些。”

马泽鲁去做堂路易所吩咐的事。德斯马利翁先生扫了那第四封信一眼。那封信的内容其实并不重要，只不过是确认前几封信提到的事情而已。而堂路易则走到一个角落，把刚才工人留下来的人字梯搬到房间中央架好，爬了上去。

他跨在最高一级上，伸手可及吊灯。

这具吊灯有一个镀金的大铜圈，下面吊着水晶坠子，里面是一个铜三角，三只角上分别安着一个灯泡。电线藏在铜三角后面。他掏出电线，剪断，接着要把吊灯卸下来。不过，要干这件事，他必须用下面的人递给他的锤子，把吊钩周围的石膏砸碎。“帮我一把，好吗？”他对马泽鲁说。

马泽鲁登上梯子。他们俩一起抓着吊灯，让它顺着梯子滑下来，好不容易才放到桌上，因为这架吊灯死沉沉的，比它应该有的重量要大得多。

确实，初步检查，便发现吊灯上装了一只方形的金属盒子，每边有二十厘米长。就是这只盒子埋在钩子之间的天花板里，迫使堂路易不得不敲掉糊住外面的石膏。

“这鬼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德斯马利翁先生惊叹道。“总监先生，您亲自打开看看。有盖子。”佩雷纳回答道。德斯马利翁先生揭开盖子。盒子里面有齿轮，发条，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机械装置，极像一架钟的机芯。

“您允许吗，总监先生？”堂路易问。

他卸下机芯，在下面又发现一套，通过两个齿轮与上面那套连在一起。这一套更让人想起放电影的自动机器。盒底的金属板上，开了一道弧形齿槽，正好在齐着开花板的位置。有一封信已经接近了齿槽。

“无疑，这就是五封信的最后一封，前面几封信揭露的那些事的下文。”堂路易说，“总监先生，您会注意到，吊灯中间本来还有一个灯泡的，显然为了给信让路，拆掉了。当初装这具吊灯，就是用来发信的。”

堂路易继续作解释，明确说道：

“因此，五封信都是装在盒子里，一个由钟表机芯驱动的机械装置在确定的日期，将它们一封一封推到隐藏在灯泡和水晶坠子之间的齿槽，并抛下来。”

人们围着堂路易，都不作声，也许他们还显得有些失望。的确，这个机械装置做得奇巧，可大家指望知道的，并不仅仅是机械装置如何发动运行的，尽管这是他们未曾料到的。“先生们，耐心点。我会给你们讲一件事的。那事情有多么可怕，你们简直想象不到。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吧。”总监说道，“信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我同意。可是，有许多事情我还不明白，尤其有一点难以理解。那些罪犯怎么可能安这么个吊灯呢？在一座有警察看守的公馆里，在一间日夜有人值班的房间里，他们装上这么

件东西，怎么可能不被人看见和听见呢？”

“总监先生，您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这是因为，这个吊灯是在警察看守公馆之前就装上去的。”

“那就是说，在谋杀案发生之前？”

“对，在谋杀案发生之前。”

“可是，有什么可以证明呢？”

“总监先生，您自己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只可能是这样。”

“可是你还是快说吧！”总监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叫道，“你既然有许多重要情况要告诉大家，何必拖时间呢？”

“总监先生，您最好能循着我走的路接近真相。大家既然知道了信是怎么来的，离真相就比你们所想象的要近得多了。如果您们见了这可恶的罪证，猜疑是谁所为，那么你们就已经明白罪犯是谁了。”

德斯马利翁先生认真地盯着堂路易，觉得他的话句句都很有分量，不禁生出一种渴望，急于知道下文。

“那么，照你这么说，那些指控弗维尔夫人与加斯通·索弗朗有罪的信放在上面，唯一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两人毁掉？”

“是的，总监先生。”

“既然它们是在罪行发生之前装上去的，那就是说，阴谋是在罪行发生之前就策划好了的。”

“对，总监先生，是有预谋的。既然大家承认弗维尔夫人和加斯通·索弗朗是无罪的，那就不能不给他们的罪名作结论。这些罪名来自一系列有意安排的情节。谋杀案发生当晚弗维尔夫人外出……这是个阴谋！案发时间她无法说明自己在干什么……又是个阴谋！她在米埃特那边作的无法解释的散步，和她表弟索弗朗在公馆附近的转悠……阴谋！苹果上的齿痕，弗维尔夫人的齿痕……阴谋，而且是最卑鄙的阴谋！我跟您说了，一切都是预谋的，一切都安排好了：称好了分量，贴上了标签，排好了顺序。每个事件都按规定的时间发生。没有一丝意外。这是一个精密细致的工艺品，出于最精巧能干的工匠之手，是这样结实耐用，不为外界的事物所扰乱，运转至今，一直这么精确、可靠、丝毫不乱……瞧，装在盒子里的时钟机芯，正是整个案件的象征，又是整个案件最合情理的说明。因为信是在案子发生之前装进去的。到了预定的日期时刻就自动落下来。”

德斯马利翁先生沉思良久，问道：

“可是，难道弗维尔先生写这些信，为的是指控他妻子有罪。”

“当然。”

“那我们应该假定：要么他有理由指控妻子，要么这些信是伪造的。”

“信不是伪造的。所有专家都认定是弗维尔先生的笔迹。”

“那么？”

“那么……”

堂路易没有把话说完。因为德斯马利翁先生更为清晰地感觉到，他已经离真相很近很近了。

别的人都没有作声，和他一样迫切地希望得知结果。他喃喃自语：

“我真不明白……”

“不，总监先生，您明白。您知道，发送这些信之所以是针对弗维尔夫人和加斯通·索弗朗的阴谋的一部分，是因为信文本来就是为毁掉他们而准

备的。”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的就是我早已表明的意思：既然弗维尔夫人和加斯通·索弗朗是无辜的，那么对他们的任何指控都是阴谋活动。”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警察总监并不掩饰他的慌乱。他盯着堂路易的眼睛，慢腾腾地说：

“不管谁是罪犯，我还没见过比这种仇恨的陷害更可怕的案件。”

“您都想象不到，这种陷害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总监先生。”佩雷纳慢慢激动起来，说，“您没听到索弗朗叙说事情经过，还感觉不出这股仇恨是多么强烈。我听索弗朗说话的时候，充分感到了这一点。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就时时想着这股仇恨：谁可能怀有这样的仇恨呢？玛丽—安娜和索弗朗是遭受了什么仇恨的陷害呢？是哪个难以想象的人物有这种邪恶的天才，打造出这样牢固的锁链，捆住了两个牺牲品呢？”

“我脑子里还盘桓着另一个想法，它出现得更早一点，已经几次叫我费神了。我曾在马泽鲁面前提到过。这就是，那些信出现的日子是那样精确、严密。我寻思，如果没有极重要的原因明确要求，这些重要的文件不可能在固定的日子提交给公众的舆论。什么原因？如果有人的介入，信就不会这样有规律地出现，尤其是司法机关抓住案情，并且守在房里，等着收信以后，对吧？可是，尽管有种种障碍，信还是按期送到，好像它们不来不行似的。于是我渐渐悟出信是怎么来的了：它们是由一个看不见的机械装置送来的。这个装置一经调好，就永远只能一丝不苟地按照一种物理法则运转，而不再由智慧与意识控制。

“于是这两个念头发生了碰撞：一个是仇恨，它要折磨那两个无辜的人，一个是机械装置，它服务于‘怀着仇恨的人’的意图。两个念头碰撞，便溅出了火星，同时也合为一体，使我记起伊波利特·弗维尔是个工程师！”

大家紧张地听堂路易讲着，都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很不舒服。惨剧的真相一点一点显露出来，不但没有让大家的紧张不安稍稍减轻，反而使它加剧到痛苦的地步。德斯马利翁先生又提出不同意见：

“不错，信是在预定的日子落下来的，可是请你注意，每次落下的时辰不一致。”

“这是因为，信落下的时辰，跟我们开着灯还是关了灯值夜有关。而且正是这个细节向我提供了谜底。如果出于不可缺少的谨慎，信只能在黑暗中落下……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那就是有一个装置，阻止它在开着电灯时落下。显然，这个装置由装在内部的一个开关控制。只能这样解释。其他任何解释都是说不通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自动推送装置，它靠一个时钟机芯的驱动，按事先调定的时刻把信推送出来，而且只在电灯关了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机器的精巧，专家们会深为赞赏，而我的论断，他们也会予以肯定。既然它是安在这间房子的天花板上的。既然它只装了弗维尔先生写的信，难道我无权断言，它是由电气工程师弗维尔先生制造的？”

弗维尔先生的名字，就像一个顽念，又一次被提到了。每提到一次，这个名字就增加了一分决定性的意味。先是弗维尔先生，接着是弗维尔工程师，再接下来是弗维尔电气工程师。这样，那个“怀着仇恨的人”的面目，就如堂路易所说的，就轮廓清晰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叫这些看惯了形形色色奇案的人，也觉得不寒而栗。现在，真相不再在他们周围转悠了。他们早就与它搏斗，就像与一个掐你脖子、要把你摔倒、却又看不见的对手搏斗。总监概

括了自己的印象，声音低沉地说：

“这么说，弗维尔先生写这些信，是想毁掉他妻子和爱上他妻子的男人。”

“对。”

“既是这样……”

“既是这样？”

“从另一方面说，他知道自己受到死的威胁，因此希望万一自己死了，他妻子和妻子的朋友受到指控，对吗？”

“对。”

“为了报复他们的爱情，为了满足自己复仇的愿望，他希望提出一堆铁证，证明他们就是谋害自己的凶手，对吗？”

“对。”

“因此……因此，弗维尔先生是……怎么说呢？……从某个方面讲，是……杀害他的凶手的同谋。他在死亡面前发抖……他挣扎……但他作好了安排，让他的死为他复仇提供便利。是这样的，对吗？是这样吗？”

“差不多是这样，总监先生。您走的路线，就是我已经走过来的。您和我一样，在最后的真相面前踌躇不前，不敢触及那给整个案子打上不幸的非人的烙印的事实。”

总监双手捶着桌子，猛地跳起来，不服地吼道：“荒谬！愚蠢的假设！弗维尔受到死亡的威胁，竟不择手段，执意设下阴谋，毁掉妻子……算了吧！弗维尔那天到我办公室来，你也见到了，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不死。他只怕一件事，就是死。在那时候他是不可能调好机械，设下陷阱的……尤其是这些陷阱只有在他死于谋杀时才有用。你以为弗维尔先生做好时钟机芯，装上他三个月以前写给一个朋友，又中途截回来的信，把一切安排好，造成他妻子犯罪的假象，然后说：‘好了！我就是被谋杀，也可以瞑目了。警方将把玛丽—安娜逮捕归案。’不对，你得承认，他不可能采取这么可怕的谨慎措施。否则……否则，就是他清楚自己要被谋杀。他愿意被谋杀。可以说，他与杀人者是串通好了的，是伸出颈根让人砍。总之，这是……”他打住了，似乎突然被刚才说的话惊住了。其他人似乎也和他一样困惑。其实他们已不知不觉地从这些话里听出了结论，只是他们还不知道罢了。

堂路易眼睛不离总监，等他说出那不可避免的话。德斯马利翁先生喃喃道：

“你总不至于断言他们是串通好……”

“我什么也没断言。”堂路易说，“这些想法，是您自然而然，顺着逻辑推出来的，总监先生。”

“是啊，是啊，我知道。可我要指出你的假设是多么荒谬。为了证明你的假设是对的，为了让大家都相信玛丽—安娜·弗维尔是无辜的，我们就得假定有这种奇事：弗维尔先生参与了谋杀自己的阴谋。这是很可笑的！”

他确实笑起来，笑得很勉强，很虚假。

“因为无论如何，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不能否认这一点。”

“我不否认。”

“那么？”

“那么，正如您所讲的，总监先生，弗维尔先生参与了谋杀自己的阴谋。”堂路易是极为平静地说这句话的，但他的神气是那样肯定，以致谁也没

有想到要反驳他。他的那些推理和假设，他已经迫使在场的人接受了。现在他们走到了死胡同的尽头，要想出去，不可能不费劲。对弗维尔先生参与犯罪活动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只是他是怎样参与的？在这场谋杀和仇恨的悲剧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最终导致他把命赔掉的角色，他难道乐意扮演，或者只是同意扮演？究竟是谁充当他的同谋，或者刽子手呢？这些问题，在德斯马利翁先生和其他在场的人脑子里竞相冒出来。大家只想找到答案。堂路易可以确信：他提出的答案，预先就会被大家接受。此后，他只要说出发生的事情就行了，根本不必担心人家会说他撒谎。他简要地叙述了一番，就像作概述。“发案前三个月，弗维尔先生给一个朋友朗热诺先生写了一连串的信。总监先生，马泽鲁队长大概向您报告了，那朗热诺先生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这个情况，弗维尔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信留在邮局待领，但被人中途截走了。用什么办法截走的，这里就不必细述了。弗维尔先生擦去了邮戳和地址，把信装在特制的装置里，把机器调好，让第一封信在他死后半个月落下来，其余的每隔十天落一封。现在看来，他的计划确实考虑得巨细无遗。他知道索弗朗爱玛丽—安娜。通过监视索弗朗的举动，他显然注意到那可恶的情敌每星期三都要从公馆的窗户下面经过，这时玛丽—安娜·弗维尔便来到窗口。这是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对我来说，得悉它如获至宝，它给您的印象，将如同一个物证。我再说一遍，每星期三，索弗朗都在公馆周围转悠。因此，请你们注意，第一，弗维尔先生策划的罪行发生之日，正是一个星期三晚上；第二，弗维尔夫人正是在丈夫的执意要求下出门的，当晚去了歌剧院，又去了艾尔辛格夫人家的舞会。”

堂路易停了几秒钟，又接着说下去：

“因此，星期三早上，一切都准备就绪，那要命的时钟机芯已经调好了，指控罪行的机器运转极好，将来的罪证会证实弗维尔先生手头已经准备好的罪证。另外，总监先生，您还收到他一封信。他向您揭露了针对他来的阴谋，求您次日早上，也就是他死后去救助他！总之，一切都让人预见到，事情将会按照‘怀着仇恨的人’的意愿发展，这时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差点打乱了他的整个部署：韦罗侦探闯了进来。韦罗侦探奉您的指派，总监先生，去了解柯斯莫·莫宁顿遗产继承人的情况。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两人现在都不在世了，他们的秘密也一起消失了。但我们至少能够肯定：首先，韦罗侦探来过这里，带走了那块巧克力，我们第一次看到的虎牙的齿痕，就是印在那上面的。接下来，韦罗通过一系列我们不知道的机会，成功地探悉了弗维尔先生的计划。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因为侦探自己说了出来，而且是那么焦急！因为正是从他那里我们才获悉当夜要发生谋杀案；因为他把探悉的情况写在一封信里，而那封信却被人掉了包。这一点，弗维尔工程师也是知道的。因为他为了摆脱这个阻碍他的计划实施的敌人，下毒把韦罗害死了；因为，他知道毒药发作得迟，便大胆地化装成加斯通·索弗朗的模样，跟着韦罗侦探一直走到新桥咖啡馆，在那里用一张白纸换下了韦罗写给您总监的信，然后问一个行人去讷伊的地铁站怎么走。讷伊，索弗朗就住在讷伊！以后这个行人可以成为指控索弗朗的证人。总监先生，这就是罪犯！”堂路易越说越激昂，因为自信而充满活力。而他的指控雄辩有力，合乎逻辑，似乎展现了事实本身。

堂路易又重复道：

“总监先生，这就是罪犯，这就是匪徒！韦罗侦探可能揭露他的阴谋，

这就是他所处的形势，就是他所担心的事情。他赶到警察总署，打听清楚韦罗侦探确实死了，也没有来得及揭穿他的罪恶图谋，这才将他策划的可怕行动付诸实行。那一幕您还记得，总监先生，他是那样不安，那样恐惧：‘总监先生，请保护我……我受到死亡的威胁……明天，我会遭到毒害……’明天，他要求您第二天去援救他，因为他清楚，当晚一切就完成了，第二天警方面对的将是一场谋杀案，是两个罪犯，他本人已经准备了指控那两个人的罪证，面对的是玛丽—安娜·弗维尔，她可以说会首先受到追究。

“我和马泽鲁队长当晚九点去他公馆，他明显地显得局促不安，原因就在于此。这两个人闯进来干什么？会不会破坏他的计划？他经过一番思考，放下心来，我们又坚持留下，他只好同意。不管怎么说，这与他有什么关系？他的一切步骤都已安排妥当，任何监视看守都不可能破坏它们，甚至都不可能发现它们。我们在场或不在场，该发生的事照样会发生。他召来的死神决不会误工。”于是那一幕戏，确切地说，那一幕悲剧便开演了。弗维尔夫人被他打发去歌剧院，先是她来向他道别。接着仆人给他送吃的，其中的果盘里放着苹果。接着，他一阵恐慌、不安，这是死亡在一个临死的人身上激起的恐惧。再接下来，他向我们撒谎，打开保险柜让我们看，里面有个灰布壳面的日记本，他说记载了有关阴谋的材料。

“至此，事情就完成了。马泽鲁和我退到候见厅。弗维尔把门关上，独自一人在里面，可以自由行动。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阻挠他实现自己的意愿。大概在白天，弗维尔先生模仿索弗朗的笔迹，给弗维尔夫人写了一封信，要求不幸的女人与他在拉纳拉见面。这种信通常读过后就会被撕掉。晚上十一点钟，弗维尔夫人离开歌剧院后，就在离公馆不远的拉纳拉盘桓了一个钟头，等她的约会人，以后才去了艾尔辛格夫人家。与此同时，在五百米外，公馆另一边，索弗朗正在作每星期三例行的朝圣散步。这时案子正在发生。这两人，一个因为弗维尔发生的暗示，一个因为新桥咖啡馆的事件，已经引起警方的注意。此外，两人一则提不出案发时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二则解释不清案发时在公馆附近干什么来着，不被指控和认定为作案人才怪呢。”“如果出现了意外，使两人幸免于指控，那么弗维尔先生还准备了一个无可否认、伸手可及的证据，就是留有玛丽—安娜·弗维尔的齿痕的苹果！再有，就是几星期以后，那绝妙的决定性的装置。那些揭露罪行的信，将十天一封，十天一封，神秘地送到警方手中。

“这样，一切都安排好了。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也被那个精明得可怕的大脑考虑到了。总监先生，您一定记得，从我戒指上掉落，在保险柜里发现的那颗绿松石？只有四个人可能见到并且拾到。其中一个就是弗维尔先生。我们首先把他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然而，正是他拾的。他已经察觉到我的介入对他构成威胁，要预先排除，便利用送上门来的机会，把绿松石放进保险柜，以造成对我的怀疑。

“这一回，他要干的事全部干完了。余下的，就由命运来完成了。在‘怀着仇恨的人’和他的陷害对象之间，只隔着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完成了。弗维尔先生死了。”

堂路易不说话了。这之后是长久的沉默。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他这番不同寻常的叙述得到了大家的完全肯定。大家百分之百地相信，没有半点异议。须知，他要他们相信的，是最难以叫人相信的事实呵。

德斯马利翁先生提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和马泽鲁队长守在候见室。外边，有警察守着。就算弗维尔先生知道有人夜里要杀他，但在那个时刻，有谁能够杀他和他儿子呢？房子里没有人。”

“有弗维尔先生。”

这话一出口，立即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幕布一下拉开了，堂路易揭示的景象在使大家感到恐怖，也出乎意料地激起了大家的怀疑。就像太多的好意反会激起反抗，大家对这番话的反应便是这样。

总监先生的话概括了大家的感受：

“够了！这样的假设够了！它们看上去是这样合乎逻辑，其实得出的结论却荒谬不堪。”

“总监先生，表面看是有点荒谬，但谁能说，弗维尔先生的行为能够用正常的理由来解释？显然，人是不为单单为了满足自己报复的意愿而乐意去死的。但你们可能和我一样，也注意到弗维尔先生极瘦，脸色苍白。谁能说他没有患上绝症，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呢？……”

“够了，我再说一遍。”总监叫道，“你说的都是假设。我要的却是证据。只要你举得出一个证据，也就行了。我们等你拿出证据来。”

“总监先生，喏，这就是证据。”

“嗯？你说什么？”

“总监先生，我在敲掉石膏层，取下这盏吊灯时，在金属盒子外面，发现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因为吊灯装在弗维尔先生的儿子住的阁楼下面，弗维尔先生显然能够揭起阁楼的拼木地板，摸到这个机械装置的上部。因此，在最后一夜，他把这个信封塞了进去。此外，他在上面记下了案发日期：‘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点。’还签了名：伊波利特·弗维尔。”

德斯马利翁先生一把抓过信封，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才在里面的信纸上扫了一眼，就哆嗦着骂道：

“啊！混蛋！混蛋！世上竟有这种魔鬼么？啊！多可怕呀！”他因为又惊又怒，声音一下子变得低沉，颤着念道：

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的大限来临了。我把埃德蒙哄睡了。他是不知不觉在睡眠中死的，毒药的灼痛也没把他唤醒。现在，我的临终时刻开始了。我受着地狱的种种折磨，勉强能写下这最后的几行字。我很痛苦，难受。然而，我又感到无限幸福。

这种幸福，是从我和埃德蒙四个月以前去伦敦旅行开始的。在此之前，我是在熬着最可怕的日子，把对那厌恶我而爱着另一个男人的女人的仇恨埋在心里。我身体虚弱，自觉为痼疾所折磨，而我的儿子也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下午，我去向一位名医求诊。我的怀疑被证实了：我患了癌症。同时，我也知道，我儿子埃德蒙和我一样，也踏上了黄泉路，他患了结核病，无可救药。

当天晚上，我脑子里生出报复的想法。

这是多么痛快的报复啊！指控一对相爱的男女犯了罪，犯了最可怕的罪。把他们投入监牢！把他们推上重罪法庭！把他们赶进苦牢！把他们押上断头台！没有人来援救！没有可能抗争，没有一丝希望！成堆的证据，铁证如山，即使是无辜的人见了这堆铁证，也会怀疑自己的无辜，也会无话可说，也会不得不承认有罪，也会束手听候判决。多么痛快的报复！……多么痛快的惩罚！明明是无辜的，在铁的事实面前却怎么也讲不清，因为事实本身在大叫：你是罪犯！于是我怀着快乐的心情开始作准备。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创造，都让我发出由衷的笑声。上帝呵！我是多么愉快啊！癌症，您以为它让我痛苦！不，

绝对不。一个人灵魂快乐得直哆嗦，肉体还会痛苦吗？我这时已经服了毒药，可是我感到它那灼人的痛苦了吗？

我是愉快的。我让自己死，就意味着他们开始遭受折磨了。既是如此，那么苟活下去，等待自然死亡有什么意思呢？那样死，不正意味着他们幸福的开始吗？既然埃德蒙反正治不好了，何必不免去他苟延残喘的痛苦呢？何必不让他一块死，以加重玛丽—安娜和索弗朗的罪行呢？这就是结局！我不得不停笔了，因为痛得写不下去。现在，稍稍沉着一点……万籁俱寂！公馆外面，公馆里面，警方派来的人在值夜，谨防人家害我。离这儿不远，玛丽—安娜被我那封信召唤，跑去与情人幽会，可是那情郎没去，而是在公馆窗下转悠，而心爱的美人却未在窗口露面。啊！这些小木偶，叫我把线抓在手里，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跳吧！蹦吧！上帝呵，他们是多么开心啊！可是，绳圈套上脖子了，先生和太太，是啊，绳圈套上脖子了。难道不是你，先生，上午给韦罗侦探下了毒，又跟着他走到新桥咖啡馆，拄着你那根漂亮的乌木手杖？是啊，正是你！，晚上，是那漂亮的女人把我毒死了，还毒死了她的继子。证据呢？喏，那只苹果，太太，你没有吃，可是，人家会在上面发现你的齿痕的！多么有趣的一幕！你们跳吧，蹦吧！还有那些信！写给已故朗热诺的信！那是我最为得意的妙计。啊！构想和制作那个小机械，我尝到了多大的乐趣啊！这个计划，难道不妙？整个装置还不奇巧精确？嗨，到了确定的日子，第一封信就会投出去！接下来，过十天，第二封信又会投出去！瞧，没有什么要干了。可怜的朋友们，你们完了。你们跳吧，蹦吧。

让我开心的——我这会儿正笑着哩——是想到人们将什么也弄不明白。玛丽—安娜和索弗朗肯定是有罪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是除此之外，就是绝对的秘密。人们什么也不会知道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的。再过几星期，当两个罪人无可挽回地完蛋以后，当几封信都送到警方手中以后，五月二十五日夜里，或确切地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三点，一场爆炸会把我留下的痕迹完全销毁。炸弹已经安好。一个与吊灯毫无关联的时钟机芯，会在预定的时刻将它引爆。刚才，我把灰布壳面日记本埋在炸弹旁边。我声称那里面是我的日记，其实装的是毒药瓶、毒针、乌木手杖。韦罗侦探的两封信，总之，是能够救援那两个罪人的物证。以后，还怎么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呢？不可能的，人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永远不会知道。

除非……除非出现奇迹……除非炸弹炸不倒墙，炸不塌天花板……除非一个天才，凭着神奇的智力与直觉，理清我绞成的一团乱麻，深入谜案核心，经过长年累月的搜查，才会发现这封信。

这封信，我就是给他写的，尽管我知道他不可能存在。但不管怎样，我都无所谓了！玛丽—安娜和索弗朗已经跌进了万丈深渊，大概难逃一死，再不济也得永远分开。我把这封表明仇恨的信交给机运去处置，想来不会有任何危险。现在，写完了。只须签名了。我的手越来越抖。额上大汗直冒。极为痛苦。可我又十分愉快！啊！朋友们，你们等着我死，啊！玛丽—安娜，你这个不谨慎的女人！你偷偷监视我，看到我病了，眼睛里流露出快乐！你们两人对未来那样充满信心，竟然有毅力保持贞洁！现在，我死了。而你们站在我坟头，一副铁手铐把你们联在一起。玛丽—安娜，你嫁给我朋友索弗朗作妻子吧。索弗朗，我把妻子让给你。你们结合吧。你们的婚约将由预审法官起草。弥撒将由刽子手念。啊！多大的满足啊！我难受……多大的满足啊！……善良的仇恨，使死变得这么可爱……我乐意去死……玛丽—安娜坐大牢……索弗朗在他的死囚室哭泣……有人打开他囚室的门……啊！可怖啊！……一些穿黑衣的人……走近囚床……“加斯通·索弗朗，你的上诉已被驳回，拿出点勇气来。”啊！冰凉的手……断头台！……轮到你了，玛丽—安娜，轮到你了！你的情人死了，难道你还要活下去？索弗朗死了，轮到你去死了！喏，这里有条绳子。你更喜欢毒药？可是死了吧，坏女人……在烈焰中……像我这个恨你的人一样……恨你

的.....恨你的.....

德斯马利翁先生不念了。满座皆惊。最后几句话十分难念。越到后面笔迹越乱，越看不清。

他盯着纸，低声道：

“‘伊波利特·弗维尔.....’签名倒还清楚.....可怜的家伙签名时恢复了一点气力，他怕人家怀疑他的丑行。确实，怎么想得到.....？”

他又望着堂路易，补充道：

“查出真相，真需要不同一般的洞察力和值得我们敬佩的天赋，我是深为佩服。这个疯子所作的解释，完全印证了你先前的推理，真是丝毫不差，令人惊异。”

堂路易鞠了一躬，对这番夸奖不作回答，只说：“总监先生，您说得对，这确实是个疯子，而且是最危险的疯子，是个意识清醒的偏执狂。他死抱着自己的顽念，执迷不误，并且按他周详缜密、受机械规律支配的头脑想出的办法行事。换了别人，可能就直接而粗暴地把人杀了了事。而他呢，想的是一个远期杀人的办法，就像个科学探索者，把他发明的好处交给时间来验证。他得逞了，因为司法机关落入了圈套，而弗维尔夫人也许会死。”

德斯马利翁先生做了个果断的手势。的确，整个案子已经成为过去了。调查将给它投进必要的光亮。当务之急，只有一件事，就是拯救玛丽—安娜·弗维尔。

“确实，”他说，“不能再耽误一分钟了。要立即通知弗维尔夫人。同时，我把预审法官请来，肯定会很快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的。”

他迅速发下命令，让手下继续搜索，并验证堂路易的所有假设。然后，他对堂路易说：

“走吧，先生，应该让弗维尔夫人感谢救命恩人。马泽鲁，你也来。”

聚会结束了。在这次聚会上，堂路易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大显身手。好像他是在与冥界的力量作斗争，迫使死神交出了秘密。他好像亲眼目击一般，揭露了在黑暗中策划在坟墓里实施的报复阴谋。德斯马利翁先生默然不语，只是频频颌首，流露出满心的敬佩。佩雷纳强烈地感觉到离奇的变化：半天之前，他还是警察追捕的对象，而此刻，他和警察首脑并排坐在汽车里。他侦破案件的本领超出了其他一切，他得出的结论深为众人所重视。他的合作受到如此尊重，以致大家愿意忘掉最近两天的不快。韦贝副局长对堂路易的积怨再也起不了作用。

不过，德斯马利翁先生还是简短地回想了一下新发现的情况，作出结论，尽管有些地方还可讨论：“是啊，是这样.....毫无疑问.....我们的意见一致.....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不过，还有些地方不清楚。首先，是那些齿痕。尽管她丈夫作了坦白，可那毕竟是对弗维尔夫人不利的物证，我们可不能忽视。”

“我认为这事很好解释，总监先生。等我收集到了必不可少的证据，我会给您解释的。”

“行。不过，还有一件事。昨天上午，韦贝怎么在勒瓦瑟小姐房里找到了写了爆炸日期的那张纸呢？”

“我怎么发现了那五封信出现的时间表了呢？”堂路易笑着补上一句。

“这么说，”德斯马利翁先生说，“你和我意见一致？勒瓦瑟小姐那个

角色至少可疑。”

“总监先生，我认为事情会搞清楚的。现在，你只要问一问弗维尔夫人和加斯通·索弗朗，就可以把光亮照进最后这些黑暗的角落了，也可以给勒瓦瑟小姐洗清一切嫌疑。”

“另外，”德斯马利翁先生坚持问下去，“还有一点我觉得奇怪。伊波利特·弗维尔在他的供认书里只字不提莫宁顿的遗产。为什么？难道他不知道？或许我们应该假定，这一系列事件与遗产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巧合？”

“总监先生，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承认，伊波利特·弗维尔只字不提遗产，让我十分困惑。不过，说实在的，我也不太看重这一点。因为主要的事情，是查明弗维尔工程师有罪，那两个被囚禁的人无罪。”

堂路易十分快乐。在他看来，找到了弗维尔先生亲笔写的自供书，这个不幸的案子就收场了。弗维尔的供认书里没有提到的事情，弗维尔夫人、弗洛朗斯·勒瓦瑟和加斯通·索弗朗自会解释清楚。他对那些不再感兴趣了。

圣拉扎尔……那是座又脏又破，尚未改造重建的古老监狱。总监从汽车上跳下来。

门立即开了。

“典狱长在吗？”他问门卫，“快，叫人去把他叫来。有急事。”可是他等不及，立即冲向通往医务所的走廊，走上二楼，正好遇见典狱长。

“弗维尔夫人？……”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想见见她。”他猛一下停住脚步，因为典狱长露出慌乱的神色。“喂！怎么啦？你怎么啦？”

“怎么，总监先生，”典狱长期期艾艾地说，“您还不知道？我已经打电话报告署里了……”

“你说，怎么？出了什么事？”

“总监先生，弗维尔夫人今早死了。她注射了毒药自杀。”德斯马利翁先生抓着典狱长的胳膊，就往医务所跑。佩雷纳和马泽鲁紧跟其后。跑到一间病房，只见年轻妇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她苍白的脸上，肩膀上显出一块块褐斑。和韦罗侦探、伊波利特·弗维尔和他儿子埃德蒙的尸体上的斑点相似。总监大为震惊，喃喃道：

“可是毒药……她是从哪儿弄来的毒药？”

“在她枕头下面，我们搜出这个小瓶子和这只注射器，总监先生。”

“在她枕头下面？怎么会在枕头下面呢？她是怎么得到的呢？是谁给她的呢？”

“我们还不知道，总监先生。”

德斯马利翁先生望着堂路易。看来，伊波利特·弗维尔的自杀并未使这一连串的谋杀停止。他的行为并不单单败坏玛丽—安娜的名声，既然它已经逼得不幸的少妇注射毒药寻了短见！这可能吗？难道应该假定，死者的报复仍在以自动的匿名的方式进行？或者，更确切地说……难道没有一种神秘的意愿，在暗地里，同样猖狂地继续着弗维尔工程师的罪恶行为？

四 两亿遗产的继承人

爆炸过后的第四天晚上，一个穿着宽袖长外套、驾出租马车的车夫，拉响佩雷纳公馆的门铃，让人把一封信交给堂路易。家人把他引到二楼工作室。到了那里，他把外衣脱掉，便快步走向堂路易：

“老板，这一次真的糟了。您别以为是开玩笑，收拾行李，准备动身吧。而且要快。”

堂路易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不慌不忙地吸着烟，说：“你要什么，马泽鲁，雪茄还是卷烟？”

马泽鲁来气了。

“可是，老板，您究竟看了报纸没有？”

“唉，看了！”

“既是这样，您应该和我一样，和大家一样，看得清形势！三天来，从那双重自杀，或不如说，从玛丽—安娜和她表兄加斯通·索弗朗被双双谋杀以来，没有一家报纸上没有这样的话，或者意思近似的话：‘既然弗维尔先生及其儿子、妻子、表弟加斯通·索弗朗都已不在人世，堂路易·佩雷纳获得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再无阻碍。’老板，您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吗？当然，报纸上也提到絮谢大道的爆炸事件，提到弗维尔工程师的死后供认书，对可恶的弗维尔深为反感，对您的精明强干不知如何赞扬才好。可是，在所有的谈话议论中，主要的一点是，罗素家的三支后裔都没人了。留下的是谁？是堂路易·佩雷纳。既然血缘的继承人都死了，那笔遗产由谁来继承？堂路易·佩雷纳。”

“该我运气好呗！”

“老板，人们不是这样看的。人们说，这一连串暴行惨案，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相反，它们表明存在着一个支配控制事件发展的人。这个人的活动始于谋杀柯斯莫·莫宁顿，待两亿遗产到手后才会告终。人们把手边现成的名字，安到这个人头上。这就是说，他是那个非同一般的、又暧昧又神秘、无所不能、无处不在，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就是柯斯莫·莫宁顿的那个密友，就是从一开始就支配着事件的发展，就有预谋，一会儿说人家有罪，一会儿又说人家无罪，一会儿把人送进大牢，一会儿又让人出狱，总之，把莫宁顿遗产案搅得天翻地覆的人物。他按照利益的驱使，这样搅浑水，是因为有两亿元遗产可得。而这个人，就是堂路易·佩雷纳，也就是说那名声不佳的亚森·罗平。面对这样一宗谜案大案，除非是疯子才不会想到是他干的。”

“谢谢！”

“老板，这就是人们议论的话，我不过是复述罢了。只要弗维尔夫人和加斯通·索弗朗还活着，人们就不会想到您这个身兼遗赠的受赠人和预备继承人双重身分的人。可现在他们都死了。大家也就不禁注意到机遇一次又一次照顾堂路易·佩雷纳的利益，是那样执著，委实叫人吃惊。您记得司法界有一条公认的原则：谁得益谁就有嫌疑。罗素家的几个继承人都死了，是谁得益呢？是堂路易·佩雷纳。”

“强盗！”

“强盗，韦贝在警察总署和保安局的走廊里正是这样骂的。您是强盗，弗洛朗斯·勒瓦瑟是您的同谋。大家几乎不敢反驳他。警察总监？他倒是记

得您两次救了他的命，也记得您给司法机关帮了大忙，其作用无法估量，他头一个表示夸奖，可是没有用。他向总理瓦朗格莱报告也没有用。众所周知，总理是保护您的……可决定事态的不仅是总监一个人！不仅是总理一个人！还有保安局，检察院，预审法官，新闻媒介，尤其是公众舆论。公众舆论等着查出罪犯，要求查出罪犯。不满足它是不行的。这个罪犯不是您就是弗洛朗斯·勒瓦瑟。或确切地说，就是您和弗洛朗斯·勒瓦瑟。”

堂路易连眉头也没皱一下。马泽鲁耐心等了一会，见老板不回答，绝对地作了个手势，说：

“老板，您知道您在逼我干什么吗？逼我违背职责。好吧，我告诉您。明早，您会收到预审法官一张传票。不管审问结果如何，审问出来，您将被直接带往看守所。逮捕证已经签发了。这就是您的对头得到的东西。”

“魔鬼！”

“还不止这点。韦贝迫不及待地要复仇，已经获准从即刻起就派人监视您的公馆，防止您像弗洛朗斯·勒瓦瑟一样逃走。过一个钟头，他就要带人马守在广场上。老板，您认为怎样？”堂路易仍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打了个手势，对马泽鲁说：“队长，你看看两个窗户中间沙发底下有什么。”堂路易是说正经的。马泽鲁本能地服从了。沙发下面，是一只箱子。

“队长，过十分钟，我吩咐仆人上床睡觉以后，你就拎着这个箱子去里沃利街一百四十三号。我用勒科克的名字在那儿定了一套小房子。”

“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三天以来，我一直等你来，因为我没有信得过的人，可以交给他保管这只箱子。”

“哦，是这么回事！可是……”马泽鲁局促不安，吞吞吐吐地说。“可是，可是什么？”

“这么说，您打算溜走？”

“当然！只是，为什么逼我这么快就走？我把你安插进保安局，就是想打探对我不利的情报。既然有危险，我当然躲开为好。”马泽鲁望着他，越来越吃惊。堂路易拍拍他的肩膀，干脆地说：“队长，你明白，用不着化装成出租车夫，也用不着违背职责。队长，永远也不能违背职责。你问问自己的良心，我相信，它会恰如其分地评价你的。”

堂路易说的是事实。他看出玛丽—安娜和索弗朗一死，形势发生了变化，觉得还是躲一躲为好。他之所以没有马上成行，是希望得到弗洛朗斯·勒瓦瑟的消息，或是信，或是电话。既然年轻姑娘执意保持沉默，堂路易就再没有理由冒着被捕的危险等下去。事态的发展很可能走到这一步。

他的预见果然不错。第二天，马泽鲁来到里沃利街那套小房间，有点放肆地说：

“老板，您可是溜得及时。一大早，韦贝得知鸟飞了，大发雷霆，到现在也没息怒。另外，说实在的，局势越来越复杂。署里人什么也不明白。甚至不知道该不该追查弗洛朗斯·勒瓦瑟。喂，对了，您大概在报上看到了。预审法官断言，既然弗维尔是自杀的，他儿子埃德蒙是他杀死的，弗洛朗斯·勒瓦瑟就与此案毫无关系。对他来说，案子已经结了。预审法官，他都厌烦了！可是加斯通·索弗朗是不是被谋杀的还没有查明，就像弗洛朗斯在这件事上，在其他所有事上的作用还没有弄清一样。难道不是在她房里，在一卷莎士比亚里发现了有关爆炸和信的文件？再说……”

马泽鲁停住话头，看到堂路易瞪着他，不免有些畏怯起来。他明白老板越来越爱恋那年轻姑娘。不管她是不是罪犯，他都一样爱她。

“我明白了。”他说，“别说了。时间会说明我是对的。你将来会看到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马泽鲁尽可能来看他，或者打电话告诉他在圣拉扎尔监狱和卫生防疫所监狱开展的调查的详情。不出人们所料，调查一无所获。堂路易原先的那些证明，除了有关吊灯和自动投信机关的部分被认为是正确的以外，其余的都被搁置一旁。调查充其量证实了一点：被捕之前，索弗朗曾试图通过医务所一个供应商，与玛丽—安娜取得联系。是否应该假定，毒药和注射器都是从这条渠道进来的呢？可是无法证实。另一方面，也同样无法查出，详尽报道玛丽—安娜自杀消息的报纸，是怎样送进加斯通·索弗朗的单人牢房的。

再者，最初的谜团仍未解开。苹果上那个齿痕始终不可理解！弗维尔先生死后查找到的供认书洗清了玛丽—安娜的嫌疑，可是那苹果上分明留着她的齿痕！那两排牙齿印，人们称作虎牙印，那正是她的牙齿印！那么……

长话短说，正如马泽鲁所说的，大伙儿面对这复杂的局面，都束手无策，以至于总监只好决定，在下星期，也就是六月九日，召集一次有关莫宁顿遗产继承人的会议。因为遗嘱委托他最早在立遗嘱者死后三个月，最迟不超过四个月，召集继承人会议。他希望以此了结这桩伤脑筋的谜案，因为司法机关将此案处理得一塌糊涂，毫无办法。届时根据情况，议定有关遗产的继承问题，然后，把预审了结。以后，莫宁顿遗产继承人相继被杀这一惨案将慢慢被人淡忘。那神秘的齿痕也会慢慢不再有人提起……

真怪，最后几个焦躁不安、动荡不宁、犹如大战前夕的日子——因为人们预计这次继承人会议是一场大战——堂路易是坐在阳台的扶手椅上，悠哉游哉地度过的。他面对着里沃利的街景，或是吸烟卷，或是吹肥皂泡。风把肥皂泡带到蒂伊勒利宫的花园。

马泽鲁却看不惯。

“老板，您真让我吃惊。瞧您一副若无其事，无忧无虑的样子。”“我本性就是这样，亚历山大。”

“那又怎么？您成局外人了？不为弗维尔夫人和索弗朗报仇了？人家公开指控您有罪，您却在这儿吹肥皂泡！”

“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兴趣的事了，亚历山大。”

“老板，您希望我告诉您？唉！看到您这模样，我都以为已经知道谜底了……”

“谁知道呢，亚历山大？”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堂路易动心。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他却总是不离阳台。现在，他又多了一件事，扔面包屑喂飞来的麻雀。确实，对他来说，案子似乎也到头了，事情进展十分顺利。

到了开会那天，马泽鲁带了一封信进来，一副惊讶样子：

“老板，给您的。信是寄到我那儿的，可是里面的信封上写着您的名字……这事您怎么看？”

“亚历山大，这很容易。敌人知道我们关系密切。他不知道我在哪儿，就……”

“哪个敌人？”

“晚上告诉你。”

堂路易拆开信封，读到用红墨水写的如下的话：

亚森·罗平，你还来得及。赶紧退出战斗。否则，等着你的也是死路一条。当你以为达到了目的，当你伸出手要抓我，当你高呼胜利的时候，深渊就在你脚下裂开了。

你的死亡地点已经选好了。陷阱准备好了。当心，亚森·罗平！

堂路易微微一笑：

“来得正是时候。事情有眉目了。”

“您觉得，老板？”

“对，对……这是谁交给你的。”

“啊！这封信，总算我们有运气！送交这封信的人，正好和署里的收发员住在相邻的两座楼里，都在泰尔纳。收发员认得那家伙。您说，我们有运气吧。”

堂路易听了一喜，乐得蹦起来。

“你说什么？说下去！你打听了情况吧？”

“那家伙是个当仆人的，在泰尔纳大道一家诊所当差。”

“走。我们去找他。没有一分钟可耽误。”

“过一阵再去，老板。人家会发现您的。”

“嗨！当然。只要没事干，我会一直等到今天晚上，我会养精蓄锐，因为我预计斗争会十分残酷。可是，既然敌人终于干了件蠢事，既然有了一条线索，那就不必等了。我往头前赶了。马泽鲁，冲上去打老虎！”

堂路易和马泽鲁赶到泰尔纳大道的诊所时，已经是下午一点。一个仆人接待他们。马泽鲁拿肘子捅捅堂路易。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送信的家伙了。确实，马泽鲁一盘问，那家伙立即就承认他上午去了警察总署。

“谁派你去的？”马泽鲁问。

“院长嬷嬷。”

“院长嬷嬷？”

“是的。诊所还附设了一家疗养院，由一些修女管理。”

“能见见院长嬷嬷吗？”

“当然能。只是现在不行，她出去了。”

“会回来吗？”

“嗨！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

仆人把他们领进候诊室。他们在里面待了一个多钟头，十分纳闷：这个修女卷进来是什么意思呢？她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进来了一些人。仆人把他们领到正在治疗的病人身边。有一些出去了。一些修女不声不响地来来去去，还有一些穿着招腰白大褂的护士也在忙忙碌碌。

“我们别在这儿干等吧，老板。”马泽鲁低声道。“你有什么急事？亲爱的人在唤你吗？”

“我们这是浪费时间。”

“我的时间不会浪费。总监那儿的会要五点才开。”

“嗯？您说什么，老板？这不是正经话！您并没有参加会的打算……”

“为什么没有？”

“怎么！那张逮捕证……”

“逮捕证？一张废纸……”

“您要迫使司法机关采取行动，那张废纸就会变成事实。您的出席会被看作挑衅……”

“那我的缺席就会被看作供认了。一个继承了两亿元遗产的人在得到好处的一天是不会躲藏的。因此，我必须出席会议，否则，我就会失去权利。我要去的。”

“老板……”

他们面前，忽然冒出一声沉闷的叫喊，紧跟着，一个女人，一个正在穿过候诊室的护士开始跑起来，掀起一张门帘，便跑进去不见了。

堂路易犹豫着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迟疑了四五秒钟，猛一下也跑起来，冲进那道门帘，顺着走廊，来到一张包皮的大门口。那张门刚刚关上。他傻乎乎地伸出颤抖的手，在门四周试了几下，都没推开，又耽误了几秒钟。

当他终于把门推开，来到一道便梯底下。上不上？右边，还是这道楼梯，通向地下室。他走了下去，进了一间厨房，抓牢一个厨娘，狂怒地问道：

“有一个护士，刚从这儿跑出去，是吗？”

“热尔热吕德小姐？新来的……”

“是……是……快说……她去了上面……”

“谁？”

“啊！妈的！快告诉我她从哪里走了？”

“这里……这个门……”

堂路易拔腿就跑，冲过一个小门厅，来到外面，泰尔纳大道。“好家伙！真是一场赛跑！”马泽鲁叫道，追了上来。堂路易观察着大道。在附近一个小广场，圣费迪南广场上，一辆公共汽车正在起劲。

“她在上面。”他肯定道，“这一次，我可不会放她跑了。”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司机，跟着公共汽车，隔五十米远。”

马泽鲁对他说：

“是弗洛朗斯·勒瓦瑟吗？”

“是的。”

“她的心真狠，她。”马泽鲁低声抱怨道。

突然，他又激烈地说：

“可是，老板，您就没有看出什么？真的，这一点，我们可不是瞎子！”

堂路易没有回答。

“可是，老板，弗洛朗斯·勒瓦瑟在这家诊所出现，确切证明，是她命令仆人给我送来这封威胁您的信的。再也不用怀疑了！是弗洛朗斯·勒瓦瑟操纵整个案件！这一点，您和我一样清楚，还是承认吧！十天来，您也许出于爱恋，认为她是无辜的，尽管种种证据都指控她有罪。但今天，事实终于摆在您眼前。我感觉到了，我坚信这点。我没弄错，老板，对吧？您看清楚了吧？”这一次，堂路易没有反驳。他虎着脸，两眼冷冷地监视着公共汽车。这时，公共汽车在奥斯曼大道拐角上停住了。“快！”他对司机吼道。

年轻姑娘下了车。她穿着护士的白大褂，很容易认出是弗洛朗斯·勒瓦瑟。她环顾四周，似乎想看看有没有人跟踪，然后她上了一辆汽车，驶过奥斯曼大道，又驶上佩皮尼耶尔街，一直来到圣拉扎尔火车站。

堂路易远远看见她登上通到罗马候车室的楼梯，又看到她出现在车站大厅尽头的售票窗口前。

“快去，马泽鲁，”他说，“亮出你保安局的证件，问售票员刚才卖出的是去哪儿的票。快，趁这会儿窗口还没人。”马泽鲁立即去了，问过售票员之后，回来说：“二等车厢的，去鲁昂。”

“你也买一张。”

马泽鲁照办了。他们查询了车次，知道马上有一列快车要开了。他们赶到月台上，看见弗洛朗斯进了列车中部一个车厢。列车一声长鸣。

“上车吧。”堂路易尽量藏起身子，对马泽鲁说，“到鲁昂后给我发个电报。我晚上赶去与你会合。尤其要睁大眼睛，别叫她从你手指缝里溜走了。她是很狡猾的，你知道。”

“可是，您，老板，您为什么不一起走呢？最好还是……”

“不行。到鲁昂后还有的是事干。我只能晚上赶来。而署里那个会五点召开。”

“您硬要出席？”

“绝对。去吧，上车。”

堂路易把他推上尾部一个车厢。列车启动了，很快就开进隧道不见了。

堂路易在一间候车室找了条长凳坐下，待了两小时，装着看报，其实一个字也看不进，脑子里又一次冒出老是纠缠他的顽念，只是这一次是多么清晰：“弗洛朗斯是罪犯吗？”德斯马利翁先生办公室的门于下午五点准时打开，迎进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公证人勒佩蒂依先生和美国大使馆的秘书。这时，有一个人进了接待员的候见室，递上名片。当班的接待员扫了一眼名片，立即回头望了一望在一边谈话的一群人，又问新来者；

“先生没有通知？”

“用不着。请去通报，堂路易·佩雷纳到了。”那群人好像触了电似的。其中一个走上前来，他就是副局长韦贝。

两个人对视一阵，一直看到对方心里，堂路易友好地笑笑，韦贝铁青着脸，嘴唇直抽搐，看得出他在努力克制自己。他身边除了两个记者，还有四个保安局的警探。“天呐！这些人都是来对付我的。”堂路易想道，“不过，看他们吃惊的样子，证明他们认为我不敢来。他们会抓我吗？”韦贝没有动，不过后来脸上还是显出得意的神情，仿佛在说：“好家伙，终于把你逮着了。你别想跑了。”接待员走回来，一句话也没说，给堂路易指了指路。堂路易毕恭毕敬地从韦贝面前走过，又友好地向各位警探致了意，然后进去了。

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立即伸出手，迎上来，表明任何流言都没有损害他对外籍军团战士佩雷纳的尊重。不过警察总监的克制态度是意味深长的。他一边翻阅文件，一边与使馆秘书和公证人小声谈话，并未起身迎接。

堂路易心想：

“我的好亚森·罗平，今天这里有人会亮出手铐。倘若铐的不是真正的罪犯，就是你这可怜的老伙计了。明人不必细说……”他回忆起案子开头时，他在弗维尔公馆的工作室，面对着总监和法官，倘若不让司法机关找到罪犯，自己就有可能立即被捕。因此，从头至尾，他都不得不一边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斗争，一边遭受着司法机关的不断威胁，他只有不断取得胜利，才能保护自己。他不断受到攻击，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相继卷入玛丽—安娜和索弗朗的漩涡之中。那两个无辜的人作了残酷无情的战争法则的祭品。到头来，他

是与真正的敌人短兵相接，还是在决定性的一刻倒下？

他愉快地搓着双手，使得德斯马利翁先生忍不住望望他。堂路易满面春风，一副乐滋滋地准备迎接更大喜事的样子。警察总监有一阵没有出声，似乎在寻思这可恶的家伙在为什么事高兴，然后他又翻阅文件，到末了，他才开口道：“诸位，我们两个月后，在此再度聚会，议决有关柯斯莫·莫宁顿遗嘱的事情。秘鲁公使馆的专员卡塞雷斯先生没来。我刚收到从意大利发来的一封电报。据电报看，卡塞雷斯先生患了病，相当厉害。再说，也并不是非要他出席不可。因此，该到的人都到了……只可惜缺了那些人，那些本该由本次会议认可其权利的人，也就是说，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

“总监先生，还缺了一个人。”

德斯马利翁先生抬起头来。刚才说话的是堂路易。总监犹豫一下，接着决定问他，说：

“谁？这个人是谁？”

“杀死莫宁顿的继承人的凶手。”

这一次，堂路易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尽管在场的人对他都有些抵触情绪，他还是迫使他们重视自己的在场，并接受自己的影响。他必须慢慢地引导大家与自己展开讨论，就像与一个说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展开讨论一样。因为那些事是可能的，既然他说了出来。

“总监先生，”他说，“能允许我说出一些与眼前形势不合的事实吗？絮谢大道爆炸事件之后，我们有过一次交谈，得出了合情合理的结论，这些事实，就是那结论的下文。”德斯马利翁先生没有说话。堂路易明白，他可以说，于是开口道：

“总监先生，我要说的话很简短。所以简短，有两点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弗维尔工程师的供认书，知道他在此案中扮演了一个可恶的角色；其次，是因为余下的情况看上去虽很复杂，其实却很简单。总监先生，您在走出絮谢大道那座被炸坏的公馆时问我：‘伊波利特·弗维尔的供认里只字不提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这怎么解释呢？’这句话就完全概括了余下的问题。“总监先生，全部问题就在于，伊波利特·弗维尔之所以只字不提遗产，显然是因为他不知道。加斯通·索弗朗向我讲叙他的辛酸故事时，也只字未提遗产，这是因为遗产在他的故事里没有占据任何位置。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他和玛丽—安娜，和弗洛朗斯·勒瓦瑟一样，都不知道遗产的事儿。”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报复，仅仅是报复驱使伊波利特·弗维尔那么干的。不然，他为什么要干，既然可以正正当地得到柯斯莫·莫宁顿的两亿元遗产？再说，他如果想得到那笔钱，也不会一开始就自杀。

“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伊波利特·弗维尔的行为和决定中，丝毫没有遗产的影响。

“然而，柯斯莫·莫宁顿、伊波利特·弗维尔、埃德蒙·弗维尔、玛丽—安娜·弗维尔和加斯通·索弗朗相继死去，依照不可改变的规律，仿佛是有人顺着次序把他们干掉，好把莫宁顿的遗产夺到手似的！先是财产的持有者，然后是他在遗嘱中指定的受遗赠者。我再说一遍，他们死的顺序，就是遗嘱中为他们规定的领受遗产的顺序！”

“这难道不十分奇怪？又怎样才叫人不认为，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有一个操纵一切的思想在作祟？又怎能叫人不假定，正是这遗产造成了这场可怕

的残杀，在弗维尔这个卑鄙之人的仇恨和嫉妒之上，还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家伙，目标明确，操纵着这场惨剧中那些无意识的演员，像编了号的牺牲品一样，把他们引向灭亡？”总监先生，民众本能与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有一部分警察，以韦贝副局长为首，正是这样想的。在大家的想象中，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家伙是存在的。必须找出一个人，他就是那操纵一切的思想、意志和力量，而这个人就是我。说来说去，为什么不是我呢？难道我不是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吗？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好处不会杀人犯罪。

“我并不为自己辩护。有些奇怪的干预，有些情况很可能迫使您，总监先生，对我采取一些没有根据的措施。但我相信您不会这么糊涂，竟然认为我有可能干出这种暴行，因为您可以从我两个月来的所作所为，看看我是不是那种人。

“然而，总监先生，民众出于本能，指控我有罪也自有道理。除了弗维尔工程师，肯定还有一名罪犯，而且这名罪犯必定能继承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既然犯罪的不是我，那就说明，柯斯莫·莫宁顿还有一个继承人。总监先生，我指控有罪的，就是那个继承人！

“我们一度认为，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惨案里，起作用的是一个死人的意志。其实并非如此。并不单单只有一个死人的意志。我并不是全部时间都在与一个死人作斗争。我不止一次感到那个活着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我也不止一次感到那虎牙试图把我撕咬。那死人干了不少事。但有的事不是他干的。即使是他干的，恐怕也有别人参与。我说的这个活人仅仅是执行他命令的人，还是他的同谋、帮凶，这我就不清楚了。但他肯定在继续进行阴谋活动，也许阴谋还是在他启发下炮制的。无论如何，他用阴谋活动来获取利益，果断了结，把它推到极限。这样做，是因为他了解柯斯莫·莫宁顿的遗嘱。

“总监先生，我指控的就是他。

“至少，我指控他犯了不能归到伊波利特·弗维尔名下的罪行。

“我指控他撬了勒佩蒂依公证人的抽屉。柯斯莫·莫宁顿的遗嘱就曾放在抽屉里。

“我指控他潜入柯斯莫·莫宁顿的房间，用一支毒剂，换下了莫宁顿先生要注射的氢氧化纳卡可基酸盐。

“我指控他假扮医生，来观察柯斯莫·莫宁顿的死亡，并出具假死亡证。

“我指控他向伊波利特·弗维尔提供毒药，使韦罗侦探、埃德蒙·弗维尔和伊波利特·弗维尔本人相继死于这种毒药。“我指控他向加斯通·索弗朗提供武器，并唆使他三次暗杀我未遂，最终害死了我的司机。

“我指控他利用加斯通·索弗朗为与玛丽—安娜联系而在医务所发展的内线，传递给玛丽—安娜毒药和注射器，致使不幸的女人自杀身亡。

“我指控他通过我尚不清楚的办法，把报道玛丽—安娜自杀消息的报纸送给加斯通·索弗朗，他清楚预见到了他这种行为的必然后果。

“我指控他，概括地说，并且未考虑他参与的其他罪行——杀害了韦罗侦探、我的司机、柯斯莫·莫宁顿、埃德蒙·弗维尔、伊波利特·弗维尔、玛丽—安娜·弗维尔、加斯通·索弗朗，总之，杀害了所有拦在他和几亿元遗产之间的人。

“总监先生，这最后几句话，清楚地向您表明了我想。一个人之所以为一大笔遗产除掉五个同类，是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保证他万无一失。

得到这笔钱财。简言之，一个人之所以杀死一个亿万富翁和他的四个依顺序排列的继承人，那是因为他本人是第五个继承人。过一会儿，这个人就会来到这里。”

“什么？！”

警察总监失声叫道。堂路易·佩雷纳的推理是那样有说服力，那样丝丝入扣，他都没工夫去想，只想着堂路易宣告的那令人惊讶的消息。

堂路易又说：

“总监先生，那个人的来访证明我的指控决不是凭空捏造。您记得柯斯莫·莫宁顿的遗嘱规定得非常明确：继承人只有出席了今日的会议，他的权利才有效。”

“他要是不来呢？”总监问，表明堂路易的自信慢慢有了其道理。“他会来的，总监先生。否则，他干这案子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光是弗维尔工程师的那些罪恶和行为，人家还会认为这是一个疯子干的荒唐事。可是杀害玛丽—安娜·弗维尔和加斯通·索弗朗以后，这个案子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圣泰罗素家的最后一名后人粉墨登场。他是柯斯莫·莫宁顿的名副其实的继承人，排在我前面，前来要求领取他如此残忍地夺得的两亿元财产。”

“他要是不来呢？”德斯马利翁先生又追问一句。“那么，总监先生，罪犯就是我。您只用把我逮捕就行了。今日下午五六点之间，在这间房子里，您会看到，杀害莫宁顿的有继承人的凶手就站在您对面。他如果不来，就太不合人情了……因此，不管怎样，司法机关总会满意的。不是他就是我，这两个难推理十分简单。”

德斯马利翁先生不作声了，心事重重地捻着胡须，围着桌子，在与会者形成的小圈子中间踱着，显然，对于这样一种假设，他已明确有了反对意见。末了，他喃喃自语似的，低声说：“不对……不对……因为这人直到今天才来要求他的权利，这究竟作何解释？”

“总监先生，也许是偶然……有什么阻碍……或者，谁知道呢？也许是一种强烈情感、反常的需要。再说，总监先生，您记得，这个案子策划得多么巧妙、精密。每一个事件都是在弗维尔工程师亲自确定的时刻发生的。我们难道不难假定，弗维尔的同谋彻底受了这个方法的影响，直到最后一分钟才露面？”德斯马利翁先生有些生气地说：

“不可能，不可能，一千个不可能。如果确有这样一个凶犯，犯了这样一连串的谋杀案，他就不可能这样蠢，前来自投罗网。”

“总监先生，他来这里，并不知道会有危险，既然谁也没有假设过存在他这么一个人。再说，他又有什么危险？”

“他有什么危险？可他若犯了这么一连串谋杀案……”

“他自己并没有犯，总监先生，他是让人犯了那些罪，这两者是不同的。现在您明白，这人出人意料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了：他并不亲自动手！从我发现真相的那一天以来，我渐渐悟出了他的行动办法，揭开了他操纵的机器的外罩，探明了他使用的诡计。他并不亲自动手！这就是他的手法。在这一连串谋杀案中，您会发现他的手法都是相同的。表面上，柯斯莫·莫宁顿是打针失误致死。其实是那人把药剂换成了致命的毒剂。表面上，韦罗侦探是伊波利特·弗维尔害死的，实际上，是那人策划，唆使并手把手让弗维尔干的。同样，表面上，弗维尔是先毒死儿子，然后自杀的，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也都是自杀的，其实，是那人要他们死，逼他们自杀，并向他们

提供了自杀的办法。总监先生，这就是那人的手法，那人就是这样一个家伙。”他压低声音，似乎感到恐惧，补充道：

“我一生也算见过不少世面了。可我承认，我还从未碰过比他更可怕，更能干，头脑更敏锐的人。”

他的话使在座的人都激动起来。大家仿佛真地看见了那隐形的人。大家已经想象出他的模样，都在等他出现。堂路易两次转身向门，侧耳倾听。这举动表明那人正往这里走来。“不管他是亲自动手还是让人动手，只要司法机关逮住他，自然会弄明……”

“总监先生，司法机关会碰钉子！像他那样的人，早把什么事情都预见到了，甚至被捕，甚至指在他的罪名。因此，你们只能在道义上指责他，没有物证。”

“那么……？”

“那么，总监先生，我认为应当把他的解释看作是合情合理的，应当相信他。最要紧的是了解他。以后——要不了多久——你们就能揭掉他的假面具了。”

总监先生继续绕桌子踱步。德·阿斯特里尼亚克少校打量佩雷纳，暗暗赞叹他的冷静。公证人和使馆秘书似乎十分激动。确实，再也没有比此刻占据他们头脑的想法更让人震惊的事情了。可恶的凶犯即将会在他们面前出现吗？

“安静！”警察总监停下来，说道。

有人穿过候见室。

有人敲门。

“请进！”

接待员进来了，手里举着一个托盘。

托盘里有一封信，还有一张来访登记表，登记着来访人的姓名和来访目的。

德斯马利翁先生快步走过去。

正要伸手拿登记表时，他迟疑了一下。他一脸苍白，接着，他立即下了决心：

“啊！”他叫了一声，身子一震。

他扭头望了望堂路易，思索片刻，然后拿了信，问接待员：“那人来了吗？”

“在候见室，总监先生。”

“我一摇铃，你就引他进来。”

接待员走了。

德斯马利翁先生站在桌前，一动也不动。堂路易又一次与他的目光相遇，发现他眼神慌乱。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总监毅然决然地拆开信，展开信纸，念起来。

大家都注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注意他脸上流露的每一个细微表情。佩雷纳的预言是否会得到验证？有没有第五个继承人前来要求他的权利？

德斯马利翁先生念了头几行，就抬起头，对堂路易低声说道：

“先生，你说得对，这人的确是来要求他的权利的。”

“总监先生，他是谁？”堂路易忍不住问道。

德斯马利翁先生没有回答。他匆匆把信念完。然后又从头开始，慢慢细

读，琢磨每一句话的意思。最后，他大声念道：

总监先生：我收到一封信，偶然得知罗素家族还有一个不知名的继承人。只是到今日我才收集到必不可少的证明其身分的证件材料，并得以在最后一刻，冲破重重意想不到的阻碍，派当事者本人给您送上，这件事情，我只是偶然介入，其实与我无关，我只希望置身事外，并不妨碍别人的秘密。因此，我认为不必在这封信上签名，敬请总监先生原谅。

因此，堂路易·佩雷纳没有看错，事件的发展完全验证了他的预见。有一个人指定的时刻上门来了，及时提出了要求。这种分秒不差的方式奇怪地使人想起贯穿全案的机械般的精确。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尚未露面，可能有权继承莫宁顿遗产，因此也是犯下五六桩谋杀案的家伙究竟是谁？此时他在隔壁等待接见，一堵墙挡住了大家的视线。他就要进来了。大家就要见到他，认识他了。

总监突然摇响铃铛。

这以后是焦灼不安的几秒钟。真是怪事，德斯马利翁先生一直盯着佩雷纳。佩雷纳表面十分镇定，其实内心忐忑不安，很不自在。

门被推开了。

接待员闪到一边，让一个人进来。

进来的原来是弗洛朗斯·勒瓦瑟。

五 韦贝复仇

堂路易一下子傻了眼。弗洛朗斯怎么在这儿哩？刚才他不是明明见她上了火车，并让马泽鲁去盯着她吗？她就是往回赶，也不可能在晚上八点以前回到巴黎呀！

不过，他的头脑虽然混乱，还是很快明白了：弗洛朗斯知道他们在跟踪自己，便把他们引到圣拉扎尔火车站，上了车又从另一侧下了车，把善良的马泽鲁留在开动的列车上去监视空气。

可是突然一下，他觉得形势变得十分险恶。弗洛朗斯来这里要求继承遗产，而他本人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成了可怕的罪证。

堂路易怒不可遏，大步跨到年轻姑娘身边，揪住她的手臂，恨恨地厉声喝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德斯马利翁先生插在两人之间调解。可是堂路易没有松手，还在吼着：

“啊！总监先生，您难道没有发现弄错人了？我向您预告的，我们等待的那人绝不是她。那人仍然躲着，不露面。弗洛朗斯·勒瓦瑟不可能是……”

“我对小姐没有任何先入之见。”总监威严地说，“我的职责就是询问促使她来此的有关情况。我不会……”

他把姑娘解脱开来，让她坐下，自己也回到桌前坐下。很容易看出，姑娘的出席给他的感受是多么强烈。可以说，姑娘一出场，堂路易的推理就得到了证实。一个有继承权的新人出场，对任何一个有逻辑的头脑来说，无可辩驳地意味着一个罪犯出场，他本人就会带来犯罪的证据。堂路易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从此他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警察总监。

弗洛朗斯轮番看着他们，似乎这一切对她来说，是最难解的谜。她美丽的黑眼睛保留了平常那种安详。她已换下了护士的大褂，身上穿的是一件灰色连衣裙，简简单单，没有装饰，衬托出她匀称的身材。她一如往常，文静而庄重。

德斯马利翁先生对她说：

“小姐，您有什么话，请说呀。”

她答道：

“总监先生，我没有什么话说。我奉命前来见您，我执行了这桩使命，却不清楚是什么用意。”

“您想说什么？……不清楚是什么用意？”

“总监先生，是这样。我最信任、最敬重的一个人，让我把一些文件交给您。似乎它们与你们今日开会商议的问题有关。”

“柯斯莫·莫宁顿遗产的分配问题？”

“对，总监先生。”

“您是否知道，要是这个要求不在会议期间提出，就无效了？”

“我一拿到文件就赶来了。”

“为什么他不早一两小时交给您？”

“我不在那儿。我不得不匆匆离开我目前居住的房子。”佩雷纳相信他的行动，通过使弗洛朗斯匆匆出逃，打乱了敌人的计划。

总监继续问道：

“因此，人家为什么把这些证件交给您，您并不清楚？”

“是的，总监先生。”

“显然，您大概也不清楚，这些证件与您有关吧？”

“总监先生，它们与我无关。”

德斯马利翁先生微微一笑，两眼紧盯着弗洛朗斯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说：

“据您带来的那封信介绍，它们直接与您有关。的确，它们似乎确凿无疑地证实，您是罗素家族的后人，因此，您有权继承柯斯莫·莫宁顿的遗产。”

“我？！”

这一声惊呼是脱口而出的，既带有吃惊的意味，又有抗议的成分。

接着，她又坚持道：

“我，有权继承那笔遗产？！没有，总监先生，没有！我根本不认识莫宁顿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面一定有误会。”她十分激动地说着，也显得坦率，换了别人，一定会觉得真诚可信，可是警察总监怎么可能忘记堂路易的推理和预先对上门要求继承权的人的指控呢？

“把这些文件给我。”他说。

她从一只小包里取出一个蓝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了好些发黄的纸页，折叠处都磨毛了，这里那里撕了些口子。房间里一片寂静。警察总监仔细检查了这些文件，匆匆浏览一遍，又翻来覆去地打量，最后拿着一柄放大镜检查了签名与图章，说：

“所有特征都表明它们是真的。图章是政府的。”

“那么，总监先生？”弗洛朗斯问，声音发颤……“那么，小姐，我要对您说，您不清楚此事实让我难以相信。”他转向公证人，说：

“概括地说，这些文件所含的意思，所证明的情况如下：加斯通·索弗朗，柯斯莫·莫宁顿的第四顺序继承人，如你们所知，有一个比他年长许多的哥哥，名叫拉乌尔，住在阿根廷共和国。这位哥哥在逝世之前，在一位老乳母照料下，把一个五岁小孩送回欧洲。这小孩是他女儿，虽是私生女，却得到了承认。小孩的母亲是勒瓦瑟小姐，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法语教师。这是出生证。这是父亲亲笔书写并签名的声明。这是老乳母写的证明。这是三个朋友，布宜诺斯艾利斯三个大商人的旁证。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死亡证。这些文件都得到了确认，并盖了法国领事馆的公章。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文件的真实性，除非发生了新的情况。因此，我应该把弗洛朗斯·勒瓦瑟看作拉乌尔·索弗朗的女儿，也就是加斯通·索弗朗的侄女。”

“加斯通·索弗朗的侄女……他的侄女……”弗洛朗斯结结巴巴道。

她可以说不熟悉父亲，提起他并不激动。可是她与加斯通·索弗朗是那样亲密，有着那样近的亲缘，想起他她就哭了。这是真诚的眼泪？还是善于把角色演得可以乱真的戏子的眼泪？这确实是她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她装出这种感情？堂路易并不注意年轻姑娘，他只专心观察德斯马利翁先生的表情，想探出他这个将作出决定的人内心的想法。突然，他确信弗洛朗斯肯定会被抓起来，就像最残忍的罪犯被捉拿归案一样，便靠近年轻姑娘，喊了一声：

“弗洛朗斯。”

她抬起一双泪眼望着他，没有应。

于是他缓缓地说：

“弗洛朗斯，我是提醒你，你要为自己辩护。因为你不知道，我却毫不怀疑，你已经处在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的地步。你必须明白，事件的发展，把

你逼到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境地。弗洛朗斯，案件本身的逻辑，已经导致总监先生确信，前来要求继承权的人显然就是谋杀莫宁顿遗产其他继承人的凶手。弗洛朗斯，进来要求的是你，而且你确实是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他发现弗洛朗斯从头到脚都在战抖，脸像死人一样惨白。她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作一个反对的手势。

他又说：

“指控是很明确的，你不反驳吗？”

她长久没有开口，然后宣布：

“我无可反驳。这一切都不可理解。你要我怎么反驳？这些事是这么难懂……！”

面对着她，堂路易急得直哆嗦，期期艾艾地说：“就这些？……你接受指控？……”

过了片刻，她小声说：

“我求你解释解释。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反驳，就是接受了指控，对吧？……”

“对。”

“那又怎么样？”

“那就会被逮捕……坐牢……”

“坐牢！”

她显得极为痛苦，美丽的脸都叫恐惧扭曲变了形。对她来说，监牢代表着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所遭受的折磨，意味着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未能幸免而她也即将遭受的绝望、耻辱、死亡等等可怕的苦难……

她感到一阵虚弱，倒在地上，呻吟道：

“我好累呀！……什么事也不要做了，我觉得好舒服……黑暗把我吞没了……啊！我要是能够明白，能够理解该多好啊……”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德斯马利翁先生朝弗洛朗斯俯下身，专心致志地打量她。到后来，由于她不说话，他便伸手去抓铃铛，第三次摇铃。

堂路易没有动，目光发直地望着弗洛朗斯。在他内心，爱慕和宽厚善良的本能与理智在激烈斗争。他的爱慕与宽厚使他相信弗洛朗斯，但是理智又迫使他设防。她究竟无辜还是有罪？他不清楚。一切都表明她有罪。可是，他为什么对她痴情不改呢？韦贝带了他那帮人进来了。德斯马利翁先生指着弗洛朗斯与他交谈几句。他就走近姑娘。

“弗洛朗斯。”堂路易喊道。

她看看他，又看看韦贝和他那帮手下，突然，她明白要发生什么事，吓得连续后退，身子摇了几摇，就头晕目眩，支持不住，倒在堂路易怀里。

“啊！救我！救我！求求你。”

她这个举动里包含了这样一种信任，这叫喊声里充满了苦恼，让人清楚地感到了受冤枉受委屈的惊愕与恐惧。堂路易心里忽然一亮。一股热流激励着他，心里顿时涌出滚滚而来、不可遏制的坚信的浪潮，把他的怀疑、保留、犹豫、烦恼，统统淹没。他大叫道：

“总监先生，不要这样！有些事情还算不得数……”他把弗洛朗斯抱得这样紧，谁也不可能把她夺走。他朝弗洛朗斯低下头，脸都几乎贴着她的脸了。他感觉到姑娘在他手下，浑身战抖，是那样柔弱，那样惊慌失措，他就心疼得直颤。他热烈地对她说，声音小得只有她一人能听见：

“我爱你……我爱你……啊！弗洛朗斯，你要知道我的心事……我为什么难受，我是多么幸福！该有多好哇……啊！弗洛朗斯，弗洛朗斯，我爱你……”

总监打了个手势，韦贝走开了。德斯马利翁先生想亲眼看看这两个如此神秘的人物意外相遇是什么样子。堂路易松开双臂，让年轻姑娘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然后，他面对面地把双手搭在她肩上，说：

“弗洛朗斯，你还不明白。我开始明白好些事情了。我看见自己几乎已经跌进让你害怕的黑暗中了。弗洛朗斯，听我说……这不是你干的，对吗？……是躲在你后面的另一个人干的，他站得比你高……是他指挥你，对吗？你甚至不清楚他要把你领到哪里去，是吧？”

“没有人指挥我……什么？……您解释解释。”

“是的，你不是一个人过日子。有许多事情你之所以干，是因为他叫你干，而且你也认为干是对的，但你不知道干的后果……你回答我……你完全是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吗？就没受任何人的影响？”

年轻姑娘似乎清醒了，脸上又恢复了一点平日的沉着。不过，堂路易的问题似乎让她感受很深。

“不，”她说，“我不受任何人的影响……我可以肯定。”他越来越固执地坚持他的看法：

“不对，你不能肯定。你别说这话。有个人在支配你，你不知不觉。想想吧……你现在是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了……一笔让你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财产的继承人，我知道，我跟你肯定。那么，这笔财产，如果你不想得到，那是谁想要呢？回答我的问题……你变富，是否有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或者以为可以得到好处？全部问题就在这里。你是否与这样一个人一起生活？他是你的朋友？未婚妻？”

她反感得一激灵。

“哦！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个人绝不可能……”

“啊！”他叫道，醋意大发，“你承认了……我说的这个人，确实存在！啊！我向你发誓，可坏蛋……”

他朝德斯马利翁先生转过身，脸因为仇恨抽搐着，他甚至都没试图克制一点。

“总监先生，我们达到了目的。我知道路。今夜就可以逮住那猛兽……最迟明天……总监先生，随着这些文件一起来的，小姐交给您的没署名的信，就是领导泰尔纳大道一家诊所的院长嬷嬷写的。只要立即去那家诊所调查，审问那位院长嬷嬷，让她与小姐对质，就可以顺藤摸瓜，抓到罪犯。可是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否则就晚了，猛兽会跑掉。”

他的激动不可抑制。他的信心很强，使人无法抵拒，不得不接受。

德斯马利翁先生提出不同意见：

“小姐会告诉我们的……”

“她不会开口的，至少，她要等那个男人在她面前露出真面目才会开口。啊！总监先生，请您相信我，像前几次那样。我原来答应的事情不都做到了？总监先生，相信我，不要怀疑。您想想那所有罪名，而且是最重的，压在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身上，叫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虽说是清白的，最后还是顶不住，死了。难道司法机关希望把弗洛朗斯也牺牲掉，像那两个人一样？再说，我所要求的，并不是释放她，而只是保护她的办法……这就

是暂缓一两个钟头动手。让韦贝副局长负责看住她。让您的人同我们一起去。这些人，再增派一些人。因为去窝里捉那可恶的杀人犯，这些人并不多。”

德斯马利翁先生没有回答。过了一会，他把韦贝拉到一边，交谈了几分钟。看那光景，德斯马利翁先生似乎不太同意堂路易的要求，不过大家听见韦贝说：

“您不必担心，总监先生，不会有危险的。”德斯马利翁先生便让了步。

过了一会，堂路易·佩雷纳和弗洛朗斯与韦贝和两名侦探一起坐上一辆汽车。另一辆汽车坐满警察，跟在后面。警察把疗养院团团包围住，韦贝又增加了一些预防措施，把疗养院更是围得水泄不通。

总监亲自来了。他被仆人领进门厅，接着又进了候诊室。院长立即接到传唤，赶来了。总监当着堂路易、韦贝和弗洛朗斯的面，单刀直入，立即开始盘问：

“嬷嬷，”他说，“这封信是有人带到总署交给我的，向我报告有一些与一宗遗产有关的文件存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这封没有署名的信是您写的。不过笔迹是伪装的。是这样的吗？”院长面容刚毅，神情果断，毫不为难地答道：

“确实是这样，总监先生。我有幸给您写了这封信，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不愿意让人念出我的名字。再说，重要的只是送交那些文件。不过，既然你们找到我这里来，我也准备回答您的问题。”

德斯马利翁先生盯着弗洛朗斯，又问：

“嬷嬷，我先问您，您认不认识这位小姐？”

“认识，总监先生。弗洛朗斯几年前，在我们这儿当过六个月护士。我对她很满意，八天前，又高兴地收下了她。我从报上得知她的事情，只劝她改个名字。疗养院的人员都换过了。因此，对她来说，这是个安全的避难所。”

“可既然您看了报，不会不知道对她的指控吧？”

“总监先生，这些指控是无中生有。凡是了解弗洛朗斯的人都这样认为。她是我遇到过的灵魂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之一。”总监继续问下去：

“嬷嬷，我们来说说那些文件。它们是从哪儿来的？”

“昨天，总监先生，我在卧房里见到一个通知，说要交给我一些有关弗洛朗斯·勒瓦瑟小姐的文件……”

“别人怎么可能知道她在这家疗养院里？”德斯马利翁先生打断她的话。

“我不知道。有人只是通知我文件将在哪天——就是说今天上午——寄到凡尔赛，写着我的名字，留在邮局待领。他请求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在今天下午三点交给弗洛朗斯·勒瓦瑟，并让她立即送到警察总监手里。另外，他还让我转送一封信给马泽鲁队长。”

“给马泽鲁队长！怪事。”

“那封信看上去，也是和同一件事情有关。我很喜欢弗洛朗斯，就派人送了那封信。今天早上我还去了凡尔赛。那人没说假话：文件都寄到了邮局。我回到院里，发现弗洛朗斯不在，她到四点钟左右才回来。我这才把文件交给她。”

“它们是从哪个城市寄发的。”

“巴黎。信封上盖着尼耶大道邮政所的邮戳。那是离这儿最近的邮政所。”

“您在卧房里发现那些东西，不觉得奇怪？”

“当然觉得奇怪，总监先生。不过这件事本身的所有插曲更让我觉得奇怪。”

“不过……不过……”德斯马利翁先生观察着弗洛朗斯苍白的面孔，又说，“不过，您注意到那通知是从这儿，从这个院里给您发出的，又正好与住在这院里的一个人有关，您难道不认为，这人……”

“弗洛朗斯趁我不知，潜入我房间，放了那份通知，对吧？”院长嬷嬷叫起来，“啊！总监先生，弗洛朗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年轻姑娘不做声，但一张脸抽搐得变了形，让人看出她内心是多么恐慌。

堂路易走近她，说：

“黑暗消失了，对吧，弗洛朗斯？这让你担惊受怕了。究竟是谁往院长嬷嬷房里放的信？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知道是谁在操纵整个阴谋，对吧？”

弗洛朗斯不回答。于是总监吩咐韦贝：

“韦贝，请去小姐住的房间看看。”

看到院长嬷嬷反对，他又说：

“我们必须弄清楚，小姐顽固地保持沉默到底是什么原因。”弗洛朗斯给他们指路。韦贝正要走出门，堂路易忽然叫道：“当心，副局长！”

“当心，为什么？”

“我不清楚。”堂路易说，的确也说不出弗洛朗斯的举动为什么让他不安，“我不清楚……不过，我还是想提醒您。”韦贝耸耸肩，由院长嬷嬷陪着，一起走了出去，到门厅又叫了两名侦探跟着他。弗洛朗斯走在前面，上了一层楼，走过一条长长的两边都是房间的走廊，拐进一条极短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张门。

弗洛朗斯就住在这里。

门是向外开的。弗洛朗斯往外拉门，身子往后退，迫使韦贝也跟着往后退。弗洛朗斯趁机一个箭步跨进门，又把门随手带上，这一切完成得那样快，以致韦贝刚想扳住门，却扑了个空。他气得直跺脚。

“臭女人！她会烧掉文件。”

又问院长嬷嬷：

“还有别的出口吗？”

“没有，先生。”

他使劲拉门，可里面锁上了，上了插销。于是他让一个侦探上前。那是个大汉，一拳就把门板打了个窟窿。

韦贝又上前来，把手伸进窟窿，扯了插销，又扭开锁头，开门进了房。

弗洛朗斯却不在里面了。

对面，一扇小窗户打开了，表明她是从那里逃走的。“他妈的！”韦贝咆哮道，“她跑了！”

他跑回楼梯口，大声下令：

“把所有出口都给我守好！一定要逮着那女人！”德斯马利翁先生闻声赶来，碰到副局长，听他说了几句，就来到弗洛朗斯的房间。打开的小窗朝向一个天井，大楼里一些房间就靠这个天井通风。一些管道从上而下。弗洛朗斯大概就是从管道上攀缘而下的。不过她这样逃跑，表明她是多么沉着冷静、性情倔强。

警察已经分散到各个方向，拦住逃跑者的去路。警察在一楼和地下室寻

找弗洛朗斯的踪迹，不久，就得知她从天井又爬到她楼下的房间，那正是院长嬷嬷住的。她在那儿拿了一件修女袍罩在身上，借助这身伪装，她即使混在追捕者中间，人家也认不出来。

警察们又冲到外面。可是夜幕已经降临。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大众街区，又怎么能找得到她？

总监并不掩饰他的不满。弗洛朗斯逃跑打乱了堂路易的计划，他也十分沮丧，忍不住埋怨韦贝笨拙：

“副局长，我已经提醒您了，您得小心防备！看勒瓦瑟小姐那副神态，就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来。显然她认识罪犯，她想去和他会合，想去问个究竟，并且，谁知道呢？去救他，如果他说的理由让她信服的话，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强盗觉得自己暴露了，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德斯马利翁先生再次盘问院长嬷嬷，很快便得知，在八天前来疗养院避难之前，弗洛朗斯·勒瓦瑟在圣路易岛一家小公寓住过四十八小时。

尽管这线索不怎么重要，却还是不能忽视，警察总监对弗洛朗斯十分怀疑，认为抓获她至关重要，嘱咐韦贝和他手下立即循着这条线索前去查访。堂路易随同前往。

查访的情况立即证明警察总监的安排果然正确。弗洛朗斯确实来过圣路易岛小公寓，并用化名订了房间。可是她刚到，就有个小家伙来到公寓办公室要见她，把她带走了。韦贝他们进房间检查，发现有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件修女袍。因此，肯定是她无疑。

晚上，韦贝找到了那名小男孩。他是本区一个看门女人的儿子。他问那孩子把弗洛朗斯领到哪儿去了。可是那孩子不回答，无论如何，他也决不供出那位托他做事、还哭着拥抱他的太太。孩子的母亲求他，父亲搯他耳光，他都始终不说。无论如何，可以判断，弗洛朗斯没有离开圣路易岛或者圣路易岛附近。

整个晚上他们都守在这里。韦贝把指挥部设在一家小酒店。情况都集中报到这里。警察们也不时来这里听取吩咐。此外，他与警察总署也保持联系。

十点半钟，总监派一小队警察前来接受副局长的调遣。马泽鲁从鲁昂赶了回来，怀着对弗洛朗斯的满腹怨恨，和这队警察一起来了。

调查继续进行。渐渐地，堂路易取得了领导权。可以说，韦贝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去敲这家门或者去问那个人。到十一点，查访仍无结果。堂路易十分着急，心绪烦乱，一肚子的火。

不过，子夜刚过，一声尖厉的哨子把所有人马都召到岛东头的昂儒码头尽头。两个警察等在那里，身边围了一群过路人。他们刚刚发现，稍远一点，不过已经出了小岛的范围，在亨利四世码头，一辆出租汽车停在一座房子前，他们听见屋里传来争吵，接着汽车就朝万塞纳方向开走不见了。

大家朝亨利四世码头跑去，很快找到了那座房子。底层有一道门直接通往人行道。出租车几分钟以前就是停在这门口的。从一楼出来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是被男的拖着走的。出租车门关上时，听到那男的在里面吩咐：

“司机，圣日耳曼大道。沿河马路……再走去凡尔赛的公路。”不过看门女人提供的情况更准确。底层的房客她只见到一次，就是当天晚上，他用汇票付房租的时候。汇票上的签名是夏尔。房客很长时间才回来一次，因此她觉得好奇。她的房间挨着他的套房，她就专心听他房间的动静。只听见男的女的在吵架。有一阵子，男的叫得特别响：

“和我一起走吧，弗洛朗斯，我希望这样。明天一早我就拿出所有证据，证明我是清白的。你要是不肯成为我的妻子，我就上船离开这里。我都作好了安排。”

过了一会儿，他又笑起来，大声说：

“怕什么，弗洛朗斯？也许，是怕我杀死你？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

下面的话，看门女人就没听到了。不过有这几句，就足以证明堂路易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担心的了。

堂路易抓着副局长的胳膊，说：

“上路吧！我早知道了，那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是只老虎！他会杀死她的！”

两辆警察总署的汽车停在五百米外，他拖着韦贝就往那儿跑。马泽鲁还想反对：

“最好搜一搜房间，采集痕迹……”

“嗨！”堂路易叫道，加快了速度，“房间、痕迹，再来搜也不迟……而他，他现在占了先……带走了弗洛朗斯……他会杀死她的……那是个圈套……我可以肯定……”

他在夜里就这样大叫着，使出不容抵拒的力气，拖着两个人拼命走。

他们走近汽车。

“快发动！”一看见汽车，他就吩咐司机，“我亲自开。”他想登上司机座。可是韦贝把他推到后座，说：“不必了……司机是熟手。开得比你快。”

堂路易、副局长和两名警察钻进里面。马泽鲁在司机旁边坐下。“去凡尔赛的大路！”堂路易吩咐。

汽车开动了。他继续说：

“我们要逮住他！……你们明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一定会让司机快开，但也不会逼得太紧，因为他不知道后面有人在追……啊！强盗，我们就要追上你……快点，司机！可为什么我们要坐这么多人？副局长，你我两人就够了……嗨！马泽鲁，你下车吧，坐另一辆车……是啊，副局长，这很荒谬，对吧？……”

他不说话了。因为他是坐在后座，夹在副局长和一个侦探之间，他便朝车门探起身子，喃喃道：

“啊！这个糊涂虫，开到哪儿来了？走错了路……瞧，瞧，这是怎么回事？”

回答他的是一阵笑声。韦贝快活得直跺脚。堂路易正要骂，又忍住了，费了好大的劲，想跳出汽车。可是被六只手按着，动弹不得。副局长揪着他的领口，两个警察按住他的手。汽车里面太狭小，没法挣扎，而且，他感到，一支手枪冷冰冰的，正顶着他的太阳穴。

“别动！”韦贝喝斥道，“要不我毙了你。哈哈！你没想到有这一天吧……嗯！韦贝报仇的这一天！……”

看到佩雷纳还在挣扎，他又恶狠狠地补上一句：“该你倒楣……我数三下……一……二……”

“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堂路易问。“总监的命令，刚才接到的。”

“什么命令？”

“如果弗洛朗斯仍未抓到，就把你带到看守所。”“你有逮捕证？”

“有。”

“以后呢？”

“以后，没事啦……卫生检疫所监狱……预审……”

“可是，见鬼，那老虎在这期间跑了……不，不，一定是脑子没开窍！……这些人多蠢啊！啊！他妈的！”他勃然大怒。当他发现汽车开进看守所的院子，猛一下挺起身子，下了副局长的枪，一拳把一个警察打昏。可是汽车门口拥上来十几个警察。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他明白这一点，怒火更盛。

“一群白痴！”他骂道。那些警察把他团团围住，推到书记室门口搜身。

“一堆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哪有这样办案的？那罪犯就在附近，伸手可及，却放他逃走，反把一个正派人抓起来……罪犯逃走了……罪犯要杀人……弗洛朗斯……弗洛朗斯……”

在灯光照耀下，在警察的挟持下，他显得极为无奈，又显得极有活力。

警察把堂路易拖着走。他猛地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气，站直身子，甩开那些警察——他们死死缠着他，就像一群猎狗，扑在奄奄一息但宁死不屈的野兽身上——又摆脱韦贝，招呼马泽鲁过来，压下满腔怒火，几乎镇定地吩咐道：

“马泽鲁，快去找总监！……请他给瓦朗格莱打电话……是的，总理……我想见总理……请向他通报。告诉他是我……是我，是那个骗了威廉二世的人……我的名字？他一听就知道。他要是记不起来了，就提醒他。这就是我的名字。”

他的语句断断续续，像军队命令一样简洁。他停顿了几秒钟，待呼吸更平缓以后，又说道：

“亚森·罗平！让总监给他打电话，就说这个名字。就说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亚森·罗平有要事要面告总理。’让总监立即打电话。要是总理日后知道我的请求没有转达，准会十分生气的。去吧，马泽鲁，办了这件事，再去找罪犯的踪迹。”看守所所长打开了收审登记簿。

“所长先生，写上我的名字，亚森·罗平。”堂路易道，“写上：亚森·罗平。”

所长微微一笑，回答说：

“你要是让我写别的名子，我倒真觉得为难。可这个名字，正好是逮捕证上写的：亚森·罗平，又名堂路易·佩雷纳。”堂路易听说这话，打了个寒噤。作为亚森·罗平被捕，他的处境要危险得多。

“啊！”他说，“他们看来决定……”

“上帝呀，对的，”韦贝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决定斗牛就从牛角上动手，打击亚森·罗平就从正面来。这要点气魄，嗯？好吧！你还会看到我们有不少办法的。”

堂路易站着不动，只是扭转头，叮嘱马泽鲁说：“别忘了我的嘱咐，马泽鲁。”

可是他又遭到了打击。对他的呼唤，马泽鲁竟不答腔。堂路易仔细一看，又吓了一跳，原来马泽鲁也团团被人围着，被人牢牢抓着。可怜的马泽鲁队长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只是流泪。韦贝更得意了。

“你应该原谅他，亚森·罗平。马泽鲁队长是你的同伴，如果不是监狱的牢友，至少是看守所的牢友。”

“啊！”堂路易挺起身子，“马泽鲁也被收审了？”

“总监的命令。合乎手续的逮捕证。”

“什么罪名？”

“亚森·罗平的同谋。”

“他，我的同谋！去你们的！他！世上最诚实的人！”“不错，是世上最诚实的人。可并不能禁止人家把写给你的信寄给他，也不能禁止他把信交给你。他知道你躲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证据。再说，亚森·罗平，还有好多事情，以后都会告诉你的。你有东西开心了。”

堂路易低声叹道：

“可怜的马泽鲁！”

又大声说：

“别哭了，老伙计。不过就是住一夜罢了。是的，我们一块儿干，几个钟头之内连国王都要打倒。别哭了。我要给你弄一个更美好、更尊贵，尤其是更有钱赚的位置。你的事包在我身上。你认为我没有把什么事都预料到，我自己也这样认为！不过你是了解我的！因此，明天，我只要出去，政府就会释放你，还要封你当上校，还要给你元帅的薪饷。别哭了，马泽鲁。”然后，他转向韦贝，用长官发号施令，以知道无人敢争辩的口气对他说：

“先生，我刚才交托马泽鲁的事，要请你给我办。首先通知警察总监，说我有极重要的事，要面见总理，然后去凡尔赛，今夜就查到那老虎的踪迹。先生，我知道你的长处。这事就完全托付给你的热情与勤勉了。明天中午见吧。”

说罢，他仍然像一个发号施令的长官，让人领进牢房。这时是半夜十二点五十分。敌人带着弗洛朗斯，像带一件战利品，在大路上逃窜有五十分钟了。他觉得以后难以从敌人手上夺回弗洛朗斯了。

牢门关上，插上了销子。

堂路易心想：

“就算总监先生同意给瓦朗格莱打电话，也会等到早上再打。因此，直到我获释为止，他们让那罪犯占了八个钟头的先。八个钟头呀……真倒楣！”

他又思索了一阵，然后耸耸肩膀，一副无事可做只好等待的无奈神气。他扑倒在床上，喃喃道：

“睡吧，亚森·罗平。”

六 芝麻开门！

堂路易虽说向来很能睡，这一夜却只睡了三个钟头就再也睡不着了。他太着急，不安。尽管他的行动计划制订得十分周密精确，却禁不住自己预见到种种阻挠计划实现的障碍。显然，韦贝会报告德斯马利翁先生的。可是德斯马利翁先生会给瓦朗格莱打电话吗？

“他会打的，”他跺脚肯定道，“这毫无损失。相反，不打，他倒要冒很大风险。尤其是，瓦朗格莱肯定会过问我被捕的事，必然会得知一切经过……到那时候……到那时候……”于是他寻思瓦朗格莱得到通知后，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因为他究竟能不能假定，堂堂政府首脑，内阁总理会放下手头的事情，来满足他的要求，为他亚森·罗平的计划服务？“他会来的！”他带着坚定的信心叫道，“瓦朗格莱厌恶那些官场应酬和那些无聊的话。他会来的！哪怕是出于好奇……想听听我到底可能告诉他什么？再说，他了解我！我可不是平白无故打扰人家的人。和我见面总可以得益。他会来的！”但他马上又想到另一个问题。瓦朗格莱就是来，也并不意味着同意佩雷纳打算向他提出的交易。而且，即使堂路易把他说服了，危险仍然不少！仍会有那么多疑点！仍可能有许多让人失望的事！韦贝会迅速勇敢地追踪逃犯的汽车吗？会找到线索吗？即使找到了，会不会再度失掉呢？

再则，就算机遇十分好，可时间会不会太晚呢？他们向猛兽发起攻击。他们把它制服了。好。可在此之前它会不会杀死手上的猎物呢？既然觉得自己输了，他那样的家伙还会顾忌在自己的罪行表上再增加一项杀人罪吗？

对堂路易来说，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在他乐观的充满信心的想象中，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最后却看到这样一副惨景：弗洛朗斯被杀害了，弗洛朗斯死了！

“啊！多么残酷的折磨！”他凄伤地想，“只有我能成功，他们却把我排斥在外。”

他几乎没有去想，德斯马利翁先生出于什么理由，突然改变意见，同意把他逮捕，并还他以那个难缠的迄今为止司法当局不愿再惹的亚森·罗平的真名。不，他对此不感兴趣。他只关心弗洛朗斯的安危。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每过去一分钟，弗洛朗斯就向那可怕的危险走近一步。

他记起几年前，也有一个类似的时刻，他等待着囚室门打开，德国皇帝出现在门口。可是此刻却要重大得多。从前那次，最多只关系到他个人的自由，而这次，命运欲与予夺的，是弗洛朗斯的生命。

“弗洛朗斯！弗洛朗斯！”他绝望地一遍又一遍呼唤。他不再怀疑她的清白。他也不怀疑另一个人爱她，把她带走，既是当作人质，以获取他觊觎的那份财产，又是当作爱情的战利品，如果不能长期霸占，就不惜毁掉。

“弗洛朗斯！弗洛朗斯！”

他骤然变得极为沮丧。在他看来，他的失败无可挽回。跑到弗洛朗斯身边？逮住那杀人凶手？这是不可能的。他身陷囹圄，而且人家是把他当作亚森·罗平来对待，全部问题在于弄清他得在里面待多久，是几个月还是几年！

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爱弗洛朗斯。他发现爱情在他生命中所占的位置，他从前的激情，他对豪华生活的渴望，他的权力需要，他的斗士的快乐，他的野心，他的怨恨，统统都无法相比。两个月来他进行的战斗，只是为了把她征服。查明真相，惩罚罪犯，只是把弗洛朗斯从威胁她的危险下解救出

来的办法。如果弗洛朗斯会被杀害，如果为时已晚，不能把她从敌人手中夺过来，那不和坐牢是一回事吗？亚森·罗平将坐牢坐到死。一个男人，真正爱恋的只有一个女人，却不能得到这女人的爱，这种失败的生活，难道不正配得上这种结局吗？

危机是短暂的。它与堂路易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来得骤然去得也骤然，而且让他完全恢复了自信，他再也没有感到一丝焦虑和怀疑。太阳出来了。牢房里渐渐亮起来。堂路易想起，瓦朗格莱是早上八点到位于博沃广场的总理府上班。这时，他觉得自己完全镇定下来。未来的事件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他眼前，就像翻了个个似的。他觉得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实一点也不复杂。他很明白，他的意志不可阻挡，就好像他已经在行动似的。副局长不可能不向总监如实报告。警察总监不可能不早就向总理转达亚森·罗平的请求。瓦朗格莱不可能不愿意会见亚森·罗平。在会见中，亚森·罗平不可能不得到瓦朗格莱的赞同。这不是假设，而是确信，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已经解决的问题。既然起点是A，经过B和C，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能到达D。

堂路易开始笑了。

“哟，我的老朋友亚森·罗平，你想想，你都让霍亨佐莱恩先生从他勃兰登堡边境深处走出来了。瓦朗格莱住得又没那么远。需要时你可以上门来找我嘛。是这回事，我同意走第一步。我将去拜访博沃先生。总理先生，谨向您致以崇高敬礼！”他高兴地朝门口走去，假装认为门是开着的，他只须跨出去就可以见到总理了。

他连着做了三次这种孩子气的举动，深深地久久地弯腰行礼，好像手里握着一顶带羽饰的毡帽。他低声念道：“芝麻开门。”

做第四次的时候，门开了。

一个看守出现在门口。

他用彬彬有礼的声调说：

“总理先生来了通知：能否请先生尽快去见他？”走廊里有四个侦探。

“这几个先生都是我的随从吗？”他问，“走吧。你们去通报，说亚森·罗平，西班牙最高贵族，国王陛下的亲戚来了。诸位，请带路。看守，赏你二十埃居，谢谢你的好心照料。”他在走廊里停住步子。

“圣父基督，我还没有手套哩。胡子也没修。”侦探把他夹在中间，粗鲁地推着他走。他抓住其中两人的胳膊，那两人立刻“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听明白我的话的人不会吃亏。”他说，“你们没有得到命令，要把我毒打一顿吧？也不会要给我戴手铐吧？既是这样，你们就乖一点，小伙子。”

看守所长站在门厅。堂路易对他说：

“这一夜过得真好，亲爱的所长。你们‘都灵俱乐部’的房间完全值得推荐。看守所宾馆可以打一个好分数。要不要我在来宾意见簿上写一条证明？不要？您也许希望我还会回来？唉！亲爱的所长，别指望了。好些重要机会……”

院子里停着一辆汽车。四个侦探和他一起上了车。“博沃广场。”他对司机道。

“维纳兹街。”一个侦探更正道。

“嗨！嗨！”他说，“去总理阁下的别墅。总理阁下愿意秘密接见我。这是个好兆头。顺便问一句，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几点钟？”

没有人搭理他。侦探把窗帘都拉上了，他也看不到街上的时钟。到了特罗卡代罗附近的总理公馆，他才在并不宽敞的底层见到了一架挂钟。

“七点半。”他叫道，“很好，没有耽误太久。情况会弄清的。”瓦朗格莱的办公室朝着一道台阶。台阶下面是花园，放满了鸟笼。房子里堆着许多书，墙上挂了许多油画。

一声铃响，原先领他们进屋的老保姆进来了，把四个侦探领了出去。

堂路易一个人留了下来。

他虽然仍旧沉着，但是心底已经在着急，感到身体充满了战斗和行动的需要。他的目光总是不可抗拒地被挂钟吸引过去。他觉得那根大针跳得特别快。

终于有一个人进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他认出了是瓦朗格莱和警察总监。

“好了。”他想，“我得到总理的支持了。”

他从年老的总理那清瘦的面孔上看到隐隐的同情，便这样想道。他脸上没有一丝傲慢。没有一丝可以在堂堂总理和被他接见的可疑客人之间筑起屏障的东西。有的是一丝诙谐，一种明显的好奇，以及一种同情。是的，一种瓦朗格莱从未掩饰的同情。在亚森·罗平假装死后，总理在谈论这个冒险家，说起他们之间的奇特关系时，他甚至还公开显露了他这分同情。

“你还是老样子。”他久久地端详堂路易之后说，“只是皮肤黑了点。两鬓有点灰白了。”

然后他单刀直入地问：

“怎么，你需要什么？”

“首先需要个回答，总理先生。韦贝副局长昨夜把我送到看守所后，是否找到了带走弗洛朗斯·勒瓦瑟的那辆汽车的踪迹？”“找到了。那辆汽车停在凡尔赛。乘客又租了一辆汽车，大概去了南特。除了这个答复，还需要什么？”

“自由，总理先生。”

“当然是马上，对吧？”瓦朗格莱说，笑了起来。“最多不超过四十或五十分钟。”

“就是说，八点半，对吧？”

“最迟八点半，总理先生。”

“为什么要自由？”

“为了抓捕杀害柯斯莫·莫宁顿、韦罗侦探和罗素家族一大群人的凶手。”

“你一个人能抓到他吗？”

“能。”

“可是警察都作了准备。电报发出去了。杀人凶手别想离开法国。他肯定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的。”

“可是你们找不到他。”

“找得到的。”

“若是这样，他会杀了弗洛朗斯·勒瓦瑟。这将是杀害的第七条人命。您难道愿意吗？”

瓦朗格莱稍停了停，又说：

“照你的意思，与所有表面迹象相反，与总监先生很有理由的怀疑相反，

弗洛朗斯·勒瓦瑟是无罪的？”

“啊！总理先生，她是绝对无辜的。”

“你认为她有被杀的危险。”

“她有这种危险。”

“你爱弗洛朗斯·勒瓦瑟？”

“是的。”

瓦朗格莱高兴地微微一颤。亚森·罗平恋爱了！亚森·罗平竟为爱情而行动了！而且坦白了他的爱情！这是多么有趣的奇事！他说：

“我每天都关注莫宁顿遗产案的进展，每个细节都清楚。你完成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先生。显然，没有你，这桩案子仍将是一片混沌。可是，我也应该指出，这里面也有一些失误。尤其是这些失误是因为你造成的，我觉得十分惊讶。不过当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是为爱情所支配、所驱使时，这些过失就容易理解了。另一方面，尽管你肯定弗洛朗斯·勒瓦瑟无罪，可是她的行为，她的继承人身分，她出人意料地从疗养院逃走这一事实，都使我们疑心她充当了什么角色。”

堂路易指着挂钟。

“总理先生，时间快到了。”

瓦朗格莱哈哈大笑。

“好一个怪人！堂路易·佩雷纳，我不是个全权的君主，我觉得遗憾。不然，我要请你当我的秘密警察头子。”

“这个职位，前德国皇帝已经向我提供过。”

“那么？”

“我谢绝了。”

瓦朗格莱笑得更开心了。可是挂钟指着七点三刻。堂路易着急了。瓦朗格莱坐下来，不再闲话，进入正题，声音也变得严肃，说道：

“堂路易·佩雷纳，从你再度出山的第一天起，也就是絮谢大道谋杀案发生的那天起，总监先生和我，我们就注意了你的身分。佩雷纳就是亚森·罗平。我们不想让死去的亚森·罗平复活，并且对你提供的某种保护，我相信你是明白这么做的原因的。总监先生与我的意见完全一致。你所从事的工作是有益于社会的，是正义的事业。而你的合作对于我们又十分宝贵，因此我们想方设法使你免除烦恼。既然佩雷纳干得出色，我们就对他是否亚森·罗平闭口不提。不幸……”

瓦朗格莱又停了一下，然后说：

“不幸，昨天晚上，总监先生收到一封揭发信，十分详细，还附有一些可靠证据，说你就是亚森·罗平。”

“不可能！”堂路易嚷起来，“亚森·罗平死了！谁也不可能证实他没死。”

“就算是吧，”瓦朗格莱同意道“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堂路易·佩雷纳还活着。”

“总理先生，堂路易·佩雷纳活着，十分合法地活着。”

“可能吧。可有人提出了异议。”

“谁？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利，可是他如指控我，就把自己也断送了。我想他不会这样愚蠢。”

“这样愚蠢？不。你说他相当狡猾，我倒同意。”

“他就是卡塞雷斯，秘鲁公使馆的专员。”

“对。”

“可是他在外旅行！”

“可以说是在外潜逃！他贪污了公使馆的钱。不过，在出逃之前，他签了一份声明，昨晚寄到我们手上。在这份声明里，他承认帮你制造了一个叫堂路易·佩雷纳的身分。这是你寄给他的信，这是证明他的揭发确凿无疑的文件。只要检查这些文件就足以相信：第一，你不是堂路易·佩雷纳；第二，你就是亚森·罗平。”堂路易气得一跺脚。

“卡塞雷斯这混蛋只是个工具，”他咬牙切齿地骂道，“是别人躲在他背后，收买他，让他行动。就是那凶手本人。我识破了他的手法。在关键时刻，他又一次想摆脱我。”

“我认为他是自愿的。”总理说，“照一同寄来的信的说法，他的那些材料是一些照片。今早你要是没有被捕，那些材料的原件今晚就会送到巴黎一家大报发表。我们对此可不能掉以轻心。”

“可是，总理先生，”堂路易叫道，“既然卡塞雷斯在外国，买下材料的凶手又逃跑在外，来不及把他的威胁付诸实行，因此，不必担心材料送到报馆了。”

“你知道什么呢？敌人一定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再说，他也可能有同谋。”

“他没有。”

“你怎么知道没有？”

堂路易注视着瓦朗格莱，说：

“总理先生，您究竟是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受到卡塞雷斯的威胁，压力很大，总监先生还是希望尽可能弄清弗洛朗斯·勒瓦瑟扮演什么角色，因此昨晚没有中断你的追查。后来追查没有结果，他才希望至少趁堂路易还在我们控制之下时逮捕亚森·罗平。要是我们放了他，那些照片肯定会发表，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公众面前被置于何等荒唐可笑的境地。而恰巧在这时候你要求我们放了亚森·罗平。要知道这样放人是非法的，随意的，叫人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只好拒绝你的要求。”

他不说话了，过了几秒钟，又补充一句：

“除非……”

“除非……？”堂路易问道。

“除非，除非作为交换，你不向我提那样特别那样奇怪的建议，我才同意不顾那荒唐事可能招来的麻烦，释放亚森·罗平。”

“可是总理先生，我觉得，要是我把真正的罪犯，谋杀……的凶手给您送来……”

“这事用不着你办……”

“要是我向您担保，总理先生，任务一完成，立即赶回来，投案自首，再进监牢呢？”

瓦朗格莱耸耸肩膀。

“以后呢？”

一阵沉默。两个人各不相让。显然，像瓦朗格莱这样的人决不满足于诺言。他要的是明确的，几乎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堂路易又说：

“ 总理先生，您也许会允许我把为祖国干的几件事计算在内？…… ”

“ 你详细说说看。 ”

堂路易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又踱回总理先生对面，说：“ 总理先生，一九一五年五月，傍晚时分，有三个男人来到帕西码头的陡坡。那儿有一堆沙子。几个月以来，警方在搜查一批装了三亿金法郎的袋子。那是敌人在法兰西耐心收购的，正准备运出去。三人中，一个叫瓦朗格莱，一个叫德斯马利翁。第三个是邀请他们来的人，他请瓦朗格莱部长用手杖戳戳沙堆。金子在那里。几天以后，已决定与法国联盟的意大利，收到了一笔四亿金法郎的预借款。 ”

瓦朗格莱似乎大吃一惊。

“ 谁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是谁告诉你的。 ”

“ 第三个。 ”

“ 第三个叫什么名字？ ”

“ 堂路易·佩雷纳。 ”

“ 是你！是你！ ” 瓦朗格莱叫道，“ 发现藏金地点的原来是你吗？在那儿的是你吗？ ”

“ 是我，总理先生。您当时问我该怎样给我奖赏。我今天才要求酬报。 ”

总理充满嘲弄意味地笑了几声，回答道：

“ 今天吗？这就是说，四年以后？太晚了，先生。一切都结清了。战争结束了。别翻那些陈年旧帐了。 ”

堂路易显得有些困惑。不过他继续道：

“ 一九一七年，萨雷克岛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惨案。总理先生，您是知道这件事的。不过堂路易·佩雷纳的干预，他的方案……您肯定不知道…… ”

瓦朗格莱擂了一下桌子，提高嗓门，亲密地呼喊对方的名字。这表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

“ 行呵，亚森·罗平，干得好哇！你要真打算赢我，该付出的代价就得付！你跟我提到过去或将来干的事。你以为对那亚森·罗平来说，这样就收买我瓦朗格莱的良心了？见鬼去吧！你想想，你作了那么多案子以后，尤其是发生了昨晚的变故之后，你和弗洛朗斯·勒瓦瑟在公众眼里，将是，已经是制造这场惨案的主犯。我说什么？是真正的唯一的罪犯。如今弗洛朗斯还潜逃在外，你却要我释放你！就算行吧，可该死的！开个价吧，别犹豫了。 ” 堂路易又开始走起来。他身上在作最后的思想斗争。正要报出赌注时，又感到一丝犹豫，欲言又止。最后，他停下步子，打定主意。既然必须付出代价，那就付吧。

“ 总理先生，我不讨价还价。 ” 堂路易肯定地说，面容姿态都极为坦诚，“ 我要向您赠献的，肯定是极不同凡响极其巨大的礼物，远远超出了您的想象。可是这礼物就是再不同凡响再大，我也不吝惜它，因为弗洛朗斯·勒瓦瑟的性命岌岌可危。不过我的义务，在于寻求一种少受损失的交易。可您的话使我失去了希望。我只好如您所要求的，也如我所决定的，把牌摊在桌上打。 ” 年老的总理大喜。不同凡响极其巨大的东西！这会是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配得上这种形容词呢？

“ 说吧，先生。 ”

堂路易坐在瓦朗格莱对面。他们两个就像一对平等谈判的对手。

“很短，总理先生。一句话就可概括我向祖国的政府首脑提出的交易。”

“一句话？”

“一句话！”堂路易肯定道。

于是，他望着瓦朗格莱的眼睛深处，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为了得到二十四小时的自由，一分钟也不多要，为了信守明早回来，或者带回弗洛朗斯以向您表明我的无辜，或者独自一人投案自首再入监牢的诺言，我向您赠献……”

他顿了一顿，郑重其事地说：

“总理先生，我赠献给您一个王国。”

这话口气太大了，太滑稽，太愚蠢，只能叫人耸肩膀。只有傻瓜和疯子才说得出口。

可是瓦朗格莱无动于衷。他知道在这种场合，这人是不会开玩笑的。

他深知这一点，因此，他这个对重大政治问题司空见惯，知道保守秘密是如此重要的人，本能地瞧了警察总监一眼，似乎德斯马利翁先生在场碍事。

“我坚决要求总监先生听我的报告。”堂路易道，“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判断这份礼物的价值，有些部分，他还判断得十分精确。再说，我相信德斯马利翁先生不会不知趣，使我生气。”瓦朗格莱不禁笑起来。

“你也许帮过他什么忙？”

“总理先生，正是如此。”

“我倒很想知道……？”德斯马利翁先生说。

“您如果硬要知道……好吧，四年前，我们在帕西码头陡岸上秘密行动的那天晚上，我曾答应您，德斯马利翁先生，让您当上警察总监，那时您只是个下级官员。我恪守了诺言。有三位部长提名，使您得到了这个任命。那三位部长都听我的指挥。您要我点出名来吗？……”

“不必了！”瓦朗格莱笑得更粲然了，“不必了！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无所不能。至于你，德斯马利翁，别做出这个样子。受这样一个人的抬举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说下去，亚森·罗平。”他的好奇心没有止境。堂路易赠献的东西有没有实际的价值，他并不关心，甚至，他其实并不相信会有什么实际价值。他所希望知道的就是：这家伙到底有多大的气魄，他真诚而公正地提出的要求，究竟有什么神奇的新鲜的事情作根据。“您允许吗？”堂路易问。

他站起身，走到壁炉前，从墙上摘下一幅西北非的小地图，摊到桌子上，拿东西压住四只角，说：

“总理先生，有一件事，有一件事让总监困惑。我知道还派人作了调查。这就是最近三年，尤其是在外籍军团时，我的时间——不如说亚森·罗平的时间是怎么打发的。”

“这是按我的命令去调查的。”瓦朗格莱插话道。“有什么结果呢？”

“没有。”

“因此，归根结底，我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你们并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来告诉您吧，总监先生。尤其是，让法兰西知道：她最忠诚的儿子为她所做的事情是完全公正的……不然……不然，哪天别人又可能指责我逃避战争，做些毫无价值的事情。那样就太冤枉我了。总理先生，您也许记得，我只是在内心发生真正可怕的灾难之后才加入外籍军团的。我甚至还试图自

杀。我想死。我想摩洛哥人的子弹会赏给我所向往的长眠的。可是命运却不答应，似乎我的命还不该完结。于是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渐渐地，死神躲开了我，我不知不觉又喜欢生活了。几个相当光荣的战功完全恢复了 my 自信和我对行动的渴望。我又生出了新的梦想。我又有了新的理想。我一天比一天需要更大的空间、更大的独立性、更广阔的地平线，更意想不到，更属于个人的感觉。外籍军团这个收容了我的英雄集体、温暖的大家庭，我对它十分热爱，但它却满足不了我的行动需要。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当我听说欧洲燃起战火时，我正在朝一个宏伟的目标前进，虽说我还不能清楚地看到那个目标，但它在神秘地吸引着我。我在西班牙宫廷有些权势很大的朋友。在马德里与巴黎之间的谈判之后，我被召回马德里，接着又被派往巴黎执行秘密使命。这就是我的目的。我想实地看看究竟能怎样更好地为法国的利益服务。

“我办成了三四件大事，如三亿金法郎那件，并在促使意大利参战这件事上出了一分力。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它们都是次要的。我有更有价值的事要做。现在我知道是什么了。我发现了可能会使法国屈居下等的弱点。我寻求的目标展现在我眼前。使命一完，我就回到摩洛哥。一个月以后，我就被派到南方，踏入了柏柏尔人的埋伏。我本可以好好斗一斗，但我没有那样做，有意做了他们的俘虏。

“总理先生，我的全部故事就在这儿。被俘以后，我反倒自由了。另一种生活，我渴望的生活在我眼前展开了。“不过，这次险遇差点弄糟了。俘虏我的四十八个柏柏尔人，是北方一个大部落派遣的小分队。这个部落常年在阿特拉中部山脉一带洗劫勒索。小分队先回到宿营地。那里有好多顶帐篷，住着首领的妻小家眷，由十几个男人看守。卸下抢来的财物以后，小分队又出发了。走了八天。对我来说，路程相当艰难，因为我是反剪着双手，跟在他们骑马的人后面步行。到了一个狭窄的高原，那里悬崖陡峭，怪石林立。石头之间，有许多人的尸骨和法国人的刀枪碎片。

“他们在那里立了一根柱子，把我绑在上面。看劫持我的那帮人的模样，又根据听到的几句话来判断，我明白我必死无疑了。他们先要割下我的耳朵、鼻子、舌头，然后，大概就是脑袋了。“然而，他们先忙着吃饭。他们走到附近的井旁，吃着东西，除了不时笑着向我描述他们给我留着的好处，也不来管我。“又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来折磨我。这时刻更合他们的意。“确实，天刚麻麻亮，他们就团团围住我，嚎着，吼着，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当我的影子遮住了他们头天在沙上划出的一条线以后，他们不作声了。他们中一个负责对我操刀的人朝我走过来，命令我伸出舌头。我服从了。他一手撩起呢斗篷的一角，用它捏住我的舌头，另一只手抽出匕首。

“我永远忘不了他目光里的那分残忍和诡黠的快乐。那是个以折断鸟儿翅膀脚爪为乐事的顽童的目光。我也永远忘不了那人看见自己的匕首只剩了半截，刚好插在鞘子里不掉出来，又短又丑，根本伤不了人时那傻眼的模样。

“他恼羞成怒，大叫大骂，立即扑到一个同伴跟前，抽出他的匕首。又一次傻了眼。这一把匕首也差不多齐柄折断了。“于是，他们一阵喧嚷，都抽出自己的刀子，都气得嗷嗷大叫。四十五个男人，四十五把刀子都断了。

“首领朝我扑过来，似乎他把这不可思议的现象归咎于我。这是个老头子，又高又瘦，有些佝偻，瞎了一只眼，看上去狰狞可怖。他抽出一支大号手枪，用枪管顶着我，样子是那样难看，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扣动扳机。可是枪没响。

“他再扣一次。枪还是没响。

“那些人立即手忙脚乱，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地在柱子周围排好，把各自手上的步枪、手枪、卡宾枪，西班牙的老式喇叭口火枪一齐举起来瞄准我。扳机扣动了，可是没一颗子弹射出来。“这是什么奇迹！真应该瞧瞧他们那副模样！我向你们发誓，我从没有那样开心地笑过。这终于使他们明白了。于是有人跑回帐篷换上新火药，有的赶紧装子弹。可是枪又没响！我是伤不了的。我一直笑着，笑个不停！

“用枪是不行了。他们又用不下二十种办法来对付我。用手扼我，用枪托揍我，用石子击我。可都没有用。要知道他们有四十多人呀！

“老头领搬起一块大石头，满脸仇恨地走过来。在两个手下帮助下，他把大石头举在我头顶上，然后放下……可是我眨眼之间，挣脱了绳子，往后一跳，站到离老头子三步远的地方，伸出双手，手上握的，正是我被俘那天被他们缴去的两支左轮手枪。那可怜的老头子看到这场面，真是目瞪口呆。

“不过这只是几秒钟的事情。老首领一会儿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我那样，笑声里充满嘲讽的意味。在他那糊涂脑瓜看来，这两支手枪也和他们那些不中用的武器一样，是打不响的。他拾起一块大石头，举起手，准备朝我脸上扔过来。他那两个追随者也跟着捡了石块。其他人也少不了学样……

“‘放下爪子，不然我就开枪了！’我喝道。“那首领扔出了石头。

“我低头躲过。与此同时开了三枪。首领和那两个追随者倒地身亡。

“‘看谁还敢试试？’我问道，眼睛扫视着人群。“他们还有四十二人。我枪里有十一颗子弹。我看他们没动，就把一把枪插回腋下，从口袋里掏出两盒子弹。这就是说，还有五十颗子弹。

“我又从腰带上抽出三把寒光闪闪的尖刀。

“有一半人表示愿意投降，站到我身后。

“另一半人也跟着屈服了。

“战斗结束了。总共才持续了四分钟。”

七 皇帝亚森一世

堂路易不说话了。嘴唇边浮现出一丝开心的微笑。回想这四分钟里发生的事情似乎使他感到无限快慰。

瓦朗格莱和警察总监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对一般的胆量和镇定都不会吃惊，听完他的叙述，此刻却怔怔地望着他，一声不吭。一个人英勇无畏到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是可能的吗？他走到壁炉另一边，指着墙上挂的一张法国公路图，说：“总理先生，您刚才告诉我，那罪犯的汽车离开了凡尔赛，朝南特方向开去了，对吧？”

“对。已经在公路沿线，南特和他可能上船的圣纳泽尔采取了一切措施，要把他缉拿归案。”

堂路易在地图上尽量沿着公路穿过法国，中间停一停，标上一些旅站，这种姿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团乱麻似的最让人操心挂虑的事情面前从容不迫，一副大将风度，似乎事件和时间都由他安排调遣，似乎杀人凶手正牵着一线不断的线逃跑，而那线的尽头就在堂路易手中，而堂路易只要挥一下手，就可以中止他逃跑。大将弯身向着地图，似乎俯瞰的不仅仅是一张纸片，而是一条大路，那上面有一辆汽车，在按他的意志行驶。

他扭过头，朝办公桌这边说：

“战斗已经结束。不可能再来一场。只有一个胜利者。他永远可能遭受报复，或者是武的，或者是文的。我那四十二条好汉面对的，是一个用超自然的办法驯服了他们的人。对他们亲眼目睹的不可言表的事实，只能这样来解释。我是个巫师，是个伊斯兰隐士似的人物，是先知的化身。”

瓦朗格莱笑着说：

“他们的解释也不是那样不合情理。因为你终究耍了一个花招，依我看，它是有点神奇。”

“总理先生，您读过巴尔扎克一个怪异的短篇小说吧，名叫《沙漠里的爱情》。”

“读过。”

“那好。谜底就在那里。”

“嗯？我想不出来。你并没有落在一只母老虎的爪子下吧？在你的遭遇里，没有什么母老虎要驯服。”

“是没有。可是有女人。”

“什么！你说什么？”

“上帝呵，”堂路易高兴地说，“总理先生，我不愿意吓着您。可是我要再说一遍，在带着我走了八天的队伍里，有一些女人……女人与巴尔扎克小说里的母老虎多少有些相似，是一些并非不可能被驯服……诱惑……从而变得温顺、最终成为同盟的人。”

“是啊……是啊，”总理喃喃低语道，仍然大惑不解。“是啊，可这需要一段时间……”

“我有八天时间。”

“可还要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不，不，总理先生……首先有眼睛就够了。眼睛能够激起同情、关心、爱恋、好奇，以及用眼睛以外的器官互相了解的欲望。在这之后，只需一个

偶然的的机会就够了……”

“偶然的的机会来了吗？”

“来了……有一夜，我被绑着，或至少，人家以为我被绑着……离我不远，是首领宠姬的帐篷。我知道她们单独睡在里面。我就闯进去了，盘桓了一个小时才离开。”

“母老虎被驯服了？”

“是啊，就和巴尔扎克笔下那只母老虎一样，乖乖的，盲目的顺从。”

“可是首领宠姬有五个……”

“我知道，总理先生。难就难在这里。我怕她们争风吃醋。可一切顺利，宠姬是不吃醋的……而且相反……再者，我已说了，她们绝对服从。简而言之，我有了五个同盟军，都是潜藏的，都下定了决心，可是谁也没有怀疑她们。在最后一站之前，我就打算动手了。夜里，我的五个秘密同谋者把所有的武器都收来。大家把那些匕首插进地里折断，把手枪的子弹倒出来，把火药打湿。这一下，可以开始战斗了。”

瓦朗格莱颌首致意：

“祝贺你！你真是个有办法的人。且不说那办事过程中不乏温柔娇媚。我想她们都很漂亮吧，你那五个女人？”堂路易开玩笑似的，闭上眼睛，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爽直地只说了一句：

“淫邪得很呢。”

这句话引来一阵笑声。可是堂路易似乎想快点把话说完，立即又说：

“不管她们人怎么样，可她们终归救了我，这五个淫妇，而且还一直帮我。那四十二个柏柏尔人武器不管用，在这个处处是陷阱，死亡时刻盯着你的荒漠上，他们一个个怕得发抖，都聚集到我身边，把我当作他们的保护人。当我们与大部落会合时，我就确实成了他们的首领。我消除了大部落的人集体对抗的危险，由我的顾问挫败了一些阴谋，我又领导他们干了一些征战劫掠的勾当，不到三个月，我就成了全部落的头领。我说他们的语言，信奉他们的宗教，穿他们的服装，顺从他们的习俗——唉！我不是有五个妻子吗？从此，我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我派了一个最忠诚的亲信来法国，带了六十封信，要分别交给六十个人。六十个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他都熟记在心……这些人都是亚森·罗平昔日的伙伴，他从卡普里峭壁顶上投海之前，就把他们遣散了。他们金盆洗手，各自揣着十万法郎现金，去做小买卖，或者经营田庄。我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人一个烟草店，给另一些人公共花园看守的职位，还有一些人得到一些部里的闲差使。总之，那是一些诚实的市民。我给他们都写了信，不管他是名人、公务员、田庄主、市镇议员，还是食品杂货商，教堂圣器室管理人，我都写了，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作了同样的指点，如果他们接受建议，就可依照这些指点行事。

“总理先生，我原来想，六十人当中，最多有十到十五人会来与我会合。谁知他们全部来了，总理先生！六十个，一个也不少。六十个都准时前来赴约。在指定的日子、时刻，他们赎回我从前的巡洋战舰，泊在大西洋岸边鲁恩海岬和儒比海岬之间的瓦迪·德拉拉河口。两艘小艇穿梭来往，运送我的朋友和他们带来的战争物资：弹药、营具、机枪、大炮、汽车、食品、罐头、各种商品、玻璃珠子，还有一箱箱金洋！因为我那些忠诚的伙伴坚持要把他们从前分得好处变卖，把从前从老板这儿得到的六百万法郎再次投入新的事业。

“总理先生，我还需要再说下去吗？还要不要告诉您，有这样六十个忠诚汉子帮助，有一支由狂热的摩洛哥人组成的万人大军，武器精良，纪律严明，亚森·罗平这样的首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他试着做了，结果是前所未闻的。我相信，没有任何史诗，可与我们那十五个月的经历相比。我们先是住在阿特拉山区，后来转移到荒芜贫瘠的撒哈拉平原。我们那是真正的英雄史诗：物资匮乏，遭受折磨，然而我们觉得非凡的快乐，我们忍饥挨饿，没有水喝，有时一败涂地，有时又大获全胜。”

“我那六十个忠诚的弟兄尽情享受这种日子。啊！他们这些忠厚的人！总理先生，您了解他们。总监先生，您与他们较量过。啊！那些好汉！我一想起他们，眼泪就出来了。夏洛莱和他的几个儿子在里面，他们从前在朗巴尔女王的王冠事件中显声扬名。玛尔柯在里面，他在的名声得益于克塞尔巴赫案件，还有奥古斯特，总理先生，他从前是您的接待室负责人。还有在水晶瓶塞案中获得荣誉的格洛尼亚尔和勒巴吕。约泽维尔兄弟也在里面，我管他们叫埃阿斯兄弟。那里面还有血统比波旁王族的人还高贵的菲利普·德·昂特拉克，还有彼得大帝、独眼让、红头发特里斯当、年轻人约瑟夫。”

“还有亚森·罗平。”瓦朗格莱插嘴道。他被这种荷马史诗式的列举感动了。

“还有亚森·罗平。”堂路易以十分肯定的语气重复一遍。他点点头，微微一笑。又声音很低地说下去：“总理先生，我不提他。不提的原因，是怕您不相信我的话。与他后来的经历相比，他在外籍军团的经历，只是儿童的游戏。在外籍军团，亚森·罗平只是一名士兵。而在摩洛哥南部，他是一位将军。在那里亚森·罗平才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且，这话我毫无自我炫耀的意思，因为这件事也是我没有料到的。论兴邦立国，传说中的阿基尔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论文治武功，汉尼拔和恺撒也超不过他。您只要想想，才十五个月，亚森·罗平就征服了一个有两个法国大的王国。他征服了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征服了桀骜不驯的图阿雷格人，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南部的阿拉伯人，征服了塞内加尔的黑人，征服了居住在大西洋岸边的摩尔人；他征服了太阳的老家，征服了地狱；总之，他征服了半个撒哈拉大沙漠以及被称为古毛里塔利亚的地区。这是个沙漠与沼泽之国？是的，有一部分是沙漠与沼泽。但终究是一个王国，有绿洲，有泉源，有河流，有森林，有无以计数的财富，有一千万人口，二十万兵勇。”

“总理先生，我赠献给法国的，就是这个王国。”瓦朗格莱掩饰不住自己的惊愕。听了这番话，他大为激动，甚至可以说是慌乱，他低头望着这极不寻常的说话人，两手紧攥着非洲地图，低声道：

“再说下去……说明白……”

堂路易又说下去：

“总理先生，我不愿向您重提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件。您比我清楚得多。您知道战时摩洛哥人起义，法国经历了多么大的危险。您知道那里有人大肆鼓吹圣战，只要有一点火星，战火就可燃遍整个非洲海岸、整个阿尔及利亚、整个受法国英国保护的穆斯林居住的广阔地区。协约国的政治家们都焦虑不安，对这种危险十分担心。而敌人则使出种种诡计。不遗余力，从不死心，想引燃这片战火。而这个危险，我，亚森·罗平，把它消除了。人家在法国战斗时，在摩洛哥北部战斗时，我在南部，把那些叛乱的部落引向我，我把他们打败，让他们臣服，把他们整治得毫无反抗能力，我把他们招进军队，

鼓励他们征伐别的地区。总之，他们本是要反叛法国的，我却让他们为法国效力。

“因此，长久以来，渐渐在我脑海里构造的那宏伟而遥远的梦想我今天已把它变成了现实。法国拯救了人类。而我，拯救了法国。”

“法国凭它的英雄业绩，收回了它失落的海外旧省。我呢，一下就把摩洛哥与塞内加尔再次连为一体。现在，最大的非洲法兰西变成了现实的存在。由于我，这是个团结紧密的整体。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条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从突尼斯一直延伸到刚果，只有几块微不足道的飞地在外。总理先生，这就是我的作品。其他的事情，如在金三角或者在三十具棺材的岛上冒险，就统统不值一提啦！我的战争作品，就是这个。总理先生，这五年时间，我是否糟蹋了？”

“这是个乌托邦，一个空想国。”瓦朗格莱发表反对意见。“这是现实。”

“那就瞧吧！必须花二十年努力，才能达到你说的那样。”

“只须五分钟。”堂路易带着不可抑制的冲动叫道，“我赠献给您的，不是一个正在征服的，而是一个已经征服的帝国，一个境内太平、管理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帝国。这不是未来的帝国，这是现在，是我亚森·罗平的帝国。总理先生，我再向您说一遍，我曾有过一个宏伟的梦想。我一生劳碌，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福也享过，论富吧，富得过吕底亚国王克雷絮斯，因为世上的财富都为我所有；论穷吧，穷得过约伯，因为我把钱财都散给了别人。我的什么愿望都满足了，我固然不愿做个不幸的人，可是更厌倦当个幸运的人，我什么快乐都尝到了，什么爱好都体验了，什么感情都经受了，我只希望做一件在当代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统治！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梦想居然实现了。死去的亚森·罗平居然复活成为《一千零一夜》中苏丹式的君主。亚森·罗平统治天下，管理国家，制订法律，威镇四方。我希望过几年，忽然一下撕破反叛部落的屏障。你们在摩洛哥北部，被这些反叛部落拖得精疲力尽，而我们在这些反叛部落后面，不声不响地，不急不忙地建设我的王国……到那时，我的王国和法国一般强大，我们是平起平坐的两个邻邦，我就要面对面地对法国喊：‘我就是亚森·罗平！从前那骗子、侠盗，在这儿哩！现在是阿德拉尔苏丹，伊吉迪苏丹、埃尔—德儒夫苏丹、图阿雷格苏丹、阿乌阿布塔苏丹，布拉克纳斯苏丹、弗雷宗苏丹，一句话，我亚森·罗平，是苏丹的苏丹，穆罕默德的子孙。安拉的后代！我将在和平条约上，在把我的王国赠予法国的契约上，在我的朝中大臣、行政长官、帕夏和隐士的签名之下，签上我合法的、完全有权的、凭刀剑和强大意志征服来的头衔：毛里塔尼亚皇帝亚森一世！’这番话，堂路易说出来，虽说声音铿锵有力，却没有半点夸张，不过是带有一个做了很多事，也知道自己所做之事价值的人那种很一般的激动和自豪。对他，人们没法回答，只能耸耸肩，就像对一个疯子那样，或者干脆不作声，表示思索和赞同。总理和总监两人都不说话，但他们的目光传达出了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深深地感觉到，面前这个人绝对是个异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又被他自己塑造成了承担神奇命运的材料。堂路易又说道：

“总理先生，结局很完美，对吧？我的作品理应得到这样一个结尾。这样做我很高兴。亚森·罗平坐在宝座上，手持权杖，威风八面。亚森一世，毛里塔尼亚皇帝，法国的恩主，多么荣耀呵！可是天上的神祇不愿意。他们也许出于嫉妒，把我打回到我在旧世界的兄弟姊妹的水平，干出这种荒唐事，

让我成了一个被放逐的国王。好吧，就让他们如愿吧！毛里塔尼亚的已故皇帝，你安息吧。人情冷暖，世事盛衰，你都经历过了。亚森一世死了，愿法兰西永在！总理先生，我再次向您肯定我的赠献。弗洛朗斯·勒瓦瑟十分危险。只有我才能把她从劫持她的魔鬼手里救出来。我要二十四小时才能完成这事。我拿毛里塔尼亚帝国，来向您换取这二十四小时的自由。同意吗，总理先生？”

“当然同意，”瓦朗格莱笑吟吟地说，“我接受了，亲爱的德斯马利翁，难道不是吗？这一切也许不太合天主教教义。可是有什么关系！巴黎值得做一场弥撒，而毛里塔尼亚却是一块肥肉。”堂路易脸上表现出真诚的快乐，好像他得到了最辉煌的胜利，而不是牺牲掉了一顶王冠，把一个人所能编织和实现的最令人惊异的梦想投进了深渊。

他又问：

“总理先生，您需要什么作保证？”

“什么也不需要。”

“我可以拿一些条约，一些文件给您看，证明……”

“不必了。此事我们明天再谈。今天你往前走吧。你自由了。”最要紧的话，令人难以置信的话终于说出来了。堂路易朝门口走了几步。

“总理先生，还有一句话，”他停住步子，说，“在我从前的伙伴中，我根据他的爱好和长处，给他谋了一个位置。后来我想，他的职位或许哪天会对我有用的，就没有召他去非洲。他就是马泽鲁，保安局的队长。”

“马泽鲁队长，那位卡塞雷斯已经拿出可靠证据，揭发他是亚森·罗平的同谋。现在他被关进了监狱。”

“总理先生，马泽鲁队长是个模范的警员。我只是以临时警务人员的身分才得到他协助的。这个身分是得到总监先生同意，并几乎是由他领导的。不论我干什么事情，只要是违法的，马泽鲁就坚决阻止。只要接到命令，他会第一个上来揪住我的衣领。我请求您把他放了。”

“哦！哦！”

“总理先生，您的同意将是个公正的行为。因为，我请求您答应我。可以让马泽鲁队长离开法国。政府可以给他一个秘密使命，让他去摩洛哥南部，封他个殖民地视察员的衔头。”

“就给他吧。”瓦朗格莱说，笑得更灿烂了。他又补充道：

“亲爱的总监，人一旦脱离合法的道路，就不知会往哪儿走了。可是要达到的就得选择手段。目的呢，就是了结这可恼的莫宁顿遗产案。”

“今天晚上，一切都会了结。”

“但愿如此，我们的人已经在跟踪追击。”

“他们是在跟踪追击，可是到了每个城市，每个乡镇，遇到每个农民，他们都要查证这条线索对不对，都要打听汽车是不是转了转，这样就把时间浪费了。我呢，我直接就向凶手扑过去。”

“通过什么奇迹？”

“总理先生，这仍是我的秘密。我只请求您授予总监先生全权，撤销一切可能妨碍我执行计划的反对意见和命令。”

“行。除了这些你还需要什么……”

“这张法国地图。”

“拿去吧。”

“还有两支勃朗宁。”

“总监先生会向他的侦探要两支左轮给你，就这些。钱呢？”

“谢谢，总理先生。我身上随时留着五万法郎，以备急用。”警察总监插话说：

“那么，我得陪你去看守所走一趟。我想，你的钱包被搜去了吧。”

堂路易微微一笑。

“总监先生，搜去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的钱包确实在看守所，可是钱……”

他抬起左腿，双手捧腿，在鞋后跟上一旋，就听见一声轻微的咔嚓，藏在双层鞋底之间的小抽屉似的东西就从鞋尖上冒了出来，里面有两叠钞票，还有一些小物件，如螺旋钻、表的发条、几枚药丸。

“我逃跑、生活……甚至找死，都靠这些东西。总理先生，再见。”

在门厅，德斯马利翁先生命令侦探给他们这位囚犯让路。堂路易问道：

“总监先生，韦贝副局长通报那强盗汽车的情况了吗？”

“他从凡尔赛来了电话。那是一辆桔黄色的汽车，彗星公司的产品。司机坐在左边，戴一顶灰布鸭舌帽，帽舌是黑皮的。”

“谢谢，总监先生。”

他们一同走出总理官邸。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办成了：堂路易自由了。不到一个钟头的谈话，他赢得了行动和发起最后一战的权力。外面，警察总署的汽车在等着他。堂路易和总监先生上了车。“伊西—莱穆利诺，”堂路易道，“十档！”汽车飞速驶过帕西，又穿过塞纳河。才十分钟工夫，就到了伊西—莱穆利诺机场。

没有一架飞机拖出机库。因为风很大。

堂路易奔向机库。门上写着人名。

“达瓦纳！”他轻声唤道，“我有事找你来了。”机库门立即开了。一个矮胖的男人，长着一张红红的长脸，在一旁吸烟，另一些机械师则围着一架单翼机忙碌。这矮胖子就是达瓦纳，大名鼎鼎的飞行员。

堂路易把他拉到一边。他从报纸上了解了这位飞行员，立即直截了当地开始了谈话。

“先生，”他摊开法国地图说，“有个歹徒坐汽车，劫持了我心爱的女人，朝南特方向逃窜，我要去追捕他。劫持是半夜发生的，现在是上午九点。假设那是一辆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没有理由要损害它，只是开中速，包括停车的时间，大概每小时走三十公里。十二小时后，也就是到中午，那家伙走了三百六十公里，也就是到了昂热与南特之间的某一处地方……就在这里。”

“德里夫桥。”达瓦纳静静地听着，表示同意。“好。假定另一方面，一架飞机早上九点从伊西—莱穆利诺起飞，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中途不停……三小时后，也就是到中午，正好飞到德里夫桥。那时汽车将从那儿通过，对吗？”

“一点儿不错。”

“那好，只要我们意见一致，一切就好办了。你的飞机能载一个乘客吗？”

“有机会时可以。”

“那我们出发吧。”

“不行。我没有飞行许可证。”

“警察总监在这儿。他和总理意见一致。有他负责，放心起飞好了。我们走吧。你还有什么条件？”

“看情况。你是谁？”

“亚森·罗平！”

“见鬼！”达瓦纳叫道，有点吃惊。

“亚森·罗平。你应该从报上得知了大部分事情经过。嗨！昨夜被劫走的，就是弗洛朗斯·勒瓦瑟。我要去救她。你要多少钱？”

“一分也不要。”

“我太过意不去了。”

“也许吧。可我对这事感兴趣。这等于是给我做广告。”

“好吧，可你必须保持沉默到明天。我买你的沉默。这是两万法郎。”

十分钟后，堂路易穿上飞行服，戴上配有眼镜的飞行帽。飞机起飞了，升到八百公尺高，以避免气流，在塞纳河上空转了弯，一头向法国西部扎去。

凡尔赛、曼特农，沙特尔……

堂路易从未坐过飞机。法国征服蓝天的时候，他正在外籍军团和撒哈拉沙漠里征战。尽管任何新感受都能让他激动，又有哪种感受能比乘坐飞机遨游长空这种感觉让他动情呢？然而他却丝毫也没感受到人第一次离开地面那种神仙一般的快乐。他全神贯注，神经紧张，全身兴奋地注视着地面。现在当然还见不到那辆汽车，可是一定会见到的。

在地面挤在一团蠕动的东西中，在出人意料的羽翼和马达的喧闹声中，在辽阔的长空，在无尽的地平线上，他的眼睛只搜索着那辆汽车，他的耳朵只倾听着那看不见的汽车的轰鸣声。这种感觉，是追逐猎物的猎人那粗犷强悍的感觉！他是看准猎物的猛禽，那惊慌得四处逃窜的小动物，别想逃过他的利爪！诺让—勒洛特鲁……拉费尔泰—贝尔纳……勒芒斯……两个同伴没有交谈一句。达瓦纳坐在前座。佩雷纳望前面时，看到的是他那宽阔的肩背和粗壮的脖子。稍低下头，就能看到脚下那无垠的天空。可是，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条白缎子一般的公路上。它从一座城市伸展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伸展到又一个村庄。有时，它笔直笔直的，好像被绷紧了，另外一些时候，它又软塌塌的，弯来扭去，不是被一个河湾就是被一座教堂截断。

弗洛朗斯和劫持者就在这白缎子上，在某个越来越远的地方！毫无疑问，那辆桔黄色的汽车仍在毫不松劲地有耐心地往前行驶，驶了一公里又一公里，驶过平原又驶过山谷，驶过田野又驶过森林，然后，还将驶过昂热，驶过德里夫桥。在缎带尽头那不为人知的目的地南特，圣纳泽尔，轮船就要启航。胜利在等着凶手……

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好像在预见了自己的胜利——那鹰隼对猎物的胜利、飞行的对步行的胜利——以外，他还可以预见别人的胜利似的！他没有一秒钟想到敌人可能走另一条路逃跑。他有这分自信，这自信简直等于事实，是那么强烈，使他觉得敌人不可能违背。汽车一定会走去南特的公路；一定是中速，每小时三十公里，而他的飞机是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他和敌人一定会在确定的地点——德里夫桥，在确定的时刻——中午相遇。下面是一大片房屋，一个大城堡，一些塔楼，一些尖顶。这是昂热城。

堂路易问达瓦纳现在什么时刻。达瓦纳说：十一点五十。昂热城被抛在

后面。下面又是姹紫嫣红的原野。一条公路从中穿过。

在这条公路上，行驶着一辆黄色小汽车。

黄汽车！强盗的汽车！劫持弗洛朗斯·勒瓦瑟的汽车！堂路易欣喜而不吃惊。他早知道能追上这辆汽车！达瓦纳回过头来，大声问：

“撵上了，对吗？”

“对。俯冲过去。”

飞机掠过长空，一头朝汽车扎去，几乎转眼之间，它就追上了汽车。

于是达瓦纳放慢速度，保持在两百米的高度，稍稍落后一点。汽车里的情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司机坐在左边的驾驶座上，戴一顶灰布鸭舌帽，帽舌是黑皮的。汽车是彗星公司的产品。正是他们追踪的汽车。弗洛朗斯和劫持者都在车里。“总算追上了！”堂路易心想。

他们保持同样的距离，飞了好一阵。

达瓦纳等待堂路易示意。可是他迟迟不发信号，因为他正在感受着自己的能力如何强大。这种感受夹杂着自尊、仇恨和残忍，而显得格外强烈。他确实是展翅滑翔的雄鹰，他的爪子在擒住那猎物气喘吁吁的躯体之前，在不停地抽动。他逃出了囚笼，挣脱了束缚，振翅飞上天空，终于飞到了有气无力的猎物头顶上！他在座位上直起身子，给达瓦纳作了些必要的指示。“尤其不要挨得太近。”他说，“不然，一颗子弹会把我们毁掉的。”

又飞了一分钟。

突然，他们看见一公里之外，公路分成三道，因此形成一个很宽的分岔口，三条道路之间，楔着两块三角形的草地。“该降落吗？”达瓦纳回头问。

附近的田野空荡荡的。

“降！”堂路易叫道。

飞机突然一冲，好像被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迅猛地一推，像子弹一样朝目标飞去。它在离汽车一百米的上空飞了过去，然后，突然一下又控制住自己，选择好降落地点，像一只夜鸟似的，无声地避开树木和桩子柱子，稳稳地降落在岔道口的草坪上。堂路易跳下飞机，迎着汽车跑去。

汽车飞驶而至。

堂路易站在路中央，举着两支手枪，喊道：

“停下！不然我开枪了！”

司机吓坏了，赶忙踩了刹车。汽车停了下来。堂路易跨到一个车门前。

“妈的！”他大骂一声，气得无端开了一枪，打碎了玻璃。车里只有司机没有别人。

八 “陷阱准备好了。当心，亚森·罗平！”

堂路易一门心思想投入战斗，赢得胜利，心情十分兴奋、冲动，可以说无法克制。失望、狂怒、屈辱、焦虑，这一切他都顾不上。眼下他极为需要的是行动，摸清情况，继续跟踪追击。至于其他的，只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无足轻重，到时候会迎刃而解的。

司机吓呆了，茫然地看着远处农庄被飞机的声音所吸引过来的农民。

堂路易一把揪住他的领口，用枪口顶住他的脑门。“把你知道的统统说出来……不然你就没命了。”那司机结结巴巴，一个劲地求饶。堂路易又道：“别这么唉声叹气……也别指望会有人来救你。……那些人就是赶来也太晚了。只有一个办法救你，就是说实话。昨夜，在凡尔赛，有一个先生坐车从巴黎来，下了那辆车，租了你的车，是吗？”

“是。”

“他还带着一个女人？”

“是的。”

“他让你送他去南特？”

“是的。”

“只是半路上改了主意，下了车？”

“是的。”

“在哪儿下的？”

“不到芒斯。右边一条窄窄的公路，进去两百步，就只有一座车库，像个厂棚。两个人都在那里下了车。”

“可你为什么还朝南特开？”

“他付了钱让我这么开。”

“多少？”

“两千法郎。我还得从南特接一个旅客到巴黎，三千法郎。”

“你相信有这么个旅客？”

“不信。我知道他让我继续开往南特，是想摆脱人家的跟踪，他自己从岔道上溜走。可是，往南特开就开呗，我反正得了钱，你说是吗？”

“你和他们分手后，就没有好奇心，想看看他们究竟干什么？”

“没有。”

“当心点！我一勾指头，你脑袋就开花了。快说！”

“好吧！是的，我又悄悄走到一个种了树的坡后面，看见那男的开了车库门，发动了一辆小利穆齐纳。那女的不肯上。两人吵得很凶。男的威胁她，又哀求她。但是我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那女的好像很累。男的就拿了一只玻璃杯，到车库边的泉水龙头下取水给她喝。于是她就同意了。男的让女的上了车，关了车门，自己也到驾驶座上坐好。”

“一杯水？”堂路易叫道，“你肯定他没往杯子里放什么东西吗？”

司机显得吃惊，过了一会回答道：

“的确放了，我相信……他从口袋里摸出点儿东西。”

“那女的没看见？”

“没有，她不可能看见。”

堂路易压住担心。无论如何，那凶手不可能在那个地点，用那种方式毒死弗洛朗斯。他没有理由要这么匆匆下手。不，应该假定他放的是一种麻醉

药，让弗洛朗斯晕晕乎乎，辨不清所走的道路，所去的城市。

“于是，”他问，“那女的打定主意上车了？”

“是的，男的帮她关了车门，自己也上了司机座。这时我就走开了。”

“没看到他们往哪儿开？”

“没看到。”

“一路上，你有没有印象：他们认为有人在后面追赶？”

“当然。他老是探出身子，往后面张望。”

“那女的没有叫？”

“没有。”

“你还认得出那男的吗？”

“认不出。肯定认不出。在凡尔赛时，正是夜里。今早，我又离得很远，看不清楚。再说，事情很怪。昨夜第一眼见到时，他显得很高大，到今天早上，又完全变了，又矮又小，好像一个切成了两个。这事我一点也不明白。”

堂路易思索了一会，觉得该问的都问了。再说，有一辆马车正朝岔口快步跑来。后面还有两辆，成群结队的农民也走近了。必须赶快结束。

他对司机说：

“看得出，你想叫喊。伙计，不要出声。否则是干傻事。拿着，这是一千法郎。你若乱说，我决不会放过你。听我的话不会吃亏的……”

他回身朝达瓦纳走来。飞机开始阻塞交通了。他问达瓦纳：“能飞吗？”

“听您吩咐。去哪儿？”

堂路易没有注意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摊开地图，看着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又想到有无数隐蔽的处所，凶手可以把弗洛朗斯劫去躲藏，心里就有些焦急。不过只一会儿他就镇定下来，不愿再犹豫，甚至也不愿意思考。他只希望，不靠探寻任何形迹，也不靠无用的思考，就凭那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总是给他指明道路的神奇直觉，一下就知道凶手的去处。

而他为了顾全面子也要立即回答达瓦纳的话，并且让达瓦纳觉得，那两个人的失踪难不住他。

他两眼盯着地图，将一根指头点着巴黎，另一根指头点着芒斯，甚至还没有寻思凶手为什么选择巴黎——芒斯——昂热方向，他就恍然大悟了……一个城市的名字出现在他脑海里，真相像一道闪电，唰地一下迸发出来。阿朗松！记忆中的事情给他照明，他立即深入谜团的深处。

他说道：

“去哪儿？折回去。”

“没有方向吗？”

“阿朗松。”

“行。”达瓦纳说，“叫人帮我推一下。那边有一块田，起飞不会很难的。”

堂路易和几个人帮他推，起飞准备很快就绪，达瓦纳检查了一下发动机，发现它运转正常。

这时，一辆马力强大的鱼雷形敞篷汽车，像一头狂怒的畜生，一路鸣着汽笛，从昂热方向开过来，猛一下停住了。从那汽车上跳下三个人，朝黄色汽车的司机冲过来。堂路易认出了他们。那是韦贝副局长和他的两个手下。他们昨夜把他送到看守所后，又被警察总监派来追捕凶手。

他们把黄色汽车司机盘问了一番，看来十分沮丧。他们一边挥着手，向

那司机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逼他回答，一边看表，查看路线图。

堂路易走过去。他戴着飞行帽，一副眼镜遮住了脸，他们都认不出来了。他改变声音，说：

“韦贝先生，鸟儿飞了吧？”

韦贝诧异地打量了一下他。

堂路易嘲笑道：

“是啊，飞走了。圣路易岛那家伙是只老狐狸，狡猾得很，对吧？换了三部车。昨夜在凡尔赛，你们查出他换了这辆汽车，并了解了车子的特征。可是到了芒斯，他又换了一辆……去向不明。”副局长两只眼睛睁得溜圆。这人是谁呢？他只给警察总署打过电话，而且是半夜两点钟打的，他怎么就得悉电话内容了呢？他问道：

“先生，你究竟是谁呀？”

“怎么，你就不认识我了？跟警察约会真劳神费力……你手忙脚乱及时赶到，他却问你你是谁。嗨，韦贝，说实话吧，你是故意装出不认识我吧。非要我到太阳底下让你端详不可？看吧。”他摘下飞行帽。

“亚森·罗平！”韦贝张口结舌道。

“伙计，我走路、骑马，甚至坐飞机为你效劳呢。我回去了，再见。”

韦贝大惊失色。十二小时以前，他明明亲手把亚森·罗平送进了看守所，可是这会儿，在远离巴黎四百公里的地方，他却自由自在地出现在他面前。

堂路易回到达瓦纳身边，寻思：

“多么有力的侧击！四句话，句句都说到点子上。末了还给他肚子上捅了一肘，我把他揍倒了。别急。至少可以数三次十秒，他才喊得出‘妈妈’。”

达瓦纳已做好起飞的准备。堂路易登上飞机。农民们帮着推飞机。不一会儿，飞机就离开了地面。

“东北—北方。”堂路易吩咐道，“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一方法郎。”

“逆风。”达瓦纳道。

“加五千法郎。”堂路易叫道。

他不容许任何事来阻碍他，他急于赶到弗尔米尼。现在他一切都明白了，一直看到了案子的发端。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从没想到把仓库里吊着的那两具干尸和莫宁顿遗产激起的一连串谋杀事件联系起来，他更觉得奇怪的是，弗维尔工程师的老朋友朗热诺老爹很可能是被谋杀的，可他竟然没有了解那桩案子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阴谋的症结正在于此。谁有可能为了弗维尔工程师的利益，去拦截工程师写给老友朗热诺的指控信呢？如果不是村民，或至少在村里住过的人，还有可能是谁呢？于是一切就得到了解释。凶手刚开始作案时，先杀了朗热诺老爹，然后又杀了德代絮拉玛那对夫妻。手法和后来的一样：不是直接干掉，而是暗中谋杀。就像美国人莫宁顿，弗维尔工程师、玛丽—安娜、加斯通·索弗朗一样，朗热诺老爹被阴险地除掉了，德代絮拉玛两夫妇也被逼得自杀，被弄到仓房里。凶手是从弗尔米尼去巴黎的，在那里找到了弗维尔工程师和柯斯莫·莫宁顿，于是阴谋策划了有关遗产的惨案。现在凶手又回到了弗尔米尼！

凶手回去是必然无疑的。首先，他让弗洛朗斯服了麻醉药这个事实就是确凿的证明，因为他必须让弗洛朗斯睡着，免得她认出阿朗松和弗尔米尼的景色，以及她和加斯通·索弗朗一道察看过的古堡。再则，他装出走芒斯—昂热—南特这条路线，只是为了诱使警方误入歧途，并不妨碍他驱车去阿朗

松。他在芒斯转向，绕一个急弯，最多花上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最后，在一座大城市郊外搭那么个车库，停着一辆上满汽油、随时可以开动的小利穆齐纳，不正表明，这个凶手要回老巢时，是多么小心谨慎：先在芒斯停下，然后坐自己的小利穆齐纳回朗热诺老爹荒废的庄园？这样算来，今天上午十点，他应该回到了老巢。而且还带着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弗洛朗斯·勒瓦瑟。

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可怕的、摆脱不了的问题：他准备拿弗洛朗斯·勒瓦瑟怎么办？

“快一点！再快一点！”堂路易吼道。

自从他知道那凶手的藏身之所以后，那家伙的意图就清清楚楚地映现在他眼前。清楚得可怕。他发觉自己被追捕，穷途末路，又成了弗洛朗斯憎恨和惧怕的人，因为年轻姑娘睁开眼睛看到了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和以往一样——杀人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打算？

“再快一点！”堂路易吼道，“简直没动。再快一点！”弗洛朗斯会被那家伙杀掉。也许他还没有动手。不，他应该还没有动手。他需要杀人的时间。动手之前，先要劝说、胁迫、恐吓、央求，一大套丑恶得难以形容的表演。不过他已经作好了杀人的准备。弗洛朗斯眼看性命难保了。

弗洛朗斯将死于爱她的凶手之手。因为堂路易爱她，所以凭直觉感到了凶手那种畸形的爱。怎么可以认为：那种爱情，除了鲜血和折磨，还会有别的结局呢？

萨布莱……西耶—勒吉约默……

大地在他们脚下飞快地向后掠去。一座座城市，一片片房屋像阴影一样闪过。

阿朗松到了。

到他们在城市与弗尔米尼村之间的一块草场上降落为止，用了不过一个半钟头。堂路易找人打听情况。有好些辆汽车朝弗尔米尼开去了。其中有一辆小利穆齐纳，由一位先生驾驶，开进了一条岔道。

这条岔道通往朗热诺老爹古堡后面那片树林。堂路易如此自信，跟达瓦纳道别之后，又帮他推动飞机起飞。他不需要飞机了。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最后的决斗开始了。他循着土路上的轮印，跑上了岔道。让他觉得意外的是，这条路并未靠近仓库后面那堵围墙，几个星期前他曾从那围墙顶上跳下来。堂路易穿过树林，来到一块开阔的荒地。道路在这里转了个弯，通向庄园，最后在一道有两扇门板的旧门前终止。那门板上安着铁板铁棍加固。

小利穆齐纳开进去了。

“无论如何，我得从那里进去。”堂路易寻思，“而且得马上。免得浪费时间，去找缺口或者靠墙棵树。”

这一段的围墙有四米高。

堂路易进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凭借了什么神奇的力量？他进去以后，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顺利。反正他是拿着达瓦纳借给他的刀，插在石缝里，一步一步攀着那粗糙不平的墙面爬过围墙的。

到了里面，他找到了轮印。汽车朝左边，朝花园他不了解的部分开去了。那部分更凹凸不平，堆着一个个小山包，以及坍塌的建筑物。那些废墟上面覆盖着大片大片常春藤。整个花园都是那样芜杂，但这部分却更是蛮荒。尽管在荨麻和荆棘丛中，在开着大朵大朵野花的茂密的植物丛中，在缬草、毒

鱼草、毒芹、洋地黄、当归丛中，生长着一排排月桂和黄杨。突然，在一条林荫小道拐弯处，堂路易发现那辆小利穆齐纳停在，或不如说藏在一个隐蔽的角落。车门开着，里面乱糟糟的，地毯垂在踏板上，一块玻璃打碎了，一只坐垫挪了位置，一切都表明，弗洛朗斯与那个凶手搏斗过。那家伙大概趁年轻姑娘昏睡没醒时拿绳子绑住她，到了这儿以后，那家伙要把她拖出汽车，弗洛朗斯就死死抠住抠得上手的東西不放。

堂路易的假设立即得到了验证。他顺着极窄的小径往小山包上走。小径两边为野草所侵占。他发现路边野草一路上都有擦过的痕迹。

“啊！混蛋！”他想，“那混蛋！他把她一路拖过去！”他如果光受本能的驱使，这时就会冲上去救弗洛朗斯。可是他内心深处明白自己该干什么，该避开什么，便没有采取这种鲁莽举动。因为稍有风吹草动，那只野兽就会杀死猎物。为了防止发生这种可怕事情，堂路易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击就要让他不能动弹。

于是他克制住自己，小心翼翼地、悄悄地往山包上走。小径在一堆堆石头和残砖断瓦以及一丛丛灌木之间穿过。灌木丛中生长着一株株高大的栎树和山毛榉。显然，这就是昔日封建城堡的遗址。现在的庄园就借用了古堡这个名字。也就是选在这里，靠近山顶的地方，那杀人凶手安了一个藏身之窟。凶手的踪迹还没断，因为草还是往一边倒的。堂路易甚至在地上，在一丛草上看到了一个耀眼的东西。是一枚戒指，一枚小小的，式样很简单的戒指，就一个小金箍，嵌着两颗小珍珠，他常见弗洛朗斯戴在指头上，有一个情况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一根草茎，在戒指圈里来回穿了三下，就像一条缎带来回缠着似的。“信号很明显。”佩雷纳寻思，“很可能那凶手在这儿歇憩。弗洛朗斯虽被绑着，指头却还能动，便留下这东西，表明她是从这儿走的。”

因此这表明那年轻姑娘还怀着希望。还在盼着救援。堂路易想到，她这最后的呼唤，也许是向他发的，心里就觉得热乎乎的。走上去五十步，那凶手又歇了一憩。这个细节表明那凶手奇怪地感到精疲力竭了。这里又有一个信号。那可怜的手摘了一朵花，一朵西洋红，把花瓣撕碎了。接着是泥土上的五个指头印，又有用石头在地上划的一个×。这样，他就可以循着记号，一站一站地跟上来了。

最后一站临近了。山路变得更陡了。崩落的石头排列成经常变动的障碍。右边，是两座哥特式的尖顶连拱廊，在蓝色的天空勾勒出清晰的侧影。这是一座小教堂的残余部分。左边，是一堵墙，带着壁炉台。

又往上走了二十步，堂路易收住脚，听到了什么声响。他侧耳谛听。果然不错，那声音又响起来了。那是一阵笑声。可那是多么可怕的笑声啊！一种尖厉刺耳的、不怀好意的笑声，仿佛是魔鬼发出来的。不如说，这是女人的笑声，女疯子的笑声……然后是一阵静寂。接着又传来一种声音，用工具拍土的声音。接着又是静寂……

堂路易估计，声音是从百米外传来的。

小径尽头，是在泥土坡上开出的三级台阶。上面，是一大块平台，同样堆满了残砖断瓦。平台正面与中间，耸立着一排围成半圆形的高大的月桂树。草地上几行被践踏过的痕迹，向月桂树延伸过去。

那一排月桂树密密匝匝，从外形看是无法进入的。堂路易相当惊讶，但还是往前走，发现这排树中间原先是有一道沟槽的，现在枝桠长拢了。

他很容易就把枝桠分开了。那凶手也是这样进去的。照种种迹象看来，凶手现在跑到了终点，离他不远，正在干罪恶勾当。确实，一声冷笑划破了空气，离堂路易这么近，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他觉得那凶手仿佛在预先嘲笑他的干预。他又想起那封用红墨水写的恐吓信：

亚森·罗平，你还来得及。赶紧退出战斗。否则，等待你的也是死路一条。当你以达到了目的，当你伸出手要抓我，当你高呼胜利的时候，深渊就在你脚下打开了。
你的死亡地点已经选好了。陷阱准备好了。当心，亚森·罗平！

这封信全文在他脑海里过了一遍。里面充满杀机，十分可怖。堂路易不禁打了个寒颤。

可是他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因为恐惧而打退堂鼓呢？他两手抓住两边的枝桠，身子悄悄地分出一条路来。走到最后一丛枝叶前，他停住脚步，拨开眼前几片树叶。

他看见了。

他首先看见的，是弗洛朗斯。此刻她独自一人，被五花大绑，躺在前面三十米外的地上。他立即意识到她还活着，感到万分欣喜。他及时赶到了。弗洛朗斯没有死。弗洛朗斯不会死了。这是个绝对的事实，谁也不可能改变。弗洛朗斯不会死了。

于是，他观察起周围的情况来。

左右两边，月桂树墙向内陷，像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似地环成一圈。里面，在从前修剪成锥形的紫杉之间，倒着柱头、梁柱、一截截拱圈和拱门。显然这些东西堆放在那里，是为了装点城堡主塔废墟开出的规规矩矩的小花园。花园中间，有一个小圆块，有两条小径通到那里。一条上面留着从草地上踏过来的足印，也就是堂路易已经走的这一条，另一条被一条横路切断，通往灌木篱笆两端。

对面，乱七八糟地堆着立着坍落的石头和天生的峭岩，由粘土粘结，由盘龙虬爪般的根须连结，在画面深处构成了一个浅浅的洞穴，到处是透光的缝隙，地面上铺了三四块条石，很容易看出来。

弗洛朗斯·勒瓦瑟就是被绑着、躺在这洞穴下面。好像有人准备在高大的月桂环抱的旧花园这座圆形剧场上，在洞穴这个祭坛前举行一个神秘的仪式，把弗洛朗斯·勒瓦瑟献祭。尽管隔了一段距离，堂路易仍然看得清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节，看得见她苍白的脸庞。这张脸虽然因恐慌焦急而抽搐，却仍保持着平静，流露出期盼，甚至希望的表情，似乎弗洛朗斯还没有绝望，直到最后一刻，还相信可能发生奇迹。不过，她的嘴虽然没有堵上，她却并没有呼救。她也许是寻思，呼救无济于事，还不如她在路上留下的记号有效。再说，她一叫，那杀人凶手就会立即堵住她的嘴。怪事，堂路易觉得姑娘的眼睛死死盯着他的藏身之处。莫非她觉察他来了。莫非她预计他会赶来援救？堂路易猛地握住一支左轮，手已经举起，准备瞄准。离牺牲者躺的祭坛不远，突然冒出那刽子手，那司祭的人。他从两座峭壁之间的荆棘丛中钻出来。出口低矮，他弯着腰，低着头，两条手臂长长的，挨到了地面。

他走近洞穴，嘲笑几声，说：

“你在这儿？救星没来？来晚了一点，那弥赛亚……叫他快点吧！”

他的声音是那样刺耳，那样怪异，那样不自然，堂路易听完他这些话，浑身都觉得不舒服，他紧握手枪，只要发现情况不对，就准备开火。

“让他快点来！”凶手笑着说，“不然，再过五分钟，你就完蛋了。亲爱的弗洛朗斯，你知道我办起事来有规有矩，对吗？”他在地上拾起一样东西，是一根拐杖样的木棍。他把木棍支在左臂下，又弯腰走起路来，好像是一个精疲力尽站不直的人。走着走着，也不知怎么搞的，他突然一下就变了，身板挺直了，那根拐杖也变成了手杖。他绕着洞穴走了一圈，认真地察看什么。可是堂路易没有意识到他在干什么。

他这个样子看上去身材高高的。于是堂路易明白，那黄车司机看到的是他的两副模样，难怪说不准他是高是矮了。可是他的腿软软的，摇摇晃晃，好像支持不下去了似的。他又倒下了。

这是个残疾人，患了运动性疾病，营养不良，瘦极了。此外，堂路易还看到他那张脸，那是一张苍白的脸，颧骨突出，脑门凹陷，皮肤的颜色就像羊皮纸——一张肺结核病人的脸，毫无血色。他检查完毕，回到弗洛朗斯身边，对她说：

“小乖乖，尽管你很听话，还没有喊叫，可是为了防止意外，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把你的嘴舒服地堵上，好吗？”他俯下身，用一条薄绸子头巾，把她脸的下方缠住，又把腰弯得再下一点，几乎贴在她耳边说些悄悄话，不时地插进几声哈哈大笑，叫人听了毛骨悚然。

堂路易觉得十分危险，生怕那强盗突然下手，给弗洛朗斯扎上一针毒药，于是把枪对准那家伙，不过没有开枪。他相信自己反应敏捷，决定等等看。

那边在干什么？说的是什么话？那强盗向弗洛朗斯·勒瓦瑟提出了什么卑鄙的条件？要她付出什么可耻的代价才肯把她释放？那残疾人猛地往后一退，狂怒地咆哮道：

“你还不明白你完了吗？既然我不再有什么顾忌了，既然你愚蠢地跟我来了，听我摆布，那你还指望什么呢？哟，或许是指望我回心转意？因为你还以为我心里燃烧着爱情……哈哈！你错了，小乖乖！你的性命我毫不在乎，就像对待一只苹果……你一死，对我来说就毫无价值了。那么，怎么样？……你或许认为我是残疾人，没有力气杀死你？弗洛朗斯，我不会杀你！难道我会杀人吗，我？我从不杀人。我的胆子太小，杀不了人。我如果杀人，会害怕，会发抖……不，不，我不会碰你，弗洛朗斯，不过……喏，你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会明白的……啊！我只是把事情策划、安排好而已……这种事我做得了……尤其是我做起来不害怕，弗洛朗斯。这只是第一声警报……”

他走开了。他借助两手，攀住一株树的枝干，爬上了洞穴右边头几层石块，跪在那里，抓起手边一把小镐头，挥起来，在第一堆石头上锄了三下。石头骤然崩落。

堂路易大吼一声，跳出藏身之地。他一下明白了，那洞穴，那堆砾石麻石，都是胡乱垒的，只要随便一碰，就会崩塌下来。弗洛朗斯面临着被砸死的危险。当务之急，是赶紧救出弗洛朗斯，而不是打击凶手。

才两三秒工夫，他就跑了一半路。可是，他念头一闪，比脚步更快：他发现那草地上踩出来的脚印没有直接走过花园中间的小圆块，而是绕开了，为什么？这是他怀着戒备的本能提出的问题，可是他的理智来不及解答。堂路易继续往前跑，没有沿着那些脚印跑。

突然，他好像踏在空中，身子往下直落。脚下的地面裂开了。带草的土块分开了。他掉了下去。

他落进一个洞里。确切地说，这是一眼井，宽不过一点五米，井栏齐地面拆除了。不过，由于他跑得很快，冲劲把他抛到对面的井壁，两条前臂伸到井沿，两只手抠住了一些植物的根须。他力气很大，本来也许可以靠两只手腕，攀援上来。可是作为对进攻的反应，那歹徒立即朝进攻者转过来，离他只有十步远，举枪对着他喝道：

“别动！不然我就打死你。”

堂路易此时束手无策，只得服从，不然，就要吃敌人的子弹。他和那凶手对视几秒。凶手的眼睛里充满了狂热。那是病人的眼睛。

凶手一边密切注意着堂路易的细微活动，一边爬到井边蹲着，仍然举枪对着堂路易。嘴里再次发出那可怕的狞笑：“亚森·罗平！亚森·罗平！亚森·罗平！好了！你落进去了！唉！难道你真有这么蠢么？我可是明明白白给你打了招呼的！用红墨水打的招呼。记得吧……‘你的死亡地点已经选好了。陷阱准备好了。当心，亚森·罗平！’可是你却硬要往里跳！你怎么不蹲在牢里呢？这么说你又挡过了那一击？混蛋，那好……幸亏我有先见之明，采取了防备措施。嗯？怎么样，事情考虑得还周全吧？我寻思：‘所有警察都会来追我。可只有一个能够抓到我，只有一个，亚森·罗平。因此，给他指路，把他引上来，用牺牲者的身体在草上拖过的痕迹……’另外，将这里、那里，还作了一些标记……这里把那婊子的戒指缠在草茎上，再远一点是撕碎的花瓣，再过去一点是五个指印，再过去是一个×……不可能弄错，嗯？在你认为我相当愚蠢，竟让弗洛朗斯有空玩小拇指的游戏的时候，这套把戏就把你径直引到井口，踏到了我为防止意外，上个月才铺在上面的草皮……你回想一下……陷阱准备好了……而且是以我的方式安设的陷阱，味道极佳。啊！我的乐趣就在于借用别人的诚意和力量来摆脱别人。他们就像好同志一样与你合作。你明白了吧，嗯？我不动手。是他们自己动手。上吊或者注射毒药……除非他们像你亚森·罗平一样，喜欢掉到井里！啊！可怜的老朋友，你陷入多么糟糕的境地！不，可瞧瞧你这倒楣的模样！弗洛朗斯，快看看你心上人的脸蛋！”

他停住话头，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得伸直的手臂直打哆嗦，笑得那张脸更加凶蛮，笑得那两条腿就像断线的木偶，在他的身下直晃悠。对面，对手越来越没有了力气。努力越来越没有成功的可能，也越来越无济于事。手指原先是揪着草根的，现在则徒然地抠着井壁的石头。他的身子在一点一点往下沉。“到时候了。”那歹徒结结巴巴道，因为快乐声音都变了形，“上帝啊！笑真是件好事情！尤其是对从来不笑的人……是的，从来不笑。我是个阴郁的人，是专与死亡打交道的人！我的弗洛朗斯，你从没见过我笑过，不是吗？……这次我本也不笑的，可是事情太好笑了……亚森·罗平在地洞里，弗洛朗斯在岩洞里，一个在深渊上方蹬着两腿挣扎，一个已经在石头堆下喘息。多么动人的景象！算了，亚森·罗平，别白费气力了……为什么要这样死死挣扎？……你这样诚实的大善人？现代的堂吉诃德，你难道还害怕来世？算了，让自己掉下去吧……井里没有水了，不然你可以扑水玩……不，这只是不小心掉进了深不可测的井里……扔进石子，只听见落底的声音。刚才我点燃纸扔下去，烧到半路就黑了。呸！……我背上发冷……去吧，勇敢一点。只是一会儿工夫的事。这种事你见过不少！好哇！差不多了。你快打

定主意！唉！亚森·罗平呀亚森·罗平，你是怎么啦，不跟我说声再见？连微笑也没有？也不道谢？再见吧，亚森·罗平！再见……”他不说话了，等着可怕的结局到来。这件事情，他安排得那么巧妙，每个阶段都是不折不扣按他不可改变的意志执行的。再说，这也没用多久。先是亚森·罗平的肩膀没入了井口，接着是下巴，是临终咧开的抽搐的嘴巴，再接下来是充满恐惧的眼睛，额头、头发，最后，整个脑袋，整个脑袋不见了。残疾人一动不动，出神地观看着这一幕，看得心醉神迷，显出一种野蛮的快意。他没有说一句话来打乱宁静，来中断他的仇恨。井口只剩下一双手，一双顽强的、执拗的、英雄的手。只有这双精疲力尽的手还活着。然而，它们也顶不住了，且战且退，步步为营，最后，完全顶不住了。

两只手滑了下去。有一阵，手指像动物的爪子一样抠着凹凸不平的石壁。是那样超常的有力，似乎它们没有死心，以为单凭它们，就可使已经落入黑暗的尸体复活，重见天日。可是，接下来，它们自己也无力了。再接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残疾人身子一震，觉得轻松了，快活地叫道：“扑通一下！就完了！亚森·罗平到了地狱底层……事情完了……噤啦！扑通！”

他转向弗洛朗斯这边，又狰狞丑恶地舞起来，忽而一下站得直直的，忽而又蹲下来，摆着大腿，好像在抖着怪模怪样的扇子。他又是唱，又是吹口哨，一会儿又破口大骂。吐出一串污言秽语。接着他又走回井口，远远地朝洞里啐了三口，似乎他还怕走近。这还不足以让他发泄心头之恨，地上有一些塑像的碎片。他抓起一个塑像头，从草地上滚到井边，再推下井。再远一点，有一些铁砣，是从前的圆炮弹，都长满了锈，他也把它们滚到井边，再推下去。五个、十个、十五个……铁砣一个接一个被推下去，砸到井壁，发出轰隆闷响，引出一串回声，像轰隆隆渐渐远去的雷声。“喏，接住，亚森·罗平！啊！可恶的坏蛋，你竟来坏我的事！你竟来阻拦我，不让我得那倒楣家伙的遗产！……喏，再给你一个……再来一个……你要饿了，这够给你吃个饱了……你还要吗？喏，吃个饱吧，老朋友。”

他身子摇摇晃晃，觉得头晕，不得不蹲下来。他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他鼓起最后一丝力气，跪在井口前，上气不接下气地朝黑咕隆咚的井下喊道：

“喂，尸体，跟你说，不要马上去敲地狱门……过二十分钟，小姑娘要来见你……是的，四点钟……你知道我是十分守时的……甚至守分守秒……到四点钟她来与你约会……啊！我忘了……遗产，你知道……莫宁顿的两亿遗产，我装进口袋了。是的……你想得到，我已经办好了一些手续……等一会，弗洛朗斯会向你说明的……你会看到，事情办得太妙了……”他说不下去了。最后几个音节简直成了喘息。头发里和额上汗水直流。他呻吟着倒在地上。像个垂死的人，受着临终前苦痛的折磨。

他双手抱头，浑身战抖，在地上躺了一阵，样子极为痛苦，似乎每一块肌肉都被病痛所扭曲，每一根神经都失调了。接着，他似乎为一种潜在的想法所驱使，一只手颤颤巍巍顺着身体摸下去，终于在痛苦的喘息声中，从口袋里摸出一瓶药水，赶紧送到嘴边，贪婪地喝了两三口。

他马上就来了精神，好像他喝下去的是热量和力气。他的眼神不痛苦了，嘴上浮起了难看的微笑。他转过身，对弗洛朗斯说：“小乖乖，你别高兴，这一回我还倒不下去，肯定有时间收拾你。再说，以后，再也没有烦恼了，再也不用劳神费力，想办法，与人斗。日子风平浪静！生活轻轻松松！……

见鬼，有了两亿元，总能舒舒服服过日子了吧，小姑娘，你说呢？……是啊，是啊，日子会要好得多的。”

九 弗洛朗斯的秘密

时候到了，第二幕惨剧该上演了。执行了堂路易·佩雷纳的死刑后，又该执行弗洛朗斯的死刑了。这个残疾人，这个残忍的刽子手，干掉一个又一个。没有半点怜悯心，好像这是在屠宰场宰杀畜生。

他仍然无力，拖着步子朝年轻姑娘走去。他从一只金属盒子里摸出一支烟，点燃，极其残忍地说：

“弗洛朗斯，这支卷烟烧完，你的时辰就到了。你紧紧盯着它吧。这就是你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它们将化为灰烬。盯着看吧，好好想想。弗洛朗斯，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头上耸突的那堆砾石和岩石，历届庄园主，尤其是朗热诺老头，都认为迟早要坍塌……而我呢，好几年前，就假定会有机会用上它的，于是锲而不舍地让它加速风化，让它经受雨水的冲蚀。总之，今天说实在的，我都不明白它是怎样保持平衡、没有塌的。也许说得确切一点，我其实是明白的。刚才我那儿几镐，其实只是警告。我只要在别处挖几下，挖中地方，挖掉嵌在两大堆石头间的一块砖，整个石山就会像纸片搭的城堡一样垮下来。弗洛朗斯，你听清楚，一块小小的砖头，偶然插在那里的，在两大堆石头之间，把石山一直维系到了今天。砖头一抽掉，两堆石头就会垮，灾祸就发生了。”他喘了喘气，又说：

“接下来呢？接下来，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弗洛朗斯。或者让石头砸下来，把你埋住，叫别人见不到你的尸首——假如什么时候有人想起要到这里来找你的话——或者我让你的尸首露出一部分——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会割断你身上的绳子，毁掉。那么，以后的调查会作出什么假定？只会是：弗洛朗斯被警方追捕，躲进一个洞穴，头上的石头崩坍，被砸死了。有这一点就够了。为冒失的女人念上几段哀悼词，人们就不再提她了。“至于我……至于我，我的活儿干完了，我心爱的女人死了，我就收拾好行李，把我在这一儿的一切痕迹都消除，把蹭倒的草都扶起来，然后坐汽车离开。我先假装死了。过一阵子，嘿，嘿，像演戏一样，我就去要求两亿遗产。”

他冷笑两声，举起烟吸了两三口，又平静地补充道：“我就去要求两亿元遗产，把它弄到手。这才是最漂亮的事情。我提出要求，是因为我有权利。我刚才，亚森·罗平闯进来之前，我已经跟你解释了，我怎样从你死的那一秒钟起，就有了最合法、最无可否认的权利。我将把那笔钱拿到手，因为就人的能力来说，决不可能对我提出任何不利的证据。连指控也不可能。怀疑，是的，那会有的，虚拟的假定，迹象，随你说什么，都会有的，只是没有物证。谁也不认识我。这个人看见我是高个子，那个人看见我是个矮子。我的姓名也无人知晓。我的所有罪行都是暗中干的。我那些谋杀，其实不如说是自杀，或者说可以用自杀来解释。我告诉你，司法当局没有什么本事。亚森·罗平死了。弗洛朗斯·勒瓦瑟死了。世上再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有罪了。即使人家把我逮捕，最后也得把我释放，不予起诉。我会吃些苦头，被人当作罪大恶极的人憎恨、诟骂、鄙视。可是我两亿元到了手。小乖乖，有这样一笔财产，可以交上不少正人君子的朋友啦！我再跟你说一遍，亚森·罗平和你一死，事情就完结了。除了几份文件、小东西，我一时割舍不了，夹在皮夹里，留存至今以外，一切都销声匿迹了。这些东西，等一会儿我要不把它们一张张烧掉，把灰烬投入井中，它们倒是足以让我掉脑袋的。因此，弗洛朗斯，你看，我已经采取了一切防备措施。你不要指望我会生出什么恻隐之心，因

为对我来说，你的死意味着两亿元遗产；你也不要指望会有别人来援救你，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把你带来了，亚森·罗平又不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作抉择吧，弗洛朗斯。事情怎样收场完全取决于你。或者你选择死亡，那是肯定的，无可避免的；或者……或者你接受我的爱。你回答我，行还是不行。只要用脑袋示意一下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你要是摇头，那就死定了；要是点头，我就给你松绑，我们一起离开，过一段时间，等大家都承认你是无罪的——这事由我负责——我就娶你为妻。你同意，是吧，弗洛朗斯？”

他压着火气，焦急地问她，声音发抖。他拖着膝盖在石板上挪来挪去，一会儿央求，一会儿威胁，渴望得到满足，甚至几乎希望遭到拒绝，因为他的本性驱使他杀人。

“你同意吧，弗洛朗斯？只要点点头，哪怕轻轻点一下都行。我会相信你是一时糊涂，因为你是从不说谎的女人，你的承诺是庄严神圣的。你同意是吧，弗洛朗斯？啊，弗洛朗斯，回答我呀……你真是疯了，还在犹豫！……我一时忍不住气，就会要了你的命……快回答！……喏，你瞧，烟卷熄了……我把它扔了，弗洛朗斯……只要点点头……行？还是不行？”他低下头，去推她的肩膀，似乎想逼迫她表态。可是，突然一下，他发了狂似的，站起来叫道：

“她在哭！她在哭！她竟敢哭！哼！倒楣的女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哭吗？小乖乖，你的秘密，我完全清楚，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怕死才流泪。你？你什么也不怕！不是的，你是为别的事流泪……要我说出来吗，你的秘密？不，我不能……我不能……我说不出口，啊！可恶的女人！啊！弗洛朗斯，你愿意死。是你自己要死的，既然你哭！……是你自己要找死的……”他一边说话，一边匆忙行动，准备干那可怖的事情。他刚才给弗洛朗斯看的栗色皮夹掉在地上，他拾起来，塞进口袋。然后，他仍然抖抖索索地脱下外衣，扔在旁边一丛灌木上，抓起小十字镐，爬上石堆底层，气得一个劲地跺脚，叫骂道：“弗洛朗斯，是你自己要找死的。既然你不死，我什么事也干不了……我也不可能看到你点头了……太晚了……既然你愿意……那就该你倒楣……啊！你在哭！……你竟敢哭！好蠢呐！”他差不多爬到了洞穴右上方。满腔怒火使他挺直了身子。他样子可怕、狰狞、残忍，两只眼睛血血红红。他把镐尖插进两堆石头之间砖头下面，闪在一边，用力撬了一下，两下，到第三下，砖头撬开了。

那堆石头和残砖断瓦轰然一声坍下来，把洞穴严严实实地盖住。残疾人本人站在洞穴前面，小心作了防备，还是被滚滚的泥石流卷走，抛到草地上。不过他跌得不重，立即爬起来，失声叫道：“弗洛朗斯！弗洛朗斯！”

他如此精心地准备，又如此残忍地引发了灾难，可是灾难的后果却似乎突然使他惊慌起来。他睁着惊恐不安的眼睛，寻找年轻姑娘。他弯下身子，甚至在乱石堆周围爬来爬去，身上滚了厚厚一层灰，他往石头间隙里看，什么也没看见。弗洛朗斯被乱石堆埋住了，如他所预料的，死了，看不见。“死了！”他说，两眼发直，样子发呆……“死了！弗洛朗斯死了！”

他又变得精疲力竭，渐渐地两腿弯了下去，身子蹲到地上，不能动弹。短短的时间里，接连对付了两个人，引发了这场泥石流滚滚的灾难，并且亲眼目击了当场造成的后果，这一切，似乎使他耗尽了所有的精力。此时他的爱和恨全部烟消云散。因为亚森·罗平死了，他不再恨谁了，因为弗洛朗斯不在了，他也无人可爱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失去了生存目的的人。他的嘴

唇两次蠕动着，念出弗洛朗斯的名字。他是在怀念这位女友？还是到了一连串可怕暴行结尾的时候，在回想前面各用一具尸体标志的各个阶段？莫非在这个恶魔心里，也有了一丝天良发现？或者不如说，这是猛兽吃饱肉，喝饱血之后，进入的某种近似于快感的麻木状态？

不过他又唤了一声弗洛朗斯，眼泪滚滚而下。他这样一动不动，萎靡不振地蹲在地上，过了好久，才摸出药瓶，又吞了几口，才开始干活。不过，他只是机械般地动着，全然没有了刚才拖着两条软弱无力的腿跳来跳去的轻快劲头，也没有了驱使他杀人犯罪如进行一场娱乐的那种兴奋。他先走回那丛灌木里面，刚才亚森·罗平就是看见他从那里钻出来的。灌木丛后面，两株树之间，有一个破棚子，里面放了一些工具和武器，如铁锹、锉子、枪支，还有一捆捆绳索和铁丝。他来回好几次，把它们搬运到井边，准备离开时扔下去。接下来，他检查刚才攀过的石堆上的每一块石头，确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后又检查草坪上他走过的地方，除了通往井边的小径，那里留到最后检查。他把碰倒的草扶正，把印有足迹的地面小心地扫平。

他似乎闷闷不乐，心不在焉，确切地说，他的动作完全是出于习惯，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罪犯的习惯。

这时一个小插曲似乎把他惊醒了。一只受伤的燕子跌落到他身边。他一把把它捡起来，捧在手里，像搓一团废纸一样把它搓揉。他看着鲜血从可怜小鸟的身上涌出来，染红他的双手，他眼里射出残忍的快乐的的光芒。

他把小鸟的尸体扔进一蓬荆棘，蓦地瞥见荆棘刺上勾着一根金黄的头发，立即想起了弗洛朗斯，不禁悲从中来。他跪在崩陷的洞穴前面，又折了两根树枝，当作十字架，插在一块石头下面。

弯腰的时候，他口袋里一面小镜子滑出来，砸在一颗石子上，碎了。

这不祥之兆把他惊呆了。他怀疑地打量四周，惶恐不安，浑身战抖，似乎他已感到有无形的力量在威胁他。他喃喃念着：“我怕……我走吧……离开吧……”

他的表指着四点半钟。

他拿起扔在灌木丛上的外衣，穿好，一摸右边口袋，发现刚才塞在里面夹了文件的栗色皮夹不见了。

“噢，”他大惊失色，“我明明放得好好的……”他又摸摸左边口袋，上面两只口袋，接着焦躁不安地把全身上下里面的口袋都摸了一遍。

都没有摸着。真是咄咄怪事。上衣口袋里的其他物品，如烟盒、火柴盒、记事本，他根本不怀疑它们会丢失的，也都不在了。他慌了，一张脸变了形，结结巴巴地不知说些什么，脑子里刚冒出一个最可怕的念头，他就觉得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古堡围墙里一定有人。

古堡围墙里一定有人！而且此时一定藏在废墟周围，甚至可能就在废墟里面！这个人一定看见他了！一定目击了亚森·罗平和弗洛朗斯·勒瓦瑟是怎么死的！这人趁他不注意，从他话里得知了文件这回事，便搜了他的外衣，把袋子里的东西都倒空了！他脸上表现的，是惯于耍阴谋放暗箭的人蓦地被人当场撞见时的惊慌。他知道，刚才目击他犯罪的眼睛，此刻一定也在暗中观察他的举动，看到了他从未暴露过的东西。这目光是从哪儿射来的呢？它们就像强烈的日光惊吓夜鸟一样让他惊慌。这是一个偶然闯入庄园的人，还是一个发愤把他除掉的敌人？是亚森·罗平的伙计，弗洛朗斯的朋友，还是警方派来的密探？这个对手是满足于到手的战利品，还是准备向他发起攻

击？不过，这巨大危险终于使他恢复了一点气力。他仍然不动，只是集中注意力，注意周围的动静。他觉得，他的注意力是那样敏锐，有什么异常，一定逃不过他的注意。在那堆乱石之间，或者灌木丛后面，或者在那排月桂树下面，不论有什么东西，哪怕是极模糊的影子，他都看得出来。

他没有发现什么人，就撑着拐杖，往前面走。拐杖头也许装了橡胶，走起来没有半点声响。右手举枪，食指抠着扳机。只要他有意识地一使劲，甚至还不要使劲，只要本能稍有自发的反应，子弹就会射出去，要了敌人的命。

他朝左边走。这边，在最当头的几株月桂树和崩落得最远的几块石头之间，有一条砖铺的小路。从前，这儿也许是一堵砖墙，后来被埋住了。只露出顶。敌人可能是从这条路一直走到刚才托着外衣的那蓬灌木处。但这儿没有留下半点足迹。残疾人也循路走过去。

月桂树最后几根枝干挡住了他。他把它们扒开。一蓬蓬荆棘纠缠在一起。残疾人沿着石堆底层，绕开了。然后他围着一块巨石，又走了几步。

蓦地，他倒退几步，几乎失去平衡，拐杖掉在地上，手枪也从手上脱落。

他刚刚看到的，可能是他见过的最可怕景象。在他对面十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双手插在口袋里，两脚交叉，一只肩膀轻轻靠着一堵峭壁……这不是人，不可能是人，因为残疾人知道，这个人死了，以一种不可能复活的死法。因此，这是个鬼魂。这个鬼魂的出现，叫残疾人觉得极度恐惧。

他浑身发抖，又发起烧来，再次变得虚弱无力，支持不住，双眼睁得大大的，盯着这不可思议的现象。他内心充满信仰，充满极度恐惧，身体被眼前这幅景象压得往下坐。多看一秒钟，恐惧就增大一分。他挪不动步子逃跑，又无法自卫，双膝不由自主地往地上跪下来。他的目光不能从这个死人身上移开。这个死人，一个钟头前，他才用砾石和麻石当裹尸布，把他埋在井底的。这是亚森·罗平的鬼魂！

假若是人，可以举枪瞄准他，可以朝他开枪，可以把他杀了。可是一个鬼魂，一个不复存在，却又拥有所有超自然力量的生物，你能怎么对付？！……跟一个不存在的人斗法有什么用？拾起手枪，朝亚森·罗平的鬼魂开火有什么用？

他看见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场面：鬼魂从口袋里抽出双手，一只手上拿着一只烟盒。残疾人认出这正是自己刚才没找着的棕色烟盒。鬼魂打开烟盒，挑了一支烟，又从也是属于残疾人的火柴盒里抽了根火柴。刚才搜他衣服，掏走东西的肯定是这个鬼魂，毋庸置疑！

真是奇迹！火柴噼地一响，冒出真正的火苗！前所未闻的神奇事！卷烟头上，飘起一个个烟圈。那是真正的烟。那股特别的味道飘过来，残疾人十分熟悉。

他双手遮脸，不愿再看下去。不管是鬼魂、幻觉，还是冥界的幻影，或者他的内疚虚构和映射的影像，他都不愿再看下去，不愿再受这份折磨了。

可是他听出有脚步向他走来，声音越来越清晰！他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在围着他转！一条手臂伸过来，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肌肉！而且，他分明听见亚森·罗平那真人的活着的声音：“哟，亲爱的先生，我们这是在哪儿呀？诚然，我明白，我突然回来是不寻常的，也不合时宜。可是事情终究不能超出限度。人类见过更不寻常的事情，如约书亚拉住太阳……或者更惊心动魄的灾难，如一七五五年里斯本的大地震。明智的人看任何事件都要恰如其分，不会根据它们的影响来判断自己的命运，而是根据它们的反响来判

断世界的命运。因而，你得承认，你的不幸遭遇只是个人的事情，根本影响不了世界的平衡，这是马克—奥雷尔说的，阿歇特版第八十四面……”

残疾人壮着胆子，抬起头来。现在，事实清清楚楚摆在眼前，不可否认，他再也不能回避了：亚森·罗平没有死！这个亚森·罗平，他设下陷阱，害他掉进地下深处，而且，他还用石块和铁砧砸他，像用铁锤砸昆虫一样，肯定把他砸成了肉泥，可他现在却没有死！

如此叫人惊奇的秘密怎么解释？残疾人甚至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只有这一点才是重要的：亚森·罗平没有死。亚森·罗平的眼珠在转，嘴巴在动，完全和活人的眼睛嘴巴一样。亚森·罗平没有死！他在呼吸。他在微笑。他在说话。他活着。他确实确实活着。这残疾人面对着他，突然为本性和对生命的刻骨仇恨所驱使，猛地扑倒在地，碰到手枪，赶紧抓到手里就开火。

他开了枪，可是为时已晚。堂路易飞起一脚，把枪踢歪了，再一脚，把枪从残疾人手上踢落。

残疾人气得咬牙切齿，立即在口袋里摸东西。“你是想找这个吧，先生？”堂路易拿出一支注射器说。那里面已经上好了一管黄色的液体。“对不起，不过我这样做，确实是怕你一下没当心，给自己注射了。这是要命的毒剂，是吧？真要出现那种情况，我不会原谅自己的。”

残疾人束手无策。他犹豫了一阵，见对手没有粗暴地对待他，就想利用这机会，便转着那双眨个不停的小眼睛，四处张望，想找个可以扔的东西。可是他似乎冒出了什么念头，并渐渐地觉得主意可行，就出人意料地转忧为喜，发出一串极为刺耳的笑声。“哈哈！弗洛朗斯！”他叫道，“别忘了弗洛朗斯。我可抓着了你的要害。我的子弹没有打着你，毒药又被你摸走了，可我还有一个办法伤害你，而且是伤害你的心！你少了弗洛朗斯就不能活，不是吗？如果把弗洛朗斯害死，也就等于判了你的死刑，对吧？如果弗洛朗斯死了，你就会上吊自杀，是吗？是吗？”堂路易回答道：

“的确，弗洛朗斯要是死了，我也不可能活下去。”

“她死了。”那凶手叫道，显得分外高兴，跪在地上直跳，“死了！那就叫做死亡！我说什么？那比死亡还叫死亡！死亡，至少有一阵子还保持着人的模样。可她的死亡要绝得多！连全尸也没有了。亚森·罗平，只有一摊肉泥骨渣！那一座石山全砸在她身上！你看看这堆乱石！多惨的景象！好了，快点，该你发疯了。你要不要一截石子？哈哈！哈哈！真叫人笑破肚皮。可亚森·罗平，我跟你说过，你们会在地狱门口见面。快去吧，你的心上人在等你哩。你犹豫了？法国古老的礼节，你还讲不讲？还要让女人等你？快去吧，亚森·罗平，弗洛朗斯死了！”他说这番话时，实实在在感到快乐，似乎只有死亡这个词，才让他觉得美妙。

堂路易连眉头也没皱，只是点点头，简单地说一句：“多么遗憾！”

残疾人似乎一下呆了。那快乐的腔调、得意的手势，戛然而止。他张口结舌地问道：

“嗯？什么？你说什么？”

“我是说，”堂路易仍然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继续用恭敬的口气对残疾人说话，“我是说，亲爱的先生，你干了一件坏事。比勒瓦瑟小姐更高贵、更值得尊敬的女人，我从未遇见过。她的美貌无与伦比。她气质优雅，身材匀称，又正是青春妙龄，你不该这样对待她。说实在的，这样一件杰作毁了，真是可惜呀。”残疾人傻愣愣地望着堂路易，见他那样平静，很是困惑，声

音失真地说：

“我再说一遍，她死了。你没见到那个洞穴？弗洛朗斯死了！”

“我不愿相信。”堂路易还是平静地说，“她真要死了，世界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天上会布满乌云。鸟儿会停止歌唱。大自然会披上孝服，一片哀伤。可现在鸟儿啁啾，天空湛蓝，一切正常。诚实的人没有死。凶手拖着脚走路。弗洛朗斯怎么会死呢？”这番话之后，是长久的静默。两个对手相距有三步远，彼此直视对方的眼睛。堂路易仍然沉着镇定，残疾人却十分惊慌。这个恶魔明白了。尽管事情真相仍未点破，却明明白白显露在他眼前：弗洛朗斯·勒瓦瑟也活着！从人的角度，肉体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堂路易的复活不也是不可能的吗？然而，他现在好端端地活着，而且脸上毫无伤痕，衣服似乎也没有撕破弄脏。恶魔觉得自己输了。把他紧紧抓在手里的人有着无边的本事，就是被死神抱住了，也能挣脱出来，并把他看护的人也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恶魔挪着两只膝头，在砖砌的小径上慢慢后退。他向后退着，从盖住先前那个洞穴的乱石堆前经过。却不敢朝这边望，似乎他终于相信弗洛朗斯安然无恙，从可怕的坟墓里爬了出来。

他向后退着。堂路易捡起一卷绳子，不再望他，专心拆解起来，似乎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

他向后退着。

他观察对手的动静，见他没有注意，便突然车转身，努力站起，迈开软弱无力的双腿，朝井口跑去。

他离那儿只有二十来步远。他跑了一半，四分之三，井口已经敞开在他眼前。他伸出双臂，准备一头扎进去。可是他没有扎成。他在地面上打了几滚，猛然被拉向后面，两只手被紧紧地捆着贴在身上，动弹不得。

原来堂路易一直在暗暗注意他，在他正要跃入深渊的时候，把那卷绳子甩了过来。那绳子像套马索，结结实实地箍在他身上，把他拉回地上。

残疾人挣扎了几秒钟，可是越动，那活结头勒着他的肉越疼，他也就不动了。事情完结了。

这时堂路易牵着绳子走过来，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他被套以后在地上打滚时已经缠上了几圈，堂路易又加了几圈，还给他嘴里塞了手巾。一切做妥以后，他才装出彬彬有礼的口气，说：“先生，你瞧，人总是输在过于自信上面。他们总想不到对手比他们更有能耐。因此，当你害我落进陷阱时，亲爱的先生，我这样一个人，亚森·罗平这样一个人，身体贴在井边，小臂抵着井沿，脚抵着井壁，你怎么可能以为我会像随便什么人一样落下去呢？瞧，你离我有十五或二十米远，我没有力量一步跃过去，也没有胆量去吃你的子弹。可又要救弗洛朗斯·勒瓦瑟，救我自己。不过，可怜先生，请相信我的话，其实我只要稍稍努力就够了。我之所以没有作，是因为有更好的事要作。你要是有兴趣，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有兴趣吧？那好，先生，你听我说，我的膝盖和脚刚碰到井壁，就把它碰坏了，于是我明白，这个地方从前挖了一条暗道，被一层薄薄的石灰封住了。好运气，不对吗？而且是可以改变局势的运气。于是我立即想好了主意。我一边假装支持不住，脸上显出惊恐万状的表情，眼睛瞪得大大的，龇牙咧嘴，极为可怖，一边悄悄地扩大暗道口，让石灰块无声无响地落下去。时候到了，就在我支持不住的脸在你眼皮下消失的那一瞬间，我只轻轻一跃，凭着几分腰功和大胆，跳到了地道

里。我得救了。

“我得救了，因为这暗道正好开在你离开的方向，而且它本身黑黢黢的，没给井里投下一丝光亮。这以后我只要等待就行了。我不声不响地听着你讲话和威胁。我躲过了你扔下的石头铁砣。以后，我估计你去对付弗洛朗斯了，正准备走出暗道，回到光明之中，从你背后扑上去，这时……”

堂路易好像打包似的，把残疾人翻过来，说：“在诺曼底，濒临塞纳河的地方，有一座唐卡维尔古堡，你参观过没有？没有？那好！你知道那里，在主塔废墟外面，有一眼古井，和当时许多井一样，有两个口子。一个在上面，朝天开，一个在下面，在井壁，通到塔里的某个房间。在唐卡维尔，第二个出口今天是用栅门封闭的。而这里，则是用一层石灰卵石封死了。我正是想到那条暗道才待下来，再说，事情也并不急，因为你好心通知我，弗洛朗斯在四点之前不会与我在阴间会合。“我便检查这避难所。由于我先有直觉，很快就发现这是从前那个建筑物的地下室。现在那建筑物坍塌了，在废墟上辟出了花园。于是我就朝前摸索。如果是在地上，顺着那方向，我会来到洞穴口。我的预感果然没错。我碰到了一道楼梯。从楼梯上方透下来一线光亮。于是我往上走。到了上部，听到了你的声音。”堂路易一下把残疾人翻过来，一下又把他提过去，动作不无粗鲁。然后，他又说：

“亲爱的先生，我必须向你重复一句，如果我一开始，就从地面直接向你进攻，结局也会如此。不过，说了这句话以后，我还是承认，机遇帮了我的大忙。我们较量的过程中，我常常受它的阻挠，这一回我是无可抱怨了。我觉得运气这么好，一进那地道，我就一刻也不曾怀疑机遇会引我走到出口。确实，我只用轻轻地抽出堵在出口的几块砖，就可畅通无阻地进入坍塌的塔楼。我循着你的声音，在石头之间潜行，来到洞穴里处。弗洛朗斯就躺在那里。亲爱的先生，这很有趣，是吧？你会发现，听你说那番话，一定很滑稽：‘你回答我，行还是不行，弗洛朗斯。只要用脑袋示意一下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你要是摇头，那就死定了；要是点头，我就给你松绑……回答吧，弗洛朗斯。只要用脑袋示意一下……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尤其是你爬到洞穴顶上说的那番话更是有趣：‘弗洛朗斯，是你自己要找死的！你自己愿意死。那就该你倒楣。’你想想，这有多可笑！那时洞穴里早就没人了！我一把就将弗洛朗斯拉过去，放在安全地方。你撬塌那堆石头，压死的也许不过是几只蜘蛛和几只在石板上想入非非的苍蝇，现在，玩笑也开了，戏也演完了。第一幕戏是：亚森·罗平得救。第二幕是：弗洛朗斯·勒瓦瑟得救。第三幕也是最后一幕：恶魔先生完蛋了。多么有趣啊！”

堂路易站起来，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作品。

“你看上去像根香肠。”他生性爱开玩笑，习惯与敌人随意说话……“一根真正的香肠！先生，不太粗的。里昂为穷人家生产的红肠！嗨！我想，你不会搔首弄姿打扮吧？再说，你这样子，比平时也不差。不管怎样，我建议你做的室内体操，你完全适合做。你会发现那……确实是我独有的想法。你别不耐烦。”他从凶手搬出来的步枪中抽出一支，又拿了一段十五米左右的绳子，一头绑在枪的中部，一头接在残疾人背上捆的绳索上。然后拦腰抱起俘虏，走到井口。

“你要是头晕，就闭上眼睛。尤其是不要怕。我是很小心的。准备好了吗？”

堂路易让残疾人慢慢滑进井口，然后握着刚才绑上去的绳子，一把一把

地把他放下去，十分小心缓慢，不让他碰到井壁。放到十来米深的地方，步枪横卡在井口，放不下去了。于是残疾人就悬空吊在又黑又窄的井筒中间。

堂路易点燃几把废纸，扔下去。它们在井里晃晃悠悠地飘落，将阴惨惨的光照在井壁上。

接着，他抵挡不住最后斥骂几句的诱惑，也学凶手刚才那样，俯身对着井下，嘲弄地喊道：

“选在这儿，是为了免得让你伤风感冒。你还要什么？我在照料你呢。我答应弗洛朗斯不杀你，也答应法国政府，尽可能把你活着交给他们。只不过，在明天上午之前，我不知拿你怎么办，只好委屈你了。这事情办得漂亮，对吧？而且，让你觉得欣慰的是，这符合于你的手法。是啊，你想一想。步枪搁在井口边，每头不过搭住二三厘米，你只要稍微挣扎一下，稍微动一动，甚至呼吸稍微重一点，枪管或者枪托就会挪过井边，你就会不可避免地落下去。至于我呢，什么事也没有！你的死只是自杀。你只有别动才行，伙计。

“我这小装置的好处，就是让你在砍头那临终时刻到来之前，预先尝尝黑夜的滋味。从现在起，你就面对自己的良知，面对自己的灵魂忏悔吧，没有谁会来打搅你无声的交待的。亲爱的朋友，嗯，我还算善良吧？好了，我走了。千万记住，别动，别叹气，别眨眼皮，别心跳，尤其别笑！你只要一笑，保准落进水里。思考吧，这是你最值得干的事情。思考和等待。再见，先生。”堂路易十分满意地说完这番话，一边离开，一边喃喃自语：“这样处置恰如其分。我不附和欧仁·苏，说要挖出罪大恶极的犯人的眼睛。可是，对他们作点小小的体罚，让他们惶恐、不安，这也是公道的、有益的，丝毫不违背道德。”堂路易走了，踏上那条砖砌的小径，绕过那堆乱石，从一条沿着围墙而下的小路，朝一片松树走去。他刚才把弗洛朗斯安置在那里。

她遭受了可怕的折磨，仍然虚弱不堪，但已经有了精神，意识也清楚了。她正在等着堂路易，似乎对他与残疾人的搏斗，没有半点担心。

“完了。”他简单地说，“明天，把他交给司法当局。”弗洛朗斯浑身一震，不过她没说话。堂路易·佩雷纳在静静地观察她。

自从发生那么多惨案，将他们分开，并像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样投到对立的阵营以来，他们这是头一次单独相处。堂路易心潮起伏，激情迸涌，千言万语汇聚心头，到后来却只说出一些废话：“顺着围墙，向左拐，我们会走到汽车那里……走这么一段路，你还行吧？……上了车，我们就开到阿朗松……在中心广场附近，有一家很安静的旅店……你可以在那儿静待案情出现有利于你的变化……不用多久了，因为罪犯抓到了。”

“走吧。”她说。

堂路易不敢提出搀扶她。再说，她走起路来也还有力，匀称的上身随着髋部一起摆动。堂路易又对她生出欣赏与爱慕。可是他觉得，恰恰是他凭借神奇的力量，救出她的时刻，她离他最远。她没有道一声谢，甚至也没有温柔地看他一眼，以酬谢他付出的辛劳。她仍和第一天一样，是个神秘的女人。他不了解她内心的秘密，整个案子是那样可怕，电闪雷鸣，风狂雨骤，居然没有在她身上投下一线光亮。她在想什么？她想要什么？她在朝什么地方走？这都是弄不清楚的问题。他也不指望解答。今后两人若彼此想起对方，肯定都会带出怒气和怨恨。

“唉！不行，”当她在小利穆齐纳车里坐好时，他想到，“唉！不行，不能以这种方式分手。我们两人之间，该说的话我都要说出来。不管她愿不

愿意，我都要撕破她的面纱。”一路上汽车开得飞快，一会儿就到了阿朗松宾馆。堂路易随便用了个名字，替弗洛朗斯登记了房间，接着便让她独自休息。过了一个钟头，他来敲门。

这一次，尽管他下定决心，还是没有勇气单刀直入，接触那个问题。另外，有一些疑点，他也希望马上弄清。“弗洛朗斯，”他说，“在把那家伙送交司法当局之前，我想弄清楚他跟你究竟是什么关系。”

“朋友，一个不幸的朋友。我过去同情他。”她肯定地说，“今天，我想不通为什么会同情那样一个恶魔。不过，几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见他身体虚弱、残疾，见他已经有了短命的征兆，我才生出恻隐之心，才怜爱他的。他有时也给我一些帮助。虽说他过的是一种深居简出的日子，还是从有些方面使我动了心，渐渐地，不知不觉地，他对我越来越有影响。我相信他对我是绝对忠诚。莫宁顿案件发生时，我现在才意识到，是他先支配我，后来又支配了加斯通·索弗朗。是他逼我说谎、演戏，哄我相信他是为了救玛丽—安娜才那么做。是他使我们对你那样怀疑，是他让我们养成习惯，闭口不提他和他的活动，加斯通·索弗朗与你会面时，一个字都不敢提到他。我怎么盲目到这种地步，我自己也不清楚。可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一件事让我擦亮眼睛。没有一件事让我对这个疾病缠身，害不了人，一生中一半时间是在疗养院和诊所度过的人生出片刻怀疑。所有的治疗办法他都试过了；他有几次对我表白过爱慕之意，却不能指望……”弗洛朗斯话没说完，双眼碰到了堂路易的目光，觉得他并不在听自己说话，只是定定地望着自己。她的话都是白说了。对堂路易来说，一切有关案件的解释都毫无意义，他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就是弄清弗洛朗斯对他的想法，哪怕是憎恶的想法，轻蔑的想法。除此之外，任何话都是空话，令人厌倦。他走近年轻姑娘，低声道：

“弗洛朗斯，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吧？”她听了这话一怔，似乎觉得十分意外，脸立即红了，不过眼睛并没低下。她坦白地回答说：

“是的，我知道。”

“不过，”他提高一点声音，“你也许不知道它有多深？你或许不清楚，我的生活目标不是别的，就是你？”

“我也清楚。”

“那么，你既然知道，”他说，“我就只能由此得出结论，这正是你敌视我的原因。从一开始我就是你的朋友，我想设法保护你。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成了你出自本能又为理性控制的仇恨的对象。我在你眼里看到的，从来只有冷漠、不安、轻蔑，甚至厌恶。在危险时刻，事关你的性命或者自由，你总是宁肯冒险行事，也不愿接受我的救援。我是敌人，是不可信任的人，是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的人，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想起来就害怕的人。这一切，难道不是仇恨？这种态度，只有用仇恨才能解释，难道不是？”

弗洛朗斯没有立即回答。似乎她欲言又止。她那张被疲倦和痛苦磨瘦的脸比平日多了几分温柔。

“不，”她说，“这种态度，不仅仅只有仇恨才能解释。”堂路易大吃一惊。对弗洛朗斯这句话的意思，他还没有很好的理解，可是弗洛朗斯说这话的语调，使他极为慌乱。现在弗洛朗斯的眼里一扫往日那种轻蔑的神气，而是充满了笑意的妩媚。这是她头一次在他面前微笑。

“说吧，说吧，我求你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想说，”她又说，“我的冷漠、怀疑、畏惧和敌意，可以用另一种感情来解释。有人一见谁的

面就大为恐惧，匆匆逃走，并不总是因为憎恶谁，之所以逃走，常常是因为害怕自己，是因为觉得羞耻，是因为想反抗，想抗拒，想忘却，却又做不到……”她不说了。堂路易朝她伸出热烈的手，求她再说下去，多讲一些。可是她摇摇头，意思是无须多说，他已经完全深入她的内心，窥见她藏在心底的爱情秘密了。

堂路易摇晃着身子，陶醉在幸福之中，几乎被这意想不到的快乐弄痛了。刚才在古堡那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他觉得，只有疯子才会认为，在这间庸俗的旅馆房间里会突然绽放如此奇异的幸福之花。他本希望这幸福之花开放在野外，周围有广阔的空间，有森林，有群山，有月光，有夕阳西下的瑰丽，有大自然的美丽与诗意。现在他一下就达到了幸福的顶峰。弗洛朗斯的生活，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残疾人俯身望着她，见她眼噙泪水，咆哮着“她在哭！她在哭！她竟敢哭！好蠢呐！弗洛朗斯，你的秘密，我是知道的！你哭吧！弗洛朗斯，弗洛朗斯，是你自己要找死的！”那一通话的悲惨时刻，都一幕幕地在他眼前闪过。

爱情的秘密，激情的冲动，使她从第一天起，见了堂路易就发抖，使她慌乱，恐惧。她觉得，爱慕堂路易，就是对玛丽—安娜和索弗朗的背叛，因此她先是疏远，以后又接近这个英勇正直的人。这个秘密使她充满内疚，倍觉痛苦，让她烦乱不安，最后使她软弱无力，糊里糊涂，接受了那觊觎她的歹徒的邪恶影响。堂路易不知该干什么，不知怎样表达他的极度兴奋。他的嘴唇颤抖着，他的眼睛噙着热泪。若是依他的本性，他会一把抱住年轻姑娘，像孩子一样，嘴对嘴，心贴心，尽情地亲上一吻。可是他太尊敬她，不敢造次。可是他终究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扑通一声跪在姑娘脚下，热切地倾诉他的一片衷情。

十 羽扁豆花园

次日早上，不到九点，总理瓦朗格莱在家中与警察总监闲聊，问他：

“这么说，德斯马利翁，你同意我的意见？他就会来了？”“我想是的，总理先生。照支配全案的精确规律来看，他会来的。而且他为了炫耀自己分秒不差，会在敲九点最后一响时到来。”

“你这样认为？……你这样认为？……”

“总理先生，我与这人打交道有好几个月了。在发生了与弗洛朗斯·勒瓦瑟生死攸关的事情时，他若不追捕歹徒，把他擒获，五花大绑带回来，那就是说，弗洛朗斯·勒瓦瑟死了，他亚森·罗平也死了。”

“可是，亚森·罗平是不死的。”瓦朗格莱笑道，“你说得有理。再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要是时候到了，我们那杰出的朋友没来，我会比任何人都吃惊。你刚才告诉我，昨晚有人从昂热给你打了电话？”

“对，总理先生。我的人那时刚刚见到堂路易·佩雷纳。他坐飞机赶在他们前面。后来他们在芒斯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刚刚搜查了一个废弃的车库。”

“亚森·罗平肯定先进去搜查过了。结果如何，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你听，九点钟敲响了。”

正好此时，他们听见外面传来汽车马达声，它在门前停住。门铃立即响起来了。

由于有令在先，仆人立即放来客进门。书房门开了。堂路易·佩雷纳出现在门口。

当然，对于瓦朗格莱和总监来说，他的到来早已在意料之中，也就没什么惊奇了。倒是相反，他如果没来，才叫他们觉得意外。不过，他们的神态还是流露出人们面对超常之事时所感到的震惊。“怎么样？”总理立即问他。

“办好了，总理先生。”

“抓住歹徒了？”

“对。”

“妈的！”瓦朗格莱低声道，“你真是个厉害家伙。”又道：

“那歹徒呢？显然，那是个粗壮汉子，蛮横粗野，桀骜不驯的家伙？”

“是个残疾人，总理先生，一个身心都不健康的家伙……当然，还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医生可以在他身上发现各种疾病，如衰弱、脊髓炎、肺结核等等。”

“弗洛朗斯·勒瓦瑟爱的就是这么个人？”

“嚯！总理先生，”堂路易大声说，“弗洛朗斯可从没爱过那家伙。她对那家伙只有同情，那是人们对活不多久了的人所表示的感情。正是出于同情，她才让他生出希望，以为将来，在未定的将来，她会嫁给他。总理先生，这是女人的同情心，很好解释，因为弗洛朗斯对这人所充当的角色毫无预感。她一直以为他是个诚实忠厚的人，觉得他很聪明，所以有事便向他讨主意，在营救玛丽—安娜·弗维尔的活动中让他牵着鼻子走。”

“你确信是这样？”

“是的，总理先生，不光是这事，还有好些事，我都有把握，因为我有证据。”

他马上又补充道：

“总理先生，歹徒被抓住了，司法机关要了解他的经历，直到极细小的情节，都很容易了。不过，如果只考虑他与莫宁顿遗产有关的谋杀案，把与此案无关的三起杀人案放在一边，那么，他恶魔般的一生，现在就可以这样概括。

“他名叫让·韦诺克，原籍阿朗松，由朗热诺先生照料长大成人，认识了德代絮拉玛夫妻后，把他们的钱财洗劫一空，并趁他们还没有去法院起诉，把他们引到弗尔米尼村的一个仓库。在那儿，两夫妻灰心绝望，昏昏沉沉，吃了一些药，就糊糊涂涂地上吊自杀了。

“仓库坐落在一个名叫古堡的庄园里。产业主是朗热诺先生，也就是让·韦诺克的保护人。那时朗热诺患了病。病体将愈的时候，他擦枪走火，小肚子上挨了一筒又粗又大的铅弹。他不知道枪里上了弹药。谁上的呢？让·韦诺克。他在头天夜里，已经把恩人的钱箱偷窃一空。

“他来到巴黎，享用如此得来的钱财。在这里，他碰到一个机会，从一个狐朋狗友手里买到了证明弗洛朗斯·勒瓦瑟的出生，以及享有继承罗素家族和维克托·索弗朗遗产权利的文件。这些文件本来由那位把弗洛朗斯从美洲领回来的老乳母保管，是那位狐朋狗友从她手里偷来的。让·韦诺克千方百计寻找，终于找到了弗洛朗斯的照片，以后又找到了本人。他频频向她效劳，假装对她忠心，要把终生献给她。这期间，他并不知道他从这些文件，从他与年轻姑娘的关系上，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可是突然一下，一切变了。他从公证人事务所一个办事员口中，得知勒佩蒂依先生抽屉里有一份遗嘱，值得一看，就花一千法郎，收买办事员，看到了那份遗嘱。那办事员以后就不见了。那份遗嘱，正是柯斯莫·莫宁顿的，而且柯斯莫·莫宁顿正好把他的巨额遗产，遗给罗素姐妹和维克托·索弗朗的后人。

“让·韦诺克如获至宝。两亿元啊！为了霸占这笔财产，为了获得出人头地，享受奢华生活和权力，并向世界名医求诊以恢复健康和体力的资本，他必须把挡在弗洛朗斯与遗产之间的人一个个除掉，然后，娶弗洛朗斯为妻。

“于是让·韦诺克开始行动。他从朗热诺老爹，也就是伊波利特·弗维尔的老友的文件里，得知了罗素家几姐妹的许多事情，也获悉弗维尔夫妻不和。总之，碍事的只有五人。第一，自然是柯斯莫·莫宁顿。接下来，按照继承权的顺序，依次是弗维尔工程师，他儿子埃德蒙，他妻子玛丽—安娜和他表弟加斯通·索弗朗。“对付柯斯莫·莫宁顿比较容易。让·韦诺克伪装成医生，走进他家，把毒药注入一个安瓿莫宁顿注射以后就毙命了。“对付伊波利特·弗维尔就难多了。从前朗热诺老爹介绍他找过工程师，并很快受了他的影响。他了解工程师对妻子怀有怨恨，又得知他患了不治之症。正是他在伦敦，在工程师向专家求诊出来，悲观绝望之时，往工程师惊惧的心里灌输了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事后你们可能注意到，那计划执行得是多么狡猾周密，以致如人所说，他不出面，不动手，连弗维尔也蒙在鼓里，就一下除掉了弗维尔父子两个，并通过把脏水往玛丽—安娜和索弗朗身上引，把他们打发走。而他让·韦诺克这个真正的凶手，却无人能指控他有罪。

“他的阴谋得逞了。

“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他只碰到了一点小麻烦，那就是韦罗侦探的介入。于是韦罗侦探被害死了。

“在将来，只有一个危险，就是我堂路易·佩雷纳的介入。韦诺克大概已经预见到我会出面，因为柯斯莫·莫宁顿指定我为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

韦诺克想消除这个危险，先是让我买下波旁宫广场公馆，又安排弗洛朗斯·勒瓦瑟当我的秘书，又通过加斯通·索弗朗，四次谋害我。

“这样，整个惨剧的线索都操纵在他手里。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性格，慑服了弗洛朗斯和索弗朗，实际上成了我公馆的主宰，眼看就要达到目的了。这时我的努力已经揭示出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是无辜的。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把玛丽—安娜和加斯通·索弗朗都害死。

“对他来说，一切顺利。我被警方追捕。弗洛朗斯也是如此。他却置身事外，没有任何人怀疑。而交付遗产的期限到了。“那是前天，这时让·韦诺克处于行动的中心。作为病人，他住进了泰尔纳大街的诊所。在那里，他借助于对弗洛朗斯·勒瓦瑟的影响，借助于从凡尔赛寄给院长嬷嬷的信，操纵着事情的进展。弗洛朗斯受院长嬷嬷指派，来出席警察总署召集的会议，并带来与她有关的文件，却并不明白这事的意义。这时让·韦诺克离开疗养院，躲回他在圣路易岛附近的住所，等待结果。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把弗洛朗斯拖进去，而他却无论如何不会受到牵累。“总理先生，以后的事情，您都知道了。弗洛朗斯突然发现自己在这场惨剧中不自觉地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发现了让·韦诺克扮演的可怕角色，大为震惊，极为慌乱。应我的要求，总监先生把她带回诊所盘查。当时她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找到让·韦诺克，要他说个明白，亲耳从他嘴里听到她是无辜的话。当晚，让·韦诺克正是借口他有一些证据，证明弗洛朗斯是无辜的，要让她去看，才把她骗上汽车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总理先生。”这个罪恶的故事，瓦朗格莱越听越有兴趣。这种犯罪的天才，在人们的想象中，真是登峰造极。不过他所以不觉得十分难受，也许是因为这故事从反面衬托了为正义战胜邪恶的人的才华。那是清醒、敏捷、幸运、出自本能的才华。

“你找到他们了？”瓦朗格莱问。

“昨天下午三点钟，总理先生。正是时候。甚至可以说去晚了一步，因为让·韦诺克害我落下一口井，并且准备用一堆石头砸死弗洛朗斯。”

“哎呀！哎呀！这么说你死了？”

“又一次死了，总理先生。”

“可是弗洛朗斯·勒瓦瑟，那歹徒为什么要除掉她？那他娶她的计划不就落空了？”

“总理先生，一厢情愿是不行的。弗洛朗斯不同意。”

“那么，怎么办？”

“从前让·韦诺克写过一封信，表示要把属于他的一切留给弗洛朗斯。而弗洛朗斯一直同情他，再说也不知道这种行为的重要性，也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他。倘若弗洛朗斯死了，这封信就成了真正的无懈可击的遗嘱。弗洛朗斯出席了前天的会议，带去的文件证实了她与罗素家族的关系，成为柯斯莫·莫宁顿法定的继承人。如果弗洛朗斯死了，她的权利就转交给她的法定继承人。让·韦诺克就会无可争议地继承那笔遗产。而由于缺乏证据，警方就是把他抓了也不得不释放。他将会平平静静地过日子，虽然良心上背着十四条人命（我作了统计）的重负，口袋里却装了两亿元钱。对他那样的恶魔，这足以相抵了。”

“可是这些证据，你都拿到了？”瓦朗格莱问道。“在这里。”佩雷纳指着从那残疾人衣服里掏来的栗色皮夹，“这是一些文件和书信。那歹徒出于大奸大恶之人都有的心理变态，把它们保存下来。这是他和弗维尔先生的

通信。这是通知我波旁宫广场公馆待售那封信的底子。这是让·韦诺克去阿朗松的笔记。他去那儿是为了截取弗维尔给朗热诺老爹的信。这是又一份笔记，证明韦罗侦探听到了弗维尔与韦诺克之间的谈话，并摸走了弗洛朗斯的相片，韦诺克发现后，让弗维尔去跟踪他。这是第三份笔记，就是在《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里找到的那两页东西的抄件，那些书是属于让·韦诺克的，表明他对弗维尔的阴谋一清二楚。这是第四份笔记，十分奇怪，记录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心理，显示了他控制弗洛朗斯的手法。这是他与秘鲁人卡塞雷斯的通信，和几封准备寄往报馆，揭露我和马泽鲁的真实身份的信。这是……还需要说下去吗，总理先生？您已经掌握了最充分最全面的材料。司法当局会发现，前天我在总监先生面前所作的指控，句句真实，没有半点虚构。”

瓦朗格莱叫道：

“可他呢？他在哪儿，那个坏蛋？”

“在下面一辆汽车里。确切地说，在他的汽车里。”

“你通知我的部下了吗？”德斯马利翁不安地问。“通知了，总监先生。再说，那家伙被严严实实地绑起来了，丝毫不用担心。他跑不了的。”

“好哇，”瓦朗格莱说，“你什么都预见到了。我觉得案子已经结束。不过，有一点我还不明白。也许舆论最关心的也是这点。那苹果上的齿痕，或如人们所说，那虎牙，明明是弗维尔夫人的，可是弗维尔夫人却又是无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总监先生肯定说你已经解开了这个难题。”

“是的，总理先生。让·韦诺克的文件证实了我的判断。再说，问题其实很简单。苹果上留的，确实是弗维尔夫人的齿痕，可是弗维尔夫人并没有咬那只苹果。”

“哦！哦！”

“总理先生，弗维尔先生在他那份公开忏悔里，有一句话，差不多已经提到了这个秘密。”

“弗维尔先生是个疯子。”

“是的，但是个清醒的疯子，思考问题逻辑十分严密。几年以前，在巴勒莫，弗维尔夫人不小心摔倒了，嘴巴磕在一座大理石托架上，上下几颗都有好些牙齿磕松了。为了治疗，也就是说，为了打制用来固牙的金箍（弗维尔夫人戴了好几个月），牙医照例浇铸了一副精确的牙齿模型。后来这副模型被弗维尔先生偶然保存了下来。他自杀的那天夜里，他就是用这副模子在苹果上留下了妻子的齿痕。韦罗侦探大概曾偷出过这副模型，为了留下物证，把它印在一块巧克力上。”

堂路易说完以后，大家都没说话。事情的确是如此简单，总理都觉得惊讶。整个惨剧，整个指控的罪证，整个使玛丽—安娜绝望，使她和加斯通·索弗朗相继自杀的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节。对于虎牙这个情节，有千百万人极为关注，却不曾有一个人想到这样一种可能。虎牙啊虎牙！人们固执地接受了一个表面上无懈可击的推理：既然苹果上的齿痕和弗维尔夫人的牙齿一丝不差，那么她就是罪犯，因为从理论和实践上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齿痕是一样的。更有甚者，这个推理显得这样有力，以致人们已经知道弗维尔夫人是清白的以后，这个问题也悬而未决，因为人们就是想不到了，除了牙咬以外，还有别的办法留下齿痕。

“这就像克利斯托弗·哥伦布那个鸡蛋，”瓦朗格莱笑道，“你必须想得到才行。”

“您说得对，总理先生。这种事情，人们是想不到的。我还有一个例子，您允许我重提旧事吗？在亚森·罗平又叫勒诺曼先生和波尔·赛尼纳亲王的时期，谁也没有注意到，波尔·赛尼纳，就是亚森·罗平几个字母打乱重新组合的。同样，今日，堂路易·佩雷纳也是这样组合出来的。同一些字母，组合出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然而，尽管这是故伎重施，却没有人想到把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看看。还是克利斯托弗·哥伦布的那个鸡蛋。你必须想得到才行！”

瓦朗格莱听他说出名字的来历，不免有些吃惊。似乎这个鬼东西发誓要让他这个当总理的困惑到最后一分钟，用最出人意料戏剧情节来使他震惊。这个细节倒是如实地展现了这个人的性格。这是个奇怪的混合体：既高贵，又无耻，既天真，又诡黠，嘲弄人时带着笑意，可爱之中叫人不安。这是某种英雄，凭着不可思议的冒险经历征服了一个王国，却又把姓名的字母颠来倒去玩花样，好发现公众是多么粗心马虎！

谈话接近尾声，瓦朗格莱对佩雷纳说：

“先生，你在这件案子中干了几桩奇事，终于恪守诺言，把歹徒送交司法当局。因此我也说话算数，你自由了。”

“谢谢，总理先生。可是马泽鲁队长呢？”

“他将于今天上午获释。总监先生把事情安排好了。你们两人被捕的消息没有传出去。你仍是堂路易·佩雷纳。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叫这个名字。”

“总理先生，弗洛朗斯·勒瓦瑟呢？”

“让她去预审法庭受审吧。肯定会免于起诉。她获得自由，排除任何指控，甚至怀疑以后，肯定会被承认为柯斯莫·莫宁顿的合法继承人，领到那两亿元遗产。”

“总理先生，她不会保留那笔钱的。”

“怎么啦？”

“弗洛朗斯·勒瓦瑟并不想要这笔钱。因为这笔钱是引发这一连串可怕罪行的原因。她厌恶这笔钱。”

“那么？”

“柯斯莫·莫宁顿的两亿元将完全用于在摩洛哥南部、刚果北部修建公路和学校。”

“在你赠献给我们的毛里塔尼亚帝国？”瓦朗格莱笑道，“好，这个举动是高尚的，我完全赞成。一个帝国，一个帝国的预算……其实，亚森·罗平欠祖国的债……堂路易已经完全偿清了。”八天以后，堂路易·佩雷纳带着马泽鲁，登上那艘送他来法国的游艇离开法国。弗洛朗斯同去。

出发前，他们获悉让·韦诺克死了。尽管采取了防范措施，他还是服毒自杀了。

到了非洲，堂路易·佩雷纳这位毛里塔尼亚的苏丹召见从前的伙伴，委任马泽鲁为帝国大官，和那些旧时伙伴地位相当。接下来，他一边安排退位的事情，准备让法国接管帝国，一边与法国军队司令罗蒂将军多次举行秘密会谈，商谈与摩洛哥的边界问题，并决定了许多策略，逐步推行，以便能轻而易举地征服摩洛哥。从此，前途有了保障。哪天，时机到了，反叛部落遮掩和平地区的幕布将会落下，一个秩序井然，建筑整齐，道路纵横，学校与法庭比比皆是，充分发展，欣欣向荣的帝国，将出现在世人面前。

然后，堂路易大功告成，移交权力，回法国定居。他与弗洛朗斯·勒瓦

瑟结婚引起的轰动，就不必赘述了。一时间舆论界又掀起一场笔战。好几家报纸又提起亚森·罗平被捕的事。可人们又能怎么样？尽管堂路易的真实身份谁也不怀疑，尽管亚森·罗平和堂路易·佩雷纳都是由同样的字母拼成的，尽管大家终于注意到了这种巧合，可是亚森·罗平已经合法地死了，而堂路易·佩雷纳合法地活着，人们既不可能把亚森·罗平复活，也不可能把堂路易·佩雷纳一笔勾销。

今日他住在圣马克卢村风光秀美的山谷之中。乌瓦河从山谷中流过。他那座十分简朴的房子漆成粉红色，装着绿百叶窗，周围是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他的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星期天，人们去那儿游玩，希望透过接骨木篱笆，看见亚森·罗平的身影，或者在村里的广场上，碰到亚森·罗平本人。他住在那儿，脸庞仍然年轻，走起路来仍像个年轻人。弗洛朗斯也住在那里，身材仍然匀称，一头金发仍然团团围着脸庞，那张脸庞喜气洋洋，再也看不出那痛苦回忆的阴影。有时，有些游人会来敲那个小小的栅门。这是一些不速之客，前来向屋主求助。这是一些受压迫的人，一些牺牲品，一些支持不住的弱者，一些为激情所断送的狂热的人。堂路易对他们深表同情，专心听他们诉说自己的遭遇，给他们作分析，出主意，必要时，也提供自己的经验、力量，甚至时间。常常也有警察总署的密使，或者警察中的某个下级军官前来拜访，说出他们遇到的难题。这时堂路易也毫不吝惜他头脑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办法。除了这些，除了读他那些论述哲学、道德的旧书，（他找回这些书是多么高兴呵！）他还耕种花园。他的花培植得极好，让他欢喜与自豪。在园艺展览上，他送去一盆花，叫做“亚森康乃馨”，三根枝条上，交错开着红色和黄色的花。那盆花引起的轰动，大伙儿至今不忘。

不过他栽培大花的努力到夏季有了成果，七八两月，三分之二的花园里，菜园的花坛里都种满花。那一株株高大的花茎，旗杆一般挺立，骄傲地举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花：蓝的、紫的、黄褐色的、粉红的、白的，他的花园取名为“羽扁豆花园”，真是再恰当不过。

这里种着各种各样的羽扁豆。克鲁伊汉克斯的羽扁豆，五颜六色的羽扁豆，清香袭人的羽扁豆，还有罗平最新培育出的羽扁豆。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像一队队士兵，都尽力挺胸昂首，想高出一头，把一串串粉嘟嘟的娇艳无比的花朵朝向太阳，真是壮观极了。在花畦入口，有一面小旗，写着这句格言：

我的菜园里种着许多羽扁豆。

这是从约瑟夫—玛利亚·德·埃蕾迪亚一首优美的十四行诗里摘出来的。这难道是一种承认？为什么不是呢？堂路易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不是说过下面这些话：

“我很了解他。他不是个坏人。我并不要把他与古希腊的七贤相提并论，也不会推举他作未来几代的榜样。可是我们评价他，必须带有几分宽容。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其实是罪有应得，他就是不先下手，命运迟早也会惩罚那些人。他一方面只挑选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下手，抢劫他们的钱财，另一方面，又撒钱舍财给穷人；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又有什么荣誉不能属于他呢？再说，

这是多么高尚善良的行为！这又是多么慷慨，多么无私的证明！说他盗窃？我承认。说他诈骗，我也不否认。这些事他都做过。可除此之外，他还做了许多别的事情。他以自己的聪明机灵使公众开心，又用别的品质使公众激动。大家对他那些巧妙的计策发出开心的笑声，又对他的勇气、胆魄和冒险精神，沉着、理智与快活性情，充沛的精力，蔑视危险的气概，对他种种在人类最积极的能力被激发的当代，在飞机汽车称雄的时代，在大战将临的时代熠熠闪光的品质大为欣慕和迷恋。”

记者提请他注意：

“您谈论的是他的过去。照您看来，他的冒险生涯已经完结了？”

“绝对没有。冒险，就是亚森·罗平的生命。只要他活着，他就是一千零一夜式的冒险活动的中心和终点。有一天他说：‘我死后，希望在墓碑上刻着：冒险家亚森·罗平在此沉睡。’这话虽是玩笑，却也是事实。他是一位冒险大师。他从前冒险，常常是去掏邻人的口袋，但也上战场。在战场上，冒险给无愧于战斗和胜利的人带来爵衔。那并非是人人可得的东西。亚森·罗平的爵衔正是这样得来的。必须看看他在战场上是如何英勇奋战、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如果他有时揍了警察分局局长，或者偷了预审法官的表，那么我们应该看在他是战场上的英雄这一点上原谅他……对向我们显示，人的能力究竟有多么大的先生，我们应宽容一点。”

堂路易点点头，结束道：

“再则，你们知道，有一种美德不仅不应该受到鄙视，在这种忧郁年代尤其应该受到重视。这种美德他有：他有微笑！”

穿羊皮大衣的男人

郎维忠 译

全村的人都惊呆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圣尼古拉村及其附近的农民走出教堂，经过广场四散开去。忽然，走在最前面已经转到大路的女人们，向后狂拥，发出惊恐的尖叫。

人们立刻看见一辆汽车，像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怪物，猛地冲出来，快得叫人头晕目眩。在人们狂乱奔逃与惊叫之际，那辆汽车朝着教堂直冲过去，眼看就要在教堂门前台阶上撞个稀烂，却又急转弯擦过本堂神甫住宅的外墙，上了与国道相连的大路，急驰而去。真是令人费解的奇迹！这汽车在惊心动魄的急转弯时，从广场上密集的人群中穿过，却没有碰伤一个人……然后消失了。但是，人们看见了！他们看见一个男人坐在车内开车，穿着羊皮大衣，头戴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在他身旁，一个女人坐在座椅的前部，身体弯曲向前倒，满头鲜血淋漓，悬在汽车发动机罩之上。

而且，人们还听见！他们听见那个女人的叫喊，令人毛骨悚然，那是临终的呻吟……

这地狱般的屠杀场面，如此凄惨，使在场的人惊愕得许久动弹不得。

“流血啦！”有人大声嚷道。

到处都有血，广场的小石子上，被秋季初霜冻得坚硬的泥土上，血迹斑斑。当大人与小孩冲向前去追那辆汽车时，只能靠这凶险不祥的痕迹指引。

血迹沿着大路向前延伸，但是十分离奇古怪！在轮胎辙印旁边，忽左忽右，蜿蜒曲折地洒着血迹，叫人战栗。那汽车怎么没有撞到这棵树上呢？怎么能够在汽车还没有沿着这斜坡翻侧之前就使它一直向前进呢？是哪个新手，哪个疯子，哪个醉鬼，或者哪个惊慌失措的罪犯，把汽车开得如此癫狂？一个农民大声说道：

“他们在树林里绝对转不了弯！”

而另一个农民说道：

“当然不行啰！这是在翻筋斗。”

离圣尼古拉村五百米远，便是莫尔格森林的起始处，这段路是笔直的，只是在出村时要拐一个小弯，往后路愈来愈陡，在巉岩与树木之间有个急转弯。

任何汽车都要预先减慢车速，才能够安全经过那转弯处。路旁的警告牌指出那里很危险。

农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梅花形山毛榉树林的边缘。一个农民立即高喊道：

“糟了！”

“怎么？”

“翻车了！”

那辆汽车——大型高级轿车——的确翻倒过来，严重损毁，扭曲变形，样子难看。轿车旁边，躺着一具女尸。最令人害怕、惨不忍睹的情形，正是这个女人的脑袋已经被压扁，难以辨认，一块巨大的石头就在旁边，不知是

什么神秘的力量造成了这场惨祸。至于穿着羊皮大衣的男人，则不见踪影。在事故现场根本就找不到他。在周围也没有找到他。此外，从莫尔格山下来的工人们说，他们在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

因此，那男人一定是逃到森林里去了。

那片树林被称作森林，主要是因为树木生长年代久远，苍郁悦目，虽然其面积并不大。警察接到报警，立即赶来，在农民们的协助下，仔细地搜索，结果一无所获。预审推事们深入调查了好几天，同样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无法弄清这场难以解释的悲剧。相反，调查又引起新的疑团，新的隐秘。

经过调查，发现那块巨石来自崩塌的石堆，距离案发现场至少四十米。而那个凶手，竟在几分钟内把巨石搬过来，砸向被害者的脑袋。

另外，凶手肯定不是躲藏在森林里——否则，人们必然会发现他——凶手在案发一星期之后，竟胆敢回到山坡转弯处，把羊皮大衣留在那里。为什么？出于什么目的？羊皮大衣里，除了一个开瓶塞钻和一条毛巾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怎么办？探员去找过汽车制造商，他承认三年前把这辆轿车卖给了一个俄国人，他还肯定说，那个俄国人不久又把轿车转卖给别人了。轿车转卖给谁了？车上没有挂牌照。

同样，不能确认女死者的身份。她的外衣、内衣没有任何商标。至于她的面容，没有人认得。

然而，保安局的密探们逆向搜索，到这起神秘灾祸的当事人经过的国道上检查。但是，谁又能证实，前一天晚上，那轿车的确经过了那条路呢？

调查人员们在求证，在询问。他们终于得知，前一天傍晚，距离圣尼古拉村三百公里远，与国道相通的大道旁的一个村子里，一辆轿车曾经在一家食品杂货商店门前停过。

司机首先加满了汽油，买了几个备用油罐，还采购了香肠、水果、糕点、葡萄酒和半瓶三星牌白兰地酒。

车上坐着一位女士。她没有下车。轿车的窗帘是放下来的。一块窗帘动了好几下。商店的伙计相信车内还有别的人。如果商店伙计的证言属实的话，问题就更加复杂，因为现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第三个人。

在此期间，既然旅行者已采购了食物，那么，剩下的问题在于弄清楚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剩余的食物又到哪儿去了。探员们又往回走。只是在两条路的交叉口，即距离圣尼古拉村十八公里处，他们询问一位牧羊人，牧羊人说附近有块草地，被一片灌木林遮住，他在那里看到过一个空酒瓶和别的一些东西。到那草地一看，探员们就相信了牧羊人说的话。轿车在那里停留过。陌生的人也许在轿车里过了一夜，吃了饭，上午又继续前行。由于证据确凿，探员们又找到食品杂货商出售的那半瓶三星牌白兰地的酒瓶。

那酒瓶已在齐瓶颈处打碎了。

被用来砸瓶子的石块找到了，带瓶塞的瓶颈也找到了。在封口的金属皮上，可以见到正常开瓶留下的痕迹。探员们继续调查，沿着跟大路垂直的水沟搜索，水沟位于草地边缘，流向一条小溪，溪内长满荆棘，似乎散发出一股腐臭味。探员们拨开荆棘，发现了一具尸体。那是具男尸，脑袋被砸得稀巴烂，血肉模糊，脑浆四溢，布满蛆虫。他穿着栗色皮上衣和长裤。衣袋里空无一物。既没有证件，没有皮夹子，也没有手表。第三天，食品杂货商和他的伙计，被紧急招来辨认尸体。他们从死者的服装和身材，认出他正是命案发生前夕，到商店采购食物与汽油的旅行者。

因此，整个案件就在新的基础上展开调查。这不仅是一宗涉及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命案——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而且是涉及三个人的命案，两个被害者中的一个恰好是被指控谋杀女伴的那个男人！

至于凶手，无疑是坐在轿车内同行的第三个人，他谨慎地藏匿在车窗窗帘后面。他首先杀死开车的男人，抢劫其财物，然后打伤女人，带着她驾车拼命奔驰，真的是奔向死亡。出现了新的案情，由于有意外的发现，有未料到的证据……人们本来指望秘密就要被揭穿，或者起码调查在探求真相的路上有所进展。然而却仍是一无所获。新发现的尸体只是摆在先发现的尸体旁边。老问题未解决，又添了新问题。对凶手的指控，从一个人转到了另一个人。

人们所掌握的就是这些。除了明显的摸得着的事实以外，其余全是漆黑一片。

女人的姓名，男人的姓名，凶手的姓名，都是猜不出的谜。然而，那凶手究竟怎么样了？如果他随时都可以消失，这本身足以使人称奇。凶手根本没有消失，问题变得更神秘莫测！他就在那里！他还回到过凶案的现场！除了羊皮大衣，人们有一天还拾到了毛皮鸭舌帽。更有闻所未闻的奇事，探员们在出事的转弯处的岩石边守候了一整夜，次日早上发现了司机戴的眼镜，眼镜已经破碎，镜框生了锈，弄脏了，损坏得不能再用了。凶手怎么能够送回他的眼镜，而不被探员们发现呢？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什么要送回他的眼镜呢？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第二天夜晚，有个农民不得不穿过森林。他谨慎地带上他的猎枪，牵着两只狗，半路上在黑暗中跟一个黑影迎面相遇，突然停了下来。他的狗——两只野性尚存又非常凶猛的狼犬——向矮树丛中猛扑过去，开始追踪。追踪的时间非常短暂。那个农民立即听到两声可怕的嗥叫，紧接着是垂死的呻吟。随后，一切都恢复了寂静，那是绝对的寂静无声。

农民惊恐极了，丢下了猎枪，赶紧逃走。

可是，第二天早上，两只狗踪影全无。也找不到猎枪的枪托。至于枪筒，却插在泥土里，笔直地竖立着；在枪筒的一支枪管里插着一支花，从五十步远的地方采摘来的秋水仙！

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插这支花？这宗命案为什么会节外生枝？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看似无用的举动？在如此反常的现象面前，理性也会变得混乱。人们只是带着某种恐惧的心理去冒险探究这扑朔迷离的案件。人们觉得处在沉闷窒息的气氛中似乎已不能呼吸，双眼被蒙上，这使最有远见的人也感到困惑为难。

预审推事病倒了。几天以后，接替他的法官承认，这案件他理不出什么头绪。警方逮捕了两个流浪乞丐，随即又把他们释放。警方追捕第三个流浪乞丐，却未能捉到他，况且也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总之，人们只是瞎忙一气，心中没底，前后矛盾。

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问题的解决，或者更确切地说，决定了导致解决问题的整个环境。发生了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巴黎某大报派往罪案现场采访的编辑，总结他的报道时写了下面一段话：

因此，我重复一遍，应该等待上苍的帮助。否则，人们只是浪费时间。对事件零碎不全的了解甚至不足以提出尚合情理的假设。这是浓重、绝对、垂死的黑夜。毫无办法。

全世界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之类的侦探们，在这个案件中看到的只是火，而亚森·罗平本人呢，恕我直言，也会自认猜不出真相来的。

然而，那家报纸在发表那篇报道的第二天，刊登了如下的电报：

我有时自认猜不出来，但是从来不胡说八道。圣尼古拉村的悲剧，对于吃奶的婴儿才是个秘密。亚森·罗平。

电报引起了轰动。人们回忆起这个著名的冒险家。人们回忆起他的干预所立即引发的论战。

他真的干预了吗？人们表示怀疑。巴黎那家大报也不敢肯定，谨慎地登了一则说明，补充道：

这份电报，我们把它作为资料刊载，肯定是某位好事者的伪托之作。亚森·罗平，尽管是故弄玄虚的高手，也不至于这样略带稚气地大摆架子。

几天过去了。每天早上，人们的好奇心因为得不到满足，而变得更加强烈。大家将会知道详情吗？巴黎那家报纸终于发表了这封著名的信，信写得如此详细，如此不容置疑。亚森·罗平道出了谜底。下面就是该信的全文：

社长先生：

您向我挑战，抓住了我的弱点。既然有人挑战，我就应战。我立刻要重申：圣尼古拉村的悲剧，对于吃奶的婴儿才是个秘密。我根本不知道有谁竟会如此幼稚。我将作简要的论证，恰好证实这个案件并不复杂。

我的论证，用以下的话来表述：

当一件罪行看起来超出了事物通常的衡量标准，当它看起来不自然、荒谬，就极有可能只能在特别的、超自然与超人类的动机中找到解释。

我说极有可能，因为总应该承认荒谬在最合乎逻辑与最普通的事件中应有的地位。但是，在这点上，说实在的，怎能不看看荒谬与差异确实存在？怎能不加以考虑呢？从一开始，案件很明显的反常性使我震惊。首先，汽车行驶的路线曲曲折折，忽左忽右，开得不熟练，有人也许会说开车的是个新手。还有人说那人是个酒鬼或者疯子。都是合理的假设。但是，发疯或者醉酒都不能使人的力气猛增，足以搬动那块砸烂不幸的女人脑袋的巨石，尤其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轻易作案杀人。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强劲的臂力，我毫不迟疑地从中看到那种反常性的第二个特征，它主宰着整个悲剧。为什么要搬动那块巨石？其实只要用一块小石子就可以结果受害者的性命。另外，在汽车可怕地翻转中，那凶手怎么没有死，或者暂时地不能动弹呢？他是怎样消失的呢？既然他已经消失，他为什么又回到车祸现场呢？他扔掉羊皮大衣以后，他为什么在另一天扔掉鸭舌帽，又在另一天扔掉眼镜呢？

反常的举动，无用而又愚蠢的行为。

此外，他为什么把受伤垂死的女人放在汽车的前面座位上，在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载着她飞驰？为什么不把她关在车内，或者把她当作死人抛弃在某个角落，就像把那男人抛弃在小溪的荆棘下面呢？

“看到的只是火”包含的意思是：“什么也看不清，就像人头晕目眩一样。”——译注

反常的现象，愚蠢的作法。

案件中，一切都是荒谬的。一切都表明那是一个儿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愚蠢疯狂的野蛮人，一个野兽的所为：初步探索，很不一致，笨拙与荒唐行为。

请看一看白兰地酒瓶吧。有一个开瓶塞钻（在羊皮大衣的口袋里找到的），凶手是否使用过它呢？用过。开瓶塞钻在封口的金属皮上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但是，其余的事对于他来说实在太复杂了，他用一块石子砸断瓶颈。总是遇到石头，请注意这个细节。这是这个人所使用的唯一武器与唯一工具。这是他习惯用的武器，也是他熟悉的工具。他用石头杀死男人，用石头杀死女人，还用石头来打开酒瓶！

一个野兽，我重复一遍，一个发狂的野蛮人，神经错乱，突然变疯了。它被什么弄得发病呢？唉！见鬼，它正是被这白兰地酒弄得发病，当开汽车的人和他的女伴在草地上吃午饭的时候，那野兽就一下子把酒喝光了。它走出汽车。它曾坐在汽车内，穿着一件羊皮大衣，戴一顶毛皮鸭舌帽，跟随主人旅行。它拿起酒瓶，砸开酒瓶就喝酒。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它喝了酒，变得狂躁疯癫，毫无理由地随便乱砸一气。然后它本能地感到后怕，惟恐受到不可避免的惩罚，于是把男人的尸体隐藏起来，然后它愚蠢地把受伤的女人抱进汽车里，带她逃走。可是它不会开车，却一心想逃走。汽车对于它来说，就代表得救，意味着不可能被追赶上。你会问我：“但是，钱呢？被盗的皮夹子呢？”

“唉！谁对你说它正是窃贼呢？谁对你说那不是尸体的气味吸引过来的某个流浪乞丐，某个农民所为呢？”你还会提出异议：“好吧，好吧，那么，这个野兽本该被捉住的，既然它躲藏在转弯处附近，既然它无论如何也要吃东西，要喝水的呀……”

“怎么？”

“难道你没猜到吗？”

“没有！”

“然而，你肯定野兽始终在那里吗？”

“当然肯定，证据就是有个农民看见它的影子。”我要补充说：“两只狼犬，高大的牧羊犬失踪了，也是证据。它像咬死家中的鬃毛狗一样，咬死两只狼犬，让它们消失……”

笨拙地插在泥土里的猎枪枪筒，还有那支花，也是证据。那不是相当愚蠢吗？相当荒谬吗？相当滑稽可笑吗？啊，您不明白吗？您没弄清楚每个细节吗？

不明白吗？为了解决您的疑问与答复您的异议，最简单的办法，您懂吧，就是直接走向目标。解释得相当多了……该行动了。因此，但愿警察局与宪兵队的先生们亲自直接走向那个目标。他们要带枪去，要在森林里半径为两三百米的范围内搜索，别走得太远。而且，他们不要只顾低着头，盯着地面去搜索，而要看着天空，对，看着天空，朝橡树最高的枝叶之间，朝山毛榉最难以达到的高处瞭望。请相信我，他们将会看到它的。它在那里，惊慌失措，怪可怜的，正在寻找被它杀死的男人和女人，它寻找他们，等待他们，不敢离开，也不明白……

而我呢，万分遗憾，不得不留在巴黎处理重要的事情，着手侦查很复杂的案件，我将乐于对这个相当奇怪的案件关注到底。

因此，请您代我向司法界的好友致歉，顺致

崇高的敬意！

亚森·罗平（签字）

人们记得故事的结局。司法界与警方的先生们耸了耸肩膀，对于这番胡言乱言毫不在意。但是，当地四个乡绅拿着猎枪去打猎，眼望天空，就像他们要打下几只乌鸦似的。半小时以后，他们发现了凶手。响了两枪：凶手从

一根树枝落到另一根树枝地往下跌。它只是受了伤，被人抓住了。

当晚，巴黎一家报纸，尚未获悉凶手已被抓到的消息，发表了如下的一则启事：

一直没有布拉戈夫先生和夫人的消息。他俩六个星期前抵达马赛港，在那里租了一辆轿车。

他俩在澳洲居住了很长时间，初次来到欧洲。他俩跟巴黎外国动物驯化园主任有通信联系，告知他说，他们将带来一个稀奇的动物，一个完全陌生的品种，人们不能说清它是人还是猿。

根据杰出的考古学家布拉戈夫的说法，人们面对的大概是类人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猿人，直到这时人们还未证实其存在。它的构造大概跟杜布瓦博士于一八九一年在爪哇岛发现的直立猿人完全一致，而它的某些特征似乎支持阿根廷博物学家 M. 阿梅吉诺的理论，阿梅吉诺根据在修建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挖掘工程期间找到的头盖骨碎片，就能够复原双门齿人。

这个特别的动物，聪明，善于观察，在澳洲它主人的家里，可以干仆人的活，擦洗他们的汽车，甚至试着开车。布拉戈夫先生和夫人怎么样了？伴随他俩的奇怪的灵长类动物又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现在容易回答了。多亏亚森·罗平的指点，人们知道了悲剧的全部情况。多亏了他，罪犯终于落入法律之手中。人们可以在巴黎外国动物驯化园里见到它，它被关在那里，取名叫“三星”。它的确是只猿猴，但也是人。它有家畜的温驯与聪明，主人去世，它感到悲伤。但是，它的许多特点使它更加接近人类。它狡猾，凶残，懒惰，贪吃，脾气坏，尤其是嗜酒无度。除此之外，它显然是猿猴。

除非……

在它……被抓获以后，过了几天，我发现亚森·罗平站在笼子前，一动也不动。毫无疑问，他力图解决这个有趣的问题。我立即跟他讲话，因为有件事一直牵挂在心上：“罗平，你知道……那么，你干预这个案件，作了论证，还有你写的信，并不使我感到惊讶。”

“啊！”他不慌不忙地说道，“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早已发生过，早在七八十年前。爱伦·坡把它作为一篇优美的小说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谜底是容易的。”

亚森·罗平抓起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一边，问道：“那么，你什么时候就猜到了？”

我坦白地说道：

“在读你那封信的时候。”

“在我的信的什么地方？”

“将近结尾处。”

“将近结尾处，不是吗？在我讲得一清二楚之后。就这样，上苍使一个罪案重演，环境显然完全不同，可是当事人却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你和其他的人，都要睁开眼睛。应该从我的信中得到帮助。我在信中进行论证来消遣，由于受到事实的局限，有时甚至使用那位美国大诗人用过的术语。你清

楚地看到，我的信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人们可以让自己对别人重复那些他们知道了就忘记的事情。”

罗平随即转过身去，面对一只老猿放声大笑，老猿若有所思神态有如一位严肃的哲学家。

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

郎维忠译

……归还给恺撒

这是几个案件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公众舆论因为只知道这些案件的片断与矛盾的说法，就更加为之震动。这个名叫吉姆·巴尔内特的怪人，以最有趣的方式介入侦破那些最离奇荒谬的案件，他究竟是什么人呢？神秘莫测的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吸引委托人似乎只是为了更安全地掠夺他们的钱财，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的境况使得该问题的种种细节已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已确实得到了解决。让我们把欠恺撒的归还给恺撒，把吉姆·巴尔内特所干的坏事，归咎于那干坏事的人，即劣性不改的亚森·罗平。他仍将依然故我……

一 水往下冲

圣日耳曼关厢阿塞尔曼男爵夫人豪华公馆楼下院子的门铃响了。女仆带着一个信封很快回来了。

“夫人约定四点钟召见的那位先生来了。”

阿塞尔曼男爵夫人拆开信封，看见一张名片上印着这样的字句：

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免费提供情况。

“请把这位先生领到我的小客厅。”

瓦莱丽——美丽的瓦莱丽，三十多年来，大家都这样称呼她，可惜！——是个矮胖成熟的妇人，穿着华丽，精心化妆，保持着自命不凡的神态。她脸上满是傲气，有时显得冷酷，时常流露出某种天真，仍不失其魅力。她是银行家阿塞尔曼的太太，生活奢华，交际广泛，公馆富丽堂皇，总之有关她的一切，令她趾高气扬。报刊社交新闻栏指责她的某些绯闻。有人甚至肯定他说丈夫打算跟她离婚。

她首先到阿塞尔曼男爵的房间里去，年老的男爵身体不好，几个星期以来，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她来探问丈夫的病情，漫不经心地垫好他背后的枕头。他喃喃地问道：

“有人拉门铃吗？”

“是的，”她说道，“是那个侦探，别人介绍给我，来帮我们查那件事的。他看起来非常能干。”

“那太好了，”银行家说道“这件事使我很担心，我费尽心思，一点儿也弄不明白。”

瓦莱丽也满脸愁容地走出房间，来到她的小客厅。在那里她看见一个古怪的人，身材匀称，肩膀宽阔，十分壮实，但是穿着一件黑色，或者确切地说，暗绿色男礼服，衣料像雨伞绸面那样发亮。坚毅的脸，轮廓分明，虽然年轻，却被粗糙发红的皮肤，有如红砖的皮肤，弄得失色不少。冷峻嘲讽的双眼，单片眼镜时而戴在右眼，时而戴在左眼，身上洋溢着愉快青春的活力。“巴尔内特先生吗？”她说道。

他俯身向着她，在她来不及缩回她的手的时候，就吻了起来，从收圆的嘴唇里发出轻微的咂舌声，仿佛在细细品尝这芬芳的手。“吉姆·巴尔内特为您效劳，男爵夫人。我收到您的来信，我刷了刷礼服……”

她目瞪口呆，犹豫不决：是否要把这个闯入者撵出家门外。但是，他表现得那么潇洒，严然是个熟知社交礼节的大贵人，她只能说道：

“听说你惯于弄清最复杂的事件……”

他自负地笑了，说道：

“这算是本人的天赋吧，看得透彻与理解深刻的天赋。”那人声音甜美动人，语调横蛮，显露出略带奚落与暗暗嘲笑的神情。他似乎十分确自己和自己的才华，以致别人不能逃避他的自信的影响。瓦莱丽从一开始就感到，这个陌生人，平凡的侦探，私家侦探事务所的老板，对自己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她想报复一下，便影射道：

“我们之间恐怕还是……确定一些条件为好吧……”

“根本用不着，”巴尔内特明确表态道。

“然而，”这回轮到她笑了，说道，“您工作不是为了荣誉吧？”

“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是完全免费的，男爵夫人。”她显得有些愉快。

“我宁愿双方事先达成一致，起码确定一笔津贴，一种报酬的数额吧。”

“给点小费吧，”他冷笑道。

她坚持道：

“那我却不能……”

“欠我的人情？一个漂亮的女人从来不欠任何人的人情的。”他也许为了补救一下刚才赌气而出言不逊，连忙说道：“况且，什么也别担心，男爵夫人。不管我能够替您效什么劳，我都会设法使我们互不欠帐。”

这含糊不清的话意味着什么？这个人打算他自己付钱吗？又是什么性质的支付？

瓦莱丽窘困得战抖了一下，脸也涨红了。巴尔内特的确使她困惑不安，这跟人们遇见一个侵入屋内的盗贼而感到的焦虑恐慌根本不可类比。她也想到……天呀，是的……她想自己也许是在跟一个有情人打交道，他大概选择这种奇特的方式进入她家里。但是怎样才能弄清呢？唉，不管怎样，该如何对付呢？她惊慌失措而又克制着自己，同时保持自信，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她完全准备好屈从。因此，当侦探问她是什么原因促使她请求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帮助时，她直截了当地讲了，就像是他要求她讲似的。解释并不长，因为巴尔内特先生似乎急于想知道。“上上星期天，”她说道，“我邀集几个朋友来打桥牌。晚上我睡得比较早，像平常一样睡着了。将近四点钟——正好是四点十分——我被一种声音吵醒了，接着听见又响起一声，我觉得那像是关门的声音，从我的小客厅里传出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房间？”巴尔内特打断她的话。“是的，这个房间一边挨着我的卧室（巴尔内特对那个房间恭敬地鞠了一躬），另一边挨着通向楼梯的走廊。我并不胆小。等了一会儿，我就起床了。”

巴尔内特对着想象中起床的男爵夫人再次致意。“那么，”他说道，“您就起床了？……”

“我起床了，我走进小客厅，点燃蜡烛。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但是这个小玻璃柜连同里面放的东西，小摆设和小雕像一起倒了下来，有的小玩意儿已经摔碎了。我连忙跑到丈夫的卧室里，他正坐在床上看书。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很不安，拉铃把家里的总管叫了来，总管立即进行调查。第二天早上，警探来继续调查。”

“结果呢？”巴尔内特问道。

“结果就是，对于有人进屋里来以及那个人的离开一事，毫无线索。他是怎样进来的？又是怎样离开的呢？是个不解之谜。但是，在一个墩状软座后面，一堆破碎的小摆设残碴中，发现了半截蜡烛和一个很脏的木柄凿子。然而，我们都知道，前一天下午，有一个管子工来修理过我丈夫套间盥洗室里洗脸盆的水龙头。调查人员去问过管子工的老板，他认出了那件工具，并且在管子工家里找到了另外半截蜡烛。”

“因此，”吉姆·巴尔内特插嘴道，“这件事可以确定了吧？”

“可以，但是另一件事却又对此予以否定，它同样确凿无疑，真叫人困惑不解。调查证明，那个管子工当晚乘坐六点钟开往布鲁塞尔的快车走了，并于半夜到达那里，因此，在事故发生前三个小时，他就不在巴黎了。”

“真见鬼！那个管子工回来了吗？”

“没有。听说他在安特卫普胡乱花了通钱，以后就不见踪影了。”

“就是这些吗？”

“绝对就是这些。”

“是谁管这件案子呢？”

“是贝舒警探。”

巴尔内特显得特别高兴。

“贝舒？啊！那个了不起的贝舒！他是我的好朋友，男爵夫人。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

“的确，就是他对我谈起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的。”

“可能是因为他没能破案吧？”

“是的。”

“这个正直的贝舒！我多么高兴替他效劳呀！……也为您效劳，男爵夫人，请相信……尤其是为您效劳！……”巴尔内特走向窗子，把前额贴在窗子上，思考了一阵子，在窗玻璃上敲了敲，用嘴轻轻地吹了一小段舞曲。然后，他回到阿塞尔曼夫人身旁，又说道：

“贝舒认为，夫人您也认为，有人企图行窃，不是吗？”

“是的，这企图却没有得逞，因为什么东西也没有丢失。”

“就算是这样吧。不管怎样，这个企图有明确的目的，你应该知道吧。有什么目的呢？”

“我不知道，”瓦莱丽稍稍犹豫了一下就辩驳道。侦探微微一笑。

“男爵夫人，请允许我尊敬地对您表示不满意！”他不等夫人回答，嘲讽地把一个手指伸向挂在小客厅四周布帘中的一块，布帘下面是墙踢脚板，像盘问一个藏起了某个东西的小孩那样问道：

“布帘后面有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有，”她回答道，窘迫不安，“……这是什么意思？”巴尔内特语气严肃地说道：

“意思就是说，通过最马虎的检查也能够发现，布帘的边缘有点破旧。男爵夫人，有些地方与墙踢脚板之间留有空隙，男爵夫人，完全有理由假设有一个保险柜就藏在后面。”瓦莱丽战栗起来。怎么巴尔内特能够从这点蛛丝马迹就猜到……她迅速拉开那块被指过的布帘，一个小钢门露了出来，她连忙按了保险箱锁盘上的三个按钮，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使她浑身颤抖。尽管假设是不可能的，她心里想，那个可疑的家伙会不会在他单独在小客厅的短时间里抢走她的东西呢？借助从她口袋里掏出来的钥匙，她打开了保险柜，立即流露出满意的微笑。那里只放着一件东西，一串非常漂亮的珍珠项链，她赶紧拿起项链，那三行珍珠围着她的手腕展开来。巴尔内特笑了起来。

“您现在大可放心啦，男爵夫人。啊！因为盗贼们真是太机灵，太大胆！应该小心些才好，男爵夫人，真的，这件首饰很漂亮呀，我明白为什么有人偷了您的东西。”

她不同意，说道：

“但是，我并没有丢东西呀。即使有人想偷走它，也没有得手呀。”

“您相信吗？男爵夫人。”

“如果我相信丢了东西，那才怪呢！既然它还在这里！既然它正在我手里！一件被偷的东西是会消失了的。然而，它却在这里。”他心平气和地纠正刚才的说法：

“这里是一串项链。但是您肯定这就是您的那串项链吗？您肯定这条项链很值钱吗？”

“怎么！”她恼怒地说道，“不到半个月前，珠宝商估计它值五十万法郎呢。”

“半个月……也就是说在出事的那个晚上之前五天……但是，现在呢？……请注意，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没有鉴定过它……我只是假设……而且，我问问您是否非常肯定，而没有一点疑问呢？”

瓦莱丽没有动。他说的疑问是什么意思？关于什么？对方的执著劲头真叫她难受，她心中模模糊糊地感到惶恐不安。她用那摊开的手掌，掂量着那堆珍珠的分量，现在她似乎觉得那串珍珠变得越来越轻了。她端详着，看出珍珠的色泽不同了，有陌生的反光，珠粒非常不均匀，表面粗糙，所有的细节都令人生疑。因此，在她的思想深处，事情真相开始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叫人害怕。巴尔内特于是开心地笑了。

“好极了！好极了！您正在思考吧！您的思路是对的！只要再努点力，男爵夫人，您会弄明白的。这一切是那么合乎逻辑！那个人没有偷东西，只是掉了包。这样，什么也没有不见。如果没有那玻璃柜摔下来发出的该死的响声，一切都会在暗中发生，不为人知。您也许会蒙在鼓里，一直到出现新情况，因为真项链早已不见了，您却把一串假珍珠挂在您白皙的脖子上。”他讲话随便的样子，她并不反感。她想着别的许多事情。巴尔内特对她鞠了一躬，不给她喘息的时间，开门见山地说道：“因此，可以得出第一点结论：项链不见了。不要中断这正确的思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被偷了，男爵夫人，那就要找出是谁偷的。因此顺理成章地需要进行有效的侦查，一旦我们知道了盗贼是谁，就离取回被盗的东西不远了……那是我们合作的第三阶段。”

他亲切地拍了拍瓦莱丽的双手。

“要有信心，男爵夫人。我们继续向前去。首先，如果您允许我的话，作一点假设。假设是最好的办法。假设您的丈夫，尽管抱病在身，能够在那个夜晚从他的卧室步履艰难地来到这里，他带着蜡烛，还非常偶然地带来管子工忘了带走的凿子，打开了保险柜，笨手笨脚地弄倒了玻璃柜，他害怕得连忙逃开，于是您就听见了，这一切该是多么清楚呀！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找不到有人潜入屋内然后逃走的任何痕迹，那是多么自然！保险柜没有被撬开，也是多么自然，因为阿塞尔曼男爵多年来有权进入您的闺房，好多个晚上他陪您来到这里，看着您开锁，记住锁盘转动的响声与间歇时间，数着锁盘移动了几格，就这样逐渐知道了开这个锁的三十字母组合。”

吉姆·巴尔内特所谓的“一点假设”，逐渐展现在美丽的瓦莱丽面前，她连续地听着那话语，越听越感到毛骨悚然。她简直看见那些话语变成活生生的画面，她记起来了……她惊慌失措，喃喃地说道：

“您疯了。我丈夫不可能……那天晚上，如果有人来过，那也绝对不是他……根本不可能……”

他坚持地说道：

“有跟您的项链样子相同的链子吗？”

“有的……为了谨慎起见，四年前在买这条项链的时候，他叫人仿做了一条。”

“那条项链在谁那里？”

“在我丈夫那里，”她答道，声音很低。

吉姆·巴尔内特愉快地总结道：

“您拿在手里的正是那条仿制品！他正是用它换走了您的真项链。他拿走了那些真正的珍珠。出于什么动机？阿塞尔曼男爵富甲一方，完全不可能控告他偷窃他人财物。我们应该从感情纠葛方面去考虑作案动机……为了报复……需要使对方痛苦，造成伤害，也许是需要惩罚？不是吗？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可能有点不太检点，尽管没有越轨违法，但是丈夫十分苛责……请原谅，男爵夫人。我并不想探究您夫妻俩的秘密，只是想寻找您的项链在什么地方，这跟您的意见一致。”

“算了！”瓦莱丽大叫起来，急忙后退，“算了！算了！”她忽然觉得忍受不了，这个私家侦探真叫她难受，在几分钟的谈话里面，不时近乎开玩笑，完全违背调查的规则，魔鬼般轻而易举地揭开了她的隐秘，嘲弄地向她指出命运为她安排的深渊。她不愿意再听他那讽刺的声音。

“算了！”她固执地重复道。

他弯了弯腰。

“随您的便，夫人。我绝对不想惹您生气。我来这里是要替您效劳，并且要让您高兴。我们谈到这里已经差不多，而且我确信您可以不需要我帮忙，尤其是因为您丈夫不能够出门，他肯定不会贸然把珍珠交给别人，而会把珍珠藏在他卧室里的某个角落。您只要仔细搜查就可以找到的。我的朋友贝舒，在我看来完全胜任这小小的专业工作。最后讲一句，如果您需要我，今晚九点到十点打电话到事务所。向您致意，夫人。”

他再次吻了她的手，她一点也不敢表示反对。然后，他蹦跳着走开，满意地左摇右摆着身子。不久，院子的大门又重新关上了。那天晚上，瓦莱丽委托贝舒警探进行搜查，贝舒经常来阿塞尔曼公馆，对此并不见怪，搜查开始了。受人尊敬的贝舒，是著名的侦探加尼马尔的高足。他按照常规方法工作，把卧室、盥洗室、办公室划分成小块，逐块搜查。三行珍珠有好大一堆，不可能查不到，尤其是对于像他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说，更应易于反掌。然而，经过一个星期昼夜艰苦工作，他还利用阿塞尔曼先生有服食安眠药的习惯，搜查了他的床以及床底下，还是劳而无功，贝舒警探泄气了。他断定项链不可能藏在公馆内。瓦莱丽虽然很不情愿，还是想重新跟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联系，请求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人来帮忙。那个人吻她的手，称呼她“亲爱的男爵夫人”，如果他能帮她达到目的，那又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件事突如其来，谁也不相信它竟然来得这么快，使情况变化了。一天傍晚，仆人匆匆忙忙来找瓦莱丽，因为她丈夫心脏病大发作，他躺在靠近盥洗室门边的沙发上，十分虚弱，胸闷极了，变了形的脸显示出他正忍受极大的痛苦。瓦莱丽惊呆了，打电话给医生。伯爵含糊不清地说道：“太迟了……太迟了……”

“不会的，”她说道，“我保证你会好的。”他试图起身。

“我要喝水……”他一面请求，一面摇摇晃晃向盥洗室走去。“玻璃水瓶里有水呀，我的朋友。”

“不……不……不要瓶里的水……”

“你为什么有这种古怪念头？”

“我想喝别的水……那里的……”

他无力地倒下了。她很快打开他指着的洗脸盆上的水龙头，然后去拿一只玻璃杯，装满水端过来，但是他却始终不肯喝。接着，他又沉默了好一阵

子。水在旁边轻轻地流着。垂死者的脸颊深深下陷。

他向她示意有话要说。她俯下身去听。大概他怕仆人们听见，命令道：

“靠得更近些……靠得更近些……”

她犹豫不决，好像害怕听见他即将出口的话。她丈夫的目光是那么威严专横，一下子把她制伏了。她跪了下去，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巴。他低声咕哝着不连贯的话，她顶多只能猜个大概意思。“那些珍珠……那串项链……你要知道，在我离去之前……就这样……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跟我结婚……因为看中了我的财产……”

她很气愤，表示了抗议，他在最后的时候还残忍地加罪于她。但是他已经抓住她的手腕，他含糊不清地重复他的话，声音好像讲胡话一样：

“……因为看中了我的财产，你的行为作出了证明……你不是一个好妻子，因此我要惩罚你。就在这个时候，我正在惩罚你……我感到既痛苦又快乐……但是非要这样做不可……我愿意去死，因为珍珠都已经消失不见了……你没有听见它们掉下去，随着水流冲走了吗？啊！瓦莱丽，多么巧妙厉害的惩罚呀！……水往下冲……水往下冲……”

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仆人们把他抬到床上。不久，医生赶来了。两位年老的堂姐妹，虽然没有人去通知，也来到了，一直留在死者的卧室内。她们似乎十分留意瓦莱丽的一举一动，守护着那些柜子和抽屉，防备别人趁机下手。

弥留的时间拖得较长。阿塞尔曼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断气，并没有说别的什么话。根据两位堂姐妹的正式请求，这卧室里全部家具立刻贴上了封条。漫长的守灵期开始了。出殡两天以后，瓦莱丽接待了她丈夫的公证人的来访，他要跟她单独面谈。

公证人神情严肃悲伤，立即说道：

“我要完成的使命是艰难的，男爵夫人，我希望能够尽早执行，并且事先向您保证，我不同意，也不能同意那已经有损于您的事。但是我遇到一个不屈不挠的意志的反对。您知道阿塞尔曼先生的固执，虽然我作了努力……”

“先生，请您讲下去，说明原因吧，”瓦莱丽恳求道。“是这样的，男爵夫人。是这样的：我手头上有一份二十年前阿塞尔曼先生立的第一份遗嘱，当时指定您为唯一合法继承人。但是我应该告诉您，上个月，他委托我另立一份……把他的财产全部留给他的两个堂姐妹。”

“那么，您有那后一份遗嘱吗？”

“他让我看过以后，就把遗嘱锁进这个写字台里。他希望在他去世后一个星期才能公开遗嘱的内容。遗嘱只能在那一天启封。”阿塞尔曼夫人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她丈夫几年以前建议她卖掉所有的珠宝首饰，用那笔钱买一串珍珠项链，那正是在他俩的矛盾激化的时候发生的。既然这串项链是假的，瓦莱丽又被剥夺了继承权，没有什么财产，她将陷入绝境。

在遗嘱启封的前一个晚上，一辆汽车停在拉博尔德街一家简陋的店铺前，店铺的招牌上写着：

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
两点至三点钟营业
免费提供情况

一个身着丧服的女人下了汽车，上前敲门。

“请进，”里面有人高声应道。

她进了屋。

“是谁呀？”那个她熟悉的声音，从隔开事务所与后间的布帘后面传出来，又问道。

“阿塞尔曼男爵夫人，”她回答道。

“啊！很对不起，男爵夫人。您请坐。我马上就来。”瓦莱丽·阿塞尔曼等待着，一面审视这间办公室。这差不多是空荡荡的：一张桌子，两把旧圈椅，墙上没有什么装饰，没有卷宗，也没有一点儿废纸，一部电话机就是唯一的装饰品与唯一的工具。一个烟灰缸里，满是高级香烟的烟头，整个房间里散发出微妙的清香。

后面的那个帘子被掀起来了，吉姆·巴尔内特冲出来，动作敏捷，满脸微笑。他仍然穿着磨损了的男礼服，戴着同样的现成领带，穿着不合身的外套。单片眼镜系在黑绳末端。他趋前去吻那只伸出来的戴着手套的手。

“您好吗？男爵夫人。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您穿着丧服？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吧？啊！天哪，我真糊涂！我记起来了……阿塞尔曼男爵夫人，不是吗？多大的灾难呀！一个那么有魅力的男人，他多么爱您！那么，我们上次谈到哪里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很小的记事本，翻阅起来。“阿塞尔曼男爵夫人……好极了……我记起来了……假珍珠。丈夫是窃贼……漂亮的女人……很漂亮的女人……她应该给我打电话……”

“那么，亲爱的夫人，”他总结道，语气越来越随便，“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

瓦莱丽再次被这个人弄得狼狈不堪。她不愿意装出一副被丈夫去世吓坏了的女人的样子。她仍然感到痛苦，而且对前途焦虑不安，对贫穷感到恐惧。她刚刚度过了可怕的半个月，破产与不幸的景象在脑际萦回，总在做恶梦，悔恨不已，忧虑不安，非常失望；这一切在她憔悴的脸上无情地留下了印迹……她现在面对一个愉快、放肆、眨巴着眼睛的小人，他看起来完全不理解她眼下的处境。

为了给谈话定适宜的基调，她非常庄重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避免指责她的丈夫，只是把公证人的话重复了一遍。“好极了！很好！……”侦探打断她的话，赞同地微笑着……“好极了！……这一切都串起了，叫人赞叹。看到这动人的戏剧在哪方面展开，真是件乐事！”

“乐事？”瓦莱丽问道，越来越心慌意乱。

“是的，这件乐事，我的朋友贝舒警探应该有强烈的感觉……因为，我设想，他已经给您解释过了吧？……”

“什么？”

“怎么，什么？那是戏中情节的纽结，事件的原动力！嗯，不是相当离奇滑稽吗？贝舒大概要发笑吧！”

吉姆·巴尔内特由衷地笑了，总之，他笑了。“啊！在洗脸盆上设圈套！而且，这是一个发明！这与其说是场戏，倒不如说是场滑稽歌舞剧！但是，设计得多么巧妙啊！我老实对您说，当初您对我提到一个管子工时，我就立即觉察到其中的奥秘，我马上看出修理洗脸盆与阿塞尔曼男爵的计划之间的关系。我想道：‘啊，妈的，关键就在这里！男爵在策划掉换项链的同时，

已经准备好藏匿真珍珠的好地方！’因为，在他看来，那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如果他只是夺取珍珠扔到塞纳河里，就像人们想摆脱没有什么价值的一包东西那样，那才算报了一半的仇。为了彻底报仇，干得干脆漂亮，他应该把珍珠藏在他随手可取的地方，放在离他最近又真的难以接近的隐藏处。果然他就这样做了。”

吉姆·巴尔内特很开心，笑着继续说道：

“就像这样做了，全凭他下达的指令。您听听银行家对管子工的谈话吧：

“‘喂，朋友，你仔细看了我洗脸盆下面的排水管吗？它一直向下直到墙踢脚板，从我的盥洗室斜斜地通到外面，斜度几乎看不出来，不是吗？那么你把那斜度减小一点，你甚至在这点，在这暗角里把管子升高点，形成一个如死胡同的弯头，必要时可以把一个东西放进那里。如果拧开水笼头，水流出来，马上填满那个弯头，便能冲走那个东西。明白了吗，我的朋友？明白了？那么，你在管子靠墙的那边、为了不让别人发觉，给我钻一个一厘米见方的洞……就在这个地方……好极了！对了！现在你用一个橡皮塞子替我把这个洞堵上。行了吗？好极了，朋友。余下的事情就是我要谢谢你，了结我俩之间的这件小事。大家意见一致，不是吗？不对别人说一个字。守口如瓶。拿着这笔钱，买一张今晚六点去布鲁塞尔的火车票吧。这里有三张支票，要在那边领取，一个月一张。三个月后，你自由地回来，再见，朋友！……’

“他一边说，一边握着管子工的手。

“当天晚上，您听见小客厅里有响声的那个晚上，他偷换了项链，把真项链藏进了预先准备好了的隐藏处，也就是说那排水管的弯头！那么，您明白了吧？男爵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就把你叫来：‘请给我倒一杯水。不，不要水瓶里的……而要那里的水。’您照办了。而这就是惩罚，由您亲手拧开水笼头执行惩罚。水流出来，冲走了珍珠，男爵狂喜地嘟哝道：‘你听见吗？它们离去了……它们跌进黑暗里了。’”

男爵夫人一言不发地听着，大惊失色；她的丈夫对她的仇恨与怨恨在这个故事中显露得无以复加，更加叫她害怕。她记起了一件事，是从那些事实中推断出来的，非常准确，准确得吓人。“那么，你早就知道了？”她喃喃地说道……“你早就知道了真相？”

“当然啰，”他说道，“我是干这一行的嘛。”

“但是，你什么也没有说啊！”

“怎么！正是男爵夫人您阻止我说出我所知道的，或者说我将要知道的，是您把我撵走的，态度还有点粗暴。我是个谨慎的人，我没有坚持。然后，我不应该证实一下吗？”

“你作了证实吗？”瓦莱丽结结巴巴地问道。“哦！作了。只是出于好奇罢了。”

“哪一天？”

“就在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你能够潜入我家吗？到了那个卧室？但是，我没有听见……”

“我惯于无声无息地行动……阿塞尔曼男爵照样什么也没有听见……然而……”

“然而？”

“我为了弄个明白，我把排水管上的那个洞弄大了……您知道吗？……”

就是他先前放珍珠进去的那个洞。”她浑身打颤。

“结果呢？……结果呢？……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见到珍珠？”

“珍珠都在那里。”

瓦莱丽低声地声音哽塞地问：

“结果，如果珍珠都在那里，结果你能够……把它们拿走……”他坦率地承认道：

“天哪，我相信如果没有我吉姆·巴尔内特，它们恐怕就要遭到阿塞尔曼先生在他死前安排的命运，他已经描述过这种命运……您还记得吧……‘它们走了……它们掉进黑暗里……水往下冲……’于是，他的报复就会成功，那真是遗憾。一串这么漂亮的项链……一件宝贵的收藏品！”

瓦莱丽不是一个爱突然发脾气，易于动怒，从而打破其心理平衡的女人。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她气愤极了，一下子冲向巴尔内特先生，试图抓住他的衣领。

“这是盗窃！你只是个冒险家……我早就料到了……一个冒险家！一个骗子！”

“骗子”这个词使那青年人高兴极了。

“骗子！……妙不可言……”他低语道。

但是，瓦莱丽没有住嘴。她气得发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声说道：

“我不是好欺负的！您把它还给我，马上就还！不然，我就报警。”

“啊！忘恩负义的计划！”他惊呼道，“像您这样漂亮的女人，怎么能够对一个非常忠诚与十分廉洁的男人如此绝情！”她耸了耸肩膀，并且命令道：

“还我项链！”

“它由您支配，见鬼！您以为吉姆·巴尔内特抢劫赏脸雇用自己的人吗？喔唷！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怎么会呢？它受到欢迎，正是基于它廉正的声誉与彻底无私的精神。我没有向委托人要过一个铜板。如果我留下您的珍珠，那我就是一个窃贼，一个骗子。而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您的项链在这里。”他拿出一个布袋，里面装着找到的珍珠，把布袋放在桌子上。“亲爱的男爵夫人”惊呆了，用颤抖的手一把抓住这宝贵的项链。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这个人归还了项链，她能接受这个想法吗？……她突然害怕他只不过是故作高姿态，于是连忙向门外逃去，迈着一冲一冲的步伐，也不说声“谢谢”。“您是多么匆忙！”他笑着说道，“你连数也不数一下！总共三百四十五颗。一颗也不少……都是真的，这次可不是假的……”

“是的，是的……”瓦莱丽说道，“……我知道……”

“您确信，不是吗？这正是您的珠宝首饰商估价五十万法郎的那串珍珠吗？”

“我确信……正是那串珍珠。”

“您保证是那串吗？”

“我保证，”她毫不含糊地回答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您买这串珍珠。”

“你向我买这串珍珠？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您因为没有财产了就会被迫卖掉珍珠。您卖给我的话，我会比

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是原价的二十倍。我不是出五十万，而是出一千万。哈！哈！您都惊呆了！一千万，这是个可观的数字啊。”

“一千万！”

“据说，这正是阿塞尔曼先生遗产的总价值。”瓦莱丽在门前停下脚步。

“我丈夫的遗产，”她说道，“……我明白其中的关系……请说明原由。”

吉姆·巴尔内特抑扬顿挫地柔声说道：

“解释只有几个字。您要作出选择：是要珍珠项链，还是要遗产？”

“珍珠项链……遗产？……”她重复道，不明白其中的涵义。“天哪，是的。这遗产，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取决于两份遗嘱，第一份遗嘱对您有利，而第二份则对两个年老的堂姐妹有利，她们富比王侯，但似乎恶毒甚于巫婆。只要找不到第二份遗嘱，那么第一份就有效。”

她喑哑地说道：

“明天写字台就要启封。遗嘱就放在那里。”

“遗嘱就放在那里……或者不在那里了，”巴尔内特冷笑道，“我甚至承认，依我的愚见，它不在那里了。”

“这可能吗？”

“很可能……甚至差不多是肯定的……我相信，我确实记得，就在我们交谈的那天晚上，当我去触摸洗脸盆排水管的时候，我乘机到您丈夫的卧室作了一番小小的搜查。他睡得多香甜呀！”

“你就拿走了遗嘱？”她问道，浑身战栗不已。“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就是那份草草写好的东西，对吧？”

他展开一张印花公文纸，她认出纸上有阿塞尔曼先生的笔迹，能够读出下面的句子：

“银行家莱昂—约瑟夫·阿塞尔曼签字于下并宣布，由于妻子没有忘记的某些事实，我不能对我的财产提出丝毫的要求，而……”

她读不下去了，声音哽塞。她十分虚弱，倒在圈椅里，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偷了这份文件！……我不愿意充当你的同谋！……应该让我可怜的丈夫的遗愿得以实现！……应该那样做！”吉姆·巴尔内特激动地打了个手势：

“啊！您做得很对，亲爱的朋友！为了义务而牺牲！我向您充分证明……尤其是因为那义务实在太严酷，因为那两个年老的堂姐妹不配享受这利益，而您本人又要为阿塞尔曼先生小小的怨恨做出牺牲。怎么？为了那种年轻人小过失，您要接受如此不公平的对待！美丽的瓦莱丽将要被剥夺她有权享受的奢华生活，沦落为赤贫的人！我仍然请您三思，男爵夫人。好好权衡一下您的行动吧，您会明白其全部意义的。如果您选择项链，那就是说——为了我俩之间没有什么误会——如果这项链离开了这个房间，公证人明天理所当然地会收到这第二份遗嘱，您就无权继承遗产。”

“如果不呢？”

“如果不呢，第二份遗嘱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没有了，您就继承了全部遗产。多亏了吉姆，您还是能得到那一千万法郎。”他话音里充满了挖苦。瓦莱丽觉得被人抓住了，扼住了喉咙，像个猎物一样落到这个凶恶可怕的人的手里，动弹不得。如果她不把项链留给他，遗嘱就要公开。面对一个这样的对手，任何祈求都无济于事。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吉姆·巴尔内特到被布帘遮住后间去了一下，又厚颜无耻地回来，脸上

涂满了油，然后慢慢地将油擦去，仿佛演员卸妆一般。另一副面孔就这样出现了，更加年轻，皮肤白皙健康，现成结的领带换成了时髦的领带。剪裁考究适身的上衣代替了油腻发亮的旧礼服。他的动作从容不迫，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别人不能揭发他，也不能背叛他。他从来没有如此有把握，瓦莱丽不敢对别人透露一个字，甚至不敢对警探贝舒讲。秘密是揭不开的。他俯身向着她，微笑道：

“选择吧！我觉得您对事情的了解更清楚了。好极了！总之以后有谁知道富裕的阿塞尔曼夫人戴着假项链？您的女朋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您的男朋友中，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因此，您取得了双重胜利：同时保住了您的合法财产与大家都以为是真的那串项链。这难道不吸引人吗？您的生活难道不是又恢复了那美妙乐趣吗？那可爱的生活变化多彩，叫人开心，令人愉快，像您这样年纪的人不是有权随心所欲地玩各种花样？”瓦莱丽这时根本不想随心所欲地去玩什么花样。她向吉姆·巴尔内特投去一道仇恨与愤怒的目光，站了起来，昂首挺胸，被贵妇人的尊严所支持，准备艰难地离开一个敌视她的客厅，她走了。她在桌子上留下装着珍珠的小袋子。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诚实的女人！”巴尔内特抱起双臂，一本正经地表示愤慨道，“她丈夫剥夺她的继承权，惩罚她的放荡行为……而她却不计较丈夫的用心！有一份遗嘱……而她却避开……！有一个公证人……而她却跟他开玩笑，加以嘲弄！两个老堂姐妹……她断了她俩的财路！多么可恶！扮演伸张正义者的角色多么好呀！既执行了惩罚，又使物归其所！”

吉姆·巴尔内特迅速使那项链物归其所，也就是说放进他的口袋里。然后，他穿好衣服，嘴里叼着雪茄，戴上单片眼镜，离开了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

二 乔治国王的情书

有人在敲门。

巴尔内特在他的私家侦探事务所里，正坐在圈椅里打盹，等待着委托人。他答应道：

“请进。”

一见到来人，他马上亲热地打招呼：

“啊！贝舒警探！你来看我，真是客气。你好吧？我亲爱的朋友！”

贝舒警探从着装到举止，都有别于保安局普通的成员。他刻意打扮，裤线笔直，领带系得漂亮，假衣领也上了光。他又高又瘦，身体虚弱，脸色苍白，却有双粗壮的胳膊，二头肌突出，他似乎靠施诡计而获得过一次拳击冠军，勉勉强强保持次轻量级拳击手的体形。他为此感到很自豪。此外，在他年轻快活的脸上显得非常满足。他的目光中不乏智慧与敏锐。

“我路过这里，”他回答道，“既然知道你特殊的习惯，我想：‘哎，吉姆·巴尔内特正在上班。如果我停下来进去看看……’”

“以便向他讨教……”吉姆·巴尔内特补充道。“也许吧，”警探承认道，“巴尔内特的洞察力总是令人惊讶。”然而，他还是犹豫不决的，巴尔内特对他说道：“到底有什么事？今天大概难以进行咨询的了。”贝舒一拳打在桌子上（这一拳头力量之中还包括了他胳膊可怕的力量）。

“好吧，是的，我有点犹疑。已经有三次了，巴尔内特，我们有机会一起调查棘手的案子，你作为私家侦探，我作为警探，我相信三次看到求你帮助的人，例如阿塞尔曼夫人，跟你分手的时候都怀着某种怨恨。”

“就像我乘机敲诈了他们那样……”巴尔内特打断他的话。“不……我不想说……”

巴尔内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贝舒警探，你不知道我这个事务所的格言：‘免费提供情况’。那么，我向你保证，以名誉担保，我从来不向委托人要一个铜板，你明白吗？我从来没收取他们一个小钱。”贝舒更加畅快地呼吸着。

“谢谢，”他说道，“你明白，我的职业道德心只允许我在某些条件下进行合作。但是，实际上（原谅我不谨慎）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究竟有什么经费来源？”

“我得到好几个慈善家的资助，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贝舒不再坚持。巴尔内特接着说道：

“那么，贝舒，你那案子是在哪里发生的呢？”

“在马尔利附近。涉及沃舍雷尔老汉被谋杀一事。你听说了吗？”

“听得不详细。”

“我不觉得惊奇。报章对此并不感兴趣，尽管这件案子非常奇怪……”

“捅了一刀，不是吗？”

“是的，捅在两个肩膀之间。”

“留在刀上的指纹呢？”

“没有指纹。刀柄上大概包着纸，找到了纸焚烧后的灰。”

“没有什么线索？”

“一点线索也没有。现场乱七八糟。家具都打翻了。还有一张桌子的抽屉被砸碎了。但是无法搞清砸碎抽屉的原因，以及拿走了什么东西。”

“调查进行到哪里了？”

“现在，我们要退休的公务员勒博克跟戈迪三弟兄对质。那三兄弟是最坏的无赖，专门偷庄稼和偷猎。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找到任何证据，他们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我们一起坐汽车到那里去，你愿意吗？什么也比不上亲临审讯现场。”

“走吧。”

“还有一句话，巴尔内特。调查此案的福尔梅里先生，希望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并想在巴黎谋得一席之地。他是个吹毛求疵、敏感易怒的法官。你有时会对司法机关的代表流露出嘲笑的神情，他可受不了这个。”

“我向你保证，贝舒，我会对他表示出他应得的尊敬。”从丰蒂纳镇到马尔利森林的途中，在矮林中间一块狭长的土地上一堵不高的围墙里，坐落着一所两层小楼房和一个小菜园。一个星期前，“茅屋”里还住着退休的书商，沃舍雷尔老汉，他只是为了不时去巴黎塞纳河沿旧书摊搜集旧书，才离开他那种植了鲜花和蔬菜的小园地。他很吝啬，却被人家看作富人，尽管他生活很一般。他不接待客人，除了他的朋友勒博克先生之外，这位先生住在丰蒂纳镇。

调查罪案和审讯勒博克先生，已经在进行。法官们在园子里散步，吉姆·巴尔内特和警探下了小汽车。贝舒向守在“茅屋”门口的警察表明了身份，领着巴尔内特去见预审法官和代理检察长，这两人正停在一个墙角。戈迪三兄弟开始作证。这三个农场工人，年纪差不多，面貌完全不同，相同的只是阴险固执的表情。老大信誓旦旦地说道：

“是的，法官先生，我们正是从这里跳进来救人的。”

“你们是从丰蒂纳来的吗？”

“是从丰蒂纳来的，两点正前来上工。我们在矮林边缘，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同德尼兹大妈聊天时，听见了呼救声。我说：‘有人呼救，是在茅屋那边。’”

“沃舍雷尔老汉，您明白吗，法官先生，如果人们认识他就好了！我们就跑过去。我们跳过围墙……墙头上的玻璃碴扎得人可不好受……我们穿过园子……”

“房子的门打开时，你们的确切位置在哪里？”

“就在这里，”戈迪兄弟中的老大说道，他领着大家朝一个花坛走去。

“总之，离门前台阶十五米远，”法官指着通往门厅的两级台阶说道，“你们看见有人从那里出来……”

“……正是勒博克先生本人……我看见他就像现在看见您一样……他一下子冲出来，就像一个逃命的人，他一看见我们，又回房子里去了。”

“你肯定那个人就是他？”

“我肯定，以上帝的名义起誓！”

“你们也肯定吗？”法官对另外两个人问道。他俩肯定地答道：

“我们肯定，以上帝的名义起誓！”

“你们不可能看错吧？”

“他住在我们家附近已经有五年了，就在丰蒂纳镇入口处，”老大高声说道，“我还给他家送过牛奶。”

法官下达了命令。门厅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褐色人字斜纹布的衣服，戴一顶草帽，红润的脸微微笑着。

“勒博克先生……”三兄弟同时喊道。

代理检察长旁白道：

“从这个距离，显然完全不可能看错的，戈迪三兄弟显然不可能弄错逃跑者的身份，即认错凶手的。”

“当然啦，”法官说道，“但是，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吗？他们见到的确实是勒博克先生吗？继续审问，您愿意吗？”大家都进了屋，到了一间大厅里，墙边摆满了书柜。只有几件家具。一张大桌子，其中一个抽屉被砸碎了。沃舍雷尔老汉的一幅全身肖像画，没有在画框里，属于彩色速写之类的作品，大概出自画室艺徒的手笔，艺徒特别以追求人物侧影为乐事。地上躺着个人体模型，代表遇害者。

法官接着问道：

“戈迪，当你们来到时，没有再见到勒博克先生吗？”

“没有。我们听见这里有呻吟声，于是我们马上进来了。”

“那么，沃舍雷尔先生还活着？”

“啊！恐怕他快不行了。他趴在地上，两个肩膀之间插着一把刀……我们跪了下去……可怜的先生说了几句话……”

“你们听见了他说的话吗？”

“没有听见，顶多听见一个字……是勒博克这个名字，他重复了好几次……‘勒博克先生……勒博克先生……’接着他蜷曲着身子，死了。于是我们四下奔跑。但是，勒博克先生已经不见了。他大概已经从厨房的窗户跳出去了，那个窗户是敞开的，他然后从那条直通他家后面的铺石小路走了，小路是有遮盖的……于是，我们三人到了宪兵队……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法官还问了几个问题，把三兄弟对勒博克斩钉截铁般的指控又落实了一遍，然后转身向着勒博克。

勒博克一直在听着，没有插话，甚至没有因丝毫愤怒而破坏其泰然自若的神情。戈迪兄弟讲述的故事，可以说在他看来是那么荒谬，以致他不怀疑对他个人的诬蔑也就是对正义的诬蔑，认为不必反驳这种胡说八道。

“您没有什么要说的吗？勒博克先生。”

“没有什么新意见。”

“您执意坚持？……”

“我执意坚持您和我都知道的东西，预审法官先生，也就是说，真相。所有直接或间接被您询问过的人，众口一词地回答道：‘勒博克先生白天从来不出他的家门。中午，有人从客栈来送午饭给他。一点钟到四点钟，他在窗前阅读，抽着烟斗。’而且，那天天气晴朗。我的窗户开着，五个过路的人——五个人一看见我，就像每天下午看见我那样，他们是透过我园子的栅栏门看见的。”

“我已约他们傍晚时作证。”

“太好了，他们的证词将跟我说的一致，既然我没有耶稣无所不在的天赋，我不可能同时在这里又在我家里。法官先生，您会承认，别人没有看见我从‘茅屋’里出来，我的朋友沃舍雷尔不可能在临死前说出我的名字，归根结底，戈迪三兄弟是可憎的坏蛋。”

“您反过来要控告他们，对吧，犯了谋杀罪吗？”

“啊！只是假设而已……”

“然而，一位老妇人，德尼兹大妈经常在树林中拾柴，她宣称在听到呼救声的时候，她正同那三兄弟聊天。”

“她只同两个人聊天，那第三个人在哪里呢？”

“稍微靠后一点。”

“她看见了他吗？”

“她相信看见了……她不太有把握。”

“那么，法官先生，谁能向您证明第三个戈迪不是在这里，正在执行谋杀计划呢？谁能证实另外两个戈迪，埋伏在附近，跳过墙来不是为了抢救受害者，而是为了制止他的叫喊与结果他的性命呢？”

“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控告您本人呢？”

“我有一个小猎场。戈迪兄弟是偷猎者，他们劣性不改。由于我的举报，他们两次被当场捉住并被判刑。今天，他们要不顾一切代价控告我，是为了反控告，他们要报仇。”

“像您所说的那样，只是个假设而已。他们为什么会杀人呢？”

“我不知道。”

“您想象不出抽屉里被盗走的是什么东西？”

“想象不出，预审法官先生。我的朋友沃舍雷尔并不富裕，尽管有人说他有钱，他把自己微薄的积蓄放在一个证券经纪人那里，家里什么也没有放。”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没有。”

“他的书呢？”

“不值钱，你可以查实的。他为此感到遗憾。他曾想搜集孤本书与古代的精装书。可是他没有钱去买。”

“他从来没有跟您谈起戈迪兄弟吗？”

“从来没有。虽然我非常想替我死去的可怜的朋友报仇，我不愿意讲任何与事实不符的话。”

审问继续进行。预审法官接连逼问戈迪兄弟几个问题。总之，对质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搞清楚了若干次要问题之后，法官们回到丰蒂纳。

勒博克先生的产业，位于村镇边缘，并不比“茅屋”的范围大。很高的树篱修剪得很整齐，围成园子。透过入口处的栅栏门，可以看到一块圆圆的小草坪，一座刷成白色的砖房子。跟“茅屋”一样，从栅栏门到房子之间的距离为十五米至二十米。预审法官请勒博克先生坐到凶案发生那天他所在的地方。勒博克先生就坐在窗子那里，膝盖上放着一本书，嘴里叼着烟斗。在这点上，出现错误是不可能的，所有经过栅栏门的人，朝房子望一眼，不可能看不清楚勒博克先生。五个被召见的证人，丰蒂纳镇的农民或店主作了证，勒博克先生在案发那天，从中午至四点钟，都在家里，是不容置疑的，就像他现在坐在法官们面前一样。

法官们对警探并不掩饰他们的困惑。贝舒曾对预审法官介绍过他的朋友巴尔内特，说他是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的侦探，预审法官于是忍不住地问道：

“案件错综复杂，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是呀，您有什么看法？”贝舒帮腔道，向巴尔内特使了个眼色，重申他出于礼貌的推荐。

吉姆·巴尔内特旁观在“茅屋”的讯问全过程时，一言不发，贝舒问了他几次，也是白问。他只是摇摇头，嘟哝着发出几个单音节。

这时他友好地回答道：

“复杂得很呐，预审法官先生。”

“是吗？其实，天平并不倾向这敌对的任何一方。一方面，勒博克先生不在现场，那天下午，他完全不可能离开他的家，确凿无疑。但是，另一方面，三兄弟的陈述，我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确实可信，一点不假。在右边或者在左边，肯定有可耻的行为和卑鄙可笑的举动。但是，究竟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戈迪三兄弟是否无辜？他们是可疑的人物，长相粗鲁。笑容可掬的勒博克先生可能是罪犯吗？他满脸天真与宁静的神态。或者应该假设一下，悲剧中所有的演员的各个方面，是否跟他们扮演的角色相符合？勒博克先生无辜吗？戈迪兄弟有罪吗？”

“总之，”福尔梅里先生满意地说道，“您也不比我们有更多的进展。”

“噢！不对，我有很大进展，”吉姆·巴尔内特断言道。福尔梅里先生抿紧嘴唇。

“在这种情况下，”他说道，“请把您的发现告诉我们吧。”

“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不会不讲的。今天我只请求您，预审法官先生，再召见另一个证人。”

“另一个证人？”

“是的。”

“他的姓名？住址？”福尔梅里先生突然摸不着头脑，发问道。“我不知道。”

“嗯？您说什么呀？”

福尔梅里先生开始私忖，这个“非凡的”侦探是否在嘲笑他。贝舒非常不安。

吉姆·巴尔内特终于俯身向着福尔梅里，指了指勒博克先生。勒博克正在十步开外的阳台上，一直认真地抽烟斗。巴尔内特完全信赖地低声说道：

“在勒博克先生皮夹子的暗袋里，有一张名片，上面刺着呈菱形的四个小洞。名片将告诉我们那个人的姓名与住址。”这个荒谬的说法，根本不是为了使福尔梅里安心，但是贝舒警探却毫不犹豫。他不找任何借口，就要勒博克先生交出他的皮夹子，打开皮夹子，从里面抽出一张名片，上面果然刺有呈菱形的四个小洞，印着一个姓名：伊丽莎白·洛文达尔小姐，还有她的住址：巴黎旺多姆大酒店。

两位法官惊奇地对望了一眼。贝舒高兴极了。然而，勒博克先生一点也不窘迫，高声说道：

“天哪！我到处寻找这张名片！我可怜的朋友沃舍雷尔也在寻找它呀！”

“他有什么理由寻找这张名片？”

“噢！这您就问得太多了，预审法官先生，大概他曾经需要名片上的住址吧。”

“但是，这四个洞是什么意思？”

“我用锥子刺了四个洞，记下我在玩纸牌时赢了四分。我俩经常玩纸牌，我大概在无意之中把这张名片放进了皮夹子里面。”他解释得很有道理，讲得十分自然。福尔梅里法官完全相信这个解释。但是他需要知道，吉姆·巴尔内特怎么能够猜到，这张名片放在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的皮夹子的暗袋里

呢？巴尔内特对此只字不提。他友善地微笑着，坚持要求召见伊丽莎白·洛文达尔。大家同意他的要求。

洛文达尔小姐不在巴黎，一个星期以后才会来。预审在这个星期里没有进展，尽管福尔梅里继续顽强地进行调查。他回想起讨厌的巴尔内特，就激发起一股拼命的劲头来。“你激怒了他，”贝舒警探对巴尔内特说道，“大家在‘茅屋’碰头那天的下午。他气得决定拒绝同你合作。”

“要我走开吗？”

“不必。有了新情况。”

“是哪个方面的？”

“我相信他已确定了位置。”

“太好了。那肯定是个坏位置。大家会哄堂大笑的。”

“我请你，巴尔内特，尊重别人。”

“尊重别人，并且大公无私。我向你，贝舒，保证做到。我的事务所免费提供服务。手中无分文，荷包里也无分文。但是，我肯定地对你说，你的这个福尔梅里使我心烦。”勒博克先生已经等候了半小时。洛文达尔小姐下了汽车。接着福尔梅里先生来到，非常愉快，立即高声喊道：“您好，巴尔内特先生。您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吧？”

“也许是吧，预审法官先生。”

“那么，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但是我们首先要了结与您的证人有关的事，要迅速办好。您的证人，毫无价值。总之，白白浪费时间！”

伊丽莎白·洛文达尔是个英国老妇人，灰灰的头发乱蓬蓬的，举止怪僻，不讲究衣着，讲一口地道的法语，讲得太快如放连珠炮，别人难以听懂。

她一进屋，没等别人提问，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个可怜的沃舍雷尔先生！被谋杀了！一个那么正直的先生，那么好奇的收藏家！那么，你们想知道我是否认识他？不太认识。为了谈一笔生意，我只来过这里一次。我想向他买点东西。我们在价钱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我跟兄弟们商量之后，我还要来看他的。我的兄弟都是知名人士……是最大的……你们是怎么讲的？……是伦敦最大的食品杂货商……”

福尔梅里先生试图把这迅疾的谈话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小姐，您想买什么东西？”

“一张薄纸片……很轻薄的……纸片，今天称作洋葱皮的薄型书写纸。”

“它值钱吗？”

“对于我来说，它值很多钱。我错误地对他说：‘亲爱的沃舍雷尔先生，您知道，我祖母的母亲，漂亮的多罗泰有个求爱者，就是英王乔治四世。她保留了他写的十八封情书，藏在理查森出版社印行的十八册牛皮精装的理查森的著作里……每册藏一封情书。在她去世的时候，我家族找到那十八册书中的十七册，缺了第十四册中收藏的那第十四封信……最重要最有趣的一封，众所周知，它证明漂亮非凡的多罗泰在她的长子出世前九个月就没有对丈夫尽责。那么，我的好先生沃舍雷尔，您明白，找到这封信我们将是多么高兴！洛文达尔一家，是乔治国王的后裔！是当今英王的亲戚！这件事将给我们带来荣誉与爵位！’”

伊丽莎白·洛文达尔吸了口气，继续讲述她同沃舍雷尔老汉交涉的情况，

说道：

“ ‘ 而且，我善良的沃舍雷尔先生，在我们开始寻找和刊登启事已经三十年之后，我知道一批图书在一次公开拍卖中卖掉了，其中有理查森著作的第十四册。我跑到购买者家里去，他是伏尔泰沿河街的一个旧书商，他指点我来找您，从昨天起那本书就属于您了。 ’ ”

“ ‘ 的确是这样， ’ 这位善良的沃舍雷尔先生对我说道，他把理查森著作的第十四册拿给我看。 ”

“ ‘ 请看， ’ 他对我说道， ‘ 第十四封信应该藏在这册书的书脊内，书壳下面。 ’ ”

“ 他观看着，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对我说道：

“ ‘ 您出多少钱买这封信？ ’ ”

“ 在这点上，我看出了自己愚蠢。如果我不提起那封信，我只花五十法郎就可以得到这本书。我出一千法郎。善良的沃舍雷尔开始战栗起来，并且索价一万法郎。我同意了。他昏头转向。我也一样。您知道，这就跟公开拍卖竞出高价一样。……两万……三万……最后，他要五万，像疯子一般叫喊，两眼通红：“ ‘ 五万！……少一个仔儿也不行！买下我所有的书，我都愿意！……最漂亮的书！……五万！ ’ ”

“ 他希望我马上付订金，给一张支票。我答应他以后再回来。他把那本书扔进这张桌子的抽屉里，上了锁，就让我走了。 ” 伊丽莎白·洛文达尔说了些无关重要的细节来补充她的故事，但是谁也没有听。已经好一阵子了，有某种东西更加引起吉姆·巴尔内特和贝舒警探的注意，那就是福尔梅里法官的脸在抽搐。毫无疑问，他格外激动，过分高兴震撼着他，使他痛苦。最后，他喃喃地说道，声音低沉，拿腔作势：“ 总之，小姐，您要求收回理查森著作的第十四册吗？ ”

“ 是的，先生。 ”

“ 这就是那本书， ” 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抽出一本牛皮精装书，那动作富有戏剧性。

“ 这怎么可能呢？！ ” 英国女人狂喜地喊道。

“ 这就是那本书， ” 他重复道，“ 乔治国王的情书却不在书里面。我本应该见到它在那里的。我会找到它的，既然我能够找到人家寻找了许多年的那本书，既然偷书的人必然是偷信的人。 ” 福尔梅里来回走动了一阵，双手背在身后，回味着自己的胜利。忽然，他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总结道：

“ 我们终于知道了谋杀的动机。有一个人偷听了沃舍雷尔和洛文达尔小姐的谈话，记住了沃舍雷尔藏这本书的地方。几天以后，那个人为了偷这本书，为了以后卖第十四封信，就杀了人。那个人是谁呢？农场工人戈迪，我一直认为他是作案者。昨天，在一次搜查中，我发现他家壁炉有条砖缝异常。我叫人检查那可疑的地方，掏空砖缝，发现有本书藏在那里。显然是从沃舍雷尔的书房偷来的。洛文达尔小姐意外的揭发，证明我的推理是正确的。我就要下令逮捕戈迪三兄弟，他们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谋杀沃舍雷尔老汉的凶手，诬告勒博克先生的罪人。 ”

福尔梅里，始终神情严肃庄重，向勒博克先生伸出一只手，表示敬意，勒博克则对他千恩万谢。然后，他像一个高尚文雅的君子，把伊丽莎白·洛文达尔小姐一直送到汽车旁，回来向着大家，搓着双手，高声说道：

“好吧，我相信这个案子将引起轰动，福尔梅里的耳朵也在响。我有什么办法呢？福尔梅里雄心勃勃，首都在吸引他。”大家开始向戈迪的房子走去，福尔梅里已下令把那三兄弟戒备森严地押解到那里。天气晴朗。福尔梅里由贝舒警探和吉姆·巴尔内特左右相伴，走在勒博克前面，兴高采烈，嘲笑地说道：“嗯，我亲爱的巴尔内特，事情已圆满结束，而且偏偏跟您的预见相反！您到最后还敌视勒博克先生吗？”

“我承认，确实如此，预审法官先生，”巴尔内特坦言道，“我受了那张该死的名片的影响。您想一想吧，在对质的那天，名片是在‘茅屋’的地板上，勒博克先生走过去，把右脚轻轻地踩在名片上。在离开的时候，他的鞋底上附着的名片就被他带走了，到了外面他才取下名片，藏进他的皮夹子里。然而，他右脚鞋底留在湿地上的痕迹，使我看出那鞋底有四个尖钉排列成菱形；因此我知道勒博克先生耍了个小花招，因为他知道自己把那张名片留在地板上了，又不想让人家知道伊丽莎白·洛文达尔的姓名住址。其实，正是多亏了这张名片……”

福尔梅里放声大笑。

“但是，这完全是幼稚的想法，我亲爱的巴尔内特！这是无用的小题大作！人怎么能够这样走入歧途？我的一个原则，知道吧，巴尔内特，那就是不要在鸡蛋里挑骨头。满足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让事实去适合先入之见。”大家接近了勒博克先生的房子，必须先经过这房子才能到达戈迪的家。福尔梅里挽着巴尔内特的胳膊，继续亲切地给他上警察心理课。

“您最大的错误，巴尔内特，就是不愿意承认，那不可触犯而又那么简单的原则，即人不可能同时身处两个地方。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勒博克先生在窗子那里抽烟斗时，不可能同时在‘茅屋’搞谋杀。瞧，勒博克先生在我们后面，不是吗？房子的栅栏门在十步开外，在我们前面？那么，不可能想象会出现一个奇迹：勒博克先生同时在我们的后面，又在他的窗子那里。”福尔梅里预审法官，突然原地跳了起来，惊恐地大喊一声。“出了什么事？”贝舒问道。

他向那房子伸出手指。

“那边……那边……”

透过栅栏门的铁条，大家看见在草坪的另一边，二十米远处，勒博克先生在他那打开的窗子那里抽着烟斗……然而这时勒博克先生的确在这一大群人旁边，站在人行道上！多么可怕景象！难道是幻觉！可怕的幽灵！难以置信的相似！谁在那边扮演勒博克先生呢？而福尔梅里正抓着真正的勒博克先生的胳膊呢！

贝舒推开栅栏门，跑了过去。福尔梅里也向勒博克先生的鬼影冲过去，呼唤着，威吓着。但是那鬼影无动于衷，呆立不动。它怎么会受震动？又怎么会活动呢？大家跑到近处一看，原来那只是一幅画像，刚好跟窗框同样大小的油画，显然同“茅屋”里沃舍雷尔老汉的肖像画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两幅画的背景与画法完全一样，画面上画的是勒博克正在抽烟斗。福尔梅里转过身来。在他旁边，那个笑容满面、心平气和、有酒糟鼻的勒博克先生，不能顶住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倒下了，就像被重锤打击了一般。他痛哭流涕，

傻呵呵地认了罪。“我失去了理智……我杀了他，我并不愿意那样做。我想跟他对半分……他拒绝了我……于是我失去理智……我杀了他，我并不愿意那样做……”

他不往下说了。在寂静中，响起了吉姆·巴尔内特的声音，尖酸刻薄，充满恶意与嘲笑：

“嗯！您有什么说吗？预审法官先生。受您袒护的勒博克是个坏蛋！他制造的不在现场的假象是多么高明！每天从他家门前经过的不专心的人，怎么会相信从远处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勒博克呢！而我呢，从一开始就怀疑，从第一天起，看见沃舍雷尔老汉的肖像画、我就猜到这个把戏。为什么同一个画家不给朋友勒博克也意外地画一幅肖像画呢？我寻找那幅画，不用多久就找到了，因为勒博克肯定我们不会愚蠢到发现不了他的把戏，就把油画卷了起来，放在库房的一个角落，一堆弃置的用具下面。刚才他被您召见，我只要把油画钉在这里就行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在‘茅屋’杀人，又同时在自己家里吸烟斗了！”吉姆·巴尔内特冷酷无情。他尖锐的声音使那倒楣的福尔梅里痛苦不堪。

“这正人君子，难道就应该犯罪杀人！嗯，他在名片问题上闪避得多漂亮！说什么那四个小洞是记录他玩纸牌赢了四分！那本书是他在另一个下午（我尾随着他）放进戈迪家壁炉砖缝里的！他还给您寄了一封匿名信！我设想，正是这左右了您的判断，预审法官先生！该死的勒博克，你那高尚的小老头的嘴脸，确实使我笑了个痛快。恶棍，去你的！”

福尔梅里，脸色惨白，极力克制自己。他观察着勒博克。最后，他喃喃地说道：

“我并不感到惊奇……看错了……阿谀奉承的家伙。坏透了的强盗！”他突然怒气冲冲。

“是的，一个强盗！我要把你领到小路上去！……首先，那封信，第十四号情书，在哪里？”

勒博克先生不能拒绝，结结巴巴地答道：

“藏在挂在左面房间墙上的烟斗里……这个烟斗的烟灰没有掏出来……信就藏在烟灰中……”

大家迅速地冲进房间。贝舒马上找到了烟斗，摇出烟灰。但是，烟斗里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信，勒博克先生显得局促不安，福尔梅里愤怒到了极点。

“说慌的家伙！伪君子！无耻之徒！啊！你对所说的话有把握吗，混蛋，你一定要交出这封信！”

这时，贝舒和巴尔内特两人的目光相遇。巴尔内特微笑着。贝舒捏紧了拳头。他明白了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用特别的方式来提供免费服务。巴尔内特有充分理由发誓对顾客分文不取，同时又过着私家侦探舒适的生活，这事可以得到解释了。

他走近巴尔内特，悄声说道：

“你真了不起。简直跟亚森·罗平一样。”

“什么？”巴尔内特问道，一副天真的神态。

“你偷走了情书。”

“啊！你猜测过？”

“当然啦！”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收集英国国王的手迹。”

三个月以后，伊丽莎白·洛文达尔在伦敦接待了来访的某位很高雅的绅士，他保证替她弄到乔治国王的情书。他索要十万法郎的酬金。

他们进行了艰巨的谈判。伊丽莎白跟她的兄弟们（伦敦最大的食品杂货商）进行了磋商。他们讨论了那个问题，起初一口拒绝，但是最终作出了让步。

那位很高雅的绅士于是领取了十万法郎，然后回到法国，还带回整整一火车厢的上等辛香作料，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这批货物后来怎么样了。

三 一局纸牌赌博

吉姆·巴尔内特走出火车站的时候，遇见了贝舒警探，贝舒抓着他的胳膊，很快把他带走了。

“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形势随时都可能恶化。”

“我觉得是场很大的不幸，”吉姆·巴尔内特合乎逻辑地说道，“如果我知道是什么样的形势就好了。我接到你的电报就来了，一点情况都不知道。”

“我本来希望你能得知一点情况的。”警探说道。“那么说，你不再提防我了，贝舒？”

“我始终提防着你，巴尔内特，怀疑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同顾客结帐的方式。但是迄今为止这案里还没有发现有什么油水，我的朋友。你应该例外地不要钱工作一次吧。”吉姆·巴尔内特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这个前景似乎并不使他烦恼。贝舒斜着眼看他，已经感到不安，那神态仿佛在说：“你呀，我的好好先生，要是我可以不用你帮忙就好了！……”他们来到院子里。一辆豪华小汽车在旁边等候，巴尔内特看见一位美貌忧伤的妇人，脸色苍白得引人注目。她愁泪盈眶，嘴唇因焦虑而痉挛。她立即推开车门，贝舒作了介绍。“吉姆·巴尔内特，夫人，他就是我对您说过的唯一能救您的人。富热莱夫人，工程师富热莱的妻子，她丈夫即将被控告。”

“被控犯了什么罪？”

“谋杀罪。”

吉姆·巴尔内特轻轻咂了咂舌头。贝舒表示反感。“请您原谅我的朋友巴尔内特，夫人，案子越是严重，他越是高兴自在。”

小汽车已经朝着鲁昂的塞纳河沿河马路驶去。小汽车向左拐了个弯，然后停在一幢大楼房前面，四楼是诺尔曼俱乐部的所在地。“正是在这里，”贝舒说道，“鲁昂及其附近一带的工商巨头聚会，聊天，看报纸，玩桥牌，打扑克。星期五是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来会所的人最多。因为中午以前，除了服务人员外，没有别的人，所以我有充裕的时间，告诉你在这里发生的悲剧。”三个大厅沿着楼房的正面一字排开，摆设了舒适的家具，铺着地毯。第三个大厅跟一个较小的圆亭式房间相通，小房间唯一的窗子开向一个阳台，从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塞纳河沿河马路。他们坐下来了，富热莱夫人坐在靠后一点的沙发上，旁边就是一扇窗户。贝舒叙述道：

“四个星期以前，一个星期五，四个俱乐部成员，吃完了丰盛的晚餐以后，开始玩扑克牌。这四个是朋友，鲁昂附近工业重镇马罗姆的棉纺厂主和制造厂主。阿尔弗雷德·奥瓦尔、拉乌尔·迪潘和路易·巴蒂内，三个人均已结婚有孩子，获得过勋章。第四个人未婚，年纪要小些，名叫马克西姆·蒂耶埃。将近午夜时，另一个年轻人，保罗·埃斯坦，一个很有钱的食利者，来跟他们一起玩牌。三个大厅渐渐人去楼空，他们这五个人开始玩起‘巴卡拉’来。保罗·埃斯坦喜欢也善于玩这种赌博，便做庄家。”贝舒指着一张桌子，继续说道：

“他们在那张桌子上玩牌。起初，牌局很安静地进行，他们为消磨时间而玩，不甚在意，自从保罗·埃斯坦叫了两瓶香槟酒以后，他们渐渐玩得兴

起。牌局立即变得对庄家有利，变得突兀，不公平，庄家的运气惹人讨厌，也叫人生气。保罗翻牌时得心应手，要翻‘九’就翻出‘九’；他及时抛出‘劈柴’。其他的人气得要命，加强了进攻。然而徒劳无功。再坚持下去也是没有用的。荒谬之举的结果，就是每个人固执地违背情理，在四个小时里，马罗姆镇的工厂主把他们从鲁昂带来的钱全部输光了，而那些钱是准备用来支付工人工资的。马克西姆·蒂耶埃还欠保罗·埃斯坦八万法郎，口头保证如数奉还。”

贝舒警探叹了一口气，然后又说道：

“突然，事态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应该承认那是戏剧性的变化，由于保罗·埃斯坦特别通融，又没有私心，促成了这个变化。他把自己赢得的钱分为四份，正好跟每位输家输掉的数目相等，又将那四份又各分为三份，建议他的对手再玩最后的三盘。这样他们四个人可以翻本或者加倍输钱。这样经过整整一夜的苦战，结果谁也不输，谁也不赢。”

“‘太好了，’保罗·埃斯坦说道，站了起来，‘我有点惭愧。但是，喔唷！头疼得厉害！没有人想去阳台那儿吸一支香烟吗？’”

“他走进那个圆形房间。四个朋友留在桌子边愉快地聊天，谈论已经结束的战斗中的惊险场面。几分钟以后，他们决定离开。他们穿过第二个大厅和第一个大厅，通知在候见厅打盹的值的的服务员道：‘埃斯坦先生还在里面，约瑟夫。但是他很快也会走的。’“他们刚好在四点三十五分离开。阿尔弗雷德·奥瓦尔的小汽车，像每个星期五晚上那样，载着他们到马罗姆镇去。服务员约瑟夫等了一个小时。他值夜班值得太累，就去找保罗·埃斯坦，发现他躺在圆形房间里，蜷曲着身子，一动不动：他已经死了。”贝舒警探作了第二次停顿。富热莱夫人低下了头。吉姆·巴尔内特同警探一起到那孤立的圆形房间去，仔细检查了一番，说道：“现在你直截了当地说吧，贝舒。调查显示了什么？……”

“调查显示，”贝舒回答道，“保罗·埃斯坦被一件致命的工具击中太阳穴，大概只击了一下就打死他了。这里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只是保罗·埃斯坦的手表碎了，指针指示四点五十五分，也就是说在那四个玩牌的人离开二十分钟以后。没有任何偷窃的迹象：戒指、钞票，都没有不见。总之，没有迹象表明有袭击者，约瑟夫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岗位，外人不可能进入与离开候见厅。”

“那么，”巴尔内特说道，“毫无线索吗？”

“还是有的。”

贝舒犹豫了一下，又高声说道：

“有线索，甚至是很重要的线索。那天下午，一位鲁昂的同行告诉预审法官，圆形房间的阳台跟邻近楼房四楼阳台相距很近。检察官们来到那栋楼房调查，四楼的住户是富热莱工程师。他从早上起就不在家。富热莱夫人把检察官们领到她丈夫的房间。这个房间的阳台跟圆形房间的阳台接近。你看，巴尔内特。”巴尔内特走过来，说道：

“相距一米二左右。很容易越过，但是没有什么证明有人曾经越过。”

“有证明，”贝舒肯定地说。“你看见沿着栏杆放着一排准备种花的木箱里，还保存着上个夏季的泥土吗？搜查过这些栽花箱了。其中最近的一个，

劈柴，指巴卡拉牌中毫无价值的牌：如 10、K、Q 和 J。——译注

差不多装满泥土，在表面一层新近翻动过的泥土下面，藏着一只指节防卫器。法医证实，受害人的伤口跟这个器具的形状完全吻合。在这金属器具上没有找到任何指纹，因为从早上起雨下个不停。但是对富热莱工程师的控罪看来已成定案。他发现保罗·埃斯坦正在被照亮的圆形房间里，就越过阳台，然后作案杀人，再把凶器藏起来。”

“但是，为什么他要作案杀人？他认识保罗·埃斯坦吗？”

“不认识。”

“那么为什么呢？”

贝舒打了个手势。富热莱夫人往前走来，她听见了巴尔内特的提问。她忧愁痛苦的脸部皱缩着。因为失眠，她眼皮干涩，难以睁开，露出倦意。她极力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声音颤抖地说道：

“这该由我来回答，先生。我用几句话，绝对坦诚地回答，您就会明白我的恐惧。不，我的丈夫不认识保罗·埃斯坦。但是，我却认识他。我在巴黎遇见过他好几次，那是在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家里，他很快就向我求爱。我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厚，做个好妻子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极力抵制保罗·埃斯坦对我的吸引。我只是同意在附近的乡间见过他几次。”

“您给他写过信吗？……”

“写过。”

“那些信在他家的人手里吗？”

“在他父亲手里。”

“他的父亲要不惜一切代价报仇，威胁您说要把那些信交给法院？”

“是的。那些信证明我和他的关系是无可指摘的。但是，那些信终究证明我背着丈夫见过他。其中有一封信内写着这样的话：‘我求求您，保罗，请您理智些。我的丈夫嫉妒心特别重，又很粗暴。如果他怀疑我有冒失行为，他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于是，先生，……这封信又给控告增加了新的分量，不是吗？……嫉妒，正是人家寻找的动机。这将解释谋杀和在我丈夫房间前面发现了凶器。”

“但是，夫人您肯定富热莱先生毫无嫌疑吗？”

“毫无嫌疑。”

“那么，您认为他是无辜的？”

“噢，毫无疑问，”她激动地说道。

巴尔内特盯着她看，他明白这个女人的自信大概感动了贝舒，以致他倾向于帮助她，不顾事实，不顾检察官们的意见，也不顾他谨慎的职业习惯。

巴尔内特又提了几个问题，长时间地思考着，然后总结道：“我不能给您任何希望，夫人。从各方面的情况考虑得出的必然结果来看，您的丈夫是有罪的。然而，我将试一试，推翻这个必然的结果。”

“请您去见见我的丈夫，”富热莱夫人恳求道，“他的解释将使您……”

“没有用，夫人。从一开始我就认定您的丈夫与此案无涉，我顺着您所坚信的那方面去努力，唯有这样，我的帮助才是正确的。”谈话结束了。巴尔内特立即投入战斗，由贝舒警探陪同，到受害者的父亲家里去，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先生，富热莱夫人委托我前来交涉。您是不是把她写给您儿子的信全都交给了检察院？”

“今天要交，先生。”

“您不迟疑地使您儿子最爱的女人名誉受影响，把她毁了？”

“如果这个女人的丈夫杀死了我的儿子，正是为了这个女人，我感到遗憾。但是为了我的儿子，这个仇是要报的。”

“请您等五天吧，先生，下星期二，凶手就会被揭穿。”这五天里，吉姆·巴尔内特的工作常常使贝舒警探困惑不解。巴尔内特亲自去或者叫贝舒去做不寻常的交涉，询问与动员许多下级职员，花费了大量金钱。然而，他似乎不太满意，而且跟他平时的习惯相反，总是沉默寡言，脾气相当暴躁。星期二早上，他来见富热莱夫人，对她说道：

“贝舒从检察院获悉，马上就要演示案发那晚的经过情形。您的丈夫将被传唤。您也要到场。我恳求您，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您都要保持镇静，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她悄声说道：

“我可以抱希望吗？……”

“我本人一无所知。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把赌注下在‘您的确信’上，也就是说，下在富热莱先生是无辜的这点上。他的无辜，我尽量通过论证一种可能的假设来加以证明。但是，这将是艰巨的。即使我发现了真相，就像我相信的那样，真相可能在最后一刻都无法大白。”

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检察长和预审法官都很认真，只注重事实，而不依照先入为主的意见去解释事实。

“跟这些人打交道，”贝舒说道，“我不担心你会跟他们有冲突，也不担心你轻易嘲笑人，巴尔内特。他们非常友善地给我随意行事的一切行动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你随意行事的自由，请你不要忘记。”

“贝舒警探，”巴尔内特反驳道，“我只是在对胜利确有把握的时候，才会嘲笑的。今天的情形却不一样。”

第三个大厅里挤满了人。法官们在一边交谈，就在圆形房间的门口，他们进了那房间，不久又出来。工厂主们等待着。警察和警探来来往往。保罗·埃斯坦的父亲和服务员约瑟夫在一旁站着。富热莱夫妇待在一个角落，丈夫脸色忧郁，惶惶不安，妻子比平时更加苍白：大家知道工程师必然会被逮捕。一个法官走向四个玩牌者，对他们说道：

“先生们，预审即将进行，要重演那个星期五晚上聚会的情景，因此请你们再坐到那张桌子周围，跟那个晚上一样玩牌。贝舒警探，您来当庄家。您已经请四个先生带来跟当晚数目相同的钞票了吗？”

贝舒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在中间就座，阿尔弗雷德和拉乌尔·迪潘坐在他左边，路易·巴蒂内和马克西姆·蒂耶埃坐在他右边。桌子上放了六副纸牌，他洗牌，然后发牌。出现了奇怪的事：跟发生惨剧的那天晚上一样，形势对庄家有利。庄家贝舒跟保罗·埃斯坦一样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当他翻出“八”或“九”，“劈柴”就轮流出现在两个押注的赌盘上，牌局就这样有规律地进行着，运气坚持一股冲劲，总之，没有上次玩牌时的那些停顿与转变。

这种连贯性，可以说是机械性的，似乎由于某种巫术在作怪，四个玩牌的人越是反复受到同一事情的冲击，就越发困惑不解。马克西姆·蒂耶埃心慌意乱，已经两次失误。吉姆·巴尔内特很不耐烦，专横地代替他，坐在贝舒的右边。

十分钟以后——牌局进展得很快，什么也不能使其放慢速度——四个人从皮夹子里拿出的钞票，有一半已经堆放在绿毯上，就在贝舒的面前。马克

西姆·蒂耶埃，通过吉姆·巴尔内特开始输钱了。

牌局进展的速度在加快，疾速达到了顶点。突然，贝舒也像保罗·埃斯坦那样做，把自己赢的钱按照四个对手所输的数目分为四份，建议最后再玩三次“翻本或者加倍输钱”。他的对手的目光都朝向他，显然因为回忆起发生惨剧的那个晚上而激动。

贝舒三次向两个押注赌盘发牌。

三次，贝舒都赢了，而不像保罗·埃斯坦那样输了。在场的人大吃一惊。运气本来应该转换，以便使牌局重现的奇迹继续到底，为什么运气还是对庄家有利呢？当人们走出已知的事实，发现不同的事实，是否应该相信这另一种情景正是真实情景呢？

“我很抱歉，”贝舒说道，始终扮演庄家的角色，把那四份钞票放进衣袋里，站了起来。

他也像保罗·埃斯坦一样，说头疼得厉害，希望有人陪他到阳台上去。他向阳台走去，一面点燃一支香烟。人们通过圆形房间的门，远远看见他。

其余的人没有动，脸部挛缩，赌桌上纸牌狼藉。后来，吉姆·巴尔内特也站起来了。不知他怎样成功地使自己的脸部和侧影变得跟马克西姆·蒂耶埃一模一样？他刚才把蒂耶埃赶出牌局，取而代之。蒂耶埃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单身男子，穿着绷紧的上衣，下巴剃得光光的，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一副病态，显得不安。吉姆·巴尔内特正是这个样子。他缓步走向圆形房间，迈着自动木偶般的步伐，忽而严厉无情，忽而犹豫惊慌，那神色就像一个可能会干出可怕的事情的人，可能也像一个没有做完那事就逃走的胆小鬼。

四个玩牌的人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法官们却看见他了。法官们已经把吉姆·巴尔内特给忘记了，受到他逼真扮相的影响，只想到那人是马克西姆·蒂耶埃，输光赌本的赌徒，去追赶赢了的对手。有什么企图？尽管他极力克制着，但是他的脸部流露出他思想十分混乱。他将去请求，或者命令，或者威胁？当他进了圆形房间，他平静下来。

他把那房门关上了。

戏剧——想象的或者重编的——表演如此生动，以致人们都在静静地等待。另外三个玩牌者也在等待，眼睛都盯着那关上的门，在门的后面，发生着出事那个晚上所发生过的事情，也就在门后，根本不是巴尔内特和贝舒扮演着凶手与受害者的角色，而是马克西姆·蒂耶埃和保罗·埃斯坦在搏斗。接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凶手——可以用别的名词称呼他吗？——出来了。他摇摇晃晃，眼睛迷迷糊糊的，向他的朋友走过来，手里拿着四份钞票。他把一份钞票扔到赌桌上，把其余三份强行塞进三个玩牌者的衣袋里，对他们说道：“我刚才跟保罗·埃斯坦解释过了，他委托我把钱还给你们。他不想要这些钱。咱们走吧。”

在离他四步远的地方，马克西姆·蒂耶埃，真正的马克西姆·蒂耶埃，脸色变得惨白，相貌大不同前，手扶在椅背上。吉姆·巴尔内特对他说道：

“就是这样，对吧，马克西姆·蒂耶埃先生？剧情的重要部分大体重现了吧？我很好地扮演了那天晚上你所扮演的角色了吗？对吧，我充分重现了罪行？……你所犯的罪行？”马克西姆·蒂耶埃似乎已听不见了。他低着头，两只胳膊摆来摆去，像个人体模特儿，只要有点风就能够把他刮倒。他晃来晃去，像一个醉鬼。他双膝一软，就倒坐在椅子上。这时，巴尔内特一个箭步冲向他，抓住他的衣领。“你承认吗？嗯？不能不承认吧。我掌握了所有

的证据。因此，那个指节防卫器……我可以确定，你总是把它戴在一只手上的。而且，你赌输了，对你打击很大。是的，我的调查表明你的生意不景气。没有钱支付月底到期的欠款。这意味着破产。于是……于是你就袭击，不知道如何处理那凶器，你就跨越阳台，把它埋进花卉箱的泥土里。”

用不着巴尔内特费力，马克西姆·蒂耶埃毫不反抗。他犯了罪，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几个星期以来，负罪感把他压垮了。他不由自主地结结巴巴地说了话，像说胡话的病人那样没有知觉，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说出了可怕的话语。

大厅里充满了嘈杂的议论声，预审法官俯身在罪犯的上方，记录着其非所愿的坦白。保罗·埃斯坦的父亲要扑向凶手。富热莱工程师发狂地叫喊。但是，马克西姆·蒂耶埃的朋友也许是全场最气愤的人。尤其是他们之中最年长最权威的阿尔弗雷德·奥瓦尔，破口大骂蒂耶埃。

“你真是个无耻之徒！你要我们相信这个倒楣鬼把钱还给我们，你把他打死了，然后抢走了钱。”

他把一沓钞票扔到马克西姆·蒂耶埃的头上。另外两个人也满腔怒火，气愤得把钱扔到地上用脚去踩。

局面又渐渐恢复了平静。人们把马克西姆·蒂耶埃带到另一个大厅，他几乎昏迷不醒，不住地呻吟。一位警探把七零八落的钞票收集起来，交给法官们。法官们请富热莱夫妇和保罗·埃斯坦的父亲回家去，并且称赞吉姆·巴尔内特洞若观火，向他道贺。“这一切，”他说道，“包括马克西姆·蒂耶埃的昏倒，只不过是这场悲剧平庸普通的一面。那使悲剧具有特殊性的东西，使之显得神秘莫测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一件社会新闻，而不是刑事案件本身。虽然这与我无关，但如果你们肯允许我……”于是，吉姆·巴尔内特转身向着正在低声交谈的那三个朋友走过去，轻轻地拍拍奥瓦尔先生的肩膀。

“先生，您愿意我跟您说一句话吗？我相信您能够对这个还很不清楚的案件作某些说明。”

“关于什么？”阿尔弗雷德·奥瓦尔回答道。“关于您和您的朋友扮演过的角色，先生。”

“我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当然不是扮演积极的角色。然而，有某些矛盾解释不清，我只要向您指出来就够了。案发后第二天早上，你们声称这局牌赌最后三次都对你们有利，这使得你们可以翻本，决定你们可以平静地离开。然而，这个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奥瓦尔先生摇了摇头，辩驳道：

“其中的确有误会。真相是最后玩了三次，我们只是输得更多。保罗·埃斯坦站了起来，马克西姆好像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跟着他到了圆形房间去吸一支香烟，而我们三个人留下来聊天。当他回来的时候，可能是七八分钟以后吧，他对我们说，保罗·埃斯坦从来没有把这局牌看得那么认真，这是一局模拟性的赌博，是在喝了香槟酒有了醉意的时候，闹着玩的，他坚持要把钱还给我们，但是有个条件：完全不让别人知道。如果以后有人提到这局牌的时候，就说结果被视作正好不输不赢，打了个平手。”

“你们竟然会接受这样的提议！没有任何动机的礼物！”巴尔内特大声说道，“而你们接受了这份礼物，却不谢谢保罗·埃斯坦！你们认为保罗·埃斯坦是个嗜赌如命之徒，却会对输赢无所谓，根本不利用他的好运气！竟然有这样似是而非的事情！”

“那时已是凌晨四点钟。我们头脑过分发热。马克西姆·蒂耶埃不给我们思考的时间。而且，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既然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打死了人并抢走了钱。”

“但是，第二天，你们已经知道保罗·埃斯坦被打死了。”

“是的，但是他也许是在我们离开以后才被打死的。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他表达过的意愿。”

“你们一刻也没有怀疑马克西姆·蒂耶埃吗？”

“有什么权利怀疑？他是我们的人。他的父亲是我的老友，他一出世我就认识他。不，不，我们丝毫不怀疑。”

“你们就那么有把握？”

吉姆·巴尔内特语带讥讽地讲出这句话。阿尔弗雷德·奥瓦尔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傲慢地反驳道：

“您提的问题，先生，我觉得像是在审问。那么，我们在这里是什么身份？”

“从预审的角度来看，是证人。但是，依我看……”

“依您看呢？”

“我就来给您解释，先生。”

巴尔内特说道，发声平稳用词准确：

“整个案件其实由你们对他的信任的心理因素所支配。从物质上讲，犯罪只能从外部或从内部实施。然而，调查突然转向外部，原因是人们先验地不怀疑令人尊敬、素有廉洁美誉的四个人，他们是富甲一方的工厂主，荣获过勋章，好名声无可指摘。如果你们当中的一个，比如说马克西姆·蒂耶埃独自和保罗·埃斯坦玩一局双人赌牌，人们就必定怀疑他。但是，你们是四个人一起玩，于是马克西姆·蒂耶埃因三个朋友的沉默而暂时得救。人们根本想象不出，像你们这样三个重要人物会是同谋。然而这就是事实，是我立即预感到的事实。”

阿尔弗雷德·奥瓦尔大为震惊。

“但是，您疯了，先生！说我们是凶杀的同谋？”

“噢！我没有发疯。当然你们不是同谋杀。你们显然不知道他跟着保罗·埃斯坦到圆形房间里，将会做什么事。但是，你们知道他到那里去时，怀着特殊的心态。而当他从那里回来，你们就知道了那里发生了意外的事。”

“我们一无所知！”

“不，你们知道发生了突如其来事。也许不是犯罪，但决不是通过谈话把钱要回来了。突如其来事，我重复一遍，这使得马克西姆·蒂耶埃给你们把钱拿回来了。”

“哪里会是这样的！”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像你们的朋友那样胆小的人，只有当他的面部表情显露出惊慌失措与精神错乱，才会谋财害命。而这种表情，在他作案后回来时，你们不可能觉察不出来。”

“我肯定地告诉您，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你们不愿意去看。”

“为什么？”

“因为他替你们带回来输了的钱。是的，我知道，你们三个人都很富裕。但是这局‘巴卡拉’使你们心理失去平衡。像所有偶尔参加赌博的人那样，

你们觉得自己的钱被人家抢走了，当那些钱又还给了你们，你们接收了，而不愿意知道你们的朋友是采用什么方式得到钱的。你们不顾一切地保持了沉默。那天夜里，在把你们载往马罗姆的小汽车里，尽管你们原可以共同商议一下，把当晚的聚会描述得不那么危险，也许会有益处；然而你们谁也没有吭声，都不言语，我这是从你们的司机那里得知的。第二天，以及案发以后的日子，你们彼此避而不见，你们深怕知道彼此的想法。”

“全是假设！”

“确凿无疑！我对你们周围的人作过缜密的调查，获得了确实可靠的证据。控告你们的朋友，那就等于揭发你们当初的过错，那就等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你们本人和家庭，给你们过去一贯受人尊敬与享有好名声的光荣史投下阴影。那就会引起丑闻。于是你们就守口如瓶，欺骗司法机关，使你们的朋友马克西姆免受法律制裁。”

有人作出了如此强烈的控告；悲剧被这样解释，鲜明突出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奥瓦尔先生不由得犹豫了片刻。但是，这时出现了意外的转折，吉姆·巴尔内特见好就收。他笑了起来，说道：“先生，您且放心。我能够打倒你们的朋友马克西姆，因为他心虚，充满了懊悔；因为我刚才在玩牌时作弊，洗牌时让庄家占便宜，总之因为重演他的罪行使他震惊。我指控他的证据与指控你们的证据是一样多的。而你们不是那些该打倒的人。尤其是因为你们的同谋行为，我重复一遍，是不明确的，不坚定的，而且是在目光难以深入的地方进行的。因此，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只是……”

他更加靠近他的对话者，面对面地说道：

“只是，我曾希望不让你们处在过于舒适的平静之中。由于你们保持沉默与灵机应变，使你们三人终于能够躲藏在暗处，不让人家看见你们的行为，而你们正是或多或少自愿充当同谋的。我反对你们这样做。在你们的良心深处，你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干坏事；如果你们阻止你们的朋友跟随保罗·埃斯坦到圆形房间里去，就像你们本来应该做的那样，保罗·埃斯坦就不会死；如果你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马克西姆·蒂耶埃也就不会差点逃脱他应得的惩罚。接着，你们自己设法应付司法机关吧，先生们。我还想到，司法机关将是很宽容的。晚安。”

吉姆·巴尔内特戴上帽子，不屑一顾对手们的抗议，对预审法官说道：

“我曾答应富热莱夫人要帮助她的丈夫，答应保罗·埃斯坦的父亲要揭露罪犯。这些都做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当官们跟他握手时缺乏热情。巴尔内特的指控大概不能完全令他们满意，他们几乎没有准备好跟随他朝这条路走下去。巴尔内特同贝舒警探在楼梯平台处相聚，对他说道：“我要对付的那三个绅士难以进攻。人们永远不敢冒昧碰他们。当然啦！这些大资产者，有的是金钱与好名声，是社会的支柱，只有我巧妙的推断跟他们作对……说实在的，我认为司法机关不敢惹他们。没有关系！我办好了这个案子。”

“诚实地办案，”贝舒称赞道。

“诚实地办案？”

“怎么不！你本来可以轻易地顺手牵羊拿走所有的钞票。我一时间还很担心呢。”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贝舒警探！”巴尔内特一本正经地说道。

他离开贝舒，走出了那座楼房，到邻近的大楼去，富热莱夫妇忙不迭地向他道谢。他总是那么严肃地拒绝一切酬报，在拜访保罗·埃斯坦的父亲时

也表现出同样的无私精神。“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是免费服务的，”他说道。“这是它有力量与行为高尚的体现。我们为荣誉而工作。”吉姆·巴尔内特结清酒店的帐单，叫人把行李送到火车站。接着，由于他假设贝舒会跟他一起回巴黎，经过沿河马路时，特地到俱乐部去，在二楼，他停步了：警探贝舒正下楼。他走得很快，当他看见巴尔内特时，愤怒地喊道：“啊！你来了！”

他一连跳下几级楼梯踏板，抓住巴尔内特上衣的翻领，问道：“你把那些票子怎么样了？”

“什么票子？”巴尔内特反问道，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你在圆形房间拿在手里的钞票，那时你正扮演马克西姆·蒂耶埃。”

“怎么？我可是把四份钱都归还了的呀！你甚至立即来向我道贺，我亲爱的朋友。”

“我只相信我所知道的事情，”贝舒大声说道。“那么你知道些什么？”

“你归还的钱统统是假的。”

贝舒勃然大怒，继续怒叱道：

“你只是个骗子！啊！你以为人们会就此罢休！你归还真钞票，立即归还！那些票子是伪造的，你很清楚，你这个骗子！”他的声音都哽塞了。他发狂地摇晃着吉姆·巴尔内特，巴尔内特放声大笑，并且嘟哝道：

“啊！一群强盗……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吃惊……那么，他们扔到马克西姆头上的票子全是伪造的了？多么坏的流氓呀！要他们带着他们的钱来，他们就带来假钞票！”

“但是，你还没有弄明白，”贝舒怒不可遏，大声说道，“这些钱是属于受害人的继承者的！保罗·埃斯坦赢了钱，别人要把钱还给他！”

巴尔内特高兴得不得了。

“啊，是这样！这可是丑闻！轮到他们被偷窃了！而且是两次！对窃贼是多么严厉的惩罚！”

“你撒谎！你撒谎！”贝舒咬牙切齿道。“是你把钱掉换了……是你把钱拿走了……无赖……骗子！”

法官们离开诺尔曼俱乐部的时候，发现贝舒警探在指手划脚，说不出话来，处在难以置信的过分激动状态。吉姆·巴尔内特在他对面，靠着墙，笑得直不起腰来，流出了眼泪，笑个不停！……笑个不停！……

四 金牙人

吉姆·巴尔内特轻轻掀起事务所办公室临街橱窗的帘子，发出爽朗的笑声，然后不得不坐下，仿佛他这一笑就使他的双腿无法伸直似的。

“哎呀！这真滑稽！要是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这件事就好了！……贝舒来看我！天哪！这是多么滑稽！”

“是什么事滑稽呀？”贝舒警探一进屋就问道。他凝视着这个大笑中喘着气、发出轻轻感叹的人，又恭敬地问道：

“是什么事滑稽呀？”

“当然是你的来访啰！怎么！从诺尔曼俱乐部的那件事以后，你还敢来这里。可恶的贝舒！”

贝舒的样子显得那么尴尬，巴尔内特本想克制住自己。可是，他不能够，于是继续快活地大笑，阵阵呛咳！使他憋得发慌。“对不起，我的老朋友贝舒……这很好笑！那么，你就是司法机关的合格代表，你现在还给我送来一只拔毛的鸟呢！也许是一个百万富翁？一名部长？你真是太好了！因此，你瞧，我要像你那天做的那样，亲热地‘以你相称’。咱俩难道不是好朋友吗？喂，别像湿淋淋的猫那样胆小……把你的小故事讲给我听。是关于哪方面的？有什么人请求帮助吗？”

贝舒极力恢复了平静，说道：

“是的，巴黎附近一个正直的本堂神甫。”

“你的正直的神甫，他杀死了谁？杀了他的一个教徒？”

“不是的，刚好相反。”

“嗯？是他的一个教徒把他杀了？我能够帮他什么忙？”

“不对……不对……只是……”

“见鬼！你今天讲话吞吞吐吐的，贝舒！算了吧，咱们别谈了，你领我到那个郊区本堂神甫那里去吧。我的旅行箱总是准备好了的，必要时可以随时跟你走。”

瓦纳伊这个小村庄，分散在三个树木葱茏的山丘形成的谷地与山坡上，古老的罗马式教堂坐落在绿树环抱之中。从教堂后部圆室开始，一座漂亮的乡村公墓向前伸展，右边与一个大农庄的篱笆相邻，一座宅邸耸立在那庄园中，左边则跟本堂神甫的住所一墙之隔。

贝舒领巴尔内特来到本堂神甫住所的餐厅里，把他介绍给德索尔神甫，说他这个私家侦探认为“不可能”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德索尔从外及内来看，确实是个正直的本堂神甫，胖得恰到好处，皮肤红润油亮，已届中年，平常显然是平静的脸，现出了他不应该有的忧虑。巴尔内特注意到他那肥胖的手，手腕有一圈肉，滚圆的肚子把油腻发亮的可怜的开司米长袍绷得紧紧的。“本堂神甫先生，”巴尔内特说道，“我对困扰您的那件事完全不知情。我的朋友，贝舒警探只是对我说，他从前有机会认识您。现在请您给我解释一下，但是不要讲那些无用的细节。”德索尔神甫大概已经准备好要讲的事，因为他马上毫不犹豫地开始讲述，从他那双下巴深处发出悦耳的低音说道：“您要知道，巴尔内特先生，这个教区平凡的主持教士同时兼任宗教财产的保管员，教产是瓦纳伊城堡的领主老爷十八世纪留下来的。两个金圣体显供台，

意思是说：“一个可以骗财的对象。”——译者

两副十字架，一些烛台，一个圣体盒，总共有——可惜！我应该说，曾经有过——九件贵重物品，周围八十公里的人都前来欣赏过。对于我来说……”德索尔神甫揩拭了额上微微沁出的汗珠，接着说道：“对于我来说，我应该说，我认为保管教产始终充满了危险，我小心翼翼地执行这项任务，总是感到害怕。您可以从这里，透过这扇窗户，望见教堂的后部圆室和墙壁厚实的圣器室，那几件贵重的圣器就放在圣器室内。圣器室只有一道门，是用整块厚橡木制成的，朝向祭坛周围的过道。只有一枚大钥匙，归我保管。装着宝物的保险柜的钥匙也归我掌管。陪同参观者欣赏宝物的只有我本人。而且，由于我卧室的窗子离从高处透光照亮圣器室的有栅栏围起来的天窗不到十五米，每天晚上，我瞒着众人，装好报警装置，把警铃与长绳联结起来，只要有偷盗的任何举动，我都会醒来。此外，每天傍晚，我都谨慎地把最珍贵的那件镶满宝石的圣体盒拿到我的卧室里，以防万一。然而，那天晚上……”德索尔神甫第二次用手绢揩去额头上的汗。随着讲述那件不幸事件的进展，神甫的汗越出越多。他又说道：“然而，那天晚上，将近半夜一点钟，不是报警的铃声，而是有某种东西跌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把我惊醒，使我急忙起床，半睡半醒地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往前走。我想起了圣体盒。不会有人把它偷走了吧？我高声喊道：

“‘谁？……’”

“没有人答应我，但是我肯定有人站在我面前或者在我的身边，而且我也肯定有人跨越窗子进了房间，因为我感觉到从外面吹进一阵凉风。我摸索着，拿到了手电筒，推动开关，举起来照着。于是，我在转瞬之间，看见在一顶灰色垂边帽的下面，翻起的栗色衣领的上面，有一张如做怪相的丑脸。在那个丑脸上张开的嘴巴里，我清楚地看见，左边有两颗金牙。我的手臂受到突然的猛击，那人使我的手电筒脱手落地……我朝那个方向猛扑过去。但是，他在哪里呢？我不是在团团转吗？总之，我撞在壁炉的大理石台面上，正好跟窗子相对的地方。等到我终于找到了火柴，卧室里只剩下我自己。在阳台的边缘，靠着一把梯子，有人把梯子从我的库房里偷了出来。圣体盒已经不在平时收藏它的地方。我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向圣器室跑去。宝物都不见了。”德索尔神甫第三次擦去脸上的汗。他已经汗流满面，直往下滴。“当然，”巴尔内特说道，“那个天窗已被撬坏了，报警的绳子也被割断了吧？这证明，那个作案的人熟悉周围环境和您的生活习惯，对吧？本堂神甫先生，接着您去追捕盗贼了吗？”

“我错误地大呼捉贼，我感到很遗憾，因为我的上司不愿意声张此事，会责备我把此事公开而惹起议论纷纷。幸好，只有我的邻居一个人听见我的喊声。德·格拉维埃尔男爵二十年来亲自经营在公墓另一边的农庄，他同意我的意见，在报警与提出控告之前，应该努力去找回被盗的物品。因为他有一辆小汽车，我就请他去巴黎找贝舒警探。”

“我是早上八点钟到这里来的，”贝舒说道，充满骄傲。“到了十一点钟，就解决了问题。”

“嗯？你说什么？”巴尔内特惊讶地问道，“你抓到了罪犯？”贝舒把食指伸向天花板，故作庄重姿态。

“在那上面，关在顶楼，由德·格拉维埃尔男爵看管。”“真没想到！干得真漂亮！讲给我听，贝舒，简单地讲，行吗？”

“一个简单的案子，”警探说道，由于渴望得到夸奖，有点像在讲蹩脚

法语，“第一，在湿地上有许多脚印，分布在教堂与本堂神甫住宅之间；第二，检查脚印证实作案者仅为一入，他首先把偷到的贵重物品搬运至某个地方，然后回来准备侵入本堂神甫住宅；第三，第二次偷窃企图落空后，又去取赃物，从大路上逃走了。人们跟踪到伊波利特客栈附近，就不见脚印了。”

“你马上去询问客栈老板……”巴尔内特说道。“客栈老板回答说，”贝舒继续道，“‘一个戴灰色帽子、穿着栗色外套、有两颗金牙的男人吗？但那是韦尔尼松先生，旅行推销饰针的……我们都称他为“三月四日先生”，因为他每年三月四日都到这里来。昨天中午，他坐着马车跑来，把马车放入车库，吃过午饭就去拜访他的主顾。’

“‘他是什么时候回客栈的？’

“‘凌晨两点正，像往常一样。’

“‘他现在走了吗？’

“‘已经走了有四十分钟了，朝着尚蒂伊方向。’”

“接着，”巴尔内特说道，“你就去追捕他了？”

“男爵用他的汽车载我去追。我们赶上了韦尔尼松先生，不理睬他的抗议，强迫他驾着马车掉头往回走。”

“啊！他招供了吗？”巴尔内特问道。

“他招供了一半。他回答道：‘什么也不要对我的妻子说……别告诉我的妻子！……’”

“那些宝物呢？”

“马车厢里什么也没有找到。”

“那么，罪证确凿吗？”

“确凿。他的鞋子跟公墓里的脚印完全相符。此外，本堂神甫先生肯定傍晚在公墓遇见过这个人。因此，没有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不妥呢？你为什么叫我来？”

“这个嘛，是本堂神甫先生有异议……”贝舒很不满地说道，“在一个次要问题上，我俩的看法不一致。”

“次要问题……这是您说的，”德索尔神甫发表意见道，他的手绢仿佛是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本堂神甫先生！”巴尔内特问道。“啊，是这样的，”德索尔神甫说道，“这涉及到……”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金牙齿。韦尔尼松先生确实有两颗金牙。只是……”

“只是什么？”

“这金牙是在右边……而我见到的那人的金牙是在左边。”吉姆·巴尔内特不能再保持严肃了。他突然笑得浑身乱晃。由于德索尔神甫正注视着他，神情惊愕，于是他大声说道：“在右边？多么大的灾难！但是，您有把握，肯定没有弄错吗？”

“上帝为我作证。”

“那时您遇见过这个人吗？……”

“在公墓里。这确是同一个人。但是在夜晚恐怕就不是同一个人了，既然他的金牙是在左边，而那个人的金牙在右边。”

“他大概把金牙的位置掉换了吧，”巴尔内特打趣道，笑得更加厉害。

“那么，把那个人带到这里来吧。”

两分钟以后，韦尔尼松先生进来了，可怜巴巴的，弯着腰，满脸愁容，唇髭下垂，德·格拉维埃尔男爵是个肩膀宽阔的健壮乡绅，手里捏着一支左轮手枪，押解着韦尔尼松。韦尔尼松似乎十分震惊，立即开始唉声叹气地说道：

“我根本不明白你们的事件……珍贵物品，一把砸烂的锁？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招认吧，”贝舒命令道，“不要结结巴巴地讲！”

“我什么都肯招认，只是千万别告诉我的妻子。千万不要告诉她。下星期，我要跟她在我们家里相见，在阿拉斯附近。我应该到那里去，什么也不要让她知道。”

激动与恐惧使他的嘴巴斜斜地张开，在那条缝里，可以见到两颗金属假牙。吉姆·巴尔内特走过去，把两个指头伸进那条缝里，严肃地总结道：

“假牙是固定的，的确是在右边。而本堂神甫先生看见的是左边的假牙。”

贝舒警探勃然大怒。

“这推翻不了定论！……我们抓住了盗贼。多年来他到这个村子里来，就是为了策划这次行动。他正是罪犯！本堂神甫先生也许看错了。”

德索尔神甫庄重地伸出双臂：

“上帝为我作证，金牙确实是在左边。”

“在右边！”

“在左边！”

“算了吧，别争了，”巴尔内特一面说，一面把他俩拉到旁边。“总之，本堂神甫先生，您有什么要求？”

“给我一个确实可信的解释。”

“否则呢？”

“否则，我就告到法院去，从一开始我就应该这么做。如果这个人没有犯罪，我们就无权扣留他。然而，袭击我的那个家伙的金牙，是在左边的。”

“在右边！”贝舒大声说道。

“在左边！”神甫坚持道。

“不在右边，也不在左边，”巴尔内特劝阻道，开心极了。“本堂神甫先生，明天早上我把罪犯交给您，就在这里，九点钟，他亲自告诉您宝物在什么地方。您在这把圈椅里过夜，男爵先生在另一把圈椅里休息，韦尔尼松就捆绑在第三把圈椅里。贝舒，八点三刻钟，叫醒我。准备好烤面包片，巧克力，连壳溏心蛋等等。”这天傍晚，差不多到处都能见到吉姆·巴尔内特。有人看见他在公墓里逐一查看坟墓，检查本堂神甫的卧室。有人看见他在邮局打电话。有人看见他在伊波利特客栈里，跟客栈老板一起吃晚饭。有人看见他在大路上和田野里。

他凌晨两点钟才回来。男爵和警探紧挨着镶金牙的人睡熟了，鼾声如雷，似乎在进行比赛，谁都想压倒对方的鼾声。韦尔尼松听见巴尔内特回来的响声，唉声叹气地说道：“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妻子……”

吉姆·巴尔内特朝地板上一倒，立刻就睡着了。八点三刻钟，贝舒把他叫醒。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巴尔内特吞下四片烤面包，巧克力，几只连壳溏

心蛋，叫他的听众坐在他身旁，说道：

“本堂神甫先生，我的诺言在预定的时刻就兑现。而贝舒你呢，我将让你看到，所有的职业技巧，诸如脚印指纹、香烟头和其他废话等，在一个依靠一点直觉与经验的清醒的头脑所提供的直接论据面前，就没有什么分量了。我先从韦尔尼松先生讲起。”

“我甘愿忍受一切侮辱，只要别告诉我的妻子，”韦尔尼松结结巴巴地说道，仿佛被失眠与不安弄得颓唐不堪。吉姆·巴尔内特说道：

“十八年前，亚历山大·韦尔尼松作为一家饰针厂的推销员到处旅行，在这里，瓦纳伊村遇见了一位名叫安热莉克的小姐，她是附近的裁缝。他俩一见钟情。韦尔尼松请了几个星期的假，追求安热莉克小姐并把她带走，安热莉克非常爱他，对他温柔体贴，使他幸福。不幸她在两年后离开人世。他感到万分悲痛，难以自慰。尽管他后来经不住奥诺里娜小姐大献殷勤，跟她结了婚，但是他对安热莉克的思念更加强烈，尤其是因为奥诺里娜，这个妒嫉心很重又爱吵闹的女人，不停地折磨他，指责他有外遇，因为一个偶然的机机会他向她透漏了全部细节。从此，亚历山大·韦尔尼松每年都要到瓦纳伊来作一次神秘感人的朝拜。韦尔尼松先生，我俩的看法一致吧？”

“随便你们怎么样做，”韦尔尼松回答道，“只是……”吉姆·巴尔内特继续道：

“因此，韦尔尼松每年都乘坐马车来一趟瓦纳伊，不让奥诺里娜知道。他在安热莉克去世的忌日，来到她所希望安葬的公墓里，跪在她的坟墓前默哀。他到当年他俩相遇那天一起漫步过的地方去散步，一直到他该回客栈的时候才回到客栈。你们可以看见离此不远的的一个普通的十字架，那上面的铭文把韦尔尼松先生的习惯告诉了我：

安热莉克

长眠于此

殁于三月四日

挚爱她的亚历山大哀泣！

“你们现在该明白，为什么韦尔尼松那么害怕韦尔尼松夫人知道他的不幸遭遇。当暴躁易怒的韦尔尼松夫人得知不忠的韦尔尼松先生，由于已故心上人的过错，涉嫌偷窃案，她会说些什么呢？”韦尔尼松痛哭流涕，正像那碑文所写的那样。他想到韦尔尼松夫人的报复，预先就大哭一场。这显然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心事，故事的其余部分，他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贝舒、德·格拉维埃尔男爵和德索尔神甫，正全神贯注，听得入迷。“就这样，”巴尔内特继续说道，“一个问题得到了澄清，即韦尔尼松先生定期出现在瓦纳伊的原因。这个结果理所当然地引导我们去解开宝物失窃之谜。这两件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你们都同意，对吧，如此值钱的宝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想象，激起贪婪的欲望。偷盗的想法就会在众多参观者与本地的好人的脑袋里萌生。偷盗的困难在于本堂神甫先生采取了谨慎的防范措施，但是对于有机会了解那些防范措施，并且多年来能够研究地形、制定计划并且能够避免被控告的危险的某个人来说，偷盗并不困难。因为关键在于不被怀疑。那么，为了不被怀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嫁祸于某个人……比如说，让人家去怀疑那个在固定的日期，悄悄地到公墓去的人，那个躲躲闪闪、有古怪的习惯、一

下子就令人生疑的人！于是，阴谋就缓慢地、不慌不忙地形成了。灰色的帽子，栗色的外套，鞋印，金牙，这一切都仔细地注意到了。罪犯将是这个陌生人，而不是真正的盗贼，即那个年复一年躲在暗处策划其阴谋的家伙，他也许是本堂神甫家里的常客。”巴尔内特保持了一会儿沉默。真相已初露端倪。韦尔尼松的脸上显出受害者的神色。巴尔内特向他伸出了手。“韦尔尼松夫人将完全不知道您来瞻仰墓地。韦尔尼松先生，请原谅两天来对您所犯的错误的。对不起，我昨天夜里搜查了您的马车，发现行李箱的夹层里，您放在这并不高明的藏匿处的安热莉克小姐写的信件，以及记录您的隐私的笔记。您自由了，韦尔尼松先生。”

韦尔尼松站了起来。

“等一等，”贝舒抗议道，这样的结局使他气愤不已。“请讲，贝舒。”

“那么，金牙呢？”警探大声问道。“因为不应该规避这个问题。本堂神甫先生亲眼看见，那个盗贼的嘴巴里有两颗金牙。而韦尔尼松先生嘴里有两颗金牙，在右边！这是事实！”“我看到的金牙是在左边，”神甫纠正道。

“或者在右边，本堂神甫先生。”

“在左边！我肯定。”

吉姆·巴尔内特又大笑起来。

“安静，见鬼！你们为一点小事争吵不休。贝舒，你这个保安局的警探，怎么会对这个可怜的小问题大惊小怪？！但是这是简单幼稚的技术！只有中学生才觉得这是神秘的！本堂神甫先生，这个大厅跟您的卧室的布局完全一样，对吗？”

“完全一样。我的卧室在楼上。”

“请关上百叶窗，本堂神甫先生，拉上窗帘。韦尔尼松先生，把您的帽子和外套借给我用一下。”

吉姆·巴尔内特戴好灰色垂边帽，穿上栗色翻领外套；然后，当大厅里完全处在黑暗里，他从衣袋里抽出一个手电筒，站在本堂神甫面前，往自己张开的嘴巴里照。

“男人！有两颗金牙的男人！”德索尔神甫看着巴尔内特，喃喃地说道。

“我的金牙在哪边？本堂神甫先生！”

“在右边，而我看到的是在左边。”

吉姆·巴尔内特熄灭手电筒，抓住神甫的双肩，像转陀螺一样，把他转了好几圈。接着，他突然打开手电筒，用专横急切的口气说道：

“请看着您的正前方……正前方。您看见了金牙，嗯？在哪一边？”

“在左边，”神甫惊讶地说道。

吉姆·巴尔内特拉开窗帘，推开百叶窗。

“在右边……或者在左边……您都没有把握。那么，本堂神甫先生，这就是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当您猛地起床，头脑还很混乱，没有发现自己背朝着窗子，面对壁炉，那人不在您的对面，而在您的旁边，而当您开亮了手电筒，没有照着那个人，却照着映在镜子里他的面影。这正是我把您转了好几圈，使您头昏眼花所产生的现象。您现在明白了吧？我不必提醒您，您在镜子中看到是虚象，它跟实物正好左右位置相反。因此您看到在左边的金牙，其实是在右边。”

“是的，”贝舒警探胜利地高声说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有道理。本堂神甫先生说他看见金牙，并没有错。因此，有必要请你向我们推荐一个

有金牙的人来代替韦尔尼松先生。”

“没有必要。”

“然而盗贼是有金牙的！”

“我有金牙吗？”巴尔内特问道。

他从嘴巴里取出一小片金箔，上面保留着两颗牙齿的痕迹。“瞧，这就是证据。它很有说服力，不是吗？只要加上那些鞋印，一顶灰色帽子，一件栗色外套，以及两颗金牙，人家就给你们制造出一个无可争论的韦尔尼松先生来。真是易如反掌！只要弄到一点金箔……就像这样的，三个月前，德·格拉维埃尔男爵先生在瓦纳伊的同一个店铺也买过一张金箔呢。”这漫不经心说出的句子，令在场的人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寂静持久不息。其实，贝舒已被巴尔内特的推断逐渐引向了目的，不很惊讶。但是，德索尔神甫却惊呆了。他偷偷地观察着他一向尊敬的教民德·格拉维埃尔男爵。男爵的脸涨得通红，一言不发。巴尔内特把帽子和外套还给韦尔尼松先生。韦尔尼松一面退下，一面嘀咕道：

“您对我保证，对吧，韦尔尼松夫人将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她知道了，那可不得了……您该想想！……”

巴尔内特送他出去，然后回来，样子很高兴。他搓着双手。“很漂亮的一局，干脆利索，我多少有点感到自豪。贝舒，你看见这是怎么做的了吧？总是用同一方法，我俩一起合作破案时，用过好多次。一开始不要指控被人家怀疑的人。不要求那人作任何解释。甚至不必去理他。但是，当那人不防备的时候，渐渐当着他的面重现罪案的全过程。他重新见到他曾充当过的角色。他越看就越感到害怕，他以为永远成为不为人知的秘密，在众人面前公开被揭穿。于是，他感到陷入层层包围之中，被绳索捆绑，变得软弱无力，狼狈不堪……他很清楚，人家终于找到控告他的全部必须的证据……他的神经承受如此厉害的考验，以致他甚至不想自我辩解或者表示抗议。男爵先生，难道不是这样吗？咱们一致同意吧？因此，我不必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出来吧？证据对于您来说已经足够了，吧？”

德·格拉维埃尔男爵此刻的感受，大概跟吉姆·巴尔内特所描述的完全一样，因为他不打算还击进攻与掩饰自己的慌乱。即使他在作案时被当场捉住，恐怕也不过是这种反应。吉姆·巴尔内特走近他，彬彬有礼地宽慰他。

“而且，你根本用不着担心，男爵先生。德索尔神甫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引起轰动，只请你把那些宝物归还给他。事情就这样了结吧。”

德·格拉维埃尔抬起了头，看了一下他那可怕的对峙，面对胜利者坚定的目光，悄悄地说道：

“人家不会提出控告吧？……以后什么都不会说吗？……本堂神甫先生可以保证吗？……”

“什么都不会说，我可以保证，”德索尔神甫说道。“那些宝物一旦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将忘记所发生过的一切。但是，那可能吗？男爵先生！是您偷走了宝物！是您犯下了这样的大罪！我曾经是多么信任您呀！我教区一名忠诚的教民！”德·格拉维埃尔谦卑地低语道，像一个承认犯了错误的孩子，讲了出来就感到心里轻松多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本堂神甫先生。我时刻都想着这批宝物，就在那里，就在我旁边……我克制着……我又不甘心……后来，我暗自策划了那件事……”

“那可能吗？！”神甫痛苦地重复道。“那可能吗？！”

“是的……我在做投机生意时亏本了。怎么生活下去呢？哎，本堂神甫先生，两个月以来，我在车库里集中存放我的全部旧式家具，华丽的挂钟，各种地毯。我想卖掉它们……我本来可以得救。后来，我总觉得心疼……三月四日快到了……于是有了……动手的企图……想法，就像我策划过的那样去干……我抵挡不住诱惑……请您原谅我……”

“我原谅您，”德索尔神甫说道，“我请求上帝别给您太严厉的惩罚。”

男爵站了起来，语气坚决地说道：

“走吧。请你们跟我去。”

大家走上了大路，好似在散步。德索尔神甫擦着脸上的汗。男爵迈着沉重的步伐，弯着腰。贝舒感到不安：他一刻也不怀疑，巴尔内特那么迅速地弄清案情，也可以轻捷地把这批宝物据为己有。吉姆·巴尔内特非常愉快，对身旁的贝舒高谈阔论道：“怎么搞的，见鬼，你怎么没有分辨出真正的罪犯，盲目的贝舒？我呢，我立即想到，韦尔尼松先生不可能策划这么大的阴谋，因为他一年才来一次，作案的应该是本地人——更可能是一位邻居。男爵这个邻居的嫌疑最大，从他的住所能够直接看见教堂与本堂神甫的住宅！本堂神甫的防范措施，他了如指掌。韦尔尼松先生定期来公墓，他全都看见了……于是……”贝舒听而不闻，他越思索，越感到担心，巴尔内特却开玩笑道：“于是，我对案情有把握，就提出了指控。但是，没有证据，毫无证据。但是，我看见那个人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显，脸色越来越苍白，他都不知道怎样应付。啊！贝舒，我讲话从来没有像这样流畅有力。你看到了结果，贝舒？”

“是的，我看到了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就要看见，”贝舒说道，等待着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德·格拉维埃尔绕过他产业的壕沟，走上一条长满野草的小路。向前走了三百米，过了一个橡树林，停住脚步。“在那里，”他断断续续地说道，“……在田野中间……麦草堆里。”

贝舒发出冷笑，充满痛苦。然而，他急忙压抑自己的情绪，冲上前去，跟上别人。

麦草堆的体积不太大。在一分钟里，他揭去顶盖，在里面搜索，把堆好的干草捆弄得遍地都是，突然，他发出胜利的呼喊：“全在这里！一个圣体显供台！一个烛台！一个枝形大烛台……六件……七件！”

“总共应该有九件，”神甫大声说道。

“九件……全都在这里！……太好了，巴尔内特！这真是太棒了！啊！这个巴尔内特……”

神甫高兴得支持不住了，把失而复得的物件紧紧抱在怀里，喃喃地说道：

“巴尔内特先生，我是多么感谢您呀！上帝会报答您的……”贝舒警探没有弄错，他预见的戏剧性变化终于出现了，只是来得稍微迟了一点。

回去的时候，德·格拉维埃尔先生及其同行者又沿着庄园边走着，他们听见从果园那边传来了叫喊声。德·格拉维埃尔急忙奔向车库，三个仆人和雇工在指手划脚。

他立即猜到灾祸临头，就去察看其情况如何。跟车库相连的小贮藏室的门被撬开了。所有的旧式家具，华丽挂钟，各种地毯，原先放在这小贮藏室里，是他最后的资财，已经不见了。“这太可怕了！”他跌跌撞撞，结结巴

巴地说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被盗的？”

“昨天夜里……”一个仆人说道，“……大约在晚上十一点钟，看家狗吠叫过……”

“那么，怎么能够偷走呢？……”

“用男爵先生的小汽车。”

“用我的小汽车！连小汽车也被偷了？”

男爵像遭到雷击一样，倒在德索尔神甫的怀抱里。神甫像慈父一样，以温和的语气安慰他。

“惩罚这么快就来了，我可怜先生。请您以忏悔的精神去接受惩罚吧……”

贝舒捏紧了拳头，稳步地朝巴尔内特走去，缩成一团，准备冲向他。

“您可以提出控告，男爵先生，”贝舒气愤不已，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向您保证，家具不会不见的。”

“见鬼，不，家具不会不见的，”巴尔内特亲切地笑着说道，“但是，提出控告，对于男爵先生来说，是很危险的。”贝舒往前走，目光愈来愈严厉，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但是，巴尔内特迎上前去，把他拖到一边。

“你知道，如果没有我，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本堂神甫先生找不回他的宝物。无辜的韦尔尼松将要坐牢，韦尔尼松夫人就会知道丈夫所做之事。总之，那你只有去自杀。”

贝舒跌坐到砍倒的一棵树的树干上去。他气愤得透不过气来。“赶快，男爵先生，”巴尔内特喊道，“拿点活血药来给贝舒……他很不舒服。”

德·格拉维埃尔先生传下命令。人们拔去一瓶陈年葡萄酒的瓶塞。贝舒喝了一杯酒。本堂神甫先生也喝了一杯。德·格拉维埃尔先生喝完了剩下的酒……

五 贝舒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

加西尔先生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一下昨晚他带回家的证券包是否仍然放在床头柜上。

他看到那个包就放了心，然后开始起床与梳洗。尼古拉·加西尔，身体矮胖而脸庞瘦削，在残老军人院一带，充当着证券经纪人，把一些持重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成为客户，他们把自己的积蓄交给他，他定期给他们支付可观的利息，因为他在交易所的投机往往成功，又私下放高利贷。他拥一栋又窄又旧的楼房，自己住在二楼。他的套房包括一个候见室，一个卧室，一个同时用作咨询室的餐室，一个供三个助手工作的房间，最里面是厨房。

他很节俭，没有雇女仆。每天早上，笨重、勤劳、快活的看门女人，八点钟给他送来邮件，收拾房间，把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咖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这天早上，看门女人八点半钟离开了。加西尔先生像往常一样，等待助手上班，不慌不忙地吃早点，拆信件，浏览报纸。然而，突然在九点差五分，他觉得听见卧室里有响声。想起放在卧室里的证券包，他冲了进去。证券包不翼而飞，同时朝向楼梯平台的会见室的门，“砰”地一声，重重地关上了。他想去开门。但是那门要用钥匙才能打开，而这枚钥匙，他放在办公桌上了。

“如果我去拿钥匙，”他想到，“盗贼逃走了，就看不见了。”加西尔先生因此打开候见室临街的窗子。这时，那人还来不及离开这所房子。的确，街上空无一人。尼古拉·加西尔慌乱极了，都没有呼救。但是，几秒钟以后，他望见自己的主要助手从邻近的林荫大道朝着这所房子走过来，就赶紧打手势。“快！快！萨尔洛纳，”他俯身喊道，“快进来，关上大门，不让任何人出去。有人偷了我的东西。”

他的命令被执行了。他匆匆忙忙下了楼，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愤怒得发狂。

“萨尔洛纳，没有人吗？……”

“没有人，加西尔先生。”

他一直跑到看门女人的小屋，这门房位于楼梯底部与一个阴暗的小院之间。看门女人正在扫地。

“有人偷了我的东西，阿兰太太！”他叫喊道，“没有人来躲藏在这里吧？”

“没有，加西尔先生，”那胖女人结结巴巴地说道，目瞪口呆。“你把我套房的钥匙放在哪里了？”

“在这里，加西尔先生，挂钟背后。而且，别人不可能拿走，因为半小时以来我都没有离开过小屋。”

“那么，因为盗贼并没有下楼，他又重新上楼了。啊！这太可怕了！”

尼古拉·加西尔又回到大门旁。他的另外两个助手也来了。他气喘吁吁跟他们讲了几句话，匆忙地下达指示：谁也不许进出，在他回来之前，既不能出去，也不能进来。

“明白了吗？萨尔洛纳！”

他说完后立即上楼，进了他的套房。

“喂，”他拿着电话受话器吼道，“……喂！警察局……但是，小姐，我不是找警察局！我请您接警察局咖啡厅……号码？我不知道……快一

点……有情况……赶快，小姐。”他终于要通了咖啡厅老板，大声说道：

“贝舒警探在吗？请叫他听电话……马上来……赶快……他是我的客户……一刻也不能耽搁。喂！贝舒警探吗？是加西尔给您打电话，贝舒。是的，我还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好……有人偷了证券，一整包……我等您，嗯？什么？不可能？您要去度假？我不在乎您度什么假！赶快来吧，贝舒……赶快！您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就在那个包里呢！”

加西尔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大声骂道：“见鬼！”这下他完全放心了，知道了贝舒警探的意思：他马上就会来的。果然，十五分钟以后，贝舒警探一阵风般地赶来了，愁眉不展，猛地扑向证券经纪人。

“我的非洲矿业股票！……我的全部积蓄！它们在哪里呀？”

“被偷走了！同我的客户们的证券一起！……还有我的全部证券也不见了！”

“被偷走了！”

“是的，在我的卧室里，半小时以前。”

“倒楣！我的非洲矿业股票怎么会到了您的卧室里呢？”

“昨天，我把那包证券从我在里昂信贷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准备托付给另一家银行。那样更划算。我不该……”贝舒在加西尔的肩膀上狠狠地拍了一下。

“您要负责任，加西尔。您要把钱还给我。”

“用什么还呀？我已经破产了。”

“破产了！那么，这栋房子呢？”

“早就全部抵押了。”

两人暴跳如雷，大声对骂。看门女人和加西尔的三个助手也失去冷静，拦住两个姑娘的去路，她俩是住在四楼的房客，正不顾一切地要出门。

“谁也不准出去！”贝舒喊道，怒气冲冲，“没有找到我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之前，谁也不准出去！”

“也许需要找人帮忙，”加西尔建议道；“肉店伙计……食品杂货店主……都是可靠的人。”

“我不需要，”贝舒说道。“如果需要什么人的话，打电话到拉博尔德街的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然后，去告状。但那是浪费时间。现在该行动。”

他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想到个人的责任，他就平静了些。但是他烦躁的动作与嘴巴的痉挛，暴露出他极度的惶恐不安。“冷静点，”他对加西尔说道，“总之，我们会成功的。谁也没有走出这房子。因此，在我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还没有被人带出去之前，就应该把它们找回来。这是最主要的。”他盘问了那两个姑娘。一个是打字员，在家里替人打通告和报告。另一个也是在家里干活，教人吹笛子。两个人都想出去买午饭吃的食物。

“实在对不起！”贝舒斩钉截铁地拒绝道。“今天上午，这个临街的大门要关闭。加西尔先生，您的两个助手在这里把守。另一个助手去给房客们买东西。今天下午，可以让人出入，但是要得到我的允许，所有可疑的包裹、纸箱、购物网兜、盒子，都要严格检查。这是命令。而我们呢，加西尔先生，动手干活吧！看门女人替我们带路。”

在这栋房子里进行搜查是容易的。楼上三层，每层只是一个套间，而楼下目前还没有人住。二楼是加西尔的住所，三楼住着图菲蒙先生，他是国民

议会议员，以前当过部长。四楼分为两个小间，由打字员勒戈菲埃小姐和笛子教师阿维利纳小姐租用。这天早上，图菲蒙议员八点半钟就去了国民议会，主持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一个女邻居只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来替他收拾房间，大家等着他回来。两位小姐住的房间就成为仔细检查的对象。然后，人们搜查了阁楼的每个角落，从一把梯子下来，认真察看了小院子，以及尼古拉·加西尔本人的套房。

结果毫无发现。贝舒痛苦地想着他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将近中午，图菲蒙议员回来了。这位严肃的议员——提着他当部长时用的大公事包——是个大忙人，受到所有党派的敬重，言语不多，却很有分量，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令政府害怕得发抖。他迈着有节奏的步子，走到看门女人的小屋取邮件，加西尔前来找他，对他说自己家被盗的事。

图菲蒙议员审慎而专心地听着，就像听人诉说最无关紧要的事，答应在加西尔决定告状时予以帮助，并且坚持要人家搜查他的套房。

“谁知道，”他说道，“是否有人弄到一枚可以开门的钥匙呢？”大家到处寻找，仍然一无所获。事情显然不妙，他俩试着轮流互相鼓舞斗志，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是这听起来是些虚假的话，不起作用。

他俩决定去一家咖啡馆吃饭，当然是在对面的那一家，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监视着那栋房子。但是贝舒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那十二张股票令他不思茶饭。加西尔大叫头昏脑涨，两人又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思考了几遍，希望从中找出确切的线索。“这很简单，”贝舒说道，“有人潜入了您的房间，偷走了证券。因为还没有人能从那房子里出去，就是说那个人还在房子里面。”

“当然啦！”加西尔赞同道。

“如果他仍然在房子里，我那十二张股票也就在房子里。那十二张股票不能穿过天花板飞走呀！”

“整包证券也不会飞走呀！”尼古拉·加西尔补充说道。“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贝舒继续说道，“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即……”

他没有说完。他的眼睛流露出突如其来的恐惧。他注视着街对面，有个人从那边脚步轻快地朝那房子走过来。“巴尔内特！”他嘟哝道，“……巴尔内特！……是谁通知他了？”

“您对我提起过他，提起过拉博尔德街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加西尔承认道，有点发窘，“我认为，情况如此严重，打个电话，也不是没有用的。”

“但是，这太愚蠢了，”贝舒含糊不清地说道，“究竟由谁来领导调查？是您，还是我？巴尔内特跟这毫无关系！巴尔内特是个专爱乱插手的家伙，应该提防他。啊！不，不要巴尔内特来管闲事！”

突然间，巴尔内特的合作，在他看来，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事了。吉姆·巴尔内特在这房子里，吉姆·巴尔内特干预这件案子，那就意味着如果调查结束，整包证券，主要是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就会被盗走。

他怒火中烧，冲到街上，当巴尔内特正准备敲门的时候，一下子就堵在了他面前，声音放得很低而又颤抖着说道：“你走开，这里不需要你。有人错误地给你打了电话。让我们安静点儿，马上走开吧。”

巴尔内特惊讶地看着他。

“贝舒老友！这是怎么回事？看样子，你身体不舒服？”

“你回去吧！”

“事情严重，就像有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那样吗？你的积蓄出了问题？那么，你不希望得到一点儿帮助吗？”

“你走开，”贝舒咬牙切齿道，“人们知道你的话的意思，你所谓的一点儿帮助，那就是往人家口袋里伸手。”

“你为你的非洲矿业股票担心吗？”

“是的，如果你硬要插手的话。”

“好吧，咱们别谈了。你自己想办法应付吧。”

“你走了？”

“不走。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这房子里有事要干。”加西尔来到他俩跟前，半开了门，巴尔内特对他说道：“对不起，先生，笛子教师、音乐学院奖二等奖获得者、阿维利纳小姐住在这里吗？”

贝舒感到很愤慨。

“是的，你在门口的牌子上看见了她的地址，所以你就找她……”

“怎么了？”巴尔内特说道，“难道我无权来上笛子课吗？”

“你无权在这里学。”

“我表示遗憾，我对于笛子有种特别的爱好。”

“我明确地反对……”

“去你的！”

巴尔内特专横地走进房子，别人都不敢阻拦。贝舒非常不安，看着他上了楼梯，十分钟以后，他大概取得了阿维利纳小姐的同意，人们就听见从四楼传下来断断续续的吹笛声。“坏蛋！”贝舒越来越为自己的股票而痛苦万分，喃喃地说道，“跟这个家伙一起，我们能走到哪里去呢？”他又发狂地开始干活。检查完了没有人住的楼下，再检查看门女人的小屋，严格地讲，证券包很有可能藏在门房里。结果是白费工夫。上面总是传来嘲弄恼人的笛声，整个下午都没有停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又怎能工作呢？终于，在六点正的时候，巴尔内特又唱又跳地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大纸盒。“一个纸盒！”贝舒发出愤怒的惊叫。他把纸盒抢过来，掀开盖子。里面装的是旧式帽子和被虫蛀坏的毛皮衣服。“因为阿维利纳小姐没有权利出去，她就请我把这些东西全扔掉，”巴尔内特一本正经地说道。“阿维利纳小姐很漂亮，你是知道的！她吹奏笛子多么有天才！她说我有惊人的音乐天赋，还说如果我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能够设法获得一个教堂乐师的职位。”

整个夜晚，贝舒和加西尔都在值班，一个在房子里面，一个在房子外面，为了防止那个包被一个同谋从窗子扔到外面。次日早上，他们又重新干活，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报偿。一个人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另一个人的所有证券仍然顽固地躲藏着不露面。

三点钟，吉姆·巴尔内特又出现了，手里拿着空纸盒，笔直往前走，匆忙而亲切地打了个招呼，像个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却心满意足的人。

他们又在上笛子课。音阶。练习曲。吹错了的音符。忽然又安静下来，莫名其妙地继续保持寂静，这使贝舒极其困惑不解。“他在搞什么鬼呀？”贝舒暗自思忖道，想象着巴尔内特进行一系列调查，并取得了特别的发现。

他上到四楼，侧耳倾听。在笛子教师家里寂静无声。但是在她的邻居、速记打字员勒戈菲埃小姐家里，却听见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

“这是他的声音，”贝舒想道，他的好奇心已经无法按捺了。他不能再忍耐了，于是按了门铃。

“请进！”巴尔内特在屋里面喊道，“钥匙就在门上。”贝舒进了屋。勒戈菲埃小姐，一位十分漂亮的褐发女郎，坐在桌旁的打字机前面，在活页纸上把巴尔内特的话用速记法打下来。“你是来搜查的吧？”巴尔内特问道，“你别不好意思。小姐没有什么好隐藏的。而我呢，更加没有。我正口授自己的回忆录，你允许吗？”

当贝舒察看着家具下面的时候，他继续口授道：“那一天，贝舒警探发现我在可爱迷人的勒戈菲埃小姐家里，是年轻的女笛师介绍给我认识她的。警探开始调查他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这些股票始终顽固地销声匿迹。在那长沙发下面，他发现了三颗尘埃，在衣柜底下，他发现了一块鞋内后跟垫片。贝舒警探不忽视任何细节。令人赞叹的敬业精神！”贝舒站了起来，对巴尔内特挥舞着拳头，并且咒骂着他。巴尔内特继续口授。贝舒走开了。

不一会儿，巴尔内特拿着纸盒下了楼。贝舒正在站岗，他犹豫不决要不要搜搜。但是，他太担心了，还是打开了纸盒，发现里面只装了些废纸和破布。

生活对于不幸的贝舒来说，变得更难以忍受了。巴尔内特出现在面前，他挖苦人，戏弄人，这使贝舒越来越狂怒。巴尔内特每天都来，上完笛子课或者做完速记打字，总是带着那个纸盒下来。怎么办？贝舒不怀疑这是新的戏弄，巴尔内特在嘲弄他。但是，万一巴尔内特这次带的是证券呢？如果他带着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溜走呢？如果他乘机转移他的赃物呢？于是，贝舒不管愿意不愿意，总要伸出一只手焦躁不安地在纸盒里搜索，在撕烂的抹布、破旧的衣服、掉了羽毛的掸子、折断的扫帚、壁炉的灰烬、胡萝卜皮等杂七杂八的东西里翻来翻去。巴尔内特却笑得直不起腰来。

“证券在里面！证券不在里面！你会找到的！……你不会找到的！……啊！蠢家伙贝舒，你叫我笑破肚皮啰！”

整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度过的。贝舒在这场战斗里显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完全丧失了勇气，而且在整个街区成了大家的笑柄。尼古拉·加西尔和他，的确不能阻止房客们去忙自己的事，尽管房客们同意被人搜身与检查。人们议论纷纷，加西尔的不幸遭遇引发了流言蜚语。他的主顾十分慌乱，包围了他的办公室，要求退还他们的钱。而图菲蒙先生呢，他是国民议会议员，前任部长，生活习惯完全被扰乱了。他一天进进出出这所房子四次，目睹这乱哄哄的场面，于是责令尼古拉·加西尔去报警。这骚乱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一天傍晚，一件突发事件使加西尔和贝舒很不舒服。他俩听见从四楼传来剧烈争吵的声音。沉重的跺脚声，女人们的尖叫声，看来事态还相当严重。

他俩匆匆赶到四楼去。在楼梯平台上，阿维利纳小姐和勒戈菲埃小姐打得不可开交，不管巴尔内特怎样努力劝架，也不能使两个女人停下来，他倒是显得很开心的。她俩的发髻散开了，紧身胸衣撕烂了，互相对骂不止。

人们终于把两个女人拉开了。女打字员的歇斯底里发作了，巴尔内特只好把她抱回她的房间，而笛子女教师则发泄着心中的愤怒。“我把他和她两人当场捉住了，”阿维利纳小姐大声说道，“巴尔内特起初追求我，刚才却在拥抱她。巴尔内特是个古怪的家伙；贝舒先生，你应该问问他：一个星期以来他在这里搞什么鬼名堂？他为什么把时间全都花在询问我们和到处搜索上面？喏，我可以告诉您，他知道是谁偷了那包东西。是看门女人，是的，阿兰太太。那么，他为什么不许我对您提起那事呢？而且，对于证券，他已

知道真相。他对我讲的话可以作证：‘证券在这房子里，又不在；证券不在这房子里，又在。’贝舒先生，您要提防他呀。”吉姆·巴尔内特把女打字员安顿好了以后，一把抓住阿维利纳小姐，用力推回她的房间。

“走吧，我亲爱的老师，不要大声吵闹，别说你不知道的事情。您讲起笛子来头头是道，但是您讲不清楚别的事情。”贝舒完全没有料到他会回来。阿维利纳小姐透露了吉姆·巴尔内特的想法，案件在贝舒的头脑里立即变得清晰了。对，罪犯就是阿兰太太。起初他怎么没有想到呢？他确信那是真的，十分气愤，急忙下楼去，冲向看门女人的小屋，尼古拉·加西尔跟在他的后面。

“我的非洲矿业股票呢？它们在哪里？是被你偷了！”尼古拉·加西尔也来到了。

“我的证券呢？女贼，你把它们怎么样了？”他俩摇晃着那个胖女人，每人抓着她的一只胳膊拉来拉去，向她问一连串的问题，不住地臭骂她。她一声不吭，好像受了惊一样。这个夜晚，对于阿兰太太来说，十分难挨，以后的两天也同样痛苦不堪。贝舒始终坚信巴尔内特没搞错。根据这个指控，整个事件的真相也就大白了。看门女人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那包证券不寻常地放在床头柜上，而且只有她才有房间钥匙，她极可能了解加西尔先生的生活习惯，她又回到套房里，攫取了证券后逃走，躲进她的房间里，尼古拉·加西尔在那里又见到了她。贝舒失去了勇气。

“是的，很明显是这个女贼偷了那个包，”他说道，“但是，秘密还是没有揭穿。是看门女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作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没有查出我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的下落，这案就等于没破。我承认她把股票带到了她的房间，但是，她在九点钟到我们搜查她的房间那段时间里，究竟用什么奇妙的办法转移了股票呢？”

这个秘密，那个胖女人始终不肯讲，尽管人家威吓她，并且在精神上折磨她。她还是否认一切。她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虽然她涉嫌犯罪是毫无疑问的，她却矢口否认绝不吐真情。“该结束了，”一天早上，加西尔对贝舒说道，“你已经看到，图菲蒙议员昨天晚上推翻了内阁，使之下台。记者们将要来采访他。我们能够搜查他们的身体吗？”

贝舒承认阵地难以保住。

“三个钟头以后，我将知道一切情形，”他肯定地说道。下午，他去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敲门。

“我正在等你，贝舒，你需要什么吗？”

“你的帮助。我摆脱不了困境了。”

这个回答是开诚布公的，贝舒的此行是完全值得的。他认了错。吉姆·巴尔内特向他大献殷勤，热情地抓住他的肩膀，跟他握手，十分巧妙地不让他感到失败的羞辱，这不是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会谈，而是两个同志之间的和解。

“说实在的，我的贝舒老友，使咱俩疏远的小小误会，叫我无限痛苦。像咱俩这样的朋友，竟然成了仇敌！多么叫人伤心！我因此失了眠。”

贝舒皱了皱眉头。在他的内心深处，正苦涩地责备自己身为警员，却仍然同巴尔内特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命运竟然使自己成为那个人的合作者与感恩者，这使他感到非常气愤。而且他素来认为那个人是个无赖的骗子。但是，无可奈何！有的环境会令最正直的人弯腰，失去了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正

是这种环境！他压抑着顾虑之心，低声问道：

“那窃贼正是看门女人，对吗？”

“正是她，种种迹象表明，只能是她作的案。”

“但是，这个一直都受人尊敬的女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如果你稍微谨慎一点，调查一下她的情况，你就会知道：这个不幸的女人有一个坏透顶的儿子，把她的钱全给骗走了，令她十分痛苦。正是为了这个儿子，她不得不铤而走险了。”贝舒浑身打战。

“她终于把我的非洲矿业股票交给他了？”

“啊！这倒没有，我不允许她这样做。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它们在哪里？”

“在你的口袋里。”

“你别开玩笑！巴尔内特。”

“我不会开玩笑，贝舒，当涉及这么重要的事的时候。你证实一下吧。”

贝舒的一只手，犹豫不决地伸进那个被他指着的衣服口袋。他拍了拍，然后取出一个大信封，信封上面写着：“送交我的朋友贝舒”。他拆开信封，看见了非洲矿业股票，清点一下，正好十二张。他的脸变得苍白了，两腿发着抖，巴尔内特把一只嗅盐瓶递到他的鼻子下，他嗅了嗅。

“吸气呀，贝舒，你可别昏倒呀！”

贝舒没有昏倒，只是揩去悄悄流下的几滴眼泪。快乐与激动，哽塞了他的喉咙。当然，他毫不怀疑，巴尔内特在他进屋时就把那个信封塞进了他的口袋，他俩当时正互诉衷情，他也就没有留意。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确实实在他颤抖的双手里了，他再也不觉得巴尔内特是个骗子，完全不是。

他突然恢复了体力，开始欢蹦乱跳，跳起西班牙舞来，踏着想象中响板的节奏跳着。

“我又得到它们了！非洲矿业股票，回来了！啊！巴尔内特，你真是个大好人！世界上没有别的巴尔内特，只有一个巴尔内特——贝舒的救命恩人！巴尔内特，应该给你竖一尊雕像！巴尔内特，你是英雄！但是，你是怎样成功的呢？快讲讲吧，巴尔内特！”巴尔内特处理事件的方法，再次令贝舒警探目瞪口呆。出于职业好奇心，他问道：

“怎么回事，巴尔内特？”

“什么？”

“唉！你是怎样弄清楚这案件真相的？那个包在哪里？你会说‘既在房子里面，又不在’吗？”

“既在房子外面，却又在房子里面。”巴尔内特开玩笑道。“你讲讲吧，”贝舒恳求道。

“你自认猜不出来？”

“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那么，你以后不要因为一些小过失，对我摆出责备的样子，令我不愉快。这使我有时相信自己偏离了正路。行吗？”“你讲讲吧，巴尔内特。”

“啊！”巴尔内特大声说道，“多么迷人的故事啊！尽管我有言在先，贝舒老友，你还是丝毫也不会失望的。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比这案件更引人注目、更意外、更自发、更狡猾、更合人性，同时更难以置信的事了。它是那么简单，却反而让贝舒你这个优秀的警察，足智多谋的探员，眼花缭乱看

不清。”

“总之，你讲讲吧，”贝舒生气地说道，“装着证券的包，是怎样离开那个房子的？”

“就在你的眼皮底下。难以形容，贝舒！而且，那个包不仅离开了房子，接着又回到房子里！它每天两次离开房子！它每天两次又回来！就在你的眼皮底下，贝舒，你憨厚友善，眼睁睁地看着！整整十天，你对它弯腰，毕恭毕敬。真正十字架的一块碎片出现在你面前！只差一点，你就会下跪！”

“哪里会呢！”贝舒大喊道，“这真荒谬，既然全都搜查遍了。”

“全都搜查遍了，贝舒，但是有件东西没有搜查！所有的包裹、纸盒、手袋、衣袋、帽子、罐头和垃圾箱……全都搜查过，但是漏查了那件东西。在边境火车站，旅客的行李物品要接受检查，但是外交邮袋是免检的。因此，你全都检查了，惟独没有检查那件东西！”

“那是什么呀？”贝舒大声问道，迫不及待。

“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到。”

“你讲吧，真是他妈的！”

“前任部长的公文包！”

贝舒从座椅跳起来。

“嗯？你说什么？巴尔内特！你控告图菲蒙议员？”

“你发疯了！难道我竟敢控告一位议员？首先，一位议员、前任部长，先验地不能怀疑。在所有的议员和前任部长当中——天知道他们有多少！——我认为图菲蒙是最无可怀疑的，尽管他充当了阿兰太太的窝脏者。”

“他于是成了同谋？图菲蒙议员会是同谋吗？”

“不会的。”

“那么，你控告谁？”

“我控告谁？”

“是的。”

“他的公文包。”

巴尔内特庄重而又愉快地解释道：

“一位部长的公文包，贝舒，可是个重要之物。哪里有图菲蒙先生的身影，哪里就有那个公文包。先生和公文包不可分离，彼此互相依存。你不能想象图菲蒙先生不带公文包，你也不能想象公文包不在图菲蒙先生的手里。只是图菲蒙先生有时要把公文包放在他旁边，比如说为了吃饭，或者为了睡觉，或者为了完成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动作。在那些时候，图菲蒙先生的公文包就独自存在，可能会发生某些事，图菲蒙先生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失窃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贝舒看着巴尔内特：“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呀？”巴尔内特重复道：

“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不见了的那天早上，就发生了那种事情。看门女人，因为偷了东西而惊慌不安，因为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丧魂落魄，不知道怎样摆脱那将使她身败名裂的赃物，突然看见在壁炉上——啊，奇迹！——放着图菲蒙先生的公文包，单独放在那里！图菲蒙先生刚刚进了看门女人的小屋，来取他的邮件。他把公文包放到壁炉上，正拆着来信，这时尼古拉·加西尔和你，贝舒，你俩正告诉他说证券不见了。于是，一个天才的，的确是天才的想法（不可能使用别的形容词了），在阿兰太太的头脑里产生了。放证券的那个包，恰巧也放在壁炉上，就在那公文包旁边，上面被报纸遮住了。

这间屋子还没有被搜查，但马上就会被搜查，事情就要败露。刻不容缓。看门女人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你们三个谈话的人，非常迅速地打开公文包，掏出包内两层之中一层里的文件，把证券包塞了进去。大功告成。谁也不会起半点疑心。图菲蒙先生腋下夹着公文包离开，也就把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和加西尔的全部证券带走了。”

贝舒没有提出丝毫异议，巴尔内特斩钉截铁地讲着自己的判断，贝舒屈从于无可辩驳的事实。他相信了，确信巴尔内特的话。“那天，我的确看见了，”贝舒说道，“一叠文件与报告。我的确没有在意。但是这些文件与报告，她大概还给了图菲蒙先生了。”

“我可不这么想，”巴尔内特说道，“那些东西只会使人家更加怀疑她，她已经把它们销毁了。”

“但是，他大概会索要的吧？”

“不会。”

“怎么！他没有发现有一批文件不见了吗？”

“他也不会发现证券在他的公文包里。”

“他没打开公文包吗？”

“他没有打开。他从来不打开公文包。图菲蒙的公文包，跟其他许多政治家的公文包一样，只是一个装门面的东西，一种姿态，一种威胁，提醒人们要遵守秩序。如果他打开过公文包，他就会索要文件与归还证券的。然而，他既没有索要文件，也没有归还证券。”

“那么，当他工作的时候呢？”

“他不工作。因为有了个公文包，并不是非要工作不可啊。甚至只要拿着前任部长的公文包，就不用再工作了。那公文包就代表工作，权势、威望、绝对权力与无所不知。昨天夜里，图菲蒙在国民议会——他是在那里，因此我讲话是很有根据的，我很了解情况——把他这个前任部长的公文包往讲坛上一放，现任部长就感到自己输了。有多少很有分量的文件资料装在这个伟大的工作者的公文包里呀！有多少数据！又有多少统计材料！图菲蒙打开公文包，却不从两个胀鼓鼓的夹层里取出任何东西。他发表演讲，不时地把手按在公文包上，那神态像是在说：‘全在这里呢。’然而，公文包里只有贝舒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加西尔的证券，以及一些旧报纸。这已经足够了。图菲蒙的公文包使部长倒了台。”

“但是，你是怎样知道的？……”

“因为图菲蒙在凌晨一点钟走出议会，步行回家的路上，被某个人鲁莽地撞倒，躺在了人行道上。另外一个人，即那个人的同伙，拾起公文包，取出了证券包，把一叠旧报纸塞进公文包，然后带走了证券。我需要对你说出那第二个人的名字吗？”贝舒由衷地微笑了。由于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在自己的口袋里，他就觉得整个故事更加有趣，图菲蒙的意外跌倒更加好笑。巴尔内特转了一圈，大声说道：

“这就是全部秘密，老伙计，正是为了能够发现这别致的真相，为了熟悉这所房子，为了搜集资料，我才口述回忆叫人打字，我才来上笛子课。多么美妙的一星期。在四楼调情，到楼下作多种消遣。加西尔，贝舒，图菲蒙……都是听我摆布的小木偶。最使我感到为难的，你懂吧，就是承认图菲蒙不知道他的公文包已参与了犯罪，而他在无意之中带着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走来走去。这件事使我十分惊讶。看门女人也很吃惊！对于她来说，真是不

可思议！在内心深处，她大概把图菲蒙先生看作最卑劣的骗子，既然她相信图菲蒙‘独吞了’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和其他证券。可恶的图菲蒙！”

“我应该告诉他吗？”贝舒问道。

“有什么用呢？就让他继续把旧报纸带来带去，在公文包上睡觉吧！这件事，不要向外人透露一个字，贝舒。”

“当然除了对加西尔说，”贝舒说道，“既然我要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把他的证券还给他。”

“什么证券？”巴尔内特问道。

“属于他的证券啊，你在图菲蒙的公文包里找到的证券。”

“啊！你在发神经病了，贝舒！你想让加西尔先生重新拥有他的证券吗？”

“怎么不！”

巴尔内特用拳头敲打着桌子，突然发怒道：

“你了解你的尼古拉·加西尔是个什么人吗？他是个骗子，跟看门女人的儿子一模一样。是的，一个骗子！他偷窃他的委托人的钱财，这个尼古拉·加西尔！他拿他们的钱赌博！比这还要更糟糕，他打算偷他们的钱！瞧，这是他买的去布鲁塞尔的头等火车票，启程的日期正好是他从银行保险柜取出证券包的同一天，不是如他所说的，他要把证券转存到另一家银行，而是为了卷款潜逃。嗯，你对你的尼古拉·加西尔，还有什么好说的？”贝舒对加西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自从他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被盗以来，他对尼古拉·加西尔的信任度已经下降。但是，他仍然注意到另一种情况，说道：

“他的委托人可都是些正直的人。这样他们不就破产了吗？”

“他们不会破产的！当然不会！我绝对不会同意这种极不公道的行为！”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加西尔是个阔佬！”

“他一个苏也没有了，”贝舒说道。

“你错了！根据我的情报，他赔偿完委托人的损失之后，还会有很多钱。你要相信，如果说他在案发当天没有及时报案，那是因为他不愿意司法部门插手他的事。但是你拿坐牢来威胁他，你将看到他自己会设法解决的。钱财问题？你的尼古拉·加西尔是个百万富翁，他遇到了麻烦，该由他去处理，而不是由我处理！”

“这就意味着你企图留住……？”

“留住证券吗？决不！那些证券已经出卖了。”

“是的，但是，你留住了钱吧？……”

巴尔内特表示出极大的义愤：

“一刻也没有！我什么都没留住！”

“那你把那些钱怎么处理了？”

“我全都分给了别人。”

“分给了谁？”

“给了需要钱用的朋友，给了我资助的有意义的事业。啊！你不用害怕，贝舒，尼古拉·加西尔的钱会派上好用场的！”贝舒对此不怀疑。这次，事件又以巴尔内特掌握了“隐藏的钱财”而告终。巴尔内特惩罚了有罪的人，替无辜者洗冤，而且没有忘记给自己捞钱。做善事当然是从他自己开始。贝舒的脸红了。没有提出异议，就是充当了同谋。但是，另一方面，他感觉到

那宝贵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的确在他的口袋里，他知道如果没有巴尔内特的干预，那些股票恐怕就丢失了。这是发脾气和与巴尔内特斗的时候吗？

“出了什么事？”巴尔内特问道，“你不高兴吗？”

“当然高兴，我感到高兴，”不幸的贝舒肯定道。“我很高兴。”

“那么，既然一切都好，你就笑一笑吧。”

贝舒轻松地微笑了。

“好极了，”巴尔内特大声说道，“为你效劳是件乐事，我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现在，老朋友，让咱们分手吧。你大概很忙，而我正等候一位女士来访。”

“再见，”贝舒说道，同时朝大门口走过去。

“再见！”巴尔内特说道。

贝舒走了，像他所说的那样，十分高兴，但是觉得不自在，决定赶快远离这个该死的人物。

外面，在邻近街道的转角处，他看见那位漂亮的女速记打字员，她肯定就是巴尔内特要等候的女士。

两天以后，他发现巴尔内特在电影院里，由笛子教师，同样漂亮的阿维利纳小姐陪伴着……

六 偶然产生奇迹

贝舒警探负责弄清老城堡主塔案件。他已经掌握了必要的情况，于是乘坐晚班火车去法国中部，在盖雷站下车，第二天早上由一辆小汽车送到了马祖雷什镇。他首先巡视这座宽敞古老的城堡。城堡建筑在克雷兹河的一个河湾环绕的岬角之上。乔治·卡泽冯就在那个城堡居住。

乔治·卡泽冯是个富裕的工厂主，省议会议长，同政要过从甚密而声名显赫，年龄至多四十岁，相貌英俊，佯装平庸随和，态度圆滑，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因为老城堡主塔在他的领地范围内，他愿意开车送贝舒去。

他们穿过一个种着栗树的漂亮园子，才来到一个已成了废墟的巨塔旁。这巨塔是马祖雷什镇封建时代留下来的唯一遗迹，从深谷直指云天，克雷兹河环塔而过，河水在坍塌的悬崖形成的河床里缓慢地流着。

河对岸属于达莱斯卡尔家族，十二米之外，耸立着一道粗砾石砌的高墙，形成一条堤坝。它因潮湿而反光。离墙头五六米的上方，有一个平台，平台边缘有一个阳台，通向园子的一条小径。那地方一片荒芜。十天前，清晨六点钟，正是在那里，有人发现年轻的让·达莱斯卡尔伯爵的尸体仰卧在最大的一块岩石上。他的身上只有头部有块摔倒时所造成的摔伤。在对面平台的树丛中，有一根树枝新近折断了，沿着树干垂下。因此，这惨剧就被这样推定：伯爵攀爬到这根树枝上，不慎跌落到河里。因此，这是件意外事故。埋葬许可证已经签发。

“但是，这位年轻的伯爵在搞什么鬼，要到那树上去呢？”贝舒问道。

“为了从最高的地方，更近地瞻仰这个城堡主塔，那城堡是很古老的达莱斯卡尔家族的摇篮，”乔治·卡泽冯回答道。接着，他又补充道：

“我不再对您说什么了，警探先生，您不会不知道，正是应我的紧急请求，巴黎警察局长才派您来的。这里确实流传着一种恶意的谣言，直接对我进行诬蔑，我要制止这种谣言与诬蔑。请您进行调查，进行询问吧。尤其要去按达莱斯卡尔小姐家的门铃，她是年轻的伯爵的姐姐，那个家族最后的幸存者。在您回去的那天，来跟我握手道别吧。”

贝舒抓紧时间调查。他亲自踏勘了那个塔楼，钻进由于楼板与楼梯崩塌而在塔内堆积而成的乱七八糟的瓦砾堆，然后回到镇上，进行询问，走访了本堂神甫和镇长，接着在客店里吃了午饭。下午两点钟，他走进狭小的园子，见园子一直通到平台，被小房子分隔成两部份。那小房子没有什么特色，已经破败不堪，大家都管它叫“小城堡”。一个年老的女佣通报之后，达莱斯卡尔小姐立即在一个低矮、陈设简陋的厅里接见了她，刚才小姐正同一位先生谈话。

她站了起来，那位先生也站起来。贝舒认出那人正是吉姆·巴尔内特。

“啊！你终于来了，亲爱的朋友，”巴尔内特快活地大声说道，同时伸出了手。“今天早上，我在报上看到你出发到克雷兹省的消息，我就立即驾驶我那辆四十匹马力的汽车赶来了，为的是听从你的吩咐，我就在这里等你。小姐，我来给您介绍，这位是贝舒警探，巴黎警察局的特派员。有他在这里，您大可放心，他大概已经弄清楚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他这样办案神速的人。他是个大行家。你说吧，贝舒。”贝舒什么也没有说，而是十分惊讶。巴尔内特在场，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惊慌失措，叫他恼火。又遇见巴尔内特！总是碰到巴尔内特！他也许还要撞上这个无法避免的

巴尔内特，忍受他那可恶的合作？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凡是巴尔内特插手处理案子，他除了欺骗和诈取外，再没有别的目的。贝舒能够说些什么呢？既然他已经在最复杂最隐蔽处摸索过了，都不能够自夸找到了半点蛛丝马迹。

贝舒默不作声，巴尔内特接着又说道：

“那么，就这样吧，小姐。贝舒警探，有时间把他的证据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暂时不肯对您讲，一定要等到了您愿意认可他的调查结果时才告诉您。因为您和我还没有交谈几句，请就您所知的，谈一谈达莱斯卡尔伯爵，即您的弟弟遇难的悲剧吧，好吗？”伊丽莎白·达莱斯卡尔，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罩着黑面纱，有种凝重的美，脸上没有化妆。她忍住呜咽，似乎在颤抖着回答：“我宁愿保持沉默，而不愿控告。但是，既然您促使我完成这艰巨的任务，先生，我准备回答问题。”

巴尔内特又说道：

“我的朋友，贝舒警探，希望知道您最后一次见到您弟弟是什么时候？”

“晚上十点钟。我们像往常一样，愉快地吃了晚饭。我很爱让，他比我小几岁，差不多可以说是我养大他的。咱俩在一起时总感到幸福。”

“他夜里出去了？”

“他是在黎明前出去的，大约在凌晨三点半钟。我们的老女佣听见他出门。”

“您知道他去哪里吗？”

“他前一天对我说过，他要去钓鱼，在那平台上面。这是他的一种嗜好。”

“那么，从三点半钟到有人发现他的尸体这段时间，您也没什么要说的吗？”

“我有的说：六点一刻有一声枪响。”

“的确，有些人听见了枪声。但是这可能是某个偷猎者开的枪。”

“我也是这么想的。然而我很担心，于是起床，穿好衣服。当我来到平台，对面已经有很多人，人们正抬着他的尸体，往城堡的花园走去，因为我们这边的岸坡太陡峭难上。”

“这声枪响，跟这件事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对吗？不然的话，验尸报告会指出子弹所造成的枪伤，但是没有发现这种伤口。”由于她迟疑不决，巴尔内特就催促她。

“请您回答呀。”

她说道：

“不管真相如何，我应该说，照我想来，两者肯定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首先，因为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这是一场意外事故……”

“不是。让特别灵敏，又非常谨慎。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根实在太单薄的树枝的。”

“树枝确实折断了。”

“根本不能证明树枝是因为他而折断的，也不能证明就是在那天夜里折断的。”

“那么，小姐，您坦率而固执地认为那是谋杀？”

“是的。”

“您甚至在证人面前指认了罪犯。”

“是的。”

“您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这就是贝舒警探要问您的。”伊丽莎白思索了一下。要她作痛苦的回忆是困难的，大家都感觉得到这点。然而，她下定决心，讲道：

“那么我就讲讲吧。为此，我要提到一件发生在二十四年前的往事。那时候，因为公证人潜逃，我的父亲破了产，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去盖雷找一位富裕的工厂主。这个人借给他二十万法郎，唯一的条件是，如果五年后不能归还借款，我们在马祖雷什的田产、城堡及领地就属于贷款人。”

“这个工厂主就是乔治·卡泽冯的父亲吗？”

“正是。”

“他喜欢这个城堡吗？”

“特别喜欢。他好几次表示要购买城堡。因此，四年十一个月以后，当我父亲脑溢血去世时，他通知我们的叔叔和监护人，要我们在一个月内搬走。我父亲什么也没有留下。人家就把我们撵出来了，我和弟弟便投靠了我们的叔叔，他就住在这个小城堡里，他本人只靠很微薄的年金过活。不久，他跟老卡泽冯差不多同时去世了。”

巴尔内特和贝舒留心听着，巴尔内特暗示道：“我的朋友贝舒警探还看不清楚，这件往事跟现在的事件究竟有什么联系。”

达莱斯卡尔小姐看了看贝舒警探，惊奇之中略带蔑视，没有回答，继续讲道：

“我和弟弟相依为命，孤独地住在这个小城堡里，对面就是以前一直属于我们祖先的城堡及其主塔。这对于我弟弟来说是极大的痛苦。这痛苦随着岁月一起增长，随着他少年的智力与敏感的发展而愈来愈强烈。他认为自己是采邑里被赶出来的，这真使他痛苦万分。他在工作与游戏之余，抽出整整几天，用来翻阅我们家族的档案，阅读谈论我们家族的书籍。因此，有一天，他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个小纸本，我们的父亲在上面记录了他最后几年的帐目，以及由于节约与好收成而积攒的钱数。书中还夹着一家银行的收据。我到那家银行去过，得知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星期停止存款，取出总共二十万法郎的全部存款（两百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那正好是他将在几星期以后要偿还的款项。他为什么推迟还钱呢？”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用支票还债呢？”

“我不清楚。我父亲有他自己的习惯。”

“因此，您认为，他把这二十万法郎藏到什么地方了？”

“是的。”

“但是，钱藏在哪儿了呢？”

伊丽莎白·达莱斯卡尔把一个小纸本递给巴尔内特和贝舒，小纸本共有二十来页，上面写满了数字。

“答案大概就在这里，”她指着最后一页说道，上面画着一个四分之三的圆，其右边连着一个半径较小的半圆。四条剖面线分开那个半圆。在两条剖面线之间，画了个小叉号。这一切起先是用铅笔画的，后来又用墨水笔描过。“这是什么意思？……”巴尔内特问道。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猜测，要弄懂这幅图的含义，”伊丽莎白回答道，

“直到有一天我可怜的弟弟猜出来了：这图画的是老城堡主塔内径缩小的平面图。大小不同两个圆连接在一起，跟主塔实际图形完全吻合。四条剖面线指出四个雉堞的位置。”

“而那个叉号，”巴尔内特总结道，“表示达莱斯卡尔伯爵藏匿这两百张钞票的地点，他等待还债的日期到来。”

“是的。”姑娘直截了当地赞成道。

巴尔内特思索，仔细察着那张图，最后说道：“的确，这很可能。达莱斯卡尔伯爵谨慎地记下他藏钱的地点，由于他突然去世，来不及告诉别人。但是，我觉得你们只要通知小卡泽冯，获准……”

“登上主塔顶吗？我们已经这样做过。我们同乔治·卡泽冯的关系相当冷淡，他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是，怎样登上主塔呢？十五年前，楼梯已坍塌，石头都已松动散开。塔顶碎为细屑。三十米高的雉堞，没有一把梯子够得到，用几把梯子连起来也不行。不应幻想可以攀登上塔顶。我们几个月里都在秘密交谈与草拟计划，但是结果都……”

“令人恼火，对吗？”巴尔内特说道。

“是的，”她说道，脸都红了。

“乔治·卡泽冯很爱您，向您求婚，遭到了拒绝。他就粗暴起来。双方断了交。让·达莱斯卡尔再也没有权利进入马祖雷什领地。”

“事情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姑娘说道，“但是，我的弟弟并不放弃。他想得到这笔钱，希望赎回我们的部份产业，或者照他的说法，使我能够有嫁妆，美满地完婚。这就成了他念念不忘的心事。他就住在主塔的对面。他不停地凝望着那难以达到的塔顶。他设想了许多能够上到塔顶的办法。他练习射箭，每天早上从拂晓开始，他就把带着细绳的箭射过去，希望箭落下后能固定在塔顶，在细绳上驳接的绳索，可供攀援。一条长达六十米的绳索也准备好了，多次试验均不成功，失败使他失望。在他惨死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对我说：‘如果坚持不懈，我深信自己一定成功，明白吗？将会有某种东西帮助我。会出现奇迹，我有预感。正义的事业总会成功，由于各种因素的力量，或者由于上帝的庇佑。’”巴尔内特又说道：

“总之，您相信他是在做新的尝试时死去的？”

“是的。”

“他放的绳索已不再在原处了吧？”

“还在原处。”

“那么，有什么证据？……”

“那声枪响。乔治·卡泽冯突然发现我的弟弟，就开了枪。”

“啊！啊！”巴尔内特喊道，“您认为乔治·卡泽冯可能这样做吗？”

“是的。这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他控制着自己，但是他的本性促使他滥用暴力……甚至犯罪。”

“他出于什么动机开枪？为了窃取您弟弟得到的钱？”

“我不知道，”达莱斯卡尔小姐说道，“我也不知道谋杀是怎么发生的，既然我可怜的弟弟的尸体上没有任何枪伤的痕迹。但是，我完全、绝对肯定是谋杀。”

“好吧，但是您得承认您的肯定，与其说是基于事实，倒不如说是基于直觉。”巴尔内特强调道，“而我应该告诉您，从法律方面讲，这在诉讼时根本不足以取胜。乔治·卡泽冯恶人先告状，会反告您诽谤罪。这不是不可

能的，对吧，贝舒？”达莱斯卡尔小姐站了起来。

“没关系，先生，”她严肃地回答道，“我并没有说要为我可怜的弟弟报仇，惩罚凶手并不能使他死而复生，但我要说的是自己认为是真相的情况。如果乔治·卡泽冯要反告我，随他的便；我将根据自己的良心作出回答。”

她停了一会儿，然后补充道：

“但是，他不会于心不安的，请您确信这一点，先生。”会见结束了。吉姆·巴尔内特不坚持继续谈下去。达莱斯卡尔小姐一点也不不是个任人恫吓的女人。

“小姐，”他说道，“请原谅我们打扰了您的清静，但这是必须的，哎！以便弄清真相。您可以放心，贝舒警探从谈话中获益不少。”

巴尔内特向她致意，然后离开了。贝舒也向她致意，跟着巴尔内特走了。

到了外面，贝舒先前一直没开口，仍旧保持沉默，也许是为了抗议这越来越令他生气的合作，同时也是为了掩饰这件神秘案件使他感到的惶恐不安。巴尔内特只是感情更加外露。“你是有道理的，贝舒，我了解你的深刻想法。在这位小姐的声明中，‘有利有弊’，请原谅我用这个说法。既有可能也有不可能，有真有假。因此，小达莱斯卡尔的办法是幼稚的。如果这个不幸的孩子到过那主塔塔顶，——我真想相信这件事，跟你心里的想法正相反——正是多亏了这无法设想的奇迹——他称之为自己的全部愿望，而我们还不能想象出来的奇迹。于是我们该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青年怎么能够在两小时里发明了攀登的方法，作好准备，加以实施，然后重新下来，由于枪击的作用跌落下来，……却没有被子弹击中？”

吉姆·巴尔内特沉思着重复道：

“由于枪击的作用……却没有被子弹击中……是的，贝舒，这一切之中有奇迹……”

巴尔内特和贝舒傍晚回到村子里的客店。他俩分别吃了晚饭。以后的两天，他俩同样只是在吃饭的时候见面。其余的时间，继续进行调查与询问，而巴尔内特则沿着那小城堡的园子观察，停在离平台稍远的地方，站在一个铺着草皮的斜坡上，从那里可以望见老城堡主塔和克雷兹河。他钓着鱼，或者抽着香烟，同时思索着。为了发现这个奇迹，应该少花一点力气寻找它的痕迹，多花一点力气猜测它的性质。让·达莱斯卡尔从有利的环境中，能够找到什么帮助呢？

第三天，他去了一趟盖雷市，他像一个事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到哪家去敲门的人那样去了。

后来，到了第四天，他见到了贝舒，贝舒对他说道：“我结束了调查。”

“我也一样，贝舒，”他回答道。

“我要回巴黎去了。”

“我也一样，贝舒，而且你可以坐我的车回去。”

“好吧。三刻钟后我跟卡泽冯先生有个约会。”

“我到那里去等你吧。这个圆滑诡诈的人使我厌倦。”他结清客店的帐单，向城堡走去，查看了园子，让人把他的名片交给乔治·卡泽冯，名片上印着“贝舒警探的合作者”的字样。他在一个很宽敞的大厅里受到接见，大厅占了一个翼楼，装饰着许多鹿头，陈设各种武器的盾形板，摆放着陈列枪支的玻璃柜，张挂着射手和猎手的证书。乔治·卡泽冯来到大厅见他。“贝舒警探是我的朋友，要在这里跟我会合。我俩一起进行了调查，一起回去。”

“贝舒警探的意见怎么样？”乔治·卡泽冯探问道。“他的意见是明确的，先生。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把这个案子看成别的样子。收集到的谣传根本不可信。”

“达莱斯卡尔小姐呢？……”

“达莱斯卡尔小姐，在贝舒警探看来，处在痛苦之中，她的话经不起验证。”

“巴尔内特先生，这也是您的意见吗？”

“啊！我吗，先生，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助手。我的意见取决于贝舒的意见。”

他在大厅里信步走着，观看那些玻璃柜，对收藏品很感兴趣。“是些漂亮的步枪，对吗？”乔治·卡泽冯问道。“非常漂亮。”

“您是个枪枝爱好者吗？”

“我特别欣赏射手的灵敏。您所有的文凭与证书上都写着：‘圣于贝尔的门徒’，‘克雷兹的猎手’，这证明您是个行家。昨天，盖雷市的人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在盖雷市，人们对这个案件谈得很多吗？”

“我认为不多。但是您的枪法很准，在那里有口皆碑。”他取出一支步枪，掂量了一下。

“当心，”乔治·卡泽冯说道，“这是一支军用步枪，已经装了子弹。”

“要对付坏人吗？”

“更多的是对付偷猎者。”

“说真的，先生，您有勇气打死一个偷猎者吗？”

“只要打断一条腿，就够了。”

“是从这里，从一个窗口开枪吗？”

“啊！偷猎者不会靠得这么近的！”

“然而，那将很有趣！那是莫大的快乐！……”巴尔内特打开一扇很窄的小窗户，它处在一个墙角。“瞧，”他喊道，“在树木中间，可以望见一点老城堡主塔，大约有两百五十米远。这大概就是悬于克雷兹河之上的那部分吧，对吗？”

“差不多。”

“是的，正是。喏，我认出两块石头之间的一丛桂竹香。您看得见这朵黄花，就在这枪的前面。”

他举枪抵肩瞄准，迅速地射击。那朵黄花跌落了下去。乔治·卡泽冯做了一个生气的手势。这个“普通的助手”到底要怎么样？他的枪法看来不错。他有什么权利开这一枪？“您的仆人们住在城堡的另一头，对吗？”巴尔内特问道。“因此，他们不可能听见刚才这里发出的响声……但是，我很遗憾，刚才的枪声会使达莱斯卡尔小姐重温那残酷可怕的回忆。”乔治·卡泽冯微微一笑。

“达莱斯卡尔小姐仍然坚持认为，那天早上的枪声跟她弟弟发生意外有联系吗？”

“是的。”

“但是，她是怎样把两件事联系起来呢？”

“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就把两件事联系起来了。一方面，有个人守候在这扇窗户旁。另一方面，她的弟弟顺着城堡主塔悬在半空中。”

“但是，她的弟弟不是跌死的吗？”

“由于当时他双手抓住的某块石头，某个突出部分被毁坏了，他才跌落身亡的。”

乔治·卡泽冯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

“我不知道，达莱斯卡尔小姐的话具有如此的决定性，也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正式控告。”

“是正式控告，”巴尔内特重复道。

对方瞪着他。这个普通助手十分放肆，他那决定一切的神态和语气，使乔治·卡泽冯愈来愈惊讶不已，心想这个侦探是否存心来挑衅的。因为，起初双方漫不经心的交谈，突然转变为一种攻击，卡泽冯不得不面对攻击。

他蓦地坐下，继续问道：

“关于这次攀登的目的，她是怎样说的？”

“让要取回他父亲藏起来的二十万法郎，藏钱地点在一张图上用叉号标出，这张图已给您看过。”

“这种说法，我决不会接受，”乔治·卡泽冯抗议道。“如果她的父亲真的积攒了这笔钱，他为什么不马上还给我父亲，却把它藏起来呢？”

“反驳得有道理，”巴尔内特承认道，“除非藏起来的是另外一笔钱。”

“那么，是什么钱？”

“我不知道。大概应设进行假设。”

乔治·卡泽冯耸了耸肩膀。

“应该相信，达莱斯卡尔姐弟俩提出过所有可能的假设。”

“谁能料得到呢？他们又不是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

“一个专业人士，即使有非凡的洞察力，恐怕不能无中生有啊。”

“有时能够。那么，您认识格雷奥姆先生吗？他在盖雷市负责保管报纸，曾经在您家的工厂当过会计。”

“认识。当然认识，他是个出色的人。”

“格雷奥姆先生断言，让·达莱斯卡尔伯爵的父亲拜访过您的父亲，就在他从银行取出二十万法郎以后的第二天。”

“怎么？”

“难道不能假设，那二十万法郎就是在这次拜访时偿还的，而收据就暂时藏在城堡主塔塔顶。”

乔治·卡泽冯惊跳起来。

“但是，先生，您知道您的假设是对先父的侮辱吗？”

“您所指的是什么？”巴尔内特坦率地问道。“如果我父亲收到了这笔钱，就会光明正大地宣布的。”

“为什么？他完全不必向周围的人透露：已经收回他以前以私人名义借出的一笔钱。”

乔治·卡泽冯用拳头敲打他的办公桌。

“那么，他就不会在两个星期以后，即他的债务人去世后几天，行使他对马祖雷什领地的支配权！”

“然而，他正是这样做的。”

“得啦，得啦！您说的全是疯话。应该注意逻辑性，先生，人们竟敢作出这样的肯定！既使我父亲可以索要已经归还了的钱，他也会害怕别人拿出收据来反驳的！”

“也许他已知道了，”巴尔内特随随便便地强调道，“没有其他人知道，那些继承人也不知道还钱的事。据说，因为他一心想得到这片领地，发誓要弄到手。后来他就死了。”因此，随着巴尔内特的影射，案情渐渐改变了面貌。老卡泽冯被控犯了背叛罪与诈骗罪。乔治·卡泽冯气得发抖，脸色苍白，把拳头捏得紧紧的，惊恐地注视着这个警探助手，心想他竟敢语气平静地把事情讲得那么可怕。

“我不许您这样说话，”乔治·卡泽冯咬牙切齿地说道。“您随便乱说。”

“随便乱说？完全不是，我向您保证。我所讲的，没有一件不是确实确实的。”

这个没有预料到的对手用假设和猜想构成怪圈？套住了他。为了打破这个怪圈，乔治·卡泽冯喊道：

“说谎！您毫无证据！为了证明我父亲干过这无耻的勾当，就应该到老城堡主塔塔顶上去寻找。”

“让·达莱斯卡尔上去过。”

“这是假的！我不承认凡人能攀上高达三十米的主塔——那超越凡人的力量——更不承认凡人可以在两小时内攀上去。”

“让·达莱斯卡尔却攀上去了，”巴尔内特固执地重复道。“那是用什么方法？”乔治·卡泽冯气恼地问道，“用什么魔法？”

巴尔内特只说了这几个字：

“用一根绳子。”

卡泽冯放声大笑。

“用一根绳子？那是发疯！是的，我上百次地撞见他，射箭过来，愚蠢地希望用他准备的绳子勾住塔顶。可怜的孩子！这样的奇迹是没有的。而且，什么，我重复说……在两小时内能行吗？而且！……而且，这根绳子人家会在城堡主塔上看见的，出事之后，或者会在克雷兹河的岩石上看见。那它就不会在小城堡里了，它似乎现在还在那里。”

吉姆·巴尔内特总是不慌不忙的，他反驳道：“用的不是这根绳子。”

“那么，是什么绳子？”乔治·卡泽冯大声反问道，并发出狂笑。“这个故事是可靠的吗？让·达莱斯卡尔伯爵，带着他的魔绳来到他的园子的平台上，他发出咒语，魔绳自己就展开，一直伸到主塔塔顶，以便让这魔法师能够骑行过去吗？真是印度乞丐行者的把戏！”

“您也一样，先生，”巴尔内特说道，“您也不能不想到奇迹，就像让·达莱斯卡尔一样，对于他来说，那是最后的希望。我也是把我的自信建立在这个想法之上的。正是出现了一个奇迹，跟您的设想完全相反：绳子不是像习惯的那样，是由下往上抛出去的，而是自上而下地垂下来的。”

卡泽冯开玩笑道：

“上帝啊！那么上帝扔了一个救生圈给它的一个选民啦？”

“甚至不用费力乞灵于神的干预和歪曲自然法则，”巴尔内特平静地说道，“完全不用！这奇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纯属由偶然事件所能引起的奇迹之一。”

“偶然事件？！”

“偶然是无所不能的。这是最使人不安，而又最巧妙的力量，也是最出人意料，而又最任性的。偶然使最不相称的成份靠拢、集中，形成最不寻常的组合，并且使其不断增加，从而创造出每天的现实。再没有比偶然更能创

造奇迹的了。按我所设想的这个奇迹，在我们的时代，从天而降的除了陨石与尘埃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这有什么稀奇古怪吗？”

“还会降下绳子！”卡泽冯冷笑道。

“会降下绳子，以及不论什么东西。海底布满了从海上航行的船只上跌落下的东西。”

“天空中并没有海船呀！”

“天空中有船，不过它们叫另外的名字，它们叫做气球、飞机或者飞艇，像船在海上航行一样，在天空中到处飞行。许多不同的东西可以从那上面跌落或者被扔出来。在这些东西中有一卷绳子，而这卷绳子被城堡主塔的雉堞勾住了，整个事件可以这样解释。”

“浮浅的解释。”

“理由充足的解释。请读一读上个星期出版的本地报纸，就像我昨天做的那样，您就会知道，在让·达莱斯卡尔伯爵惨死的头一天夜里，有一个气球在本地区上空飞过。气球是从北往南飞的，它在盖雷市以北十五公里处扔下好几个沙袋以减少压载。怎么不由此必然推断出，一卷绳子也被扔下来，绳子的一端被平台上的一棵树缠住，让·达莱斯卡尔伯爵为了让绳子摆脱纠缠，不得不折断了一根树枝，他下到平台上，拿起绳子的两端，将其连接起来，然后往上攀爬呢？难以实现的业绩？人们可以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小伙子完全能够办到。”

“后来呢？”卡泽冯喃喃地问道，整个脸部抽搐着。“后来，”巴尔内特总结道，“有个非常灵敏的射手，站在这里，就在这窗户旁，看见那个悬在空中的人，便向绳子开枪，弄断了绳子。”

“啊！”卡泽冯暗哑地说道，“您竟然这样来看这个事故的吗？”

“接着，”巴尔内特继续说道，“开枪的人一直跑到河边，搜查那具尸体，要抢走收据。随后，他迅速抓住垂下的绳子的末端，把整根绳子拉过来，把这件证物扔到某口井里。这司法部门以后会很容易地找到的。”

现在，控告对象变了。儿子继父亲之后，成了被告。一种肯定的、无可辩驳的、合乎逻辑的联系，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卡泽冯试图摆脱困境，忽然大发脾气，与其说是反驳对方讲的话，不如说是针对对方本人。他大声嚷道：

“对这一套东扯西拉的随便解释与荒谬假设，我已受够了。你马上给我滚出去。我将告诉贝舒先生说，我把你赶出了家门，就像赶走一个勒索者。”

“如果我要勒索你的话，”巴尔内特笑着说道，“就会一开始就提出证据。”

卡泽冯怒不可遏，大声说道：

“你的证据！你有证据吗？对，有空话，有废话！但是，一个证据，一个唯一能允许你讲话的证据……哪里会有！证据吗？只有一个也许是有效的。只有一个也许会使我的父亲和我局促不安！……如果你没有掌握那个证据，你虚构的全部蠢话就会不攻自破，而你只是个恶作剧者！”

“什么证据？”

“当然是收据啦！我父亲签了名的收据。”

“这就是那张收据，”巴尔内特一边说，一边展开一张有折痕磨损、发黄的印花公文纸。“这是您父亲亲笔写的，不是吗？这是正式收据吧？”

立据人奥古斯特·卡泽冯（签名如下）承认收到达莱斯卡尔伯爵先生归还的借款贰拾万法郎整，作为借款抵押的城堡与土地，毫无争议地归他所有。

“这日期跟格雷奥姆先生所说的日期完全一致。有签名在这里，没有错。因此收据确实是真的，那么先生您就该知道它，要么您父亲亲口对您讲过，要么您从他所留下的秘密文件中得知。您发现了这张收据，就等于给您父亲定了罪，也给您定了罪，您就要被逐出城堡，您和您父亲都舍不得这城堡。这就是您杀人的原因。”

“如果我杀了人，”卡泽冯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就会抢回这张收据。”

“您曾经在受害者身上搜寻过，可是没有找到。让·达莱斯卡尔伯爵出于谨慎，把收据绑在一个石块上，从主塔顶上扔下来，准备过后再去拾取。是我在河边，离现场二十米之处，找到了收据。”乔治·卡泽冯扑上来企图从他手里夺走那张收据，巴尔内特刚好来得及后退。

两个人相互对视了一阵。巴尔内特说道：

“您这个动作就是招供。您的目光显得多么迷乱！在这样的时刻，正如达莱斯卡尔小姐对我说过的那样，您显然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那一天，当您举枪瞄准，在不知不觉中，您就是这个样子。喂，请您克制自己。有人在栅栏门旁按铃了。是贝舒警探来了，您大概认为，什么也不让他知道是有益处的吧？”过了一会，乔治·卡泽冯的眼神仍然迷茫，他终于叽咕道：“要多少钱？这张收据该要多少钱？”

“它是不卖的。”

“你要保留它？”

“在某种条件下，它是会还给您的。”

“什么条件？”

“我会当着贝舒警探的面对您讲的。”

“如果我拒绝同意呢？”

“那我就揭发您。”

“你的判断站不住脚。”

“您就试试吧。”

乔治·卡泽冯大概感觉到了他的对手的全部力量与不可动摇的意志，因为他低下了头。就在这时，一个仆人带领贝舒进来了。贝舒没料到在城堡里遇见巴尔内特，于是皱起眉头。这两个人在谈些什么鬼名堂呢？难道这个可恨的巴尔内特竟敢抢先讲出跟贝舒他相反的说法？

这种担忧使他更加肯定自己的证词，在亲热地跟乔治·卡泽冯握手时，说道：

“先生，我答应过您，在临走的时候，把我调查的结果告诉您，并通报我将要作的报告的大略意思。调查结果与我的报告，完全符合迄今为止人们对事件的看法。”

他把巴尔内特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补充道：“达莱斯卡尔小姐散布的关于您的谣言根本不可信。”巴尔内特表示同意说：

“很好，这正是我对卡泽冯先生讲过的话。我的老师和朋友贝舒，再次表现出他一贯的洞察力。此外，我应该指出，卡泽冯先生想以德报怨，不计较对他的诽谤。他要把达莱斯卡尔小姐的祖业归还给她。”

贝舒好似挨了一记闷棍。

“ 嗯？……这可能吗？ ”

“ 很可能， ” 巴尔内特肯定道。 “ 这场意外事件，使卡泽冯先生对这个地方有点反感。他打算搬到已经看中的离他在盖雷市的工厂更近的一座城堡去住。当我来到这里，卡泽冯先生甚至正在起草他的赠与计划，他表示愿意附加一张十万法郎的不记名的支票，作为补偿交给达莱斯卡尔小姐。我们总是意见一致的，不是吗？卡泽冯先生。 ”

卡泽冯毫不犹豫。他马上执行巴尔内特的命令，就像是他心甘情愿、主动去做的一样。他在办公桌旁坐下，写好了赠与书，在支票上签了名。

“ 办好了，先生， ” 他说道， “ 我将给我的公证人作出指示。 ” 巴尔内特收了两份文件，拿起一个信封，把文件放进去，接着对贝舒说道：

“ 喂，带着这去给达莱斯卡尔小姐。我肯定，她会赞赏卡泽冯先生的作法的。我向您致敬，先生，不知该怎么对您讲，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局，贝舒和我感到多么高兴。 ” 他很迅速地离开了。贝舒跟在后面，越来越惊愕，在栗树园里低声说道：

“ 那么，怎么，是他开了枪？……他认罪了？ ”

“ 这你就别管了，贝舒， ” 巴尔内特对他说道， “ 不要管这个案子。正如你刚才看见的，案子已经了结，对各方都大有好处。因此，你去达莱斯卡尔小姐那里交差吧……要她保持沉默，忘记这件事，你然后到客店来找我。 ”

一刻钟以后，贝舒回来了。达莱斯卡尔小姐接受赠与，要她的公证人去同乔治·卡泽冯的公证人取得联系。但是，她不肯收取任何金钱。她气愤地撕烂了支票。

巴尔内特和贝舒出发了。汽车开得很快，一路上两人保持着沉默。贝舒警探怎么也想不通，弄得筋疲力尽，莫名其妙，而巴尔内特这个朋友似乎也不准备透露真情。

三点整，他俩回到巴黎，巴尔内特邀请贝舒在证券交易所附近吃午饭。贝舒神情呆滞，无法摆脱麻木状态，就答应了。 “ 你点菜吧， ” 巴尔内特说道， “ 我要去买点东西。 ”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俩美餐了一顿。在喝咖啡的时候，贝舒说道：

“ 我应该把撕碎的支票归还给卡泽冯先生。 ”

“ 你不用还了，贝舒。 ”

“ 为什么？ ”

“ 那张支票毫无价值。 ”

“ 那是怎么搞的？ ”

“ 是的，我预料到达莱斯卡尔小姐会拒收支票，我把赠与书同一张过期的废支票一道放进了那个信封里。 ”

“ 但是，真支票呢？ ” 贝舒呻吟般说道， “ 卡泽冯先生签了名的那张支票呢？ ”

“ 我刚才去银行兑现了。 ”

吉姆·巴尔内特微微敞开他的上衣，亮出一整沓钞票。杯子从贝舒的手里跌下来。然而，他克制住自己。他俩面面相觑地坐着，好长一段时间都在闷头抽烟。吉姆·巴尔内特终于开口道：

“ 确实，到目前为止，我俩的合作都是有收获的。有多少次出马，就有多少次成功，使我微薄的积蓄有所增加。我对你肯定地说，我开始对你有妨碍，因为我们毕竟在一道工作，但都是我拿钱。哦，贝舒，你到我的事务所

当个合伙人，怎么样？成立巴尔内特和贝舒侦探事务所……行吗？这可是个不坏的主意啊？”贝舒向他投以愤恨的目光。他还从来没有如此憎恨一个人。他站了起来，把一张钞票扔到餐桌上付帐，离开时咬牙切齿地说道：

“有时我自问：你这个家伙是不就是魔鬼本身呢？”

“我有时也正好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巴尔内特笑着说道。

七 白色手套……白色护腿套

贝舒从出租汽车里跳出来，向巴尔内特事务所冲过去，宛如一阵飓风。

“啊，居然这样！太好了！”巴尔内特迎上前去，喊道。“那天，咱俩冷冰冰地分了手，我担心你生气了。怎么，你需要我帮忙吗？”

“是的，巴尔内特。”

巴尔内特握着他的手，用力摇晃着。

“好极了！出了什么事呢？你满脸通红。你不会是得了猩红热吧？”

“别开玩笑了，巴尔内特。是一宗棘手的案件，我要顾及我的面子，一定要处理好。”

“是涉及什么的？”

“涉及我妻子。”

“你妻子！那么你结过婚？”

“离婚都六年了。”

“两人性格不合？”

“不是的，因为她硬要发挥自己的天赋。”

“命中注定要离开你？”

“她要演戏。你在这里见过这种事吗？一个警探的妻子当戏子。”

“那么，她成功了吗？”

“成功了。她在唱歌。”

“在歌剧院？”

“在‘疯狂的牧羊女’剧团。”

“她叫什么名字？”

“奥尔加·沃邦。”

“是杂耍歌舞演员？”

“是的。”

吉姆·巴尔内特表现得很热情。

“祝贺你，贝舒！奥尔加·沃邦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她在《支离破碎》一曲中找到了一种新程式。她最新的节目，倒立着唱道：‘伊齐多尔……热恋着我。但是我爱的是……热姆。’这使你感到伟大的艺术给人的震颤。”

“谢谢你！瞧，这是我收到她写来的字条，”贝舒说道，接着念了一封当天上午寄出的快信，那是用铅笔匆忙写的。

有人在我卧室偷窃。我可怜的妈妈差点儿被谋杀。你快来吧。——奥尔加

“‘差点儿’这几个字就用得挺独特！”巴尔内特说道。贝舒又说道：

“我当即打电话给巴黎警察局，那里已经知道这个案件了，我获准协助在现场工作的同事们。”

“那你害怕什么？”巴尔内特问道。

“害怕见到她，”贝舒可怜巴巴地说道。

“你始终爱着她吗？”

“我一见到她，就会爱意复萌……我焦虑不安……说话都结结巴巴的……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去调查会怎么样？我只能干出蠢事来。”

“你希望。在她面前保持尊严，显得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警探吗？”

“正是。”

“总之，你指望我能去？”

“是的，巴尔内特。”

“你的妻子，她的品行怎么样？”

“无可指摘。如果奥尔加不坚持干那一行，就仍然会是贝舒太太。”

“那对艺术来说，是件多么遗憾的事啊！”吉姆·巴尔内特严肃地说道，戴上了帽子。

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他俩就来到卢森堡公园附近一条最寂静最荒凉的街道。奥尔加·沃邦住在一幢四层住宅楼的四楼，那楼房首层的高窗都装了铁栅。

“再说一句，”贝舒说道，“这一次你别暗中赚钱，那会破坏我们出来破案的名誉的。”

“凭我的良心……”巴尔内特提出异议道。

“让它安静点吧，”贝舒说道，“也想想我的良心，以及它对我的责备吧。”

“你认为我会抢劫奥尔加·沃邦吗？”

“我请求你不要抢劫任何人。”

“甚至不抢劫那些活该抢劫的人吗？”

“让法律去负责惩罚他们吧。”

巴尔内特叹了一口气：

“这倒不滑稽！但是，既然你希望我那样做……”一名警察把守着大门口，另一名警察在门房里跟看门人夫妇在一起，这意外事件闹得看门人不安生，他们感到很恼火。贝舒得知当地警察分局长和两名保安警察已从这房子里出来了，预审推事作了初步调查。

“利用这会儿没有旁人的机会给你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贝舒对巴尔内特说道。

边上楼，他边解释道：

“这是栋旧式住宅，住户们保留着以往的习惯……例如，大门总是关闭的，谁也没有开大门的钥匙，只有按了门铃才能进屋。二楼住着一位教士，三楼住的是一位法官，看门女人给他们收拾房间。至于奥尔加，她跟母亲和把她带大的两个老保姆一起，生活得很舒服。”

有人给他俩开了门。贝舒详细指出，衣帽间右边通往奥尔加的卧室和会客室，左边通往母亲和两位老保姆的房间，对面有一间画室，已改作健身房。里面有一副单杠，一架高架秋千，吊环，还有许多其他次要的健身器材散布在圈椅与长沙发之间。他们刚走进这个大厅，就有某种东西从上面，从那透进阳光的玻璃天棚那儿掉了下来。那是一个笑容满面的年轻人，正抖动着长在动人的脸庞上方乱蓬蓬的棕红头发。从那紧裹着身体的睡衣，巴尔内特认出那是奥尔加·沃邦。她立刻以关厢居民的腔调嚷道：

“你知道，贝舒，妈妈身体很好。她睡了。我亲爱的妈妈！运气真好！”

她倒立着，头伸在两只绷直的胳膊中间，双脚朝天。她唱着歌，那个次女低音动人而沙哑：

“伊齐多尔……热恋着我。但是我爱的是……热姆。”

“我也爱你，我正直的贝舒，”她直立起来说道。“是的，你很热心，来得这么快。”

“吉姆·巴尔内特，一位同事，”贝舒介绍道，他试图显得坚强些，但是眼睛湿润与神经性面部的肌肉抽搐，暴露了内心的慌乱不安。

“好极了！”她说道，“你们两个人来破这个案子，把我卧室失窃的东西都替我找回来。这由你俩负责。啊！轮到我向你们介绍德尔·普雷戈了，我的体操教员、按摩师、化妆师、美容化妆品和香脂供应商，他使杂耍歌舞剧场的那些小姐们为之倾倒，使她们变得年轻，她们没有一个不开心得脱臼的。你好，德尔·普雷戈。”德尔·普雷戈弯了弯腰。他肩膀宽阔，皮肤赤褐，满脸喜气，外形宛如从前的小丑。他穿一身灰色衣服，戴着白色护腿套和白色手套，手里握着浅色毡帽。他突然比划着讲起话来，那怪异的法语中夹杂着西班牙语、英语和俄语词汇，发r音沉浊。他想要讲述他那套逐渐脱臼的方法。奥尔加打断了他的话。“没有时间浪费了。你需要了解什么情况，贝舒？”

“首先，”贝舒说道，“让我们看看你的卧室。”

“我们去吧，快去！”

她一跃就抓住了高架秋千，猛地一荡冲到吊环上，然后落到卧室门口。

“我们到了，”她说道。

卧室完全是空荡荡的。床、家具、窗帘、版画、镜子、地毯、小摆设，统统不见了。这个空房间的确像是搬过家一样，徒剩四壁。奥尔加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嗯？他们把它洗劫一空！连我的一套象牙刷子都偷了！他们简直把灰尘也带走了！我是多么舍不得我卧室里的一切物件！地道的路易十五式家具……一件一件地购买起来的呀！……蓬巴杜夫人睡过的一张床！……布歇的四幅版画！……一个名师制作的五斗柜！……都是些难得的珍品呀！……我把去美洲巡回演出的全部收入都花在这上面了！”

她在原地翻了个斤斗，甩了甩头发，快活地大声说道：“算了！以后再花钱买吧。凭着我那如橡胶般弹性好的肌肉和沙哑的嗓音，我不会有困难的……可是，贝舒，你为什么这样斜眼看着我呢？有人常说，你会昏倒在我的脚下！过来吧，让我拥抱你吧。你向我提出问题吧，让我们在检察院的人来到之前结束谈话。”

贝舒说道：

“你讲一讲事情的经过吧。”

“噢！没有多少好讲的，”她说道，“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十点半钟刚刚响过，……我应该告诉你，八点钟我和德尔·普雷戈一起出去了，他代替妈妈陪我去‘疯狂的牧羊女’剧院。妈妈在家织毛衣。十点半钟敲响了。忽然，从我的卧室那边传来了一点响声。她就跑过去。在电灯光中，她隐约看见有个男人在拆我的床，电灯光随即熄灭，另一个男人扑过来击她的头部，把她打倒在地上，第一个男人用一块桌毯蒙住她的头。然后，那两个家伙就搬走了卧室里的东西，其中一个人把家具搬到楼下去。妈妈没有动，也没有叫喊。她听见了一辆大汽车在街上开动的声音，接着她就昏过去了。”

“当你从‘疯狂的牧羊女’剧院回来，”贝舒问道，“就……？”

“我发现下面的大门打开着，这个套房的门也打开着，妈妈昏迷不醒。”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译注

法国画家，作品是洛可可风格的。——译注

你想想，我是多么惊愕呀！”

“看门人夫妇呢？”

“你了解他们。两个好老人住在那里有三十年了，发生地震也不会妨碍他们睡觉的。在夜里只有门铃声才能够把他们弄醒。然而，他们以神的名义发誓，从晚上十点钟他们睡觉的时候起，直到第二天早上，没有人按过门铃。”

“因此，”贝舒说道，“他们一次也没有拉过那根开门的绳子？”

“正是这样。”

“其他的住户呢？”

“同样也没有听见铃声。”

“究竟怎么样？……”

“究竟怎么样？”

“奥尔加，你的看法呢？”

那位少妇发怒了。

“你才应该有正确的看法！要我对这案子发表看法吗？的确，我觉得你跟检察院那些人一样呆头呆脑。”

“但是，”他狼狈地说道，“调查几乎还没有开始呢。”

“我跟你讲的话，不足以使你了解情况吗？如果这位名叫巴尔内特的人也跟你一样愚笨的话，我可要跟我的蓬巴杜夫人床永别了。”

那位名叫巴尔内特的人往前走着问道：

“您想在哪一天重见您的蓬巴杜夫人床，夫人？”

“怎么？”她吃惊地看着这个外表有点怪诞可笑的人说道，刚才她根本没有注意这个人。

他用不拘礼节的口气详细说道：

“我想知道您希望重新拥有蓬巴杜夫人床和您卧室里被盗的全部物件的日期与钟点。”

“但是……”

“我们就确定一个日期吧。今天星期二，下星期二，您认为合适吗？”

她的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好像惊呆了似的。这个异常的提议究竟意味什么？开玩笑还是吹牛皮？突然，她噗嗤一笑。“真是一个爱打趣的人！贝舒，你是从哪里把你的同事请出来的？好的，不，你知道，这个名叫巴尔内特的人，有胆量！一个星期！好像我的蓬巴杜夫人床就在他的口袋里似的……你想象一下，你们这两个狡猾的家伙会浪费我的时间的！”她把那两个人一直推到衣帽间。

“那么，你们走吧，别让人家再见到你们。我不喜欢别人嘲笑我。这些家伙多爱开玩笑啊！”

前画室的门对那两个家伙“砰”地一声关上了。贝舒失望地抱怨道：

“我们来到这里才不过十分钟。”

巴尔内特却心平气和地仔细察看那衣帽间，并向一个老保姆提了问。他下了楼，他又进入看门人的小屋，询问看门人。走出了那所房子以后，他跳进一辆驶过的出租汽车，吩咐司机开车去拉博尔德街。贝舒惊异万分，呆立在人行道上。如果说巴尔内特在贝舒的心目中很有权威的话，那么奥尔加就更有权威了。他一点也不怀疑，像奥尔加说的那样，巴尔内特是为了摆脱

困境才作出承诺的。他只不过是开玩笑而已。贝舒第二天到巴尔内特的事务所去，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巴尔内特正坐在圈椅里，双脚搁在办公桌上，抽着香烟。“如果你是这样来关心这案子的话，”贝舒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们就有永远陷入困境的危险。我白白地在那里忙了，检察院的人什么也没有查到。我也一样没有进展。我们在某些方面意见一致，比如，如果没人从里面给你开门，即使有把偷制的钥匙，也根本不可能进入房子。由于房子里的住户，没人有充当同谋的嫌疑，那只能得出下面两个结论：第一，两个窃贼中有一个人头一天傍晚就藏在房子里面，是他给同伙开的门；第二，既然大门总是关闭着，他潜入屋内时看门人不可能不发现他。究竟是谁潜入了屋内？是谁给开的门？真是一个难解的谜。怎么办呢？”巴尔内特依旧保持着沉默。他似乎完全与这个案子无关。贝舒于是继续说道：

“我们列出了头一天来过的人的名单。看门人夫妇肯定地说，每个进来过的人，又都出去了。因此，毫无进展。这件入室盗窃案，人们调查了它的各个阶段，它是以简单的方法，十分大胆地进行的，它的来龙去脉绝对难以解释。嗯，你对这个案子是怎么看的？”

巴尔内特伸展开四肢，似乎回到现实中来了。他说道：“美妙有趣。”

“谁？什么？谁美妙有趣？”

“你的前妻。”

“嗯？”

“她在日常生活中跟在舞台上一样美妙有趣。活泼可爱的人！感情洋溢的人！一个真正的巴黎淘气鬼……除此之外，还很有情趣，要求很高！把节余的钱购买一张蓬巴杜夫人床的想法，难道不别致可爱吗？贝舒，你可没有福气享受呀。”贝舒咕哝道：

“我的福气，早就烟消云散了。”

“你们在一起有多久？”

“一个月。”

“你不惋惜吗？”

星期六，贝舒又来到巴尔内特的事务所。巴尔内特吸着烟，沉思着，不回答问题。星期一，贝舒再次来了，垂头丧气。“没有进展，”贝舒低声埋怨道，“那些家伙全是废物。现在奥尔加的蓬巴杜夫人床和卧室里的家具物件正被运往某个港口，然后运到国外，有朝一日会被出售。我这个警探，在奥尔加面前，是个什么模样？是个傻瓜。”

他看见巴尔内特只顾望着香烟的烟雾往天花板盘旋上升，便勃然大怒。

“我们就这样跟可怕的对对手较量吗？那可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那些人以独特的方式行事，他们竟然采用那种办法，并且搞得天衣无缝……你居然还心安理得的？毫无疑问，他们派人潜入了案发地点，你不想试着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在她身上，”巴尔内特说道，“有使我特别喜欢的某种东西，我就对其他一切都不大注意了。”

“什么？”贝舒问道。

“她的天性，她的主动性。她从不哗众取宠。奥尔加怎么想就怎么说，根据本能行事，按照她的怪念头随心所欲地生活。我给你重复说一遍，贝舒，这是一个美妙有趣的女人啊。”贝舒在桌子上重重地击了一拳。

“你知道她把你看成什么人吗？看成一个笨蛋。她跟德尔·普雷戈谈起

你的时候，他俩笑得直不起腰来。笨蛋巴尔内特……吹牛的巴尔内特……”

巴尔内特叹息道：

“令人难堪的形容词！名不副实可怎么办？”

“明天就是星期二。应该像你承诺的那样，把蓬巴杜夫人床找回来呀。”

“哎呀，可惜，我不知道那张床在哪里。请你给我出个主意吧，贝舒。”

“叫人去把窃贼抓起来。从他们口中你将得知真相。”

“这容易得很，”巴尔内特说道，“你有逮捕证吗？”

“有。”

“有受你指挥的人员吗？”

“我只要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就行了。”

“你就打电话吧，要求今天给你派两个小伙子，到卢森堡公园附近奥迪翁剧院的走廊里守候。”

贝舒惊跳了起来。

“你在嘲弄我吗？”

“绝对不是。你相信我会甘心让奥尔加·沃邦把我看成笨蛋吗？怎么可能呢！我不是一向信守诺言的吗？”贝舒思索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巴尔内特讲的是正经话，六天来巴尔内特躺在圈椅里，根本没有停止思考这个谜。他不是常说，有的案件，思考要胜过任何调查吗？

贝舒不再发问了，打电话找他的一个朋友，那人名叫阿尔贝，是局长的心腹。他俩商定：派两名探员去奥迪翁剧院。巴尔内特站起身，做好准备。三点钟，他们出门了。“我们到奥尔加住的街区去吗？”贝舒问道。“到那所房子里去。”

“但是，不到她家里去？”

“到看门人房里去。”

他俩来到了门房里面，巴尔内特吩咐看门人夫妇不要透露半点消息，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有人在他们身边。一道帘子遮住了床，使他俩不会被人发现。他俩却能看清楚看门人拉动绳子，为出出进进的每一个人开门或者关门的情景。

住在二楼的教士过去了，接着是奥尔加的一个老保姆，腋下夹着一个篮子，出去买东西。

“我们在等候什么鬼呀？”贝舒喃喃地问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教你怎么干好自己的工作。”

“但是……”

“住嘴。”

三点半钟，德尔·普雷戈进来了，穿一套灰色西装，戴着白色护腿套和浅色帽子。他向看门人夫妇挥手问好，上楼去了。这是每天开始上体操课的时间。

四十分钟以后，他又出去了，买了一包香烟就回来了，戴着白色手套和白色护腿套。

随后三个别的人走过去了。突然，贝舒低声说道：“瞧，他第三次进屋来了。那么，刚才他是从哪里出去的呢？”

“是从这个大门出去的，我猜想。”

“我认为不是的，”贝舒声称道，却不那么肯定，“……除非我们看漏了……你的看法怎样，巴尔内特？”

巴尔内特拨开帘子，回答道：

“我认为行动的时候到了。去找你的同事，贝舒。”

“我领他们来？”

“是的。”

“那你呢？”

“我上楼去。”

“你等我吗？”

“为什么问这个？”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看到的。你们三个人在三楼守候。会有人来叫你们的。”

“那么，你走了？”

“走到底。”

“对付谁？”

“对付那些没有胆量的老好人，我向你保证。快去吧。”贝舒走了。巴尔内特像他所说的那样，上到四楼，按了门铃。他被领到体操房内，奥尔加正在德尔·普雷戈的监督下上课。“喂，大胆的巴尔内特先生！”奥尔加在一副绳梯的高处喊道，“全能的巴尔内特先生。好吧！巴尔内特先生，给我带回了我的蓬巴杜夫人床吗？”

“差不多，夫人。但是，我不妨碍您吗？”

“不妨碍。”

她藐视危险，以难以置信的敏捷，根据德尔·普雷戈短暂、生硬的命令，完成了规定的动作，好似玩耍一般。教师时而赞扬，时而批评，有时还作示范，亲自作练习动作，动作猛烈甚于灵活，可以说显露出他那似乎惊人的力量。

体操课结束了，他穿好短上衣，扣好白色护腿套的钮扣，戴上白色手套和浅色帽子。

“今晚在剧院见，奥尔加夫人。”

“那么，你今天就不等我了，德尔·普雷戈？你大概该陪我去剧院吧，既然妈妈不在家。”

“不可能，奥尔加夫人。晚饭前我还有一堂课要上。”他向门口走去，可是，不得不停了下来。巴尔内特正挡住房门。“我只讲几句话，亲爱的先生，”巴尔内特说道，“既然我正好遇见您。”

“我非常抱歉，但是……”

“我还需要自我介绍吗？吉姆·巴尔内特，巴尔内特事务所的私家侦探，贝舒的朋友。”

德尔·普雷戈迈出了一步。

“实在对不起，先生，我有急事。”

“噢！一分钟，只一分钟，请您回忆一下。”

“关于什么？”

“关于某个土耳其人……”

“一个土耳其人？”

“是的，他名叫做本—瓦利。”

体操教师连忙摇头，回答道：

“本—瓦利？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 某个叫阿维尔诺夫的，也许认识您。 ”

“ 也没听说过他。这些人是什么人呀？ ”

“ 两个杀人凶手。 ”

沉默了一会儿，德尔·普雷戈接着笑着说道：

“ 我很不喜欢跟这种人来往。 ”

“ 相反，有人声称， ” 巴尔内特说道，“ 您跟这些人很熟识呢。 ” 德尔·普雷戈把巴尔内特从头至脚扫视了一遍，然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解释清楚吧！我讨厌猜谜。 ”

“ 请坐，德尔·普雷戈先生。这样咱们谈话更方便些。 ” 德尔·普雷戈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奥尔加走近这两个男人，亲切而又好奇。她身穿体操服显得小巧玲珑。

“ 你坐下吧，德尔·普雷戈，想想吧，这涉及我的蓬巴杜夫人床。 ”

“ 正是这样， ” 巴尔内特说道，“ 请相信，德尔·普雷戈先生，我并没有给您出什么谜语。这里被盗以后，我初次来查看时，就想起那时人们议论纷纷的两件社会新闻，我很愿意知道您的看法。只需几分钟就够了。 ”

巴尔内特完全不是平时那种低三下四的态度。他的语调威严，叫人不得不服从。奥尔加·沃邦对此印象极深。德尔·普雷戈被震慑住了，低声说道：

“ 赶快说吧。 ”

“ 事情是这样的， ” 巴尔内特开始说道，“ 三年前，一位名叫索鲁瓦的珍宝商，跟他的父亲住在巴黎市中心一座宽敞的楼房的顶层套间里，他跟某个名叫本—瓦利的人有生意来往。那人头上裹着包头布，穿一身土耳其服装，裤管鼓鼓的，专做东方黄玉、不圆的珍珠、紫水晶等二流珠宝买卖。本—瓦利几次上楼到索鲁瓦家的那天晚上，索鲁瓦看完戏回家，发现他的父亲被匕首刺死，放珠宝的保险柜被洗劫一空。然而，调查证明，作案的并不是本—瓦利本人，他有不在现场的确凿证据，而是那天下午本—瓦利领进房子里的某个人。尽管如此，却无法逮住那个人，也无法逮捕那个土耳其人。那个案子已经了结。您还记得吗？ ”

“ 我到巴黎只有两年， ” 德尔·普雷戈辩驳道，“ 而且，我对此并不感兴趣…… ”

吉姆·巴尔内特继续说道：

“ 十个月前，发生了另一件同类案件。受害人是一位奖章收藏家达武尔，作案者肯定是由俄国伯爵阿维尔诺夫领进房子里并且藏匿起来的。那个伯爵戴一顶卷毛羔皮帽，穿一件长外套。 ”

“ 我记起来了， ” 奥尔加·沃邦说道，她的脸色惨白。“ 我立即觉察到， ” 巴尔内特又说道，“ 那两个案件跟蓬巴杜夫人式卧室家具被盗案，不只是惊人地相似，而且有某种关系。凶手本—瓦利偷窃珠宝商索鲁瓦，与对收藏家达武尔的偷窃，都是由两个外国人干的，作案手法跟在这里发现的完全一样，即依靠事先带进屋内的一个或两个同伙去偷盗财物。但是，这个手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起初还看不出来，几天来我单独冥思苦想，极力探究。凭着我所掌握的两个基本事实，即本—瓦利罪案与阿维尔诺夫罪案，应该对这种作案手法体系形成总的看法，它大概适用于其他许多我所不知情的案件。 ”

“ 那么，您找到谜底了吗？ ” 奥尔加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找到了。而且我承认，还极其令人满意。那真富有艺术性，我熟悉那种新鲜独特，毫不抄袭别人的……伟大的艺术！当那一伙入屋盗窃者和杀人凶手暗中策划偷偷

潜入屋内时，事先会派遣同谋：管子工，送货小厮或者其他工人，进入屋里。这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地干活。人们看见他们的次数越多，就越好。他们成了那里的熟人，常来常往，人们习惯于见到他们。然后，到了计划的日期，他们从房子里出来……又进去……再出来……再进去……然后，当盗窃团伙的头子来到时，有人再进来，这人已不是人们经常看见出出进进的那个人，而是酷似那个人的新来的人，别人会相信他就是原来那个人。这可真令人叫绝吧？”巴尔内特语气强烈地对德尔·普雷戈讲：

“真天才，德尔·普雷戈，是的，真天才。另外的人，我重复一遍，企图作案时，极力不让人发觉，就像医院里的老鼠，穿着不引人注目的颜色的衣服，神态也不引人注意。而他们呢，明白自己应该惹人注目。如果一个戴毛皮帽子的俄国人，如果一个裤管鼓鼓的土耳其人老是一天四次走过楼梯，谁也不会去数他多进来了一次而少出去一次。然而，那次进来的就是同伙。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就是用的这个手法作案。让我们脱帽致敬吧！那个想出这个方法，并加以实施的人，是一个大师，我假设，实际上这样的大师不会只出现两次。我认为本—瓦利和阿维尔诺夫伯爵是同一个人，难道不可以合理设想：那个人以第三种形式，第三次出现在我们要破的案子里呢？首先是土耳其人，然后是俄国人……然后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发现的同类性质的外国人，穿着同样特殊服装的人吗？”

他停顿了一下。奥尔加愤怒地打了个手势。她忽然明白了巴尔内特解释的目的，于是表示不满。

“不是这样的。你含沙射影，我很气愤。”

德尔·普雷戈微微一笑，神情宽容。

“您别管了，奥尔加夫人……巴尔内特先生在开玩笑……”

“当然，德尔·普雷戈，”巴尔内特说道，“我在开玩笑。您完全有理由不理睬我讲的冒险小故事，至少在知道结局之前。我的确知道，您是外国人，您穿衣服惹人注意，白色手套……白色护腿套……您的确有一副多变的面孔，适合改变形象，它除了帮助您从俄国人变成土耳其人外，又帮助您从土耳其人变成冒险家。您的确是这所房子的常客，您的许多职务使您每天被召来好几次。总之，您有正直的人的好名声，无可非议，而且有奥尔加·沃邦替您担保。因此，要控告您根本不可能。但是，怎么办？您明白我的难处吗？唯一可能的罪犯就是您，然而，您又不可能是罪犯。奥尔加·沃邦，不是吗？”

“他不是罪犯，不是，”她说道，眼睛里闪着焦虑与激动的神情。“那么，你要控告谁？用什么方法？”

“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我设了一个圈套。”

“一个圈套？是怎样设的？”

吉姆·巴尔内特问道：

“前天您接到过德·洛兰伯爵打来的一个电话吗？”

“确实接到过。”

“他昨天来拜访过您吧？”

“是的……是的……”

“而且他给您带来一个有蓬巴杜夫人徽记的沉重银器箱？”

“箱子就在这张桌子上。”

“德·罗兰伯爵破了产，他想出卖这只他从在埃蒂奥勒册封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箱子，您让它寄放直到星期二下午，是吗？”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那个伯爵。您于是向您周围的人展示了那些精美的银器，让他们欣赏，是吗？”

“是的。”

“另外，您的母亲收到一封从外省拍来的电报，请她到一个生病的姐妹那里去，是吗？”

“这是谁对您说的呀？”

“那封电报是我发的。因此，您的母亲早上走了，那箱子放在这个房间里直到明天，对于成功地偷了您整个卧室的物件的熟人，这是多么巨大的诱惑？要来大胆地重演偷窃故技，盗走这箱银器，更是多么容易啊。”

奥尔加突然感到了害怕，叫道：

“那么，今晚他们就要动手吗？”

“是今晚动手。”

“这真叫人害怕！”她说道，声音发抖。

德尔·普雷戈一直没有出声地在听，这时他站了起来说道：“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奥尔加夫人，既然您已经得到通知，只要报警就行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这就去办。”

“绝对不行！”巴尔内特抗议道。“我需要您，德尔·普雷戈。”

“我看不出我能对您有什么用。”

“怎么？！对逮捕同谋很有用呢。”

“我们还有时间，既然偷窃是在今晚发生。”

“是的，但是您要记得，同谋事先就潜入了屋内。”

“他已经进来了吗？”

“进来有半小时了。”

“哪里会！从我到来时起？”

“从您第二次到来时起。”

“令人难以相信。”

“我看见他进来的，就像看见您进来一样。”

“他躲藏在这个套房里了？”

“是的。”

“在哪里？”

巴尔内特伸出手指指着房门。

“在那里。衣帽间有一个壁柜，里面装满了衣服和连衣裙。下午几乎没有人进去。他就在那里。”

“但是，他不可能单独进来。”

“是不可能。”

“是谁给他开门？”

“是你，德尔·普雷戈。”

自从开始谈话以来，巴尔内特的话显然全都针对体操教师，而且影射越来越明显。然而，突然的攻击还是使德尔·普雷戈惊跳了起来。他的面部流露出许多互相矛盾的情绪，他尚能加以掩饰：愤怒、不安，要行动的强烈的

欲望，……巴尔内特猜到了他正犹豫不决，便乘机冲进衣帽间，逼着一个男人离开那壁柜，并且逼他朝体操房那里退去。

“啊！”奥尔加喊道。“那么，这是真的了？”那个男人跟德尔·普雷戈一样高，跟他一样穿着灰色衣服，戴着白色护腿套，有一张同样肥胖易变的脸。

“您忘记了您的帽子和手套，先生，”巴尔内特说着往那人头上按下一顶毡帽，又把白色手套递给他。

奥尔加目瞪口呆，一步一步地后退，眼睛却一直望着那两个男人，倒退着登上梯子的梯级。她忽然明白了德尔·普雷戈是个什么人，她在他身边的危险。

“嗯，”巴尔内特笑着对她说道，“这滑稽怪诞吗？他们并不像是孪生兄弟，但是他们身材相同，都有一副从前当过小丑的脸，尤其是他俩的穿着打扮一样，完全像是兄弟。”这两个同谋渐渐摆脱了惊恐不安。他们身强力壮，面对的只是一个对手，这人相貌平庸，穿着紧身的外套，外表像个小店员。德尔·普雷戈用外语嘟哝了一句话，巴尔内特马上给翻译出来。“用不着讲俄语，”他说道，“你在问同伙是否带着手枪……”德尔·普雷戈狂怒得浑身发抖，又用另一种语言讲了几个字。“你运气不好！”巴尔内特叫喊道，“我精通土耳其语！而且，我同样高兴通知你：在楼梯上，有贝舒把守，你认识他，他是奥尔加的前夫，还有贝舒的两个同事等在那里。只要听到枪响，他们就会冲上来的。”

德尔·普雷戈跟他的同伙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感到自己失败了。然而，这是两个不到彻底输了决不罢手的家伙，他们佯装不动，暗里却悄悄移动，向着巴尔内特逼进。

“好极了！”巴尔内特大声说道，“拦腰抱住摔跤……猛烈搏斗……万一我打输了，你们就试一试对贝舒不告而别。注意，奥尔加夫人！您将观看一个壮丽的场面！两个巨人打一个矮小瘦弱的人。两个歌利亚跟大卫相斗……来呀，德尔·普雷戈！更快一些呀！喂，勇敢一点吧！扑向我的喉咙呀！”

他们相距只有三步远。两个强盗的手指痉挛了。一秒钟以后，他俩冲过来了。

巴尔内特正防备着他俩的攻击。他低头向着镶木地板撞了过去，抓住他俩每人一条腿，像打翻人体模特儿似的把他俩打翻在地。他俩甚至还来不及自卫，就感觉到自己的脑袋被一只手按住，那手在他们看来，比一个铁钩更加无情。他俩立即像垂死者那样发出嘶哑的喘气声，窒息难受，胳膊一点力气也没有。“奥尔加·沃邦，”巴尔内特说道，平静得惊人，“请开门，叫贝舒上来。”

奥尔加任由自己从梯子上掉了下来，尽管有气无力，仍然尽最大的努力跑向房门。

“贝舒！贝舒！”她喊道。

她同警探们一起回来，既充满热情，又十分恐惧，对贝舒说道：“行了！他独自一人，使他们‘计划落空’了！以前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能干！……”

“喂，”巴尔内特对贝舒说道，“这是你的两个顾客。你只需要用链子

根据《圣经》记载：歌利亚是非利士的勇士，身材高大，头戴钢盔，身披重甲，所向无敌，终被大卫所杀。——译注

把他俩的手腕锁起来，我好让他们呼吸，这两个可怜鬼！不，不要把他们锁得太紧，贝舒！我向你保证，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不是吗，德尔·普雷戈？不想抗议吗？……”

他站起身，吻了奥尔加的手，她惊愕地注视着他。然后他快乐地喊道：

“啊！贝舒，今天打猎打得多漂亮！逮住了最凶猛最狡猾的野兽中的两只大野兽！德尔·普雷戈，我对你的工作方法表示欣赏。”巴尔内特用他僵硬的手指头，在体操教师的胸部轻轻地友好地扣击着，贝舒用锁链把德尔·普雷戈锁好了。巴尔内特继续说着，越说越高兴：

“真是天才，我重复一遍，喂，刚才我们在门房里窥伺的时候，我知道了你的鬼把戏，看出了最后进来的人不是你。但是，贝舒犹豫了一会儿以后，就上当了，相信那个戴着白色护腿套、白色手套、浅色帽子，穿着灰色衣服的人是德尔·普雷戈，是那个他看见出出进进好几次的先生。这使得第二个德尔·普雷戈不慌不忙地上了楼，从你没关严的房门溜进去，躲到壁柜里去了。这完全跟那天晚上，当卧室陷入黑暗之中的情形一模一样……你敢说你没有天才？”

巴尔内特显然不能控制自己兴高采烈的情绪。他轻捷地一跃就跨坐在高架秋千上了，从那里又跳到一条固定的长竿上，围绕着竿子不停地旋转。他抓住有结的爬绳，又抓住吊环，又抓住梯子，他的动作令人头晕目眩，可以跟笼中迅速旋转的猴子相媲美。他那件旧外套的垂尾在身后飘动与旋转，既僵直又可笑，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滑稽的了。

奥尔加越来越局促不安，忽然发现他站在了自己面前。“请您摸摸我的心，漂亮的夫人……跳得一点也不急促，不是吗？而我的头呢？没有一滴汗。”

他拿起电话，要求接通一个号码：

“请接警察局……治安处……调查科……啊！是你呀，阿尔贝？我是贝舒。你听不出我的声音？没关系！请你转告，贝舒警探已经抓到两名罪犯，他们到奥尔加·沃邦家来偷窃。”他向贝舒伸出手来。

“所有的荣誉都归你，老朋友。夫人，我向您致敬。德尔·普雷戈，你为何冷眼看我，脸色阴沉？”

德尔·普雷戈咕哝道：

“我想，只有一个人能够这样把我打翻在地。”

“是谁呢？”

“亚森·罗平。”

巴尔内特叫喊道：

“好极了，德尔·普雷戈，这就是精妙的心理学。啊！你呀，只要你‘没有掉脑袋’，你总有办法！只是现在那脑袋跟你的肩膀可连接得不牢哟。”

他放声大笑着向奥尔加致敬，步伐轻盈，哼着歌走了出去：“伊齐多尔……热恋着我。但是我爱的是……热姆。”第二天，德尔·普雷戈受到审讯，由于铁证如山，他只好供出了藏匿奥尔加·沃邦卧室物件的郊区仓库。这天是星期二。巴尔内特没有食言。

贝舒到外省去出了几天差。他回来后，见到巴尔内特留的一张字条：

你该承认我干得漂亮！办案时我分文不取！我绝对没有提成而使你痛苦！但是，另一方面，多亏了你，我得到了怎样的报偿！……

下午，贝舒决定跟巴尔内特断绝一切关系。他朝拉博尔德街事务所走去。事务所关着门，门上贴着布告：

因调情而关门。
度完蜜月再开张。

“他在说些什么鬼话？”贝舒低声埋怨道，暗自担忧。他跑到奥尔加的家。那里同样也关着门。他又跑到“疯狂的牧羊女”剧院。那里的人告诉他，大艺术家交了一大笔违约金，已经出发去旅行了。

“他妈的！”贝舒走在街上，愤恨地骂道。“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他不在金钱方面提成，却胆敢利用他的胜利，勾引我的女人……？”

多么可怕的怀疑！令人无比忧伤！怎么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怎样做才能不知道与不肯定贝舒最担心的这件事呢？

但是，可惜！巴尔内特却不放松他的猎获物。贝舒好多次收到有插图的明信片，上面写着狂热的字句：

啊！贝舒，罗马的月光多么明亮！贝舒，如果你愿意的话，到西西里岛来吧……

而贝舒却咬牙切齿：

“混蛋！过去我原谅了你的一切过错。但是，对这件事，决不原谅。我马上就会报复的！……”

八 贝舒逮住巴尔内特

贝舒钻进巴黎警察局的圆顶办公大楼，穿过几个院子，上了楼梯，不敲门就推开一个房门，向着他的顶头上司冲过去，激动得脸都变了形，结结巴巴地说道：

“吉姆·巴尔内特涉嫌德罗克案件！我看见他在德罗克议员的家门前，我亲眼见到的。”

“吉姆·巴尔内特？”

“是的，我对处长您提过好几次的那个私家侦探，他失踪好几个星期了。”

“跟那个舞蹈演员奥尔加一起？”

“是的，我的前妻，”贝舒大声说道，怒气冲冲。“于是怎么样？”

“我就跟踪了他。”

“而他没有发觉吗？”

“被我跟踪的人从来不会发觉的，处长。然而，他假装闲逛，却保持着警惕，十分小心，这个坏蛋！他绕过星形广场，顺着克莱贝尔大街走过去，然后在特罗卡德罗圆形广场停下来，停在一个坐在长凳上的女人旁边。那女人像是波希米亚人，长得挺漂亮，一头黑发，披着颜色鲜艳的披巾，秀丽动人。一两分钟以后，他俩交谈起来，几乎没有动嘴唇，好几次用目光指点着克莱贝尔大街和广场交汇处的一所房子，他随后站起身，乘地铁走了。”

“您始终跟踪着他吗？”

“是的。可惜有一列火车经过时，我却没来得及上车。当我回到圆形广场，那个波希米亚女人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们监视的那所房子，您进去过吗？”

“我正是从那里来的，处长。”

贝舒夸大其辞地强调道：

“在这所房子的五楼，有一个带家具的公寓套间。四个星期以来，住着被告的父亲、退休将军德罗克。正如您所知道的，他从外省来首都都是为了替被指控犯了绑架、非法监禁与谋杀罪的儿子作辩护。”

这句话产生了影响，处长又问道：

“您到过将军的家里吗？”

“他亲自给我开门，我立即把我刚才见到的情形讲给他听。他并不感到吃惊。头一天，一个波希米亚女人来见过他，给他看过手相，并用纸牌算了命。她向他索要三千法郎，今天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两点钟至三点钟之间等候答复。她一见到信号，就会上楼来。”

“她有什么提议？”

“她保证找到并且送来那张出名的照片。”

“我们徒劳无益地寻找过的那张照片？”处长惊呼道。“正是那张照片，它将决定议员的成败荣辱，关键就看它在什么人手里，是在控方呢，还是在以他父亲为代表的辩方手里。”接着他们沉寂了很久。处长推心置腹地低声说道：“贝舒，您知道，拥有这张照片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义？”

“我知道。”

“比您所能知道的还要大得多。您听着，贝舒，应该让这张照片在交到检察院之前就落到我们手里。”

处长又用更低的声音补充道：

“警局第一……”

贝舒以同样庄重的语气回答道：

“您会得到它的，我同时把私家侦探巴尔内特交给您。”一个月之前，金融家韦拉尔迪——由于他的万贯家财，跟政要的亲密关系，敢想敢干与事业上的成功，成为巴黎一巨头——等妻子吃午饭没等到。当天晚上，她也没有回家，整个夜晚都不见她的人影。警方四处寻找，作了调查，结论是：家住在布洛涅树林附近的克里斯蒂娜·韦拉尔迪，每天早上都在树林里散步。那天在一条荒僻的小径上她被一个男子劫持到一辆封闭的小汽车里，然后那男子驾车飞速朝塞纳河方向逃走了。谁也没有看清楚那男子的相貌，他好像是个青年，穿着蓝色粗呢大衣，戴圆顶黑礼帽。没有别的迹象。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然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天傍晚，在夏特勒至巴黎的公路附近劳动的农民，发现一辆小汽车在疯狂地飞驰。突然，响起了嘈杂的声音。农民们看见一个车门打开了，一名妇女被抛了出来。

农民们立即奔向前。

这时，小汽车上了一个斜坡，进入一片草地，撞到一棵树上，翻了个身。一个男子奇迹般地安然无事，从车内冲出来，向那名妇女跑过去。

她已经死了。她的头枕在一堆碎石上。

人们把她运到邻近的一个镇上，并且报了警。那个男子毫不费难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他是让·德罗克议员，受人尊敬的国民议会议员，反对派领袖。死难者正是韦拉尔迪夫人。于是立即展开了一场战斗，死者丈夫方面怀着仇恨而态度激烈，法院方面也很激烈，某些内阁部长对德罗克议员的败诉感兴趣，更是推波助澜。这无疑是件劫持案，既然让·德罗克穿着蓝色衣服，戴着圆顶黑礼帽，跟袭击克里斯蒂娜·韦拉尔迪的人穿着一样。至于谋杀案，农民们的证词不容置疑：他们亲眼看见一个男人的手在推那个女人。已经提议撤销议员的豁免权了。让·德罗克的态度，给控告增添了特别的分量。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绑架与非法监禁。但是他坚决否定农民们的证词。据他讲，是韦拉尔迪夫人自己跳出车外的，而他却没能拉住她。对于这次自杀的动机，劫持的情况，失踪后两天里发生的事情，驾车经过的地区，在悲惨结局出现之前的波折，他固执地闭口不谈。

人们不能确定他在哪里又是怎样认识韦拉尔迪夫人的，甚至不能证实她认识他，因为金融家韦拉尔迪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交往。如果人家向他问个不休，他就回答：

“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随便你们相信什么。随便你们怎样处置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什么也不说。”他拒不接受国民议会的审查委员会的讯问。

第二天，包括贝舒在内的警务人员来按他住所的门铃，他亲自开门，并宣称：

“我准备跟先生们去。”

警探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在他书房的壁炉内，有一堆灰烬，证明他已经烧毁了许多纸张。人们还搜查了抽屉，搬空了箱柜，把书柜里的书翻得乱

七八糟，把文件用绳子捆成捆。让·德罗克漠不关心地旁观这令人厌烦的搜查工作。整个过程中，只出了一件事，突如其来而又意味深长。贝舒比同事们更加能干，在一个放零碎杂物的盘子里，找到一个薄纸卷，那好像是偶然丢在那里的，贝舒正要检查，让·德罗克扑过去，从贝舒手里把纸卷抢过来。

“您很清楚，这东西微不足道！这是一张照片……一张旧照片，它跟衬纸板脱开了。”

贝舒作出更加强烈的反应，尤其因为他看出德罗克情绪激动特别反常，他想把那纸卷再夺过来。但是，议员已经跑出去了，并顺手关上了房门，进入由一位治安警察把守的相邻的候见室。贝舒和同事们在那候见室追上了他。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警察检查了让·德罗克的口袋，那个包着照片的纸卷却没有找到。人们问那个拦住逃跑者去路的治安警察，他说没有见到那张照片。警察出示了逮捕证以后，议员德罗克就被带走了。

这就是悲剧的大致经过。当时它引起许多谣传（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就不必重提那尽人皆知的细节，也不必注意没有贝舒干预就毫无结果的预审记录了。现在根本不是要弄清楚德罗克案件，而是要强调导致公开结果的隐秘的次要情节，同时结束贝舒跟对手即私家侦探巴尔内特之间的决斗。

这次，既然他从与巴尔内特的赌博中，已看出对方攻击的办法，既然这一局是在贝舒的地盘内进行的，贝舒手中至少有一张大王牌。第二天，他由警察局长亲自指派，到德罗克将军家去按门铃。

一个大腹便便的仆人，从他穿的黑色外套来看，样子像个外省的公证人，给贝舒开了门。他领贝舒进了屋。贝舒从两点钟到三点钟，都站在一个窗户后面，窥伺着特罗卡德罗广场。那个波希米亚女人根本没有在广场出现。她第二天也没有来。巴尔内特也许有所防备了。

贝舒得到德罗克将军同意，继续耐心守候。将军身材瘦长，神情坚毅，穿着灰色礼服，仍保留着资深军官的风度，平时冷淡寡言，但是在某些激情的支配下，却非常兴奋而又言辞激烈。然而，他对儿子倾注了极大的亲情。他完全相信儿子是无辜的。他一到巴黎，就对报界发表声明，使舆论界大受感动。

“我儿子不会做坏事。他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过分正直。他特别认真，可以完全忘记自己以及私利。他太憨直，我都不去他的囚室看他，也不跟他的律师交谈，我根本不考虑替他求情。我来巴黎不是为了跟他共同商议，而是为了替他辩护。人人都会维护自己的名誉。如果他的名誉受损，我的名誉就要求我不让我们的姓氏受到污辱。”

后来，在人们连珠炮般向他提问的那天，他大声疾呼道：“你们想要我谈自己的看法吗？我的看法非常直截了当。我的儿子没有劫持任何人：有人心甘情愿跟随他。他保持沉默，是为了不牵连已经死去的某个人，我确信，他跟那个人有亲密的关系。让人们去寻找吧，会找到答案的。”

他也在拼命地寻找，他对贝舒说道：

“我差不多到处都有能干而又忠诚的朋友致力于这次调查，结果跟您的调查一样有限。警探先生，因为我们跟您一样，只缺少一件证物，即那张有

原文 legardiendela paix，一般译为“治安警察”，而本故事里的这个警察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市内交通秩序。

名的照片。整个案件的关键就在这里。您不是不知道，金融家韦拉尔迪和我儿子的政敌形成了一种阴谋同盟，他们得到某些政府成员的帮助，为的是要找到可以使我儿子身败名裂的证据。人们在他的公寓房里翻遍了，搜查了整栋房子。韦拉尔迪给提供有用线索的人以重赏。让我们等待吧。在我们的目的达到的那一天，将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儿子清白无辜。”对于贝舒来说，能否证明将军的儿子清白无辜，并不重要，他的任务在于截取那张照片。他仔细思量，如果照片是有利于德罗克议员的证据，那么他的敌人就会使照片销声匿迹。因此，贝舒受制于他的职责，就得继续监视。他等待着那个波希米亚女人，她却并没有来。他监视巴尔内特，也不见他人影。他记录了德罗克将军讲的话，将军讲述了他所作的努力、他的失望与希望。一天，那位退休将军若有所思地把贝舒叫来。有了新情况。“警探先生，我的朋友和我一致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对照片失踪发表意见，那就是逮捕我儿子那天拦住他的去路的治安警察。然而，那警察的名字，谁也没能告诉我，真是奇怪。他是临时从警察分局借调来增援的。他出了什么事？大家不知道，至少您的同事们不晓得。但是，你们上级知道，警探先生，我们肯定这个警察受到了讯问，被日夜监视着。他的家好像被搜查遍了，家里所有的衣服、家具通通被翻过。我可以对您讲出负责这次监视的警探们的名字吗，贝舒警探？”

贝舒既不承认也不否定。将军随即大声说道：“贝舒先生，您的沉默证实我的情报是有价值的。我肯定有人希望给我的情报接续下文，有人有权批准您把那个警察领到我这里来。请通知那当权的人。如果他们拒绝的话，我就考虑……”贝舒自愿承担了这个任务。他的计划没有实现。巴尔内特怎么样了？他在案件中扮演什么角色？巴尔内特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人，当人们突然面对他时，那就太迟了。

上司让贝舒全权处理这个案子。两天以后，将军的贴身仆人西尔韦斯特，把贝舒和治安警察兰布尔领进客厅，兰布尔身着制服，腰间佩着手枪和白色警棍，样子心平气和。会见进行了很久，却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兰布尔明确表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然而，他透露了一个细节，让将军明白了他为何受到监视：他是靠议员德罗克的庇护才得到现在这个职位的，他们是在团队里相识的。

将军哀求，发怒，威胁，以他儿子的名义讲话，兰布尔均不为之所动。他说没有见过那张照片，德罗克议员当时在激动之中也没有认出他来。面对这场令人疲倦的持久战，将军不得不撤退。“谢谢您，”将军说道，“我愿意相信您讲的话，不过对您和我儿子的关系如此巧合，我仍然表示怀疑。”

将军按铃。

“西尔韦斯特，送送兰布尔先生。”

仆人和治安警察出去了。可以听见门厅的门关上的声音。这时，贝舒和德罗克将军两人的目光相遇，贝舒相信看到将军眼睛里流露出嘲弄的神情。离奇可笑快乐，毫无理由。然而……几秒钟过去了，突然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贝舒看得目瞪口呆，将军显然在微笑。在客厅门口，门打开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在前进，两只胳膊在向下的头两旁移动，圆鼓鼓的上身犹如球形物，两只细长的腿向着天花板不停地乱动。那个东西突然恢复直立状态，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旋转，一个脚尖着地作轴，另一个脚尖紧贴着那轴转。这是仆人西尔韦斯特。好像他忽然发了狂，像个伊斯兰教苦行僧似的不停地旋转，他的大肚子摇晃着，笑声从张得如大漏斗似的嘴巴里发出来。但是，这

真是西尔韦斯特吗？贝舒面对这怪诞的景象，开始感觉到自己的额上正冒汗。这真的是西尔韦斯特，那个样子像外省公证人的大肚皮贴身仆人吗？

那人干脆利索地停住不转了，圆睁大眼盯着贝舒，咧嘴怪笑，脸都扭曲了，好似一副面具。他解开外套和背心的钮扣，解开橡皮制的假肚子的搭扣，穿上德罗克将军送给他的短上衣，又注视着贝舒，说出这严厉的评语：

“贝舒蠢笨如梨。”

贝舒并不恼怒。他生性仁慈，不计较最尖酸刻薄的咒骂。他只是叫了一声：

“巴尔内特……？”

“巴尔内特，”对方回应道。

德罗克将军由衷地笑了。巴尔内特对他说道：“请您原谅，将军。但是，当我成功的时候，我就格外高兴，不由得做出许多杂技小动作或舞蹈姿势，非常滑稽可笑。”

“那么，您成功了，巴尔内特先生？”

“我认为成功了，”巴尔内特说道，“多亏了我的老朋友贝舒。但是，不要让他等待了，咱们就从头说起吧。”巴尔内特坐下来。将军替他点燃了香烟，于是他快活地说道：“好吧，是这样的，贝舒。在西班牙我接到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拍的电报，请我替德罗克将军帮忙。我当时正在同一位迷人的女士作情侣旅行，你记得的，但是双方对爱情都有点厌倦，我利用这个机会恢复了我的自由，由一位在格林纳达结识的可爱的波希米亚女人陪同回到法国。这个案件很快就使我备感兴趣，因为你正负责办案，我立即得出结论：如果存在某个对德罗克议员有利或者不利的证据，人们应该向那个拦住去路的治安警察索取。然而，有关这个问题，我向你承认：贝舒，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用尽种种方法，还是无法搞清这位正直的人的姓名。怎么办呢？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形势对于将军和他的儿子来说变得更加艰难。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

贝舒一动也不动，惊诧极了。他感到自己成了最可恶的被愚弄的牺牲品。毫无补救办法，不可能作出任何反应。伤害已经造成。“你，贝舒，”巴尔内特重复道，“你显然知道。我们知道，你受委托来‘炮制’那个治安警察。但是，怎样把你吸引到这里来呢？这倒不难。一天，我故意在路上让你见到，让你跟踪，一直来到这特罗卡德罗广场，我那漂亮的波希米亚女人就坐在那里。我们低声交谈几句，向这所房子看了几眼……于是你就上当了。要抓住我或者我的女同谋的想法，激起了你的狂热。你的战斗岗位就定在这里，靠近德罗克将军和他的贴身男仆西尔韦斯特，也就是说靠近我，我因此能够天天见到你，听见你讲话，并且通过德罗克将军来对你施加影响。”

吉姆·巴尔内特转身向着将军，说道：

“祝贺您，将军，您对贝舒表现得极其敏锐机智，要引起他的怀疑，把他引向目标，也就是说，让陌生的治安警察被我们支配几分钟。是的，贝舒，几分钟就够了。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呢？警方的目的呢？检察院的目的呢？大家的目的呢？……是要找到那张照片，不是吗？然而，我知道你聪明，而且我不怀疑你的调查已达到完美的极限。因此，不必在踏过上千次的路上

西班牙城市。——译注

在法文原文里用的是“cuisiner”，原意是“烹饪、做菜”，在俗语中的意思为“审问”。——译注

寻找。应该想象别的事情，别的异常特别的情况，先验地想象，以便在那个老好人来到这里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转瞬间搜查他。衣服，口袋，衣服里子，鞋底，凹处能藏文件的鞋后跟，凡是能使用的种种门道，都要考虑到。应该……应该把我猜想到的都试一试，贝舒。奇异与平庸……虚构与现实……难以设想的，却是很自然的，藏匿处，跟那个人的职业相符，又有别于其他人的职业。然而，治安警察的职业特点是什么呢？他跟宪兵、海关关员、火车站长或普通警探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思索一下，比较一下，贝舒……我给你三秒钟，不能再多了，因为这是如此明显。一……二……三……好吧！你找到了吗？你明白了吗？”

贝舒根本不明白。尽管处境可笑，他还是努力集中自己的思想，回想治安警察执勤时的模样。

“算了吧，可怜的老兄，你今天状态欠佳，”巴尔内特说道，“你始终是那么洞若观火！……因此我应该给你讲得一清二楚了！”巴尔内特在自己的鼻子上放了某个东西。他先冲出客厅，回来时鼻子上顶着一根警棍，警棍始终保持平衡，巴黎、伦敦及世界各地的警察都使用这种白色警棍支配、命令、管理，指挥行人，阻挡与放行汽车车流，疏导交通，总之，那警棍是街道的主宰与时间的主人。

巴尔内特抛接警棍就像抛接酒瓶，把它穿过胯下，经过背后，绕过脖子。随后，他坐下来，用拇指和食指夹住警棍，对着它说道：

“小白棍呀，你是权力的象征，我把你从兰布尔警士的皮带上取下来，换上你无数弟兄中的一个。小白棍呀，我没有弄错，不是吗？我怀疑你是不容侵犯的小匣子，里面藏着真相。小白棍呀，魔法师梅尔林的魔棒，你可以要我们的迫害者金融家或者我们的对头部长先生的小汽车停下来，你掌握着解放的护符，对吧？”

他左手拿着有螺旋槽的棍柄，右手握着涂了瓷漆的坚硬的柁木棍身，使劲地拧着。

“正是这个，”他说道，“我猜中了。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杰作……灵巧与精细的奇迹，这意味着兰布尔警士有个当旋工的朋友。实属少见。像这样挖空一根柁木棍的内部，开出一条槽而不使棍子爆裂，还刻上无可指摘的螺紋，并使它闭合得天衣无缝，棍身在棍柄里不摇晃，难道能说不是鬼斧神工吗？”巴尔内特拧动警棍，棍柄被拧下来了，露出一个铜环。德罗克将军和贝舒聚精会神地观看着。警棍分开成两截：在长的那截，隐约可见一根铜管，大概一直插到尽头。

所有人的脸上的肌肉都挛缩起来。他们屏住气。巴尔内特不由自主地显得有点庄重地拆卸着那警棍。他倒置铜管，在桌子上敲了敲。一个纸卷从铜管里掉下来。

贝舒脸色变得苍白，低声道：

“那张照片……我认得……”

“你认得那张照片，不是吗？差不多十五厘米长……脱离了硬纸板，有点皱，请将军您亲自打开它吧！”

德罗克将军拿着那纸卷，手不像平时那样有把握。有四封信和一份电报用曲别针别在照片上。他凝视了一会那张照片，然后把它拿给两个同伴看。

他以无限激动的快乐语气开始作解释，后来却渐渐地越来越焦虑不安起来：

“一个女人的照片，一位少妇同坐在她膝盖上的孩子。人们从她的身上还可以看出韦拉尔迪夫人的样子……就像报刊上刊登的她的照片一样。毫无疑问，这就是她九年或者也许十年前的照片。而且还注明了拍摄的日期……在下面，这里……瞧，我几乎没有弄错……这要追溯到十一年前……签名是‘克里斯蒂娜’那是韦拉尔迪夫人的名字……”

德罗克将军喃喃地说道：

“你们会怎么想？我的儿子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她的，当时她还没有结婚呢……”

“将军，请您看看这些信，”巴尔内特把第一封信递过去说道，那信纸在折叠处已损坏了，可以看出是女人的笔迹。德罗克将军看信，他一开始就控制着不让自己喊出声来，好像已得知这是一件严重的令人痛苦的事情。他继续急切地看着信，他刚看完一封信，巴尔内特就递上第二封，就这样他看完了其余的信和一份电报。然后他一言不发，面部因焦虑而大惊失色。“将军，您能够跟我们讲一讲吗？”

他没有立即回答。双眼被泪水润湿了。最后，他暗哑地说道：“我是真正的凶手……十二年前，我的儿子爱上了一个出身平民的姑娘……一个普通的女工，她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他要同她结婚。出于傲慢的心理，我愚蠢地不肯见那个姑娘，我反对这门婚事。他准备不顾我的意愿而自作主张。但是，那姑娘作出了牺牲……这是她写的……第一封信……”

永别了，让！你的父亲不同意我俩的婚事，而你又不能违抗父命。这将给我们亲爱的宝宝带来不幸。我把我和宝宝的合影寄给你。请你永远保存它，不要太快忘掉我们娘儿俩……

“然而她忘记了。她嫁给了韦拉尔迪。让得知这消息后，就把儿子送到一个老教师家寄养，在夏特勒市郊区，孩子的妈妈偷偷地去看他几次。”

贝舒和巴尔内特弯下身子，才勉强听见将军说的话。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眼睛盯着这几封信。信概括了过去，令人不安。“最后一封信，”他说道，“是五个月前写的……只有几行字……克里斯蒂娜承认自己感到后悔。她很喜欢那孩子……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写信……但是，有一份老教师打来的电报，是给让的：‘孩子病重，速来。’在这张电报纸上，后来我儿子写了可怕的话，叙述了那令人恐惧的结局：‘我们的儿子死了。克里斯蒂娜自杀。’”

将军再次沉默下来。事实本身已作出了解释。接到电报后，让去接克里斯蒂娜，把她送进汽车里，她完全垮了。克里斯蒂娜吻别了儿子的遗体，在从夏特勒回来的途中，因极度失望自杀了。“将军，您决定怎么办呢？”吉姆·巴尔内特问道。“我决定公布事实真相。如果说，让没有这样做，显然他是为了不牵连死者，那也是为了不牵连我呀，我要对这双重事件负责。然而，尽管可以肯定夏特勒的小学教师不会出卖他，治安警察兰布尔也不会出卖他，他仍然希望这个真相不被埋没，希望命运能恢复事情本来的面目。既然巴尔内特先生，您已经成功地办到了……”

“我成功了，将军，这多亏我的老朋友贝舒，我们不要忘记他。如果贝舒没有把警士兰布尔和他的白警棍带来给我，我就会输掉这一局的。您要谢谢贝舒，将军。”

“我谢谢你们二位。你们救了我的儿子，我将毫不犹豫履行我的职责。”

贝舒赞同德罗克将军的看法。他被事件所打动，把自尊放在一边，放弃了截取警方力图得到的证据。他做人的良心胜过他的职业良心。但是，将军一回到他的房间，贝舒就走近巴尔内特，拍拍他的肩膀，突然说道：

“我逮捕你，吉姆·巴尔内特。”

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天真而又确信，就像完全知道威胁是徒劳的，但是出于顾及自己的面子，为了不辱逮捕巴尔内特的使命，仍然要抛出威胁的话来。

“说得好，贝舒，”巴尔内特向他伸出手，大声说道，“说得好，我被捕了，受到束缚，被打败了。人家不能责备你什么。现在，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逃走，这充分体现了你对我的友情。”贝舒情不自禁地回答，坦率的神情使他显得友善：“你超过了所有的人，巴尔内特……你比他们都高出一头。你今天所做的事，是真正的奇迹。猜中了那个秘密！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仍然猜中了，治安警察的警棍居然是可能的藏匿之处！”巴尔内特装腔作势地说道：

“唔！重利的引诱刺激着想象力嘛！”

“什么重利？”贝舒不安地问道。“该不是德罗克将军赠送给你的礼物了吧。”

“我拒不接受！既然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是免费服务的，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那么？……”

吉姆·巴尔内特变得严厉起来。

“那么，贝舒，我瞥了那第四封信一眼，得知克里斯蒂娜·韦拉尔迪一开始就对丈夫坦诚相告。因此，她丈夫知道她婚前的恋情，并有一个儿子。但他欺骗了司法部门，隐瞒事实，其目的在于报复让·德罗克，如果可能的话，把他送上断头台。多么可怕的算计，你同意吧。因此，你相信大富翁韦拉尔迪会不高兴赎买一封有损他名誉的信吗？而一个正直的人希望制止新丑闻，友好地向他提出建议，你相信韦拉尔迪会不付出一笔可观的报酬吗？十分偶然，我把那笔酬金放进口袋。”

贝舒长叹一声，但是无力抗议。只要无辜一方取得胜利，错误得到纠正，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惩罚了罪行，那不正是主要的事吗？在最后时刻的小小“提成”，总是由罪犯或有错误的一方支付，人们应该把这“提成”看得太重吗？

“永别了，巴尔内特，”他说道，“要知道，咱们最好是不再相见。不然我会把职业良心丧失殆尽的。永别了。”

“那么就永别吧，贝舒。我明白你的顾虑。那为你增光。”几天以后，贝舒收到巴尔内特寄来的信：

愿你幸福，我的老朋友。尽管你没有把巴尔内特这个流氓关进监牢，就像你承诺的那样，也没有截取那张照片，就像人家命令你的那样，我还是为你在此案件的功绩辩护，指出你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我最终替你争取到了警探队长的任命。

贝舒做了个愤怒的手势。又要感激巴尔内特，那是可以接受的吗？但是，另一方面，既然贝舒的功劳连贝舒自己也毫不怀疑，社会能够不

奖赏它的一个最优秀的仆人吗？

他撕烂了那封信，但是接受了任命。

没刻面的纯绿宝石

郎维忠译

“真的，亲爱的奥尔加，你谈起他就像认识他似的！”奥尔加亲王夫人对女友们微笑着，她们今晚在她的客厅里抽着烟闲聊。她对她们说道：

“天哪，是的，我认识他。”

“你认识亚森·罗平吗？”

“当然认识。”

“这可能吗？”

“我认识他，知道他是个喜欢扮演侦探的人，为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工作，”她明确指出。“然而，今天我已得到证明：吉姆·巴尔内特和私家侦探事务所的全体合作者，只是亚森·罗平一人。因此……”

“他诈骗了你？”

“没有！他帮了我的忙。”

“那么这是一场奇遇了！”

“完全不是！这也许是一次半小时的平静交谈，没有戏剧性的变化。但是，在这三十分钟的谈话里，我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位真正出类拔萃的人。他办起事来，采用既简单又令人困惑的方法。”大家连珠炮般向她提问。她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女人很少谈自己，她的生平相当神秘，甚至连她的知心女友也不清楚。自从她丈夫去世以后，她爱过什么人吗？她美貌动人，满头金发，眼睛温柔湛蓝，吸引着许多男子，她向其中某些人的恋情让步过吗？人们相信她让步了，诽谤者说她善于异想天开，有时好奇多于爱情。但是，人们其实一无所知。无法举出任何一个人名。然而，这一天，她却感情外露，不用别人太多催促，就掀起了面纱的一小角。

“总之，”她说道，“为什么不跟你们讲一讲这次会见呢？如果我在讲述中会牵扯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绝对不会迫使我沉默，我就讲，而且讲得很简短。你们感兴趣的毕竟是亚森·罗平，不是吗？因此，我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个偶然事件，你们将明白其全部意义。那时候，我激起了一个人的强烈而真诚的爱情——我有权使用这些词——他的姓名，你们起码都知道：马克西姆·德尔维诺尔。”

奥尔加的女友们都吓了一跳。

“马克西姆·德尔维诺尔？那个银行家的儿子？”

“是的，”她说道。

“他是造伪货币的银行家的儿子？那个当骗子的父亲吊死在桑泰监狱的囚室里，就在他被逮捕后的第二天。”

“是的，”奥尔加亲王夫人泰然自若地重复道。接着，她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道：

“作为银行家德尔维诺尔的客户，我是主要的受害者之一。马克西姆在他的父亲自杀后不久，因为跟我相识，就来看我。他靠自己努力工作而致富，打算清偿所欠债权人的债务。他只要求我作某些安排，这使他要到我家来好几次。我承认，这个人对我来说总是讨人喜欢的。他举止端正得体，更加讨我喜欢。他为人正直，显然他认为那是很自然的。另外，虽然他没表现出任何局促不安的样子，父亲的可耻行为没能对他造成不利影响，人们感到他处

在无限痛苦之中，只要别人的话语中有一点点影射，他内心的创口就会剧烈疼痛。

“我把他当做朋友来接待，这朋友不久就变成了情人，他从来没有暗示过这种爱情，但我看得出爱情在与日俱增。如果他父亲没有名誉扫地，他肯定会向我求婚的。但是，他既不敢表示爱情，也不敢询问我是否有意。而且，我能怎么回答呢？我不知道。”一天早上，我们在布洛涅树林吃午饭。接着，他跟着我来到这儿，来到这个客厅。他忧虑不安。我把手袋连同我的几只戒指一起，放在一个独脚桌上。接着我根据他的愿望，坐到钢琴旁，弹奏他喜欢的俄罗斯乐曲。他站在我身后静听着，我猜想他很激动。当我站起身来时，看见他脸色苍白，我想他就要讲话了。我注视着他，自己也感到慌乱，这使他对我直言不讳。我拿起那几只戒指，漫不经心地又戴在手指上。忽然我停了下来，更多地是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并不是为了表达我对一件小事的惊讶，喃喃地说道：

“‘哎呀，我的纯绿宝石戒指到哪儿去了？’“我看见他的身子发抖，他大声说道：

“‘您那漂亮的纯绿宝石戒指？’

“‘是的，那只没刻面的纯绿宝石戒指，你是那么喜欢它。’我脱口而出，其实话里并不包含任何其他深层含义。“‘但是，您吃午饭时，它还戴在你的手指上呢。’“‘毫无疑问！但是，因为我从来不带戒指弹钢琴，我把它放在这儿，跟其他的戒指放在一起了。’

“‘它也许还在那里……’

“‘它不在那儿了。’

“我发现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姿态僵硬，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就打趣地说道：

“‘怎么！后来它上哪儿了呢？没关系。它也许掉在什么地方了。’

“‘但是，我们该能看见它，’他说道。

“‘它也许滚到一件家具底下了。’

“我伸手去按电铃，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腕，断断续续地说道：“‘等等……应该等待……您要做什么？’“‘叫女仆来。’

“‘为什么？’

“‘找那个戒指。’

“‘不，不，我不同意。我无论如何不同意！’“他浑身颤抖，面部肌肉挛缩，对我说道：

“‘谁也不要进入这儿，在纯绿宝石找到之前，您和我也不出去。’

“‘为了找到它，应该四处找找！因此，请看看钢琴后面！’“‘不！’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切都叫人难受！’“‘这根本不会叫人难受，’我对他说道。‘我的戒指掉了。应该把它找回来。我们动手寻找吧！’

“‘我请您别找了……’他说道。

“‘但是，为什么呢？请说明原因！’

“‘好吧！’他忽然下定决心，说道，‘如果我在这儿或在别处找到它，您可能认为是我刚才把它放在那儿了，然后再假装寻找。’“我惊得愣住了，低声说道：

“‘可是，我没有怀疑你呀！马克西姆……’”“‘现在，您不怀疑……但是以后您也不怀疑吗？’”“我理解了他的全部想法。银行家德尔维诺尔的儿子有权比别人更敏感与更胆怯。如果我的理由跟控告没有关系的话，我能不回想起他处在我和独脚桌之间，而我在钢琴旁边吗？而且，甚至当我俩焦虑地互相凝视时，他脸色苍白，惶恐不安，怎能叫我不吃惊呢？要是换了其他的人，就会笑的，为什么他不笑呢？”“‘你错了，马克西姆，’我对他说道。‘但是，你那方面的顾虑，我应该考虑。因此，请你别动！’”

“我弯着腰，看了一下钢琴与墙壁之间，以及写字台底下。然后，我挺直身体：

“‘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看见！’”

“他默不作声。他的脸变了样。

“那时，我受到一个想法的启发，又说道：

“‘你愿意让我去做吗？我觉得人家也许可以……’”“‘啊！’他大声说道，‘凡是为了发现真相可以做的事，你都去做吧。’他又带点稚气地补充道：‘事关重大。一不谨慎，就会把事情弄糟。你要完全有把握才去做呀！’”

“我使他平静下来，查阅了电话号码簿以后跟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通了电话。吉姆·巴尔内特亲自接的电话。我没有跟他详谈，坚持要他立即赶来我家。他答应马上就到。“这样我们俩在等待，我们不能抑制那种烦躁不安的情绪。“‘我的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这个巴尔内特，’我说道，带着神经质的笑容。‘那古怪的人，穿一件紧裹腰身的旧外套，戴一副假发，但是特别精明能干。只是似乎应该加以提防，因为他从替顾客服务中讨取报酬。’”

“我试图开玩笑。马克西姆始终一动不动，脸色阴沉。忽然，门厅的铃响了。我的侍女几乎立即来敲客厅的门。我浑身发热，亲自开了门，同时说道：

“‘请进，巴尔内特先生……欢迎您！’”

“我看见进来的人跟我所期待的毫不一样，便感到局促不安起来。他穿得雅致而又庄重，年轻，外表讨人喜欢，轻松自如，就像一个在任何局面下都不会措手不及的人。他看着我，比应该看的时间要长，流露出的神态表明我不惹他讨厌。他审视完毕，就向我弯腰致意，说道：

“‘巴尔内特先生非常忙，因此提议我来代替他。这是件惬意的使命，但愿这个变动不会使您腻烦。您允许我作自我介绍吗？德内里斯男爵，探险家，机会适宜的时候，也做个业余侦探。我的朋友巴尔内特承认我具有某种直觉与有洞察力强的优点，我以发扬这些优点来自娱。’”

“他讲这番话的时态度十分优雅，笑容非常动人，以致我不能拒绝他的帮助。不是一名侦探要为我提供服务，而是一位上流社会人物来受我支配。我的这个印象非常强烈。我按习惯，机械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竟然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递给他一支香烟，问道：

“‘您吸烟吗，先生？’”

“就这样，那个陌生人来到后不久，我俩便面对面地坐着，嘴里衔着香烟。气氛变得缓和，我不焦躁了，客厅里的一切似乎都平静下来了。只有德尔维诺尔仍然面有愠色。我立即介绍他，说道：“‘这是马克西姆·德尔维诺尔。’”

“德内里斯男爵向他点头致意，在他的态度中没有任何细节会使人相

信，德尔维诺尔这个姓氏，在他的头脑中引起了最细微的联想。然而，过了一阵子，他似乎不想让联想过于明显，向我提了这个问题：

“‘夫人，我想您家有某种物件不见了吧？’“马克西姆尽量忍耐着。我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是的……其实……但是那丝毫不重要。’“‘丝毫不重要，’德内里斯男爵微笑着说道，‘但是仍然有个小问题要解决，这位先生和您都没能解决吧？这个物件是刚刚不见的吗？’

“‘是的。

“‘太好了！那问题就更简单了。那是件什么东西？’“‘一个戒指……一颗纯绿宝石，我放在这个独脚桌上，同我的其它戒指与手袋放在一起。’

“‘您为什么要取下戒指？’

“‘为了弹钢琴。’

“‘当您弹钢琴的时候，这位先生就在您身旁？’“‘他站在我的背后。’

“‘站在您和独脚桌之间？’

“‘是的。’

“‘当您一发现纯绿宝石不见了，立即寻找过吗？’“‘没有。’

“‘德尔维诺尔先生，也没有寻找吗？’

“‘也没有。’

“‘没有人进来吧？’

“‘没有人进来。’

“‘是德尔维诺尔先生反对寻找吧？’

“马克西姆气恼地说道：

“‘是我反对。’

“德内里斯男爵开始在客厅里前后左右走来走去。他迈着富有弹性的小步子，步态无比灵巧轻松。他在我面前停下，对我说道：“‘请您把其它的戒指拿来给我看看。’

“我向他伸出双手。他检查了那些戒指，立刻发出轻轻的笑声。他似乎是在消遣，与其说是在进行调查，倒不如说是在玩游戏，使自己开开心。

“‘不见了的戒指显然很贵重，不是吗？’

“‘是的。’

“‘您可以讲得详细些吗？’

“‘我的珠宝商估计它值八万法郎。’

“‘值八万法郎。好极了！’

“他非常高兴。他把我的左手掌翻过来，长时间地观察手心，好像在专心志致地辨认掌纹。

“马克西姆紧皱眉头，显然这个人使他恼火。至于我，我本想把手抽出来，中止那个令人不快的举动。但是，那如此温柔的轻握，不容许我作出最轻微的反抗。如果这个男人吻我的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气推开他；我就这样顺从了他的权威与作风的影响。

“实际上，我相信他已经猜出了谜底，至少从事实本身来看是这样的。他不再向我提直接有关的问题。但是，我不怀疑，他向我讲述的跟我的遭遇相类似事件的两三个插曲，对于他弄清楚我们这案件有用。他不时对马克西姆和我迅速地看上一眼，我觉得他在窥伺他所讲的故事引起的反应。

“我我心里很不满。那是真的。我感觉到他就是这样不向我们提问，却在渐渐地发现我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马克西姆的爱情和我自己的感情。我

徒劳无益地心情紧张起来，马克西姆无疑也一样，可以说德内里斯揭开了我们双方的全部秘密，就像展开一封信的信纸一样。真是惹人生气！

“最后，马克西姆气愤地说道：

“‘我真的看不出这一切跟什么有关……’

“‘使我们聚在一起的案件，跟什么有关呢？’德内里斯男爵打断马克西姆的话，说道，‘我们完全明白。这谜语本身，意义不大。但是我向你们提出的解谜方法，只有当它以发生小事故时你们的精神状态为依据，才是正确的方法。’

“‘但是，先生，’马克西姆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声说道，‘您根本连找也没有找过！您没有移动任何家具，什么也没有仔细看过，甚至什么都没有看一眼。您不能通过无用的演讲让我们找到不见了的首饰。’

“德内里斯男爵微微一笑，说道：

“‘先生，您是那种对惯常的调查程序有印象的人，希望从具体事实中得出真相，而真相几乎总是掩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困扰我们的问题，不是属于技术或者治安的范围，而是属于心理学范围……只属于这个范围。我的证据不在于枯燥乏味的调查的成果，而在于对心理现象无可辩驳的观察评价，这些心理现象完全是特殊的，在我们身上，尤其是在那些生性易受感动与易冲动的人身上，引起不受我们意识控制的行为。’“‘那就是说，’马克西姆勃然大怒，发音清晰地说道，‘我有那种行为啰？’

“‘不，先生，这不涉及您！’

“‘那么，涉及谁呢？’

“‘涉及夫人！’

“‘涉及我？’我大声说道。

“‘涉及您，夫人，正是您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是我所暗示的那些生性易受感动与易冲动的人。正是为了您，我冒昧地提醒，我们不总能保持绝对的自制力与人格的完全一致。我们的人格，不仅在我们命运的重大悲剧时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最简单最微不足道的时刻，都会具有两重性。当我们生活，聊天，思想时，我们的下意识指挥着我们的本能，暗中叫我们行事，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常常以非正常、荒谬与不聪明的方式行事。’“尽管他愉快地侃侃而谈，丝毫没有学究气，我也开始不耐烦了，对他说道：

“‘请您下结论吧，先生。’

“他答道：

“‘好吧！但是，请原谅，夫人，如果我不得不以您认为不谨慎的方式下结论，就无法顾及上流社会的谨慎与礼貌的幼稚考虑。因此，我就来讲讲事实。一小时以前，您到达这里，由德尔维诺尔先生陪同。如果我假设德尔维诺尔先生爱您，我无意说任何伤害您的话；如果我猜想您凭直觉感到他就要向您求婚，我认为这是确实的，女人们在这点上是不会弄错的，这时对于她们来说永远会极度心绪不宁。因此，您准备去弹钢琴的时候，您取下所戴的戒指，——好好理解我这话的分量！——您二位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夫人更甚于先生，待会儿我还要谈到，您对您所做的事没有确切的概念，完全是下意识的。’

“‘不对！’我抗议道，‘我的头脑十分清醒。’“‘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当人情绪激动，哪怕是轻微的激动时，人绝对不是完全清醒的。然而，您当时就是这样，也就是说，随时都会犯错误，作出错误的判断

与不由自主的动作。’“‘总之？……’

“‘总之，夫人，您做了，而且确实做了非您所愿甚至连您自己都不知道的不信任的动作。这绝对违背您的性格，更加违背当时形势和逻辑本身。因为，的确，不管德尔维诺尔先生怎么样，事先，先验地认为他会偷走您的纯绿宝石，那都是不可思议的。’“我感到气愤，激动地说道：

“‘我！我曾经这样认为过吗？我会相信要发生这样的无耻行为？’

“‘当然不相信，’德内里斯男爵反驳道，‘但是您的下意识暗中起了作用，使您相信会出那件事，就像是真的一样。超出您的目光，超出您的思想，您的下意识在您那些不值钱的假宝石戒指，像许多人们通常戴的首饰，与您那不是假的，价值八万法郎的纯绿宝石戒指之间作出抉择。这个抉择作出之后，您并不知道，在您放下了戒指，显然是放到独脚桌上时，您不知不觉地把那颗珍贵华丽的纯绿宝石藏了起来，以免被盗。’

“这指控使我气得不得了。

“‘但是，这不可能！’我用力喊叫道，‘我该觉察出来的！’“‘事实证明您正是没有觉察出来呀！’

“‘那么，这颗纯绿宝石应该是戴在我手上的！’“‘完全不对，它仍在您原来放过的地方。’“‘这就是说？’

“‘在那独脚桌上。’

“‘它不在那里。您明明看见它不在那里！’“‘它在那里。’

“‘怎么？那里只有我的手袋呀！’

“‘它就在您的手袋里，夫人。’

“我耸了耸肩膀。

“‘在我的手袋里！您在说些什么呀？’

“他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很遗憾，夫人，我的样子像个耍魔术的，或者江湖骗子。但是，您请我来是为了找那只丢失的戒指！因此，我应该告诉您它在什么地方。’

“‘它不可能在那里！’

“‘它不可能在别处！’

“我有种奇特的感觉。毫无疑问，我希望它在那里。但是，要是它不在那里，这个男人就要为他的幻觉与预言失败而蒙羞受辱，而我也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他向我示意，我不由自主地服从了。我拿起手袋，打开它，发狂地在装满琐碎物品的手袋里搜寻。纯绿宝石果然就在袋里。“我目瞪口呆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自问，我拿在手里的这颗纯绿宝石是否真的是我的。是的，的确是我的，完全不会错……那么……那么……我那时究竟是怎么搞的，竟然会做出这不寻常的事来呢？这对马克西姆·德尔维诺尔来说，是不公平的。

“看见我的那副狼狈相，德内里斯男爵不掩饰他的喜悦，我甚至应该说，他要是更含蓄点表达他的喜悦，那会好些。从这时起，他那上流社会人物应有的礼貌的态度，让位给职业侦探出色破案后的激情奔放。

“‘这就是，’他说道，‘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开的小小玩笑。这是一个坏小鬼搞的最坏的恶作剧。它在最隐蔽的地方活动，以致您没有想到应检查一下您的手袋。您到处寻找，指责所有的人，包括德尔维诺尔先生，而不怀疑您刚才放戒指的手袋，手袋是无可怀疑与无辜的！这

不是使人不知所措吗，夫人？这也许有点滑稽？是怎样的光投射在我们本性看不见的深处呀！我们为自己的感情与尊严而感到自豪，我们屈从于内心力量的神秘命令。我们有对一贯尊敬的朋友，却毫无顾虑地侮辱。的确，真是莫名其妙！’

“他发表这段议论时，是多么诙谐与辛辣！我觉得德内里斯男爵已经消失了，正是巴尔内特事务所的一个合作者在活动，以他真实的面孔、个人习惯在行动，没戴面具，也没有作假的动作。“马克西姆往前走紧握双拳。自称德内里斯男爵的那个人挺了挺胸，身体更加笔直，显得比他本人更加高大。“那人后来突然走近我，吻了我的手，他在作为德内里斯男爵时都没有这样做，然后便死死地盯着我看。最后，他拿起帽子，有点像在演戏那样，大幅度地挥动帽子敬礼，就像拿着一顶插着羽毛的毡帽敬礼一般，志满意得地离开，还重复念叨着：‘有趣的小案子……我很喜欢处理这样的小案子……这是我的专长。我完全受您支配，夫人。’”

奥尔加亲王夫人讲完了她的故事。她懒散地点燃一支香烟，向女友们微笑了一下，她们立即叫嚷起来：

“后来呢？”

“后来？”

“是的，戒指的故事结束了。但是您的故事呢？……”

“我的故事也结束了。”

“讲吧，别让我们焦急地等待！讲到底吧，奥尔加，既然你有讲心里话的兴致。”

“天哪，你们多么好奇呀！好吧！你们想知道什么呢？”

“先讲讲马克西姆·德尔维诺尔和他的恋情怎么样了。”

“确实没什么好讲的。说到底，不是吗？我怀疑过他，有意或者无意地藏起了那颗纯绿宝石。他已被激怒，感到不安，非常痛苦，而不原谅我。随后，他做了一件蠢事，伤了我的心。出于对德内里斯男爵的气愤，他寄了一张一万法郎的支票给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这张支票装在一个信封里又被送还给我，信封别在一个令人赞赏的花篮上，上面写了几行向我致意的话，签了名……”

“是德内里斯男爵？”

“不是。”

“是吉姆·巴尔内特？”

“不是。”

“那么是谁？”

“亚森·罗平！”

她又不说话了。一位女友指出：

“不管什么人都可以这样签名。”

“当然啰！”

“你没有弄个明白吗？……”

奥尔加亲王夫人不回答，她的女友又说道：

“我非常明白，奥尔加，马克西姆·德尔维诺尔不再使你感兴趣了。那个事件从头至尾，他都被那个谜一般的人物所压倒，那个人非常机灵，善于让你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并且激起你的好奇心。你坦率地讲吧，奥尔加，他的行为使你有点渴望再见到他。”

奥尔加亲王夫人更不回答了。那位女友心直口快，跟她无话不说，有时还逗弄她。她继续说道：

“总之，奥尔加，你还保留着你的戒指，德尔维诺尔也保留着他的钱。你什么东西也没有少。这跟巴尔内特的原则相反，你曾经说过，他总是从他服务的对象那里得到一笔收入的。因为，他本来可以在亲自搜查那只手袋时，偷走那颗纯绿宝石。如果他没有偷，那是因为他也许希望得到比一只戒指更珍贵的东西。喂，这使我回想起人家对我讲过的一件事。有一次，由于一无所获，他就把欠他人情的主顾的妻子拐走，跟她一起去旅行了。多么美妙的自我报偿的办法，奥尔加，这多么符合你刚才给我们展示的那个人的身手与性格啊！奥尔加，你对此有何看法？”奥尔加仍然保持沉默。她躺在一张圈椅里，裸露着双肩，美丽的身体平卧着，注视着她吐出的烟圈冉冉上升。那只华丽的没刻面的纯绿宝石戒指，在她的手上熠熠生辉。

神秘住宅

郎维忠译

亚森·罗平未发表的《回忆录》

摘 抄

重读那些尽可能忠实地记述我的某些奇遇的书，我发现每次奇遇都是由我追求一个女人的自发冲动产生的。金羊毛改变了，但是我力图征服的始终是金羊毛。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迫使我每次改变姓名与个性，我每次都觉得自己开始了新生活；在此之前，我还没有爱过，在此之后，我恐怕永远不会再爱。因此，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发现拜倒在卡格利奥斯特罗小姐，或者索尼娅·克里什诺芙，或者多洛蕾丝·凯塞尔巴赫，或者碧眼小姐……脚下的，不是亚森·罗平，而是拉乌尔·当德烈西，德·夏尔默拉斯公爵，保罗·塞尔宁，或者德·利梅西男爵。我觉得他们都跟我不相同，彼此也不相同。他们使我开心，使我担心，使我微笑，也使我苦恼，就像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不同的爱情一样。

这些冒险家跟我相像，犹如陌生的兄弟，在他们当中，我也许对德内里斯男爵有点偏爱，这个贵族——航海家、绅士——侦探，围绕着神秘住宅奋战，为的是征服巴黎小模特儿、动人的阿尔莱特的芳心……

一 女演员雷吉娜

一个美妙的想法，在这个自愿把享乐与义演结合起来的慷慨大方的巴黎，格外受欢迎。那个想法就是在巴黎歌剧院的舞台上，两场芭蕾舞演出之间，由二十名美女（女演员或者名门淑女）展示最著名的高级时装师设计的服装。观众投票选出三件最漂亮的连衣裙，这个晚会的收入将分给制作连衣裙的三个时装工场。结果是：一些年轻时装女工有机会到蓝色海岸去旅行两个星期。一场运动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在四十八小时里，门票订购一空。演出的那个晚上，人们蜂拥而至，衣着漂亮，交头接耳，一片嘈杂，好奇心越来越强烈。

其实，可以说当时的环境使得这种好奇心集中到一点，人们交谈着同一件事，那是个谈不完的话题。大家知道，令人赞美的雷吉娜·奥布里，虽然是个小剧院的歌唱演员，却美若天仙，将要穿着由时装师瓦尔默内设计的连衣裙上台亮相，连衣裙外面罩着一件缀满品质纯粹的金刚钻的紧身短上衣。一个使人激动与关注的问题，更加引起众人的兴趣：令人赞美的雷吉娜·奥布里，几个月来被超级富豪、宝石商人范霍本所追求，她是否会对人称“金刚钻皇帝”的人的爱情让步呢？一切迹象似乎表明那是可能的。头一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令人赞美的雷吉娜回答道：

“明天，我将穿着缀满金刚钻的服装。由范霍本挑选的四个工人，正在我的房间里，把金刚钻缀在一件紧身背心和一件银线织锦紧身短上衣上面。瓦尔默内在那里亲自指挥。”在她的位于剧场乐池上方的化妆室里，雷吉娜庄严地坐着，等待上场表演。人们络绎不绝来看她，犹如朝拜偶像。大家总是在她的名字前加上“令人赞美的”这个形容词。她的确名副其实，有权使用那个称号。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她的脸上集中了古代美女的高贵贞洁与我们今天所喜欢的优雅迷人、富于表情。一袭白鼬皮大衣披在她那著名的双肩，遮住了那件令人惊叹的紧身短上衣。她微笑着，高兴而又讨人喜欢。大家知道，在走廊的门前有三个探员警戒，他们健壮严肃如英国警察。在化妆室里，有两位先生站立着，首先是肥胖的范霍本，风流的宝石商，他梳的发式和搽在脸颊上的胭脂，使他的头像个别致的野兽脑袋。人们不知道他的财产的确切来源。他从前兜售假珍珠，在外面旅行了好长一段时间，回来后摇身一变，成了金刚钻买卖的大老板，人们说不清楚这个转变究竟是怎样进行的。雷吉娜的另一位男友处在半明半暗之中。人们猜测他是个年轻人，轮廓既清秀又刚毅。他就是著名的让·德内里斯，三个月前他结束了只身驾驶汽艇环球航行归来。上个星期，范霍本刚刚认识他不久，就把他介绍给雷吉娜。

第一场芭蕾舞演出时，观众都不专心。在幕间休息时，雷吉娜准备出场，在化妆室深处聊天。她对范霍本相当刻薄与咄咄逼人，相反对德内里斯要亲切些，就像一个力图取悦于人的女人。“嗨！嗨！雷吉娜，”范霍本似乎被那两个人弄得不耐烦了，说道，“你就要使航海家神魂颠倒了。你想一想，一个男人在水上生活了一年以后，很容易充满激情呢。”

范霍本总是笑得很厉害，开最粗俗的玩笑。

“亲爱的，”雷吉娜指出，“如果您不是第一个笑的话，我绝对不会发现您是在装作风趣开玩笑。”

范霍本叹了一口气，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

“德内里斯，我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因为这个女人失去理智。我就失去了理智，结果弄得非常不幸……倒霉透了。”他补充道，笨拙地踮着一只脚转过身去。

舞台上，连衣裙展示开始了。每个角逐者大约停留两分钟，漫步，坐下，变换位置，就像时装沙龙里的模特儿那样。雷吉娜站了起来，快轮到她上场了。

“我有点怯场，”她说道，“如果我不能获得头奖，就朝脑袋开一枪。德内里斯先生，您投谁的票？”

“投最漂亮的人一票，”他回答道，同时躬身致意。“咱们谈谈连衣裙……”

“我对连衣裙不注重。最重要的是美丽的面孔与妩媚的身段。”

“那么，”雷吉娜说道，“说到美丽和妩媚，你就该欣赏那个年轻姑娘，大家正为她喝彩鼓掌呢。她是切尔尼茨公司的模特儿，报上说是她自己设计的服装式样，交由朋友缝制的。这个姑娘很有情趣。”

那个姑娘的确长得清秀，灵活，动作与姿态协调，甚至给人以优雅的感觉。在她那曲线起伏的身上，一件连衣裙十分简朴，然而线条无比纯美，显露出无懈可击的审美趣味与奇特的想象力。“阿尔莱特·马佐尔，是吗？”让·德内里斯一面看着节目单，一面说道。

“是的，”雷吉娜回答道。

接着，她又说道，既不尖刻，也不嫉妒：

“如果我是评判员，就会毫不犹豫地把阿尔莱特·马佐尔排在榜首。”

范霍本感到气愤。

“而你的紧身短上衣呢，雷吉娜？这个模特儿的可笑的服装，怎么能跟你的紧身短上衣相比？”

“价格跟评论服装毫不相干……”

“价格尤其重要，雷吉娜。因此，我恳求你要留心。”

“留心什么？”

“留心扒手。你要记住，你的紧身短上衣上面缀的不是桃核。”他说完放声大笑。让·德内里斯赞同他的观点。“范霍本有道理，我们应该陪伴你。”

“绝对不要陪，”雷吉娜抗议道。“我记得你们对我说的话，我重视自己在这里产生的效果，只要我在巴黎歌剧院的舞台上不显得呆头呆脑。”

“而且，”范霍本说道，“警探队长贝舒负责全部保安事宜。”

“那么说，你认识贝舒了？”德内里斯关注地问道，“贝舒，是那个靠同神秘的吉姆·巴尔内特及其事务所合作而出名的警察吗？……”

“啊！不要向他提起那个该死的巴尔内特。这会使他生病的。巴尔内特似乎叫他尝尽了酸甜苦辣！”

“是的，我听说过……金牙人的故事，贝舒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那么，是贝舒负责保卫你的金刚钻吗？”

“是的，他去外地出差十来天。但是，他用重金聘来三个退職警探，金刚般的壮汉替我把守门口。”

德内里斯指出：

“你应该聘用一个团的人，因为这不够对付某些狡猾的阴谋……”

雷吉娜离开化妆室，在三个侦探的簇拥下，经过大厅，进入后台。因为她是排在十一号，在十号选手下来后，还有短暂的间隙，她上场前要庄严地

等一会儿。全场鸦雀无声。观众在座位上安坐不动。忽然，响起一阵巨大的欢呼声：雷吉娜款款前行。在这理想的美丽与极度的雅致的结合之中，有一种魅力使人们激动。在令人赞美的雷吉娜·奥布里同她华贵讲究的衣服之间，存在着和谐，观众在弄清其原因之前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珠宝的光辉尤其引人注目。在裙子的上面，一件由银线织锦的紧身短上衣，在腰间由一条缀满宝石的带子束住，一件几乎全部由金刚钻制成的背心紧裹着酥胸。金刚钻使人眼花缭乱，闪烁的光芒交相辉映，围绕着胸部形成一道绚丽多彩、轻微抖动的淡淡的闪光。

“见鬼！”范霍本说道，“这比我所想的还要漂亮，这些绝妙的宝石！这母狗穿戴得多好看！她有高贵的血统吗？简直就是一位皇后呀！”

他发出古怪的冷笑。

“德内里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雷吉娜戴上全部金刚钻吗？好吧，首先是为了在她同意我求婚的这一天，送份礼物给她……她当然向我伸出左手（他笑了），其次，因为这使我能够赠给她一个仪仗队，得知一点她的所作所为。这不是因为我害怕她有别的情人……但我是那种留心……的人！”他拍着同伴的肩膀，样子是暗示他说：“你呀，小兄弟，别冒险啦。”德内里斯叫他放心。

“在我这方面，范霍本，你大可放心。我从来不去追朋友的妻子或者女友。”

范霍本做了一个鬼脸。让·德内里斯对他说话，就像平时谈话一样，语气中略带奚落，在这场合就包含侮辱的意味。他决心弄个明白，便俯身跟德内里斯说话。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把我看作朋友？”

德内里斯也照样抓着范霍本的胳膊。

“你住嘴……”

“嗯？什么？你的样子……”

“你住嘴。”

“怎么啦？”

“出现了异常情况。”

“在哪里？”

“在后台。”

“关于什么？”

“与你的金刚钻有关。”

范霍本从座位上跳起来。

“怎么？”

“你听吧。”

范霍本细心地听。

“我什么也听不见。”

“也许我弄错了，”德内里斯承认道。“然而我曾经觉得……”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剧院正厅前座前几排的观众，包厢前排的观众，全都骚动起来，大家观望着，好像在后台深处出现了那曾引起德内里斯注意的某种事情。有的人甚至惊恐地站了起来。两个穿燕尾服的先生跑过舞台。忽然，响起了嘈杂的声音。一个布景工十分慌乱地嚎叫道：

“救火！救火！”

一道亮光从舞台右边射出来。一点烟雾在旋转。舞台上所有的哑角和布景工全都奔向同一方向。其中有一个男人也冲过去，他从右边突然出现，伸直双臂举着一件毛皮大衣，大衣遮掩着他的脸，他也像布景工一样高声喊道：

“救火！救火！”

雷吉斯立即想走开；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了，跪在地上，十分虚弱。那个男人把她裹在大衣里，把她背在肩上，赶紧混在逃跑的人群里往外溜走。

在那个人还没有行动之前，或许在那个人尚未出现的时候，让·德内里斯已经站立在他的包厢边缘，居高临下大声对楼下惊慌失措的人们喊话：

“大家不要动！这是蓄意纵火！”

他又指着劫持雷吉娜的那个家伙，喊道：

“抓住他！抓住他！”

已经太迟了，事故没有被人注意到。在观众席里，人们安静下来了。但是，舞台上还是一片混乱，在嘈杂声中，根本听不见说话的声音。德内里斯跳了下来，穿过剧场后座与前座，毫不费力地攀上舞台，他跟着惶恐不安的人们，一直来到演员出入口，即朝着奥斯曼林荫大道的门口。但是，到哪里去找？询问谁才能找到雷吉娜·奥布里？

他向人打听。谁也没有见到。在一片慌乱之中，各人只想到自己，因此劫持者就能够轻而易举、不被人注意地抢走雷吉娜·奥布里，飞快地跑过走廊与楼梯，然后溜走。他发现肥胖的范霍本，上气不接下气，满脸流汗，面颊上涂的胭脂已被汗水冲得不成样子，便对他说道：“她不见了！多亏了你那些绝妙的金刚钻……那个家伙把她扔进前来接应的一辆小汽车里了。”

范霍本从口袋里拔出了一支手枪。德内里斯赶紧拧他的手腕。“你不会自杀吧，嗯？”

“绝对不会！”范霍本说道，“但是要杀死他。”

“哪个他？”

“那个强盗。一定会找到他的！应该找到他。我要用尽一切办法！”

他显得神经失常，像个陀螺一样，在哈哈大笑的人群中旋转着。“我的金刚钻呀！我不任人摆布！他们没有权利！……国家要负责任……”

德内里斯没有弄错。那个家伙把昏过去的雷吉娜背在肩膀上，盖着毛皮大衣，穿过奥斯曼林荫大道，朝着莫加多尔街走去。一辆小汽车停在那里。他走到小汽车跟前，车门就打开了，一个头上盖着厚厚的花边面罩的女人，伸出双臂。那个家伙把雷吉娜递给她，说道：

“行动成功了……真是一个奇迹！”

接着，他关好汽车门，到前排的座位上坐下，把车开走了。那由恐怖造成的麻痹状态，在女演员身上持续的时间不长。当她一感到已经远离火灾，或者她想象中的火灾，就苏醒过来，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感谢那个或者那些救了她的性命的人。但是她立刻感觉到头被某件东西裹住了，使她不能自由地呼吸与观看，她憋得发慌。

“这是怎么回事？”她喃喃地说道。

一个很低的声音，好似女人的声音，在她的耳边说道：“不许动。如果你叫救命，那活该你倒霉，姑娘。”雷吉娜感到肩膀疼痛得很厉害，就叫喊起来。“这没什么，”那个女人说道。“那只是刀尖……要不要我往下按？”

雷吉娜不再动了。然而，她的思路有条理了。形势现出它真实的一面。她回想起隐约可见的火焰与开始着火的情形，她重复想着同一件事：

“我被劫持了……被一个利用人们恐慌的机会的男人劫持了……他在一个女同谋的协助下绑架了我。”

她轻轻地摸索，用那只可以自由活动的手去摸。背心上的金刚钻还在，大概还完整无缺吧。

小汽车飞速奔驰。雷吉娜处在黑暗之中，根本没有想过要猜测小汽车所经过的路线。她觉得小汽车经常拐弯，而且是急拐弯，大概是为了摆脱可能的追踪，也为了不让走过的路线被她认出来。不管怎样，小汽车没有在任何入市税征收处前停下，这证明他们没有走出巴黎。而且，沿街的电灯间隔很近，相继而来，把强光射进车内，连她都能觉察到。

那个女人稍稍放松了压迫，毛皮大衣略微张开了一点，因此雷吉娜可以看见在毛皮大衣周围的那只手的两个手指，其中的一个手指，即食指上戴着一枚戒指，三粒精致的小珍珠在戒指上排列成三角形。

也许走了二十分钟吧，小汽车减速，停了下来。那个男人从座位上跳出来。一道大门的两扇门先后沉重地打开了。他们进入像个内院的地方。

那个女人尽可能不让雷吉娜看见东西，在男同谋的帮助下，把雷吉娜弄下车来。

他们登上六级石阶。然后他们穿过一个铺着石板的门厅，又上了二十五级楼梯，上面覆盖着地毯，边上有旧式扶手，这楼梯通向二楼的一个房间。

轮到那个男人跟她说话，也是附在耳朵边低声说道：“您到了。我不喜欢粗鲁行事，如果您把缀满金刚钻的紧身短上衣给我的话，您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您同意吗？”

“不，”雷吉娜急忙反对道。

“我们很容易从您那里把它拿过来的，刚才在汽车里我们本来就可以拿到。”

“不，不，”她说道，带着狂热的过度激奋，“不要拿走这件紧身短上衣……不……”

那家伙说道：

“为了得到它，我不顾一切危险。我现在就要得到它。不要反抗。”

女演员用尽全力顶住。但是，他挨近她，低声说道：“要我亲自动手吗？”

雷吉娜感到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抓住了她的背心，摩擦着她双肩的肌肉。这时，她惊慌失措。

“别碰我！我不许你碰……这就是……你想要的一切……我全都同意……但是，你不要碰我！”

他后退了一点，仍然站在她的后面。毛皮大衣顺着雷吉娜的身体往下滑，她认出那是她的毛皮大衣。她坐下来，筋疲力尽。她现在可以看见她所在的房间，她看见用花边披巾盖着头的女人开始解开缀着金刚钻的背心和银线织锦的紧身短上衣的搭扣，那女人穿着一件镶着黑金丝绒边饰的深紫红色衣服。这个房间，被电灯光照得很亮，是个面积很大的客厅，摆着蓝丝绸蒙面的圈椅和靠背椅，高挂着壁毯。半边靠墙的蜗形脚桌子，精美的白色细木护壁板，都是纯粹路易十六式的。宽大的壁炉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两个镀金青铜杯和一个带绿色大理石小柱的座钟，放在壁炉板上作为装饰品。墙壁上有四个壁灯，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由成千块加工过的小水晶构成的枝形吊灯。雷吉娜下意识地记住了这些细节。那个女人夺走了紧身短上衣和背心，只给她留下饰有银箔片的露出双臂和双肩的紧身连衣裙。雷吉娜也记住了由

各种木片交叉相拼而成的地板，她注意到用桃花心木做凳脚的一张凳子。

完了。灯光突然熄灭。在黑暗中，她听见有人对她说道：“太好了。你是懂道理的。我们就要送你回去。接住，我把你的毛皮大衣留给你。”

他们在她的头上蒙了一块轻薄的织物，像是那个女人用过的花边面罩。然后，她被带到小汽车里坐下，又开始了旅行，仍然是突然急拐弯。

“我们到了，”那个男人打开车门，要她下车，低声说道。“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并不严重，你回来了，连皮都没有划破。但是，如果要我给你一个建议的话，那就是不要把你可以看到或猜到的透露半个字。你的金刚钻被人偷走了。只有这一点。忘掉其余的事情。我向你表示敬意。”

小汽车迅速地开走了。雷吉娜取下面罩，认出这是特罗卡德罗广场。尽管离她的公寓房是那么近（她住在亨利—马尔丹大街街口），她仍然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够回家。她双腿发软站不稳，心脏卜卜直跳使她难受，她觉得自己头晕目眩，随时都会像个重物似地瘫倒在地上。正当她筋疲力尽的时候，发觉有个人迎着她跑过来，她让自己倒在让·德内里斯的怀里。他扶她坐在僻静的大街边的一张长凳上。

“我正等着您呢，”他说道，态度十分温和，“我肯定，那些人等到把金刚钻偷到手，就会把您送回您家附近的地方。他们是怎样看守您的？那太危险。您好好休息一下……而且别再哭了。”她抽抽噎噎地哭着，精神完全放松下来，突然对这个不甚了解的男人充满了信任。

“我曾那么害怕，”她说道，“……我现在还害怕……而且那些金刚钻……”

不久，他送她回家，带她上电梯，陪她进屋。他们见到刚从歌剧院回来、惊魂未安的侍女与其他仆人。随后，范霍本冲了进来，双眼瞪得大大的。

“我的金刚钻！你带回来了吗？嗯，雷吉娜！……你誓死不肯交出我的金刚钻吧？……”

他看到贵重的背心和紧身短上衣被人夺去了，就发起狂来。让·德内里斯命令他道：

“你住嘴……你明明看见女士需要休息。”

“我的金刚钻呀！它们不见了……啊！如果贝舒在就好了！我的金刚钻呀！”

“我会还给你的。你让我们安静点吧。”

雷吉娜躺在沙发上，浑身痉挛，不断呻吟。德内里斯开始吻她的前额和头发，有条不紊地轻吻。

“这真是不可思议！”范霍本气急败坏，叫嚷道，“你们在做什么？”

“你别管，你别管，”让·德内里斯说道。“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小小的按摩更能恢复她体力的了。神经系统保持平衡，血液流动通畅，一种有益的暖流在血管里循环。这就好像催眠术者的诱导动作（发出磁力）。”

当着狂怒的范霍本的面，他继续做这令人愉快的工作，雷吉娜逐渐恢复健康，似乎得意地赞同这巧妙的治疗。

二 女模特儿阿尔莱特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傍晚，著名时装师切尔尼茨的主顾们离开蒙塔博尔街宽敞的店堂，阿尔莱特·马佐尔和伙伴们在模特儿专用室内，由于展示时装样板的时间不多，就投入自己喜爱的活动中去：用纸牌算命，玩“伯洛特”和吃巧克力。“阿尔莱特，”一位女同事喊道，“纸牌显然预告你命中只有冒险、幸福与财产。”

“纸牌预告得一点不假，”另一个女同事说道，“阿尔莱特的好运气，从歌剧院模特儿大奖赛那个晚上起，就已经开始了。她得了头奖！”

阿尔莱特宣称：

“我不配得这个奖。雷吉娜·奥布里就比我强。”

“你瞎说！很多人投你的票。”

“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那场火灾使四分之三的观众离开了剧场。这次投票不应算数。”

“显然，你总是准备给别人让路，阿尔莱特。尽管雷吉娜·奥布里要发怒！”

“怎么！完全不对。她来看过我，而且我向你保证，她由衷地拥抱了我。”

“她勉强拥抱你吧。”

“她为什么要眼红呢？她是那么漂亮！”

一个裁缝女艺徒刚刚拿来一份晚报，阿尔莱特打开报纸来看，说道：

“啊！瞧，报上谈到调查的情况：《金刚钻被盗》……”

“你就念给我们听吧，阿尔莱特。”

“好的。”

“歌剧院的神秘事件仍处于调查阶段。最能够为检察院和警察局一致同意的假设是，大家面对的是一宗有预谋的企图偷窃雷吉娜·奥布里的金刚钻的案件。尚不清楚劫持漂亮的女演员的那个男人的体貌特征，甚至连大概的资料也没有，因为他遮盖着面部。人们假定，是这个人装扮成送货的伙计，带着巨大的花束，进入歌剧院，把花束放在门边。侍女回忆说她隐约见过作案者，并说那人穿着浅色呢高帮鞋。那些花束大概是假的，并且涂了特制的易燃物，很容易点燃它。他只要利用最初起火时必然引起的恐慌就行，就像他所预料的，趁机从侍女的胳膊上抢走那件毛皮大衣，就开始执行他的计划。案情还不能谈得更详细，因为雷吉娜·奥布里虽然已被讯问过好几次，她仍然不能确切说明小汽车驶经的路线，说出她对劫持者及其女同谋的印象。她只是谈了某些次要的细节，描述她被抢走珍贵的背心的那个公馆的情形。”

“单独一人跟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在那所房子里，真叫我害怕！”一个姑娘讲道，“阿尔莱特，你呢？”“我也一样害怕。但是我会奋力搏斗……我当场就有勇气。除非我昏过去了。”

“但是，那个家伙，你在歌剧院里看见他经过吗？”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看见一个人影扶着另一个人影，我甚至没有想一想那是什么。我刚好来得及摆脱困境。想想看！失火了！”

“那么，你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不。我注意到范霍本先生的头，在后台。”

“你是认识他的了？”

“不认识，但是他嚎叫着：‘我的金刚钻！值一千万法郎的金刚钻！真可怕！多么大的灾难！’他双脚轮流跳起，好像地板烫他的脚似的。大家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她站起身来，快乐地蹦跳着，就像范霍本一样。她穿着很简朴的连衣裙——一条黑色哗叽连衣裙，刚好紧贴她的腰身——跟她在歌剧院所穿的华丽的连衣裙一样，显现出她美丽的曲线。她身材苗条匀称，让人认为她是世间最完美的尤物。娇嫩俊秀的脸蛋，细腻无油的皮肤，一头波浪式的漂亮金黄色头发。“跳舞吧，阿尔莱特，既然你站着，就跳舞吧！”她不会跳舞。但是她摆着姿势，前后左右走着步子，就像在展示时装时最随心所欲的表演。这优雅有趣的场面，她的女伴们一点也不感到厌烦。她们都欣赏她，都认为阿尔莱特是个特殊的女人，注定是要享受荣华富贵的。

“好极了！阿尔莱特，”她们叫喊道，“你真迷人。”

“你是姐妹们中间最出色的人，多亏了你，我们有三个人将到蓝色海岸去参加时装表演。”

她在她们对面坐下，由于充满活力而脸色红润，眼睛闪闪发光，她对她们讲话，半吐衷曲的语气中，包含着一点微笑的豪情、忧伤与讽刺：

“我并不比你们好，不如伊莱娜灵活，不如夏尔洛特严肃，不如朱利亚诚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有情人……他们向我要求的，超过我想给他们的……但是我给他们的，还是比我想给他们的多。我知道，有朝一日，这样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们要我怎么办呢？人们几乎不会娶我们。人们看见我们穿着太漂亮的连衣裙就害怕了。”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一个姑娘问道。“纸牌预告说你会发财的。”

“通过什么办法？嫁给有钱的老先生？绝对不。然而，我要达到目的。”

“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在我的脑袋里旋转。我想要爱情，我也想要金钱。”

“同时都想要？好家伙！要来有什么用？”

“要爱情是为了幸福。”

“那么，要金钱呢？”

“我不太知道。我有许多梦想与抱负，我已经常常跟你们讲过。我希望自己很富有……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更确切他说……是为了你们，我的姐妹们……我希望……”

“你继续说吧，阿尔莱特。”

她更加低声地微笑着说道：

“这是荒谬的……孩子气的想法。我希望有很多的钱，那不是属于我的，但是我可以支配。比如说，成为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当女老板，领导一个大时装公司，那里有新的组织形式，有许多福利……尤其是给女工发嫁妆费……为了你们每一位都能够有美满的婚姻。”

她优雅地嘲笑自己荒谬的梦想。听她讲话的人全都神情严肃。其中一位姑娘还在抹眼泪。

她接着说道：

“是的，出嫁妆，给现金的真正的嫁妆……我受的教育不多……我甚至

没有得到文凭……但是，我仍然要把我的想法写出来，在这个介绍中有具体数字，也有拼写错误。二十岁的时候，女工就有自己的嫁妆……然后有给第一孩子的襁褓衣物用具……然后……”

“阿尔莱特，听电话！”

工场的女主任打开办公室的门，呼唤阿尔莱特。她站起来，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十分焦虑。

“妈妈病了，”她低语道。

大家知道，在切尔尼茨时装公司，女职工的家人去世或者生病，公司才通知她去听电话。大家知道阿尔莱特很爱她的母亲。她是个私生女，有两个姐姐，以前也是模特儿，跟男人私奔到国外去了。

在一片寂静中，她几乎不敢往前走。

“快点来呀，”女主任催促道。

电话在隔壁房间，姑娘们紧紧挨着半开的房门，听见她们的同事有气无力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

“妈妈病了，是吗？是心脏病吗？但是，你是谁呀？……是您，卢万太太吗？……我都听不出您的声音了……那么，是个男医生？您说的是谁呀？布里库大夫，蒙塔博尔街，三号乙？……已经通知他了吗？要我跟他一起来吗？好的，我就去。”阿尔莱特一言不发，浑身颤抖，从一个壁柜里拿起她的帽子就走了。她的同伴们急忙向窗户奔去，借助街灯的灯光，看见她一边跑一边看门牌号码。到了街的尽头，她大概在左边三号乙门前停下。那里有一辆小汽车，在人行道上，有位先生站在车旁，人们只隐约看见他的身影和浅色高帮鞋。他脱下帽子，跟她讲话。她上了小汽车。那位先生也上了车。小汽车从街的另一头开走了。“真奇怪，”一个模特儿说道，“我每天从那前面经过。我从来没看见哪所房子门前挂着医生的招牌。布里库大夫，三号乙，你知道吗？”

“不知道。那块铜招牌也许挂在大车门那里吧。”

“不管怎样，”女主任建议道，“我们可以查一查电话号码簿……全巴黎的头面人物……”

大家连忙到隔壁房间，用发热的手抓住放在一个搁板上的两本电话簿，急切地翻阅起来。

“如果说有位布里库大夫住在三号乙，或者那里某个其他医生，这上面却没有电话，”一个姑娘说道。

“在巴黎名人部分里，没有布里库大夫，在蒙塔博尔街没有，别处也没有。”

于是，出现了骚动与担忧。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事情似乎有点可疑。女主任认为应该告诉切尔尼茨。他马上赶来了。这是一个年轻人，脸色灰白，缺乏风度，穿得像个搬运夫。他力求做到泰然自若，总是即刻说出他为适合当时情况而要采取的具体行动。

“根本不需要考虑，”他说道，“直截了当行动，绝不说多余的一个字。”

他冷淡地摘下话筒，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接通了之后，他说道：“喂，……是雷吉娜·奥布里女士家吗？……请您告诉雷吉娜·奥布里女士，切尔尼茨，时装师切尔尼茨，想跟她讲话。好的。”

他等候回话，接着又说道：

“是的，女士，我是切尔尼茨，时装师切尔尼茨。尽管我不能荣幸地把

您算作我的主顾，我想，在目前的情形下，我应该找您。事情是这样的，我聘请的一个当模特儿的姑娘……喂？是的，关于阿尔莱特·马佐尔……您真是太好了，但是，就我来说，我要告诉您，我投了您一票……那天晚上，您的连衣裙……但是，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吧。完全有理由相信，阿尔莱特·马佐尔刚刚被人劫持，大概是被那个劫持过您的同一男人所劫持。因此，我想，您和向您提建议的人，都有兴趣知道这件事……喂，您在等待警探队长贝舒？好极了……是这样，女士，我这就给您带来一切有用的说明。”

时装师切尔尼茨放下话筒，一边往外走，一边总结道：“只能这样做，而不能做别的事了。”

阿尔莱特·马佐尔的经历跟雷吉娜·奥布里的经历差不多完全一样。小汽车里还有一个女人。那个所谓的大夫介绍道：“布里库太太。”

她戴着一个厚厚的面罩。而且当时已经天黑，阿尔莱特只想着她的母亲。她立即询问医生，却没有看他一眼。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道，他的一个病家，卢万太太打来电话，要他马上给她的女邻居看病，并且顺便把病人的女儿接回家。他不知道更多的情况。

小汽车顺着里沃利街，向协和广场驶去。在穿过这个广场的时候，那个女人用一条被单罩住阿尔莱特，在她的脖颈处勒紧，并用一把匕首抵住她的肩膀。

阿尔莱特拼命挣扎，但是在她的恐惧之中夹杂着喜悦，因为她想，说她母亲病了，只是个吸引她的借口，劫持她大概另有原因。因此她终于保持安静。她倾听与注意着周围的动静。雷吉娜发现的情况，轮到阿尔莱特来验证了。小汽车同样在巴黎市的范围内飞速奔驰。同样突然急拐弯。如果她根本看不见女看守的那只手，那么她隐约看到女看守的一只很尖的皮鞋。她也能够听见两个同谋很低声交谈中的某些话，显然他们断定她不可能听见。然而她听清楚了完整的一句话：“你错了，”那个女人说道，“你错了……既然你坚持要，你本该等几个星期……歌剧院的那件事以后，这为时过早。”这句话对于姑娘来说意思是清楚的：雷吉娜·奥布里向司法部门揭发的那一男一女，又劫持了她。这个假的布里库大夫正是在歌剧院纵火的人。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她呢？她一无所有，既没有金刚钻背心，又没有任何首饰令贪婪的人垂涎。这个发现终于使她放心了。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担心，等到强盗发现抓错了人的时候，她就能够被释放。

沉重的门扇打开时响起了隆隆巨响。阿尔莱特回想着雷吉娜的经历，猜测自己进入一个铺了石板的院子。他们让她下一个台阶。她边走边数，共有六级踏步。随后，是一个门厅的铺地石板。这时，她已经恢复平静，感到充满力气，就不能抵挡自己本性的呼唤，莽撞地行动起来，这对于她说是非常不谨慎的。当那个坏男人推开门厅的门时，他的女同谋在一块石板上滑倒了，霎时间，松开了抓着阿尔莱特肩膀的手。阿尔莱特不假思索，掀掉罩在她头上的那块布，向前猛冲，飞快地上了楼梯，穿过一个前厅，进入一个客厅，果断地关上客厅的门，以防万一。一盏电灯，罩着一个厚灯罩，射出一道圆形的亮光，勉强照亮房间的一部分。怎么办？从哪里逃出去？她试图打开房间深处两个窗户中的一个，却打不开。现在，她害怕了，明白那对男女如果从客厅检查起，那就已经快到来这里了，他们随时都会向她扑过来。

事实上，她已听见房门开启与关上的嘈杂声。无论如何，她都要躲起来。她爬上一把靠墙的扶手椅的椅背，轻易地登上一个大壁炉的大理石台面，沿

着大镜子到了壁炉的另一端。那里竖立着一个高书柜，她大胆地把脚放进一个青铜杯子里，成功地抓住书柜的突出花饰，然后攀到书柜顶上，连她自己也不说清是怎样做的。当那两个同谋窜进房子时，阿尔莱特已平躺在书柜顶上，有一半身子被突出花饰遮住了。

他们只要抬眼望上面，就能发现她的身影，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在客厅的下部搜索，检查长沙发和扶手椅底下，翻看窗帘后面。阿尔莱特在对面的大镜子里可以看清楚他们的影子。但是，他们的脸却看不清，他们的谈话几乎听不见，因为他们的声音很低，又不响亮。

“她不在这里，”那个男人最后说道。

“也许她从花园那边跳下去了？”那女人说道。“不可能。两个窗户都封死了。”

“凹室呢？”

在客厅左边，壁炉和一个窗户之间，有一个小壁凹，用来做放床的凹室，从前跟客厅相连，由一块活动的隔板隔开。那个男人拉开隔板。

“没有人。”

“怎么？！”

“怎么，我也不知道，这可糟了。”

“为什么？”

“如果她逃脱了呢？”

“她怎么逃脱的？”

“她确实是逃脱了。啊！那只母狗，要是我抓住她，活该她倒霉！”

在熄灭了电灯之后，他们出了客厅。

壁炉台面上放的座钟敲响了七点钟，如白鹭低声鸣唱，那钟虽然过时，却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阿尔莱特也听见打八点，九点和十点。她没有动，她不敢动。那个男人的恐吓迫使她缩成一团，不住地颤抖。只是在午夜以后，她心情更加平静，感到必须行动，就从那个隐藏处下来了。青铜杯子翻倒了，掉到镶木地板上，发出撞击声，把姑娘吓坏了，忧心忡忡地摇晃着。然而，没有人进来。她把青铜杯子放回原处。

一股强光从外面射进来。阿尔莱特走近窗户，她看见在明亮的月光下，一个花园连着一个草坪，草坪四周长着灌木。这一次，她终于设法打开了窗子。

她俯身张望，这面墙附近的地势比较高，从窗口到地面不足一层楼高。她毫不迟疑，跨过阳台，任由自己往下坠落到砾石上，一点也没有受伤。

她等到一团云遮住月亮时，迅速穿过一片空地，来到灌木丛的阴影里。她弯着腰沿着那行灌木丛往前走，到达一堵高墙底下。那墙被月光照着，又太高以致她不能想象能翻越过去。墙的右边有座独立小屋，好像没有住人。百叶窗全都关闭着。她轻轻地走近小屋，还没走到小屋那里，就发现那墙上有道门，上了插销，一把大钥匙插在锁孔里。她拔去门插销，转动钥匙，再抽出钥匙。她正好来得及开门，跳到街上。她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一个影子跑过来追她。

那条街僻静无人，她大概往前跑了五十步远，又回头一看，看出那个影子快要追上来了。恐惧使她振作起来，她不顾心跳加快，气喘吁吁，也不顾两腿发软，只觉得有个信念在激励着她：谁也追不上她。

这个感觉是短暂的。她突然没有力气了，双膝发软，就要跌倒。那时，她正跑入一条非常热闹的街，街上人来人往。来了一辆出租小汽车。当她把地址告诉了司机、坐进车里，她从后面的车窗里看见，敌人钻进了另一辆小汽车，那车也马上开了。经过一些街道……又经过一些街道……那人还在跟踪她吗？阿尔莱特一无所知，也不试图去弄清。车子突然从街道里出来，进入一个小广场，小汽车接二连三地停在那里，她敲敲窗玻璃。“停车，司机。这里是二十法郎，请继续开快车，把那个发狂追赶我的人引开。”

她跳上另一辆出租小汽车，又把地址告诉新司机。“去蒙马特尔，韦尔德雷尔街五十五号。”

她摆脱了危险，但是疲倦得昏倒了。

她醒来时，已经躺在自己小房间的长沙发上，旁边跪着一位她不认识的先生。她的母亲，关切而又不安，焦虑地看着她。阿尔莱特试着对她微笑，那位先生对她母亲说道：

“还不要问她吧，太太。不，小姐，不要说话。首先请听我说。是您的老板，切尔尼茨通知雷吉娜·奥布里，您在跟她同样的情况下被劫持。不久，警方也接到报警。雷吉娜愿意把我算作是她的朋友，后来她把事件告诉我，我就来到这里。您的母亲和我在外面，房子前面，整整守候了一夜。我很希望那些人会像释放雷吉娜·奥布里那样释放您。我问过那位司机：是从哪里载您来的？他回答道：‘是从胜利广场。’没有得到别的情况。不，不要焦躁不安，您明天再给我们讲所发生的一切吧。”

姑娘呻吟着，由于发烧和回想起如恶梦般折磨着她的情景，十分激动。她闭上眼睛，低声说道：

“有人在上楼梯。”

的确，有人按门铃。两个男人的声音在回响，其中一个人大声说道：

“范霍本，太太。我是范霍本，拥有金刚钻紧身短上衣的那个范霍本。当我得知您的女儿被劫持，我就同刚刚出差回来的警探队长贝舒开始寻找。我们跑遍了市内的警察分局，现在来到这里。看门女人告诉我们，阿尔莱特·马佐尔已经回家了，贝舒和我就马上来询问她。”

“但是，先生……”

“这是非常重要的，太太。这个案件跟我的金刚钻被盗案件有关联。这是同一伙强盗干的……不应该耽搁一分钟……”他不等得到允许，就进了小房间，贝舒警探队长也跟着进去。展现在他面前的情景似乎使他非常震惊。他的朋友让·德内里斯跪在一个长沙发前，就在躺在那里的那个姑娘旁边，吻着她的前额、眼皮和两颊，动作轻柔，专心致志，一本正经。范霍本结结巴巴他说道：

“德内里斯，你！……你！……你在那里搞什么名堂？”德内里斯伸直胳膊，阻止他说话。

“嘘！别吵吵嚷嚷的……我在使姑娘平静……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效。你看她是多么放松……”

“但是……”

“明天……明天再说……到雷吉娜·奥布里家碰头。从现在起到那时候止，要让病人好好休息……我们不要打扰她……明天早上见……”

范霍本不知所措。阿尔莱特·马佐尔的母亲根本不知道劫持事件。但是，在他们旁边，有个人越过他们，一副愚蠢、惊愕的样子，那正是警探队长贝

舒。

警探队长贝舒，是个苍白瘦小的男人，追求雅致，两只胳膊异常粗壮，圆睁双目注视着德内里斯，好像他正面对着可怕的鬼魂显灵。他似乎认识德内里斯，又似乎不认识他。贝舒好像在这年轻、微笑的面具下面，寻找是否有另一副面孔，那对于贝舒来说，就是魔鬼本身的面孔。

范霍本介绍道：

“警探队长贝舒……让·德内里斯先生……但是，贝舒，你好像认识德内里斯吧？”

贝舒很想说话。他很想提问。可是，他不能那样做。他始终睁圆眼睛察看着这个冷静的人继续实施他那古怪的治疗方法。

三 绅士——侦探德内里斯

打算开的碰头会于下午两点钟在雷吉娜·奥布里的小客厅里举行。范霍本一来到就发现德内里斯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跟漂亮的女演员和阿尔莱特·马佐尔开着玩笑。他们三个人好像很开心。他看见阿尔莱特·马佐尔尽管有点疲倦，可是无忧无虑、兴高采烈，简直看不出她头一天晚上度过了惶惶不安的艰难时刻。阿尔莱特的目光一直不离开德内里斯，像雷吉娜那样赞同他所讲的一切，还笑他讲话时有趣的样子。范霍本因为失去了金刚钻感到万分痛苦，觉得生活就是悲剧，于是狂怒地喊道：

“唉呀！你们觉得这形势如此好笑吗？你们三个人？”

“毫无疑问，”德内里斯说道，“这形势毫不可怕。其实，一切都变好了。”

“当然！人家偷去的不是你的金刚钻。至于阿尔莱特小姐，今天所有的报纸都在讲她的奇遇。多么好的广告呀！只有我在这场灾难事件中损失惨重。”

“阿尔莱特，”雷吉娜抗议似地对阿尔莱特道，“你不要抱怨范霍本讲这种话，他没有教养，他的话没有什么价值。”

“您愿意我告诉您，谁很有教养吗，我亲爱的雷吉娜？”范霍本咕哝道。

“请说吧。”

“好的，昨天夜里，我突然发现您那可恶的德内里斯跪在阿尔莱特小姐面前，正在她身上实验十几天前曾使您苏醒的小小治疗法呢。”

“他们两个人都对我说过了。”

“嗯！怎么！您就不忌妒吗？”

“忌妒？”

“天哪！德内里斯不是在追求您吗？”

“有那个意思，我承认。”

“那么，您就同意他那么做？”

“德内里斯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他使用那个方法，是他的义务。”

“也是他的乐趣。”

“对他来说真是太好了。”

范霍本无可奈何。

“啊！这个德内里斯，他是多么走运呀！他对您为所欲为……而且对所有的女人也如此。”

“对所有的男人也一样，范霍本。如果你憎恨他，你也得忍着，因为你只能指望他替你找回金刚钻。”

“是的，但是我已下定决心，不要他帮忙，既然警探队长贝舒为我效劳，而且……”

范霍本没有讲完他的话。他回过头去，发现贝舒队长已在房门口了。

“那么您来了，队长？”

“来了一会儿了，”贝舒说道，向雷吉娜·奥布里鞠躬致意。房门是半开着的。

“你听见了我讲的话吗？”

“听见了。”

“你对我的决定怎么看？”

贝舒队长仍然沉着脸，有某种斗气的架势。他就像前一天那样盯着德内里斯看，接着毫不含糊、用力地说道：“范霍本先生，尽管在我出差的时候把您的金刚钻失窃案交给我的一个同事去办，我无疑要参加以后的调查，我已接到命令，到阿尔莱特·马佐尔小姐住所作调查。但是我应该清清楚楚地通知您，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跟您的任何朋友进行公开或者隐蔽的合作。”

“这是清楚的，”让·德内里斯笑着说道。

“很清楚。”

德内里斯十分镇静，却不掩饰他的惊讶。

“哎呀，贝舒先生，人们确实会认为我对您不友好。”

“我承认，”贝舒粗暴地回答道。

他走近德内里斯，面对面他说道：

“你能肯定，先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吗？”

“不，见过一次，在二十三年以前，在香榭丽舍广场。大家在一起玩滚铁环，我用脚一勾，把您绊倒在地，您不原谅我，我看得出来。我亲爱的范霍本，贝舒先生说得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合作的。我还给你们自由，我要开始工作了，你们可以走开。”

“让我们走开？”范霍本问道。

“天哪！我们现在是在雷吉娜·奥布里的家里。是我把你们召来的。既然大家谈不拢，那就再见了！你们走吧。”他往长沙发上一坐，坐在两个年轻女人中间，还握着阿尔莱特·马佐尔的双手。

“我漂亮的小阿尔莱特，现在您已经恢复了，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把你的所见所闻，你的遭遇，详细他讲给我听。任何细节都很重要。”

由于阿尔莱特迟疑不决，他就对她说道：

“您别管那两位先生。只当他们不在这里，他们走了。那么，你就讲吧，小阿尔莱特。我用‘你’称呼，因为我的嘴唇已经贴着你那比金丝绒还要柔软的脸蛋移动过，这给予我作为情人的权利。”

阿尔莱特的脸都涨红了。雷吉娜笑了，催促她快讲。范霍本和贝舒想要知道并利用这场谈话，就只好像蜡人像那样，钉在地上，赖着不走了。阿尔莱特讲述了自己的全部经历，正如德内里斯所要求的，不论是她还是别人，显然都不能抗拒德内里斯这个人的要求。

他仔细地听，不说一句话。雷吉娜边听边表示赞同。

“正是这样……一个六级踏步的台阶……是的，一个铺着黑白两色石板的门厅……在二楼，正面有个客厅，里面的家具是蓝色丝绸面的。”

阿尔莱特讲完了，德内里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双手放在背后，然后把前额贴着窗玻璃，思考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咬牙切齿地总结道：

“太难了……太难了……然而有点微光……这最初的白色微光指出隧道的出口。”

他又坐到长沙发上，对两位年轻女人说道：

“要知道，有两件奇案明显相似，手法相似，主角相同——作案的是同一对男女，无可辩驳——应该发现区别这两件奇案的不同点，一旦有所发现，那就离得出确切的推断不远了。然而，经过千思万想，我觉得这个敏感之点在于劫持雷吉娜的动机与劫持阿尔莱特的动机不同。”

他停了一会儿，笑了起来。

“这似乎跟我刚才讲的毫不相干，或者顶多是拉帕里斯的真理，但是我向你们肯定，情形突然变得简单了。我美丽的雷吉娜，您毫无疑问是由于那些金刚钻而被劫持，诚实的范霍本痛哭丢失的金刚钻。在这方面，没有异议，我肯定贝舒先生如果在场的话，也会同意我的看法。”

贝舒先生一言不发，等待谈话继续下去，而让·德内里斯把脸转向另一个女伴。

“至于你，漂亮的阿尔莱特，脸蛋比金丝绒还要柔软，人家为什么要费力抓你呢？你的全部财产大概还装不满你的掌心，不是吗？”

脸蛋比金丝绒还要柔软的阿尔莱特，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出示她的两个空空的掌心。

“你一无所有，”他喊道，“因此，动机是盗窃的假设被排除了。我们应该考虑作案的动机，不外乎为了爱情，报仇，或者两者兼有。那涉及执行一项计划，你可以提供方便，或者成为障碍。恕我直言，阿尔莱特，请不要害羞地回答：到目前为止，你恋爱过吗？”

“我认为没有，”她说道。

“你被爱过吗？”

“我不知道。”

“然而，有人追求过你，对吧？皮埃尔和菲利普？”她坦率地抗议道：

“不，他们的名字是奥克塔夫和雅克。”

“他们是诚实的小伙子吗，这个奥克塔夫和这个雅克？”

“是的。”

“因此不可能参与这些阴谋？”

“不可能。”

“后来呢？”

“什么后来？”

他俯身向着她，然后轻轻地、要施加深刻的影响似地低声说道：“好好想想，阿尔莱特。问题不在于回忆你生活中明显可见的事实，那些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回想的感动你的事实；问题在于回忆稍稍掠过你的意识，可以说你已经忘记了的事实。你没有发现有点特别，有点异常的事吗？”

她莞尔一笑。

“确实，没有……丝毫没有……”

“有的，有人无缘无故地劫持你，那是说不过去的。肯定是有所图谋的，某些事情跟你有牵连，而你不知道……好好想想。”阿尔莱特用尽全力思索。她动脑筋从记忆中搜索他所要求的已沉睡的细小回忆，而让·德内里斯进一步指出：“你感觉过曾有某种东西出现，暗中在你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吗？你有过因不安而微微颤抖，就像接触一种神秘东西的感觉吗？我跟你说的不是实在的危险，而是模糊的威胁，你对自己说：瞧……有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事？……将有什么事发生？”

阿尔莱特的脸部轻轻地抽动。她的眼睛好像注视着一点。德内里斯喊道：

拉帕里斯（LaPalice，1470—1525）法国元帅。士兵们在一首歌中歌颂他：“临死前一刻钟，他仍英勇奋战。”后来这首歌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说他太天真，徒劳无益地战斗。拉帕里斯的真理意为天真而无意义的东西。——译注

“成功了！我们找到了。啊！贝舒和范霍本不在这里，那就太遗憾……解释给我听吧，漂亮的阿尔莱特。”她带着沉思的神态，说道：

“有一天，一位先生……”

让·德内里斯把她从长沙发上拉起来，这个开场白激起他的热情，他开始跟她一起跳起舞来。

“好，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开始就像一个童话！有一天……天哪，你是多么妩媚动人，脸蛋柔软的阿尔莱特！你的那位先生怎么样了？”

她又坐下来，缓慢地继续讲道：

“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一天下午有很多人来看为做善事举办的连衣裙展示会，那位先生和他的妹妹也来了。我起初没有认出他来。但是一个同事对我说道：‘你知道，阿尔莱特，你征服了一个人，一个出色的人，十分潇洒，他正贪婪地盯着你看。按照女主任的说法，那是个关心慈善事业人。这来得正是时候，阿尔莱特，你正在募捐呢。’”

“你在募捐？”德内里斯打断她的话。

“是我的同事在捉弄我，”她说道，“因为我想为我们公司的工场建立一个援助基金，提供嫁妆的基金，总之只是梦想。一小时以后，我发觉一位绅士在出口处等我，他跟着我走，我想我也许能够劝诱他出钱。但是，他只是跟我走到乘车的地铁站就停了下来。第二天，同样的一套，以后几天都一样。我大失所望，因为一个星期以后，他再也不来了。几天以后，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阿尔莱特压低了声音。

“是这样的，有时我在家里吃完晚饭，做完家务，就离开家，去看一位住在蒙马特尔高地的女朋友。要经过一条相当黑暗的胡同才能到那里，以前到十一点整我回家时，在那里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然而这之后，我连续三次发现那里的一个大车门洞里有个男人的影子。那男人两次都没有动。但是，第三次，他从躲藏处走出来，企图拦住我的去路。我大喊一声，就开始逃跑。那个人也不追赶。从此以后，我就避开那条胡同走了。我讲完了。”她默不作声。她讲的故事似乎不能引起贝舒和范霍本的兴趣。可是，德内里斯问道：

“你为什么向我们讲述这两个小奇遇？你认为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是的。”

“什么联系？”

“我始终相信，那个窥伺我的人正是跟随我的那位先生。”

“你凭什么相信呢？”

“第三次时，我刚好来得及注意到，在蒙马特尔高地出现的那个人穿着带护腿套的鞋或者浅色高帮鞋。”

“就像在林荫大道出现的那位先生？”让·德内里斯急切地高声问道。

“是的，”阿尔莱特说道。

范霍本和贝舒感到惊诧。雷吉娜十分激动地询问道：“阿尔莱特，你还记得吗？在歌剧院劫持我的人也是穿着这种高帮皮鞋的。”

“确实是……确实是……”阿尔莱特说道，“……我当时没想到。”

“劫持你的人也一样，阿尔莱特……昨天的那个人……假的布里库大夫……”

“是的，确实是……”姑娘重复道，“但是先前我没有作这种比较……只是刚才我的记忆才清楚具体了些。”

“阿尔莱特，作最后的努力吧，小姑娘。你还没有告诉我们那位先生的姓名。你认识他吗？”

“认识。”

“他叫什么名字？”

“德·梅拉马尔伯爵。”

雷吉娜和范霍本浑身战栗。让·德内里斯抑制住一个惊讶的动作。贝舒耸了耸肩膀，而范霍本惊呼道：

“这简直是发疯！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伯爵……我跟他见过！我曾有机会在慈善委员会开会时坐在他旁边。他是个完美的正人君子，我为跟他握过手而自豪。德·梅拉马尔伯爵，竟然会偷我的金刚钻！”

“但是，我完全不是指控他，”阿尔莱特目瞪口呆地说道。“我只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阿尔莱特说得对，”雷吉娜说道，“别人问她，她就回答。但是，很明显，根据大家都知道的德·梅拉马尔伯爵同跟他一起生活的妹妹的情况来看，德·梅拉马尔伯爵不可能是那个在街上窥伺你的人，也不是劫持你和我的人。”

“他穿着浅色高帮鞋吗？”让·德内里斯问道。“我不知道……也许是吧……有时是……”

“几乎总是，”范霍本干脆地说道。

在这个肯定之后，是一阵沉默。后来，范霍本又说道：“在这方面有某种误会。我重复一遍，德·梅拉马尔伯爵是个完美的正人君子。”

“咱们去看看他吧，”德内里斯简短地说道。“范霍本，你不是有位朋友在警察局吗？那个名叫贝舒的先生？他会带我们进去的。”贝舒肺都气炸了。

“你认为我们可以这样随便进到人家家里去；没有事先调查，没有控告的罪名，没有传票，我们就向他们就愚蠢的无稽之谈进行讯问吗？这是愚蠢的胡说。半小时以来，我听到的全都是愚蠢至极的废话。”

德内里斯低声抱怨道：

“真想不到我跟这个傻瓜在一起滚铁环呢！真后悔呀！”他转身向着雷吉娜。

“亲爱的朋友，劳驾您打开电话号码簿，并代我要求跟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伯爵通话。我们可以不求贝舒先生了。”他站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雷吉娜·奥布里把电话机递给他，他说道：

“喂！是德·梅拉马尔伯爵家吗？我是德内里斯男爵……您就是德·梅拉马尔伯爵吗？先生，请原谅，打扰您了。两三个星期前，我在报上看到您刊登的一则启事，说有些物品被盗：火钳柄上的球饰，一个银烛台托盘，一个钥匙孔盖，半截拉铃蓝丝带……这些东西并不值钱，但是出于特殊原因，您珍视它们……我没有弄错，是吗？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愿意接见我，我可以就这件事向您提供有用的情报……今天，两点钟？……很好……啊！还有一句话，我可以领两位女士同来吗？她们将给您作解释……您太好了，先生，无限感谢您。”

德内里斯挂断了电话。

“如果贝舒先生在那里，他就会看见有人想进入别人家里就进去了。雷吉娜，您在电话号码簿上看见伯爵先生住在哪里呀？”

“于尔菲街十三号。”

“那么，是在圣日耳曼城厢。”

雷吉娜问道：

“那些物品现在在哪里？”

“在我手里。就在看见启事那天我买下了，非常便宜，总共花了十三法郎五十生丁。”

“您为什么不送还给伯爵？”

“德·梅拉马尔这个姓氏使我回想起某些错综复杂的事来。我觉得十九世纪时发生过一宗德·梅拉马尔案。我没有时间去打听。但是，我们将重新调查这件事。雷吉娜、阿尔莱特，你俩在差十分两点到达波旁宫广场。碰头会到此结束。”碰头会真的有效。德内里斯只用半小时就足以扫清道路，发现该去敲的门。一个侧影显现出来，问题更加清晰了：德·梅拉马尔伯爵在这案件中起的什么作用？

雷吉娜留阿尔莱特吃午饭。德内里斯比范霍本和贝舒迟一两分钟离开。但是，他在三楼楼梯平台处遇见了他们。贝舒突然发怒，抓住范霍本短上衣的衣领。

“不，我决不让你长时间地走在肯定导致灾难的道路上。不！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招摇撞骗者的牺牲品。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德内里斯继续往前走。

“显然，贝舒先生正提到我，他想和盘托出。”他递上自己的名片。

“让·德内里斯男爵，航海家，”他对范霍本说道。“说谎！”贝舒喊道，“你既不是男爵，也不是德内里斯，更不是航海家。”

“好吧，你彬彬有礼，贝舒先生。那么，我是谁呢？”

“你是吉姆·巴尔内特！吉姆·巴尔内特本人！……你徒劳无益地伪装，你徒劳无益地不穿那件旧外套、不戴假发，我从你那贵族与运动员的假面具下认出了你。正是你！你是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的巴尔内特，是跟我合作过十二次的巴尔内特，你十二次欺骗了我。我受够了，我的责任是叫大家提高警惕，范霍本先生，你不要轻信这个人！”

范霍本十分尴尬，看着让·德内里斯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香烟，然后问他道：

“贝舒先生的指责是不是真的？”

德内里斯微微一笑。

“也许是……我也不太知道。我作为德内里斯男爵的一切证明文件完全合乎规定，但是我不能确定是否拥有在我最好的朋友吉姆·巴尔内特名下的合法证明文件。”

“但是，这次乘坐汽艇环球航行，是您完成的吗？”

“也许是吧。这一切在我的记忆中相当模糊。但是，那究竟对您有什么鬼用？对于您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回您的金刚钻。如果我是非常了不起的巴尔内特，就像您的那位警察所说的那样，这就是成功的最好的保证，亲爱的范霍本。”

“那正是您被偷窃的最好保证，范霍本先生，”贝舒咕哝道，“是的，他成功。是的，我们十二次共同工作，他成功地破了案，抓到了罪犯，或者

找回赃物。但是，他十二次把部分或全部赃物中饱私囊。是的，他将发现您的金刚钻，然后他会当着您的面偷走金刚钻，而您却什么也看不见。他已经抓住您了，您已不能逃脱。您天真地以为他在为您工作，范霍本先生？他是为他自己工作呀！不论是吉姆·巴尔内特或者德内里斯，绅士或者侦探，航海家或者强盗，他都只把私利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如果您允许他参加调查，您的金刚钻就完了，先生。”

“原来如此！不，”范霍本抗议道，气愤不已。“既然是这样的话，就到此为止。如果我找回了我的金刚钻，又让别人抢走，那么，算了！晚安！您只管您自己的事吧，德内里斯。我的事我管。”德内里斯笑了起来。

“现在，是您的事比我的事更使我大感兴趣啊。”

“我不许您……”

“您不许我干什么？不管什么人都可以管金刚钻的事。金刚钻被盗了：我有权去寻找，就像别人一样。而且，您要我怎么办呢？整个事件使我激动。牵涉其中的女人是如此漂亮！雷吉娜，阿尔莱特！俏丽动人的女人……说实在的，亲爱的朋友，在找到您的金刚钻之前，我决不放弃！”

“而我呢，”贝舒勃然大怒，尖声刺耳地说道，“在把你关进监牢之前，我决不放弃，吉姆·巴尔内特。”

“那时，大家都会感到开心的。再见，同道们。祝你们好运。谁知道！有朝一日，咱们还会相见的。”

德内里斯嘴里叼着香烟，迈着小步，一蹦一跳地走了。阿尔莱特和雷吉娜在波旁宫旁边宁静的小广场下了小汽车，脸色苍白。德内里斯在那里等她们。

“喂，德内里斯，”雷吉娜说道，“您不是真的认为劫持我们的男人，就是这个德·梅拉马尔伯爵吧？”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雷吉娜？”

“我不知道……是种预感吧。我有点害怕。阿尔莱特也跟我一样。阿尔莱特，不是吗？”

“是的，我很不安。”

“然后呢？”德内里斯说道，“万一那个人正是劫持你们两个人的人，你们相信他会吃掉你们吗？”

古老的于尔菲街快到了，两旁是十八世纪的豪宅，门楣上可以见到历史上有名的姓氏：拉罗什菲尔泰公馆……乌尔姆斯公馆……全都是差不多的样子，阴沉的正面，很矮的中二楼，高大的大车门，主要的正屋位于一个铺砌得不好的院子深处。梅拉马尔公馆跟别的公馆没有什么区别。

正当德内里斯要去按门铃时，来了一辆出租汽车，从车里先后跳出范霍本和贝舒，两个人都相当窘迫，但是表面上却更加傲慢。

德内里斯愤怒地袖手旁观。

“真的，他们的脸皮真厚，这两个家伙！一小时以前，我都不配扔给狗吃，现在他们倒来对我们纠缠不休！”他把背转向他们，接着按铃。一分钟以后，一扇大门上的一个小门被一位老人打开，这老人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长礼服，衰老驼背。德内里斯报了姓名。老管家说道：

“伯爵先生正等候先生呢。请进……”

他用手指着院子另一边，中央台阶由一个挑棚庇护着。但是，雷吉娜突然感到头晕，结结巴巴地说道：

“ 六级踏步……台阶有六级踏步。 ”

阿尔莱特对此有同感，用一种不无忧伤的语气，低声说道：“ 是的，六级踏步……这是同样的台阶……同样的院子……这可能吗？！……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

四 警探贝舒

德内里斯一手扶住一位年轻女士，使她俩保持直立。

“安静点，见鬼！如果你们一进屋就这样顶不住，那真是没办法了。”

老总管往前走了几步，站在一边。范霍本和贝舒擅自进入院子内，他对贝舒耳语道：

“嗯！我早就嗅到了。幸亏我们来了！……注意金刚钻……眼睛盯住德内里斯。”

一群人穿过大块石板铺得高低不平的院子。隔壁公馆的高墙光秃秃的，没有开窗户，紧贴着院子左右两边。院子最里面的主宅，有高大的窗户，很有气派。人们上了六级台阶。雷吉娜·奥布里结结巴巴地说道：

“如果门厅地面铺着黑白相间的石板，我就感到更不舒服了。”

“见鬼！”德内里斯抗议道。

门厅地面铺着黑白相间的石板。

德内里斯粗暴地抓住他的两个女伴的胳膊，使她们站立着，尽管她们双腿发抖。

“妈的，”他咕哝道，露出微笑，“我们将一事无成。”

“楼梯上的地毯，”雷吉娜嘀咕道，“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阿尔莱特呻吟道，“……一样的扶手……”

“还有呢？……”德内里斯说道。

“如果我们认出客厅来呢？……”

“最重要的是进到客厅里，而我假定，伯爵如果是有罪的，他就不大想领我们进去。”

“那怎么办？……”

“那就应该强迫他领我们进去。喂，阿尔莱特，拿出勇气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要出声！”

这时，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伯爵前来迎接来访者，领他们到首层的一个房间，里面摆设着漂亮的路易十六时代的桃花心木家具，这大概是他的书房。他头发灰白，也许有四十五岁，腰板硬朗，面孔不大讨人喜欢，不够热情。他的眼光有点茫然，有时心不在焉，显得困惑。

他向雷吉娜致意，看见阿尔莱特有点轻微战栗，立即变得彬彬有礼，然而那只是表面功夫，出于贵族的习惯。让·德内里斯作了自我介绍，又介绍了他的女伴。但是，他只字不提贝舒与范霍本。

范霍本比一般鞠躬要弯得低一些，装出优雅的样子，说道：“范霍本，宝石商……金刚钻在歌剧院被盗的那个范霍本。这位是我的合作者，贝舒先生。”

伯爵尽管对这群来访者颇感惊异，却毫不动声色，他向他们致意，接着等待着。

范霍本，歌剧院的金刚钻，贝舒，伯爵对于这一切，简直无动于衷。

这时，德内里斯控制住自己，毫无窘态地开始说道：“先生，偶然性导致许多事情。今天我来为您尽点绵薄之力。恰巧今天我在浏览一本旧的名人册时发现，我们还多少有点亲戚关系呢。我的外曾祖母，娘家姓苏尔旦，嫁给德·梅拉马尔家族么房，即德·梅拉马尔——圣东日那一支系的一个男丁。”伯爵的脸上露出了喜色。显然这个家族谱系问题使他感兴趣，他跟让·德内

里斯进行了一场热烈对话，结果他俩之间的亲戚关系便确立了。阿尔莱特和雷吉娜逐渐恢复平静。范霍本对贝舒窃窃私语道：

“怎么，他要跟德·梅拉马尔结盟攀亲不成！……”“就像我跟教皇结盟攀亲一样，”贝舒咕哝道。“他真是胆大包天！”

“这才刚开始。”

然而，德内里斯越来越无拘无束，又说道：

“如果您真有耐性听我讲，先生，亲爱的表兄，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马上对您讲，偶然性是怎样帮了我的忙。”

“请讲吧，先生。”

“偶然性帮了我的忙。第一次，一天早上我在地铁里看见您在报上刊登的启事。我承认，那则遗失启事立即给我深刻的印象，那些小物品并不值钱，也很零星琐碎，您却要登报寻找。一截蓝丝带，一个钥匙孔盖，一个烛台托盘，火钳柄上的球饰，这些东西也许不值得登在报上，几分钟以后，我也不再想了，大概永远不会再想，要不是……”

德内里斯故意卖了个关子以后，继续说道：

“亲爱的表兄，您显然知道‘跳蚤市场’吧。这个挺可爱的集市聚集的物品最为五花八门，摆放的秩序最为杂乱无章，十分有趣。就我来说，我在那里经常找到许多有趣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从来不为逛这个市场而遗憾。比如说，那天早上，我翻出一个鲁昂古瓷圣水缸，虽然破了，经过修补，却具有迷人的风格……一个有盖大汤碗……一个顶针……总之，有一些意外的收获。突然，在人行道的铺石板上，在一堆乱七八糟扔在那里的不值钱的用具中间，我注意到一截丝带……是的，亲爱的表兄，一截拉铃蓝丝带，用旧了的，已经褪色。而且，旁边有一个钥匙孔盖，一个银烛台托盘……”

德·梅拉马尔先生的态度忽然改变。他极端激动不安地喊道：“这些物品！这可能吗？！恰好是我要求收回的！但是，我到哪里去找呢？先生。怎样才能收回它们呢？”

“向我要嘛，十分简单。”

“嗯！……您买下了它们！什么价钱？我给您两倍、三倍的钱！但是，我一定要……”

德内里斯安慰他。

“让我送给您吧，亲爱的表兄。我全部买下来，只花了十三法郎五十生丁。”

“它们在您家里吗？”

“它们就在这里，在我的口袋里。我刚回家去取来的。”德·梅拉马尔伯爵恬不知耻地伸出手来。

“等一等，”让·德内里斯说道，显得快活。“我想得到小小的补偿……噢！非常小的补偿。但是，我好奇，生来就非常好奇……我希望看一看这些物品原来摆放的位置……知道您为什么如此珍视它们。”

伯爵犹豫不决。那要求是不得体的，表明有某些不信任，但是他的犹豫是多么意味深长呀！然而，他终于回答道：“这容易，先生。请跟我上二楼，到客厅去。”德内里斯向两位年轻女士看了一眼，意思是说：“你们看到了吧……我总是心想事成。”

但是，当他仔细观察她俩时，又注意到她俩脸上现出震惊的表情。客厅曾经是她俩经历苦难的地方。旧地重游，将得到可怕的证实。范霍本也明白，

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警探队长贝舒呢，他感到兴奋，紧跟着伯爵。

“对不起，”伯爵说道，“我给你们领路。”他们离开那个房间，穿过地面铺了石板的门厅。脚步的回声充满了楼梯间。雷吉娜一面上楼梯，一面数着楼梯踏步。有二十五级踏步……二十五级！刚好是同一个数字。她再次支持不住，比先前更加厉害，走得晃晃悠悠。

大家赶紧来到她身边问：发生了什么事？她身体不舒服？“不，”雷吉娜没有睁开眼睛，低声说道，“不……只是有点头昏眼花……请原谅我。”

“您应该坐下来，夫人，”伯爵一边推开客厅的门，一边说道。范霍本和德内里斯扶她到一个长沙发上坐下。但是，当阿尔莱特进了客厅，看了一眼，她喊了一声，旋转了几下，就昏倒在一张圈椅里。

于是，出现了一场慌乱，一阵有点滑稽的喧闹。人们盲目地忽左忽右乱转。公爵喊道：

“吉尔贝特！……热特吕德！……快！拿嗅盐来……拿乙醚来。弗朗索瓦，去叫吉尔贝特来。”

弗朗索瓦最先来到。他是看门人兼管家，无疑是唯一的男仆。他的妻子热特吕德年纪跟他一样老，皱纹却比他多，跟着他来了。后来，进来了被伯爵叫作吉尔贝特的人，伯爵急忙对她说道：“妹妹，这里有两个年轻女士感到不舒服。”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离了婚，仍然用娘家的姓）身材高大，满头褐发，傲气十足，五官端正，脸上青春焕发，在衣着与举止上却显得有点过时。她比哥哥更温和。她那双黑色的眼睛分外漂亮，流露出严肃的神情。德内里斯留意到她穿一件深紫红色连衣裙，上面有几道黑金丝绒镶边。

尽管她觉得这场面难以理解，仍然保持冷静。她在阿尔莱特的前额上轻轻洒了点科隆香水，吩咐热特吕德照料阿尔莱特，接着走近雷吉娜，范霍本正在雷吉娜身边忙来忙去。让·德内里斯推开范霍本，为了更近地观察他已预见的事态发展情况。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弯下身子，说道：

“这位女士怎么样？大概晕得不厉害吧？您觉得怎么样？”她让雷吉娜嗅了那瓶嗅盐。雷吉娜抬起眼皮，看见这位女士，看见她穿的有黑色金丝绒镶边的深紫红色连衣裙，就突然站了起来，惊恐万状，喊道：

“那只戒指！那三颗珍珠！别碰我！您是那天晚上的那个女人！是的，是您……我认出您的戒指！……我认出您的手……以及这个客厅……这些蓝丝绸面家具……镶木地板……壁炉……挂毯……桃花心木凳子……啊！让我安静，别碰我。”她结结巴巴地还讲了些含糊不清的话，像第一次那样踉踉跄跄，又昏过去了。阿尔莱特苏醒了，认出了在小汽车上看到的尖皮鞋，听见座钟那有点刺耳的当当声，呻吟道：“啊！这钟声也是一样的，这个女人也是一样的……多么可怕！”

大家都惊呆了，谁也没有动。这场面有如滑稽歌舞剧，引起漠不关心的目击者发笑，让·德内里斯的薄嘴唇轻轻地咧开，他很开心。

范霍本先后观察着德内里斯和贝舒，要了解他们的看法。贝舒专心窥视着那两兄妹，那两人都惊呆了。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伯爵低声说道，“是什么戒指？我猜这位女士在说胡话。”

这时德内里斯说话了，他仍然是那么愉快，似乎对这些事无所谓。

“亲爱的表兄，你说得很对，我的两个朋友情绪激动，跟总是伴随一点胡言乱语的无理狂热有点关系。这是我来这里要向您解释，并已作了解释的

部分原因。您愿意再给我点时间吗？并且立即了结由我获得的这些小物品的小问题？”

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伯爵没有马上回答。他显得很为难，夹杂着明显的不安，低声讲了没讲完的话：

“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该怎么猜测呢？我难以想象……”他把妹妹拉到一边，他俩起劲地交谈。德内里斯朝他走过去，拇指与食指之间夹着一个加工成状如两只展翅的蝴蝶的铜片。“这是钥匙孔盖，亲爱的表兄，我猜想它正是这个写字台一个抽屉上欠缺了的，对吗？它跟其他两个完全一样。”他亲自把这块铜片放回原处，内面的几个尖头自然地插入原来的孔。接着，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截蓝丝带，带子系在也是铜制的拉铃的把手上。正如人们看到的，沿着壁炉垂着一根蓝色的丝带，末端有撕扯的痕迹，他走了过去。两截丝带的断头完全吻合。“都很好，”他说道，“而这个烛台托盘，亲爱的表兄，我们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多枝烛台下面，先生，”伯爵说道，声音中流露出愤怒。“总共有六个。就像你看到的那样，只剩下五个……跟这个没有什么不同。还有个火钳柄上的球饰，是拧下来的，你可以证实的。”

“它在这里，”德内里斯像个魔术师，又从他那掏不尽东西的口袋里又摸出来一件。“现在，亲爱的表兄，你可要遵守诺言，对吧？告诉我们：这些小物品为什么对你如此宝贵？为什么它们不在原来的位置？”

德内里斯的这些行动使伯爵有时间清醒，他似乎忘记了雷吉娜的诅咒和阿尔莱特的呻吟，因为他作了简洁的回答，就像他要摆脱一个硬要他许下不适当的诺言的闯入者那样：“我珍惜亲人留给我的一切。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物品，正如你所说的，对于我的妹妹和我来说，跟最稀有的物品一样神圣。”他解释得恰如其分。让·德内里斯又说道：

“你珍惜它们，亲爱的表兄，是十分合情合理的，我自己也很清楚，大家都依恋家族的纪念物。但是，那些物品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不知道，”伯爵说道，“一天早上，我发现这个烛台托盘不见了。我和妹妹在家中仔细检查，发现钥匙孔盖不见了，一截拉铃丝带，火钳柄上的球饰也不见了。”

“那么是有人来偷东西了？”

“当然是被人偷走了，而且是一次偷的。”

“怎么回事？！这些糖果盒，小巧精致的艺术品，这个座钟，这些银器，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拿……但是，小偷偏偏选中那些最不值钱的？为什么？”

“我不知道，先生。”

伯爵生硬粗暴地重复这句话。那些问题激怒了他，他认为小偷来是无明确目的的。

“然而也许，”让·德内里斯说道，“亲爱的表兄，你希望我向你解释，我为什么擅自把我的两位女友带到这里来，以及她们为什么情绪激动。”

“不，”伯爵断然拒绝，“这与我无关。”

他急于结束这次接待来访，朝着门口打了个手势。但是，他发觉贝舒在面前，贝舒向他走来，并且严肃地说道：“这与您有关，伯爵先生。某些问题大概马上就见分晓了，就要见分晓。”

贝舒的话十分专横。警探队长伸出他的长胳膊，挡住门口。“但是，您

是谁呀？先生。”伯爵高傲地大声问道。“警探队长贝舒，治安处的。”

德·梅拉马尔先生从座位上跳起来。

“您是一个警察？您有什么权利到我家里来？一个警察在这里！在梅拉马尔公馆！”

“我一来到，就以贝舒的名字被介绍给您，伯爵先生。但是，我的所见所闻迫使我在名字前面冠以警探队长的职衔。”

“您所见？……您所闻？”德·梅拉马尔先生结结巴巴地说道，脸渐渐地变了样。“但是，实际上，先生，我不允许您……”

“那正是我最不担心的，”贝舒咕哝道，自炫最不讲礼貌。伯爵又向他妹妹走过来，他俩再次迅速地交谈起来，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跟哥哥一样，显得烦躁不安。他俩站立着，互相支持，像意识到进攻的严重性的人正处于战斗状态，等待着。“贝舒就这样狂暴，”范霍本很低声地对德内里斯说道。“是的，我看见他越来越冲动，我了解我这位善良的朋友。他开始踢后腿，蒙住眼睛。然后，他就突然发怒。”阿尔莱特和雷吉娜站了起来，往后退，处于德内里斯的保护之下。

贝舒说道：

“而且，时间不会太久，伯爵先生。我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不要绕弯子。昨天晚上您是几点钟离家的？德·梅拉马尔女士呢？”伯爵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他的妹妹，比较能迎合人意，认为最好是答复问题。

“我哥哥和我，两点钟出去，四点半钟回来，是去喝茶。”

“后来呢？”

“我们没有出去。我们夜晚从来不出门。”

“这是另一个问题，”贝舒讽刺道。“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时间表：昨天晚上八点至半夜，在这里，这个客厅里，你们做了些什么？”

德·梅拉马尔先生狂怒地用脚敲击地板，阻止他妹妹说话。贝舒明白，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够迫使他俩讲话，这使他气急败坏，确信自己没弄错，于是不再盘问，指控脱口而出，语气起初是克制的，继而变得尖锐、生硬，声音发抖。“伯爵先生，昨天下午您不在家，您的妹妹也不在家，而是在蒙塔博尔街三号乙的门前。以布里库大夫的名义，您等待一位姑娘，把她骗进您的小汽车里，而您的妹妹就用一块毯子裹住她的头，然后您把她带到这里，您的公馆里。这个姑娘逃走了。您出来追她，却没能在街上抓到她。她就在这里。”伯爵嘴唇痉挛，紧握双拳，字字清楚地说道：“您疯了！您疯了！说的究竟是些什么疯话？”

“我没有疯！”贝舒越来越像在演情节剧，用浮夸与粗俗的言辞讲话，使德内里斯乐不可支。“我讲的只是确切的事实。证据吗？我有一大把，所有的口袋都装满了。阿尔莱特·马佐尔小姐，您是认识的，您在切尔尼茨时装公司门前等她，她可以做我们的见证人。她爬上您的壁炉。她躺在这个书柜顶上。她碰倒了这个铜杯。她打开了这个窗户。她穿过这个花园。她以母亲的头发发誓她讲的全是真的。阿尔莱特·马佐尔，你不是以亲爱的母亲的头发发誓吗？”

德内里斯在范霍本的耳边说道：

“但是他疯了。他有什么权利充当预审推事？又是多么可怜的推事呀！只有他在讲话……我说他讲话！……”贝舒嚎叫着，的确跟伯爵面对面，伯爵惊慌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惊恐惶惑。

“这还没有完，先生！这还没有完。这甚至不算什么！有别的事！这位女士……这位女士……（他手指着雷吉娜·奥布里），您认识她，嗯？一天晚上，她在歌剧院被劫持，被谁劫持？嗯，是谁把她带到这里，这个客厅里……她认出了家具……不是吗？女士。这些圈椅……这张凳子……这镶木地板……嗯，先生，是谁把她带到这里？是谁抢走了那件缀着金刚钻的紧身背心？是德·梅拉马尔伯爵，对吧？和他的妹妹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证据呢？正是这只有三颗珍珠的戒指……其他证据呢？那太多了。检察院将要作出决定，先生，我的上司……”贝舒不往下说了。德·梅拉马尔伯爵，愤怒极了，卡住他的脖子，跺着脚，结结巴巴地咒骂。贝舒挣脱伯爵的手，向伯爵挥舞拳头，又继续他那不寻常的指控。他认为事实明显，在侦破这案件中起重大作用，对于他的上司和公众来说，他起的作用尤为重要，于是他就像德内里斯所说的那样，疯了。他也意识到了，便突然中断讲话，擦去额上冒出的汗珠，忽然克制自己，神气十足，字字清楚地说道：

“我越权了，我承认。这不在我的权限内，我要打电话请示市警察局。请各位等一等，我将得到上级的指示。”伯爵倒在圈椅里，双手抱头，就像放弃了自卫企图的人。但是，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却拦住警探队长的去路。她气愤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警察局！警察就要来到这里？……到公馆里来？不……不……啊，那不可能……出了这些事……你们无权……这是犯罪。”

“很抱歉，女士，”贝舒说道，他的胜利突然又使他变得彬彬有礼了。

但是，她死死抓住警探的胳膊不放，并且哀求他：“我求求您，先生。我哥哥和我是一场可怕的误会的受害者。我的哥哥不可能干坏事……我求您……”

贝舒态度十分坚决。他早就看见电话机在门厅那里。他走过去，打了电话，然后又回来。

事不宜迟。在等候期间，贝舒越来越激动，对德内里斯和范霍本高谈阔论，雷吉娜和阿尔莱特注视着那兄妹俩，既害怕又同情。半小时以后，治安处长领着警察来了。不久预审推事、书记员和检察长也来了。贝舒的电话起了作用。

人们简短地进行了调查。首先讯问了那对老仆夫妇。他们住在另外的侧房内，只管干自己的活计，一旦干完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厨房里，厨房朝着花园的正面。

但是，两位年轻女士的证词却是确凿的，她们只要回忆一下那痛苦的经历就够了。特别是阿尔莱特，指出自己逃跑时走过的路，甚至在没有重新看一下的情况下，对花园、灌木丛、高墙、孤立的小屋、侧门及通向一条较为热闹的街的那个荒僻的胡同，她都能一一描述。任何怀疑都站不住脚。

此外，贝舒有幸有重大发现，这点丝毫不容置疑。在检查书柜里面的时候，贝舒扫视一下，注意到一些旧四开本的古旧精装书。他觉得可疑，就逐本检查，发现原来那里面没有书页，是空盒。其中一个装有一幅银线织锦，另一个装着一件女式紧身背心。雷吉娜立即惊叫道：

“我的紧身短上衣！……我的紧身背心！……”

“上面的金刚钻都没有了！”范霍本大声说道，就像第二次被盗那样震惊。“我的金刚钻，您把它们怎么样了？先生！您要退赃……”

德·梅拉马尔伯爵看到这个情景，无动于衷，但表情奇怪。当预审推事

转向他，出示那金刚钻失窃的紧身短上衣和紧身背心时，他摇摇头，嘴巴抽搐现出难看的苦笑。

“我妹妹不在这里吗？”他一边看着自己周围，一边低声问道。年迈的女仆回答道：

“我想小姐在她的房间里。”

“你代我向她道别，并建议她学我的样子。”

他迅速从口袋里拔出一支手枪，举向自己的太阳穴，手指压在扳机上。

一直注意着他的动静的德内里斯，猛地推开他的手肘。子弹打偏了，打碎了窗户上的一块玻璃。警察们一拥而上，扑向德·梅拉马尔先生。预审推事宣布道：

“您被逮捕了，先生。去把德·梅拉马尔女士也带走……”但是，当人们寻找女伯爵时，在她房间里、小客厅里，都没有找到她。警察们搜查了整个公馆。她是从哪里逃走的呢？有什么同谋呢？

德内里斯很担心，害怕她会自杀，指挥人搜查。可是毫无结果。“不要紧，”贝舒低声说道，“您很快就可以收回那些金刚钻，范霍本先生。形势大好，我干得不错。”

“让·德内里斯也一样，应该承认，”范霍本指出。“他缺乏勇气，半途而废，”贝舒反驳道，“我已提出全部指控。”几小时以后，范霍本回到他位于奥斯曼林荫大道的豪华公寓套房。他同警探队长贝舒在饭馆共进晚餐，又带他到家里商讨彼此都很关心的这个案件。

“喂，喂，”他俩交谈了一阵以后，他说道，“我好像听见在套房尽头有声响。仆人们又不住在那边。”

他和贝舒一起，顺着长长的走廊走去，到了尽头。那里有个小套间，它的特别出口通向主楼梯。

“这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房间，”他说道，“我有时用来接待朋友。”

贝舒侧耳细听。

“里面的确有人。”

“这就奇怪了。别人没有钥匙呀。”

他俩拿着手枪，一跃冲了进去，范霍本立即喊了一声：“他妈的！”贝舒应和地骂道：“该死！”

让·德内里斯跪在躺卧在长沙发上的一个女人面前，按照他那使人镇静的办法，轻轻地吻着她的额头和头发。

范霍本和贝舒往前走，认出那女人是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她紧闭着双眼，脸色惨白，胸部急速起伏。

德内里斯十分愤怒，站在刚刚进来的两个人面前。

“又是你们！见鬼！让人不能够安静一会儿！你们两个来这里干什么？”

“怎么，我们来干什么？！”范霍本大声说道，“这是在我家里！”贝舒怒气冲冲，也大声说道：

“好吧！你的胆子也真够大！那么，是你把女伯爵从公馆里弄出来的？”

德内里斯突然平静下来，原地转了一圈。

“天哪！什么也瞒不了你，贝舒。是的，是我干的。”“你真大胆！”

“当然啰！亲爱的朋友，你忘记了在花园里派警察站岗。于是，我叫她从那里逃走，约她在邻近一条街上会面，她在那里上了一辆小汽车。调查程序一结束，我到约定的地点找她，从那时起，直到把她载到这里来后，我一

直照料她。”

“可是，是谁放您进来的呢？该死！”范霍本问道，“你有这房子的钥匙？！”

“用不着。用镊子，我一面打趣，一面打开所有的门。已经有好几次了，我就这样巡视过您的住所，亲爱的朋友，我想过，德·梅拉马尔女士最好的隐藏处莫过于这僻静的角落。谁会想象到，范霍本能够接待德·梅拉马尔女伯爵呢？没有人。甚至连贝舒也不会想到！她将在那里非常平静地生活，在您的保护下，直到这个案件水落石出为止。服侍她的侍女相信她就是您的新女友，既然您已经失去了雷吉娜。”

“我要逮捕她！我这就报警！”贝舒喊道。

德内里斯放声大笑。

“啊！居然这样！真滑稽！得啦。你跟我一样，知道你是不能碰她的。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啰！既然我在保护她。”

贝舒十分恼火。

“那么说，你保护一个女贼？”

“一个女贼，你知道些什么呀？”

“怎么！她不是那个你使之被捕的男人的妹妹吗？”

“无耻的诽谤！不是我使之被捕，而是你，贝舒。”

“由于你的告发，而且他也有罪，这无可争议。”

“你知道些什么呀？”

“嗯！你没把握了吗？”

“当然没有，”让·德内里斯说道，语气中充满讽刺，令人恼火。“这些事情矛盾百出。一个窃贼，是这么个高贵的人物？一个女贼，是这么个高雅的女士？我只敢吻她的头发。说真的，贝舒，我想你是否有点动手过早？你是否不慎陷入一件非常糟糕的事件中去了？要负多么大的责任呀，贝舒！”

贝舒仔细听着，心里动摇起来，脸色苍白。范霍本焦心如焚，十分痛苦，觉得他的金刚钻又再次消失在黑暗中。让·德内里斯，满怀尊敬地跪在女伯爵面前，喃喃地说道：“您没有罪，不是吗？说像您这样的妇女偷东西，那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请答应我，把关于您哥哥和您的真实情况告诉我……”

五 是敌人吗？

没有什么比详细叙述一次司法调查更加枯燥乏味的了，尤其是涉及众所周知的案件，大家议论纷纷，各执一词。这种叙述的唯一好处在于揭示众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与司法部门未能弄清楚的事实，这最终等于叙述让·德内里斯，即亚森·罗平的所作所为。只要回想一下这调查是多么徒劳无益，就足够了。老仆夫妇对于人家竟敢怀疑他们伺候了二十年的主人一事表示愤慨，却讲不出一个字来证明主人无罪。热特吕德除了早上去市场买东西以外，几乎不离开厨房。至于有人按门铃——这种情况很少，因为来访者不多——弗朗索瓦穿上衣服赶去开门。经过仔细地探查，可以断定屋内没有任何隐蔽的出口。那个小屋紧挨着客厅，从前是放床的凹室，床前有一条通道，已经当作杂物室使用。没有一处地方可疑，丝毫没有暗设机关。院子里，没有任何住房。没有放汽车的库房。有人确定伯爵会开车。如果他有一辆小汽车，他把车放在哪里呢？他的车库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

另外，德·梅拉马尔女伯爵隐避起来了，伯爵缄口不语，不肯就主要之点作辩解，也不肯就他的私生活提供丝毫情况。然而，一个事实应该记住，因为它对整个案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左右着司法界、新闻界与公众中每个人对案件即刻产生的看法。这个事实，让·德内里斯一开始就发现了，他一直想弄清真相，我们在下面不加任何评论地讲述出来。一八四一年，现在伯爵的曾祖父于勒·德·梅拉马尔，整个家族最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手下的将军，复辟王朝时期驻外大使，因偷窃与暗杀而被逮捕。他因脑溢血死于狱中。

人们紧扣问题，查阅档案。某些回忆被唤醒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公诸于世。一八六八年，于勒·德·梅拉马尔的儿子，阿德里昂伯爵的祖父，阿尔封斯·德·梅拉马尔，拿破仑三世皇帝的副官，被证实犯有偷窃罪与暗杀罪。他在于尔菲街的公馆内饮弹身亡。皇帝下令禁止将案件张扬出去。

提及这双重丑闻，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个词立即阐明了当前的悲剧，概括了这个形势：“返祖性”。如果说这兄妹俩没有拥有巨大的财富，他俩至少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在巴黎有公馆，在图赖讷地区有城堡，还从事人道与慈善事业。因此，根本不能用贪婪来解释歌剧院的意外事件与金刚钻被盗。不，这是返祖性在作怪。德·梅拉马尔兄妹有偷窃的本能。这是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之所以偷窃，可能是为了应付超过其自身经济能力的高标准生活排场，或者是由于受到太强烈的诱惑，尤其是出于返祖性的需要。

而且，阿德里昂伯爵像他的祖父阿尔封斯一样，想自杀。这也是返祖性。

至于金刚钻，至于劫持两位年轻女士，至于两次行动的时间表，至于在他的书柜里找到的紧身短上衣，至于构成奇案的神秘方面的一切，阿德里昂伯爵断言，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根本跟他无关。那些事情，对于他来说，似乎是发生在别的星球上。他只愿意对于阿尔莱特·马佐尔的事为自己辩解。他说，他曾跟一位有夫之妇有过一段恋情，有个他非常疼爱的女儿，她几年前死去了。这使他深感痛苦。阿尔莱特酷似这个姑娘，于是他跟踪过阿尔莱特两三次，那是不由自主的，因怀念他失去的女儿。但是，他坚决否认曾企图在一条荒僻的街巷袭击过阿尔莱特，就像阿尔莱特控告的那样。

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在此期间，警探队长贝舒，既狂怒又固执，展

开了规模最大、最无用的行动。范霍本紧跟着他，抱怨道：

“完了！我对您说，它们已经完了。”

贝舒出示握紧的双拳。

“您的金刚钻？它们就像已在我的掌中。我抓到了梅拉马尔，就要找到您的金刚钻了。”

“您有把握吗？不需要德内里斯？”

“绝对不需要！我宁可全盘失败，也不去找他。”范霍本表示反对。

“您开玩笑！我的金刚钻比您的自尊心更重要。”范霍本仍然催促让·德内里斯抓紧破案，每天都去见他。但是每次进入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躲藏的那独立住房，范霍本都看见他坐在女伯爵的脚边，大讲安慰她的话，给她希望，承诺要把她和她哥哥从死亡与受辱中拯救出来。然而，他没能从她口中得到任何情报，任何话语以指点迷津。

范霍本转向雷吉娜·奥布里，希望带她去饭店时，他发现德内里斯肯定正在追求她。

“让我们安静些吧，范霍本，”漂亮的女演员总是这样回答，“自从出了这些事之后，我再也不愿看到您了。”范霍本一直在生气。他把德内里斯拉到一边问道：“喂，亲爱的朋友，我的金刚钻呢？”

“我的脑袋里想着别的事呢，雷吉娜和吉尔贝特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一位占据下午，另一位占据晚上。”

“但是，早上呢？……”

“给了阿尔莱特。她很可爱，这个姑娘纯洁、聪明，凭直觉行事，幸福而又动人，天真如孩童，神秘似妇人。她是那么诚实！第一个晚上，我就能够出其不意地吻她的双颊。现在，尽善尽美！范霍本，我认为我最爱的是阿尔莱特。”

德内里斯说的是实话。他对雷吉娜的短暂爱情已经变为友情。他去看吉尔贝特，只是妄想得到她吐露的隐情。但是，他在阿尔莱特身边度过的早上，使他陶醉。她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那来自深厚的质朴与对生活充满信心。她为了帮助伙伴们而作的迷梦，在她笑容满面地陈述时，就有了能够实现的样子。“阿尔莱特，阿尔莱特，”他常说道，“你是我最了解的人，也是我最不了解的人啊。”

“我，叫人家最不了解吗？”她问道。

“是的，有时会。我完全理解你，除了我始终难以理解的那一点，而且奇怪的是它在我初次接近你时并不存在。每天，这个谜都在扩大。我想，那是情感之谜吧。”

“不可能吧？”她笑着回答道。

“可能是情感上的……你没有爱某个男人吗？”

“我爱某个男人？不，我爱大家！”

“不，不，”他说道，“在你的生活中有新奇的事。”

“新奇的事是明摆着的！被劫持，情绪激动，被调查，受讯问，许多人写我的事情，谣言，围绕我的谣言实在太多了！那里有的是能使一个小小时装模特儿发疯的东西！”

他点点头，愈来愈深情地看着她。

然而，在检察院里，预审没有进展。德·梅拉马尔先生被捕二十天以后，人们继续收集没有价值的证据，进行一无所获的搜查。所有的线索都没有用，

所有的假设都是错误的。甚至连把阿尔莱特从梅拉马尔公馆送到胜利广场的那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也没有找到。

范霍本在一天天消瘦。他再也看不出逮捕伯爵跟金刚钻被盗之间有任何联系，他十分怀疑贝舒是否真的有本事。

一天下午，他们两个人到蒙梭公园附近德内里斯居住的一座房子的首层去按门铃，仆人开了门，并且领他们进去。

“偃旗息鼓了，”德内里斯一面朝他们走去，一面高声喊道，“范霍本！贝舒！那么说，你俩真的甘拜下风了！”

他俩承认自己内心惶恐不安。

“这是那种难以识破真相的案件，”警探队长贝舒可怜巴巴地承认道，“真倒霉！”

“倒霉的是像你这样的傻瓜，”德内里斯说道，“总之，我将对你们宽宏大量。但是，你们要绝对服从。你们能吗？脖子上套着绳子，只穿衬衣，就像加来的义民？”

“同意，”范霍本说道，他已被德内里斯的愉快心情所感染。“而你呢，贝舒？”

“听候你的命令，”贝舒说道，声音悲凉。

“你把警察局放在一边，坐到检察院里去，然后宣布说这些人都是窝囊废，并向我作出保证。”

“什么保证？”

“保证精诚合作。那边的情况怎样？”

“明天，应该是伯爵、雷吉娜·奥布里和阿尔莱特·马佐尔三人对质。”

“见鬼！应该加紧行动。没有对公众隐瞒任何事实吗？”

“只有一点。”

“你讲讲吧。”

“梅拉马尔收到过一封信，是在他的囚室内发现的。信是这样写的：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我担保。勇敢些。我作了调查，今天早上才弄清：那封信是由给伯爵送饭的饭店伙计偷偷交给伯爵的，那个伙计承认伯爵写了回信。”

“你还记得那个与他通信的人的确切体貌特征吗？”

“记得。”

“好极了！范霍本，您有小汽车吗？”

“有。”

“走吧。”

“去哪里？”

“您会看到的。”

他们三人上了小汽车，德内里斯在车内发表自己的意见：“贝舒，有一点是你忽略了的，而我认为那是主要之点。在案发前几个星期，伯爵在报上刊登的那则启事意味着什么？他要求收回那样的小物品，有什么好处？在于尔菲街的公馆有那么多珍贵的物品。却偏偏要偷走那些小物品，对于窃贼来说，又有什么好处？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去找那位老太婆，她出十三个法郎五十生丁的价钱，贱卖给我烛台托盘、拉铃丝带和别的琐碎

加来的义民，指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37—1453），法国在1347年加来战役中失败，加来有六位市民自愿去英国作人质，使加来城免遭破坏。罗丹就这个题材，创作了《加来义民》的组雕。——译注

无用的东西。我正是这样做的。”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直到现在，还是事与愿违。但是我希望很快就会有所突破。在伯爵被捕后的第二天，我去找过跳蚤市场卖那批小物品给我的女商贩，她对于那个卖给她成批旧货只收一百个苏的女人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上门兜售服饰脂粉的女商贩，有好几次卖给她同类货物。关于她的名字和她的住址，跳蚤市场的女商贩就不知道了。但是她肯定古董商格拉旦先生可能会晓得，是他带那个服饰脂粉女商贩来的。我连忙跑到格拉旦先生家里去，他住在塞纳河左岸。他已出外旅行，今天回来。”

他们很快就来到格拉旦先生家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那显然是特里亚农大妈，我们都这么叫她，因为她的商店名称是‘小特里亚农’，在圣德尼街。她是个古怪的女人，感情不外露，相当怪僻。她廉价出售许多不值钱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她还卖给我一些可以赚大钱的家具，不知她是从谁那里得到的？……其中有一件是出自十八世纪著名的家具师夏皮伊之手、最纯粹的路易十六时代的桃花心木家具。”

“您已经把那件家具卖了吧？”

“是的，家具已运往美洲。”

三个人离开那里，非常惊讶。德·梅拉马尔伯爵家的大部分家具都是夏皮伊设计制作的。

范霍本搓着双手。

“这种巧合对于我们有利，我们有理由设想：我的金刚钻在‘小特里亚农’的某个秘密抽屉里。在这种情况下，德内里斯，我肯定您将……”

“给您献上礼物？……当然会，亲爱的朋友。”小汽车停在离“小特里亚农”有段距离的地方，德内里斯和范霍本进入商店内，留下贝舒守在门口。这是个狭长的店铺，堆满了小摆设、有裂纹的器皿、破损的瓷器、“穿旧了的”毛皮衣服，撕破的花边以及服饰脂粉女商贩经营的各种商品。在店铺的后间，特里亚农大妈，一个头发灰白的胖女人，正在跟一位手里拿着没有塞子的长颈大肚玻璃瓶的先生谈话。

范霍本和德内里斯在货架之间漫步，就像寻找旧货的收藏家那样。德内里斯悄悄地观察那位先生，看不出他像是在这种地方买东西的顾客。他身材高大健壮，一头金发，年纪大概在三十岁左右，外表潇洒，举止爽直。和女老板谈了一阵之后，他放下没有塞子的长颈大肚玻璃瓶，朝门口走去，同时察看各种小摆设，并且窥伺新来的人。德内里斯全都看在眼里。

范霍本根本没有发现这两个人的把戏。他来到特里亚农大妈旁边，觉得可以跟她谈谈，既然德内里斯忽略了这一点。于是他低声对她说道：

“在极其偶然的的情况下，有人把从我家偷走的东西转卖给您了吧？例如一个……”

德内里斯预感到他的同伴会莽撞行事，示意他不要讲，但是范霍本还是继续说道：

“例如一个钥匙孔盖，半截拉铃蓝丝带……”服饰脂粉女商贩竖起耳朵听，然后跟那位先生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刚又急急忙忙走了回来，比平常的速度要快，这时他皱了皱眉头。

“确实没有，”她说道，“……在那堆东西里找找吧……也许您能找到合适的东西。”

那先生等了一会儿，又向女商贩递了个眼色，似乎要她提防，接着走开了。

德内里斯急忙朝门口走去。那先生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了车，俯身向前，将声音压得很低，告诉司机要去的地方。就在这时，警探队长贝舒走了过来，正从出租汽车旁边经过。德内里斯怕陌生人看见他，留在原处未动。当出租汽车一转弯，贝舒就跟他碰上了。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圣奥诺雷城厢，孔科迪亚公馆。”

“你有怀疑吗？”

“我通过玻璃窗认出了这个人。正是他。”

“谁呀？”

“那个成功地让人把信送到德·梅拉马尔伯爵囚室的人。”

“与伯爵通信的人？他还跟出卖梅拉马尔公馆被盗物品的女人谈了话！该死！贝舒，你得承认这种巧合很蹊跷！”但是，德内里斯没有高兴多久。孔科迪亚公馆的人根本没有见到一个体貌特征与之相符的先生进去过。他们只好等待。德内里斯等得不耐烦。

“也许他给的是个假地址，”他终于说道，“那个家伙要引我们离开‘小特里亚农’。”

“为什么？”

“为了争取时间……咱们回去吧。”

德内里斯没有弄错。他们的车开进圣德尼街，就发现那个女商贩的铺子关了门，窗户也关了，门上了闩，还锁上了挂锁。邻居们都不能提供任何线索。大家只是跟特里亚农大妈面熟。谁也没能跟她交谈过。十分钟之前，有人看见她跟每天傍晚一样亲自关了她的铺子，不过提前了两小时。她到哪里去了？人们都不知道她住的地方。

“我会知道的，”贝舒嘟哝道。

“你什么都不会知道的，”德内里斯断言道，“特里亚农大妈显然是受那先生支配的，而那个人在我看来，是个内行，不仅躲过了攻击，而且顺利出击。贝舒，你感到受了攻击，是吧？”

“是的。但是他首先应自卫呀。”

“最好的自卫方法就是进攻。”

“他根本不能对付我们。他可能向什么人挑衅呢？”

“他可能向什么人挑衅？……”

德内里斯思索了几秒钟，然后突然跳进小汽车，推开范霍本的司机，抓住方向盘，迅速开了车，范霍本和贝舒刚好来得及抓住车门上车。德内里斯非常灵巧，在拥挤的车辆中间穿来穿去，违犯交通法规，全速前进，来到外林荫大道。小汽车爬上了勒皮克街，停在阿尔莱特的家门前。他冲进门房。

“阿尔莱特·马佐尔在家吗？”

“她出去了，德内里斯先生。”

“有多久？”

“一刻钟，不会更多了。”

“是一个人吗？”

“不是。”

“跟她母亲一起？”

“不是，马佐尔太太去买东西了，她还不知道阿尔莱特小姐出去。”

“那么，她是跟谁走的？”

“一位先生开车来接她的。”

“高个子，金黄头发？”

“是的。”

“您以前见过那个人吗？”

“这个星期他每天晚饭后来看小姐。”

“您知道他的姓名吗？”

“知道。法热罗先生，安托万·法热罗。”

“谢谢您。”

德内里斯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与愤怒。

“我料到有这一手，”他走出门房时含糊地说道，“啊！他声东击西，耍了我们，这个混蛋！原来是他在兴风作浪。他妈的，他可别试图碰那姑娘啊！”

贝舒提出异议：

“这大概不是他的目的，既然他已经来过，况且那姑娘似乎是自愿跟他走的。”

“是的。可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有什么圈套呢？她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人来访？总之，他想干什么，这个法热罗？”正如他刚才灵机一动跳上小汽车一样，他跑过街道，进了一家邮局，给雷吉娜打电话。电话接通了，他说道：

“太太在吗？德内里斯找她。”

“太太刚刚出去，先生，”侍女回答道。

“她一个人吗？”

“不是，先生，阿尔莱特小姐来找她，两人一起走的。”

“她事先定好了要出去吗？”

“不。太太是突然决定的。但阿尔莱特小姐今天早上给她来过电话。”

“您不知道她们两位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先生。”

就这样，二十分钟内，这两个曾经被劫持过一次的妇女，在预示着一个新的陷阱与更可怕的威胁的情况下，又失踪了。

六 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

这次，让·德内里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至少是在表面上。没有发怒。没有诅咒。但是，他忍受了多么巨大的打击呀！他看了看手表。

“七点钟。咱们去吃晚饭吧。瞧，那里有一家小酒店。八点钟，咱们开始行动。”

“为什么不立即行动？”贝舒问道。

他们在酒店角落里的一张饭桌旁坐下，周围是一些小职员和出租汽车司机。德内里斯回答警探队长道：

“为什么？因为我失去了线索。我盲目行动，想避开可能会受到的攻击。但是，已经太迟了。每次都使我更加被击败。我需要恢复体力，弄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法热罗要让雷吉娜和阿尔莱特从自己家里出来？对这样一个人可能做的一切假设，都不能从根本上令我信服，使我放心。”

“你相信一小时以后会出现转机？……”

“永远应该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限制，贝舒。这会迫使你找到办法。”

简直可以说，德内里斯没有焦虑不安，因为他吃得津津有味，甚至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他的动作是神经质的，人家猜得到他思想上紧张不安。其实，他心里认为形势很严重。快到八点钟，正要离开小酒店的时候，他对范霍本说道：“打电话了解女伯爵的情况。”

一分钟以后，范霍本从小酒店的电话间回来。“没什么新情况，我派去服侍她的侍女对我这样说。她很好。她正吃晚饭。”

“咱们走吧。”

“到哪里去？”贝舒问道。

“我不知道。走吧。应该行动，贝舒，”德内里斯加重语气重复道。“尤其是当我想到她们两个正受这个家伙支配时。”他们从蒙马特高地开始步行，朝着歌剧院广场走去，让·德内里斯用简短的句子发泄他的愤怒。

“这个安托万·法热罗是个厉害的对手！我定要叫他付出高昂的代价！当我们分散自己的精力时，他就采取行动，他……多么有毅力！他要干什么？他是谁？伯爵的一个朋友，就像被截获的那封信要让人相信的那样吗？或者是他的一个敌人？一个同谋还是一个敌手？不管怎样，他引那两个女士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她们曾经先后被劫持过……他叫她们一起出来，谋求什么？而且，阿尔莱特为什么瞒着我呢？”

他沉默了好长时间。他苦苦思索，时而顿足，时而推挤那些没有让路的行人。

贝舒突然对他说道：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知道。在协和广场桥。”

“因此，离于尔菲街不远了。”

“离于尔菲街和梅拉马尔公馆不远了，我知道。”

“怎么啦？”

德内里斯抓住警探队长的胳膊。

“贝舒，我们的这个案子不像平常那些案子有线索帮助我们去破案，没有指纹，没有人体测量数据，没有脚印……什么也没有……只能靠我们的智

慧，更要靠直觉。正是这样，可以说是在我下意识的情况下，我的直觉指引我到那里去。一切都是在那里进行的，雷吉娜和阿尔莱特曾先后被带到那里。而且，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铺了石板的门厅，楼梯的二十五级踏步，客厅……”他们沿着国民议会往前走。贝舒高声说道：

“不可能！得啦，那个人为什么要重复别人做过的事呢？而且在对他来说更加危险的条件下？”

“这正是使我疑惑不解的问题，贝舒！如果他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非要冒这个险的话，那么他的计划该是多么可怕！”

“人们是不能随便进入这个公馆的！”贝舒反驳道。“你不要因此而烦恼，贝舒。我已经分别在白天和晚上彻底巡视过这座公馆，弗朗索瓦老头都没有发现。”

“但是安托万·法热罗呢？你认为他会怎样进去呢？尤其是他还领着两个女人？”

“有弗朗索瓦做同谋，当然是这样进去！”德内里斯冷笑道。随着越来越靠近公馆，他加快了步伐，好像他看得越来越清楚，更加忧虑地想象着他应该面对的事件。

他避开于尔菲街，绕过公馆周围的那片房屋，来到紧挨着后门花园的那条僻静的街。在荒弃的独立小屋那边，有一个小门，阿尔莱特就是从那个门逃走的。德内里斯有开门的所有钥匙，开暗锁的，开保险插销的，贝舒看了大为吃惊。德内里斯打开了那个小门。花园展现在他们面前，在半明半暗中，隐约可见公馆的整个轮廓，没有一点亮光。所有的百叶窗大概全都关上了。他们跟阿尔莱特一样，不过方向相反，沿着最黑暗的那排灌木丛前进，他们到了离房屋十步远的地方，一只手突然抓住了德内里斯的肩膀。

“唉！怎么了？！”他咕哝道，立即作出防卫的姿势。“是我呀，”一个人的声音说道。

“你是谁？啊！范霍本……你要干什么？见鬼！”

“我的金刚钻……”

“你的金刚钻？”

“这一切使我相信你将发现它们。然而你得向我发誓……”

“让我安静点，”德内里斯嘟哝道，十分气愤地推开范霍本，范霍本跌倒在一堆东西上，“你就留在那里，你妨碍我们……呆在外面望风吧……”

“你得向我发誓……”

德内里斯和贝舒继续向前跑。客厅的百叶窗关了。他还是爬上窗前阳台，望了一眼，听了一下，又跳到地上。“没有灯光。里面什么也看不见，而且什么也听不见。”

“那么我们扑空了？”

“你真蠢！”

一道矮门使地下室跟花园相通。德内里斯下了几级台阶，开了手电，穿过一个堆满花盆和箱子的大厅，小心翼翼地走进被一盏电灯照亮的门厅。那里没有人。他登上了主楼梯，吩咐贝舒不要出声。在楼梯平台对面，有一个客厅，右边有个几乎没有使用过的小客厅，他曾去搜索过，所以知道得很清楚。他进了那小客厅，摸黑沿着两个房间共有的隔墙往前走，用一个充作钥匙的东西，打开了两扇平时关闭的门，没有发出任何吱嘎声。他知道，在那一边，有道帷幔遮住了那道门，帷幔有层衬布做里子，上面有几处破洞，给

人提供了透过缝隙进行观察的好处所。

他们看见在镶木地板有脚在来来往往。但一切寂静无声。德内里斯把手按在贝舒的肩膀上，好像通过跟他进行接触，要把自己的印象强加给他似的。

帷幔被穿堂风轻轻地吹动，他们等待着帷幔静止不动。他们把脸贴在帷幔上，观察屋内的动静。

他们突然目睹的场面，似乎并不需要他们冲进去战斗。阿尔莱特和雷吉娜并排坐在一个长沙发上，注视着—位高大的金发先生，他在客厅里从—头漫步到另一头。这正是他们在“小特里亚农”店铺里见到过的那个男人，与梅拉马尔先生通信的人。三个年轻人中，没有—个人讲话。两位年轻女士并没有显出焦虑的样子，安托万·法热罗—点没有好斗或者威胁的神态，也不令人讨厌。这三个人似乎更像是在等待。他们倾听着。他们的眼睛经常转向那道朝着楼梯平台的门，安托万·法热罗甚至打开那门，侧耳细听。

“您—点也不担心吗？”雷吉娜问道。

“—点也不担心，”他宣称道。

阿尔莱特补充说道：

“甚至我不需要您再三请求，就作出了正式的承诺。您肯定那仆人听得见铃声吗？”

“他当然听得见我们的呼唤。而且，他的妻子跟他在院子里会合，我让那些门都敞开着呢。”

德内里斯紧抓着贝舒的肩膀。他们自问，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阿尔莱特和雷吉娜被—个来访者所吸引，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安托万·法热罗来坐在年轻—些的那位姑娘身旁，他俩窃窃私语，谈得很起劲。在他俩肯定有某种亲密关系。他显得十分殷勤，有点过分贴近地俯身向着她，而她并不表示不满。但是，他俩突然分开了。法热罗站了起来。院子里的铃声接连响了两次。隔了短暂的间歇，又响了两次铃。

“这是信号，”法热罗说道，匆匆向楼梯平台走去。—分钟过去了。传来交谈的声音。接着，法热罗陪着—个女人回来了，德内里斯和贝舒马上认出她是德·梅拉马尔女伯爵。贝舒的肩膀被—种巨大的力量紧压着，使他忍住了没出声。女伯爵的出现使贝舒和德内里斯十分惊诧。德内里斯什么都预计到了，就是没料到她会离开隐藏处，来参加由对手召集的会议。她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手有点发抖。她焦虑地看着客厅，自从悲剧发生的那天起，她就没有回来过；看着这两个女人，她们可怕的证词迫使她逃走，更使她哥哥遭殃。接着，她对男伴说道：“感谢您的忠诚，安托万。我接受，作为纪念我俩从前的友谊……但是没有奢望。”

“要有信心，吉尔贝特，”他说道，“您已经看到，我有办法找到您。”

“怎么找到的？”

“通过马佐尔小姐，我曾去她家见她，并争取她在这场官司中站到您这方面来。在我的坚持下，她询问雷吉娜·奥布里，因为范霍本把您躲藏的地方告诉了雷吉娜。是阿尔莱特·马佐尔今天早上以我的名义打电话给您，恳请您来这里的。”吉尔贝特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说道：

“我是偷偷地来到这里，安托万，瞒着那个至今保护我的人，我曾向他保证，做任何事都要告诉他。您认识他吗？”“是让·德内里斯吗？是的，根据阿尔莱特·马佐尔对我说的，她也对于瞒着他行动感到遗憾。但是，非得这样做不可。我不信任任何人。”

“您不应该不信任这个人，安托万。”

“尤其不应该信任他。我刚才在一个女商贩那里见到他了，您哥哥被盗的物品在那个女商贩手里，我找了她好几个星期。他和贝舒、范霍本都在那里，我感到他满怀敌意与怀疑逼视着我。他甚至想跟踪我。他有什么企图？”

“他可能帮助您……”

“绝对不可能！同这种来历不明的冒险家……同这个狡诈可疑的唐璜，这个把你们三个都控制在手心里的人合作吗？不，不，不。而且我和他的目的不同。我的目的是确定事实，而他的目的是顺便骗取金刚钻。”

“您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我觉得他的用意很清楚。而且，根据我所得到的特殊情报，这也是贝舒和范霍本对他的看法。”

“这看法是错误的，”阿尔莱特断言道。

“也许是错的，而我却当它是正确的来行事。”德内里斯专心地听着。那个人对他的仇恨，他已经感觉出是出于本能而又强烈的。特别是因为德内里斯不能不承认那个人脸上的诚恳的神情，与真诚的忠心，便更加憎恨他。在吉尔贝特和他之间，过去曾有过什么关系？他曾经爱过她吗？而现在，他用什么办法博得阿尔莱特的同情，并使她俯首贴耳呢？德·梅拉马尔女伯爵相当长时间保持沉默。她最后终于喃喃地说道：

“我该做些什么呢？”

他指了指阿尔莱特和雷吉娜。

“说服她们这两个控告你们的人。凭着我的信念，我能够使她们对自己的观点产生怀疑，准备好了这次会见。只有您才能够使我的工作全部完成。”

“怎么做？”

“通过讲话去做。在这宗令人难以理解的案件中，有些事实使它变得更加难以理解，然而法院却要依靠那些事实去作出无情的判决。……讲讲您所知道的情况。”

“我一无所知。”

“您知道某些事情……您兄妹俩是无辜的，您知道那些不能替您俩辩解的理由。”

她十分为难地说道：

“所有的辩解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不要求您作自我辩解，吉尔贝特，”他以热情的语气大声说道。“我只请您讲讲那迫使您不作自我辩解的理由。对于今天的事，一个字也不讲。就这样吧。您的思想状态，吉尔贝特，您的灵魂深处的东西，所有让·德内里斯徒然无益地问过您的那些事情……所有这些事情我都猜得到，我也了解；吉尔贝特，既然我在这里生活在您身边，在这公馆的深处，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我大概也渐渐地知道了；所有这些事情我本来可以解释，但是吉尔贝特，您有责任说出来，因为只有您说的话才能够说服阿尔莱特·马佐尔和雷吉娜·奥布里。”

她的双肘撑在双膝上，双手抱着头，小声说道：“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吉尔贝特。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明天人们将要让她们跟您哥哥对质。让她们的证词更加犹疑，更加不肯定，那么法院方面还剩

下什么真实证据呢？”

她神态沮丧。所有这些论据，似乎对于她来说，是没有意义与枉费心机的。她说了自己的看法，又补充说道：“不……不……什么都没有用……唯有保持沉默。”

“以及死亡，”他说道。

她抬起头来。

“死亡？”

他俯身向着她，严肃地说道：

“吉尔贝特，我同您的哥哥联系过。我写信告诉他，我将救你们两个，他给我回了信。”

“他给您回了信，安托万？”她问道，眼睛充满激动的闪光。“回信在这里。只有几个字……念吧。”

她看出了哥哥的笔迹，念信：

谢谢。我一直等到星期二晚上。否则……

她十分虚弱，结结巴巴地说道：

“星期二……就是明天。”

“是的，明天。如果明天晚上，经过对质以后，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没有被释放，或者没有获释的希望，他将在囚室里死去。吉尔贝特，难道您不想尝试一下，以便拯救他吗？”她因发烧而颤抖，身体又蜷缩起来，掩面不语。阿尔莱特和雷吉娜注视着她，怀着无限同情。德内里斯感到心里很痛苦。多少次，他曾试图使她放弃抵抗与不再固执！现在，她终于屈服了。人们勉强听见她讲的话，她泪流满面，声音很低。“梅拉马尔家族没有秘密……假设它有个秘密的话，那就是抹去上个世纪的先人所犯的过错，以及我兄妹俩可能犯的过错。然而，我们什么过错也没有犯……如果说我俩是无辜的，那么于勒和阿尔封斯也跟我们一样……证据，我不会提供给你们。我不能给你们提供。所有的证据都把我们压倒了，没有一个证据对我们有利……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不是那样，我们没有偷窃……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不是吗？我知道，阿德里昂和我都没有把这两个年轻女士带到这里来过……我们没有掠走金刚钻，也没有藏起那件紧身短上衣……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的情况跟我们一样。我们整个家族始终知道，他俩是无辜的。这是我的父亲告诉我们的神圣的事实，他是从先人那里得知的，尽管他们被指控……正直、荣誉是梅拉马尔家族的家规……我家的历史不管追溯多么久远，都找不到任何污点。为什么他们突然无缘无故地那么做呢？他们都是富裕与受尊敬的。为什么我兄妹俩毫无道理地违背我们的过去……违背我们所有先人的过去呢？”她说不下去了。她讲得那么激动，令人心碎，语气中流露出绝望，马上就感动了两个年轻的女人。阿尔莱特向她走过去，脸部抽搐，对她说道：

“后来呢，太太……后来呢？”

“后来，”她回答道，“我们成了不知什么东西的受害者……如果有个秘密的话，就是这个秘密，使我们受害的秘密。戏院里上演的悲剧，展现那些被命运迫害了好几代人的家庭。我们不断受到打击，已经有四分之三世纪了。起初，于勒·德·梅拉马尔也许可以也愿意为己辩解，尽管加在他头上的罪名非常可怕。不幸的是，他由于气愤得发狂，在囚室内死于脑溢血。二十五年以后，他的儿子阿尔封斯受到同样可怕的指控，他没有抵抗。到处都

是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感到无能为力而万分害怕，回想起父亲所受的苦难，他自杀了。”

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再次不说话了。阿尔莱特再次在女伯爵面前发抖，对她说道：

“后来呢，太太？……我求求您，继续讲吧。”女伯爵又说道：

“后来，在我们家产生了一个传说……厄运重压着这个凶宅的传说，那父子俩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他俩的喉咙被铁证扼住了。阿尔封斯的寡妇也被压垮了，没有为替丈夫申冤而斗争，却逃回乡下的娘家避难，抚养她的儿子，即我们的父亲，告诉他巴黎的可怕，要他发誓永远不重新打开梅拉马尔公馆的大门，给他在外省成了亲……就这样使他避过了灭顶之灾。”

“灭顶之灾？……您怎么会知道？”

“是的，”女伯爵激昂地大声说道，“是的，否则他也会像其他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死神就在这里，在这公馆里。在这里，折磨梅拉马尔家族的恶鬼包围着我们，把我们击倒。由于对抗那个恶鬼，我哥哥和我，在父母去世以后，就受厄运的摆布。我们从外省回到巴黎，跨进了于尔菲街公馆的大门，满怀希望，忘记了过去，为进入祖屋而感到高兴。从最初的日子起，我们就感觉死亡暗中威胁着我们。我的哥哥感受犹深。我呢，出嫁了，后来离了婚，我幸福又不幸。但是，我的哥哥变得忧郁起来。他确信自己这一生是伟大而痛苦的，毅然决定不结婚。中断梅拉马尔家族的谱系，他要与命运抗争，破坏不幸的链环。他大概是最后一个姓梅拉马尔的男子了。他感到害怕！”

“害怕什么呢？”阿尔莱特问道，声音里充满渴望。“害怕十五年以后将会发生的事，害怕已经发生的事。”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他预见不幸呀？”

“没有，但是阴谋在暗中策划着。敌人们在我们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悠。对我们住宅的包围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紧。进攻会突然发起。”

“什么进攻？”

“几个星期前，进攻发起了。表面上看，是事故，但那是可怕的警告。一天早上，我哥哥发现某些物品不见了，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一截拉铃的丝带，一个烛台托盘！但是人家选择最漂亮的東西中的物件，是为了提醒我们时间到了……”

她停了一会儿，又讲道：

“提醒时间到了……就要打雷了。”

她说这话的语气非常吓人，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她的眼睛涣散无神。从她的态度中，能够感到她兄妹俩所受的痛苦，他们在等待着……

她还在说，话语中流露出悲痛与抑郁，按照她的说法，她兄妹俩遭到了“雷击”。

“阿德里昂试图抗争，他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失物启事，希望能够找回失物。他打算通过这样做，就像他所说的，减少命运的打击。如果公馆重新拥有失窃的东西，如果那些东西回到一个半世纪以来它们所占住的神圣位置，那么迫害梅拉马尔家族的神秘力量，就不再反对我们了，它们不复存在。无用的希望。事先已被判罪，还能够做些什么呢？一天，你们两位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你们指控我们，叫我们莫名其妙，……这一下子就完了。没有自我辩解的余地，不是吗？我们突然被解除了武装，戴上了

锁链。梅拉马尔家族第三次被打倒，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像于勒和阿尔封斯一样，被同样的黑暗所笼罩。我们所受的苦难将以同样的结局告终……自杀，死亡……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逆来顺受与祈祷了。反抗几乎等于犯渎圣罪，既然命令已经下达。但那是多么痛苦！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背着多么沉重的包袱啊！”

这一次，吉尔贝特终于讲完了那奇特的秘密，随即陷入昏昏迷迷的状态中。自从悲剧发生以来，她就麻木不仁。但是，她的全部讲述显得反常，具有某种病态，这减弱了她的不幸在别人心目中激起的尊敬感与巨大同情。安托万·法热罗一言不发地走近她，怀着崇敬的心情吻她的手。阿尔莱特哭了。雷吉娜不易动感情，但似乎也被感动了。

七 拯救者法热罗

让·德内里斯和贝舒在帷幔后面没有动弹。德内里斯无情的手指至多不时地折磨警探队长。利用可以称为幕间休息的机会，他在同伴的耳边说道：

“你有什么看法？事情明朗化了，是吧？”

警探队长低声说道：

“随着这事情明朗化，一切又变得混乱了。我们知道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但是对于整个案件——双重劫持、金刚钻，却没有什麼新进展。”

“很正确。范霍本运气不好。但是，耐心一点。法热罗先生正十分激动呢。”

安托万·法热罗的确离开了吉尔贝特，转身向着两个年轻女人。要由他来给故事作出结论，同时解释他的计划了。他问道：“阿尔莱特小姐，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所说的一切，您都相信，是吗？”

“相信。”

“您也一样吗，女士？”他问雷吉娜道。

“是的。”

“你们两个都准备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吗？”

“是的。”

他接着又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谨慎安排，唯一的目的是要成功，也就是说，让德·梅拉马尔伯爵获释。而这一点，你们是办得到的。”

“怎么办？”阿尔莱特说道。

“很简单，减轻你们证词的分量，指控得不那么有力，在含糊的肯定之中加上怀疑。”

“然而，”雷吉娜提出反对意见道，“我肯定被带到过这个客厅里，我不能否认这点。”

“不否定。但是您肯定是被德·梅拉马尔先生和他的妹妹带到这里来的吗？”

“我认出了梅拉马尔女士的戒指。”

“您怎么能够证明呢？其实，法院只依赖推定，预审根本不会加重最初指控的罪名。我们知道，法官很担心。您就可以迟疑不决地讲：‘这只戒指很像我见过的那只。然而，也许珍珠排列的方式不相同。’那么局面就会完全改变。”

“但是，”阿尔莱特说道，“德·梅拉马尔女伯爵大概也应该参加对质。”

“她会到场的，”安托万·法热罗说道。

这是戏剧性的变化。吉尔贝特站了起来，惊恐万分。“我将在哪里？……我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那里，”他语气横蛮地大声说道。“问题已不再是犹豫或者逃走。您的责任是面对指控，一步一步地自我辩解，摆脱使您不能动弹的恐惧与荒谬的屈从造成的麻木状态，带动您的哥哥也起来抗争。今晚您就睡在这个公馆里，您回到自己的地方，就像让·德内里斯没有鲁莽地让您离开一样。等到举行对质的时候，您就亲临现场。胜利是必然的，但是必须通过我们努力去争取。”

“但是，人家会逮捕我的……”她说道。

“不会的！”

安托万·法热罗出语粗暴，脸上现出非常自信的神情，使得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我们会帮助您的，太太，”阿尔莱特说道，轮到她激动起来，这环境使她发挥了逻辑性与洞察力。“但是，我们有良好的愿望就足已了吗？既然我们先后被带到这里，我们认出了这个客厅，那件银线织锦的紧身短上衣是在这个书柜里被找到的，法院会承认德·梅拉马尔兄妹俩不是有罪的或者至少不是同谋吗？他们住在这个公馆里，当时没有离开公馆，他们应该能看到，能目击那两次劫持的情形。”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安托万·法热罗说道，“应该把公馆的布局回忆一下，三楼左边朝着花园，是伯爵和女伯爵的套间，他们在那里吃晚饭、度过晚上临睡前的时光……右边，朝着花园，是仆人们的住房……下面中间，没有人，院子里和厨房等附属建筑物里也没有人。因此那里就是自由行动的场所。那就是两次作案的劫持者的活动场地，他们把你们两个人带到那里，而小姐您从那里逃走了。”

她反驳道：

“这说法不可靠。”

“的确不可靠，但这是可能的。使这种可能性具有更加容易被人理解的特点，就是这个谜第三次在同样的条件下被提出来；于勒、阿尔封斯和阿德里昂三人，完全可能都是因为梅拉马尔公馆的这种布局而遭殃的。”

阿尔莱特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那么，依照您的假设，同样的阴谋都由新的坏人再重复一次，他们每次都注意到了这种布局。”

“新的坏人，是的，但他们是知情的。梅拉马尔家族有秘密，那个令人害怕与昏倒的秘密相传了好几代。但是，另一个贪婪、抢劫、侵害而不受惩罚的秘密，在与之敌对的那个家族中延续下去。”

“可那些人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完全可以在小汽车里掠夺雷吉娜·奥布里，不必不谨慎地冒险把她运到这里才抢走那缀满金刚钻的紧身背心呀。”

“不是不谨慎，而是小心谨慎，是为了让别人受控告，他们自己则免受惩罚。”

“但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丢。因为我一无所有，人家也偷不了我。”

“那个人也许是因为爱情才折磨你的。”

“为了这，也要把我带到这里来吗？”

“是的，为了引起大家的怀疑。”

“这理由充分吗？”

“不。”

“那么？”

“在两个家族之间大概有仇恨，可能也有竞争。其中一个家族，由于未知的原因，习惯于先发制人。”

“德·梅拉马尔兄妹俩大概知道吧？”

“不知道。正是这事使他们处于劣势，导致他们必然失败。敌对双方在一个世纪里并行。但是有一方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知情的那一方就策划阴谋，付诸实现。因此，梅拉马尔家族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一种迫害他们的恶鬼；而有一些人出于传统，出于习惯，受到诱惑，利用提供给他们们的活动场地，在这里干他们的勾当，主动留下他们到过这里的证据……比如银

线织锦紧身短上衣。梅拉马尔家的人就将被控告。像您阿尔莱特·马佐尔和雷吉娜·奥布里这样的受害者，就这样认出了她们被监禁的地方。”

阿尔莱特似乎并不满意。这番解释，尽管很巧妙，跟吉尔贝特所讲的情况不谋而合，却有点“生拉硬扯”，证据颇多自相矛盾之处，许多主要事实仍不明朗，要人们接受它尚有阻力。但是这个解释仍然在一些方面给人以离开真相不远的印象。“好吧，”她说道，“但这是您想象出来的……”他纠正道：

“这我敢肯定。”

“这您敢肯定。可法院只看是否有人申诉，才能决定。谁会去法院申诉呢？谁去以相当的自信与诚意向法院申诉，使法院相信他的供词呢？”

“我，”他大胆地说道，“只有我才能这样做。明天，我以德·梅拉马尔女士从前的朋友的名义，跟她一起出庭。我甚至要毫无愧色地承认，如果她同意的话，把这朋友的身份，改换成跟我对她的感情相称的身份，我将感到更幸福。我要说在她拒绝了我之后，我去远游了好几年，回到巴黎时正值她开始经历不幸，我发誓要为她兄妹俩伸冤。我发现了她的藏身之处，于是说服她回到家里。

“您的证词不那么肯定，雷吉娜·奥布里也犹豫不决，法官们就会因此动摇。这时我把吉尔贝特吐露的隐情重复一遍，我揭露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我确立应该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成功的。但是，就像您阿尔莱特小姐看到的那样，您和雷吉娜·奥布里应该迈出第一步。如果你们还不是十分坚决的话，如果你们看到的只是我的解释尚有矛盾与漏洞的话，那就请你们看看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自问一下：一个这样的女人，是否会去当强盗？”阿尔莱特毫不迟疑地表态道：

“我明天就按照您所指点的那样作证。”

“我也一样。”雷吉娜说道。

“但是，我很害怕，先生，”阿尔莱特说道，“结果会跟您的愿望……跟我们大家的愿望不一致。”

他从容不迫地总结道：

“那我承担一切责任。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明天晚上也许不能出狱。但是事情已有转机，法院不敢逮捕德·梅拉马尔女士，她的哥哥相当有希望一直活到被释放的时刻。”吉尔贝特再次向他伸出手来。

“我再次感谢您，我从前误解了您，安托万。不要怨恨我。”

“我从来不怨恨您，吉尔贝特，能为您的事效劳，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您，作为对过去的回忆。我之所以要做，因为您是正确的，还因为……”

他低压声音，神情严肃地说道：

“有的工作，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完成，那是由于某些人正注视着这工作。这些工作似乎是很普通的，却具备丰功伟绩的样子，能帮助你赢得那些目睹你工作的人的尊敬与友情。”这一段议论，讲得很爽直，毫不做作，对阿尔莱特表示了敬意。这时，德内里斯不可能看到客厅里每个人的脸，他还以为这是在向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表白心迹呢。仅一秒钟，他猜测着真相，这使得贝舒的两个肩胛骨之间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警探队长从来不相信十个手指能够给人以钳子的感觉。幸好，这痛苦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延续下去。安托万·法热罗没有再说下去。他拉铃叫来了老仆人夫妇，给他们详

细的指示，告诉他们明天要扮演什么角色，该怎么样回答。德内里斯的疑团顿时消散。

他俩又听了几分钟。谈话似乎要结束了。雷吉娜建议阿尔莱特陪她回去。

“咱们走吧，”德内里斯低声说道。“这些人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他离开了，还在对安托万·法热罗和阿尔莱特生气。他穿过小客厅和门厅，希望被人家听见，以便能够发泄自己的恶劣情绪。在外面，他不管不顾地对范霍本发起火来。范霍本从树丛中冲出来，向他索要金刚钻，却被一阵猛烈的拳击迅速地打了回去。贝舒的运气并不好多少，他想发表意见。

“总之，这个人并不令人反感。”

“傻话！”德内里斯咬牙切齿道。

“为什么？你不同意他有某种诚意？他的假设……”

“又是傻话！”

警探队长听到这话便退让了。

“是的，我知道。我们在‘小特里亚农’店铺见过他，他跟女商贩使了眼色，女商贩逃走了。但是，你认为一切都不能一致吗？”德内里斯并不争辩。当他们一走出花园，他就摆脱他的两个同伴，朝一辆出租小汽车跑去。范霍本相信是德内里斯带走了他的金刚钻，试图拦住他，但是挨了一记重拳只好罢休。十分钟以后，德内里斯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

当他感到再也不能自制，害怕干出某些蠢事的时候，即过分激动的时候，就采用这种策略。如果他放任自己，就会偷偷地到阿尔莱特·马佐尔家里去，要求姑娘作出解释，然后使她对安托万·法热罗产生反感。这样去跑一趟是没有用的。首先重要的是综合分析会见中所有的话语，形成一种意见，不同于自尊心与模糊的妒嫉心强加给他的意见。

“他控制了所有的人，”他恼火地想道，“我甚至相信：要不是在‘小特里亚农’撞见他，我也会像其他人一样上当……而且，不，不，他的故事，太愚蠢了！法院也许会放过他。我不会！这站不住脚。但是，他要干什么？为什么他要忠于梅拉马尔家族？……他怎么敢于从暗处走出来，自我表现，好像他一点危险也没有？人家就要调查他，细究他的历史，他却一往无前？……”德内里斯对安托万·法热罗感到气愤，还因为这个家伙那么机灵地在阿尔莱特身边活动，采用连他都没有弄清楚的手段，对姑娘施加难以理解的影响，而与他的影响相抗衡；那种影响力非常强，以致姑娘都瞒着他行事，甚至跟他唱对台戏。这对于德内里斯来说，真是奇耻大辱，令他痛苦。

第二天晚上，贝舒来了，非常不安。

“糟了。”

“什么？”

“法院采取断然措施了。”

“像你一样。”

“像我一样？！像我一样，不……但是，我承认……”

“你像其他人那样受骗了，法热罗让你完全搞错了。你讲吧。”

“一切都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对质，讯问。阿尔莱特和雷吉娜有所保留，又推翻前言，使预审推事为难。接着，女伯爵和法热罗突然来到。”

“法热罗出场了。”

“是的，他是个非常吸引人的演员，多么能言善辩！多么机灵能干！”

“别讲了。我了解这个家伙，第一流的蹩脚演员。”

“我向你保证……”

“结果是不予起诉？伯爵即将被释放？”

“明天或者后天。”

“你真倒霉，我可怜的贝舒！因为你要对逮捕负责。顺便说一句，阿尔莱特表现得怎么样？始终受到法热罗的影响吗？”

“我听见她对女伯爵说要出发去乡下，”贝舒说道。“她出发？”

“是的，她要去乡下一个女朋友那里休息一段时间。”

“很好，”德内里斯说道，这个消息使他愉快。“再见，贝舒。尽量给我提供有关安托万·法热罗和特里亚农大妈的资料。现在让我睡觉吧。”

德内里斯的睡觉，其实就是在一个星期里抽香烟闷想。只有三个人来打断他，范霍本向他索要金刚钻，并威胁说要杀死他；雷吉娜坐在他身边，而他不许她讲一个字打乱他的思路；贝舒打电话给他，读这个卡片给他听：

“法热罗——根据他的护照，现年二十九岁。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都为法国人，均已去世。来巴黎三个月，住在夏多登街的世界旅馆。无职业。跟赛马与汽车业人士有来往。关于他的私生活和过去的经历毫无记载。”

下一个星期，德内里斯没有离开过家。他在冥思苦想。他时而快乐地搓着双手，时而忧愁地踱步。终于有一天，他又接到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贝舒，声音断断续续。

“快来，刻不容缓。在拉法耶特街的罗商博咖啡馆见面。赶快来。”

战斗开始了。德内里斯高高兴兴地去参战，思路十分清晰，他认为形势并不那么复杂。

在罗商博咖啡馆，他在贝舒旁边坐下，贝舒紧挨着玻璃窗，正在监视着街上。

“我想，你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打扰我吧？”贝舒在取得成功的时候，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讲话也故意咬文嚼字，夸大其词。他开始说道：

“在我开展调查的同时……”

“不要用夸大的词，老兄。请讲事实。”

“那么，特里亚农大妈的店铺坚持关门。”

“一个店铺不会坚持的。我建议你采用电报体……或者用简单的法语来讲吧。”

“那么，店铺……”

“这你已经说过。”

“咳！你老打扰我。”

“你到底想讲什么？”

“我要告诉你，那个店铺的租约，是以一个名叫洛朗丝·马丹小姐的名义签订的。”

“你看，不必作长篇演说吧。这个洛朗丝·马丹就是那个女商贩吗？”

“不是的。我去见过公证人。洛朗丝·马丹只有五十岁。”“因此，她是转租或者找某个人代替她了？”

“正是这样，她找那个女商贩来代替她……我认为那个人是洛朗丝·马丹的姐妹……”

“她住在哪里？”

“无法知道。租期为十二年，地址不确定。”

“她怎么交租呢？”

“通过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他腿瘸了。我正感到为难，恰好今天早上，机会来了。”

“对于你来说，幸好有这机会。然后呢？……”

“今天早上，在市警察局，我得知如果市议员勒库尔瑟先生肯更改他马上要递交的一份报告的结论，某位女士就赠送五万法郎给他。勒库尔瑟先生素来名声暧昧，在最近一次丑闻之后，尽力恢复声誉，于是立即报了警。那位女士马上就要到勒库尔瑟的办公室里交钱。他每天在那办公室里会见他的选民。两位便衣警察已经埋伏在隔壁一个房间里，观察着行贿的过程。”

“那个女人说出了姓名没有？”

“她没有说。但是鬼使神差，我们还是知道了。她曾跟这位市议员有过来往，她不记得，勒库尔瑟却记得。”

“她就是洛朗丝·马丹吗？”

“正是洛朗丝·马丹。”

德内里斯感到高兴。

“好极了。法热罗与特里亚农之间的阴谋联系，现在一直通到洛朗丝·马丹这里了。然而，凡是能证明法热罗先生狡诈的，都使我高兴。市议员的办公室在哪里？”

“在对面的房子的中二楼。只有两个窗户。后面有一间小小的候见室，跟办公室一样，朝着一个门厅。”

“你要对我讲的就只是这些？”

“不。但是时间紧迫。现在是两点差五分，而且……”“你还是讲吧。事情不涉及阿尔莱特？”

“涉及。”

“嗯！有什么情况？”

“我昨天看见她了，你的阿尔莱特，”贝舒说道，语气中有嘲笑的意味。

“怎么！你对我说过：她离开巴黎了！”

“她没有离开。”

“你碰见她了？你很有把握？”

贝舒不回答。他突然半站起身，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注意！那个马丹……”

从街的另一头，的确有个女人下了出租汽车，付钱给司机。她身材高大，穿着普通。脸部显得冷酷而憔悴。大约有五十岁。她消失在与那座房子大开着门口相连的走廊里。“这是她，很明显，”贝舒说道，准备出去。德内里斯抓住他的手腕。

“你为什么开玩笑？”

“你疯了！我不开玩笑。”

“不对，刚才，你提到了阿尔莱特。”

“但是，现在应该跑到对面去，见鬼！”

“你不回答我，我是不会松手的。”

“好吧，是这样的：阿尔莱特在我家附近的一条街上等待一个人。”

“谁？”

“法热罗。”

“你撒谎！”

“我看见她。他俩一起走了。”

贝舒终于挣脱了，穿过街道。但是，他没有进到房子里。他犹豫不决。

“不，”他说道，“让我们停在这里。最好是跟踪马丹，以防万一她避开了上面的埋伏。你的意思呢？”

“我对此毫不在乎，”德内里斯字字清晰地说道，越来越情绪激昂。“这事涉及阿尔莱特。你到过她妈妈家吗？”

“讨厌！”

“你听着，贝舒，要是你不回答我，我就通知洛朗丝·马丹。你见过阿尔莱特的妈妈？”

“阿尔莱特没有离开巴黎。她每天出去，只是回家吃晚饭。”

“撒谎！你说这些是为了使我烦恼……我了解阿尔莱特……她不可能……”

七八分钟过去了。德内里斯默不作声，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用脚敲击地面，推挤过往行人。贝舒监视着，两眼盯着大门口。突然，他看见那个女人出来了。她看了他俩一眼，然后朝另一个方向走了，走得非常迅疾，带着明显的不安。

贝舒尾随着她。但是，她走到一个地铁站的梯口前面，突然钻进拱门里检了票，刚好一列车进站。贝舒却隔着一段距离。他想打电话给下一站，又担心浪费时间，便放弃了那个打算。“希望落空了！”他跟德内里斯会合后说道。“见鬼！”德内里斯冷笑道，对于贝舒的失望感到相当满意。“你正好跟应该做的南辕北辙。”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一开始就到勒库尔瑟那里去，你亲自动手逮捕马丹。相反，你却拿阿尔莱特来令我烦恼，让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支吾其词，总之，你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

“发生了什么事？”

“咱们去看看吧。说真的！你很会耍手腕！”贝舒一直爬上市议员办公室所在的中二楼。他发现那里一片混乱与嘈杂。两个负责监视的便衣警察，像疯子一样呼喊与摇晃。楼房的看门女人上楼来，大声叫喊。房客们突然拥过来。勒库尔瑟先生躺在他办公室中央的一个沙发上，奄奄一息，额头上穿了个洞，脸上满是鲜血。他连一句话也没讲出来就死了。两个便衣警察简单地向贝舒报告了情况。他俩听见那个姓马丹的女人就某份报告提出她的建议，点了银行的钞票给勒库尔瑟先生，可他太紧张了，错误地发出呼唤，他俩准备冲进办公室。女人立即猜到处境危险，插上了插销，他俩撞到一道紧闭着的门上。那时他俩想切断那女人经过门厅的退路。但是，第二道门也是推不动，尽管它不像里面的门，要用钥匙或者插销才能关好。他们用尽力气去推。这时，传来一声枪响。

“马丹这时已经逃到房子外面了，”贝舒提出异议道。“因此，就不是她杀的人，”一个便衣警察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会是谁呢？”

“只能是一个穿得很糟的老人，我们曾看见他坐在门厅的软垫长椅上。他请求接见，勒库尔瑟先生答应在那个女人来访之后才接见他。”

“他是个同谋，毫无疑问，”贝舒说道，“但是他是怎样关上第二道门的呢？”

“用碎铁钩子，塞进门扇下面。这样就不可能把门推开。”

“他怎么样了？有没有人遇见他？”

“我遇见他了，”看门女人说道。“听见枪响，我从门房里跳出来，一个老人正从楼上下来，不慌不忙地对我说：‘上面有人打架，快上楼去。’可能就是他开的枪。但是，我怎么能怀疑他呢？一个驼背老人……腰都伸不直……瘸着腿。”

“他瘸着腿？”贝舒大声说道，“您肯定？”

“完全肯定，他瘸得挺厉害呢。”

贝舒喃喃说道：

“这是洛朗丝·马丹的同谋。看见她有危险，他就干掉了勒库尔瑟先生。”

德内里斯一面听，一面瞟了一眼堆在办公桌上的文件，问道：“你不知道那是份什么文件吗？洛朗丝·马丹希望得到什么吗？”

“不知道。勒库尔瑟先生没有详细谈那份文件。市议员负责对某份报告作某些修改。”

德内里斯读着那些文件的标题：“《关于屠宰场的报告》……《关于街区市场的报告》……《关于延长沼泽老街的报告》……”

“你有什么想法？”贝舒问道。他为这事件非常担忧，在屋内走来走去。“这是件卑鄙龌龊的事，对吧？”

“什么事？”

“这宗谋杀……”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对你的故事全都不在乎！这个一贯收受贿赂的人被杀死，你办事像个傻瓜，你要我怎么办呢？”

“然而，”贝舒说道，“如果洛朗丝是个杀人凶手，被你看作是她的同谋的法热罗……”

“法热罗也是杀人凶手……法热罗是个强盗……我指控他。一旦他落到我的手里，他一定会落到我的手里，不然我就不姓德内里斯了……”

他的话戛然而止，他戴上帽子，迅速走了出去。一辆小汽车把他载到韦尔德雷尔街，阿尔莱特的家门前。这时差十分三点。

“啊！德内里斯先生，”马佐尔太太喊道，“好久没有见到您了！阿尔莱特会遗憾的。”

“她不在家里吗？”

“不在。她每天这时候去散步。您没有遇见她，真奇怪。”

八 马丹父女纵火

阿尔莱特跟她母亲长得很像。马佐尔太太尽管饱经风霜，脸上的轮廓和神态使人相信，她年轻的时候要比女儿更漂亮。为了抚养三个女儿，为了忘记两个大女儿的行为给她造成的悲伤，她拼命工作，还搞古代花边的修补，干得很出色，使她能够维持温饱的生活。

德内里斯走进了那个明亮清洁小套房，问道：“您认为她不会马上回来吧？”

“我不太知道。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阿尔莱特几乎不告诉我她所做的事。她总是害怕我担心，所有有关她的谣传都使她痛心。然而，她对我说要去看望一个生病的时装模特儿，那个姑娘今天早上来信请求她照顾。您知道阿尔莱特的心地有多好，她很关心自己的同事！”

“那么，这个姑娘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的地址。”

“可惜！我是多么高兴同阿尔莱特聊天啊！”

“但是，这很容易。她是把这封信同废纸一起扔进字纸篓的，恰好我还没有把它们焚烧……瞧……应该是这个。是的。我记起来了。塞西尔·埃吕安……住在勒瓦鲁瓦—佩雷，库尔西大道十四号。阿尔莱特大约四点钟到达那里。”

“她也许是去找法热罗先生了吧？”

“你这是什么想法？！阿尔莱特不喜欢跟一位先生一起出去。况且，法热罗先生经常来这里。”

“啊！他经常来？”德内里斯问道，声音颤抖。“几乎每天傍晚都来。他俩谈论阿尔莱特非常感兴趣的事情，您知道……嫁妆基金会……法热罗给她捐赠大笔资金。于是，他俩做帐……订计划。”

“那么，他很有钱了，法热罗先生？”

“很有钱。”

马佐尔太太讲得非常自然。很明显，她的女儿为了不让她担心，没有把梅拉马尔案件告诉她。德内里斯又说道：“有钱又讨人喜欢。”

“很讨人喜欢，”马佐尔太太肯定地说道。“他非常关心我们。”

“他们会结婚吧……”德内里斯说道，做出微笑的样子。“哎呀！德内里斯先生，别嘲笑我们吧。阿尔莱特可高攀不起……”

“谁知道呢？！”

“不会的，不会的。首先，阿尔莱特不总是喜欢跟他在一起。她变了很多，我的小阿尔莱特，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的确变了。她更加敏感，有点古怪。您知道她跟雷吉娜·奥布里闹翻了吗？”

“真的吗？”德内里斯高声问道。

“真的。没有什么理由，至少她没有告诉我那些理由。”德内里斯对她俩失和感到大吃一惊。究竟出了什么事呀？德内里斯和马佐尔太太又交谈了几句就离开了。他急于要行动，因为到阿尔莱特赴约的地点找她为时尚早，他就叫小汽车开到雷吉娜·奥布里家附近。她正要出门，于是急匆匆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说是我跟阿尔莱特闹翻了？确实不是的。是她跟我闹翻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一天傍晚，我去看她。安托万·法热罗，即德·梅拉马尔兄妹的朋友，也在那里。大家聊起天来。有两三次，阿尔莱特对我很不友好。于是，我只好莫名其妙地离开了。”

“没有别的事情？”

“没有。只有一件事你要小心，德内里斯，如果你对阿尔莱特有点依恋的话，就要提防法热罗。他一副大献殷勤的样子，而阿尔莱特对一切都无所谓。再见，让。”

德内里斯回想着，以便弄清把阿尔莱特和法热罗连在一起的联系。他突然醒悟了。他发现法热罗哄骗那个姑娘，也同时发现了阿尔莱特在德内里斯自己的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法热罗毫无疑问在追求并爱上了阿尔莱特，她是否也爱法热罗呢？这问题令人痛苦。德内里斯觉得，只要提一提这个问题，都是对阿尔莱特最残忍难堪的侮辱，也是对他的不能容忍的凌辱。这个问题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他的感情冲动，维护他受伤的自尊一下子成了他的生活原则。

“现在是四点差一刻，”他想到，在离开那指定的地点有段距离的地方下了车。“她一个人来吗？法热罗会陪她来吗？”库尔西大道是在勒瓦鲁瓦—佩雷新开辟的，在工人居民点之外，邻近塞纳河的空地中间，那里还有好几个小工厂和特殊设施。在两道长长的砖墙中间，展现着一条狭窄泥泞的小道，尽头可以见到在断了半截的栅栏上用沥青涂写的数字“14”。几米长的露天过道两旁堆满了旧轮胎和废弃的汽车底盘，包围着一个栗木车床，一条外楼梯直通几间屋顶室，朝这面只有两个窗户。楼梯下面，一道门上写着“敲门再进”。德内里斯没有敲门。说实话，他拿不定主意。在外面等阿尔莱特似乎合乎逻辑。此外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想法，渗入他心中，使他留在门外。他觉得这地方如此古怪，一个生病的姑娘竟然住在这孤立车库上面的一个屋顶室也是件怪事。他忽然预感到有某个为阿尔莱特设下的圈套。他回想起牵涉这个案件的险恶匪帮，他们频频出击，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午后不久，他们企图贿赂市议员并将他暗杀。两小时以后，针对阿尔莱特的阴谋，又引诱她落入圈套中。洛朗丝·马丹，特里亚农大妈和瘸腿老人是执行者。安托万·法热罗是头子。

这一切如此强烈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马上打消疑虑，只想到那些帮凶就在这里，既然里面没有传出任何声音，他断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入屋内，亲自查看。

他试图很轻地开门。那门上了锁，这证实了他的判断：里面没有人。

他根本不顾可能进行战斗的危险，大胆地用撬锁钩撬开了锁，那锁的机械结构并不复杂，他把身体靠在一块门扇上，探头张望。的确没有人。只有些工具、零件。几打汽油罐紧挨着排列成行。总之，这是个修理车间，似乎弃置不用了，改作汽油堆栈。他把门更推开了一些，双肩伸了进去，再往前推。他突然感到胸口被猛地一击。那是一只固定在隔板上的金属手臂，由弹簧推动。当门扇张开到某个位置时，它就非常凶猛地击过去。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德内里斯透不过气来，摇摇晃晃，因此失去了抵抗能力。这对于埋伏在汽油罐后面守候他的对手来说，已经足够了。尽管他们只是两个女人和一个老人，却能够从容不迫地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塞住他的嘴巴，让他靠着一个铁制钳桌坐着，把他结结实实地绑在那钳桌脚上。

德内里斯的推测没有错；他们已经布置好了一个捕捉阿尔莱特的陷阱，

而他第一个冒失地自投罗网。他认出了特里亚农大妈和洛朗丝·马丹。至于那个老人，他并不跛行，但不必留心观察，就能看出他的右腿有点弯曲，他有时要强调右腿的弯曲，为的是让人相信他经常跛行。他就是杀死市议员的凶手。这三个帮凶没表现出任何兴奋的样子。人们猜得到他们习惯于干坏事；避开德内里斯突然进攻，对于他们来说，该是很自然的事件，并不认为是重大的胜利。

特里亚农大妈俯身向着德内里斯，然后又回到洛朗丝·马丹身旁。她俩交谈起来，德内里斯只听到只言片语。“你真的认为这是那个家伙？”

“是的，正是那个家伙，他到我的店里对我纠缠不休。”

“那么，他是让·德内里斯了，”洛朗丝·马丹低声说道，“那个威胁着我们的危险人物。他可能曾跟贝舒一起站在拉法耶特街的人行道上。幸好我们保持警惕，我听见他的脚步声靠近了。肯定他跟那个小马佐尔有约会！”

“你想拿他怎么办？”女商贩低声说道，知道德内里斯能够听见她说的话。

“这不用商量，”洛朗丝暗哑地说道。

“嗯？”

“当然啰！活该他倒霉。”

两个女人互相望着。洛朗丝满脸执拗的神情，阴森不让步。她补充道：

“他为什么要干预我们的事呢？首先到你的店铺里……然后在拉法耶特街……后来，在这里……真的，他对我们知道得太多，并且要出卖我们。你问问爸爸吧。”

不必问被洛朗丝·马丹称作爸爸的人有什么看法。那最可怕的决定只要看看这个高龄老头就知道了。他面容呆板，眼光无神，因年老而皮肤干燥，是个愤世之徒。德内里斯看见了他的所作所为，开始做最坏的准备，估计“爸爸”就要处死他，就像冷酷无情地枪杀勒库尔瑟先生那样。

女商贩办事踌躇，还在低声嘀咕。洛朗丝不耐烦，粗暴地说道：“你够愚蠢的了！你总是主张采用不彻底的办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和他不共戴天。”

“我们可以把他关起来嘛。”

“你疯了。对这样一个人！”

“那么？……怎么办？……”

“当然就像对付那个丫头一样。”

洛朗丝侧耳细听，然后从隔板上的一个洞往外看。“她来了……在小道尽头……现在各就各位。嗯？”三个人一言不发。德内里斯从正面看他们，觉得他们的样子格外相似，尤其是那果断的神情。这显然是些乐于作奸犯科的人，惯于出坏点子、亲自动手的家伙。德内里斯一点也不怀疑：这两个女人是姐妹俩，那老人就是她们的父亲。他特别令被俘者感到害怕。他没有一点真正活人的样子，更确切地说，他过的是不由自主的机械似的生活，表现为动作是预先被定好的。老脸瘦削，满是皱纹。既无恶意，也不凶残。简直可以说，他是一块粗雕的石头。这时有人敲门了，就像门上告示所要求的那样。洛朗丝挨着门窥伺后开了门，让女来访者留在门外面，用高兴与感激的语气说道：

“马佐尔小姐，对吗？你真好，亲自来了！我的女儿在上面，病得很厉害。你上去吧……她见到你该会多么高兴呀！两年前，你跟她在同一家时装

公司——‘吕西安娜·乌达尔’那里工作。你不记得吗？啊！她却没有忘记你！”

阿尔莱特的回答完全听不清楚。她的声音清脆娇嫩，丝毫没有流露出恐惧的情绪。

洛朗丝·马丹出来领她上楼。女商贩在屋内喊道：“要我来陪你吗？”

“不必，”洛朗丝说道，话中的含义是：“我不需要任何人……我有足够的力量干这事。”

人们听见上楼梯的脚步声。每一级踏步都意味着阿尔莱特要接近危险，接近死亡。

德内里斯却没有感到更害怕。那些人还没有杀死他，这首先表明罪恶计划的执行要推迟，而任何暂缓都会带来一点希望。天花板上传来顿足声，然后突然是一声令人心碎的叫喊……接着是别的喊声，声音越来越微弱。随后是寂静无声。搏斗的时间不长。德内里斯心想，阿尔莱特一定跟他一样，手脚被捆绑，嘴巴里塞了东西。他自语道：“可怜的小姑娘！”过了一会儿，楼梯上又响起踢踢沓沓的脚步声，随后洛朗丝进屋了。

“干完了，”她宣布，“轻而易举，她几乎当即就昏过去了。”

“太好了，”女商贩说道，“如果她不立即苏醒，那就太好了。最好她到最后时刻才发觉。”

德内里斯浑身打颤。没有什么句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匪徒们所预料的结局与姑娘可能遭受的痛苦。他预测得如此准确，服饰脂粉女商贩突然表示的不满立即证实了他的预测。“用不着非得让她受痛苦，这个姑娘！为什么不马上解决她？爸爸，这不是你的意思吧？”

洛朗丝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截绳子。

“这很容易。你只要把这套在她的脖子周围就行了……除非你更喜欢在喉咙上割一刀，”她建议道，同时递给女商贩一把小匕首。“我呢，我可不干这事。人冷静时可干不了这事。”特里亚农大妈不再吭声，直到他们三个人离开，他们都一言不发。事不宜迟，因为阿尔莱特在上面处于虚弱无力的状态，“爸爸”（正如她俩称呼的）继续干他的活，要把可怕的威胁付诸实践，德内里斯面对的现实是严酷与极可怕的。

在这个车间的周围，老头已经摆放好了两排汽油罐，全都装满汽油，不是亲眼看见就难以知道他花费了多大的力气。他打开几个汽油罐的塞子，把汽油浇在隔板与镶木地板上，只空出三米长的与门口相连的一块，没有浇汽油。他就这样留下一条通往车间中央的通道，把其余的汽油罐码成堆。

他在一个汽油罐里，浸泡由洛朗丝·马丹拿给他的长绳。他们两人把那绳子沿着通道的边缘摆放好。老人把绳子的一头弄散，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点燃那绳子。当绳子烧着时，他站了起来。这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那老头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大概干过无数次这样的事，他不仅从行动本身，而且也从自己精湛技艺中得到快乐。这可以称得上是“精工细作的”。什么都预见到了。最后这三个匪徒只有一件事要做：平静地离开。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又装好了锁，转动钥匙锁好了大门。罪恶已不可避免。那木板屋会像干燥的刨花一样燃烧，阿尔莱特就会消失，人们从在灰烬中找到的焙烧后的残骨上永远不可能确定死者身份。谁能怀疑这是蓄意纵火呢？

绳子在燃烧。德内里斯估计灾难在十二分钟至十五分钟之内就要发生。

他从第一秒钟起，已经开始艰难地做自救工作，使身体收缩，变细，又

使肌肉隆起。但是那些绳结结得很刁钻，越是用力挣扎，它们就收得越紧，勒进肌肉里。尽管他非常灵巧，尽管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已作过许多解救的练习，他不能指望及时挣脱束缚。除非出现奇迹，爆炸不可避免。

他备受折磨，感到绝望：自己愚蠢地中了圈套，而无力解脱，不幸的阿尔莱特处在深渊边缘；同时感到很气愤，对可怕的意外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有那么多的迹象证实，安托万·法热罗与这三个帮凶之间有联系，许多事实是人们无法争辩的。但是匪帮的头子法热罗为什么要下令进行这可恶的谋杀？那老头只能是个执行者。法热罗的计划，直到目前为止似乎是要赢得这个姑娘的爱情，怎么会变到了要杀死她的地步？

绳子在燃烧。那条小火蛇直奔目标，沿着无情的路线向前，什么也不能叫它偏离目标。阿尔莱特在上面昏迷不醒，虚弱无力，不能动弹。她直到最初的火焰逼近时才会醒过来。“还有七分钟，还有六分钟……”德内里斯想道，忧虑不安。他几乎没能使捆绑他的绳索松动一点。然而，塞在口里的东西却掉下来了。他本来可以叫喊，可以呼唤阿尔莱特，对她讲讲自己对她的一片温情；对这爱情中的全部清新与激情，他以前都不知道，只是到了周围的一切已经崩塌的时候，才深深地意识到。但是话语有什么用？如果她睡着了，告诉她面临可怕的威胁与现实，又有什么用处呢？

不，那又怎么样呢？他不愿意失去信心。奇迹会在必要时产生。有多少次，他到处遭追捕，没有活力，被无情的谴责，某种意外的奇迹都帮助他化险为夷！然而，现在只剩下三分钟了。也许，那老头采取的措施还不周到？也许那绳子已经接触金属罐，在沿着罐子向上去的时候熄灭了？

他用尽全力，对付使他痛苦的绳结。他最后的办法，就寄希望于他的双臂和胸膛超人的魄力。绳索不会断裂吗？奇迹难道不会来自德内里斯他本人吗？奇迹来自另一边，德内里斯肯定没有预料到的那一边。突然在小道里响起匆忙的脚步声，有人喊道：“阿尔莱特！阿尔莱特！”

那是有人前来救助的喊声，给人以勇气，告知立即能得到解救的希望。大门在摇晃。因为门打不开，那人就用脚踢门，用拳头擂。有一块木板跌落，一只手从那个洞里伸过来摸到门上的锁。德内里斯看见一只胳膊在动，喊道：“没有用！推吧！锁会顶不住的！快点推吧！”的确，一推那锁就飞了。门的一半被毁坏了。有个人冲进车间。那是安托万·法热罗。

他一眼看出危险迫在眉睫，便扑向汽油罐，一脚踢开它，油罐上部边缘已着火。他用脚踩熄火种，出于谨慎，把堆在中央的汽油罐分散开去。

让·德内里斯加倍努力以挣脱捆绑他的绳索。他不愿意让法热罗来救自己，不希望那个人弯下腰来割断他身上的绳索。法热罗朝他走来，喃喃说道：“啊！原来是你？”这时，挣脱了束缚的德内里斯还是情不自禁地说道：

“谢谢您！再迟几秒钟，那就完了。”

“阿尔莱特呢？”法热罗问道。

“在上面！”

“还活着吗？”

“活着。”

他俩往外冲，攀上外楼梯。

“阿尔莱特！阿尔莱特！我在这里，”法热罗喊道。楼上的门跟车间的门一样不经一推，他们随即进了一间狭小的屋顶室，看见姑娘被绑在一张行军床上，嘴巴被塞住。他们很快给她松了绑。她迷惘地看着他们。法热罗解

释道：“我们两个人都得到消息，分头赶到这里来，不期而遇……太迟了，而没有抓到那帮坏蛋。他们没有弄伤你吧？你没有吓坏吧？”他没有提到那可怕的谋杀企图，也不谈他所做的拯救工作。阿尔莱特没有回答。她闭上眼睛，双手发抖。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见她低声说道：

“不，我害怕极了……又一次这样受到攻击……是谁这么怨恨我呢？……”

“有人把您引诱到这个车库里来的吗？”

“一个女人……我只见到一个女人。她叫我上楼到这个房间里，接着她就把我推倒在地……”

她的言语之间，流露出害怕的神色，尽管有这两个男人在场，那惧怕还在折磨着她：

“是第一次的那个女人，……啊！我确信，那是同一个女人……我认出她的行动方式，她抓人的手法，她的声音……她就是上次汽车里的那个女人……女人……”

她说不下去了，突然衰竭，很想休息。那两个人让她在屋顶室前那狭窄的楼梯平台上歇一会儿，自己却紧挨着站立。德内里斯从来没有这么憎恨过这个敌手。一想到法热罗救了阿尔莱特和他的性命，他便气愤不已，感到蒙受奇耻大辱。安托万·法热罗主宰了这些事件，所有的事件都对他有利。“她比我想象的要镇静得多，”法热罗低声说道，“她没有意识到刚才的危险，应该让她不知道才好。”

他说这些话，好像他已经跟德内里斯交流过了，好像他承认他俩互相知道对方知道的事，丝毫没有摆出比别人高明的架子，让人回想起他所施的恩惠。他保持平常宁静的神态，脸露微笑，给人好感。至少从他那里，丝毫看不出他俩之间曾经有过搏斗与竞争。

但是，德内里斯忍不住愤怒，立即出击，就像他跟一个公开的敌人较量那样，出力压对方的肩膀：

“咱们聊聊吧，您愿意吗？既然咱们有机会。”

“好吧，但是声音要很轻。争吵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灾难性的。真令人难以相信，您要找人吵架，这令我吃惊。”

“不，不是吵架，”德内里斯声明道，但他那咄咄逼人的态度跟他讲的话相矛盾。“我所要的，我寻求的，是澄清事实。”

“关于什么？”

“关于您的行为。”

“我的行为一清二楚。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如果我同意回答您的问题，那是出于我对阿尔莱特的爱情，使我想起您对她的友谊。您就问我吧。”

“好的。首先，当我在‘小特里亚农’店铺遇见您的时候，您在那里做什么？”

“您知道。”

“我知道？我怎么知道？”

“通过我。”

“通过您？我这是第一次跟您交谈。”

“可您不是第一次听我说话。”

“那么，是在哪里听的？”

“在梅拉马尔公馆，您和贝舒一起跟踪我的那天晚上。在吉尔贝特·德·梅

拉马尔讲出隐情的时候，在我作解释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在帷幔后面窥伺。帷幔在您进入相邻的房间时动了动。”德内里斯有点发愣。什么事都瞒不过这个人吗？他继续说道，语气更加尖刻：

“您声称您的目标跟我的目标相同？”

“有事实为证。我跟您一样，在努力揭露那些偷窃金刚钻的人，迫害我的朋友梅拉马尔兄妹、猛烈袭击阿尔莱特·马佐尔的人。”

“在那些人中，有个服饰脂粉女商贩吗？”

“有。”

“但是，为什么您给她递眼色，要她提防我呢？”

“是您把这眼色解释成一个警告。其实，我是在观察她。”

“也许是吧。但是，她关了店铺，接着失踪了。”

“因为她不信任我们。”

“那么，据您看来，这是一个女同谋了？”

“是的。”

“她会不会以这种身份，参与谋杀市议员勒库尔瑟的事件呢？”安托万·法热罗吓了一跳。真的可以说，他不知道这件谋杀案。“勒库尔瑟先生被谋杀了吗？”

“对，顶多在三个小时之前。”

“三个小时？勒库尔瑟先生死了？这真可怕！”

“您对他非常了解吗？”

“我只是跟他面熟。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敌人大概要去见他，他们要收买他来为他们服务，我很担心他们的企图。”

“您肯定是他们相机行事吗？”

“我肯定。”

“他们有钱，可以贿赂五万法郎吗？”

“当然！卖一颗金刚钻就够了！”

“他们的名字。”

“我不知道。”

“我将告诉您，至少是部分人名，”德内里斯一边说，一边观察他。“有那女商贩的妹妹，名叫洛朗丝·马丹的女士，那店铺是她租的……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头，他是个瘸腿。”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安托万·法热罗急切地说道，“这三个人就是您在这里遇到的，对吧？是他们把您捆绑起来的吗？”

“是的。”

法热罗脸色变得忧郁，喃喃地说道：

“真是天意！我得到消息太迟……不然的话，我就抓住他们了。”

“法院将负责抓他们的。警探队长贝舒现在知道这三个人了。他们无法逃出他的手心。”

“那太好了！”法热罗说道，“这是三个可怕的匪徒，如果不把他们关进牢里，有朝一日，他们将会杀死阿尔莱特的。”他所讲的这一切似乎是真实情况。他一点也不迟疑地回答。在他解释得与事实绝不矛盾，他解释得那么自然。“多么狡滑的骗子！”德内里斯想着，他还是坚持怀疑法热罗，然而他又对法热罗谈话那么有逻辑与坦率感到困惑。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认为阿尔莱特刚刚遭受的磨难，是安托万·法热罗与他的三个同谋串通一气耍

的阴谋，为的是让法热罗成为阿尔莱特心目中的救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导演这一场戏呢？为什么姑娘没有亲眼目睹那骇人的场面呢？法热罗面对她时，又为什么避口不提自己来相救的事，不夸耀一番呢？

他突然问法热罗道：

“您爱她吗？”

“我深深地爱她，”对方热忱地回答道。

“而阿尔莱特，她爱您吗？”

“我相信她爱我。”

“什么使您相信呢？”

法热罗轻轻地微笑，并不自鸣得意，回答道：“因为她已经给了我爱情的最好证明。”

“什么证明？”

“我们订婚了。”

“噢，你们订婚了？”

德内里斯用惊人的毅力才保持了谈话时的平静。他内心的创伤很深。他把拳头攥得紧紧的。

“是的，”法热罗肯定地说，“昨天晚上订的。”

“马佐尔太太，我刚才见到她，她没有对我说这件事啊。”

“她还不知道。阿尔莱特还不想告诉她。”

“然而，这对她来说是个喜讯。”

“是的，但是阿尔莱特希望使她慢慢地有个思想准备。”

“那么，这一切都是背着她进行的？”

“是的。”

德内里斯激动地笑了起来。

“马佐尔太太还以为女儿不可能跟男人约会呢！她会多么失望！”

安托万·法热罗严肃地说道：

“我们在一个地方，当着一些人的面约会。如果马佐尔太太认识他们的话，他们会使她很满意的。”

“啊！那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在梅拉马尔公馆，吉尔贝特和她的哥哥在场。”德内里斯惊魂未定。德·梅拉马尔伯爵庇护法热罗先生和阿尔莱特的爱情！阿尔莱特是私生女，时装模特儿，两个堕落的模特儿的妹妹。这种难以置信的宽容是为什么呢？“那么，他们知情吗？”德内里斯问道。

“知情。”

“他们同意吗？”

“完全同意。”

“恭喜您呀。您有这么有力的支持。而且，伯爵欠您很多，您是那个家族的老朋友。”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法热罗说道，“它使我们亲近。”

“我可以知道吗？”

“当然。德·梅拉马尔兄妹俩，由于差点使他们沉没的悲惨事件，留下了可怕的回忆，这是您知道的。一个世纪以来重压在他们家族头上的灾难，似乎因为他们住在那个公馆里，所以就给他们带来不幸，这使他们作出不可变更的决定。”

“什么决定？他们想不再住在那里了？”

“他们甚至想不再保留梅拉马尔公馆。是这公馆把不幸引向他们。他们决定出售这公馆。”

“这可能吗？”

“差不多已办成了。”

“他们找到了买主吗？”

“找到了。”

“那么，是谁？”

“是我。”

“是您？”

“是的。阿尔莱特和我，我们打算在那里居住。”

九 阿尔莱特订婚

可以说，安托万·法热罗给了德内里斯不断吃惊的机会。他同阿尔莱特的关系，他俩就要出乎意料地结婚，梅拉马尔兄妹对他们的友善态度，购买公馆的不可思议，那么多的戏剧性变化，就像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件那样被宣布出来。因此，在德内里斯主动站远一点，以便作出更正确的判断的那段时间里，他根本没有猜到形势的严峻，对手巧妙地利用时机，极大地向前伸展其战线。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对手吗？他俩在爱情上的竞争真的意味着即将爆发一场战斗的前景吗？德内里斯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掌握任何确切的证据，他只是受到直觉的指引。“买屋合同什么时候签订？”他打趣地问道，“你们又什么时候结婚呢？”

“三四个星期以后。”

德内里斯简直想扼住对手的喉咙，那个入侵者随便闯进他的生活，违反他的意愿。但是，他看见阿尔莱特站了起来，显得更苍白，浑身发热，身体摇摇晃晃。

“咱们走吧，”她说道，“我不希望停留得太久。我不希望知道发生的事情，也不希望妈妈知道。你们以后再对我讲吧。”

“以后再讲，是的，”德内里斯说道，“但是，在此期间，我们应该比以往做得更好，保护你免受攻击。为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法热罗先生和我，咱俩齐心协力。您愿意吗？先生。如果咱俩合作得好，阿尔莱特就没有危险。”

“那当然，”法热罗大声说道，“请放心。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已离发现真相不远了。”

“咱俩努力，一定会发现全部真相。我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您，您也不对我隐瞒您所知道的。”

“什么也不隐瞒。”

德内里斯向他伸出手去，那是自发的动作，对方回报以热情的动作。

同盟结成了。德内里斯从来没有在心怀刻骨仇恨与强烈报复心的情况下与对方握手，对手也从来没有更诚恳与坦率地接受他的主动接近。

他们三人下了楼，来到车库前面。阿尔莱特因为太累而不能行走，请求法热罗去叫一辆汽车来。她马上利用单独同让·德内里斯在一起的机会，对他说道：

“我对不起您，我的朋友。我做了许多事情都没有告诉您，那些事大概会使您不愉快。”

“为什么说使我不愉快，阿尔莱特？您为营救德·梅拉马尔和他的妹妹尽了力，……那不也是我的心愿？此外，安托万·法热罗追求您，您同意跟他订婚。这是您的权利。”她没有说话。天黑了。德内里斯几乎看不清她美丽的面庞，问道：“您感到幸福，是吗？”

阿尔莱特肯定道：

“如果您保持对我的友谊，我将十分幸福。”

“我对您不只是友谊，阿尔莱特。”

由于她不回答，他坚持说道：

“您很明白我讲的意思，对吧，阿尔莱特？”

“我明白，”她低声说道，“但是，我不相信。”德内里斯急忙靠近她，

她又说道：

“不，不，别再多说了。”

“您多么令人困惑，阿尔莱特！从我俩初次相识时起，我就对您说过。我还在您身边感觉到一种隐秘，一个秘密……夹杂着使这事件神秘化的秘密。”

“我没有任何秘密，”她断言道。

“有的，有的。我将把您从中解救出来，就像我将把您从您的敌人那里解救出来一样。我已经知道他们所有的人，我看见他们行动……我监视他们……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人，阿尔莱特，那是最危险与最狡诈的家伙……”

他正要指出法热罗的名字，在半明半暗中，他感到阿尔莱特正等待他的下文。可是，他又停住了。因为他没有证据。“快有结果了，”他说道，“但是，我无法加快事件的解决。继续走您的路，阿尔莱特。我只要您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尽量同我再见面，安排在梅拉马尔兄妹家接待我，就像您平时在那里一样。”

“我答应您……”

法热罗回来了。

“还有一句话，”德内里斯说道，“您是我的好朋友吗？”

“我从心里认为是。”

“那么，再见吧，阿尔莱特。”

一辆小汽车停在小道的尽头。法热罗和德内里斯再次握了手，阿尔莱特同她的未婚夫一道走了。

“好吧，我的先生，”德内里斯在他们走远的时候，心里想道，“好吧。比你更难对付的人，我都制服过。我对天发誓，你娶不了我所爱的女人，你住不进梅拉马尔公馆，你将归还缀满金刚钻的紧身背心。”

十分钟以后，贝舒突然出现，德内里斯还在原地沉思。警探队长是跑步过来的，气喘吁吁，带着他的两个手下。“我得到一个情报。洛朗丝·马丹从拉法耶特街来到这一带，不久前她租了一个汽车库。”

“你真了不起，贝舒，”德内里斯说道。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终于到达目的地。太迟了……真的……总之，你到达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我只是说，你应该不停地追踪那些人，贝舒。我们正是要通过那些人摸清他们头子的情况。”

“那么说，他们还有个头子？”

“有的，贝舒，他有个可怕的武器。”

“什么武器？”

“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

“安托万·法热罗？原来你总是怀疑那个家伙？”

“我不止是怀疑他呢，贝舒。”

“那么，警探队长贝舒我在这里向你宣布，你完全弄错了。我凭人们的相貌识人，绝不会看错的。”

“甚至对我也一样，”德内里斯冷笑道，然后离开了他。市议员勒库尔瑟的被谋杀，以及惨案发生的环境，使舆论哗然。因为他们从贝舒的披露中获悉，谋杀案与紧身女背心失窃案有关联，警方正在寻找的服饰脂粉女商贩

的店铺是以洛朗丝·马丹小姐的名义租下的，这个洛朗丝·马丹小姐正是勒库尔瑟先生接见过的那个女人，人们对该案件的关注曾一度中断，现在又恢复了。

人们不再只谈论洛朗丝·马丹和充当同谋与凶手的瘸腿老头。作案动机仍然无法解释，因为人们不可能确切知道洛朗丝·马丹想通过贿赂来影响起草的是什么报告。然而，这一切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由惯于作案犯罪的人执行的。人们毫不怀疑这是同一伙凶徒干的，他们制造了偷窃缀满金刚钻的紧身女背心事件，发起了诬陷梅拉马尔兄妹俩的神秘阴谋活动。洛朗丝、老头和女商贩，这三个令人生畏的合作者在几天里成为臭名昭著的人物。似乎他们马上会被逮捕。

德内里斯每天都到梅拉马尔公馆去见阿尔莱特。吉尔贝特没有忘记德内里斯勇敢地使她逃离公馆，以及他所起的作用。由于阿尔莱特的建议，他受到了吉尔贝特和伯爵最好的款待。那兄妹俩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尽管他俩最终决定离开巴黎和卖掉公馆。他们都感到需要离开首都，认为由于敌人为他们设下的厄运，他们必须牺牲古老的祖屋。

但是，他们长期以来的不安，在同年轻的阿尔莱特和他们的朋友法热罗的接触中烟消云散。阿尔莱特给这个可以说弃置了一百多年的住宅，带来了她的青春风采、亮泽的金发、娴雅的性格与奔放的热情。她不知不觉、十分自然地赢得了吉尔贝特和伯爵的爱。德内里斯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希望使她幸福，以为支持法热罗的求婚，就是玉成一件好事，他们把法热罗看作救命恩人。至于法热罗呢，他很高兴，心情总是很好，感情外露，无忧无虑，他对他们的影响很深，阿尔莱特好像也受到同样的影响。他好像真的是那种不工于心计、完全信赖别人与十分安心地沉醉于生活的人。

德内里斯是多么焦虑地关注着那个姑娘呀！在她与他之间，除了在勒瓦鲁瓦的那个车库前的亲密交谈之外，存在着某种拘束，而他并不试图打破。他固执地相信，阿尔莱特对于除他之外的其他人，也保持着这种拘束；并相信她没有像一个陷于热恋中、婚期临近的女人那样自然地感到幸福。

简直不能说，她像一个那样的女人在瞻望未来，她将居住的梅拉马尔公馆就是她婚后的家宅。当她跟法热罗谈话的时候——公馆就是他们谈话的主题——他们似乎想把它整治成一项慈善事业的总部。的确，根据阿尔莱特的计划，梅拉马尔公馆要变成“嫁妆基金会”的会所。董事会将要在那里开会。受阿尔莱特保护的人在那里将有自己的阅览室。切尔尼茨时装公司的模特儿阿尔莱特的梦想正在实现。问题从来都与阿尔莱特姑娘时的梦想有关。法热罗第一个加以嘲笑。

“我在跟一项社会福利事业结婚，”他说道，“我不是一个丈夫，而是一个隐名合伙人。”

一个隐名的合伙人！这个词，成为德内里斯对安托万·法热罗的看法演变的关键词。如此庞大的计划——购买公馆、设立基金会、添置许多设施，显示他具有十分雄厚的财力。这财富从何而来？贝舒从驻阿根廷的领事馆与公使馆获悉的情报表明，二十多年前的确有一家姓法热罗的家庭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父母亲在十年后去世。但是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儿子安托万不得不返回法国，那时他还是个少年。这个安托万在梅拉马尔兄妹认识他的时候还相当穷困，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为富翁了呢？怎么……除非他从最近盗取范霍本的名贵金刚钻中大发横财？下午和晚上，法热罗和德内里斯简直可

以说是形影不离。他们每天都在梅拉马尔公馆喝茶。两个人都充满活力、欢乐与感情外露，尽管他们作出友谊与关心的表示，偶尔以你相称，彼此有说不完的恭维话，但德内里斯窥伺他的对手时，眼光多么咄咄逼人，叫人发抖！他有时也感到法热罗锐利的目光直刺自己的灵魂深处！

在他们之间，从来不提办案之事。德内里斯只字不提合作，如果对方提出，他会拒绝的。实际上，这是一场无情的决斗，包含看不见的猛攻、阴险的反击、声东击西与各自强忍愤怒。一天早上，德内里斯在拉博尔德街心花园附近，发现法热罗和范霍本臂挽着臂，显得十分亲密。他们顺着拉博尔德街走过去，在一个关着门的店铺前面停下。范霍本用手指指招牌“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他们走远了，谈得很热烈。“正是这么回事，”德内里斯心里想道，“两个骗子正相互勾搭。范霍本出卖我，对法热罗说，德内里斯就是从前的巴尔内特。然而，像法热罗这样厉害的人，在短期内必然会把巴尔内特跟亚森·罗平等同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揭发我。谁摧毁谁，罗平或者法热罗？”

吉尔贝特正准备出发。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四（那天是四月十五日），梅拉马尔兄妹该放弃他们的公馆了。德·梅拉马尔先生将在卖屋合同上签字，安托万将给他一张支票。阿尔莱特将通知她的母亲。结婚公告即将在教堂公布，婚礼大约在五月中举行。几天以来，德内里斯和法热罗之间佯装的友谊，不总能抵御一方对另一方的咒骂。两个人不由自主地不时采取敌对的态度。法热罗竟然胆敢带范霍本到梅拉马尔公馆喝茶，而范霍本对德内里斯非常冷淡。他谈起金刚钻，宣称安托万·法热罗正跟踪窃贼。他说这话时带着威胁的口气，以致德内里斯心想，法热罗的意图是否要诬陷他德内里斯与案件有关。

战斗不可能推迟。德内里斯立足于越来越确凿的现实，决定了战斗的日期与时间。然而别人不会抢先吗？这时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他认为是个凶兆。

他雇用法热罗所住的世界旅馆的门房作耳目，他通过这个门房，也通过贝舒派人监视，得到可靠的消息，法热罗从来没有收到过信件，也没人来访。一天早上，德内里斯却被告知，窃听到法热罗同一个女人的电话交谈。内容十分简短，约定晚上十一点半钟在阅兵场花园见面，“在上次的地方”。晚上，从十一点钟起，让·德内里斯徒步在艾菲尔铁塔和花园一带走来走去。那是一个不见星星和月亮的夜晚。他寻找了好久，都没有遇见法热罗。几乎快到半夜，他才发现在一个长凳上有一堆东西，好似一个弯腰的女人，脑袋几乎贴在双膝上。“喂！”德内里斯喊道，“不能这样在露天睡觉……瞧，现在下雨了。”

那女人没有动。他弯下腰，拿着电筒一照，看见一个没有戴帽子的脑袋，头发灰白，一件披风拖在沙地上。他一提那个脑袋，脑袋立即垂下来；他刚来得及认出那是洛朗丝·马丹的姐姐，即那个女商贩，脸色惨白得如死人一般。

那长凳远离花园中央的几条小道，在高地中间，但是离军事学校不远。在大街上，有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经过，他吹了一声哨声引起他们注意，并且大声呼救。

“我这样做是愚蠢的，”他想到，“我管这事有什么用呢？”当警察走近了，他对他们讲了自己的发现。人们解开了一点那个女人的衣服，看见一

把匕首插在她的肩膀上方，只露出了匕首柄。双手已经冰凉。她是在三十或四十分钟以前死亡的。周围的地上有杂乱的脚印，看来受害者临死前挣扎过。但是，一场一开始就下得很猛的大雨，将脚印冲掉了不少。

“应该叫一辆汽车来，”一个警察说道，“把她运到警察局去。”德内里斯自告奋勇。

“你们把尸体抬到大街上去。我去叫一辆汽车来，车站就在附近。”

他开始跑起来。但是，在车站，他没有上出租车，只是跟司机讲了情况，把他打发到警察那里。而他自己呢，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快地跑开了。

“不必那么热心，”他想到，“人家会问我的姓名，我将被召去讯问。这会打破一个人的平静，增添多少麻烦！是哪个家伙杀死了这个女商贩呢？安托万·法热罗？他跟她有约会。洛朗丝·马丹？她想摆脱她的姐姐。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同谋之间闹矛盾。根据这个假设，法热罗的行为，他的计划，一切……一切都可以解释清楚。”

第二天，中午版的报纸用几行文字简略报道了一位老妇人在阅兵场花园被暗杀的情况。但是，晚上发生了双重戏剧性变化！警察认出受害者正是圣德尼街的服饰脂粉女商贩，也就是说，洛朗丝·马丹和她父亲的同谋……在她的一个口袋里，搜出一块纸片，上面写着“亚森·罗平”，笔迹粗劣，显然是改变了笔体。此外，那骑自行车的警察也讲述在女尸旁边的那个男人的情况，他谨慎地溜走了。毫无疑问：亚森·罗平插手了缀满金刚钻的紧身女背心失窃案！

这是荒谬的，公众必然作出反应：亚森·罗平从来不杀人，而且不管什么坏蛋都可以冒充亚森·罗平来签名。但是，这对让·德内里斯是多么严重的警告！提及罗平，意味多么深！威胁是直接的：“放弃争斗吧。让我放手去干。否则，我就揭露你，因为我手上有一切证据，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证据从德内里斯追溯到巴尔内特，从巴尔内特追溯到罗平。”

这样做更好。光通知警探队长贝舒是不够的。贝舒始终不安而焦急地忍受德内里斯的指挥。他正贪婪地等着一个绝妙的报复机会。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安托万·法热罗借口调查金刚钻失窃案，就像他把范霍本带进梅拉马尔公馆那样，又把贝舒带进公馆，警探队长跟德内里斯在一起就显得笨拙与不自然。他没有半点迟疑，就认为德内里斯忽然变成了罗平。只有罗平才能完成贝舒以前看见巴尔内特完成的业绩，只有罗平才能如此欺骗贝舒。因此，形势每天都在恶化。法热罗在阅兵场花园事件之后，看上去不再忧虑不安与不知所措，掩盖了他平素的脾气，有意或无意，对德内里斯放肆无礼，傲慢之情欲盖弥彰。大家都感到他得意洋洋，就像一个只要举起手指就能启动整个胜利机器的人。签订卖屋合同之前的那个星期六，他把德内里斯逼在一个角落里，问道：

“那么，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对这一切？”

“是的，对罗平的插手怎么看？”

“唔！我对这还是相当怀疑的。”

“仍然可以指控他。有人似乎在紧紧地跟踪他，抓住他只是个时间问题。”

“谁能料得到呢？这个人很狡猾。”

“尽管他很狡猾，我不知道他怎么才能脱身。”

“我对您承认，我可不替他操心。”

“我也不，请您注意这一点。我以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身份说话。我要是他的话……”

“怎么样？……”

“我就溜到外国去。”

“这不是亚森·罗平的风格。”

“那么，我想做一笔交易。”

德内里斯大吃一惊：

“跟谁？关于什么？”

“跟掌握金刚钻的人。”

“的确，”德内里斯笑着说道，“根据人们对罗平所了解的，我想这笔交易将容易确定其基础。”

“交易的基础？”

“全都是我的，你什么也得不到。”

法热罗惊跳一下，相信听到了直接的挑战。

“嗯？您说什么？”

“我借用罗平一句符合他习惯的用语回答。全都是罗平的……别人什么也得不到。”

法热罗这回可由衷地笑了，他的面部表情如此真诚，叫德内里斯愤愤不平。他认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安托万装出的“好孩子”的样子更加令人恶心的了，那副样子会引起别人的全部同情心。这次，反常出现在法热罗自以为相当强大而肆意挑衅的时候。德内里斯判断，这是毫不迟疑地出击的时机了，立即把开玩笑的口吻改变为敌对的语气，说道：

“咱们别再说了。或者至少讲得简要些。三四句就够了。我爱阿尔莱特。您也一样。如果您坚持要娶她，我就打倒您。”安托万似乎被这怒骂吓呆了。然而，他马上予以反击，并没有不知所措：

“我爱阿尔莱特，我就要娶她为妻。”

“如果你放弃呢？”

“放弃？真是岂有此理！要我服从您的命令？！您根本无权命令我。”

“好吧。咱们选择相见的日子吧。卖屋合同将在下星期三签字，对吧？”

“是的，下午六点半钟。”

“我会去的。”

“以什么缘由？”

“梅拉马尔先生兄妹第二天要出发。我去向他们告别。”

“您肯定受欢迎。”

“那么，星期三再见。”

“星期三再见。”

这次交谈结束以后，德内里斯毫不踌躇。剩下四天时间。无论怎样，在这段时间里，他都不愿意冒任何危险。他因此“潜入”黑暗之中。人们到处都见不到他。治安处的两个便衣警察在他住宅的前面巡游。有的便衣监视着阿尔莱特·马佐尔的家。有的便衣监视着雷吉娜·奥布里的家，还有的便衣监视着梅拉马尔公馆花园边的那条街。他们没有发现德内里斯的任何踪迹。在这四天里，德内里斯时而躲在自己在巴黎的一个隐蔽处，时而按照自己的意思乔装得与众不同，狂热地忙于最后的战役，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最后尚

未明了的几点上，然后按照他思索的结果去行动！他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强烈地感觉到：面对一个对手，需要作好准备，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

两次夜间出行使他获得曾缺少的某些线索。他能大致清楚地分辨出案件的整个事实链与全部心理因素。他知道所谓的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梅拉马尔家族只约略看到秘密的一个方面。他晓得那使伯爵兄妹的敌人具有强大威胁力的神秘原因。他也清楚地看到安托万·法热罗所起的作用。

“行了！”星期三早上他醒来时喊道。“但是，我应该确切地知道，他也应该在想：‘行了！’我可以对付料想不到的危险。”他很早吃完早饭，然后出去散步。他还在思考。过了塞纳河，他买了一份刚出版的报纸，机械地打开来看，突然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吸引了他。他停在那里，沉着地看着：围绕亚森·罗平的包围圈已经缩小，案件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最近的情况可以预见。人们知道有一个穿着华丽、模样年轻的先生，几个星期以前，在搜集有关一个服饰脂粉女商贩的情况，竭力找到她。他得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女人正是圣德尼街的女商贩。然而，这位先生的体貌特征，跟骑自行车的警察在阅兵场花园的女尸旁发现的那个人的体貌特征，完全一致。他逃走了，从此生死不明。市警察局确信这跟亚森·罗平有关。（请看第三版）

在第三版，“最新消息栏”里有一篇加边框的短文署名为：“一个忠实的读者”。

人们追查的那位风雅先生根据某些消息来源称，名叫德内里斯。是让·德内里斯男爵，是那个自称乘坐汽艇环游地球、去年人们庆祝他归来的航海家吗？另一方面，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的著名的巴尔内特，其实就是亚森·罗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指望，罗平—巴尔内特—德内里斯这个三位一体，不会长期逃脱追查，我们将摆脱这个讨厌的家伙。为此，让我们信任警探队长贝舒吧。德内里斯狂怒地叠好报纸。他不怀疑，“忠实的读者”的一文出自安托万·法热罗，他操纵了整个事件，并且指挥警探队长贝舒。“流氓！”他咬牙切齿地说道，“这笔账我会跟他算的……要他高价偿还！”

他觉得不舒服，动作受阻，就像已经落入陷阱。行人们像警察那样盯着他看，他该不该马上逃走，正如法热罗所建议的那样？他犹豫了一下，想到自己随时可以采用的三种逃走的办法：坐飞机，坐小汽车以及跳进附近塞纳河上的一艘旧驳船。“不，这太愚蠢了，”他想到，“像我这样的人，绝不临阵脱逃。这使人恼火，这样一来我将不得不放弃我那漂亮的姓氏德内里斯。多么遗憾！这是一个令人愉快而地道的法国姓氏。而且，我在这里是了不起的绅士——航海家呢！”

然而，他下意识地服从自己的本性，察看与花园相邻的街道。没有人。没有一个警察。他围绕梅拉马尔公馆走了一圈。在于尔菲街，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他想起了贝舒和法热罗，他们要么不相信他能够不怕危险——这大概是法热罗私下的希望——要么在公馆内采取了一切措施。

这个想法使他痛苦，他好像挨了鞭子。他不愿意人家指责他懦弱。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为了确信没有不经意地放进一支手枪或者一把刀，即被他称作“有害的”工具。然后，他走向大门。他最后还迟疑了一阵：这个附属建筑物的正面，阴沉忧郁，酷似监狱的墙。但是，阿尔莱特笑容满面、有点天真也有点忧愁的形象，掠过他的脑际。他会交出姑娘，而不去保护她吗？他对自己开玩笑说：

“不，罗平，别试图改变主意。为了保护阿尔莱特，你本不需要进入陷阱，拿你宝贵的自由冒险。不，你只要让伯爵得到一封简短的信就行了，你在信中向他透露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和安托万·法热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四行字就够了。不必再多一行。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能阻止你按这个门铃，理由很简单：就是你高兴这样做。这是你所希望的同法热罗的肉搏战。你也许会以身殉职——因为他们那些坏蛋已准备在等你！——但是，尝试惊心动魄的冒险，在敌人的土地上手无寸铁地单独作战，脸上还带着微笑……这使你十分激动。”

他按了门铃。

十 猛击一拳

“日安，弗朗索瓦，”他说道，脚步轻捷地走进了院子。“日安，先生，”老仆人说道，“这些天都没有见到先生……”

“是的，”德内里斯说道，他经常跟弗朗索瓦打趣，心想这老头还没有对他产生反感。“天哪，是的！有家事要处理……继承了外省一个伯父的……一百万。”

“恭喜！恭喜！先生。”

“哎呀！我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呢。”

“怎么会呢，先生？”

“天哪，是的，这是一百万法郎的债务。”

德内里斯很满意这无恶意的玩笑，这证明他完全能够自由地思想。这时他看到公馆一个窗户的罗纱窗帘迅速放下来，他正好来得及认出警探队长贝舒的脸，贝舒在一间用作接待室的房间里监视着楼下。

“我看见，”德内里斯说道，“警探队长贝舒在他的岗位上。金刚钻事件的调查一直在进行吗？”

“一直进行，先生。我斗胆说一句，不久就会有新情况。警探队长布置了三个警探。”

德内里斯感到高兴……从最强健的人中挑选的三名健儿……一个警卫队……多么好的运气！这样的预防措施使他的预防措施有效。如果没有当局的代表，他的计划就会崩塌。他登上那六级踏步的台阶，又登上楼梯。在客厅里，聚集着伯爵兄妹、阿尔莱特、法热罗和范霍本。范霍本也是来告别的。气氛平静，他们十分融洽相处的样子，竟使德内里斯还有点犹豫，想到两三分钟后这和谐一致将变成一团混乱。

吉尔伯特·德·梅拉马尔亲切地接待了他。伯爵愉快地向他伸出手。阿尔莱特原来在一旁聊天，这时连忙朝他走过来，很高兴见到他。显然，他们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最新的消息，没有看过他揣在口袋里的报纸，没有猜到对他的指控和酝酿中的决斗。相反，范霍本握手是冰凉的。他肯定知道。至于法热罗，他没有动，坐在两个窗子之间，继续翻阅一本照相簿。那神态是多么做作与敌对，以致让·德内里斯加速行事，大声说道：“法热罗先生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幸福，看也不看我一眼……或者不愿意看我……”

法热罗先生做了个含糊不清的动作，好像他同意不立即展开决斗。但是，德内里斯却根本不这样理解，在他没有讲出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没做出他愿意做的动作的时候，什么事也不能做。像所有英明伟大的统帅那样，他认为始终应该让自己充分利用突袭带来的好处，打乱对方的计划。进攻，等于取得一半的胜利。他解释了自己几天不露面的原因，询问伯爵兄妹出发的事，旋即拉着阿尔莱特的双手，对她说道：

“你呢，我的小阿尔莱特，感到幸福吗？那是完全的幸福，没有私下盘算，而且没有遗憾吗？你享受理所当然的幸福吗？”这种以你相称，在这样的场合很不寻常，产生令人惊愕的效果。每个人都明白，德内里斯在目的明确地行动，绝不手软。法热罗站了起来，脸色惨白，被突然袭击所打中，他大概已经策划好了亲自进攻的计划，选好了进攻的时机。伯爵和吉尔伯特感到不快，吓了一跳。范霍本骂了一句。三个人在干预前注视着阿尔莱特。但是姑娘似乎并不表示反感。她微笑地望着德内里斯，就像看着一位应该特别

对待的朋友。“我幸福，”她说道，“我所有的计划即将实现，我的许多同事，多亏这些计划，将按照自己的心愿结婚。”

但是，德内里斯尚未开战，只满足于这平静的断言。他强调道：“不在于你的同事，小阿尔莱特，而在于你，在于你按照自己的心愿结婚的个人权利。真的是那样吗，阿尔莱特？”她的脸都涨红了，避而不答。

伯爵高声说道：

“对这个问题，我真的表示惊讶。在这点上，那是只涉及安托万和他的未婚妻的事。”

“真是不可思议……”范霍本开始说道。

“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德内里斯不慌不忙地打断范霍本的话，“我们亲爱的阿尔莱特为了自己慷慨大方的想法作出自我牺牲，缔结没有爱情的婚姻。因为情形正是这样，德·梅拉马尔先生，您应该知道这个情形，既然还来得及：阿尔莱特不爱安托万·法热罗。她甚至对他只有一般的好感，不是吗？阿尔莱特。”阿尔莱特低下了头，没有表示抗议。伯爵双臂环抱，气愤得说不出话来。德内里斯一向那么正派有礼，那么谨慎持重，怎么可能表现得如此粗野？

但是，安托万·法热罗一直走到让·德内里斯面前，一反平时无忧无虑的老好人样子，被愤怒所左右，也许受模糊的恐惧所支配，出人意料地摆出凶恶的架势。

“您管什么闲事？”

“我管与我有关的事。”

“阿尔莱特对我的感情与您有关吗？”

“肯定有关，既然涉及您的幸福。”

“那么，照您看来，她不爱我？”

“当然不爱！”

“那么，您的意思……”

“就是阻止这个婚姻。”

安托万惊跳起来。

“啊！您胆敢……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反击！毫不留情！您将会看到的……”

他果断地抽出露在德内里斯口袋外的那张报纸，打开来，给伯爵看，叫喊道：

“瞧，亲爱的朋友，读读这吧，您将看到这位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尤其要读第三版的文章……指控毫不含糊……”他已被愤怒的冲动支配，一反漫不经心的常态，亲自一口气读完“忠实的读者”无情的信。

伯爵兄妹听了，非常惊诧。阿尔莱特眼睛含泪地盯着让·德内里斯。

德内里斯却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在他朗读停顿时说道：“用不着读嘛，安托万。你为什么不把它背诵一遍？既然是你炮制了这篇漂亮的公诉状。”

法热罗一边用朗诵的语调读那篇短文，一边伸出手指指着德内里斯：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的著名的巴尔内特，其实就是亚森·罗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指望，罗平——巴尔内特——德内里斯这个三位一体，不会长期逃脱追查，我们将摆脱这个讨厌的家伙。为此，让我们信任警探队长贝舒吧。

一片肃穆的寂静。指控吓坏了伯爵兄妹。德内里斯微笑着。“那么，就

叫他，你的警探队长贝舒来吧。因为应该让德·梅拉马尔先生您知道，安托万把贝舒和他的警探带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对付我的。我宣布了要来拜访，而大家知道我是说到做到的。因此，请进，贝舒老友。你在帷幔后面坐立不安，好比热锅上的蚂蚁。这跟你警官的身份很不相称。”

帷幔被拨开了。贝舒进来了，神色坚定，就像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认为到了能行使无限权力的时候，志得意满。范霍本不耐烦得直喘气，冲向贝舒。

“接受挑战，贝舒！逮捕他。他是偷金刚钻的窃贼。应该要他退出赃物来。总之，您在这里要作主！”

德·梅拉马尔先生居间调停。

“等一等。我希望在我家里，一切都平静、有秩序地进行。”他对德内里斯说道：

“您是什么人，先生？我并不要求您反驳这篇文章的指控，但是要求您老实告诉我，我是否应该继续把您看作让·德内里斯男爵……”

“或者看作盗贼亚森·罗平？”德内里斯笑着插话道。他转向姑娘：

“请坐下，我的小阿尔莱特。你太激动了。不要激动，你坐下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确信一切都会圆满结束，既然我是为你而工作的。”

接着，他又回到伯爵身边，对他说道：

“我不回答您的问题，德·梅拉马尔先生，因为问题不在于知道我是什么人，而在于知道现在在这里的安托万·法热罗究竟是谁。”

伯爵拉住企图往前冲的法热罗，并要大谈其金刚钻的范霍本住嘴。德内里斯继续说道：

“我来到这里，并没有什么强迫我来。我口袋里装着这份我看过刊登了那篇文章的报纸，明明知道贝舒在法热罗的指使下，带着一纸逮捕证在这里等着我，我来是因为我所冒的风险，在我看来，远不如我们亲爱的阿尔莱特……你本人和德·梅拉马尔女士所冒的危险那样巨大。我是什么人，这是贝舒和我之间的事情。我们另外解决。安托万·法热罗究竟是谁？这却是应该着急解决的问题。”

这一次，德·梅拉马尔先生没能拦住法热罗，法热罗喘不过气来，大声说道：

“那么，我是谁？你回答呀！大胆回答呀！你说我究竟是谁呀？”让·德内里斯开口说了，他开始一一列举，如数家珍：“你是偷紧身女背心的窃贼……”

“你撒谎！”安托万打断他的话。“我会是偷紧身女背心的窃贼？！”

德内里斯继续冷静地说道：

“你是劫持雷吉娜·奥布里和阿尔莱特·马佐尔的那个人。”

“你撒谎！”

“是偷走客厅里的物品的那个人。”

“你撒谎！”

“是死在阅兵场花园的那个女商贩的同谋。”

“你撒谎！”

“是洛朗丝·马丹和她的父亲的同谋。”

“你撒谎！”

“最后，你是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迫害梅拉马尔家族的那个无情家族的继承人。”

安托万狂怒得发抖。每听到一项指控，他都提高声调。“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

当德内里斯一讲完，他就向德内里斯紧逼过来，作出威胁的动作，口吃地尖声说道：

“你撒谎！……你胡说八道……因为你爱阿尔莱特，你嫉妒得要死……你的仇恨就是从那里来的，也因为我一开始就看穿了你的鬼把戏。你害怕了。是的，你害怕了，因为你猜到我有证据……全部的证据（他拍了拍上衣放皮夹子的地方）……所有能证明巴尔内特和德内里斯就是亚森·罗平的材料……是的，亚森·罗平！……亚森·罗平！”

他受到亚森·罗平这个名字的刺激，怒气冲天，喊得越来越厉害，他的手抓着德内里斯的肩膀，不住抽搐。德内里斯并不退后半步，优雅地说道：

“你把我们的耳朵都要吵聋了，安托万。别这么吵闹下去了。”他停了一会儿。法热罗仍然不停地嚎叫。

“活该你倒霉！”让·德内里斯说道，“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把声音放低。否则，你就会遇到特别不愉快的事情。你还坚持叫喊吗？好吧，那你就自作自受，我提醒您注意，我忍无可忍。小心！……”

他俩挨得那么近，胸部几乎相撞。德内里斯的拳头如离弦的箭一般挥向对方，终于击中法热罗的下巴。

法热罗摇摇晃晃，双腿弯曲有如野兽膝部被击中而受伤，直挺挺地躺倒在地上。

人声嘈杂，有人发出不满的喊声，伯爵和范霍本想抓住德内里斯，而吉尔贝特和阿尔莱特试图护理安托万。德内里斯伸出双臂，把他们四个人拦开，使他们不能接近，急忙叫唤贝舒：“来帮我的忙，贝舒。喂，我的老战友，帮帮忙吧。你很清楚，你经常看见我工作，知道我从来不盲目瞎干，我有特别紧急的理由才会动手。我的事也就是你的事，尤其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来帮我的忙，贝舒。”

警探队长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好像一个拳击比赛的裁判，只有在了解原因之后才作出决定。所发生的事件表明，他肯定能从双方都捞到好处，刚才开始的殊死决斗给他送来两个手脚被捆绑的对手。因此，他对老战友的呼唤完全没有反应。贝舒已下定决心做个现实主义者。

他对德内里斯说道：

“你知道我有三个人在下面？”

“我知道，我指望你动用他们对付这整个流氓骗子团伙。”

“也许还要对付你，”贝舒冷笑道。

“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你掌握所有的王牌。你就毫不留情地玩一盘吧。这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

贝舒讲话了，好像他思考之后才讲的，其实是屈从了德内里斯的意愿：

“德·梅拉马尔伯爵先生，为了司法需要，我请您忍耐一下。如果对安托万·法热罗的指控是错误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搞清楚。不管怎样，我对将要发生的事负完全责任。”

这一下德内里斯可以放手行动了。他立即乘机做出完全出人意料的行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瓶里装着淡黄色的液体，倒了一半这种液体在事先准备好的敷料纱布上。一阵哥罗仿的气味弥漫开来。德内里斯把那块纱布贴在安托万·法热罗的脸上，然后绕过脑后系上一条绳子来固定纱布。

这件事如此离奇古怪，跟伯爵所能允许的完全背道而驰，以致贝舒又作了努力才使德·梅拉马尔兄妹平静下来。阿尔莱特目瞪口呆，不知该怎么看待这事，泪眼欲滴。范霍本暴跳如雷。这时，贝舒已无退路，只好坚持干到底。

“伯爵先生，我了解这个人。我肯定地对您说，我们应该等待。”德内里斯已经站起来了，他走近德·梅拉马尔先生，对他说道：“我诚恳地表示歉意，先生，我请求您相信，我既没有任意胡来，也没有无端粗暴。真相应该通过特殊的方法去发现，虽然这个真相只是给您的家族和您本人带来那么多痛苦的阴谋的秘密……先生，您听说过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我也知道。只有靠您去了解与摧毁这魔法。我需要二十分钟披露隐情，您愿意给我吗？二十分钟，不会超过。”

德内里斯甚至不等德·梅拉马尔先生回答。他的提议别人无法拒绝。他转身向着范霍本，生硬地说道：

“你出卖过我。好吧。咱们别提那事了。今天，你想得到这个人偷去的金刚钻吗？如果想得到的话，就不要低声抱怨。他将把金刚钻还给你。”

剩下贝舒警探队长。德内里斯对他说道：

“轮到你了，贝舒。这是你的一份战果。我首先把真相告诉你，这个真相是市警察局的人在你周围徒劳无益地寻找的，你将最先得知再提供给他们。然后，我把安托万·法热罗交给你，像奉上一具死尸，如果他不就范的话。总之，我还交给你两个同谋，即洛朗丝·马丹和她的父亲。现在是四点钟。六点整，你将得到他们。这使你满意吗？”

“满意。”

“因此，我们意见一致。只是……”

“只是什么？”

“跟我一直走到底。如果到傍晚七点钟，我没有信守诺言，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揭露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阐明整个案件，把罪犯送交司法机关，我以我的荣誉发誓，我将束手就擒，我将帮助搞清我到底是德内里斯，还是吉姆·巴尔内特或是亚森·罗平。在此之前，我这个人有办法结束这个使大家不安的悲惨局面。贝舒，这附近有一辆市警察局的车吗？”

“车离这里很近。”

“派人去把车开过来。而你呢，范霍本，你那辆小汽车呢？”

“我叫司机四点钟来这里。”

“有几个座位？”

“五个。”

“你的司机派不上用场。叫他走吧。你亲自替咱们开车吧。”他又来到安托万·法热罗身边，检查他的身体状况，听了听心跳。心脏跳动正常。呼吸均匀，脸色尚好。他用那块纱布更紧地贴住法热罗的面部，说道：

“他将在二十分钟后苏醒。这正好是我所需要的时间。”

“为了做什么事？”贝舒问道。

“为了到达我们应该到达的目标。”

“这就是……？”

“你将会看到的。走吧。”

谁也不再表示抗议。德内里斯的权威对他们都有影响。但是，他们也许更多地受到亚森·罗平这个著名人物可怕的影响。这个冒险家神话般的过去，

他奇异的功迹，增加了来自德内里斯本人的威望的力量。他俩彼此混在一起，具有人们公认为能够创造一切奇迹的强大威力。

阿尔莱特圆睁双眼，注视着这个怪人。

伯爵兄妹俩，为疯狂的希望而突突心跳。

“我亲爱的德内里斯，”范霍本忽然转过身来说道，“我从来都没有改变看法：只有您能够把被盗的东西找回来，还给我。”一辆汽车开进院子里。法热罗被放进汽车内。三名警察在他旁边坐下。贝舒对他们低声吩咐道：

“要留心……监视这个人，更要注意德内里斯，相机行事……抓住他，别放走他，知道吗？”

然后，贝舒与德内里斯会合。德·梅拉马尔先生打电话叫公证人不要来了。吉尔贝特穿上大衣，戴了帽子。他们同阿尔莱特一起上了范霍本的小汽车。

“在杜伊勒里王宫那里过塞纳河，”德内里斯命令道，“然后到里沃利街往右拐弯。”

大家鸦雀无声。伯爵兄妹俩多么焦急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为什么要坐汽车赶路？大家将朝哪里去？真相又是怎样的呢？德内里斯压低声音讲话，那样子与其说是向听众介绍情况，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

“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我思索过多少次呀！从一开始，从雷吉娜和阿尔莱特被劫持起，我就有个直觉，人们碰到的问题的结症是，必须通过遥远的过去才能解释现在……这类问题：有多少次吸引了我！多少次我把它们一一解决！我觉得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德·梅拉马尔先生和女士不可能是罪犯。那么应该相信是别人利用他们的公馆来实现其计划吗？这正是安托万·法热罗的论点。但是法热罗所关心的就是要让大家相信这一点，要让司法机关在这方面陷入歧途。另外，谁能相信阿尔莱特和雷吉娜被带到这个客厅，却没有引起德·梅拉马尔先生和女士的注意，没有引起弗朗索瓦夫妇的注意呢？”

他有一会儿没说话。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俯身向着他，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低语道：

“讲吧……讲吧……我请您讲下去。”

他慢条斯理地回答道：

“不……您不应该光通过话语来了解真相……请不要催……”接着，他继续说道：

“然而，那是简单的事实！我心里想，它怎么没有出现在那些寻找过真相的人的头脑里，而如同影子一般消失了呢？对于我来说，我回想起来的一些事实相撞，产生了火花。再补充说一句，如果您愿意听的话，从您那里只偷走那几件不值钱的小物品，这偷窃事件十分古怪，似乎难以解释，却又意味深长！总之，有人偷这些没有实际价值的小物品，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对于窃贼来说，有着特殊的价值！”

他又默不作声。伯爵已经很不耐烦。在这真相就要揭晓的时刻，想立即知道的强烈愿望折磨着他。吉尔贝特也非常痛苦。德内里斯对他们说道：

“请耐心点……梅拉马尔家族等待了一百多年，让他们再等待几分钟吧。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堵在他们与即将使他们解脱的真相之间，从中作梗了。”

他转身向着贝舒，开玩笑道：

“你开始明白了吧，嗯，我的老友贝舒？或者至少隐约看见一点微光？不，还没有明白？可惜……这真是一个美妙而独特的秘密，耐人寻味，难以猜到，像水晶一样明亮，又如夜晚一样黑暗。但是个最美妙的秘密，不是吗？就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蛋一样……应该好好想一想。向左转，范霍本，咱们快到了。”小汽车在那些狭窄、不规则、错综复杂的胡同里左转右拐。这是古老的商业与小工业街区，仓库与作坊设在老式的建筑物里。人们不时隐约看见锻铁条圈成的阳台，高窗，从敞开着的大门则隐约看见橡木扶手的宽楼梯。

“开慢点，范霍本……然后，沿着右边的人行道缓缓地停车。还有几米。咱们到了。”

德内里斯先下了车，帮助吉尔伯特和阿尔莱特下车。警车开来停在范霍本的小汽车后面。

“叫他们先不要动，”德内里斯对贝舒说道，“请你核实一下安托万是否还在睡觉。两三分钟以后，你叫人把他抬下车。”这时他们在一条阴暗的由西向东的胡同里，左边的房屋用作食品罐头与面制品工厂的仓库。右边排列着四个小房子，大小一样，都是那副寒伧的样子，窗户上没挂窗帘，铺地方砖肮脏不堪，看上去像没有人居住。在一个双扉大车的门扇上开了个小门，从前的绿漆完全褪色，上面还有残存的选举公告碎片。伯爵兄妹注视着，犹豫不决，忧虑不安：将在这里做什么？在这里会遇见谁？怎么能够设想那谜底就在这个地方？在这道门的后面？那里似乎从来没有人到过。

德内里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细长闪光的钥匙，那是现代产品，把它伸进保险锁孔中。

他露出微笑观察着同伴们。他们四个人，脸色惨白，十分紧张。真的，他们的性命悬系于支配他们的那个人的最小的动作上。他们摸不着头脑，正等待着发生特别的事情，不能设想下面会是怎样的情形，但是准备接受不可思议的事实。因为亚森·罗平迄今仍然没拉开可使他们看到陌生景色的帷幔。

这时，他转动钥匙，并从他们面前闪开，让他们进去。吉尔伯特发出一声惊叫，靠在她哥哥的身上。他也站不稳，踉踉跄跄。

让·德内里斯不得不搀扶住他们。

十一 风流女郎瓦尔内里

难以理解的奇迹！离开梅拉马尔公馆的院子十分钟，大家又回到了梅拉马尔公馆的院子。然而，大家过了塞纳河，只过了一次河！大家并没有走完一圈，回到原出发点。从于尔菲街出发，走了大约三公里的路（三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走完了从残老军人院到孚日广场的全程，横穿旧时的巴黎），大家又进入梅拉马尔公馆的院子。

是的，这是个奇迹！需要经过逻辑推理，才能区分两个场景，分辨两个不同的地方。乍一看，就会本能地把这两个场景看作一个场景，既是这里，又是那里，既在残老军人院附近，又在孚日广场附近。

这种感觉来自这样的事实：不仅这里所有的物体与那里完全一样，颜色和线条绝对类似，两个公馆的正面都是在两个院子里面，而且尤其是岁月在两处造成了相同的气氛，同一个幽灵在四壁围成的狭窄有限的方形里游荡，因靠近河边，空气都有点潮湿。两个公馆显然是用同样的琢石砌成的，取自同一个采石场，石头被切割成同样大小，而且都因年深月久形成相同的色泽。恶劣的气候给铺路石以同样年久的外表，它们多处被野草包围；也给屋顶以同样浅绿颜色，人们隐约可见屋顶。

吉尔贝特虚弱极了，喃喃说道：

“天哪！这可能吗？！”

家族被迫害的历史又显现在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兄妹的眼前。

德内里斯领着他们朝台阶走去。

“我的小阿尔莱特，”德内里斯说道，“回想一下，我带你们去梅拉马尔公馆的院子那天，你非常激动的情形吧。雷吉娜和你，马上就认出了台阶的六级踏步，有人曾经逼你们走过。然而，这个院子跟那个院子一样，这里的台阶才是你们真的走过的。”

“这是同样的，”阿尔莱特说道。

毋庸置疑，这是同样的台阶。他们朝那台阶走去，于尔菲街的台阶，由六级踏步组成，上面是同样的玻璃不齐全的挑棚。当他们走进那座神秘的住宅，又见到同样的门厅，用取自同一采石场的石板、按同样布局铺了地面。

“这里的脚步声也是同样的，”伯爵说道，他的声音发出的回声跟他回到自己家里时听到的回声完全一样。他本来想看看首层的其他房间。德内里斯考虑到时间有限，就不让他去看，要他登上二十五级楼梯。楼梯上铺着同样的地毯，同样的锻铁栏杆。楼梯平台……对面三个门，跟那边的一样……然后是客厅……

他们在这里跟在院子里一样心绪不宁。尤其是因为房间里有同样的空气，家具与小摆设毫无二致，家具布同样用旧了，挂毯的色调相同，镶木地板的花纹相同，分枝吊灯相同，多枝烛台相同，五斗柜的钥匙孔盖相同，烛台托盘相同，半截拉铃丝带也相同。“就是这里，阿尔莱特，人家想把你关在这里，对吧？”德内里斯说道，“你怎么能不弄错呢？”

“是这里，也是那里，”她回答道。

“是这里，阿尔莱特。这是你爬过的壁炉，这是你曾经躺过的书柜。过来看看你从那里逃走的窗户。”

他通过窗户把花园指给她看，花园里种着灌木，边上的高墙把花园跟邻居的房子隔开。在围墙旁，有一座废弃的独立小屋，那里的围墙要低些，开了一个便门，阿尔莱特曾经

打开过那道门。“贝舒，”德内里斯命令道，“替我们把法热罗带到这里来。你的汽车最好一直开到台阶前，叫你的手下等在那里。我们将需要他们。”

贝舒匆匆离去。响起了大门打开的声音，跟于尔菲街的门一样发出的隆隆声。汽车的响声也一样。

在上楼的时候，贝舒对一个下属匆忙讲了几句话：“你叫两个同伴在下面的门厅里等候，你跑回市警察局，以我的名义，要求派三个警察来。任务紧急。你把他们领来，让他们坐在地下室门口附近的楼梯那里。我们也许用不着他们帮忙。但是谨慎总是有益的。尤其注意不要对市警察局解释一个字。把一网打尽犯罪分子的功劳留给咱们自己。明白吗？”

安托万·法热罗被放在一个圈椅里。德内里斯把门关上。他要求的二十分钟的时限，这时并没有超过多少。确实，安托万开始动了。德内里斯解开那块纱布，把它扔到窗户外面。然后，他对吉尔贝特说道：

“女士，请您脱掉帽子和大衣。您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在这里，而要认为是在自己家里，在于尔菲街的公馆里。要让安托万·法热罗认为，我们没有离开于尔菲街。我要特别坚决要求，任何人都不要讲跟我的话相矛盾的话。你们大家，比我更关心实现咱们共同追求的目的。”

这时安托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把手放到额头上，好似要赶走那压倒他的奇特睡意。德内里斯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他。伯爵忍不住地问道：

“那么，这个人就是那个家族的继承人吗？……”

“是的，”德内里斯说道，“是那个您经常预感到的那个仇家的后代。您曾经想过，一方面是梅拉马尔家族，另一方面是看不见的陌生的迫害者。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还不够。这谜如要解释，就只有把它分成两份，不仅要拆开我称之为对悲剧的解释表达，还要拆开悲剧本身的背景，悲剧背景所组成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应该说，阿尔莱特和雷吉娜，真的见到过摆在您家客厅里的东西，但那就是说她们的眼睛见到那些东西与您家的一模一样。”他停止了说话，环顾一下四周，为了确定一切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正是在这等待的气氛里，在那些自愿或者被迫处在某种精神状态的人们中间，安托万·法热罗慢慢从麻痹状态苏醒过来。由于哥罗仿的分量较小。他很快恢复了知觉，起码是恢复了相当的知觉，可以思考所发生过的事。他回想起自己挨了一拳。但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记忆里只是一片黑暗。他完全不能猜到接着发生的事，没猜到自己睡着了。

他出神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发音清晰地说道：“怎么啦？我觉得浑身酸痛，从那时以来过了很长时间吧“肯定没有，”德内里斯笑着说道，“顶多十分钟，不会更多。但是我们开始感到惊奇了。你看见过一位拳击冠军在拳击场挨了凶狠的一拳，昏迷十分钟吧？对不起。我这一拳打得太重，我并不想这样呀。”

安托万愤恨地瞪了他一眼。

“我记起来了，”他说道，“你恼羞成怒，因为尽管你伪装了，我还是认出你是罗平。”

德内里斯显得不愉快。

“怎么，你还这么想呀！你只睡了十分钟，可是事态在发展。罗平，巴尔内特，这都是旧事！这里，谁也不关心这些无聊的事了！”

“那关心什么事？”安托万问道，同时察看这些曾经是他的朋友的脸，他们的眼光都避开他。

“关心什么？”德内里斯大声说道，“你的故事！只关心你的故事和梅拉马尔家族的故事，既然这只是同一个故事。”

“同一个故事？！”

“当然！也许让你听听这故事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知道的只是一鳞半爪，不够完整。”

在这两个人交谈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都按照德内里斯的要求，充当哑角，不说话，只点头。大家都是同谋，谁也没流露出已离开过于尔菲街公馆的样子。如果安托万·法热罗的脑子里有丝毫疑惑的话，他只要观察伯爵兄妹的表情，就能确定他是否还在他们的家里。

“好吧，”他说道，“你先讲吧。我更喜欢知道你是怎样看待与阐明我的故事的。然后轮到我讲。”

“讲述我的故事？”

“是的。”

“根据你口袋中的材料？”

“是的。”

“你再也没有那材料了。”

安托万在皮夹子里寻找了一下，然后含糊不清地骂了一句。“流氓！你把它偷走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咱们没有时间管我的事。只管你的事，这就够了。现在，请安静。”

安托万强忍着不出声，双臂交抱，扭过头去，不看阿尔莱特，摆出一副傲慢鄙夷与漫不经心的姿态。

从此，他对于德内里斯来说，似乎不再存在。德内里斯只是对着伯爵兄妹说话。从整体上与细节上，详细叙述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的时候来到了。他叙述这个秘密时，用词准确，没有废话，不是根据被说明的事实去设想一个假设，而是依照无可争论的资料讲述历史。

“请原谅，我要追溯您家早期的历史。灾祸的起源要比您所想的要遥远。当您被两个不祥的日子所困扰，您的两位无辜的先人悲惨地死去，您不知道这两个日子是由一件或多或少与男女私情有关的小事所决定的。那件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说，在您的公馆修建好之后，不是吗？在公馆已建好二十五年之后。”

“是的，”伯爵证实道，“公馆正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 1750 这个日期。”

“那么，在 1772 年，您的曾祖父弗朗索瓦·德·梅拉马尔，即那位将军与大使的父亲，那位死于囚室的人的祖父，更换了公馆里的家具摆设，使它变成今天的样子了，是吗？”

“是的。重新布置公馆的全部帐本都在我手里。”

“弗朗索瓦·德·梅拉马尔刚娶了一位大银行家的女儿，非常漂亮的昂里埃特为妻，两人相亲相爱。他希望她的住所能够跟她的美貌富有相称。他为此花了一笔钱，但没有浪费，很有鉴赏力，请来了最优秀的工匠。弗朗索瓦和温柔的昂里埃特（按照他的说法）两人在一起很幸福。年轻的丈夫觉得，没有一个女人比妻子更美丽。他认为，没有什么比他为了装饰家里而挑选的或订做的艺术品和家具，式样更加好，更令人喜悦。他把时间都花在摆放与登记那些艺术品和家具上。

“然而，这段平静亲密快乐的生活，伯爵夫人因为把全部心思放在教育

孩子上，就能够坚持，而伯爵却有时加以破坏。弗朗索瓦·德·梅拉马尔鬼使神差地爱上了一个唱戏的姑娘，瓦尔内里。她年轻美貌，而且有才智，才智虽小，野心很大。表面上看来，伯爵夫妇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弗朗索瓦·德·梅拉马尔把他全部的爱和全部的尊敬，按照他的说法，把八分之七的生命，都留给了妻子。但是，每天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他借口散步或者参观著名画家的画室，去同情妇一起吃饭。他十分谨慎，以致温柔的昂里埃特一无所知。

“只有一件事破坏这个见异思迁的丈夫的乐趣，那就是离开了位于圣日耳曼城厢中心地段于尔菲街他心爱的公馆，离开了他珍爱的小摆设，而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任何快乐都不能满足他。对妻子不忠，他不后悔，而对住所不忠，他深感痛苦。因此，当时他在巴黎的另一头，从前是沼泽地的新街区，贵族大老爷和新富人兴建乡村别墅的地方，修建了一个跟于尔菲街公馆一模一样的新公馆，里面的家具摆设也丝毫不差。只是房子外面不同，不能让人家发现这种绅士的奇情怪趣。但是，一旦他进入被他称作‘瓦尔内里游乐园’的新居的院子，他可以相信自己的生活又在新安排好的住所里重新开始了。大门关上时又响起同样的声音。“院子里铺砌的石块来自同一地方，台阶踏步一样多，门厅铺着同样的石板，每间房里摆着同样的家具和小摆设再也没有什么跟他的兴致不合或跟他的习惯相违。他又回到自己的家里。他在那里做着同样的事。他继续做着分类、编目录、造册的工作。他的怪癖愈演愈烈，只要一件小摆设在这个或那个公馆里不能信手找到，或者没有摆在通常陈设的地方，就会使他痛苦。”他过分考究，追求微妙的快感，可惜！这导致了他的失败，使他家族的几代人惨遭不幸。这金屋藏娇的故事口口相传，渐渐传遍了所有的客厅与小巷。人们对此说长道短：马尔蒙泰尔，加利亚尼神父，和演员弗勒里在回忆录或书信中，用隐晦的词句加以影射。结果，瓦尔内里受到人们的注意，直到这时，弗朗索瓦还能使世人不知瓦尔内里的姓名。

“瓦尔内里觉得受到极大的侮辱，觉得可以从情夫那里掘金，强迫他作出抉择，不是在她和他的妻子之间，而是让他在两个公馆之间选择。弗朗索瓦毫不迟疑：他选择了于尔菲街的公馆，并给情妇写了一段很妙的话，格林给我们转述如下：

我多过了十年，美丽的弗洛琳达，你也一样。这使我俩有二十年的恋情。二十年后，彼此打个招呼就分手，不是最好的事吗？

“他跟瓦尔内里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给她留下了沼泽老街的公馆，告别他的小摆设，并不遗憾，因为他在自己家里能见到它们，因为他这次完全忠实于昂里埃特了。

“瓦尔内里愤怒极了。有一天，她突然冲进于尔菲街公馆里大吵大闹，幸好昂里埃特不在家，弗朗索瓦不得不把她推出门外，给她一顿饱拳与臭骂。

“从此，她一心只想报复。三年以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她模样变丑了，脾气变坏了，但是仍然有钱。她参与革命，嫁给富基埃·坦维尔的亲信

马尔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译注

加利亚尼神父（1728—1787），意大利外交家、经济学家和作家。——译注

富基埃·坦维尔（1746—1795），法国政治活动家，1793年3月曾任革命法庭公诉人。1795年5月被处死。——译注

马丹先生，揭发了德·梅拉马尔伯爵。他没能下决心搬走，在热月政变的前几天，同温柔的昂里埃特一起，被送上断头台。”

德内里斯停止了讲话。大家都用心倾听这奇怪的故事，只有法热罗对此显得无动于衷。德·梅拉马尔伯爵说道：

“我们高祖父的私生活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的确通过口头传说，知道有位瓦尔内里女士，三流的女演员揭发了他和我们的高祖母。其余的情况，都消失在革命风暴中，而我们的家族档案留给我们的，只是帐本与财产清册。”

“但是那秘密，”德内里斯接着说道，“却活生生地留在马丹夫人的记忆里。她成了寡妇（因为富基埃·坦维尔的朋友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居住在从前的瓦尔内里游乐园，同她结婚后生的儿子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她向儿子灌输对于德·梅拉马尔家族的仇恨。弗朗索瓦和妻子被处死后，她仍觉得不解恨。弗朗索瓦的大儿子于勒·德·梅拉马尔在拿破仑的军队里立下战功获得荣誉，又在复辟王朝时担任重要的外交职务，是又使她的深仇大恨复萌。她一心要令他失败，一直都窥伺着他。当他荣归故里，重新打开于尔菲街公馆的时候，她就在策划要让他坐牢的阴谋。

“于勒·德·梅拉马尔抵挡不住针对他的可怕的罪证。他被指控犯了谋杀罪，其实他根本没有做过。罪案发生在一个客厅里，有人指证就是在他的客厅，现场的家具就是他的家具，那挂毯正是他的挂毯。瓦尔内里第二次报了仇。

“二十二年以后，她在快满一百岁时去世。她的儿子比她先进了坟墓。但是她留下了一个十五岁的孙子，即多米尼克·马丹，她曾用仇恨与犯罪来调教这个孩子，让他知道可以通过两个相同的梅拉马尔公馆来栽赃诬陷仇敌。多米尼克以无比娴熟的技巧密谋，引起了拿破仑三世的副官阿尔封斯·德·梅拉马尔的自杀，他被指控在一个客厅里杀死了两名妇女，那个客厅只能是于尔菲街公馆的，瓦尔内里的教唆就这样得了逞。这个多米尼克·马丹正是司法部门通缉的那个作恶的老头，正是洛朗丝·马丹的父亲。真正的悲剧开始了。”

按照德内里斯的说法，真正的悲剧开始了。从前的故事，只不过是开端与序曲。大家现在离开这个传奇性故事发生的遥远时期，进入今天的现实中。演员们还活着。他们所干的坏事，使大家身受其害。

德内里斯继续说道：

“两个人就这样把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与二十世纪初期联系起来。过了整整一百年，弗朗索瓦·德·梅拉马尔的情妇帮助杀害市议员勒库尔瑟的凶手。她给他下过命令。她给他灌输了仇恨。“坏事有了新的推动力……仇恨是一样的。但是，多米尼克·马丹本能的与返祖性的憎恨，与直到那时尚未起作用的力量，即对于金钱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对于阿尔封斯·德·梅拉马尔副官下毒手，夹杂着抢劫与诈骗。但是，这次作案得到的利益，以及从祖母那里继承的遗产，多米尼克全都挥霍了。他因此不得不靠其它的搞钱办法与偷窃过活。他再也不能利用于尔菲街的公馆来替自己作不在现场的证明，由于公馆已经封闭、与外界隔绝，梅拉马尔家族逃到外省避难足有三十多年，他就不能炮制任何大的罪案，也不能攻击他的世仇宿敌。

“我不能准确地说出这个时期多米尼克是怎样生活的，他和手下的亡命之徒是怎样干了几次收获甚少的罪恶勾当。他结了婚，起初娶了一个很老实正派的女人，她忧郁地死去了，据说她给他留下三个女儿，维克托里娜、洛朗丝和费利西泰。她们在瓦尔内里公馆里长大成人。维克托里娜和洛朗丝很早就帮助父亲偷窃拐骗。费利西泰继承了母亲的诚实正直的性格，宁可逃走也不愿意服从，她嫁给一个姓法热罗的正派青年，跟他去了美洲。“十五年过去了。多米尼克父女的生活仍然很不安定。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卖掉唯一剩下的遗产——那座旧公馆，既不出让，甚至也不抵押。他们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的自由，而且一有机会就加以利用。怎么能不抱希望呢？另一座位于于尔菲街的公馆，又重新开门了。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伯爵和他的妹妹吉尔贝特忘记了过去可怕的教训，回巴黎居住。难道不能利用他们在巴黎而重施故伎，像成功地对付于勒和阿尔封斯那样对付他们？”正是在这时候，厄运开始了。流亡到美洲的多米尼克的女儿费利西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丈夫一样去世了。他俩有一个儿子。他已十七岁，生活贫困。他将做些什么呢？他渴望了解巴黎。有一天，他连招呼都不先打一声，就来按他外祖父和姨妈家的门铃。大门打开了一点儿，有人问：

“‘你找谁呀？你是谁？’

“‘我是安托万·法热罗。’”

听到提及他的名字，安托万·法热罗掩饰不住想知道他家阴暗历史的越来越强烈的兴趣，轻轻地摇了摇头，耸了耸肩膀，接着冷笑道：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你是从哪里搜集到的这些诽谤的话？瓦尔内里姑娘？沼泽老街的公馆？两所房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蠢话……你真会胡编乱造。”

德内里斯没有反驳安托万的插话。他继续有条不紊地说道：“安托万·法热罗来到巴黎，对于过去的了解只限于别人愿意告诉他的，也就是说，知之甚少。这是个善良聪明的青年，热爱他的母亲，只想按照母亲给他灌输的原则去生活。他的外祖父和两个姨妈都避免同他正面冲突。他们想慢慢地改造他，因为他们很快看出，这个年轻人尽管天资聪慧，却是个散漫懒惰的人，非常乐于挥霍。在这方面，他们不但不劝阻，反而加以鼓励。‘安托万，你去消遣吧，到社交场所去玩吧。去建立有用的关系。花钱吧。如果没有钱了，就去弄钱，会有钱的。’安托万大手大脚地花钱，玩耍赌博，负了债，他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参与某些与犯罪有牵连的事，直到姨妈告诉他说家里已经破产、应该去工作那一天为止。大姨妈维克托里娜不是在工作吗？她不是在圣德尼街开了一家小商店吗？”

“安托万则嗤之以鼻。工作？像他这样机灵俊秀的小伙子，二十四岁，给人好感，生活得无忧无虑，不是可以干比工作更好的事吗？接着，两位姨妈就把过去的事告诉他，讲述了弗朗索瓦·德·梅拉马尔和瓦尔内里姑娘的故事，透露了两个相似的公馆的秘密，但没有提及谋杀的事，只指出有干几件有收益的大生意的可能性。两个月以后，安托万极力活动得以见到梅拉马尔女伯爵和她的哥哥阿德里昂，而且如愿以偿地进入于尔菲街的公馆。从此，麻烦的事就来了。吉尔贝特女伯爵刚刚离婚，她美丽又有钱。安托万决心要跟女伯爵结婚。”

德内里斯的公诉状宣布到这里，法热罗语气激烈地提出抗议：“我不屑于反驳你愚蠢的诬蔑之词。否则，会降低我的身份。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不能

同意的，那就是你歪曲了我对吉尔贝特·德·梅拉马尔的感情。”

“我没有歪曲，”德内里斯退让道，没有直接回答。“年轻的法热罗有机会的时候也有点浪漫，而且有诚意。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未来的大事。应该坚持追求，显得生活富裕，钱夹子里装满钱，他不顾年迈的多米尼克大发雷霆，要求两个姨妈卖掉女演员瓦尔内里的一点家具。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偷偷地追求女伯爵。结果徒劳无益。在这期间，伯爵几乎不信任他。有一天，他表现得太大胆，梅拉马尔女士把仆人叫来，把他赶出大门。“他的梦想破灭了。一切要重新开始，又要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开始！怎样才能摆脱贫穷？屈辱与仇恨，把母亲对他的影响的残余一扫而光；所有瓦尔内里家族的恶劣本能，从这个缺口渗透进来。他发誓要进行报复。在此期间，他四处打短工，外出旅行，诈骗，弄虚作假。当他经过巴黎时，钱袋瘪了，他不顾外祖父的反对，与之争得面红耳赤，执意变卖家具，出卖了由夏皮伊设计制作的家具，并且将家具卖到国外，贝舒和我不是在一位古董商那里找到了证据吗？”

“公馆渐渐变空了。那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保留着它的样子，不要动客厅，不要改变楼梯的外表和门厅、院子的样子。啊！对此，马丹姐妹是坚决不妥协的。两个公馆的客厅应该绝对相似，否则有朝一日设圈套的时候，就会败露。她们拥有弗朗索瓦·德·梅拉马尔编造的财产清册与物品目录的副本，她们不允许清点时缺少一件物品。”

“洛朗丝·马丹尤其严格认真。她从父亲和瓦尔内里那里得到于尔菲街公馆的钥匙，也就是说，梅拉马尔公馆的钥匙。有好几次，她在夜里溜进了那个公馆。就这样，德·梅拉马尔先生发现有几个小物品不见了。洛朗丝来过，她割断了拉铃的丝带，因为在她家里，半截这种丝带没有了。她偷走了一个烛台托盘和一个钥匙孔盖，因为在她家里，同样的东西不见了。她就这样继续偷下去。无价值的赃物？从实质上来看，当然是。但是她的姐姐维克托里娜是个女商贩，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其价值。她在跳蚤市场出售了一部分东西，我是偶然到跳蚤市场去的。其余的则在她的店铺里销赃，我为了调查来到她的店铺，在那里我终于见到了法热罗。”

“这时，一切进展得不顺利。马丹家里分文不剩。他们甚至吃不饱。外祖父严加看守着那些剩下的物品。他们怎么办呢？这时在巴黎歌剧要举行大规模义卖，广告宣传得很起劲。在洛朗丝·马丹的创造性头脑里萌生了要最大胆地干一次的念头：偷窃缀满金刚钻的紧身女背心。”

“啊！真是妙计！安托万·法热罗十分振奋。在二十四小时里，他作好一切准备。傍晚时分，他溜进歌剧院的后台，点燃了带去的几把假花束，劫持了雷吉娜·奥布里把她扔进一辆小汽车里。本来只是计划在小汽车里偷走缀满金刚钻的紧身女背心。但是，洛朗丝·马丹却想做得更多些。瓦尔内里的曾孙女没有忘记，为了使这次冒险具有遗传意义，她要让偷窃在沼泽老街的客厅，即与梅拉马尔公馆的客厅相似的地方进行。这的确是个大好的机会，不是吗？万一行动被人揭发，就会把调查的矛头引向于尔菲街，成功地对付于勒和阿尔封斯的办法，又用来对付现在的伯爵。“偷窃于是在瓦尔内里公馆的客厅里进行。洛朗丝像女伯爵一样，在手指上戴着一枚三颗珍珠排列成三角形的戒指。她的穿着跟女伯爵一样，一条有黑色金丝绒镶边的深紫红色连衣裙。安托万·法热罗像伯爵一样，穿着浅色高帮皮鞋……两小时以后，洛朗丝·马丹潜入梅拉马尔家里，把银线织锦的紧身女短上衣藏在书柜里的

一个精装书壳里，几个星期以后，它成为不容置疑的罪证，由我带去的警探队长贝舒发现。伯爵被逮捕了，他的妹妹逃走了。梅拉马尔家族第三次蒙受耻辱。这是丑闻，坐牢，不久将是自杀，而瓦尔内里的后裔却不受惩罚。”

谁也没有打断德内里斯的解释，他以更加冷淡的语气继续解释，每讲一句都打着手势，让每个听众重温那不可思议的故事，其曲折情节终于合乎逻辑、清楚地展现出来。

安托万开始笑了，笑得相当自然。

“这太有趣了。这一切都站得住脚。一部真正起伏跌宕、有戏剧性变化的连载小说。我衷心祝贺你，德内里斯。可惜，跟我有关的，只有我同马丹家族所谓的亲戚关系，还有我完全不知道你所说的第二个公馆，它只存在于你丰富的想象中。可惜，我起的作用恰好完全跟你指责我的相反。我从来没有劫持任何人，也没有偷过任何紧身女背心上的金刚钻。我的朋友梅拉马尔兄妹、阿尔莱特、贝舒和你本人，你们能够从我的所作所为中看到的，只是正直、无私、助人与友谊。你的运气不好，德内里斯。”从某些方面看，反驳是合理的，必然会打动伯爵兄妹的心。法热罗外在的表现一向是无可指责的。另外，他可能不知道第二个公馆存在。德内里斯并不避而不答，总是间接回答：“有的人的面孔会欺骗人，有的人的作风会引诱你犯错误。至于我呢，我从来没有被法热罗先生正直的外表所欺骗。我第一次在他大姨妈维克托里娜的店铺见到他时，我想他就是我们的对手；那天晚上，我和贝舒躲在帷幔后面，听见他讲话，我的怀疑变成了确信。法热罗先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只是我要承认，恰好从我看见他的那一天起，他的行为使我失去了线索。这个对手似乎突然跟他本人和他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发生了矛盾。他不攻击梅拉马尔兄妹，反而为他们辩护，可以说，他改换了阵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一件很简单的事。阿尔莱特，我们温柔美丽的阿尔莱特进入了他的生活。”

安托万笑着耸了耸肩膀。

“越来越离奇古怪。得啦，德内里斯，阿尔莱特可以改变我的本性吗？可以使我成为那伙坏蛋的同谋吗？我比你先追捕他们的。”德内里斯回答道：

“阿尔莱特进入他的生活已经有些日子了。德·梅拉马尔先生，您还记得吧，您被阿尔莱特跟您早天的女儿相像这一点所吸引，曾经跟踪过她好几次。然而，安托万经常监视您，直接监视，或者通过他的两个姨妈，注意到这个被您跟踪的姑娘，就老远地跟着，一直跟到她家，在暗处转悠，甚至试图上前同她交谈，特别是在她外出的晚上。开始是好奇，后来每次见到感情都更加强烈。大家不要忘记，安托万先生是个易动情感的人，能够把浪漫的梦想加进自己的投机活动中去。但是，他也是一个不喜欢半途而废的情人。劫持了雷吉娜之后，他变得大胆了，不犹豫了。他取得洛朗丝·马丹的同意，尽管她认为劫持阿尔莱特是危险的行动，他还是孤注一掷。

“他打算把阿尔莱特非法监禁，置于自己的支配下，等到她疲乏的那天，就趁机下手。希望落空了。阿尔莱特逃走了，那时，他真的感到绝望。是的，几天的时间里，他确实感到痛苦。他再也不能没有她。他想看她。他想被她爱。有一天，他突然打乱自己的全盘计划，来找阿尔莱特和她的母亲。他自我介绍说是梅拉马尔兄妹的老朋友。他断言伯爵和女伯爵是无辜的。阿尔莱特愿意帮助他证明伯爵兄妹是清白的吗？

“德·梅拉马尔先生，您看见了，对吧，他从这个新的赌博中能得到的

好处，以及他怎样去做的。他一下子赢得了阿尔莱特的好感，他跟她合作，她为弥补了自己的过错而高兴；他也赢得了您妹妹的感激，说服她去投案自首，献上辩护的计谋，使她跟您一样获救。我甚感困惑，花费时间去思考，他却在您的客厅就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大家对他奉若神明。他要拿出数百万法郎（这对他来说值多少？）为了实现慷慨的阿尔莱特的梦想，他得到被他救出深渊的人们支持，阿尔莱特终于答应跟他结婚。”

十二 亚森·罗平

安托万向前靠拢。他的行为全都如此粗暴地被揭露无遗，没有一次行动是不清楚的，以致他开始改变满不在乎的嘲弄态度。另外，应该回想一下，哥罗仿使他身体疲惫，他的神经系统受到干扰，尤其是他跟一个对手作战，没有摸清对手的实力，对手对他的情况却了如指掌。他站在德内里斯面前，气得发抖而不敢发作，以超过他本人的力量极力克制，一直听完，才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愤怒的话：

“你撒谎！你只是个混蛋！是嫉妒促使你跟我作对。”

“也许是的，”德内里斯大声说道，突然转身面向着他，终于接受他一直避免的直接决斗。“也许是的，既然我也爱阿尔莱特。但是，你的敌人不只是我。现在，你真正的敌人，正是你从前的同谋。他们是你的外祖父，你的两个姨妈，他们毫不动摇地忠实于过去，而你却试图变更。”

“我不认识他们，你所谓的同谋，”安托万·法热罗叫喊道，“或者我认识，把他们看作对手，我为赶走他们而斗争。”

“你斗争，那是因为他们妨碍你，你害怕受牵连，你希望使他们束手无策。但是，像他们那样的坏人，或者确切地说，有怪癖的人，什么也不能使他们缴械。市政府有项计划，在沼泽街区扩宽某些街道，包括沼泽老街。如果计划执行了，新街道就要通过瓦尔内里公馆。然而，这是多米尼克·马丹和他的两个女儿都不能同意的。祖屋是不能触动的。这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血肉。他们认为破坏它等于亵渎圣物。洛朗丝·马丹跟一位声誉成问题的市议员进行谈判。她中了计，却逃脱了，多米尼克老头用手枪杀死了勒库尔瑟先生。”

“我怎么知道这事？”安托万抗议道。“还是你告诉我这起谋杀的。”

“也罢。但是，杀人凶手是你的外祖父，洛朗丝·马丹是他的同谋！就在同一天，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那个他们定了罪而你深爱的姑娘。的确，如果你没有认识她，如果你不是不顾他们反对而跟她结婚的话，你就不会背叛家族的事业。该阿尔莱特倒霉。当有人妨碍你们时，你们就干掉他。阿尔莱特被引到一个孤立的汽车库，如果你没有及时赶到的话，差点被他们点燃大火活活烧死。”

“我是作为阿尔莱特的朋友去的！”法热罗高声说道，“我是这伙坏蛋的死敌。”

“是的，但是这伙坏蛋，正是你的家人。”

“撒谎！”

“他们是你家的人。那天晚上，你跟他们争吵起来，我有证据，你徒劳地指责他们的罪行，还高喊你不想杀人，你徒然地不许他们碰阿尔莱特的一根头发，你终归跟你的外祖父和两个姨妈是休戚相关的。”

“我不会跟强盗休戚相关！”法热罗抗议道，在攻击面前，他已是节节败退。

“不，你是他们的同谋，跟他们一起偷盗。”

“我没有偷盗。”

“你偷走了金刚钻，而且你为自己留下了金刚钻，并把它们藏了起来。他们向你索讨应分得的赃物，遭到你的拒绝。这使你们内部起了纷争，就像着了魔一样。在你们之间，展开了殊死的战争。他们被司法机关围捕，感到

害怕，认为你可能告发他们，就放弃他们的公馆，逃到郊外一所属于他们的小屋去居住。但是，他们决不罢休。他们要得到金刚钻！他们要挽救家族的祖屋！他们给你写过信，或者打过电话。连续两个晚上，你们在阅兵场花园里碰头，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你拒绝让他们分享金刚钻，不肯放弃你的婚姻打算。于是，他们三人只好采用最后的办法：试图杀死你。在花园的暗处，斗争残酷无情。你因为年轻力壮，成为胜利者，维克托里娜·马丹离你太近，你一刀就把她捅死了。”安托万摇摇晃晃，脸色刷白。提及这可怕的时刻，使他大惊失色。他的额头直淌汗。

“从此，你似乎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你引起大家的好感，是德·梅拉马尔伯爵兄妹的知己，范霍本的朋友，贝舒的顾问，控制着局面。你的意图呢？摆脱过去，听任瓦尔内里公馆被征用与拆毁。彻底跟马丹家族决裂，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补偿。重新做个正派的人，娶阿尔莱特为妻，买下于尔菲街的公馆。这样，你就集两个世仇的家族于一身，心安理得，无忧无虑地享用这座房子及其家具，‘双重的’房子与家具将不再是偷窃与重罪的道具。这就是你的目的。

“唯一的障碍，就是我！你只知道我是你的对头，却不知道我对阿尔莱特的爱情。因此，由于过分谨慎，也为了避免任何偶然的差错，你处处提防，竭力使我名誉扫地。这难道不是保证你成功的最好办法吗？这难道不是以攻为守，用指控作为辩护吗？你特意在一块纸片上写了亚森·罗平的名字，把纸片放进女商贩的口袋里，你玩这个新花样。你在报纸上宣称，亚森·罗平正是让德内里斯。你唆使贝舒反对我。我们两个人当中，究竟是谁赢了？两个人当中，究竟谁使对方首先被捕？显然是你，不是吗？你是那么有把握取得胜利，以至于公开向我挑衅。结局快到了。这只是迟早的问题。咱俩面对面，在警方眼皮底下，贝舒只要在咱俩中挑选。危险对于我来说，迫在眉睫，我认为有必要后退，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稳、准、狠地给你一拳。”安托万·法热罗环顾四周，要寻求支持与同情。但是伯爵兄妹和范霍本死死地看着他。阿尔莱特好像心不在焉，贝舒像抓着罪犯的警察那样无情。

他战栗了一下，然而他又立即挺直身子，试图继续迎击敌人。“你有证据吗？”

“有很多。一个星期以来，我终于发现了马丹父女俩，暗中监视他们。我有洛朗丝和你的来往信件。我有一些记事本，是女商贩维克托里娜写的日记之类的材料，她叙述了瓦尔内里的故事以及你们每个人的经历。”

“你为什么还不把这些东西交给警方？”安托万结结巴巴地说道，同时用手指着贝舒。

“因为我首先想当着大家的面，证实你是奸诈无耻之徒，而且因为我还想给你一个得救的办法？”

“什么办法？”

“交出金刚钻。”

“但是，我没有金刚钻呀！”安托万·法热罗喊道，愤怒地惊跳起来。

“你有金刚钻。洛朗丝·马丹指责你拿走了金刚钻，藏了起来。”

“藏在哪儿？”

“藏在瓦尔内里公馆里。”

安托万特别气愤：

“那么，你知道这个并不存在的公馆？你知道这个神秘古怪的住宅？”

“当然！在洛朗丝想收买那个负责起草一份报告的议员的那天，我知道这份报告涉及拓宽一条街道，知道这条街的位置，就容易找到一个前有院子后有花园的大宅。”

“好吧，你为什么不把我們领到那里去？如果你想使我吃惊，向我讨回我藏起来的金刚钻，为什么不在瓦尔内里的家里呢？”

“我们正在那个公馆里，”德内里斯不慌不忙地说道。“你说什么？”

“我说我只要用一点哥罗仿，就让你睡着了，就把你和德·梅拉马尔先生兄妹领到这里来。”

“这里？”

“是的，瓦尔内里的家里。”

“但是，我们不在瓦尔内里的家里！我们在于尔菲街。”

“我们在你抢掠雷吉娜和拐带阿尔莱特的那个客厅里。”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安托万狂乱地嘀咕道。“嗯？”德内里斯冷笑道，“为了让你本人，瓦尔内里的曾外孙和多米尼克·马丹的外孙受骗上当，幻觉应该完美无缺！”“这不是真的！你撒谎！这不可能！”法热罗又说道，极力想从眼前存在的物件中分辨出并不存在的差别来。让·德内里斯毫不留情地又说道：

“正是这里！你在这里跟马丹父女们一起生活过！整个公馆几乎是空荡荡的。但是，这个客厅的家具却不缺。楼梯，院子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老样子。这里是瓦尔内里公馆！”

“你撒谎！你撒谎！”安托万结结巴巴地说道，痛苦不堪。“正是这里。公馆已被包围。贝舒跟我们一起从那边来到这里。他带来的警察在院子里和地下室里把守着。正是这里！安托万·法热罗！多米尼克和洛朗丝老是思念这个决定命运的老屋，不时回到这里。你想见到他们吗？你想见到他们被逮捕吗？”

“见到他们？”

“怎么不！如果你见到他们出现，你就会承认他们是出现在自己家里，我们确实是在沼泽老街，而不是在于尔菲街。”

“他们将被逮捕？”

“除非，”德内里斯开玩笑道，“贝舒拒绝那么做……”在壁炉上，座钟敲响了下六下，声音虽然微弱，却有点刺耳。德内里斯说道：

“六点钟！你知道他们是多么准时。有天夜里，我听见他们约定六点到老屋去兜一圈。从窗口望出去，安托万。他们总是从花园的深处进来。你看吧。”

安托万向窗口靠近，不由自主地透过罗纱窗帘张望。其余人也一样，坐在椅子上向外倾斜，试图看见什么。他们焦虑不安地原地等待着。

在那舍弃的独立小屋附近，阿尔莱特逃走经由的小门被慢慢推开。多米尼克首先进来了，洛朗丝随后跟进来。“啊！这真可怕……”安托万低声说道，“……多可怕的噩梦呀！”

“这不是噩梦，”德内里斯冷笑道，“这是现实。马丹先生和马丹小姐在他们的领地里兜一圈。贝舒，劳驾你派部下到这个客厅下面去，好吗？你知道那个放旧花盆的大厅吗？注意不要发出响声。只要稍微有点响动，马丹先生和马丹小姐就会像影子一样消逝。公馆里有机关，我提醒你，花园下面有条暗道，通向荒凉的街道，出口在邻居的马厩内。因此，应该等他们走到

离窗户十步远的地方才动手。那时，你们扑向他们，把他们捆绑起来，押进楼下的厅里看管。”

贝舒匆忙出去了。大家听见下面一阵嘈杂声，然后又恢复了安静。

在下面，父女俩一步一步地徐徐行走，好像一点也不担心，但人们猜得出他们像平时一样注意倾听和观察着动静，所有的神经都高度紧张。

“噢！这真可怕，”安托万重复道。

但是，吉尔贝特激动极了。她以难以形容的焦虑凝视着这两个坏蛋缓慢行走。她和哥哥恍若置身于尔菲街的公馆，在他们看来，多米尼克和洛朗丝是那个使他们饱受痛苦的家族的代表。这两个家伙似乎从阴暗的过去里跑出来，再次来向德·梅拉马尔家族发起进攻，再次迫使他们陷入受侮辱与自杀的绝境。吉尔贝特从椅子上滑下来，跪在地上。伯爵捏紧了拳头，非常气愤。

“我恳求大家，不要动，”德内里斯说道，“你也不要动，法热罗。”

“放过他们吧！”法热罗哀求道，“把他们关进牢里，他们会自杀的。他们常常这样对我说。”

“过后呢？他们不是已经干了相当多的坏事了吗？”现在，大家从正面很清楚地看见那两个人的样子，距离只有十五或二十步。两个人同样神情严肃，女儿显得更凶恶，父亲给人印象很深的是瘦削的脸完全失去人的样子，分辨不出年纪。突然，他俩止步不前。听到什么响动？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动了一下？或者他们本能地感到有危险？

他们终于放心了，又向前走了一会儿。

他们忽然遭到袭击，像是遇到一群猎犬。三个壮汉猛扑过来，扼住他们的喉咙与手腕，他们来不及作出逃跑或反抗的动作。也没有喊出一声。几秒钟以后，他们被带进地下室，看不见了。多米尼克和洛朗丝，多年来干尽了丧天害理的罪行，嫁祸于人而不受惩罚，警方通缉而毫无结果，现在他们终于落入法网。这时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吉尔贝特跪着祈祷。阿德里昂·德·梅拉马尔感到沉冤昭雪，自己终于能够顺畅地呼吸。接着，德内里斯俯身向着安托万·法热罗，抓住他的肩膀。“轮到你了，法热罗。你是那个可恶的家族最后的传人与代表，跟另外两个人一样，你应该偿还百年宿债。”安托万·法热罗素来快乐无忧的样子荡然无存。在几小时里，他的脸变得憔悴枯槁，害怕得发抖。

阿尔莱特走过来，哀求德内里斯。

“救救他吧，我求求你。”

“他不能获救，”德内里斯说道，“贝舒，会看管好他的。”

“我求求你，”姑娘重复道，“……只要您答应就够了。”

“但是，他不答应，阿尔莱特。只要他讲一句话就行，但是他不肯讲。”安托万鼓起一股劲，重新振作起来。

“让我说什么？”

“金刚钻在哪里？”

由于安托万还犹豫不决，范霍本暴跳如雷地责骂他。“金刚钻，马上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揍扁你。”“别浪费时间，安托万，”德内里斯命令道，“我给你再讲一遍，公馆已被包围。贝舒正在布置他的手下，他们的人数比你估计的要多。如果你想我把你从他手里救出来，你就讲吧。金刚钻在哪里？”

德内里斯抓着他的一只胳膊，范霍本抓着另一只。安托万问道：“我能

获得自由吗？”

“我向你保证。”

“我将会怎么样呢？”

“你将去美洲。范霍本将给你汇款十万法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给十万法郎！我给你二十万法郎！”范霍本喊道，他什么都答应，哪怕是不能兑现，“三十万！”

安托万还在犹豫。

“我应该去叫人来吗？”德内里斯说道。

“不……不……等一等……哦……那么，好吧……我同意。”

“讲吧。”

安托万低声地慢慢说道：

“在旁边的房间……在小客厅里。”

“别瞎扯！”德内里斯说道，“那个房间是空的，所有的家具都卖掉了。”

“除了枝形吊灯。马丹老头最珍惜它。”

“你把金刚钻藏在一盏枝形吊灯里了？！”

“不。但是，我调换了吊灯下层一圈部分最小的水晶坠子……正好每两颗换一颗，我用细铁丝把金刚钻连接起来，好教人家相信它们像吊灯的其他水晶坠子是穿线串好的。”

“天哪！你干这活真是了不起！”德内里斯赞叹道。“值得敬佩。”在范霍本的帮忙下，德内里斯掀开帷幔，开了门。小客厅确实空空如也，只是在天花板那里悬挂着一盏十八世纪的枝形吊灯，满是成串琢磨过的水晶小链子。

“怎么？”德内里斯吃惊地问道，“它们在哪里？”三个人仰着头寻找。后来，范霍本有气无力地结巴道：“我什么也没看到……下层那圈上的小链子缺了不少。”

“是怎么回事？……”德内里斯说道。

范霍本从容厅拿了一把椅子回来，放在枝形吊灯底下，爬上椅子。他差点立即失去平衡跌下来。他含糊不清他说道：“被扯掉了！……它们又一次被盗了。”

安托万·法热罗好像惊呆了。

“不……让我看看……这是不可能的。洛朗丝也许发现了？……”

“当然，是的！”范霍本呻吟道，他几乎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你是按一颗金刚钻一颗水晶这样间隔着挂的吧？”

“是的……我发誓是那样挂的。”

“那么，马丹父女全都拿走了……瞧，铁丝被钳子一截一截地剪断了……这真是灾难！……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就在大家可以相信它们还在那里的时候……”范霍本突然大声讲话，开始跑了起来，向门厅猛冲，嚎叫道。“捉贼！捉贼！当心，贝舒，他们偷了我的金刚钻！要强迫他们说出来，这些坏蛋！……人们只有用刑钳扭断他们的手腕，夹碎他们的拇指。”

德内里斯回到客厅里，重新放下帷幔，盯着安托万，对他说道：“你向我保证，你确实把金刚钻挂在那个地方了？”

“当天夜晚挂的。我最后一次查看，是一个星期前，它们都还在的。那天我知道那两个人出去了。”

阿尔莱特走上前来，低声说道：

“请相信他，让，我肯定他讲的是实话。而且他信守诺言，你也要遵守诺言。你一定要救他。”

德内里斯没有回答。金刚钻再次不见，似乎令他困惑，他在牙齿间喃喃重复道：“真奇怪……莫名其妙。既然他们有了金刚钻，为什么又回来呢？……他们究竟把金刚钻藏到什么地方了？……”

但是意外事件不能长久地吸引他的注意力。德·梅拉马尔伯爵兄妹像阿尔莱特一样，坚持替安托万求情。他突然改变态度，露出笑容，对他们说道：

“好吧！我看得出，不管怎样，法热罗先生还是得到你们的同情。然而法热罗先生并不光彩。喂，挺直身子，老兄！你像一个死囚。是贝舒使你害怕吗？可怜的贝舒！你愿意让我告诉你：怎样摆脱他？怎样从网眼里溜走？怎样不去监狱，而想法去比利时，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

他搓着双手。

“是的，去比利时，就在今天夜晚！……这计划使你高兴，对吧？那么，我敲三下。”

他用脚敲了镶木地板三下。敲到第三下时，厅门突然打开了，贝舒猛地冲了进来。

“谁也不要动！”他喊道。

德内里斯很开心，贝舒按约定的信号冲进来使他觉得特别滑稽，免不了要笑出声来。其余的人虽然局促不安，也同样笑了。贝舒关上门，像往常他在这样的时刻一样，忧伤而又一本正经：“命令是绝对的。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公馆。”

“好极了，”德内里斯舒适地坐着，说道，“我喜欢权威。你讲的是蠢话，但是你讲得很自信。法热罗，你听见吗？如果你想去散步，首先应该举起手，请求警探队长允许。”贝舒立即发怒，大声说道：

“你的玩笑开够了。咱们有帐要算，比你想要的要认真得多。”德内里斯笑了起来。

“我可怜的贝舒，你真滑稽。为什么要把这一切当作悲剧来对待呢？由于你在这场，整个形势都变得引人发笑了。在法热罗和我之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因此，你不需要扮演大警察的角色来挥舞逮捕证。”

“你瞎说些什么呀？什么解决了？”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法热罗不能把金刚钻交给我们。但是，既然马丹老头和他的女儿已落入法网，肯定能找到金刚钻的。”贝舒恬不知耻地宣称道：

“我要金刚钻有鸟用！”

“你真粗鲁！竟敢在女士们面前讲这种粗话！不管怎样，我们大家在这里达成一致意见：再也不存在金刚钻的问题了。德·梅拉马尔伯爵、女伯爵和阿尔莱特一再求情，我决定宽恕法热罗。”

“就在你给我们讲了他的情况之后？”贝舒冷笑道，“就在你揭发并打倒他之后？”

“你想怎么样？那天他救过我的性命。这是不能忘的。而且，他不是一个小坏小伙子。”

“是个强盗！”

“啊！顶多是半个强盗，机灵而不伟大，有创造才能而不是天才，他试图逆流而上。总之，他在改邪归正。帮帮他吧，贝舒；范霍本送给他十万

法郎，我推荐他到美洲去当个银行出纳员。”贝舒耸了耸肩膀。

“胡说八道！我押送马丹父女去拘留所，警车上还有两个空位子。”

“太好了！你将坐得更舒服。”

“法热罗……”

“你不要再去碰他。那将引起阿尔莱特及周围人的愤慨，我不愿意。你就让我们安静吧。”

“啊！但是，”贝舒说道，越来越气愤，“你不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我有两个位子给马丹父子，应当让警车满座。”

“你声称要带走法热罗？”

“是的……”

“还要带走谁？”

“你。”

“我！你因此想逮捕我？”

“你被捕了，”贝舒一面说，一面把他那粗糙的大手按在德内里斯的肩膀上。

德内里斯假装惊讶万分。

“他疯了！应该把他关起来！怎么！我弄清楚了整个案件。我像个苦役犯一样辛苦劳碌。我给你多少恩惠！我把多米尼克·马丹交给了你；把洛朗丝·马丹交给了你；把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告诉你；我把那众人称颂的好名声作为礼物送给了你；我允许你说，是你发现了这一切；我要让你晋升，当个什么警探中队长之类的官。你就这样回报我呀？”

德·梅拉马尔先生兄妹只是听着，没有说话。这个鬼人究竟要怎么样？难道他有理由开玩笑吗？安托万显得不那么忧心忡忡了。可以看出，阿尔莱特很想笑，尽管她惴惴不安。贝舒夸张地说道：

“马丹父女俩吗？由一个警察与范霍本看守着，范霍本对他们盯得很紧！在下面的门厅里，我布置了三个最强健的手下把守！花园里，又派了三个同样健壮的警察放哨！来看看他们的模样吧，你将看到他们不是喷了玫瑰香水的放荡家伙。如果你想逃跑，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像猎狗一样扑倒你。关于这点，也正式下达了命令。我一吹响警笛，他们都跑到我这里来。大家只用手中的手枪跟你讲话。”

德内里斯摇了摇头。他惊魂未定，重复说道：“你想逮捕我！你想逮捕这个姓德内里斯的绅士，这个著名的航海家……”

“不，你不是德内里斯。”

“那么，我是谁呢？吉姆·巴尔内特？”

“也不是。”

“究竟是谁？”

“亚森·罗平。”

德内里斯噗嗤一声笑了。

“你想逮捕亚森·罗平？啊！这真滑稽可笑。谁也逮捕不了亚森·罗平，老兄。可能逮捕德内里斯，严格他讲，也许还有吉姆·巴尔内特。但是，罗平是抓不到的！得啦，你都没有好好想一想；罗平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跟别人一样的一个人，”贝舒喊道，“他将受到应得的对待。”

“意味着，”德内里斯加重语气说道，“一个从来不让别人，尤其是像你这样的笨蛋去打扰的人；意味着一个只服从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

活与消遣的人，愿意跟司法机关合作，但按照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去做的人。你滚吧。”

贝舒的脸气得涨红了。他愤怒得发抖。

“你废话讲够了。你们两个跟我走吧。”

“不可能。”

“我要叫我的人来了。”

“他们进不了这个客厅。”

“咱们会看到的。”

“你要记得，这里是一个强盗的巢穴，这房子是装了机关的。你想证明一下吗？”

他旋转了一下一块壁板上的小圆花饰。

“只要旋转一下这个小圆花饰，所有的锁就打不开。你的命令是任何人不许出去，而我的命令是任何人不许进来。”“他们将砸烂厅门。他们将打碎一切，”贝舒气急败坏地大喊道。“你去叫他们来吧。”

贝舒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用的警笛。“你的警笛吹不响的，”德内里斯说道。

贝舒用尽全身的力气来吹，就是吹不响，只有气流从缝里喷出来。

德内里斯的快乐有增无减。

“天哪！这是多么有趣！而你还想抗争！让咱们看看，老兄，我是否真的是罗平？！你相信我跟着一队警察来到这里。就没有采取防备么？你相信我没有料到你的背叛和忘恩负义么？但是，这房子是装了机关的，老兄，我对你重复一遍，而我知道所有的机关。”

他逼近贝舒，当面骂了个痛快：

“笨蛋！你投身冒险像个疯子。你梦想把你的人调集到我的周围，就能抓到我！我刚才跟你讲的秘密出口，瓦尔内里和马丹家族公馆的这个出口，谁也不知道，甚至连法热罗也不知道，却被我发现了，对吧？我是自由的，可以随意自由出入，法热罗也可以。你毫无办法阻止。”

他一面正面应付贝舒，一面在后面推着法热罗到一堵墙前面，站在壁炉和一扇窗户之间。

“进到从前放床的凹室，安托万，在右边寻找……有一块带着古代雕花的壁板……整块壁板移动了……你明白吗？”德内里斯留心监视着贝舒，贝舒想开枪。德内里斯抓住了他的胳膊。

“别闹出惨剧来！顶多是开开心……这已经够可笑的了！你什么也没有料到……甚至没想到会有隐秘的出口，也没想到我偷了你的警笛，换了另外一个。喏，你的警笛拿着吧。你现在可以用了。”他自己转了一圈，就不见了。贝舒却撞到隔板上。一阵笑声回应他的击打声。接着，人们听到某种东西被扳动与某种东西砰然作响。

贝舒尽管心慌意乱，却没有犹豫，也没有浪费时间去损坏自己的拳头。他拾起警笛，冲向窗口，打开窗子，跳了下去。他立即在花园里吹响警笛，集合他的部下，往独立小屋那边，朝着行人稀少的、有秘密出口的道路跑去，一面跑，一面吹警笛，震颤的笛声撕裂着空间。

德·梅拉马尔伯爵兄妹，在窗口俯身等待着与观望着。阿尔莱特叹息道：

“不会抓到他们，对吗？这实在太可怕了。”

“不会的，不会的，”吉尔贝特掩饰不了自己的激动，说道。“不会的，

不会的，开始天黑了，不可能抓到他们的。”三个人强烈希望这两个人得救：法热罗是个小偷和强盗；德内里斯是个古怪的冒险家，他们毫不怀疑他的为人，他在整个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使他们不能不赞同他与警方作对的立场。最多过了一秒钟，阿尔莱特又说道：

“如果他们被抓到，那真是太可怕了。但是，这不可能，是吗？”

“不可能！”一个愉快的声音在她身后说道。“人家抓不到他们，尤其是因为人家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道出口去找他们。”从前放床的凹室打开了。德内里斯和法热罗从里面走出来。德内里斯始终在笑，笑得那么自然！

“没有秘密出口！没有滑动的板壁！所有的锁都能打得开！别的古老的房屋从来没有像这座房子这样不设机关。我只是让贝舒处在神经这样高度紧张的状态，产生病态的轻信，从而不能思考。”接着，他非常平静对安托万说道：

“你看见了吧，法热罗，这就像演一出戏，应该细心做好准备。当舞台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只是坚定不移地去做。就这样，贝舒就像上了发条，像火流星一样出发到我指示的地方去了，所有的警察全都扑向旁边的马厩，他们将毁坏马厩的入口。你看，他们正穿过草坪疾行。来吧，法热罗，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德内里斯显得那么平静，讲得那么有把握，他周围的纷乱停止了。没有任何危险的威胁。大家记得，贝舒和他的便衣警察正在街上来回奔走，猛砸马厩的门。

伯爵向德内里斯伸出手，问道：

“您不需要我了吧，先生？”

“不需要，先生。在一两分钟内，道路还是畅通的。”他对吉尔贝特弯了弯腰，她也向他伸出手。

“我怎么感谢您都不够，先生，您帮了我们的忙，”她说道。“为了我们的姓氏和我们的家庭的名誉，您做了那么多的事，”伯爵补充道，“我衷心地感谢您。”

“回头见，我的小阿尔莱特，”德内里斯说道，“跟她道别吧。法热罗。她将给你写信：致安托万·法热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银行出纳员。”

他从一张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硬纸盒，外面箍着橡皮筋，他没有对小纸盒作任何解释。然后，他最后一次致意，领着法热罗走了。德·梅拉马尔兄妹和阿尔莱特目送他们远去。门厅空了。在院子中央，人们在越来越长的影子中，隐约看出两辆小汽车。一辆是市警察局的车，里面关着捆绑起来的马丹父女俩，范霍本拿着手枪帮助司机看管人犯。“胜利了！”德内里斯一面来到范霍本身旁，一面喊道。“有个同谋躲在一个壁柜里，被发现了。是他偷走了金刚钻。贝舒和他的手下去追他了。”

“金刚钻呢？”范霍本丝毫也不怀疑，大声问道。“法热罗找回来了。”

“我又有金刚钻了？”

“是的。”德内里斯一面指着硬纸盒一面说道。那硬纸盒是他从抽屉里取出来的，盒盖微微打开。

“他妈的！我的金刚钻！给我。”

“好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救法热罗。这是条件。用你的小汽车送我们走。”

从知道他的金刚钻已经找到的那一刻起，范霍本就准备好干任何事情。他们三个人离开院子，跳上了小汽车。范霍本马上开车。“我们去哪里？”他问道。

“去比利时。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

“好的，”范霍本说道，他从德内里斯手里抢过那盒子来，放进口袋里。

“随你的便，”德内里斯说道，“但是，如果在巴黎市警察局的电报到达边境检查站之前，我们没能通过边界的话，我就要收回金刚钻。我先跟你打个招呼。”

范霍本想到金刚钻就在自己的口袋里，害怕再失去它们，加上德内里斯对他施加的影响不可抗拒，这一切使他晕头转向，以致他一心只想保持最高的车速，甚至在穿过村庄也绝不减速，要一直抵达边境。

他们在午夜前不久来到边境。

“你在这里停车，”离海关二十米远时，德内里斯说道，“我将给法热罗当向导，为的是不让他遇到麻烦。一小时以后我来这里跟你会合。我们随即返回巴黎。”

范霍本等了一个小时，又等了一个小时。这时，他才开始怀疑，有如利剑刺心。自从出发以来，他曾分析过形势的各个方面，寻思过德内里斯为什么要这样做，想如果有人想从他那里再抢走装金刚钻的盒子，自己该怎么抵抗。这时，他突然想到盒子里装的可能不是金刚钻，而是别的东西。

在汽车前大灯的亮光底下，他双手发抖，打开盒子来看。纸盒里装着几打琢磨过的水晶粒，显然是从那盏枝形吊灯上摘下来的。范霍本马上以同样的速度开车返回巴黎。他被德内里斯和法热罗骗了，明白自己只是被利用来送他们逃离法国，他要找回他的金刚钻，唯有寄希望于马丹父女俩的招供了。但是，回到巴黎后，他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马丹老头昨天夜里自缢身亡，他的女儿洛朗丝服毒自杀。

尾声 阿尔莱特和让

大家还记得那一天，发生了许多悲剧性事件，以两起自杀告终，给人印象很深。那些事件大部分已为公众所知，其余的事件，人们猜到了或者竭力猜测，特别刺激他们的好奇心。马丹父女自杀，结束了一宗罪案，它若干星期以来，引起舆论极大兴趣；也解开了一个难猜的谜，它在数百年间，好几次在令人不安的情况被提出来那也最终解除了命运长期以来给梅拉马尔家族带来的极大痛苦。

有一件未预料到的，然而自然的事：警探队长贝舒似乎应该从那一天的苦战中获取精神上和职业上的益处，却一无所获。人们把注意力全都转移到德内里斯身上，也就是说关注亚森·罗平，总之，因为先是新闻界，接着是警方，只关注使用两个姓名的同一个人。罗平立即成为破案大英雄，他解开了历史疑谜，揭穿了两个相似的公馆的秘密，揭露了女演员瓦尔内里的全部历史，解救了梅拉马尔家族，找出了罪犯。贝舒则沦为被罗平嘲弄奚落的部属与哑角，他与不讨人喜欢的范霍本，还为罗平向比利时边境的滑稽逃亡，提供了一切方便。

但是，公众比新闻界和警方更加有所发挥，立即把金刚钻的遗失归咎于罗平。既然罗平包揽一切，从准备、执行到成功，都是他一人做的，很显然他把战利品放入自己的口袋里了。贝舒、范霍本和梅拉马尔兄妹，都没有想到的，公众却立刻认为那是真的，因为那是合乎逻辑的，也因为没有什么结论要比最后时刻的偷梁换柱更加有趣。

贝舒气愤极了。他太敏锐而不能不承认自己缺乏远见，他一分钟也不想回避公众自发宣布的真相。但是，他跑到范霍本那里，对他大加指责与挖苦。

“哼！一开始，我就对你讲了相当多有关他的情况！这个魔鬼会找到金刚钻的，但是范霍本您却永远见不到金刚钻了。我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他效劳，跟往常一样。他跟警方一起工作，获得一切帮助，叫所有的门都对他敞开，归根到底，当目的达到了——我承认，那多亏了他——他就踮着一只脚一转身，带着这场赌博的赌金逃走了。”

范霍本有病在身，疲乏不堪，卧床不起，嘟哝道：“那么，完了？不再费力去寻找了吗？”

贝舒承认他已绝望，谦卑而又不失高尚地说道：“应当听天由命。对这个人毫无办法。他执行自己的计划，有无穷的计谋与无尽的精神。他告诉我，马丹家里有秘密出口，采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我支开，他却手插在口袋里，从另一边走了，这就是天才。跟他斗，是荒谬的。我认为，还是放弃为好。”

“怎么？！我不放弃！”范霍本坐起来，喊道。贝舒对他说道：

“问一句话，范霍本先生，您是否由于失去这些金刚钻就完全破产了？”

“不是，”范霍本说道，颇为坦率。

“好吧，您就满足于剩下的财产吧，相信我，别再想你的金刚钻了。您永远见不到它们了。”

“放弃我的金刚钻！永远见不到它们！这个想法太可怕了！喂，警方还继续进行调查吗？”

“不起劲。”

“但是，您呢？”

“我再也不插手了。”

“预审推事呢？”

“他将结案。”

“真可恨。理由呢？”

“马丹父女已经死亡，无法以任何确切的罪名控告法热罗。”

“让人穷追猛查罗平！”

“为什么？”

“为了找到他。”

“罗平是找不到的。”

“如果从阿尔莱特·马佐尔小姐那方面去找呢？罗平爱上了她。他会在她家周围游荡的。”

“我们也想过这个办法。布置了一些警察进行监视。”

“只是监视吗？”

“阿尔莱特逃走了。人们猜测她逃到国外去跟罗平会合。”

“他妈的，我的运气真不好！”范霍本大声说道。阿尔莱特没有逃走。她也没有去跟罗平会合。但是，她是那么激动，感到很疲倦，不可能再回到时装公司工作，便到巴黎郊区一所漂亮的别墅里休息。别墅被树木环抱，花园的花坛直伸展到塞纳河岸边。

一天，阿尔莱特来看望雷吉娜·奥布里，为有天晚上她对美丽的女演员发了脾气而道歉。雷吉娜这时特别忙，为在一次大型歌舞表演中扮演一个长舌妇作准备。两位年轻妇女热烈拥抱，雷吉娜发现阿尔莱特脸色苍白、心事重重，没有询问她，就建议她留在这座属于她的别墅里休息。

阿尔莱特立即接受了建议，并告诉了她的妈妈。第二天，她去跟梅拉马尔兄妹告别，发现他俩幸福快乐，摆脱了对过去的病态屈从，是让·德内里斯驱赶了过去的秘密可怕阴影。他俩已经制订计划，以便使于尔菲街的公馆变得年轻与充满活力。当晚，阿尔莱特瞒着大家，坐汽车出发了。

两个星期已经过去了，过得懒懒散散，平平静静。阿尔莱特从宁静与孤独中复活了，在七月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她恢复了娇嫩的肤色。有信得过的仆人们侍候，她从来不走出花园，她在塞纳河畔鲜花盛开的椴树荫凉下的长凳上陷入梦幻之中。有时候，一只小船载着一对情侣顺流而下。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个老农划着小船来钓鱼，他的船系在附近岸边，在污泥流淌的石头之间。她跟他聊天，眼睛注视着随着在细浪中跳跃的软木塞，或者以观看钟形大草帽下面的这位老好先生的侧面像为乐事，他有一个鹰钩鼻，下巴上浓密的胡子犹如茅草。一天下午，她靠近了他。他示意她不要说话，她轻轻地坐在他旁边。在长长的钓竿的尽头，那浮子上下沉浮惊跳。一条鱼试图咬钓饵。它大概有所防备，那木陀螺般的浮子又不动了。阿尔莱特高兴地对同伴说道：

“今天没钓到什么鱼吧，嗯？一无所获。”

“相反，大有所获，小姐，”他低声说道。

“然而，”阿尔莱特指着堤岸斜坡上的空网线袋，说道，“您什么也没有钓到。”

“不。”

“钓到什么呢？”

“一个很漂亮的小阿尔莱特。”

她起初还没有听明白，还以为他说的是“阿布莱特”（欧鲱鱼）。他难道知道她的名字？

误会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重复道：

“一个很漂亮的小阿尔莱特，她来咬钓饵。”她突然明白了：他是让·德内里斯！他大概跟老农串通一气，要求代替老农来钓一天鱼。

她感到害怕，结结巴巴地说道：

“您！您！走吧……啊！我请您走开。”

他脱下钟形大草帽，笑着说道：

“但是，为什么你要我走，阿尔莱特？”

“我害怕……我求求您……”

“害怕什么？”

“怕那些搜寻您的人！……那些在巴黎我家附近转悠的人！”

“那么，你是因此而失踪的？”

“是的……我害怕！我不愿意您因为我而落入陷阱。您走吧！”她泪流满面。她拉着他的双手，十分忧伤。这时，他温柔地对她说道：

“放心吧。他们看找到我的希望很小，就不搜寻了。”

“他们知道跟在我附近就能找到你。”

“为什么在你附近就能找到我呢？”

“因为他们知道……”

阿尔莱特满脸通红。他接下去说道：

“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你，不看见你就不能生活，对吗？”她后退到长凳上坐下，这次不害怕了，让·德内里斯安详的样子已使她放心。

“您别讲话……别提这些事……不然的话，我要走了。”他俩互相凝视。她惊讶地看见他是那么年轻，比以前要年轻很多。他穿着老农的工作服，光着脖子，看起来跟她的年纪差不多。德内里斯有点犹豫，突然被那双注视着他的严肃的眼睛弄得惶恐不安。她在想些什么呢？

“你怎么啦，我的小阿尔莱特？我简直认为，你不高兴见到我？”她不回答。接着，他又说道：

“你解释一下吧。在我俩之间，有某种东西使我俩为难，我几乎没有料到！”

阿尔莱特以不是年轻姑娘的语调，而是以更加深思熟虑、保持防御地位的严肃语调，说道：

“有个唯一的问题：您为什么来这里？”

“为了看你。”

“还有别的原因，我可以肯定。”

过了一会儿，他承认道：

“好吧，是的，阿尔莱特，有别的原因……我讲吧。你将会明白的。在揭露法热罗的时候，我粉碎了你的全盘计划，勇敢的女人的美好方案，因为你是想做善事的。我相信我有责任支持你继续努力……”

她漫不经心地听着。他所讲的跟她所期待的不相符。最后，她问道：

“您占有了那些金刚钻，是吗？”

他喃喃地说道：

“啊！原来是这件事使你忧虑？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他笑了，有点似笑非笑，又显露出他的本性。

“的确是我干的。在头一天夜里我发现金刚钻在枝形吊灯上。我喜欢让别人不知道这件事，并且嫁祸于马丹父女。我在这案件调查中扮演的角色大

概你是清楚的。我认为公众是不会猜到真相的……这个真相使你感到不愉快，是吗？阿尔莱特。”

姑娘继续说道：

“但是，您会归还这些金刚钻吗？”

“归还给谁？”

“归还给范霍本。”

“归还给范霍本？绝对不会！”

“金刚钻是属于他的。”

“不是。”

“然而……”

“范霍本几年前到君士坦丁堡旅行时，偷了一个犹太老人的金刚钻。我有证据。”

“那么，金刚钻是属于这个犹太人的了。”

“他已绝望地死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应属于他的家属。”

“他没有家属。大家不知道他的姓名和出生地。”

“因而，现在是您保留着金刚钻？”

德内里斯本来很想笑着回答道：

“当然！我没有权利保留吗？”

然而，他改口道：

“在这整个案件中，我只寻求真相，只寻求解救梅拉马尔兄妹，让安托万失败，我要叫他远离你。至于金刚钻，它们将为你的事业服务，为你将给我指示的一切事业服务。”她点了点头，表示道：

“我不想要……我什么也不想要……”

“那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放弃了我的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

“这可能吗？你泄气了吗？”

“没有，但是我考虑过了。我发现自己以前操之过急。我被小小的成就冲昏了头脑，我认为只能脚踏实地地干以便争取成功。”“你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太年轻。首先应该工作，为做善事多出力。在我这样的年纪，还没有权利……”

让·德内里斯靠近她。

“如果你拒绝，阿尔莱特，也许是因为你不想要这笔钱……因为你责备我……你有道理……像你这样真诚正直的人，应该对人家对我的某些议论感到不高兴……我没有辟谣。”她迅速地喊道：

“不要辟谣，我恳求您。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很显然，让·德内里斯生活中的秘密使她感到困惑不安。她渴望了解真相，但是她更希望不揭穿这既吸引她又使她害怕的秘密。“你不想知道我是谁？”他问道。

“我知道您是谁，让。”

“我是谁？”

“您是一天晚上把我送回家，吻我脸颊的那个人……吻得那么温柔，吻的方式叫我永远难忘。”

“你说什么？阿尔莱特。”德内里斯激动地说道。她的脸又涨红了。但

是，她没有低下头，说道：“我说的是我不能隐瞒的。我说的是主宰我一生的，而且我不感到羞耻地承认，既然那是真话。这就是我对您的看法。其余的不重要。您就是让。”

他低声说道：

“那么，你爱我，阿尔莱特？”

“是的，”她说道。

“你爱我……你爱我……”他重复道，这爱情的吐露似乎使他张皇失措，他试图明了这话语的含义。“你爱我……这也许就是你的秘密？”

“天哪，是的，”她微笑着回答，“从前有梅拉马尔家族的秘密，……然后有被你称为谜一样的阿尔莱特的秘密，这是很简单的爱情秘密。”

“但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承认呢？……”

“我那时还不信任您……我看见您对雷吉娜那么好！……对德·梅拉马尔女士那么好！……尤其是对雷吉娜好……我很忌妒雷吉娜，出于骄傲，出于痛苦，我就沉默不语。只有一次，我使她扫兴……但是她不知道原因——您也不知道呢。”

“但是，我从来没有爱过雷吉娜，”他大声说道。“我认为您爱过，我因此很不愉快，就接受了安托万·法热罗的求婚……出于怨恨……出于愤怒……此外，他对我讲了关于您和关于雷吉娜的许多谎话。只是当我在梅拉马尔公馆里再见到您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真相。”

“你才明白我爱你。对吧，阿尔莱特？”

“是的，好几次我都有所感觉。您当着他们的面讲的话，我认为是真的，而您所吃的一切苦头……您所冒的一切危险……都是由于我。使我摆脱安托万，就是让您征服我……但是，在这时候，已经太迟了……迫于形势，我屈从了。”

听着这亲切感人的内心表白，德内里斯越来越激动。“轮到我害怕了，阿尔莱特。”

“害怕什么，让？”

“害怕我的幸福……也害怕你不幸福，阿尔莱特。”

“为什么我会不幸福呢？”

“因为我不能奉献给你任何无愧于你的东西，我的小阿尔莱特。”

他很低声地补充道：

“人家不嫁给德内里斯……人家不嫁给巴尔内特，也不……”她把手放到他的嘴巴上。她不愿意听到亚森·罗平这个名字。巴尔内特这个名字也使她不舒服，德内里斯这个名字也许同样使她不快。对于她来说，他名叫让，不再添加什么。

她清晰地说道：

“人家不娶阿尔莱特·马佐尔。”

“不对，不对！你是最令人爱慕的女子，我没有权利浪费你的生命。”

“您不会浪费我的生命，让。将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不重要。不。咱们别谈将来。咱们别去展望以后的事……以及咱们身外之事……还有咱们友谊以外的事。”

“你想谈的，是咱们的友谊？”

她坚持说道：

“也别谈咱们的友谊。”

“那么，咱们应该谈些什么呢？”他说道，带着焦虑的微笑，因为阿尔莱特的只言片语，会使他痛苦，也会使他狂喜。“咱们谈什么呢？你要我怎么办？”

她低声说道：

“让，首先不再对我以你相称。”

“多么奇怪的主意！”

“是的……‘以你相称’，表示亲密……而我希望……”

“你希望咱们分开，阿尔莱特？”让问道，心里非常痛苦。“相反，咱们应该亲近，让……就像不‘以你相称’的朋友，现在无权‘以你相称’，永远也无权。”

他叹息道：

“您要求我做的事太难了！您不再是……您不再是我的小阿尔莱特吗？总之，我试试看。您还要什么，阿尔莱特？”

“一件很冒昧的事。”

“您讲吧。”

“拿出您的几个星期时间，让，……两个月，三个月，到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吗？……两个朋友到其他美丽的国家去旅行？当我度完假，就重新去工作。但是，我需要这个假期……和这种幸福……”

“我的小阿尔莱特……”

“您不笑话吧，让？我曾经害怕……我向您提出的，是那么卑微的裁缝女艺徒的小小要求！不是吗？您将不会浪费您的时间，在月光下，在夕阳里，跟我结下美满的友情？”德内里斯的脸变白了。他凝视着姑娘湿润的嘴唇，粉红色的双颊，圆圆的肩膀，柔软的腰身。他应该放弃甜蜜的希望吗？在阿尔莱特明亮的眼睛里，他看见两个情人之间只有单纯友谊的美好梦想，那是难以实现的。但是，他也感到她不想太多考虑，也不太想知道自己作出什么保证。她提出的要求，是那么诚恳、那么天真，以至于他也不想掀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您有什么想法，让？”她问道。

“我想到两件事，首先是这些金刚钻。您不高兴我保留它们吧？”

“很不高兴。”

“我将把它们送给贝舒，以便让他享受发现它的好处。我应该给他这个补偿。”

她谢过他，接着又说道：

“另一件你挂虑的事呢，让？”

他严肃地说道：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阿尔莱特。”

“什么问题？我都吓住了。是一个障碍吗？”

“不是，不确切。但那是一个要克服的困难……”

“关于什么？”

“关于咱们的旅行。”

“您说什么呀？这次旅行将不可能？”

“不是。但是……”

“啊！您说呀，我请您说！”

“好吧，是这样的，阿尔莱特，咱们穿戴什么呢？我呢，穿一件法兰绒

衬衫，一条蓝色的工装裤，戴一顶草帽……您，阿尔莱特，穿一条高级密织薄纱百褶裙。”

她大笑起来身体直摇晃。

“啊！喂，让，我就喜欢看见您这样……您真开心！有时候，人家观察您时心里想：‘他是多么忧郁与难以理解！’您使人害怕。然而，您的笑声能化解一切。”

他俯身向着她，怀着尊敬的心情，吻了吻她的手指头，说道：“您知道，年轻的朋友阿尔莱特，旅行开始了。”她惊讶地看到，河岸上的树木朝他们的身后快速往后退。她还没有发觉时，让已经解开了缆绳，小船就漂走了。

“啊！”她说道，“咱们到哪里去？”

“到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

“但是，这不可能！如果我不回家，人们会怎样说呢？雷吉娜呢？而且这只小船也不属于您吧？”

“您一点也不用担心。过您自己的生活吧。是雷吉娜亲自告诉了我您隐居的地方。我买了小船，钟形草帽，工作服，一切就安排好了。既然您想去度假，为什么要推迟呢？”她无话可说。她躺了下来，眼睛仰望着天空。他手握双桨划了起来。一小时以后，他们靠拢一条小艇，受到一位老妇人的接待，让介绍道：

“维克图娃，我的老奶妈。”

小艇内部布置了两个分开的舱，光线充足，样子可爱。“您就在您的家里，在这一边，阿尔莱特。”他们在一起吃晚饭。接着，让下了起锚的命令。马达发出隆隆的响声。他们经过河流与运河，驶向法兰西古老的城市与风景名胜地。

夜深人静，阿尔莱特独自躺在甲板上。她向星星与升起的月亮吐露衷曲，享受甜蜜美好的思想与梦幻，充满严肃宁静的快乐。

